

劉後邨全集

後村先生以文名世甚早居士集未刊時四方之士
隨其所得爭傳傳錄之而見者恨廣也余戊申備數
守甬方得前集刊之郡庠于時紙價幾倍常日及後
村兩自京還石塘小孤山二友始求公近藁錄於其
家積二十年共成後續新三集今此書流傳遍江左
矣後村夢真諸郎分任送終之責各盡其心季子季
高既成負土之後又取先生四集合為一部而藁聚
之名後村全集六十卷其本差小將以便士友之傳
誦也將成先以寄余余曰太白後伯禽尚幼遂以文
藁託之當塗令陽冰樂天因崔兪早夭自以文集錄

後村集
卷一
為三本分寄聖善南禪香山三寺二公珍愛其文如此而不能有子以傳之死生之際遺憾蓋可知也令先生之文既行於世而季高又拳拳及此先生之無遺憾謫僊醉吟所不及多矣季高名山甫先生第三子也咸淳六年歲庚午秋九月菊日竹溪林希逸書

後村集目錄

卷第一

記

雲泉精舍

古田縣廣惠應行祠

新修三步泄

興化軍新城

重修太平陂

重修通判廳

聽雨堂

陳曾二史君生祠

興化軍創平糶倉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

漳州代輸丁錢

登聞檢院續題名

華亭縣建平糶倉

汀州重建譙樓

卷第二

記

端平江閩題名

建寧府新建譙樓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

尤溪縣復平糶倉

味書閣

漳州鶴鳴菴

鄂州貢士田

風月窩

修復艾軒祠田

建陽縣廳續題名

晉江縣飛鳥堂

淮東總領所寬廡堂

南劍州創延安橋

澧州重建州學

經筵講官錄

卷第三

記

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

粵壑堂

御書撫州忠孝堂

福建安撫司二準備差遣廳

寧都縣新築城記

饒州新城

城山三先生祠

泉州重建忠獻堂

邵武軍軍學貢士庄

福州濬外河

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

陟思堂

卷第四

後村集
卷錄
記

羣山園堂

潮州修韓文公廟

山中祠堂

孝思堂

重建忠景趙侯廟

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

雲峰院重建法堂

藏菴後記

瑞金縣重修社稷壇

孝友堂

林氏一門忠義祠堂

絅錦齋

重建九座太平院

風亭新建妃廟

卷第五

記

經鉏堂重錄

汀州重修學

獨不懼齋

小孤山

碧栖山房

惟孝庵

順寧精舍

福清縣重建譙樓

協應錢夫人廟記

協應李長者廟記

惟孝庵後記

惟友庵

義勇普濟吳侯廟

雪溪亭

趙氏義學莊

卷第六

記

水村堂

新築石塘

林寒齋丞嘗田

漳州諭畬

薦福院方氏祠堂

宴雲寺王陽先生韓公祠堂

芹澗橋

鐵壁堂

泉山書院

雷院

潮州司理廳

重建靈祐廟鼓樓

卷第七

序

甲申同班小錄

和平志

送陳東

劉圻父詩

經鉅堂重錄

送高上人

陳敬叟集

瓜圃集

退庵集

艾軒集

野谷集

賈仲穎詩

水木清華詩

張尚書集

王南卿集

石塘閑話

竹溪詩

王子文詩

趙寺丞和陶詩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

唐五七言絕句

本朝五七言絕句

中興五七言絕句

卷第八

序

王隱君六學九書

季父易藁

張昭州集

網山集

樂軒集

江西詩派

山谷

後山

韓子蒼

徐師川

潘邠老

三洪

夏均父

二謝

二林

晁叔用

汪信民

李商老

三僧

高子勉

江子之

李希聲

楊信祖

呂紫微

鐵庵遺藁

劉尚書築

卷第九

序

王與義詩

韓隱君詩

林同孝詩

迂齋標注古文

德興義田

送卓渙之羅浮

山中別業

慶元縣鄉飲酒

送葉大明

吳歸父詩

林同詩

劉楮集

竹溪集

徐先輩集

送謝旰

送葉童子

卷第十

序

仙谿志

宋去華文集

陳天定漫藁

晚覺閑藁

翁應星樂府

唐絕句續選

本朝絕句續選

中興絕句續選

經鉅古玉重錄

教海要津

趙逢原詩

葉朝瑞詩

蕭居士書華嚴經

宋希仁詩

宋希仁四六

聽蛙詩

通鑑記纂

詩境集

楊彥侯集

茶山誠齋詩選

嘉禾縣圖經

信庵詩

卷第十一

序

刻劉楮集後序

辛稼軒集

平湖集

賈東洲集

林太淵文藁

游受齋集

宗忠簡遺事

虞惠永詩

閑話緒餘

勿失集

李後林詩

徐貢士百梅詩

林子焜

二林詩後

送林太淵赴安溪

卷第十二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何秀才詩禪方丈

經鉅堂重錄

南城包生行卷

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朱相士贈卷

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注

姚鏞縣尉文藁 日者葉宗行山卷

真仁夫詩卷 黃勉齋書卷後

王秘監合齋集 宋母墓表

陸氏墓誌 宋自適詩

濯園蘇翁事蹟

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輝上人携其父所作偈求跋

陳戶曹詩卷

李耘子詩卷

吳孝子傳

張季文卷

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蘇子美帖

東坡與歐陽棊帖

米元章焦山銘

閩王帖

東坡墨蹟

楊補之墨梅

惠崇小景

趙大年小景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李伯特羅漢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經鉅堂重錄

李賈縣尉詩卷

徐寶之貢士詩

仲弟詩

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梅谷詩

黃慥詩

黃慥文卷

王元度詩

劉叔安感秋八詞

二李易說

卷第十三

題跋

傅自得文卷

林去華省題詩

呂炎樂府

安溪縣義役規約

表弟方遇詩

趙司令詩卷

趙司令沙市辨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唐察院文藁

唐察院判案

許介之詩卷

文章正宗

趙明翁詩藁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嚴某和坡詩

陳教授杜詩補注 贈楊醫

何伸詩 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趙綱摘藁 方寔孫樂府

經鉅堂重錄

方寔孫詠史詩 南溪詩

李監簿墓志 西山與李用之書

西山與丘宣義書 林氏瑞雲山圖

卷第十四

題跋

宋氏絕句詩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升伯帖

建陽馬楫菊譜

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柯豈文詩

宋吉甫和陶詩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李敬膚行卷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御製二銘跋

樂平吳藥書說

贈上饒日者呂丙

汪薦文卷

裘元量司直詩

宋自達梅谷序

宋自達詩

程垣詩卷

趙戮詩卷

葉介文卷

日者許澄之

蔡端明茶錄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蔡端明三司日錄

經筵堂重錄

山谷書范滂傳

王元邃詩

卷第十五

題跋

東坡顏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蔡端明帖二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南軒與方耕道帖

南軒送方耕道詩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蘇才翁二帖

劉原父陳述古帖

趙清獻公帖

陳了翁鄭介夫帖

余襄公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題丘攀桂月林圖

許教一鶚廷對策

韓致光帖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斷石本

定武本

三段石本

伯時臨韓幹馬

戴崧牛

王摩詰渡水羅漢

江貫道山水

厲歸真夕陽圖

韓幹三馬

信菴墨梅

李伯時畫十國圖

米南宮帖

跋故翁與曾原伯帖

蘄潭帖

跋馬和之見句圖

石鼎聯句圖

何劍山書錄

楊通老移居圖二

石虎禮佛圖

明皇聽笛圖

卷第十六

題跋

仁宗宸翰

徽宗宸翰

欽宗宸翰

高宗宸翰四

孝宗宸翰

錢忠懿王帖

趙忠獻王

王魏公送中舍詩

宋元憲

文潞公

韓魏公

富鄭公

杜祁公

曾魯公 韓康公

荆公

温公

吳正憲

呂汲公

范忠宣

劉忠肅

蘇魏公

張文懿

小呂申公

魯肅簡包孝肅

趙清獻

邵安簡

馮樞使

韓門下

宋樞密王內翰詩

楊文公

歐陽文忠公

蔡忠惠

卷第十七

題跋

梅都官

賈內翰

沈內翰叡達

宋龍學

蘇文忠公

李舍人

唐內翰諫院

錢內翰

張浮休

劉元城

陳了翁

陳殿院

鄒道卿

鄭介夫

黃魯直

秦少游

蘇寸翁子美

陳懶散

張義祖

周越

米元章

張無盡

丁章呂蔡

坡公進紫微花詩真蹟

西園雅集圖

巨然春溪欲雨圖

王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志

陳丞相家所藏御書二復三臨蘭亭

楔帖

胡笳十八拍

卷第十八

題跋

蘇寸翁子美錄

閣帖

絳帖

盧鴻草堂圖

亞栖書

高宗御札

蔡公帖

杜祁公帖

唐彥猷諸公帖

御賜滕元發画馬圖

四諫帖

東坡王堂詞草

蘇黃小米帖

元祐王樞密奏藁

李承之諸帖

曾子開鄒道鄉帖

李忠定手抄詩

許右丞諸賢書

鄧綰字文樞密詩帖

江民表三賢帖

朱張書

夾漈艾軒帖

小米二徐吳傳朋書

中興三相帖

中興諸相帖

陳懶散帖

小米画

妙喜帖

丁晉公諸帖

花光補之梅

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

再跋

又蔡公書四軸

唐明皇鵲鴿頌二

好一集錄

乾道學官詩卷

卷第十九

題跋

好一集錄

方蒙冲通鑑表微

方蒙仲記過集

趙南安餞行卷

何謙詩

趙阜示王李徐三賢書

方汝一文卷

林灝翁詩

跋陳禹錫杜詩補注

郡學刊文章正宗

林景復北地詩

庚戌寫真贈徐生

贈陳汝用

楊浩裡祀賦

黃孝邁長短句

清源新志

林合詩卷

張天定四六

方景絢詩

方汝王行卷

何謙近詩

趙孟佞詩

周夢雲詩文

韓氏舊聞

胡計院七思詩卷

趙崇彪詩

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方

卷第二十

題跋

西山帖

為徐國錄跋西山先生帖

管生字說後

何統制詩

波公書韓詩

吳壺投匭書後

余氏四以齋銘

歐蔡二公帖

蔡公十帖

坡二帖

古靈帖

曾文昭帖

江民表帖二

李趙二相帖

呂紫微大慧帖

陳懶散帖

黃牧四六

臞軒王卿帖

趙崇安詩卷

周從龍長語

李洞齋梅供詩卷

題林合詩

方汝一班史贊後

跋蔡忠惠公國論要目真蹟

王用和行卷

方寔孫經史說

龍眠画四天王

楊補之詞画

花光梅

二大父遺文

退齋遺藁

卷第二十一

題跋

崔菊坡與劉制直書

陳正獻家御札二軸

吳嶽降靈圖

趙南塘洪平齋湯晦靜遺墨

尤溪趙珪廷策

起予詩草堂詩

趙倅與灑條具幹腹事宜狀

居厚弟詩

黃孝邁四六

題黃孝邁長短句

恭跋阜陵御書章詩

恭跋思陵書韓栩詩

黃戶曹梅詩

林通議遺墨

紹興獎諭詔

周天益詩

黃珩和梅絕句

种甫姪四友除授制

真宰遺文

方元吉詩

陳公儲作小龍自跋詩皆精妙戲題其後

瑜景山倒略賦集句詩卷

王實之與喻淮東

楊公節論語講義

通上人詩卷

卷第二十二

題跋

術者施九龍行卷

孫夢得習齋

蘇偁先天太極論

陳邁高梅詩

劉景山教學詩

三山薛璞講義

章仲山詩

鄭大年文卷

嚴懿上舍詩卷

曹夢祥石巖集

劉瀾詩集

建寧縣平寇錄

陳秘書集句詩

信菴為包君用作墨梅

二戴詩卷

董樸發幹文藁

為徑山開老跋宸翰

蕭棟所藏画卷

方梅卿和御製聞喜燕詩

跋宇文肅愍公詩

黃龍南禪師真蹟

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賓學朱文公二帖

給事徐侍郎先集

包侍郎六官疑辨

劉瀾樂府

吳必大檢察山林素封集

歐良司戶文卷

蔣廣詩卷

毛震龍詩藁

黃挺之詩卷

贈鄭潛

魏司理定清梅百詠

江山王明府尚友堂詩跋

松山趙氏義庄規約

宗闌圖詩跋二

姚南一齋名

李炎子詩卷

跋梅窓程公坦詩卷

卷第二十三

題跋

聽蛙方氏墨蹟七軸

網山

樂軒

寒齋

朱文公帖

李巖孫詩卷

刁通判詩卷

蘇才翁二帖

林子彬詩

趙卿遺藁

淳化帖

法帖第九卷

禊帖二

樂毅論

黃庭經

遺教經

率更千字文

徐會稽題經

懷素草書

五季遺墨

閱古堂詩刻

坡公石鐘山記

二蘇公中秋月詩

總跋

慈濟籤

鄭子善絳帖

顏權縣福清詩卷

朱文公書一軒二字

通首座手書二經

高端禮詩卷

江咨龍注梅百詠

徐氏習射括要

龍溪蔡德容道院

徐總管詩卷

莊龍溪民謠

柯豈文近詩

福清黃尉字說

竹溪所藏方次雲與夾漈帖

恭跋穆陵宸翰

恭跋昭陵飛帛書

黃貢士詩卷

傅渚詩卷

鄭南恩家陳復齋遺墨

卷第二十四

題跋

恕齋記

恕齋詩存藁

恕齋平心錄

恕齋讀易詩

恕齋講義

徐氏二誥

右軍画讚

右軍楔帖

率更千字文

蘭亭辨考

趙志仁百韻柞木詩

坡公題背面美人行

林和靖遺墨

徐總管兩山堂詩

蒲領衛詩

林和靖帖

鍾肇史論

母愔趙資政秦藁

母愔趙公辭執政恩數簡

母愔趙公與兄子書 湯楚孫長短句又四六

張文學詩卷

桐鄉艾軒所作富文行狀志銘

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後語

顧貢士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後敘

方俊甫小藁 徐貢士百梅詩注

趙靜齋詩藁後敘 建德縣賑糶本末

章南舉小藁 丘撫幹遺藁

莊侍郎行實 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

山甫家書 李翰林集

卷第二十五

字說

二趙 陳倩玉女

周士姪 趙倅建叔

達卿姪字說 方郎居之

方郎立道 黃有容

心泉

謚議

侍講朱公履謚議

雜記

卷第二十六

表牋

袁州到任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

江東提刑謝到任表

貢布表

謝戒諭賊史表

明堂禮成謝表

賀皇后牋

進銀狀

謝明堂赦表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除祕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謝賜宸翰表

謝除權兵侍兼中書直院表

謝皇太子牋

謝兼侍講表

謝皇太子牋

謝除兵侍表

謝皇太子牋

侍從賀宣繫駙馬表

謝除權工書表

謝皇太子牋

謝陞兼侍讀表

謝皇太子牋

周漢國公主薨從官慰皇太子牋

諭宣賜御書扇金器纈羅香茶表

謝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表

卷第二十七

表牋

賀皇太子妃誕育皇孫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賀天基節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賀明堂禮成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賀冬至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賀天基節表

賀皇后牋

賀皇太子牋

賀正旦表

賀皇太子牋

謝皇后牋

謝除煥章閣學士致仕表

謝皇太子牋

大行皇帝升遐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賀皇帝登極表

今上登極賀皇太后表

壽崇節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丙寅賀冬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丁卯賀年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丁卯賀郊祀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乾會節賀皇帝表

賀太后表

賀皇后牋

賀冬至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戊辰賀年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卷第二十八

表牋

乾會節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壽崇節賀皇太后表

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郊恩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謝表

謝皇太后表

壽崇節賀皇太后表

賀皇帝表

賀皇后牋

乾會節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賀生皇太子皇帝表

皇太后表

皇后牋

除龍學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謝皇后牋

擬謝宣召入院表

擬謝學士表

擬謝衣帶鞍馬表

代西山丐祠表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表

代西山上遺表

擬謝史侍兼給事中表

代謝兵部尚書表

代曾知院上遺表

卷第二十九

啓

上傳侍郎

賀制置李尚書

謝置制李尚書

謝傳侍郎舉著述啓

賀安宣撫除少保

賀傳諫議休致

代通趙西宗

赴辟廣西通帥

謝聶侍郎舉著述

改官謝丞相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

謝鄉郡應詔薦舉

謝傳諫議應詔薦舉

通安撫王侍郎

通建守葉尚書啓

回交代葉承議

謝臺官舉陞陟

謝聶閣學舉自代

謝葉尚書舉政績

謝沈提舉薦政績

謝葉祕監舉陞陟

卷第三十

啓

謝王侍郎舉所知

上鄭給事

謝程內翰舉所知

除潮倅謝丞相

謝臺諫

除仙都觀謝丞相

謝臺諫

除吉倅謝丞相

代上西山

代謝西山

賀鄭丞相

除匠簿福建叅議謝西山

謝丞相

謝兩叅政

謝供中書舉自代

謝余中書舉自代

除宗簿謝丞相

除王局觀謝二相

除雲臺觀謝丞相

謝諸府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通唐經略

賀右丞相還朝

廣東漕謝二相

卷第三十一

啓

除崇禧觀謝丞相

謝三府

謝史端明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謝史端明

謝諸府

賀范左相

賀杜右相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江東憲謝鄭少保 謝丞相

謝給舍侍從 謝臺諫

賀謝司諫 賀劉察院

賀江察院 賀鄭少傅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謝臺諫給舍侍從 賀鄭少師

賀游丞相

卷第三十二

啓

賀湯司諫 江少坡

賀鄭侍御 賀謝殿院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 受吉謝程中書

謝王侍郎舉自代 回賈制置

答韓徽州 答池州魏通判

賜第謝丞相 謝鄭少師

謝趙知院 謝大參

賀鄭丞相 二府

除祕撰閔憲謝丞相 謝三府

謝侍從給舍 除祕書監謝丞相

諸府

臺諫

復右文撰提舉明道宮謝丞相

賀董丞相
賀陳樞參

賀蔡樞密

卷第三十三

除明道祠謝丞相
謝二府

賀抑齋元樞休致
回洪提刑

賀賈丞相
除寶學知建寧謝丞相

謝三府
致仕謝丞相

卷第三十三

謝執政
與馬中書

回林中書
謝廟堂

賀賈丞相拜太師
賀賈太師再相

賀太師平章
又別幅

進國伯謝平章
除龍學謝平章

謝宰執
謝馮給事

謝盧中書
答陳尚書

卷第三十四

啓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二
袁州回通判壽詩

宜春方宰壽詩

張守

方蒙仲

王實之

方德潤右史

張使君

顧知縣

成丞

戊申生日

王權郡

徐國錄

王教授

林知縣

見任官

諸士友

方教蒙仲

卓教授

卓知縣

彭特魁

黃縣丞

壬子生日

張守祕丞

徐國錄

王教授

方貢士

方監元寔孫

癸丑生日

張祕丞

張倅二

徐國錄

李國正

方北倅

方制幹

方貢士

韓孔惠

甲寅生日

權郡黃倅

莆田黃宰二

葉寺丞

李國正

興化張宰

林知錄

趙司理

陳巡轄

韓孔惠

丁縣尉

方貢士

林貢士

林省元

卷第三十五

啓

丙辰生日回啓

經組堂重錄

黃教授

潘使君

林直院

徐監簿

吳郎中

葉寺丞

卓常簿

趙監簿

李國正

趙寺丞

高教授

林知錄

陳司理仙遊黃尉

諸士友詩

諸士友詞

方聽蛙

林貢士

丁巳生日回啓

宋守監丞

林侍郎

見任官

戊午生日回啓

宋監丞

林侍郎

徐監簿

方書監

莆田謝宰

魏知錄

己未生日回啓

徐監簿

林侍郎

鄉守趙寺丞

送壽儀

梁倅

李宮教卓常簿趙監簿

經籍室主簿

莆田謝宰

沈教授

方僉判

夏縣丞

知錄司法

許主簿

林潮州

庚申生日

鄉守趙寺丞

林侍郎

李宮教

卓常簿

趙監簿

方監簿

葉寺丞

梁倅

辛酉生日

諸上舍

王新班傅司理

卷第三十六

啓 壬戌生日

陳正言

癸亥生日

徐常丞

諸士友詞

吳侍郎

曹守司直

諸士友詩

方聽蛙

陳大卿

教授

判官

曹官

林通判

甲子生日

徐常丞

仙遊鄧宰

吳侍郎二

諸士友詩

諸士友詞

曹守二

鄭倅二

林農卿

趙工部

方常簿

林尚管

趙循州

方寺丞

林知縣

後村集
卷之九
卓漳州

谷卓漳州親書

乙丑生日

上寓

秘閣徐提刑二

蒲領衛

曹守司直

陳尚書

李禮部

莆田仙遊兩宰

兩教授

曹職官

丙寅生日

陳尚書

林中書

林農卿

徐提刑

卓刑部

趙工部

林大埭

權郡二

李禮部

趙梅州

鄭大社

林安溪

陳宰僦

蕭教授起大韓山長伯高

職曹官

王縣丞

張監務

方山長

楊縣丞

士友

卓刑部

諸友醵飲

回黃教授

丁卯生日

林中書

陳提刑

鄉守趙計院

趙倅

林農卿

卓刑部

趙梅州

趙工部

林尚管

莊省門

李書監

南劔林倅

邵武林侍

徐提舉

方秘書

黃帥機林安溪

戊辰生日

五

除提舉

鄉守趙計院

江倅

林中書

林農卿

卓刑部

趙工部

方秘書

李書監

蒲領衛

見任官

林秋陳簿陳權糾楊法

兩教授韓山長

邵武林倅

陳尚書

諸知縣

卷第三十七

雜啓

後村集

卷三十七

王守工部二

楊守監丞

新守陳夢龍

潘守宮教墀

鄉守樂語

潘守餽歲二

潘守樂語

趙守樂語

趙守寺丞

徐守寺丞樂語

曹守司直

曹守重陽節儀

曹守樂語

曹守歲儀

曹守送重陽節儀

曹守冬至節儀二

汪守樂語

汪守端午節儀

趙守計院

趙守樂語

經理堂重錄

趙守重陽節儀

趙守冬至節儀

江倅至節儀

趙守年儀

江倅年儀

鄉守告朔

通判

鄉倅端午節儀

涵頭鄭監鎮

莆田翁縣尉

興化周簿

沈教授因夏

仙遊林尉

魏知錄

朱仙遊濬

仙遊鄧宰

新莆田陳宰

趙司理

陳教授

蕭教授

韓山長

張添教 說

趙錄參

林司理

卷第三十八

雜啓

答湯伯紀論四六

回湯仲能撫屬

回京尹

回游提刑入國門

回馬揖投贈

回杜制置送御書

謝黃熈制機

答李宮教樂語

答澗守陳史部樂語

答澗守謝大監樂語

回直院洪中書

回馬編修贈本主公贊書

五十五卷目錄

答賈大都謝贊書啓

答江東漕趙待制謝贊書

賀馬相公

回陳正言鄉會煦筵

答安溪黃宰謝薦啓

賀陳大諫

賀馬中書

答卓漳州謝順寧精舍記

回陳尚書

賀陳尚書生日 二

回林中書

答劉提舉

與丞相

婚書附

季子聘書

又請期

後村集 卷第三十九
士華姪聘方氏

又請期

答李氏聘書

又請期

答方氏婚書

又請期

姪孫士寅將任聘潘氏

答余氏婚書

勝女回方氏定日書

沂孫請期書

渙孫趙氏婚書

卷第三十九

上梁文

茲濟殿

建陽西齋

徐潭草堂

碧雞草堂

經堂重錄

後村新居

宜休堂

樂語

宴張都丞

宴前湖南趙帥

宴唐經略

宴新帥劉侍郎

宴吉倅王實之

代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制

代毛穎謝表

代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代右虛中謝表

代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代陳玄謝啓

賜諸知白詔

代楮知白謝表

卷第四十

疏

啓建天基節

滿散

進功德

黃籙醮

謝晴

祈雨

再祈雨

仰山祈雨

送仰山回殿

再祈雨

安奉玉淵聖水

永寧寺祈雨

謝送玉淵聖水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

接茶

為二姪追薦惠州弟設靈官齋

天基聖節功德疏二

大行皇帝功德疏

穆陵中祥

穆陵大祥

乾會節功德疏四

壽崇節功德疏三

修協應廟

重龍哺廟

龍哺廟緣茶供

重建九座山太平禪院

重建嶽廟

重修仙水廟

聖壽資國院重建佛殿疏

卷第四十一

青詞

袁州入宅

廣東倉入宅

江東憲入宅

袁州祈雨

江東祈雨

大洲人保安

太淑人生日

己丑 辛卯

庚寅 癸巳

太夫人生日

戊戌 庚子

己亥 辛丑

福國生日

壬寅 丙午

癸卯 丁未

甲辰 戊申

乙巳

新居設醮

保安

丁未 壬子

戊申 乙卯

陳氏女保安 二

出甫婦保胎 二

里社禳灾 七

魏國追薦工部弟

追薦工部弟

代追薦工部 二

代作工部弟中祥

魏國九幽樵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 二

魏國卒哭 二

追薦忠州弟

為二姪追薦惠州弟

為二侄追薦惠州弟小祥

代赤侄孫薦母

追薦六二弟

代續侄孫薦父 二

代強甫婦薦母

謝恩

卷第四十二

詩話

卷第四十三

詩話

卷第四十四

詩話

卷第四十五

詩話

卷第四十六

詩話

卷第四十七

詩話

卷第四十八

聖朝詩話目錄

詩話

卷第四十九

詩話

卷第五十

詩話

卷第五十一

詩話

卷第五十二

詩話

卷第五十三

後集 目錄

三九

詩話

卷第五十四

詩話

卷第五十五

詩話

卷第五十六

長短句

哨遍

水調歌頭九

漢宮春十

六州歌頭

沁園春二十五

經筵堂直錄

卷第五十七

長短句

念奴嬌十九

木蘭花慢十一

長相思五

生查子

卷第五十八

長短句

滿江紅三十一

風流子

解連環四

轉調二郎神五

昭君怨三

水龍吟

滿庭芳

後村集
目錄
卷第五十九

長短句

賀新郎 四十二

洞仙歌 二

卷第六十

長短句

八聲甘州

燭影搖紅

祝英臺近

最高樓 七

風入松 四

臨江仙 四

浪淘沙 五

鳳凰閣

法駕導引

一剪梅

後村集目錄

踏莎行 二

玉樓春

鵲橋仙 十二

柳梢青

鷓鴣天 二

卜算子 七

天仙子

清平樂 六

好事近

菩薩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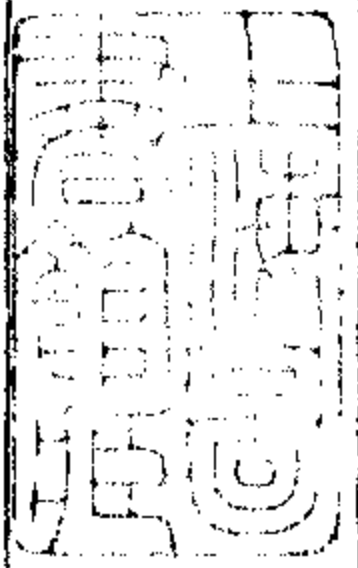
憶秦娥 五

西江月

朝中措 四

後村集目錄終

後村集卷之一



記

雲泉精舍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閤皂山中面峰挹澗手植
葎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
嗜疥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
大者嗜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
以求之而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
然亦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来澗中之泉隨取隨
有此余之所嗜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

之嗜之者衆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噫此邈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乃着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興窮後野鶴為友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姜相公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既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方將從休

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歛態泉見之閱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惠應行祠

廣惠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劔邵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諸祠乞靈

穆卜龜從賊果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
祠二神丞洪某主簿東尉某伯士民咸樂助明年八
月落成廣惠居東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欲記余
惟聖人譏謠祭古者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
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
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
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國一鄉之士有天下之
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彼海內
澤流後世者有歌豚號卮酒之薦者有歲食萬年者
有依草附木以感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封冊

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主閩粵綿綿
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豈非功被
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謠也雖不在其望
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令
莆人值時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黷舍廩廢郵
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禺人三洪
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
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

以灌溉而北洋凡十塘馬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
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庫薄脫遇淫雨外潮
內潦隄隤泄隳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
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魯公用虎歎曰民之
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
腴數百畝可使化鴻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修
廢浮屠宗奐宗超被選董役用樁杙大小二千四百
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擔夫千人竹木草
皆依市估夫皆支儻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
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孟

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
而塘民猶曰禾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久將復圯請
繫石為二馬頭以禦潮又曰他塘率有澹租而此獨
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
焉凡泄之費若干繕馬頭之費若干繕庵之租若干
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
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
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
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
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

易效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始甓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

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於衆或謂城庳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

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靡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昉於紹定三年之春汜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朝懲儆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

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智安為懼以恃陋為成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違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阻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樽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人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竅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斲其後通守趙君汝駟判官趙君汝茨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之勤後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貲

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
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
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
中流幹溪右注溯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
十餘里溉七百頃然沉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
入港水暴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
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
起去冬沆今春圯岸頽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

石巨室罅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
裹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
石錢出於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
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
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密係乎人三板之城可
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人修陂之田為是設
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
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
常於是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為券內置陂惠於度
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

各有竒曰果修陂此足矣呂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
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成給錢穀一如
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
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甚衆余足
歷目覩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
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
異權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
有所謫畏而然歟他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
虎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
大書寓士林尉起屣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波宜牽

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
為門坐則面端陳君伯玉僅新其堂他未暇及趙君
野翁既至則曰廳庫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
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
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
名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乎
輒從旁掣之倅嘗橫矣反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
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

敗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托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惠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倖之不削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易敗也堂之後實寶慶三年門之後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君名汝駟皆永嘉人

聽雨堂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哨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以為全聲沅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辟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冬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堦倡篴和當此之時溜於簷滴於堦者如奏蕭韶如

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
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
雨之約千載而下聞之者猶淒然也抑蘇氏能為此
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處而有感焉方老
泉無恙二子虞侍家庭講貫自為師友竊意其平生
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谷仕四方憂患齟齬
契濶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達晏寐早
朝長樂之鐘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暇聽矣
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穎濱聽雨之約
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
以才業光顯于時雖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恃
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馬畫
惟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
此言也

陳曾二史君生祠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
之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
郡財數目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
采一變成愛並流民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起汀
郡蔓延劔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繇延平牧為

招捕使為提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
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孽殲夷
人皆知上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
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臨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
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李仙提偏師南下道
興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
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
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歎此言必傑出之才而
後可以掄橫流之旣也陳公有馬朝廷深原致盜之
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境

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蠹民瘼燭見
廈隱山偷海劫鉏去根穴善良吐氣豪猾破膽教令
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
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濟寺
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儼直九千緡冬寒散
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
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曹
公於民愈無馱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
九千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
益下合於經旨昔李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

盜生於欲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魯公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至之見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朱邑之通什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弗衆多之情不可也雖然二公

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云余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為良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後捐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竹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

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
豐價乎則散諸寺易新穀以藏焉其織悉載規約而
建置大指如此郡人懼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
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令公為民
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
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質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
而歛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
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
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
咎未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

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
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過
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
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
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
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
乎吏也守之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
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
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
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

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頤實贊其議泣其後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紹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為上言臣之鄉邑上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劣有墟市縣民之遭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質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馬又稅於縣馬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

此毫末哉臣以為罷之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
父老既扶携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
辛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後
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而止復有毒於蛇
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
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
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
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
聊攝之人群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

卒懷其惠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
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
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
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廈之邃而深隱
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
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
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
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主疾苦之多
不止一事公方生政事堂與吾君吾相阪汲共圖之
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藉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未復為錢端平元年趙戾以夫建言丁錢宜罷久矣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緡輸官以半楮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此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彼長患深可嗟閔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剝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數舊以充橐裝篋實者今朝廷大

經鉅室重錄

明好惡表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上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龐衣三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戾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諸朝奏而暮報也使疾而不遇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夫固不賢主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元結之意

又不過非笑以為迂濶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草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苦警諸道之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檻以獻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歛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謂郡縣空之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

前記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

陳君瑤始與陳君纘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諸匭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顧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士畢輸忠讜下至草茅人、知上意封事輻輳語或激訐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於乎聖矣哉先朝夫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思拯時弊博通下情君

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糴倉

環吳會為邑者百畝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竒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某賦某縣草某弊昔難而今易者往々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

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館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易牧之寄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幽修舊法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斂散之權今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

世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哉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則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上有旨陞糴暮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汀州重建譙樓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廩二覆壓紹定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廩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緡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賈禍移積緡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糶之患會上親政放絀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詔頒春亭舊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胷侵對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

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傭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初庚寅辛卯門閭為盜巨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囚執郡將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驚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磔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畔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彊獷負固未易拊循者皆草面慕化民果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飾蠶壤羨輪奐財果乏耶皆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

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填入以時受功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訊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而戰之則克慮而動之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諭後人云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二



記

端平江閩題名

江西師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馬端平二年春蒙韃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

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
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
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命礮石于壁記移閩歲月姓
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
記滕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媿愈然實文公賢逾
仲舒况閩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於彼
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据天塹之中上聯
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
溫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々其盛
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閩之宏撫聖

天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事統府
設有羽檄猶當悉敵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
愛於區々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
率三軍倚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鬪艦之
捷其雖衰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
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
且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
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

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輯流散而民氣和嗇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逐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爾玉書擢公以漕無守又明年春余行後道焉則樓堞翬飛塵肆鱗襲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辭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記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

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厚積繫其軍府殷實共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為烟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於天可乎暮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

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措諸莞簟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珪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持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宣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還奉詔引道來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

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群醜或僂或降惟下瞿賊獲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己責壹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復顯嚴闕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俗於力招捕使陳公鞞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澹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歛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榦方之任或曰事

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未兵與財
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并士稚
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官寺
夷虜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
充斥不俄頃而并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
劉能彊理荒殘又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
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
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
為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
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

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龍言盜賊
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
為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
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

建學閣壯視 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

幾盡而學幸 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為尹漕先

教而後政緩厥 志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
餘材新師弟子之思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
之法具有于經高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

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
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
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
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
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
能盡參摭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
生不以親之耄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
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
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
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

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禮樂刑政
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門矣公之
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郡居
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
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
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
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顰蹙次述趙侯置倉
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

久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惟廢之吾能修之顓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復會璽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北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馬出納歛散略做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

卷皆前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累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夫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夫人

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盖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々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虜可敬也已

味書閣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樂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遠故山或竊笑曰世盖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過

經筵堂重錄

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如山雌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啗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笑

由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湔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徹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菴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憇濯傳舍行店可依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十木滴水無傳舍行店者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

經組堂重錄

屋老頽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西郡東地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宿破驛凜乎折棟墜瓦之虞鷲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廡闕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首曰半砂曰雲霄曰仙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果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守庵以僧澹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

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繇漳至潮
裏號畏涂今深茅叢葦中輪奐突出鐘魚相聞梵簞
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
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
者有卑宮而崇節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
突兀之廈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
田去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儆夫貴且
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
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
國僑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倫魁名儒

經鉅室重錄

自館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歡有治辦之積漳素凋弊
公為之暮年修糴政啟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齋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井
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其
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
鬻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
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人
貧於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
之外舟車扉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

有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
市田為番貢士莊餘以澹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
帥初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加番
之數以惠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
事于古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瑣
度潤牧民之官往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三
計之臣執牙籌析秋彙苟免乏興俛仰自歎曰吾不
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
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鄴侯魏餉乃兼
世功意且有地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攷賢而

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酒榷均
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
搖動而不復安公於芴畫鞭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
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鄴侯之意合
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益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
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
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
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
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贍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
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

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為由尚書郎九卿起拜地
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為壑屋三間中置一榻
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
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
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花皆以鉅麗
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
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
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

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
為風月在人為情性風至調而止嗷諒叱吸風之變
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
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
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
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
者斂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
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
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澹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宜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揚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或問表墓自昔有之田非問墓比乎廼新祠字復鑄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

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覲其以郡緇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初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千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五云

爾忠定番人也揚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揚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誰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閔宮其書于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魏：考亭為宋闕里兩坊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手見聞士易治也俗

勇於閩及氣平忠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小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帝賦與訟易治也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荀連山酒炒天下人家池塘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矣又官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言吾縣也迥究病源徐施砭劑暮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鹺舟木無租廢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題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盡

議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瑞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
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為髮殘禿父老見之且
識而聞余子弟過其鏡者猶倦相勞苦以余
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
淑其士抑豪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人終之以
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
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

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
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烟幅無華傳元

紫芝以子為子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
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
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
喬傳鳥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鄆
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
傳中明府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
也余曰明府嘗丞大藩光顯矣豈其獻雷地而夢鈞
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
澤發歎為形後心山陰矯情強飭不飲雖有雅士
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顥輩之瑣歟夫膠擾者

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 堂
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者者漢初君臣嘗用
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之
敝孱猶尚方之鳥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
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久
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主是說也固黃老之所
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廨之間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主公堃上章再
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

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
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
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
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
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
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
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
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門
之徒請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
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

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妙引之
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秋惠南渡德音首欲痛革
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
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鄧三王人各極
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
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
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用郡縣而已蓋時賢所
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
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
備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 厭

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
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
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
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
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
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
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
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
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
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

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南劔州創延安橋

端平初元上既親政放絀貪濁簡拔循良詔以延平通守太學博士溫陵董公洪就紹州紱余時蒙恩詣行在所道出其州公握手相勞苦曰吾上事甫三日方閉閣深思懼無以稱宅生之寄未敢與故人樂飲也余悚然辭去暮宿黃孫口未至教里有橋焉接腐木為之可十餘文下臨不測覆以棧半朽矣舉足則軋軋有聲幸達彼岸迴顧猶心悸未已問土人知為應歷橋因遺公書言狀然意郡事倥傯未暇也明年

公治聲聞京師又明年余去國至其所前之腐木易以堅石朽棧化為康莊上屋傍庵扁曰延安橋矣余驚喜過望顧逐客例不入府城不果扣公作橋始末既還里公書來曰吾捐金使僧宗肇經始衆皆樂施費錢楮各三千緡而橋成歲給官未予庵之守者有餘以葺橋又曰議發於子諸筆之余喟然嘆曰公可謂仁矣是橋介於二州之間非剗延平責也公挈為已任一旅人之言非上官急符比也公門而動心可不謂之仁哉古之長吏率躬行阡陌視民疾苦而興除之後世牧守深居黃堂四封之內耳目不接雖有

休惕惻隱之心無自而發故必好問而後能周知必
虛心而後有來告然則孰問曰問諸民馬耕於野負
於涂者是也問諸士馬修於家議於校者是也問諸
賓客馬蓋公徐樺之流寓於是邦季札叔向之倫行
李之出於吾境者是也民所不能言者上將告之矣
士所不能言者賓客將告之矣異時倫魁勝流所至
皆貴倨不屑吏事公奉法令甚謹治身尤嚴州如凋
弊勤而拊之遂復舊觀餘力且及於橋亦足以見公
材器之恢然也使其居高位當重任所問愈廣所告
愈大集衆思定謀策協群力扶顛危以之涉巨州柱

洪流可也何至發野渡孤舟之歎耶先是州南有陌
平橋尤險而敞公亦以過客辰倅林君百嘉之言撤
新之扁曰延平橋又於其間創杉洲藥材二橋命僧
可久平夷尤溪險路聲久二僧皆以才選肇嘗造吉
溪橋者

澧州重建州學記

國家文治盛於漢唐郡無小必有學澧學中燬於兵
南渡草創規制尚簡紹熙初有講堂嘉定闢地有畝
遂遷廟學教養之具始備淳祐乙巳秋郡大火官寺
民居半為烟埃而學復廢徐侯臬既書焚室益修郡

披荆棘再造是邦喟然歎曰學與社稷並可一日闕乎首創大成殿明倫堂啟直舍大使少保孟公助以楮幣三萬米斛二百於是所謂六經閣兩廡四齋帑廩之室皆復其舊而壯麗過之澧士請余筆之於名按楚辭曰禮有蘭又曰遺余籛兮澧浦澧以清淑聞天下久矣自頃疆場弗靖狄患日深楚之舊封寢邊風寒或謂侯宜脩篳籟縷舊法收其竒材劔客以備一旦之用而侯視四境之事若以為無急於學不亦迂乎余曰吾子所以慮國之西門者至矣然而未也楚自春秋以來常與中國爭衡方其盛也

屈完以辭令之未能折齊之驕而方城漢水之險不與焉及其衰也項燕以名將之賢不能當秦之暴蓋荀卿屈原之徒既盡而楚遂夷為三戶矣余嘗以為德綏力服之言與中庸寬柔金革之論合至於蘭陵之書離騷之作先儒稱其吐詞為經義兼風雅上下數百年間其名人賢士議論相接文獻不墜與其國相為存亡如此昔楚產也豈待比學於中國哉侯之修泮士之來學非曰角詞藝媒利祿而已必紉芳草服寶璐必不與蕭艾俱化不但無愧於楚之先大夫雖江漢汝墳之遺風庶乎其可興矣夫欲強國勢自

入心始欲淑入心自教化始然後知郡之他務猶可
緩而俟之此舉果非迂也侯儀真人嘗守蘄虜驟聞
之卒以城全學成之歲天子就擢侯常平使者將以
其葺扶一郡者而經理全楚也故樂為之書

後村集卷之二

後村集卷之三

記

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

清海軍門始葺於紹興丙子折公彥質也改作於淳
祐甲辰方公大琮也南州土雜砂蜆木無霜雪板幹
不力斲削尤踈城壁廬舍不久輒隳公審其然築基
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虛其東西二
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凡基皆甃以石覆以甃
門之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
堅木闢兩旁地為兩翅環以翅樓前為須春宣詔二

亭用水以株計者千五百石以條計者五萬甃瓦釘
各千萬灰萬石土六萬三千縻錢二萬若干緡明年
某月告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上饒吹轟空牛
酒系道觀者數萬皆曰輪奐美哉公以余嘗護漕而
攝閫也乃授簡使書之按作南門筆于經立臯門詠
于詩重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必致美其譙魏
統府舊譙庠甚弗稱威重爰馬將壓尚莫顧省諉曰
州貧無浪費也民勞勿重困也公既膳三城新也樓
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曰南海勝觀公又亭於東隅
曰番禺都會而是門之役最鉅視福泉建安加壯麗

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胡惟公自用節縮
餘力不以蘄人南兵習勤若多伎藝公拊而用之畚
者甃者斤者汚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公可謂仁且智
矣自唐至本朝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寢不如昔
揚公長孺清史也嘗會州用歲闕數萬緡故前乎此
者或掩奪商賈或沒入豪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贏
然軍府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夷之懼者衆矣公
純乎儒術前數者不一試所入租賦而已暮年積錢
十萬緡明年如之又明年亦如之為備安三庫稍出
其錢與民通子本子錢不過六釐別儲之以備它費

余請公曰公勝流不以心計名一旦能使枵然大州
化為殷實荒陋改觀緩急有備過前十教公遠甚豈
有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威德也吾何
力之有直幸焉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調發曰
迎送曰糴運之費曰契錢之去自吾至四封無警或
小警即定一也它人亟遷數易而吾四耆不得代二
也詔書罷糴契錢還州二也子謂吾有它謬巧乎余
聞昔之稱南伯者必以清德宋廣平其首也孔戣鄭
權抑其次焉公過於苦淡服用質素貴為方伯一室
蕭然夫清則貴簡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踐曰
幸者公之謙志也至於妙選而久任之陛下真仁聖
哉公莆田人端平名諫臣嘗立柱下掌內史書命今
待制寶謨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於是績狀顯著
天子將趣公歸矣

專壑堂

謙甫少所交皆海內長者歲晚凋謝略盡謙甫亦老
賴故人天台賈公力買田築室於西山之下而請余
記其所謂專壑堂者曰吾生讀書於是死埋骨於是
矣余曰昔畏壘化庚桑而尸祝晉鄙薰陽子而善良
賢者所居仁遜興焉今吾子顧專是壑將寘民物於

度外乎謙甫曰非也夫訂謨定命廟堂崇高之位賢者專之決機料敵帷幄深嚴之地智者專之南北對壘旗蓋爭奪之場勇者專之上腴爽塏連亘相望埒國之賞傾城之姝彊有力者專之吾賢不如彼智勇不如彼凡彼所專者吾不得而有吾所專者彼烏得而涉吾地哉余曰功名時也窮達命也吾子謂力不如彼則然矣謂賢與智勇不如彼然乎哉謙甫又曰吾名堂本半山豈惟半山獨樂之園取義亦然敢問半山涑水非歟余曰士必能處然後能出能退然後能進涑水之處也與邵子程子同游其出也遂能與元

祐諸君子共國自始至終曷嘗獨樂乎半山之進也與群小共國其退也多手之勢一寒翹材之客皆去騎驢荒陂幅巾叢林牢落甚矣其踵門而來者則曩日下御史獄黃州之遷客也嗟夫公亦可以悟矣伺候光範者宜猜而信追隨鍾阜者宜信而猜豈非專之一念雖退老而未忘乎專門之儒必陋專房之女必媚專國之臣必恣壑雖美無以專為也謙甫詳誣二公之事深味老夫之言親鄰曲如天倫視樵漁如賓友不與煬舍爭竈席不以骯髒驚魚鳥桃峰即畏壘也薪里即晉鄙也一壑即天下國家也今日不專

於此它日必不專於彼矣謙甫名自遜宋氏

御書撫州忠孝堂

郡舊有顏公祠前人紀詠詳矣王公卧水池在孝義寺距城五里許相傳其奉母避地于此寺即故宅自晉至今未有表章之者提舉常平鄭侯逢辰既至懷賢謁祠訪古得池有槩於心更卜築塏合而祀之且請款額于朝會侯改持憲節去撫之贛請益力都省下之儀曹儀曹下之漕臣侯謂此為依草附木希求封爵者設非所以待忠臣孝子也必如常格是比干之墓勿封而曹娥之江不廟也廼拜疏曰聖天子方

奮妄術修人紀盡力君親者顯擢得罪名教者永棄若真卿之忠祥之孝宜出聖斷列在祀典矧今雲章奎畫徧天下願以萬机餘暇親灑祠扁以詔無窮疏奏上御邇英以訪荆部尚書王公伯大侍御史鄭公杲皆頓首乞如鄭侯所請翌日御書忠孝堂三大字以賜昭回之光下燭江國侯奉表馳驛以謝於是闕官落成廼屬集記之按魯公仕昏闇之朝踈之擯之以至迫之於險而不敢廢臣節司空奉猜虐之親飢之寒之以至撻之流血而不敢失子道夫汚君伯夷之所羞微子之所去繼母伯奇魯參之所難事而二

公之所立如此雖古聖賢有不能加矣議者以魯公求容於鬼質之相而不早退司空晚節仕晉為遺恨且貴為尚書而全家食粥其徘徊不去豈有心於富貴哉將以徇國家之急立歲暮之節也若夫慟哭魏主不拜司馬昭與奮筆作勸進表冠名於受禪碑者亦異矣鄭侯居家有內行立朝能盡言興州奉使有風力喜名節而尚教化是舉也昭九重勸懲之意發千載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可書也已

福建安撫司二準備差遣廳

準遣建罷不常增西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

某師始復東廳自端平文忠真公始閩閩歲計繫乎齟二屬秩雖卑西主烹煎東主給售帥得自辟徐君憲王君稼皆以才為安撫使尚書趙公羅致舊無解始度地於府治西北隅背郡圃迫馬廐九庫隘公曰圃可縮也廐可徙也致客而不能館可乎哉乃捐庫錢二百二十萬益以沒官山木廢寨瓦石伴圖於丙午落成於丁未二廨規撫位置悉公指授稼俾余記之今諸道使者之屬皆偁雄盛帥非諸使之長乎而其屬獨牢落廳寒如水吏卒鶉結率取諸曹掾所曩余參真公謀議熟知之時廨廢為潛火局假屋以

居機宜寓僧寺僅存一幹官直舍諉曰閑慢官爾
彼之所謂雄盛得意者嘗求其故矣賦訟繁而文書
多也予奪健而聽信專也蓋智以繁而昏力以多而
分健之弊為薄專之弊為謫是數者固常情之所恭
而有識之所畏也閫幕則異是矣居常無事不幸有
小調發急符旁午吏卒並緣饜飲隅總依憑桀驁不
但賓主汲々鮮懽郡邑皇々奔命而更番之舟漁業
之民皆騷然失寧於四封之內矣惟夫歲豐盜熄野
無桴鼓吾主人可以雅歌而緩帶吾儕可以長衣則
清談柰何不此之樂而彼之羨乎公忠定丞相嫡孫

治如忠定官自鷺醴草去敷抑勦平海盜鯨浸不驚
以羨錢糴粟萬斛備緩急祖孫相望為閩賢帥其待
士尤有禮昔有廢客館為庫廡者公今徙廡築館以
龍媒汗血之未得為緩而以樂毅劇年之未至為急
公有合群才康斯世之志矣惜其苟於方面也公名
必愿字立夫稼字無逸由東廳改秩憲字某由西廳
陞幹辦公事

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仕於朝寧都縣尹夙君子與以書來曰
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卒未至賊鋒剽

後村集 卷三
甚衆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寨兵益以義
丁千人深入苦戰官軍乘之禽酋殲黨時四鄰震擾
吾境獨全衆相賀吾曰未也上城庠惡盍改作乎率
僚佐選隅總畚新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悉甃之
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丁未余去國君使兩至
責前諾余人曰其小需君余故人也豈於不朕之文
有所靳哉願多事以未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
平覆出朝築夕圮豈特二者難保其徃哉施於有政
亦然初令而晚繆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願效於
久者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授代者無兩月

記不可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
果平也蓋天下倏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
睦寇殘二浙近汀寇犯劔郡曰是中州內地素不防
慮爾若夫寧都為群盜四達之達不能數歲安靜前
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媮者忽禍變鄙
者憚勞費黠者方以無城為幸寇至有紀侯之去檀
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劔為耰鋤草瓦礫
為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
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有未可量者是
後也糜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

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為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勦
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略使薦詔減年勞至是者催
盜鋒又先事伐謀禽劇賊古八盧五僂渠魁貨費後
桴鼓聲炮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舍夏
早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所
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匠吳公子良俱
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
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饒州新城

番為州尤貧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叫于庭遇

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按所入瓜分之以其餘
殘者畀州州遂之絕二千石比以弗績去弄印滋久
以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
前言列城卑弱狀臣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圯且盡
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備以待
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
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
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以州貧自諉可乎
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
者乃壹以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板榦並興屬通守史

景卿司出納路分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輒于價夫
匠給傭兵校增廩厚犒勤拊說以忘勞不暮年而十
二里二千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二悉復舊
觀其費一出於州上不以驟大農下不以煩民惟臬
治二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已番人登高望之端直如
引繩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
奧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若甚矣請記其事以告來
者余聞任城郭封疆之寄不患外有猝至之變而患
內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即墨滅
質之於盱眙杜悞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強敵環

而攻之終不能克否則郢可入歷下可籠

譎取雖雄都鉅鎮不能以自存矣侯之此舉振牧
當為之職杜姦究不肖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
勞於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
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爾蓋什百尋之木者蠹也遺
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

後人之責也况番城其南瀕江水鬪之而無防稍
依山樵牧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
之易也至於大敵極壞而後圖之不得已也烏虜此
固侯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闈賢

出而試郡績狀昭著詔兼治鑄之節將召侯歸矣

城山三先生祠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岑
欲與壺公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
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鄰也
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
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責為柱史者魁多士者人徒
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
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曰
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

經鉅堂重錄

樂軒嗣焉里中前二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
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
在人心者邪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
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未張未起以經行
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
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
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樂
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
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
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

而用於壺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覩三先生之容侯復歎曰吾昔講肄于是游息于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々可識面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愾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絕顛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庚戌四月甲辰躬行裸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誼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玄后山辨香曾氏所以敬承接嚴付受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經忌則突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祀樂軒於家廟又白尚書

併禁二墓樵采俾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烝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媿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重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儒流略通休用全皆莫敢望樂軒侯嘗東筆玉堂開卷邇英貴近矣顧倦々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徃々見於美墻豈非心悅而誠服之者歟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橫塘樂軒陳氏初名某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

元潔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某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纍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

泉州重建忠獻堂

溫陵太守尚書郎安陽韓侯識貽前史官劉某書曰吾六世祖中令公以景德丁未出牧是州明年七月而忠獻生於郡齋至祥符辛亥召還泉人曰中令吾郡之父母也有去思忠獻吾侯之子也有夫勲業為三閭因謚名堂以借重是邦焉後為俗子改易乾

道己丑梅溪王公始復舊扁今扁存而屋老且仆矣忝拜廳之榮而隳肯堂之責吾為此懼迺以節縮餘力撤而新之又曰吾之來以淳祐己酉秋距忠獻始生甲子凡四周堂之成以庚戌夏距梅溪復扁八十有二禩子雖哀疚其勉筆之也按甘棠之詩曰召伯所爰說者曰召公不欲煩民廬於遠野小棠之下思其人敬其樹也閔宮之詩曰新廟奕々說者曰閔公廟也又白周公皇祖其亦福汝說者曰慶孝孫之辭也古之善政必有遺愛故家必有象賢以周召二公之盛德而不能無待於席之旬宣僖之修復然席去

康公十世僖去周公十七世矣豈若韓氏六世之近乎遠野之廬閔公之廟敬之嚴之如此况中令凝香之地忠獻懸弧之室乎侯剛廉無欲凝重有威軍府肅然民夷信伏盖景德祥符嘉祐治平之文獻淵源所漸然也初侯家三世迭守相臺海內榮之自南北分裂雖畫錦冠劍隔絕之可歎然茲堂輪奐新美而未已韓氏之盛詎可量哉惜余荒眊久精華竭所以美皇祖而慶孝孫者有慙於雅頌姑承命紀實而已

邵武軍軍學貢士庄

閔無富士樵士尤寡舊有貢士庄薄甚士無以自資而官之所以資之者又微盖有不能行者莆田方君來教樵學節浮費去冗食歲餘會學廩之贏贏盜以所却茶湯錢得舊楮三萬二千買田七百餘畝積三歲之入可得萬楮君曰舊庄待四邑之士常不足吾庄姑為學設由學而貢者歲率十人人獲千楮足矣自科舉法行續食禮廢道路靡屨皆士自齎勸駕之吏不過草、宴設卮酒篇詩之外毫髮不任也是庄之有無既非執事者之責故雖雄都鉅鎮臨以達官顯人有可為之力而不暇議此甚迂之舉若夫文學掾號冷廳一室之內螢雪之凡苜蓿之槃微矣薄矣廼

能以其不足之餘與素所教育之英材剖而食之使君稍進而受天子兵民之寄必固結必勤恤必不肥於廐而殍於野也必不富其家而飢其師也又進而居廟堂之任必不忍存我而不厚其蒼生也初寓韋尚書杜公果欲助田未果至是二子庶廡以三千楮來助君名澄孫字蒙仲

福州濬外河記

古河繚城內外如人氣血周於一身歲久而淤忠定趙公嘗濬之甲子踰一周水道故存居人益搭為浮屋築為高砌堙為平陸矣浮祐戊申待制陳公既濬

內河修撰趙公至而嘆曰胸腹雖通支節猶壅未也顧內河纔六百丈而外河加二百餘丈役不可已民不可勞廼白子朝詢于衆於是寄公之尊貴者屬吏之才敏者皆條利便來告公虛心以聽先是寺產滿百錢者濬三尺產二百以下皆敷公下令產滿百者濬二尺已濬內河者半之負郭三邑寺產三百以下餘十縣寺產六百以下者皆免敷遂畫界限度丈尺總以十大寺而餘寺分隸焉近寺募工遠寺助費率以產滿百者助二工按籍給由下之十縣以僧督僧史拱手不得與寺尤遠而輸未至者先充庫錢委郡

丞趙君時願帥屬林君叢柱節度推官徐君士庶泣
其役不徙木而信不施扶而勉起淳祐庚戌九月乙
亥十日而畢河深五尺廣一丈用工四萬六千有奇
工給寶瓶楮三通不過敷楮千四萬而百年永道唾
手而復先是大寺苦敷役小寺不免敷而中寺殷實
者以賂吏免強有力者以挾貴免公明不受欺公不
受私免敷者沾實惠應敷者無後言前之搭屋築砌
者凡百二十五家公不欲盡返侵地撤蔽通淤而止
又扣戶補助之蠲瀕河公私僦金一旬吏士之宣帝
者賞犒有差竣事士民有乞濟鉞爐橋支河者有言

忠定公昔為西南二湖今南湖半為芟地蓄泄無所
田失灌注民罹漂害公使未敷之寺分濬之計支河
六十六丈南湖四十四丈是役也達民氣助火政通
潮以行舟楫其大者壯軍府之容增金湯之勢公之
慮深且遠矣世常患佛者不耕而食為吾民蠹余於
闕但見佛者為吾民之衛猝建一事驟役萬人吾民
晏然若罔聞知者皆緇流以身當之善為政者知其
然必不窮其力必不數易主首非日能為吾福田利
益也所以厚吾民保障也公名希濬自九卿以鉞鉞
出鎮重厚持大體又武有威風惠利不可殫記浚河

持其一條公以余曩聯事江左今占籍部內馳騎投
簡俾識顛末昔者鄴令引渠溉田南陽太守通溝均
水其事初未甚者而班馬之筆足以發之余眊且衰
於公嘉績不能贊述萬一尚庶幾實錄云爾

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

初儲侯置倉積米三千五百石且買田六十餘石以
輔之其後倉廢米存者纔五之一田奪隸橋庵今既
修廢糶滿五千石返田于倉又增田五十餘石倉有
田百餘石自儲侯及余始也憶余垂解銅墨客或哂
余曰令以三年為仕有不及三年者前後人意見不

必同子倉何恃而久乎余謝曰恃此心爾吾心如禪
家之燈後人必有傳此燈者姑待之余去縣印凡數
易至楊侯大雷倉田可五百餘石矣淳祐辛亥余行
役道溪上士民遮道曰前人增倉田率不能多惟楊
侯幾二百石今任侯捐三千緡所增過楊侯之數昔
未有也於是高士江某世號江三白者捐七百餘緡
增五十餘石寓士宋君某番禺帥長子捐田二十餘
石繼之通舊田幾八百石盛矣哉余聞邇年大家多
飛寄中產因敷抑為倉之害揀之策不過官自敷
產倉自增田而已產實則糶公田多則糶少昔也歲

糴五十今減千石矣它日田愈多糴愈減奚飛寄數
抑之足憂哉由儲侯至余未三十年倉壞而米羽化
繼儲者之失也由余至仕侯又將三十年倉與米無
恙而田之增者七倍繼余者之賢也若二侯蓋其尤
著者也侯泣壯哉縣未嘗大聲疾呼而疆梗者柔服
蠱壞者設飾臺府皆稱其治為七邑之冠冕人言侯
熏沐其身如玉雪凡米鹽出入之贏它人以實苞蒞
囊橐者侯皆舉而歸之於倉如江師施衣孟宋君割
伏臘不私於一身一家而公其惠於百里之入使令
君皆如二侯倉官皆如宋邑人皆如江心、相傳燈

經鉅堂重錄

燈不絕矣余行天下常謂建谿俗尤近古余去官久
每出其境城郭村落父老子弟必幡華迎餞追隨不
置晚罹艱棘者宿有齋糧行千里相吊者以邑人之
不忘余如此則其於任侯宜何如也余老諄為舊民
記見大夫之美姑述其大槩如此其田之頃畝斛斗
刻之碑陰名某四明人擢儒料將進用于朝矣

陟思庵

浦城徐用晦葬其先夫人於李原既又葬其先君子
於馬鞍山詩曰死則同穴古也故孔氏合葬於防傳
曰魂氣無不之亦古也故三妃不從於蒼梧今三墓

距家不過三四里而鞍山尤近陟吧則鞍山傍繚陟
岫則李原下瞰氣勢聯絡紫翠隱映鞍山差狹用晦
庵於李原前後各五間虛其中三間以酌獻酢飲而
止客於東西房爲墓坐壬向丙庵坐丑向未采詩人
之義扁曰陟思請余記之夫穴藏廟祀皆禮家所嚴
然子貢謂送葬之哀不若返虞之速廟重於穴古之
道也由漢而後始有旁置萬家者大治家舍周閣重
門者崇飾於墓簡忽於廟雖學士大夫莫不然矣余
爲用晦秉是筆良以世衰俗壞子職多闕有親存而
孝衰者况窀穸封崇之後霜露焮蒿之餘乎用晦於

親之存也能幹其盡歿也能致其哀瞿皇有求
而不得望而弗至之意是可錄已徐氏浦城之望中
科日登臺閣東麾節者世不乏人用晦嗜學而好禮
少薦于鄉所以顯揚其親者固有待也用晦字也名
灼至於莆而後於建既於所後盡敬極孝而猶憐
所生歲時或千里携其孥來爲壽古有秀孝之選非
斯人之流歟

後村集卷之四

記

羣山園堂

錫山為長沙郡之望丞相趙公舊第擅錫山之勝至是又堂於山之絕巔取韓詩羣山園之句以名之而今皇帝書之奎壁之光上燭霄漢下被泉石信開闢以來殊尤鉅麗之觀也自昔游覽之地出於偏州下邑則百力有所止或在深山窮谷則足力不能全求其雄傑尼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者少矣惟斯堂不然楚山呈狀湘江倒影東城南書院西嶽麓宣公忠

蕭公書房在馬凡屈賈名賢之蹟老釋化人之宮異
時吾濟捫蘿躋攀於烟霏紫翠之間一葉遡沿於江
籬香芷之濱重趼而來及崖而返者莫不自獻於几
席之上履屐之下雖處闐闐而無市聲之至不出戶
庭而有卧遊之樂湘中他樓觀皆不敢望其髣髴豈
非所謂雄傑足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歟蓋天下清
絕之景常屬之閑退之人若夫仕至將相安危佩於
身事物衡於慮負夔高之望而抗巢許之志未有能
兼之者公力辭相印不拜改內伺絰筵不拜改特進
觀文殿大學士判鄉閩猶不拜詔居陪京以便諮訪

然公角巾東路矣惟退惟閑斯堂之景遂為公有向
使雞鳴入漏舍日昃出朝堂以一身叢四海九州之
責將膠、擾、之不暇願欲合族交寶論文樂飲于
此得乎昔平泉竹石僅獲一夕之享綠野鐘鼓不能
蓋晚節浮沉之愧公每語親朋裴李所遭之時然爾
吾平生數當事任蹈危險憑國威靈幸而有濟中罹
讒甚懼不自全賴陛下仁聖終始照知老矣釋重負
而尋初服秋毫皆帝力也吾雖退曷嘗一飯忘吾君
哉天下聞公言而壯之詩曰惟嶽降神公既鍾七十
二峰神秀之氣宜其外翰王室內補衮職為國申甫

登斯堂者固喜公之暫逸而又知公之必不容以久
閑也某丙午召對由卑冗歷高華出上親擢亦公密
啓已在公園中矣公來賜命曰子記吾堂其敢以荒
落辭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廟始在州宅後蘇碑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庚午王
侯滌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
為廟地尤濕甲子一周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仁
以為非吏民懷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
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

闕且柰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
楮二千倅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衛翁各半之任于
州遊于校者皆有助呂君又禪以俸金自門及輿輪
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
寶祐初元季秋落成遂併新八賢祠礮堅草腐規制
如廟入賢者皆潮之名輩者德呂君介劉侯請記於
余自古生有權位能潤澤其人歿有精爽能聳動灾
福之者皆得記賈誼文翁以學未邑羊祐以惠宋璟
以清巡遠以節殆不勝紀然事久而愛泯時異而敬
衰者多矣若夫權位尚微世代益遠斯文入人肝脾

去思浹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為然公在潮僅七閱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如見至於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之所能致哉世或以謝上表議公余曰万帝怒未解裴度崔群不能救仕進之塗窮廟堂之援絕他人處此必躁必懟否則緣他繆巧以媒復用公引咎歸美而已不賢於怒悻悻而去不向國門而坐者乎以瘴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於貽書子公達函亘溫者乎公不顧其身之萬死而庶幾其君之一寤豈有毫髮世念於其間素講之學未行之去猶

有萬一冀爾潮在八千里外而章奏直達左右不能蔽於時韓柳齊名柳收龍城五年公不旋踵徙袁憲宗真明主哉使公再入而懲前事循嘿可矣方且折廷湊忤逢吉視論佛骨有進無退彼智不足以知公而輕量公深淺者妄也公之南遷雖戚里諸貴多為論雪禱神而神享驅鱷而鱷去惟罇甚直自為狂踈若罇者不惟有慙於貴戚其幽暗甚於鬼而頑冥不如鱷矣故詳著之列於蘇碑之次劉侯以中秘書吳侯以前御史全侯以上閣外補樊臨川人王君溫陵人呂君又言郡士陳確竭勞於廟入賢之後許希問

盧密劉杰叶刀於祠皆宜書

山中祠堂

古之見祠於其生長之鄉或其游息之地者非必有權位勲業人也屈原祠於楚李白祠於采石蓋浩然祠於襄陽秦系祠於九日山陸龜蒙祠於吳方于祠於釣臺林逋祠於杭此六七公生流落偃蹇於沒又無以驚動禍福其人然過其祠者必下馬漉酒必徘徊題咏然後去豈非權位勲業如空花幻影迴首變滅獨文字如江河流行萬古而不廢歟采諸王孫庚夫字仲白嘉定間檀詩名官卑齡促士林惜之

端平乙未太守廬陵楊侯夢信從衆請祠之于城南清涼歧縮褐釣冕輅之貴泉菊等牲牢之享仲白精爽雖不肯使曹瞞輩腹痛然其詩句猶可愈鄭虔妻革瘡疾也時江湖吟者周零略盡仲白子時願屬余以記

孝思堂

楊君純孝也未嘗自言鄉隣言于縣縣言于州太學生王剛等言于學官既而州以其事上尚書司業祭酒亦誦言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君家於吉之太和而館於贛之興國迎母就養母卒葬焉興國之人曰君

館吾里毋寧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太和之人曰君占籍吾里生長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嘗欲奉廬歸祔先塋贛人遮止改其太平鄉為孝感鄉太和尹師侯應極扁君所居為孝感堂又表其坊能言之士已記之矣君惕然曰二鶴翔墓隻闕施門在彼者也吾不敢知也霜露時雨悽愴如見在我者也終吾身而已別為孝思堂焉而徵記於余余惟刲股療親雖不見于經然可以義起至韓退之乃確然以鄴人為非夫經以不傷身體髮膚為孝不有申生乎禮以不滅性為孝不有曹娥乎而况毀膚之害未至於雉經裹創之

痛不烈於魚腹申生得以為共曹娥得以為孝然則君之行衿式於州里旌異於聖朝也宜哉君既永感矣忠孝一理君親一致他日移之於君取螫弧而先登者即前日遺美之考叔也不拜大將軍者即前日卧冰之王祥也叱欲從未泚者即前日歸覲之何蕃也余老諄姑誦所聞以告君名懋卿字景堯

重建忠景趙侯廟

自晉康郡升潛藩牧守浸重然中朝士大夫猶憚遠罕就寶祐甲寅詔以前大學錄溫陵徐侯明叔知府事侯既見吏民宣德意乃謁學廟至忠景趙侯祠垣

屋頽圮像設歌仆泣然出涕曰此吾郡之巡遠也郡人其忘之乎立出庫錢委寫士梁某馮某協衆力作新廟堂寢各三楹門廡戟衛侈於舊觀像侯於前以兵官馬貴配後以王夫人配繪從死者於兩廡既落成徐侯率賓佐將吏款謁祠下莫敢不共遣帳騎來求余記按侯死節國史及陸侯起忠顯堂叙紀載詳備元絳閔公之詩尤悲壯後有名筆無以加矣昔天寶之季兵起幽薊河北二十四郡同日陷賊惟二顏著節及皇祐間盜發溪峒嶺海數十州官吏皆望風遁去惟趙侯及邕封二牧嬰城死難與二顏相望於

千載然魯公猶不免委郡歸朝非立晚節幾有愧於其兄矣故余及復趙侯之事有深慨焉康端接境同時端守戰敗而去天子薄其罪奪一官而已後又召入館閣使侯遠引魯公近援端守公議未必責國憲未必加家未必毀身未必死而侯頽於禍福死生之際明所決擇如此豈不凜然烈丈夫哉史言侯有兵三百而陸叙言兵不滿百陸繼侯者當以叙為實自皇祐至今二百餘年南方久安比歲屢傳韃謀幹腹或以為憂余曰張中丞不云乎臣死當為鬼以厲賊使謀傳之果然也侯與邕封二牧在帝左右呵叱風

雲盪滌腥穢彼惟不來、則送死矣徐侯字仲晦清
政向名節此下車第一義余既書之為守臣法又象
以迎送神詩二章趙侯名師旦辭曰
採山藪兮溪蓀挹寒泉兮盈罇鼓駭、兮遂悲侯
之來兮兩轡山州兮良是陵谷兮覆翻昔敗屋兮
頽垣今峻陞兮崇軒樹侯所爰舍兮民侯之裔孫
生與郡兮俱亡沒與郡兮俱存春禱兮秋賽年、
歲、兮民不我謾

又一

祭散兮人歸廟闔兮山空嗟濁世之不可久兮悵

鳳馭之如龍侯將去兮返顧憂我民兮瘼恫布和
風兮甘雨魚蟹賤兮杭稌豐侯於吾州兮靡有厭
民之報侯兮無窮

又二

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

舊觀在湖水北去郭可二里建於南齊名玄真觀梁
改震澤唐改開元至天中初郡人夜聞風當黎明觀
移於郭內湖水之南舊記如此祥符改名天慶宣和
加神運二字淳熙庚子燬焉新觀僅復舊規未完道
士程聞一謀新三門未遂而蛻其徒李師古追述師

志募衆力捐私錢門既雄壯遂建朝元閣五間高百尺橫徑二十餘丈層簷入雲危檻憑虛中列仙聖外飾金碧糜錢五千緡太守王堂林公希逸大書神運福地四大字揭于外簷師古謂余嘗仕于番以記見屬余惟老氏之道以儉為寶其言曰舍儉且廣死矣至列子始誇大化之官若神鬼所營侔於清都紫微鈞天之居其流為竹宮甲帳珍臺間館之事及林靈素輩出神霄宮遂徧天下黃冠尤責者秩視法從聚京師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嗟夫余讀傳記所載至人方士多衣擗葉編蓬茨以自蔽至於殫生人膏血

崇飾其居窮巧極麗受齋施鉅萬占田數百千頃務與浮屠相長雄豈老氏本指哉然今之羽流營人名利甚於市朝之人其稍潔雅者不過自致美一室爾師古獨視衣盂如糞土興百年之廢於立談之頃為衆而不為身可書也閣据登臨之要南閣山東東湖西澹津之西南則州治址芝山一州之景莫不自獻以寶祐三年某月某日落成程尊師嘗住青城山丈人觀師古今為道副觀主首曰汪汝澄汪清一胡守中王元彰幹緣道士曰王九萬黃自正王晞烈李虛白程元善李有權云

雲峰院重建法堂

比丘尼之聚居于莆者惟雲峰院尤嚴肅有規矩致
舊記唐末開山由慧琛始元祐請額由慧真 紹興
新佛殿由法昇始嘉定作羅漢閣由體觀端如始數
百年間其徒心燈相續崇飾所居如大叢林惟法堂
尚因陋余五六歲時嘗侍先君先夫人至焉者危即
是堂為伊蒲供先君為賦詩有橘堂竹閣之句後五
十餘年淳祐之辛丑開新堂成丹碧晃耀與殿閣相
稱又新其三門是院無寸產來者皆自齋糧而興距
後造偉觀若化人所為蓋首施衣孟者亦侃也助資

在道古重錄

願力者住山師默也二師來請記余聞古之求道者
或在雪山極寒海岸孤絕之地人跡之所不至與鷲
獸毒蟒為隣無所謂宮室之美也或立雪平膝或脅
不露席或卧娑羅雙樹下而蛻無所謂莞簟之安也
或持鉢行乞或併日食一麻一麥無所謂天厨供養
也今衲子居必華榱食必猜齏歿必唱衣所以厚其
身者至矣二師致美斯堂為法廷龍象聽第一義而
設不賢於厚其身者乎初參預莊敏龔公為殿記謂
佛拒從毋出家又謂維摩室中求女人相了不可得
其詞意之嚴如此余則曰文殊佛也有三昧力乃不

能出女子之定龐蘊父也至未後著反不如靈照之
捷二女豈不凜然烈丈夫哉二師登堂論于大眾以
龔公語自警言人以余語自勉

藏庵後記

竹溪為其所親方君記所謂藏庵者其義高矣美矣
君復求余一轉語余曰繫辭曰退藏於密記曰惡其
著也蓋能密而後能藏不密則著矣自古賢達之士
如許由以讓天下著夷齊以叩馬之諫著嚴光以客
星著申白以詩著梁鴻以五噫之歌著殷謝以盛名
著陽城以卓行著李渤以索價著是十數公者其始

豈不欲藏而不知其所以藏之道其跡遂著於世而
不可掩故當時之人有牽牛而去不飲其溪流者有
欲兵之者有遣吏呼召之者有遭髡鉗者有為時君
所非者有見嘲以小草者有被廢為民者有著論移
書譏玩之者取名幾何受侮不少矣蓋撓敗吾之藏
聲聞也挑抉吾之藏言語文字也君終身肥遯絕去
聲聞潛心妙道掃空言語文字夫如是則幾於密而
知所以藏之矣君矍然曰子言太高請卑之余曰隱
形小術也然學之不盡或露其衣帶或為人所溺七
尺之軀大於帶一毫之挫辱於溺惟齊魯兩生杏壇

漁父野王二老桃源避秦之人皆以藏於密不免君其深藏元身亦深藏吾記母為外人所窺君名表全凡都官之倩

瑞金縣重修社稷壇

壇在縣西北隅慶元丁巳前令尹陳公

築燬

于紹定己丑垂三十禩遺基荒圯不屋不垣掃地行禮雨則亟拜淖中或望祭城上今令尹林君拱辰以寶祐丙辰秋孟上事越三日奉薌幣款謁逾旬農以早告躬禱而雨君徘徊壇下歎曰今官寺民居苟完矣惟奉神若是非所以尊祀典而召和氣也乃芟荒

經述古直錄

穢辨方位五壇隱然各篆二字陳公筆也命修崇之壇各三級周以繚垣凡六十有二丈為齋廳三間翼以兩廈後為燕亭傍為守者之居於是陳公之舊觀皆復昔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孔子與勾龍棄君既歸學畬新祭器又致嚴於社稷如此其為政知所崇尚矣詩曰以御田祖謂后土后稷也又曰以祈甘雨謂雨暘祈禱必於是也又曰以穀我士女謂神享之也其後水旱始有焚巫祭龍乞靈於土木偶者君禮法中人其施為壹準於古四封之內肅然如今尹之臨其前神人悅豫年穀順成桴鼓不鳴若有相之者

君距陸公之時甲子一周矣邑人謂君可繼陳公是後也 貽書屬余以記且曰助我者少府黃君秀實也二君皆奮科第其賢皆可書

孝友堂

初寒齋自銘壙室曰田源之山清遠之里一水交流三峰鼎峙誰其藏者父子兄弟惟孝惟友後人視此子真子常既為冢舍取孝友二字扁其堂客曰寒齋為性命之學遺萬法而立於獨末後數偈皆超然解脫斯銘顧惓々倫紀如此豈兼取儒釋而然歟余曰子謂儒釋異歟客曰孔氏冢法孝友而已瞿曇逃父

賢沙黃檗絕母達磨哀迷之際方且入定心法之妙不告二兄非異乎余曰儒釋有異同之迹倫紀無絕滅之理世所傳釋氏事多失之過而流於誕其忠厚而蹈乎常者余信之乖悖而不近乎情者余疑焉試以其書攷之已入涅槃猶起棺中為母說法他日迦葉本遺意以金縷僧迦黎衣屬之阿難嗟乎釋氏何嘗自外於倫紀哉世又謂龐蘊將終使女昨日女合掌坐亡蘊曰我女机捷亦死長子在田龐媪徃告子倚鋤而化禪家夸詡以為美談信斯言也人類絕矣余解之曰合掌坐亡者不忍訣其父也倚鋤而化者

毀也禪在其中矣此寒齋銘墻二子扁堂之意也余為二子作記亦為釋氏辨誣客謝曰乃今聞所未聞
林氏一門忠義祠堂

林氏之譜曰武王造周褒忠賢之復封比干遺腹子
堅于博陵賜姓林氏傳七十有七世名祿者從晉南
渡終晉安太守閩之林氏皆祖祿又傳二十世名謹
者為唐侍御史又四世入本朝名深之者贈通議大
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繼之孫又繼之為莆名家以忠
義祠子鄉國者四人焉主容公名冲之擢元符第久
滯省寺會猶子震忤時相相遷怒以金人犯塞擢公

省郎介陳過庭使虜抗節不屈囚執凍餒死不毛
洪忠宣公歸奏其事詔官其二子大逢公名震擢
崇寧甲科歷諫官柱史瓊闥攻京下家力諫燕雲
切左遷文館出守九郡甫至輒徙他郡死於道路言
卞敗已不及見剛定公名寔擢政和第主客之使
也慨然曰吾兄累叔父三上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
復仕紹興將與虜和以勅局召公奏記時相曰公何
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新命相怒
遠竄會薨不果築室芹山與鄭夾漈諸老游以終其
身茶幹公名郁主客子也擢宣和第建卒叛殺王官

公以義叱責遇害詔宦其一子按歐公錄五代死節者歷數姓十餘主僅得三人焉其難如此又以前史參攷惟卞壺袁粲田布父子兩龔二顏光弟相望於簡冊然卒數十百年始一見未有一門四人伏節三義如林氏之盛者初刑定公位不滿德有孫大鼎受學艾軒竟不成名是生監丞君光世由布衣以易學被遇明主列史屬擢朝紳奏事殿上玉音歎獎君不以身之遭逢為喜而以先世之未褒崇為大欠闕其子太學生必卿亦詣闕自言先是寶慶中禮部以詔書下本郡立祠給田郡不即與至是申前詔闕帥與

公嚴之郡守宋公遇各助金而祠成享以廢刹田斛祠在朱紫坊舊宅百年喬木存焉主客之後中祈以售人帥命以帑金代償君曰重費公家可乎偽私錢千二百餘緡以贖又盡贖傍地俄而上權君知潮州過家上冢君感泣曰吾起窮書生數年間秩二千石非已之能先世忠義之澤也延盛陳吏士旌旗鼓吹率其宗之穉者自碁至總皆會祭祠下里人聚觀喟歎息君請余曰公前史官也為我記之昔韓退之謂甄濟固當書逢能標曰其先人亦當牽聯得書余謂主客父子一死於虜一死於賊大蓬兄弟皆

歿於權臣無愧於濟矣君昭揭先美以詔來裔無愧於逢矣於法皆當書

絢錦齋

蒙仲幼負軼材凡脫諸口筆諸紙者皆麗密可傳玩絢爛有光彩同學兒避三舍里之父兄皆有生子當如仲謀之歎試廣場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既擢上弟廼以絢錦名書室或問錦蒙仲曰美飾也其義則六藝其經也諸子百家其緯也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其文也或問絢蒙仲曰詩之注曰禪衣也其義則以闇然者為色以淡為味以簡而溫者為文理或人未喻

蒙仲曰昔者子有時而微服禹不厭於惡衣衿見肘有為大勇冠切雲者為沉纍極而言之文通夜夢妖菁華一落而才盡矣翁子畫行裁也富貴幾何而至矣故夫徇物欲者喪天德飾外觀者虧內美或人灑然而悟以其言告劉叟、因書以為記

重建九座太平院

初創於唐咸通間入宋香火益盛忠惠蔡公大書九座山三字以表揭之不幸燬于嘉定乙亥再燬於寶祐乙卯縉流相吊諉曰魔厄太守潘公墀求名僧能聳動群聽者得祖日甫開堂說法忽蛻去他衲子莫

敢行於是華嚴主僧法本以才被選余為作疏勸緣
本與其徒持鉢至泉樂卿蔡公次傳慨然曰此正覺
師道場也吾昔宰茲邑禱雨暘必應吾不敢忘誦言
於人泉之貴豪旁境之檀信翕然樂施得錢萬緡粟
五百斛未幾曰殿曰鐘樓曰經閣曰羅漢堂大士堂
僧伽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寢堂曰方丈曰官廳曰庠
堂曰鬱密寮廬隱寮壽寮曰浴院曰門曰廡起乙卯
冬迄己未春俱復舊觀昔之建叢林者多在通邑人
都是刹介於仙遊永福德化尤溪萬山之間去郡
絕遠人迹之所不至夫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聖人之

事也師以一僧能之不亦大丈夫哉惟其志 故
歸嚮多願力大故靈異遠歲入不能六百斛而 飯
僧行常二千餘指四面皆重崗疊嶽而數州之旗利
無脛自至滅度已數百載而尸祝之者如一日余曩
至山中覽遺迹攷舊聞如此新刹既成大衆述之
動請碑其事余觀世之有權位者作一亭繕一橋必
有記載本奮空拳造大刹求記非僭也記之非夸也
或誅本曰居今之世不惟仕者擇官趨便安而避敗
壞惟釋亦然昔鍾魚掃地龍象悲泣俾升此座既不
謙矣今輪奐美矣盡壞飾矣將有欲得若之處者如

之何余聞而笑曰佛以山河國土頭目髓腦與人子
無吝色本豈戀三宿而重一去哉顧禪刹保漳吾民
者也公卿貴人外護佛法者也數易帖則刹貧驟拘
椿則衆散刹之隆替民之苦樂係焉况彼宗有功德
因果之說吾儒有食志食功之辨若使盡力拮据者
避席而去傍觀夷俟者端坐而享非郡家選才 勞
之義亦賢侯之所必不為也本何憂

風亭新建妃廟

妃廟遍於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風亭去
十里有溪達海元符初水漂一墟溯沿而至是

感夢白湄洲之神也迎致錦屏山下草創數楹祀
既而問災祥者禱水旱者遠近輻湊舊字庠甚觀瞻
不肅紹興間里士林君文可始割田以廣神居嘉定
蔡君定甫始為官廳紹定為鼓樓然皆未成而圯於
是林君謙父捐金葺廢黃君南叔叶力鳩工新廟百
堵以某年某月某日落成向之庠者闕麗圯者堅完
矣語有之生封侯死廟食大丈夫事也妃以一女子
與隆建真人同時奮興去而為神香火布天下與國
家祚運相為無窮吁盛矣哉異時航海梯山者勤王
敵愾者猝遇颶風暴虜雪濤白刃命懸漏刻心薌默

禱往、見神於雲烟島嶼之間莫不獲安穩趣非但
莆人敬事余此游邊南使粵見承楚番禺之人祀妃
尤謹而都人亦然海潮齧隄聲撼行闕官投壁馬不
驗衝決至艮山祠若為萬弩射回者天子驚異錫妃
嘉號持書不一書今為靈惠嘉應協正善慶妃又封
妃父曰某侯母曰某夫人昔蒙叟稱姑射神人曰綽
約若處子又曰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人
曰其神凝使物無疵癘而年穀熟蓋肩吾聞之接輿
者如此而或者方以為寓言雖肩吾亦凝其大而無
當以妃之事觀之其始初非處子歟其神通變化非

乘雲御龍者歟其功用則四封寧謐無 恐二陂
蓄泄無大水旱非疵癘熄而年穀熟歟然 知蒙叟
非寓言而余之所述皆實錄也文可南 有之之
大父定甫忠惠公之諸孫南叔廣州文 里之諸
父為妃父母求封爵者謙父亦善士求 父老林
豐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五

記

汀州重修學記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修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久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踧踖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葺

諸齋祭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巧墁之
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粟若干緡石於是汀士祠公于
學以配鄭公而正錄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余
碑其事余謝曰歌僑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也
為蜀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柰
何謙吳屬筆於老毛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莆相去非
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
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修於家游於校舉選於
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淳丘伯伏生魯
之申公一國之善士也修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天

經鉅堂重錄

下之善士焉 瞻言茲上尚論先賢有擢紹聖乙科
崇寧詞科坐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八行不
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歷館閣
郎省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士客考亭之畏友者此
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若之東家立乎吏部公之
崇儒恢學非今日之常衮乎諸君盍簪於是肄業於
是矜式前脩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曩
余與公並遊三館議者患士馳驚罷遣京庠游學心
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衆
皆疎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公

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秀
孝又勤拊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家
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廩禁卒給全廩平糶
佑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下
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民
也不知其薄於己也諸君併記之學官何如衆曰唯
唯公名大初

獨不懼齋記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
乎先生曰吾夔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

經鉅堂重錄

吾寡聞無師子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
毀不以為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
告余余曰此先生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
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
籙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
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
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
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此齋侯尸少
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兢兢臨履
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肯如此哉又曰子長於

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耶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
師之右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
生二則曰中立先生莆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帥
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小孤山記

初寒翁之齋甚朴亭臺尤草々柳風暮月足以吹面
照懷而已二子亦隱居求志因先人之舊稍推廣之
植梅數百株增屋數十楹曰付珠者二子自名自篋
其義曰小孤山者余所名二子屬筆於余記之或問
余所本余曰昔艾軒先生有吟詩合住小孤山之句

經鉅堂重錄

和靖林也艾軒寒翁亦林也此余為二子名軒之意
也昔人園圃必有奇花異卉如洛之牡丹蜀之海棠
廣陵之芍藥當其盛時靚粧炫服各極姿態及夫一
氣淒變千林搖落向敷榮者今皆安在意造化生物
之機絨至是息矣而梅出焉層冰積雪之後斷原荒
澗之濱明月寶璐照映穹壤幽薌絕艷可敬而難褻
凍槁自守之樂未嘗為玉篋羯鼓之所點澆者獨
此花為然余以為花中惟蘭人中惟孤竹二子魯兩
生漢四皓漢羊裘男子晉柴桑處士似之訂其標度
豈非百卉之先覺衆芳之後殿歟本朝自天聖明道

以後高人勝士皆以和靖比梅甚矣寒翁之似和靖也二子之似寒翁也然則小孤山之名不屬之二子而誰屬

碧栖山房記

昔讀孫興公賦及諸傳記所謂赤城如霞瀑流界道應真飛錫仙人抹藥之地其高四萬八千丈比之海中蓬萊其山自天台西南馳抵仙居蟠紆聳秀小山浸清溪曰南峰而篁村在其陽友人陳侯德公之別墅也初繇小澗為涼橋以通村稍進至雪崖松嶺柳灣蓮泚彌望皆滄波山房在焉其寢息遊觀之處經

經銀堂重錄

營撲斫之制甚簡素然極天下之幽邃又攀緣而上曰高齋曰丹砂磴曰竹垞曰梅庵曰月館曰石龜池曰漁磯曰白鷺灘曰桃花山凡二十所主人各紀以一詩其五言與輞川之倡和其七言與武夷之款乃音節相頡頏也德公棲適其間久矣始若茹芝絕粒不預人家國者一旦遇明主內應館殿侍旃厦外擁旌麾使越閩席未煖而銀信已至然寤寐舊棲之志本末不渝始德公采太白詩語自號碧栖至是上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龍騰鳳躍為帝中第一與先朝臣子謹臣成大勳林石湖之題相輝映德公寶奪

畫而侈聖恩扁于所居之樓又扁于山房屬余筆之
客問余曰玉臨御久閱士多以尺度進退士大夫惟
於德公恨相見晚不次甄拔豈非一言悟意者耶全
曰惡是何言也歲辛亥余以柱史勸講上問知識陳
仁玉否對曰臣因尤熿陳辯識之又問見其文字否
對曰臣見其史論及承詔撰進皇朝禮典行都志等
書皆精博不可及上曰朕委卿史事何不辟以自助
對曰昔曾鞏纂史辟陳師道為屬當時以師道布衣
不報臣才學安敢望鞏恐未易辟因奏聖君所行即
是故事若諭大臣姑令入館檢閱書成進用未晚上

經鉅堂重錄

稱善會余去國虛齋趙端明專史筆贊上決德公卒
由檢閱登朝其奏篇凜然法家拂士也其論著粹然
至言妙義也上聞其名非一日諸老薦其才非一人
而尤為立齋杜丞相所知豈若虞卿田千秋輩乎客
曰德公遭時如此不汲於雲龍風虎之遇合而奉
拳於曉猿夜鶴之驚怨豈君臣相須之義歟余曰謝
公高卧東山掩鼻富貴歎侯讀書衡嶽無意婚宦其
後卻符堅百萬輔肅代中興者世主強之非二公求
之也客曰此異代事爾余曰種明逸隱豹林谷不求
聞達我章聖皇帝携其手登龍圖閣德公既力辭大

後村集 卷五
匠之召上亦以閩人愛德公進直小龍因任蓋將以
待終南處士之禮而待之矣子姑俟之客避席而去
因次第其語為碧栖山房記

惟孝庵記

子真生墳自靈石移郭墓謂其近於父祖也郭墓距
先塋僅二里子真猶以為遠景定壬戌之臘復移於
官林其言曰同勿為賢章公鍾愛若望其可元宗者
今四五十而無聞其忝祖也甚矣官林在福勝之西
二百步語音相聞依祖一幸也翁陂之山為震此山
為兌坐向甲庚皆合瞻父二幸也惟孝之義詳於前

經鉅堂重錄

記今新庵落成願識歲月焉諺曰皮一隔一皮孫子
不如兒野哉是言也先民必念祖訓必述祖德尊禰
忘祖俚俗之見學士大夫則不然漢韋氏自賢至孟
五世河汾王氏自通至元則博士六世二儒猶繼其
志續其書况王父之近哉初賢章公以雅望寒齋以
早行顯揚中舍子真子常又以主性高致顯揚寶晉
此誠為人子為人孫者之法夫全而生之必全而歸
之然出而仕者與仕而貴者多虧少全今古一律惟
林氏一門仕者不必貴處者不輕出嗚呼全矣

順寧精舍記

余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嚴邑進列一朝甫一再遷以風聞去尋起牧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家食者七年善夫處之恬然方且依先塋規壽藏於長墓中開幽堂前築精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壙以自擬若將終焉者請余記之嘉定改元余召明年善夫召余先引去善夫擢太史氏尚書郎向用矣余得其書顯融之念薄止足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之不可適清漳弄印擁麾而南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通吾記吾礬石久矣余謝曰記者所以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地

順寧

梁之作高矣美矣余何以加善夫請不置余惟順寧之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邴丹仕不肯過六百石龔勝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之謂順彥回少立志行晚喪名節雖為三公常以扇鄣蓋蓋倒行面逆施爾非順也黔婦謚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歸是之謂寧夷甫身執朝權弟居方岳自謂三窟卒排牆而死蓋行險以徼倖爾非學也善夫前退處無寂、之嗟後進為不及、於合不以厚吾之生者為榮而以玉汝于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為吾子撤臯比矣善夫名得慶

福清縣重建樵樓記

縣樵創於唐之聖曆愒于寶祐之丁巳至景定辛酉
王侯庚來縮銅墨喟然嘆曰門廡庠寢陋皆可緩
惟樵所以宣朝廷詔令肅士民觀瞻之地化為焦上
令不敢過而問使後世謂人無能可乎哉或曰如縣
帑垂罄何侯曰賦不可增也民不可勞也然後不可
已也捐俸千楮為倡帥馬公天驥助巨杉三十條諸
寄公巨室合助楮六萬五千一百學職林裕泰陳達
卿畫策請于州以行補據付縣給得楮八千四百有諸
澳頭易船據得楮一萬二千六百計瓶楮八萬六千

經鉅堂重錄

四百侯曰足矣廼練日修廢境內海壇里海湧大木
長七丈圍二丈若天相者市材於永福率陸運旬日
攀躋岡嶺至水次又水運經大海閩安海口兩鎮主
縣河以壬戌仲冬經始癸亥季夏落成樓舊五間今
增為七前列頌春宣詔兩亭長春叢桂三坊侯請竹
溪中書林公希逸篆縣扁而屬余記之侯余友也嘗
教莆抗福三州博洽英妙士友皆曰此渠觀中久必
速化騰上侯方以格封男戴星勤民飲水律已剛而
近仁明不至察據案生面凜然至於禮賢下士則又
孜孜虛心問政奉詔褒文介文遠文隱三先生表坊

或閭聞者興起嘗領賓客登樓四望作而曰美哉玉
融山平秀異之氣鍾為英傑有文辭行中朝事業書
國史者有貴為鈞樞侍從或達官聞人萃見於一門
者固盛矣至於前西塘後寒齋二賢皆青衫白首其
所植立乃在文辭事業之外豈非吾徒之所當景慕
歟客皆悚然是役也侯未嘗急聲疾呼而四民懽然
趨之諸利亦鳩工三千餘效斤斲既又相率繪侯像
祠之于樓世嘗患邑不可為又曰令權輕以侯修廢
之事觀之邑果不可為歟令權輕以侯修廢
筆聞其屬疾走長鬚侯問已不能答歸言邑人修佛

老事為侯祈安者以千百數其得人心如此帥王公
鎔惜侯天選糾椽顏君泳來攝公廉有侯之風故能
遵守其已成者增廣其未備者遺余書曰邑人龍石待
君記久矣余惟王侯首飭曠載之盛有百年之思一
宜書顏君不沒前人之美二宜書主簿余君景叔宣
賢勞之助三宜書林陳二士與有力焉皆宜牽聯得
書

協應錢夫人廟記

莆四境三面海厥由不下不幸靈潦怒濤衝則田
與海通惟負郭二十餘里之田號為沃壤以西北二

陂存焉北延壽陂自義勇吳侯始南木蘭陂自錢夫
人始侯患水獸齧防與蛟俱斃夫人憤狂瀾潰陽葬
魚不返二人英烈相似吳廟于北錢廟于南其來吉
矣然吳侯事有鄭褒紀載又數膺封爵惟錢夫人僅
附見故吏部尚書林公所作李長者傳夾漈鄭公碑
傳無錢本碑為野火所焚二百年間廟于香山于陂
西田里尸祝之而已至淳祐末趙侯與諲始合錢李
有請於朝詔賜協應廟額余論次舊聞竊謂夫人以
傍邑一處子捐金五掇創興是役為圳一溝三十六
其功隳於垂成者將軍巖前所築之堰爾圳與溝自

經鑑堂重錄

若也蓋改堰於下流二十里雖李之功然障二縣之
水田圳連溝灌田之餘斡之入海本錢之謀昔北山
公所居面太行王屋二山病出入之迂也欲平其險
一念之烈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厝它所
余意夫人之靈上訴於帝決河塞壤陂復誰之力也
世以成敗論人夫人視身如鴻毛豈與人較此區區
者辨之贅矣余獨哀夫人之志義之高古惠利之及
速而聲迹乃未赫然暴於天下後世又有重不幸焉
古廟惟像夫人西陂之廟乃與李林黎三士合祠許
刺無禮春秋惡逆祀其鄙野不經至此與韋生侑后

土小姑嫁彭郎何異今廟前祀夫人白湖妃於殿後
列三士者於堂若合位置矣余猶以同門異室為疑
自雙廟必如娥英巡遠而後可夫人潔於姬姜三
士賢於魯男子使之並栖合食雖築百堵剗萬羊其
不顛歆也決矣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余曰折為東
西二廟可乎奏請各加封爵可乎或曰以待君子乃
先書夫人之事於石亂曰女子神靈兮謂誰自遂
右兮有之女媧啓母兮以聖以賢湘靈兮以堯女舜
妃曹娥兮以孝妙善兮以慈塔廟兮相望竹帛兮昭
垂嗟夫人兮孺弱有百世兮遠思堰滔天兮洪流捐

經傳卷五十五

將國兮巨賞千丈兮將合一簣兮忽虧憤前勞兮虛
下從兮沉繫由治平兮至今民奉嘗兮不衰月
夕兮花朝原野兮融怡彷彿兮若有觀紛紅綴兮繡
旗里人兮告語錢媛兮出嬉春潦兮秋濤天澤兮渺
瀰羣權夫兮歌呼千神炬兮合離老農兮扣稽錢媛
兮護陂昔童稚兮聞見恐耄荒兮軼遺烏虜子載而
下豈無蔡雍兮有感斯碑

協應李長者廟記

陂始於錢夫人成於李長者非一家一人之私言也
初錢陂既壞有林茂不者接為之今元豐稿有遺

垂成亦毀皆治平間也熙寧初詔募能興陂者始窮溪源度地勢為今陂其地在錢之下林之上先用木捷悉更以石為石柱三十有二間其接聯處立錢氏之溝又為小溝無數以分受之為閘以蓄泄之合仙遊永春德化之水趨焉溉田數百萬頃或潦濤溢決閘不一二版則巨浸入于海矣背未有陂所恃六塘朝滿夕除農家病焉至是陂水沛然遂乾五塘為田僅留國清一塘以助陂而盡歸白地于官以田七百斛澹學郡有官庄學有新畬南洋斥鹵化為

上腴民德長者祠之且二百載淳祐木詔從郡守趙侯與諲之請興錢夫人皆賜協應廟額余嘗覽三賢陳迹獨長者之陂尤得地利凡涉川者造與梁者必避端急而就寬廣夫惟不與水爭勢而後能導水之勢長者鑒前人而生新智豈必待神僧識語異人指授如書林公所云子呼水利博矣禹切遠矣如西門豹國史祿李冰召信臣鄭當時之流其事雖在春秋戰國春漢之前民到于今稱之然此六七公非守令則吏職當然耳當陂之未成也蒲牧宰耆老求東丹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異縣而徇鄰封

之急無寸柄而任飢溺之責傾家得七萬緡以就斯
其成也官以大小孤白地酬獎後入塋地為曰者
倍收其歿也夏孫或冢於莆歲食陂曰沾丐及於
官之宗仁智兩盡去夫兩鵠告成喜之也萬牛致
饗報之也新廟分錢李為二室而長者以林黎二君
配長者名宏候官人錢林皆長樂人林名從世黎名
畛為莆田簿錢媛之死縣委覆實壯錢志節有嘆息
語登時暴卒俚俗因有冥婚之謗不但錢媛誼不受
汚黎君亦豈可厚誣紘首畏壘之人尸祝庾桑林君
近之冥勤其官而死黎君近之其與長者合祠宜矣

經節小五事錄

古者曰家作若必有倡予和汝之聲命曰勞歌長者
勞一身而佚一郡勞之大者矣乃來勞歌之意為辭
以授社人俾禱賽之際啟以樂神其詞曰 負鉢兮
如雲散金兮如泥千丈兮屹然萬石兮貫之天壤兮
有敵巨防兮不隳有蓄兮有泄非弩射兮塵祈昔斥
適兮今攘昔董荼兮今飴故老兮告余大檀兮所為
儼新宮兮位置慰邦人兮瞻思醴酒兮割牲伐鼓兮
吹荒天孤之東兮本蘭之西駕華輶兮建靈旗彼依
草附木兮魘與變冕服赫奕兮金碧翬飛神一命之
錫兮三閭之祠生不伐勞兮死不嗟卑賢哉若人兮

知音誰恨杞思兮詞蕪有愧於鄴令之傳兮葦丹之配

惟孝庵後記

子真卜壽藏於靈石寺前有年矣既而幡然曰翁陂田源之阡距福勝僅二里許吾其可以遠去父祖哉遂改卜郭墓山其地距福勝翁陂亦二里許預規壙室為家舍取寒翁銘坎語扁曰惟孝庵或問子真曰何哉子所謂孝者豈親嗜芟祭必薦芟親名晉不敢舉進士親名岳不敢聽樂乎子真曰非此之謂也或曰豈表高陽之里立曲江之廟置冢傍之萬塚乎子

真曰非此之謂也或請其說子真曰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其志將以養其志也同不夫終國之身若曾子所以事曾哲者已無及矣若夫觀父之行安敢不勉蓋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翁之家行也善者薰陽子之德不善者畏邵先生之知吾翁之鄉行也所著石塘閑話研窮性命之精微融液孔墨之同異吾翁之言行在焉詔書物色逸託於病朝廷札力辭以訥視榮利如涕唾此直吾翁細行而世俗之所謂高致者至於前不及象山後不及慈湖而心學之妙非由師授獨得三賢骨髓者惟靈

公今惟東澗湯公知之同也非曰能之願學焉
氏子真字也余錄其語為庵記

惟友庵記

翁陂山分二支其一為郭墓伯氏既相攸矣其
東嶺子常卜生墳焉距福勝翁陂郭墓各二里
小精廬折寒翁坎銘語扁曰惟友庵余嘗患人心
同雖一家父子兄弟有嗜好相反如水炭者伯夷叔
齊曠古一見而闕伯實沈常比肩于世委巷之人不
足貴也故家名族亦然至如割行同孝謹臨財
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机鍵奕世傳一心百年如

日如石塘林氏者鮮矣寒翁既後子常事兄如父家
政聽馬子真亦極友愛連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
剖蓋二子不出戶庭而一鄉之人化焉語曰朋友切
切惇惇兄弟怡怡如也豈非朋友可責善而兄弟不
可傷和乎余聞涑水公與兄坐久必問兄體中寒煖
飢飽呂汲公虛相府之東以奉兄而自與夫人居西
禮如二公謂之敬兄可也介甫子宣得君行政一時
諸賢極頌右之力不能爭而平甫子開猶欲以家庭
謂切人言斡回其勢如二子乃可謂之愛兄矣孰謂
不當切惇乎今日之修於家者它日措之於天

下國家者也二君勉之子常名合

義勇普濟吳侯廟記

余既為錢李二神書繫牲之石北洋耆老請曰吳侯之功非先於錢李乎去廟數步鶴表馬鬣非子先人乎零壇磐石非子昔所鈞遊乎人曰吾與子生之鄉無水旱之虞鼓腹而擊壤長息而抱孫者無非侯之功也山川鬼神猶未之忘子忘之歟奚為詳於南而略於北也余謝曰廟有淳化間溫陵進士鄭所作吳侯傳在歐曾未出之前文字古雅豈碑無余又豈能有加於鄭乎按郡志言陂創始於唐建

中又耆老言侯嘗為莆田令以傳參攷作陂在神龍間非建中侯賢主陂事非寧邑也至本朝太觀賜潮額紹興封義勇侯淳祐加普濟封配葉為昭忠夫人寶祐請進爵詔方下其事余為童子時見廟極痺狹嘉定乙亥余從弟前進士希道合衆力創寢殿甲申鄭災等造前殿端平乙未楊侯夢信增官廳門廡華敞於舊矣貢士徐瑞衡復揭華表於官道將砌石路以趨廟皆不可以不記昔陂未成潮汎至使華橋侯始堪海捍潮堰溪溉田向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十萬頃也既成憤蛟潰隄窮以除害其事與李永周

處相望於史冊長吏到罷必謁禱嘗以時甘霍蘇搗
陰兵誅畔公私蒙賴不可殫述而陂功取鉅嗟乎決
河以負薪寒怒濤以強弩退有氣力者能之若夫無
專城徧霸之勢號召役使之柄生能禦菑患死不可
磨滅者志也侯真烈丈夫哉蓋均是人也
有視飢溺由已者有若秦人視越人肥瘠者均是身也有殺之
以成仁者有不拔一毛利天下者侯毀家棄生而粒
食一方之人志義決於一時惠利及於萬世甫入尸
祝六百載如一日有以也夫侯初命詹侯丕遠也再
命陸侯渙也三命趙侯與諲也四命未下者宋侯遇

也乃譏次之而繫以詩曰 莆壘小兮地偏鮮曠土
兮平原出北郭兮遐眺眇萬頃兮雲連始經野兮誰
歎儼周并兮秦阡渙貫其間兮逶迤延緣泄以救潦
兮溝以瀦泉吳侯兮劍智遺老兮相傳朝成暮圮兮
孰知其然漩渦之下兮有物蜿蜒侯提寶力兮奮空
拳指不費之軀兮探不測之淵水怪斃兮金隄堅吾
聞石之仙者兮必功行之全意其乘剛風兮昇上玄
異務光之猶兮湘纍之寃躡大鵬之背兮豈其墮飢
蛟之涎遼々兮唐初歷々兮目前侯視余兮邑子余
敬侯兮先賢矧汾曲兮田廬與靈瑣兮接聯昔仕兮

令農音翬翬兮令華顛鼓蕭兮悲壯蕉荔兮甘鮮余
最老而高歌兮童子和焉相率祀侯兮歲二年年

雪溪亭記

荆溪以清絕擅天下亭在縣南負郭枕流舊名戴溪
尚書為公燁更各興畫年深屋老今刑獄使者御史
東陽何公撤而新之公之言曰舊名二字犯岷隱翁
新名雖佳顧安道主也乎猷賓也以興畫名亭繫於
賓矣乃扁曰雪溪揆察書之而移書後村叟碑識歲
月蓋名士莫盛於晉尤莫盛於荆然或暫寓或偶至
而戴氏世居之喬木宿草在焉溪不屬戴奚屬哉世

評其人直曰棲遁而已此為知安道之淺者正始永
嘉虛誕欺世大者勸進小者望塵退而窮經著書者
誰歟豈溫道子氣焰動人殷浩達函謝公出涕死不
降志辱身者誰歟惟二戴父作子述經學隱節相望
於晉宋二史子猷寧無肉而不肯無竹寧枉筍看山
向不受大司馬之料理非若人孰可友安道者嗟夫
盜泉辱井過者掩鼻至若戴公結廬之里王郎回舟
之處則汗青筆之以為美談畫豕圖之以為勝踐騷
人墨客模寫之以為絕景士其可以不矯彊自立乎
何公嘗尹剡興學聘師以淑秀孝置廩儲粟以備檢

荒費累鉅萬人皆服公治辦而不知其清苦節縮
然夫子既採民譽旌邑取人我勇冠出陳臬事昔墨
綬今繡衣桑蔭未徒越人榮之公於剡百廢具舉惟
亭經始於建臺之歲落成於明年之秋且覽眺且棲
止其山川景物可以心賞不可以文傳也余獨謂非
剡溪不足以容安道之隱趣非雪不足以發剡溪之
奇觀非安道不足以動子猷之高興非何公冰玉人
不足以成千古之清事公名夢祥字視履

趙氏義學莊記

莊與學皆在衡山縣崇獄鄉紫蓋里地名神前趙氏

經鉅堂重錄

祖居于是至忠肅公而族益蕃忠肅既貴欲做范文
正公置義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衛公世載勳
勞致位二府慨然曰遺言在耳吾昔與二兄謀共成
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非吾責乎莊約雖本高平民
然吳下田止千畝公曰天正家在潁昌族在吳吳田
為贍族設家不預也吾家與族皆居于潭皆食于莊
非五千畝不可莊有籍五世以下入籍計口衣食悉
遵高平之約惟嫁娶喪葬各加厚至於筭冠乳哺有
助尤貧者計口外歲有特給又沾丐及於異郡之族
則推廣舊約之所無者擇族之賢而廉者二人掌其

出納既成援嘉定免文正義田科敷之詔拜疏於朝
璽書報可公之所以厚其宗者如此又白有養而無
教未也迺立義學中祠忠廟旁闢四齋歲延二師厚
其廩餼子弟六歲以上入小學十二歲以上入大學
課試中前列者有旌發薦擢第銓集補入者有贐學
規如岳麓石鼓面所以禁切其挑圍繩糾其踰禮敗
度者尤嚴今觀前賢有文正忠廟之志者多矣然無
忠宣與衛公為之子故其事未易成雖成亦不能久
以二公之賢又生二相以似續之蓋宋興三百年元
臣故老奕世以施貧活游聞于代者高平氏趙氏兩

冢而已昔江左門戶之大人物之盛無出王謝以余
攷之嗜沖貴為台輔園田水碓遍滿天下其女嫁貸
錢數萬從子婚遺一單衣後皆責取於其女及猶子
如此况族子乎謝氏則不然太傅僅有一土山墅史
稱樓館竹木之樂與中外子姪共之肴饌之後日費
百金未後以墅與甥了無吝色不徒厚之而已家集
之際或雅言或聯句以敬勸之它日與子弟言詩則
謂揚柳兩雪未若訂謨定命遠猷辰告之句是以相
業教詔之矣及乎親炙久濡染熟玄琰志義奮發能
以八千而走百萬之虜遂為經濟之彥諸孫如康樂

後村集卷之五
如惠連如元暉亦迭王風騷之盟雖道韞一女子猶
責其弟學之不進孟子曰久樂其有賢父兄余於謝
傳見之衛公今之謝傳也莊之始未詳於奏疏及公
之自序蒙公教養者可不以初度兄弟之事業及群
謝之文獻自勉

後村集卷之五

經鉅堂重錄

後村集卷之六

記

水村堂記

余友少司農林君作堂三間於城南水亭村之巖嶼
山今上親洒奎畫作水村二大字以賜君既北面稽
首跪受乃撰日揭扁大會里人以落之授簡於余俾
識其事君少負軼才不屑場屋去而客江湖又去而
游邊淮東漕黃漢章上其所省易鏡上覽而驚異以
為先儒所未發詔漢章津送赴闕由布衣為史館檢
閱遷校勘史成奏御改京秩由匠丞牧潮州以都官

郎官召時胡馬飲江廷議移蹕君過家不入戴星于
邁里人祖道君忼慨謂余吾受上不世之知此行必
以死報他日以墓誌累君虜已據白鹿磯峰照甘泉
君入對言臣誓不與賊俱生上使銜命趣宣撫使丞
相賈公進師及行次齊安丞相已乘勝順流而至君
即軍中宣詔丞相以上意激厲將士我師人人殊死
戰虜之已渡未渡者皆殪一洗塞氛再造江表君與
有勞丞相歸袞君進大匠擢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特
中外庶定君上景定嘉言二十篇詔下後省看詳余
適待罪詞掖奏君所言大補益治體小咸切時弊文

字簡潔條鬯貫穿古今詔賜同進士出身又別賜賓
翰獎諭云憂愛出乎忠忱詞藻根於學力與楊萬里
千慮策相頡頏堯言播告朝野歆豔召拜卿少兼史
職垂上津要矣俄去而食祠起收洪都未上而銷即
余視世之仕者鮮不以得喪為欣戚君或仕或止無
幾微見言面既即家作忠愛堂學力齋一扁亦奎書
也又傾賜金買山治墅若往而不及者其言曰吾若
學精思世莫我知上不次拔擢至此然不獲吾用吾
負吾君吾負吾君昔有上書願擊匈奴者願請纓係
南粵者吾老矣惟有羨墻見堯富壽祝堯耕鑿歌堯

而已余聞其言而壯之堂之西君三世松檟參天傍
有祭田皆曾大父刪定公經畫其下衆水匪而為湖
環而居者數百家湖溉田數千畝為斗門水旱聽民
啓閉君以昭回之光下燭是堂非衣冠不敢登稍東
為錦湖亭可坐數十人四壁空洞不設戶牖樵兒牧
子桑女媪婦來往游息君野服杖藜與之同樂亭東
西北諸峰迴環如畫壺山朝挹其前風月佳時水光
山色不減杭越君又言幼時聞守家者夸人云我於
萊林邵子孫時猶未曉其語後入館閱水嘉四溪林
氏家譜言林群晉太元中為郡大中正世居巖嶴山

林萊林邵其後也乃知自著已有此山余嘗為君家
忠義祠記論次其先美詳矣若君己未之召國家危
急雖三板之城而不敢失高共之禮壬戌之去癸亥
甲子之處山林深密雖一飯之頃而未嘗志杜陵之
心豈非家學世德有本者如是歟君名光世字逢聖
今為朝請大夫直秘閣

新築石塘記

水行穹壤間如天有雨露無則乾如地有井泉無則
渴如人有血脉無則天闔下四郡負山而瀕海高者
山至崔嵬力耕未止卑者彌望斥鹵不可種藝智者

相地形為陂塘使水有所蓄洩以補造化不及之功
玉融為邑惟石塘地號上腴然原田棋布棟宇擲此
有塘之名無塘之實往之涇蹄一泓僅可供桔槔耳
塘大姓曰林氏自龍學公與西塘鄭公齊名四傳至
觀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益修家政培世德凡
寶章公厚倫瞻族之事緒成之寒翁寄傲舒嘯之所
壯嚴之垣屋亭榭完美美矣所欠者濠濮間趣視四
傍多葬地乃因農隙叶力濬之周圍千二百尺環甃
以石種荷柳為竹溪中書林公大書石塘二字徑四
尺刻隄上亭其東西臨流者曰清淺在水中央者曰

華藏海東岸則精舍草庵秋風亭小孤山付珠西岸
則寶章公居宅直北則芙蓉亭春草亭遂為一邑偉
觀都人士驕喜曰昔沮洳磽确今渺瀰沃衍昔墓趾
崔浴令鷺翹鶴下花朝月夕雲舞擢歌如浴沂而涉
湘也不但耕夫芸叟賴以沾膏潤騷人墨客資以發
才藻亦山經地理家以為合於陰陽向背也昔李贄
皇謂鬻平泉非吾子孫以平泉一草一木遺人非佳
子孫柳子厚謂上世藏書三千卷任善和宅然贄皇
自不能一夕安平泉善和宅及子厚在已三易主今
林氏之尊老遠矣而代有象賢愈蕃而大樵牧愛護

其松楸郡邑表章其宅里予嘗訪其屋壁舊藏則手澤如新曾玄論著篇帙多於祖禰是豈非盛德之後積善之家乎觀養直子也同合寒翁子也觀清白吏既通朝籍不忍去親而仕同合皆布衣隱約志氣修而道義尊大節可書築塘特其細爾

林寒齋丞嘗田記

寒齋既沒二子同合自列於府言寒齋所受先世產錢一貫九百二十一文二分五釐苗米二十三石三斗二升三勺集兄弟以分產異居為恥願以薄產盡撥充寒齋丞嘗永不分析府帥資政樞相古心江公

書牘尾云協居共籍欲以詒之無窮和厚油翼之意自然可挹縣而知有政之本原獨不當取以列于郡上于朝乎劄縣改賢章林國博戶為寒齋文隱林先牛丞嘗戶余聞之曰祀田尚矣古者以綿田祀子推汾晉之人奉嘗之至今以許田祀周公其後魯弱鄭強初以璧假終以枋易蓋周公之祀尚不能保况下於此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永其先人之祀然子若孫有賢愚貧富之異於是國者為之禁防焉曰贍塋曰烝嘗其慮甚周其法甚密天下通行而隆興淳熙隨勅於吾閩尤加詳焉余行天下江浙巨室有朝為

陶朱暮為黔婁者惟聞人十金之產百畝之用或傳
十數世而不失一聞贍塋烝嘗之名賢者畏義而不
忍得不賢者畏法而不敢取立法至此仁至而義盡
夫自教失俗薄而七世同財九世同居之事遂為美
談先賢惟范公為義庄以贍族溫公洛中田園以兄
即中為戶然二公皆鼎貴為此為易耳同與合也處
隱約而能力行好事生叔季而欲挽迴淳風使右心
公未名必上其事於朝推一家之友睦以與一國之
仁遜矣是又有待於後之人

漳州諭畬民記

自國家定鼎吳會而閩號近裏漳尤閩之近裏民淳
而事簡樂土也然災紹以來常駐軍于是豈非以其
壤接溪峒莽葦極日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々錯居
先朝思患豫防之意遠矣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
僮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西畬隸龍溪猶是龍溪人
也南畬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姦人亡命
之所窟穴畬長技止於機毒矢汀贛賊人畬者教以
短兵接戰故南畬之禍尤烈二畬皆刀耕火耘崖栖
谷汲如孫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役畬
田不稅其來久矣厥後貴家闢產稍侵其疆豪幹誅

貨稍龍其利官史又征求土物蜜蠟虎革猿皮之類
畬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衆據嶮剽掠省地壬戌
臘也前牧恩澤侯有以激其始無以淑其後明年秋
解去二倅迭攝郡寇益深距城僅二十里郡岌々甚
矣帥調諸寨卒及左翼軍統領陳鑑泉州左翼軍正
將謝和各以所部兵會合勦捕僅得二捷寇暫退然
出爰自若至數百里無行人事聞朝家調守而著作
郎兼左曹郎官卓俟首膺妙選詔下或曰俟擢甲科
有雅望宰巖邑有去思責之排難解紛可乎俟慨然
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則孑然一城紅巾滿野及戌不

解智勇俱困戾榜山前白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問
許其自新其中有知書及土人陷畬者如能挺身來
歸當為區處俾安土著或畬長能帥衆歸順亦補官
資如或不悛當調大軍盡鉏築穴乃止命陳鑑入畬
招諭令下五日畬長李德納欵德景反覆桀黠者於
是西九畬酋長相繼受招西定乃併力於南命統制
官彭之才勦捕龍巖主簿龔鏜說諭且捕且招彭獲
三捷龔挺身深入又選進士張杰卓度陳椿叟劉
等與俱南畬三十餘所酋長各籍戶口三千餘家願
為版籍民二畬既定漳民始知有生之樂余讀諸畬

款狀有自稱盤護孫者彼畬局嘗讀范史知其鼻祖
之為盤護者殆受教於華人耳此亦溪洞禁防懈地
而然歟侯參佐哀畬事顛朱二卷鋟梓示余昔漢堯
帝患盜賊群起命御史大夫衣繡持斧以威之曾不
少戢龔矣遂一郡守爾既至郡前日之盜皆解刀劍而
持鉤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踐其
言夫致盜必有由余前所謂貴豪闢產誅賢官吏征
求土物是也侯語畬禍每日事有所激非其本心焉
乎反本之論固畬之所服歟侯素廉儉山前調度百
需如蝟毛起專以苦節不至之絕自奉如窮書生與

更議事賓客清談不過文字欲數行未嘗卜夜時
平例卷多削去其清若有李公韶徐公復二牧之風
昔張奐為安定都尉羗帥有感恩遺奐馬及金者奐
返其物威化盛行史謂羗性貪而貴吏潰為乎清白
之吏固畬之所貴歟侯功成而無德色惟為將佐際
屬士友論功于朝曰不賞後無以使人頃余亡友虛
齋趙公為漳民免丁錢余嘗大書于石今卓侯夷難
之功不下虛齋乃本諭蜀之義作諭畬記使漳人刻
之與前碑角立侯名得慶字善夫莆陽人

薦福院方氏祠堂記

題惠方公用太史公自敘法論述其世次甚遠至唐
叔耆為都督府長史子諱股符為威王府諮議
平策功進銀青兼御史中丞僖宗中和四年也中
七子第三子諱庭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遂
定居于莆愴念中原藁葬祖父衣冠於烏齊豐田及
卒葬靈隱山以子貴贈金紫然古老相傳猶號長官
云長官嘗欲營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水部
員外郎仁逸祕書少監仁岳著作郎仁瑞大理司直
仁遜禮部郎中仁載正字仁遠協力以成父志請隙
地于官買南寺某司業園以蓋之於是薦福始有院

既共施實石全厓田三十石種又施南箕田七石種
南門田三石種祕監也施滌上田三石種正字也施
濠浦田十石種禮部也增景祥橫荆日六石種僧叔
祖往山有麟也計種五十九石產錢七貫二百六十
五文於是薦福始有田見於莆田令君呂承祐之記
舊祠長史中丞長官三世及六房始祖於法堂過口
丞祖妣長官祖二妣忌則追嚴中元孟蘭供則合祭
六房之後各來瞻敬集者幾千人自創院逾三百年
香火如一日後稍衰落賴寶謨公忠惠公後先扶持
而復振至景定庚申院貧屋老賦急債重主僧賢熏

計無所出將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憫七祖垂二
廢祀慨然出私錢輸官平積經理兩年銖寸案積一
新門廡殿堂乃帥宗族白于郡曰郡計取辦僧剎久
矣新任持納助軍錢十分滿十年換帖者亦如之問
助軍多寡未嘗問僧所索剎烏得不壞願令本院歲
納助軍一分歲省輸官王僧許本宗官高者選舉又
曰院以葺理而興以科敷而廢今後除聖節大禮二
稅免丁醋息玩治木麩船甲翎毛知通儀從悉照右
例輸送惟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陪補僧司借脚
試案等官司所濟無幾小院被擾無窮乞並蠲免郡

照所陳給據仍申漕臺禮部禮部亦從申符下郡縣
乃諭于廣族曰南山祝聖道場也歲滿散日族之命
士有隨班佛殿而不詣祠堂者自今祝香畢並拜祠
飲福院辦麩飯併勞僕夫又靈隱金紫墓昔拘杰嘗
分數命士舉人監學王多不預祭自今省謁院辦酒
食請衆拜掃內赴官入京人免分昨衆議曰宜著為
規約願世守之寺丞屬余記其事余惟右之尚論世
冢者曰種德曰積善然成李宣孟無後卑陶庭堅不
祀非種債之不善殆顯揚之未至初長官以孤身仕
閩猶為唐官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十皆仕

王氏入宋長官諸孫擢甲科以文章事業著見號名
臣者項背相望遂為本朝故家甲族余讀忠惠序譜
之言曰合天下諸方莫如莆之盛合莆之諸方莫即
長官之盛蓋祕監五傳而有宗卿焉禮部九傳而有
忠惠焉宗卿哭奏陵寢滂濺御袍忠惠昌言倫紀語
觸天顏聞其風者百世興起七祖種積於前二賢顯
揚於後其世紀也宜哉新祠成併祀二賢于兩傍以
為萬世臣子軌則非直後方氏一門衣冠之盛而已
寺丞方盛年而繼先志捐私財而倡義舉力善進德
未已余當屢書不一書宗卿諱庭實忠惠諱大琮墮

謨諱信孺寺丞名演孫方需次建昌守主僧法通
刺血書楞嚴華嚴二經者寺丞之所選舉始院惟
僧通至未幾變律為禪今有十二僧略如叢林云

宴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記

古鄉先生沒祭于社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
壇也有名號而無像設也三家之市數十戶之眾必
有求福祈年之祠有像設焉謂之里社是也祀鄉先
生于是教賢之意興事神均也鄉先生非必皆城市
人如回皓廟于商山庾粲子戶祝于畏壘隨所居之
里而祠之右之道也本朝以文治郡邑必有學鄉先

生必祠于學福唐都會前此大儒名公卿合祠于郡
泮矣惟文山鄭先生育玉陽韓先生永居懷安縣郡
皆老凡布衣邑士先祠文山後祠玉陽于縣學見於
前臬使陳公仁玉所作玉陽祠記然祠立於景定壬
戌記成於明年癸亥謂癸亥詞誤也既而連帥王公鎔至
而歎曰徒祠而無以為享久必廢郡多不濟剝取宴
雲小寺產錢僅二百充祠田令奉祠人主掌命僧有
功住宴雲寺就佛殿後立玉陽祠余聞之曰亦祭于
社之義也王公去今大參古心江公以鈇鉞出鎮大
書八字曰玉陽先生韓公祠堂岳江士友黃登孫等

請余記之將刻于二祠按古又稱公者或以爵太公
周公召公畢公是也或以齒黃石公河上公譚公毛
公江公是也古心公所書韓公本此或曰二先生其
生也澹然枯槁無萬鍾千駟之慕其沒也游汗漫
豈必歆秋菊寒泉之薦余曰景行前筆表章兩其
名江士友風俗之厚也先後二閭崇尚教化之天也
亦邑大夫學愛之寓也始余不及識二先生而及
文山之子舜藻玉陽之子斗游舜藻墨妙筆
明行修有二父風舜藻已矣惟其有之是以余
於斗也有望焉若夫王陽之學問行誼余所

前臬使之記詳矣茲不復著

芹澗橋記

嶺在衢之開化瑞明演山黃公裳少過之有更高
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後魁天下遂為詩讖曰雲
徐公之始亭其上勤詩于石侍郎韋軒王公與權
設寫澗嶺之陽東流百折入于淮江饒徽孔道也
昔大以枯椿斷木雜沙土橋澗上以便徃來暮歲輒
一再如遇漲潦積雪或揭屬濡足迺達彼岸徐君汝
丁字登明所居瀕澗乃以私財撤而新之伐石于山
市木于鄉廩匪不以絲毫累里人伯氏汝乙字

伯東方搃戎于閩捐俸來助景定甲乙橋成風月日
時芹嶺潑黛於霄漢之表淮江揀練於攔檻之外居
者行者負者乘者皆相賀曰昔畏塗今康莊誰之力
也前大守今大宗伯東軒常公挺旣榜其里曰香芹
福地樞相忠齋留公夢炎大書芹澗橋三字以落之
伯東來請余記自有宇宙已有是嶺與澗然至演山
而嶺始著名至徐氏一翁二季而澗始有橋豈山川
之稟靈亦如士之生世顯晦自有時耶余聞積善必
有餘慶陰德必有陽報昔二宋方州異僧相小宋淪
魁大宋甲科後十年僧見之驚謂大宋君神采頓異

若嘗活百千萬人命者必為倫魁矣公曰貧孺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言昨見堂上雨漂蟻穴群蟻擾之戲為竹橋以渡之僧曰是矣及唱第大宋第一小宋甲科天人命重於群蟻橋費鉅於片竹徐氏其興乎高科異等不在身必在其後乎白雲表章演山之詩蓋其先兆矣雖然二宋以文章事業重與歐晏齊名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丕畏以科目重也二君勉之

鐵壁堂記

景定辛酉詔起前少宗正朔齋劉公震孫直寶謨閣江東提舉贊書曰端平初朕號召蜀珍畢集于朝爾其一焉其後諸人相繼至宰輔侍從者十之九爾家世人物言論風旨皆西州第一顧留滯周南坐老歲月及舊人欲盡鐵壁獨存昔孝皇命朱熹使浙東爾其以前脩自勉公後上恩即寓里建鐵壁堂後五年公自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為祕閣修撰福建提舉行部至莆蓋余與公別三十年矣尊酒相勞苦慷慨謂余江東贊書實君視草其為余記斯堂也余惟壁非止於屋壁而已昔人於城曰城壁於軍屯曰壘壁取其高不可踰堅不可攻爾苟為不然有入趙壁立

漢幟者矣有以十餘騎馳入吳壁者矣士之節守亦然王夷甫風流之宗晉人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之目貴為三公世亂朝危方且謀窟自安委師勸進不知所謂巖：千仞者至此安在本朝黨籍諸老雖無東漢刀鋸然經紹聖崇寧煙瘴之禍范氏子欲為忠宣畫免禍之計鄒道鄉晚節召用有雲梯之譏獨吾家元城翁確磨不變見號南都鐵壁自端乎以後句面國論凡幾更矣士天夫兩來三變者有之早令晚者有之公居其間尤負重名持正論然暫入輒出垂老始復入雖入實未嘗一日安其大節與元城翁

經筵堂壁錄

相望惟公然後無愧於鐵壁之名昔梅溪王公龜齡語公嘉叟吾輩離合不可期但常留此面相見猶記端平與公同朝余甫五十公甫四十今余八十公亦且七十矣願與公各留此面亦所以共堅此壁也

泉山書院記

通天下讀朱文公之書尊文公之道其始生之鄉僑居之里宦遊之邦與乾淳諸老盍簪傾蓋講貫切磋之處徃々自其像度其書聚承學之士敬事而傳習焉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書院皆奎畫書扁或郡文學兼領或別置師弟子負規式

略如白鹿泉乃公舊游顧未之有非大欠闕歟按文
公主同安簿凡四考而去紹興丁丑也距今百十一
載矣世代雖遠然與邑士問答略見大同集縱田夫
野叟忘之士忘之乎會溫陵弄印詔知南外宗正黃
巖趙公蕪郡紱士友合詞請曰公先大君子遠庵非
文公高弟乎公非朱自出乎公矍然曰僕雖儒緩郡
雖凋匱於此不敢不勉乃卜城東偏廢寺基創立泉
山書院前為燕居堂夫子跪坐顏曾思孟跪侍兩堵
則圖漁溪二程邵張涑水六君子滄洲之制也堂下
則圖先賢芸閣呂氏龜山楊氏河東侯氏文定胡氏

經履堂重錄

籍溪胡氏草堂劉氏豫章羅氏於石廡上蔡謝氏
平游氏和靖尹氏韋齋朱氏致堂胡氏

平李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於左廡凡

之制也後為文公祠以勉齋黃氏遠菴趙氏西山真
氏復齋陳氏配講堂南峙取北面尊師之義四齋旁
列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大同名齋之舊也以咸
淳丙寅春經始仲冬甲寅落成行舍萊禮公坐皋比
揮麈尾矜佩環聽爭先筆受遂請額于朝移書克莊
俾識顛末前此賢牧寧智不及是良以文公如龍鸞
天矯已騰霄漢豈必追記其蟠泥栖枳時耶夫天生

大聖賢非若常人有老少之異曰不惑曰知命曰耳
順曰縱心實基於志學而叱齊侯隳三都亦自牛羊
遂會計當而推之也昔之懷賢者尚愛其所憇之棠
所種之木况其初筮之州乎惟西橋之趙為宋間平
某嘗受舉於淮漕受印於閩臬受廩於莆守皆宗正
諸父兄而又受教遠庵納交象賢知其染儒於家庭
者久矣一旦施之大赦極壞之郡水無租癘付無退
甯顛以節縮支吾之絕其表章大儒淑艾後學蓋世
史視為迂緩不切者克莊何幸秉筆附名於不朽遠
菴諱師夏宗正名希悅見泰其自號云

雷院記

院在福州天王崎郡人兩賜必禱天府丞朱挺書其
扁今王其事者宗學升俊齋諭趙君時檄也求予文
記之久不克為釋褐洪君英伯盛稱趙君信義通神
明俯仰無愧作洪國之譽髦不以一字假人獨於趙
鄭重如此若激發老夫速踐前言者傳曰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天尸居淵默塊然無作為之時也然
則龍非葉公之所能見雷非阿香之所能推去世之
黃冠師紈袴子多自言通道術持符呪然大言有餘
細行不足或跌蕩犯黑帝之威或彷彿起瑤姬之慕

往。禍福立見甚則震死小亦病風喪心人自取之
爾雷何心哉君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大端火
本若是豈特洪君之畏友哉雖余之老亦將往從之
矣

潮州司理廳記

友人李良翁南官嘗為余言其所親趙君若鉦之賢
且才其尉東陽上官爭欲出我門下再轉為潮之李
掾郡參佐邑丞簿尉官解皆堅好惟李廳乃開禧老
屋上漏下濕一甲子無葺廢者君始至歎曰卑官求
一身一家便安可也柰何無一榻地奉吾親乎願類

經筵堂直錄

弊已甚無一椽一瓦可用決於心白於長監郡鄒君
愆行守事助錢二十萬君請借三月俸於是田獄及
解由寢及堂由內達外皆撤而新之而請記於余予
謂官不必高土木之工不以鉅麗紀其可紀者而已
今右為久記輪奐之役者多矣惟監田丞廳一記掃
空萬石夫丞解不高於滕閣不大於漏院而使人傳
誦其記與王勃王黃州之文相顧頽於千百載後之
覽者將有感於斯文即初陽若洪公嘗歷是官君扁
其東徧曰景陽自洛學訓景為大訓行為路文忠真
公為之改字而天下之景皆改為希矣然孝經序云

景行前哲則唐人猶未以景行為大略也今姑從孝
經序扁曰景陽君更與洪公商榷何如

重建靈祐廟鼓樓記

廟始於唐初惟一間至本朝宣和庚子重創猶儉狹
至紹興乙亥加宏壯至嘉定始有鼓樓紹興丁丑廟
號靈祐隆興甲申淳熙癸卯慶元丁巳累加侯爵嘉
定癸未加公爵淳祐己酉加王爵廟記蒞臺翁之章
所作今甲子一周翁鄉前輩故復齋陳公必肯堂鄭
公寅為書丹篆扁翁記不及近事古人言生封侯死
朝食必天下異人神起匹夫號詹師用符籙制伏猛

獸驅崇療病然由唐至今爵冠五等血食一方盛矣
哉其亢把茅為靈宇使里人揭虔安靈為重樓復閣
與白湖龍埔之祠等廟介於故元樞居第尉廨之間
人神相安故老傳神建炎中嘗導弧卒捕黃共草寇
至今尉有逋寇禱神必獲神先壠在秋蘆溪之而遇
人家拜掃時父老必奉神輿衛往返松楸燈燭鼓吹
傾城空巷烏乎沒能驚動禍福其人又能顯揚其親
惟靈應蘇侯與涅槃師為然邑士林君希吉重初鼓
樓侈大於嘉定矣

後村集卷之七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秩至少也以至少之
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失修為繫乎人遇合繫乎天
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
有言蒞官六七孝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法
之易也然自明允為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
改官為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
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失

惟選之遊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氏
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
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
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
三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綿延一二百載絕而
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
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
也况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

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
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賦累不絕書
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
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辱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
家足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
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
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
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
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
人

送陳東叙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
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
外少公事多暇日子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
束縕育進唐鏡宋刻刻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漱呼龍
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
日出嶺潛仲還婺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
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
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
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

仲平生輒忼慨涕下烏乎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
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天啟發也又云見元賓之
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僭局才思千篇一
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
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
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
掣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
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

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
為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
余獨以為氣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分甫鍾山以
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
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
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怒
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
毒罽賓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

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
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
在人為悖子在物為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
罽賓之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
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天賢沙黃檗氏
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味
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
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先親之
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
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

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
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于
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焉乎吾無所用吾情矣于其行
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
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西
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倦輩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當
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

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李儂得之深密而失之
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襍淡深淺密
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
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
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
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
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人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
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頗衰余衰猶能旗鼓助譟其旁今志氣
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毫挑戟余遠

之悲傷感既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毅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入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右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

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鷓鴣七月周公也棠隸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余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主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訕儉碩鼠况貪與其他比興風刺徃：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

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于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締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易三洪筆力浩大不僭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

讀之嘆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二
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
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
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
節制之師歟某常恨右今詞人往：詞勝理華過實
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
相謂文人多託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負賤憂戚非造
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
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
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

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
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闖入其後徒浙嘗作研銘使
廣東者公之文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
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師
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以觀
公家法矣

艾軒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
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
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

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
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
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擅
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
今其存者如岫嶽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
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
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序
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其未
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

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為李嶠為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
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
歿六十年微言散鉄復齋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
三外孫方之秦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
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免就毗陵張
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
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 趙漕汝錢

里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

一句擅名項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
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
古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
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鷓鴣七月詩之
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
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
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刺蛟縛虎手也
及飲為五七言則又安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
其品自元和天曆邈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
工詩而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

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見寄嗟乎余初交
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銜鬻立身行已
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
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
肯為不知者出紕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月淺未足
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
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
二風雅之國為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

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買
自太傅為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鳴於盛唐島鳴
於晚唐君豈其苗稟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
挫吊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
中如畫開窓戶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
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貢于鄉
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
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

十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
廢呻吟索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
蘭亭詩右軍為序桃花源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
之為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
有本原肅翁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肅翁以詞
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
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為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
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
浣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
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拭魏公揆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鉅劉公孝懸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溫潤麗縵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

而周於事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且盛公陳公鄭卿星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買價高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剷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負殿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嗣學亢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艾軒集乃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

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卿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州甌偶得順風張帆伸首蓬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澍渴灑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講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

發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酌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慕晉之先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譽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澹五六宜罷推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嘆公之材略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貴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

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摠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
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
六經諸子之後其說竒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
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
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
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
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
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泥方凡

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
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
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
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
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 此病乾淳間文軒先生
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
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揜
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晦蓋先生一

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捩鬚搔首也撻索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絹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咏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王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

謗且畏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剗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詩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教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崇棣之華鄂不韞韞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上詩自唐始而李杜為

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婁生
寒人飢餓而鳴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
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
詩讀之本學街隆師友扶忠賢紂邪佞愛君如愛親
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
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
意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
無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
其集止樵川也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
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歸然為吾
鄉詩祖潛齋其盡發闕藏取樵川以後蒙錄傳之無
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
當不以余言為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
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
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
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
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
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

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教使為陶體則不近矣
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
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
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拏斂之中有開拓簡澹之
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辨
其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
余曰昔坡公和篇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
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
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
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
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
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
易吾言矣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
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某則真異
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
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
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
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

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彛叟道莆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固未肯輕出日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黜舊注自成一家以教明理以理斷疑如巧曆然起一筭子而十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

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為隨聲接響按摸出擊余如水心南塘如虛齋迺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昔南塘自以其易學講於旃厦公行矣扈蹕甘泉開卷適英其盡取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母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

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暨始選五七言各有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果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剛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大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

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眾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居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

之父祖並存則不勝紀誦之繁精棟則未免遺落之
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
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唐盛中
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奈何子詳汴都而略江
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
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
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
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知
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
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後村集卷之七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八

序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
王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
曾僅六十蟾尤天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
不信世之有仙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
識舟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
人語鄒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
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

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馬未知與譙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孺釋為大覺牟尼圖馬覺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扶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窠臼鑿：可行則神放常秩之儔匹也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足已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

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栖栖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贊者余扣君曰仙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梅福上書始末嘗不冀其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

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許它日訪余商榷而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灾異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主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利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主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堯天徑進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

科舉間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子
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子括
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馬披
揚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
取昔所卻俸為刊易藁而較簡其猶子堯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
一日有奉函書剝咏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曾張楸
之使也亟發書索繭無它辭而索其先大夫遺文四
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閩森

立賓佐人人務蠶鏡出新竒中上宮意大夫君方監
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禪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
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壟壑徜徉永日既而詔
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
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
叨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嘆曰前日
之量君者不亦淺哉蓋君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
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
筭笠上自是一雲臺峇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
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

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
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闕：通道忽
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墜後
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吐
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怙妄精確雖猝遽
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
緼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
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
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為滯留端平
紀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

經鉅堂重錄

勝衣今遂能會辨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馬二
紀撫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為君恨又以君
之子能傳其業為掾喜也君言之永新人名潞字東
之

網山集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
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
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
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
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

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
此則犯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
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擅弓教梁平
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
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
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大子也
形也王於網山論著句二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
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
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
歿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

行林侯肅翁交反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
網山村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履幾半艾軒未是
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
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之志
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于
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不
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緡得百千歸置田
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

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於希世求合螢窻雪案猶
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奴婢
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
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
挫時命齟齬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繆不
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
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
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
先儒教人必令求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
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
元潔

江西詩派序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
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
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
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二

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
蒼陵陽人潘邠孝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
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
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
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
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
法所謂流轉圓美如禪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
詩齋中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
失紫微公初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 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
作揚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得杜義山之誚蘓
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歐
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下
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晚
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

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
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
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
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奕角一着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也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

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抑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拙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文警句徃々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昇龜父游梅

經籍王重錄

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待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王父南渡後為少蓬間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王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々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々文

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
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
字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
綴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
科舉之外有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
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

經鉅堂重錄

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
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
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
詩二百許篇敢勺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謀
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其茨先生者也
予聳然曰是吾用道耶弟今字叔用為小異耳方紹
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特絕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
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廢

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豎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白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王代之器也迨其

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以棲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

以來士有抱竒懷能留落不遇往々燥心汗筆有怨
謀悵悵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
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
賦烏全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
秦之所以暴興棘七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
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然壹鬱泣涕以死借使
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
於道者適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怨君子是以知
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叙用豈直以詩人命之
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叙用之詩相稱余讀叙用詩見

其意度宏濶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
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為過接前亂離後
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
顯而叙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之
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
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
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
寶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

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
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壁詩輕快似謝無逸亦久上祖可照讀書
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措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
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
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約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
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

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浩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百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米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與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

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兄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論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

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之響音其晚年詩多啞了
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
語非生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之響音者
米不可以退情矣

鐵庵遺藁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後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
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
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單方起危疾不雜
試也如善奕如緊着救壞局不泛應也外制三十六
如湯盤孔鼎單辭隻字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

倡足矣不待九奏也居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
節孫馬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端
平以來天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寶齋公稍後出幾
與齊名初公授上親擢第一義太戇矣人為公懼公
不以為悔每對必申言之又於駁論李子道鄒雲從
極言之中坐此留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時於
表章致其惓惓焉余嘗謂言之非難容而受之為難
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至終無歐余之擯斥
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
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

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莫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
言主聖則臣直然則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
文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績密語妙天下可以
實翫尤勸民事決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彝異
乎所以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彙次為別集云
公諱大琮字德潤

劉尚書集

吾鄉諸老惟蔡公遺文最詳備陳諫議當時朱給事
君貺黨籍忠賢也王察院景深道鄉輩人也集皆不
傳渡江以來如陳龔二公僅有詩奏議刊行龔言語

妙天下四六尤高世遂不得而見至於葉鄭兩宰輔
薛陳二柱史鄭漁仲山林特起黃伯耆臺閣勝流今
家集存否不可知其言議風旨日遠日忘更數十年
將恐後學晚生不復見前輩之大全矣蓋其始也或
失於因循而未暇論次或有所避就而不欲流布
其久也遂至於散逸而不可收拾此豈非象賢繼志
者之責乎故詹事尚書文肅劉公集三十卷自奉大
對至歷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
語皆條達懇切自古律詩至駢儷記序誌狀之屬皆
典實嚴重自朝廷大議論至交親小往復出告吏民

入語子弟者皆忠信誠慤訂公之文命意主乎厚非
資契薄者所能道措語極其平雖尚奇崛者無以加
其在言路方誅權臣召故老朝無大姦慝故公無大
擊搏為國家扶公道合善類而已其宰嵯縣太皇因
山詔蠲越諸邑丁稅既而止及會稽山陰蕭山公投
匭固爭請如初詔後歷臺院乞增糴本賑飢疫埋戰
骼掩道殫能四州魚水錢母鬻不濟寺產稱提法行
觸罪者衆公累疏諫止因宰掾白事峻責之以此獲
怨其論天下事大指如此素有至性敬伯兄如父爰
二季如于築第西郭即至山絕頂為友于堂餓而伯

先逝公繼薨角巾之志未酬對床之約不遂悲夫求
已齋者公自號也初公以邑最薦與四轄時學禁方
嚴諸賢皆逐力乞漳倅而去留滯七年始見進用及
由樞掾出漕湖外舟至蘭溪中司以臺法辟去而復
留考公本末未嘗求合於世而世於公自不能捨所
謂求諸已而不求諸人者歟劉氏舊通譜余王父與
公先大夫先君與公再世同年於是計院兄以集序
見屬余幼受教於公今老矣惜諸家述作之罕傳幸
吾宗文獻之有考序之所以美後人纂輯之勤且以
勉里中之象賢繼志者也慶元初朱文公與余叔父

父麟臺書字公曰仲則辭中除而就外補不可及也
絜齋袁公誌公墓逸此一事因附見之公諱槩子燁
叔倉部郎中輝叔太府寺丞皆前卒燧叔計院兄也

後村集卷之八

後村集卷之九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
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飲如沐猴之戲於棘
端晉人評山濤用少少許勝人多多許殆為君發也
前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
清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也君之作庶乎
輕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怠一旦嬰
兒成顛門開足以不死矣此養內丹者之事癯於山

澤之仙也若夫大丹則異於是傳方訣必有師安爐竈必有地致金永必有貳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及其成也笙鶴幢節不期而至王喬驂乘韓衆執轡翱翔太清而朝於帝所此天仙也異乎前之癯於山澤者矣余以其說推之於詩凡大家教擅名今古天舟之成者也小家教各鳴所長內丹之成者也君之學不至於大家教不止因序以勉之君名與義

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書而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經後人盡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

一余竊惑焉或曰古詩出於性情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刻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者以為詩失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歟懷安韓君斗袖其迺翁詩一編越邑示余凡春容者寂寥者皆合節奏如地震日蝕詰鼠厭蝨諸篇其辭出入貫穿百家雖襲舊體各有新意博而不腐質而不野以今人詩較之盆盎中壘洗也翁至死不下山亦未嘗出其藁余得之驚喜坐客有曰趙章泉詩踰萬首韓仲止翠仲至

幾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纔五十章無
乃太簡乎余曰諸鄉積千斤皆浮惟沉雖葉薄銖輕
者亦沉以其重也烏乎翁詩不翅足矣奚以多為聞
翁窮經攷古所著非一書余將求而觀焉斗亦苦學
筆力與翁相上下必能顯揚翁者翁名永字昭父

林同孝詩

寒齋力舜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所旌其閭
為未足也行其書烏嗣其學烏同又據載籍以來孝
於父母者事為一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
三百首起邃古迄叔季無取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

賢至夷狄異類並錄見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
辭約而義溥賢於烟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
寶章也視調膈謁襲之節以康其体躬場圃井白之
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
以自樂也同合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
如參之養哲石奮諸子恬侯稍不逮建至孫而孝謹
遂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不墜有古人所難
能者惜其弟兄俱未脫白脩於家浮沉於閭里而已
余常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蓋
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良齋

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它日必與謝公之史並行

迂齋標註古文

彙衆家文為一編蕭統以前無是也統合先秦二漢三國六朝之作為三十卷姚鉉專錄唐文爾乃至百卷卷帙益多文字益濶選粹之優劣即統鉉之優劣也本朝文治雖盛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氏意水心葉氏又謂洛學興而文字壞二論相反後學殆不知所適從矣迂齋標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

體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虛者有切實者有峻厲者有微婉者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意脉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乎故所采撮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伊洛矯諸儒相反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暘叔以古文倡甬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第為帝者師天下宰而迂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匠監鄭公次申亦當時升堂入室者也既刊標注十卷貽書余曰

子甫人也非迂齋昔所下榻設醴者乎其為我序此書余曰謹受教

德興義田

一鄉一里之事合一鄉一里之力以任之古也使一戶任之非古也今夫一閭之市三家之聚必有詭挾逃亡之賦縣大夫不能考覈無所追呼必於戶長乎貴後戶有蕩產灾身之患而餘家無動容變色之撓豈守望相助之義乎中下戶畏是役以無產為幸或飛寄使之盡然後已惟愿而弱智與力不能飛寄者抑首受役江鄉諸邑皆然德興明府卓君始按民產

高下各使出穀名曰義庄募人充戶長三十七都之人賢者相勸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違其美秀而文者爭奮筆以紀錄焉初淳熙間蜀人李文昭為宰實教民為義役邑人德之廟食至今卓君又做代役之意創立是庄異時家之飛寄是役也中下戶各自實其產一利也革抑差之弊募樂充之人二利也合眾力為之惠而不費三利也自李至卓甲子踰一周矣治辨之材多循良之迹少蓋先後得二賢令而後害始去書之以待傳循吏者君名得慶莆田人

送卓渙之羅浮

國家憂顧在西北功名机会在西北天下士不游廣陵謁陳登適荆依劉表則入蜀客嚴武是二公有事擢氣力呼吸間能使人不貧不賤杖策而往羸糧而從宜也若嶺嶠偏遠無進取蹊徑世以為霧潦突熱之地士或南轅親友諫止不可止則握手鄭重以尊生為祝不相知者至有息陰止渴之疑余弟處和作牧于惠謀同載之士余曰愛弟者莫若兄余既老病不能偕卓君怡甫余友也學醇行潔忠信直諒客若人於郡齋日接談論主人者可以寡過矣弟以兄

言為然具書幣以請怡甫往反辭甚力余曰惠在廣左未為深入蘇唐二公遺蹟在焉羅浮山豐湖之勝甲東南余曩使粵更再寒暑幸免黃茆之疹亦無恙茲之謗是在人而已元城公有止酒之戒田承君有在京師病傷寒之喻苟伐天和雖在中州而病不必南州能病人也前人有夷齊不易心之論苟萌得心雖飲廉泉而濁不必貪泉能汚人也怡甫昔與故閩清鄭明府周旋尤久今明府之子將參余弟軍事竊意明府之念其子無以異於余之念其弟也怡甫既善其父尤於其子若弟安能愬然乎怡甫乃束書問

塗余家人與里人皆賀余弟能致此士它日賓主來
歸余固衰憊尚能携斗酒垆肩出里門一笑相勞若

山中別業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若辭不獲南
塘評詩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
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
集止百篇後十餘年見南塘持論稍寬惟余縛律如
故又二十年余益衰老從時願求仲白遺藁熟復喟
然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
至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也仲白之志常欲

掃齋梁而返建安黃初迄晚 而追開元大曆於古
體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窮其要眇雪
夜感興等作咄咄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體而使仲
白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眇者又多
以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廼雜取百篇為別集
以志余過凡仲白集外之棄餘皆它人卷中之警策
也初選余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願字志仁以
甲科郎教胄子出倅福泉

慶元縣鄉飲酒

寶祐癸丑日南至慶元縣尹羅君澄源行鄉飲酒于

縣齋鄉大夫士庶曾者三百餘人九十者二人八十者六人七十六者二十人餘序長幼有差生賓俱介酬獻如儀工歌笙磬作止叶雅觀者興起咸曰朔邑一甲子矣是禮也惟舊尹趙尚書汝述一舉行今將五十年始再見士則曰尹以賓友遇我有一善得不往告之乎民則曰尹以禮遜迪我有一不善得無梗其化乎蓋武城單父遠矣善乎密令之言曰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君亦欲先教其民而後施政刑焉賢矣哉或曰今之吏其不合於古者多矣古之禮其僅存於今者少矣

上之賦役下之冠昏喪祭不能皆占獨鄉飲往之行於郡國母乃近於迂乎余曰古人於禮之不幸而已失者猶能求之于野今人于禮之幸而僅存者乃不能求之於書充君之志冠昏喪祭皆可以稍復古豈惟鄉飲哉君溫陵人頃余與其先大君子諱知古同受學西山同宰邑建溪老矣聞君能似其父喜而筆之

送葉大明日者

余晚擯於時負謗甚醜徇名矜術者見其衰颯類踈之視時嚮背者知其不復用或訕侮而蹈藉焉晨起

門有剝啄出迎則建安葉君大明也袖一卷書為余
談命曰君知所以退閑乎字為之也將以十月出矣字
出而木星入且為君福敢賀余愀然曰曩余去國其
罪詳著於時賢清議之所云云謂余獲戾於時賢則
有之未嘗獲戾於字也古之君子遭謗則自修聞過
則內訟余且不敢以時賢之用舍為忻戚安敢以字
木之出入受吊賀乎况人之嗜好各有不同衆慕進
為余慕退閑體不耐勞性復喜佚得於天者然也憶
在列持身兼數職朔祭則以亞卿初獻跪拜無數起
夜分行事盡五鼓受胙退明禋則偃僕却步導上行

黃道雖甚親進亦甚兢擢侍立則黎明夾香案二府
奏事諫官御史上殿輪對朝辭班絕又升殿立俟駕
興迺趨出余時已六十五頭目眩晃腰脚須痺常恐
顛仆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尤害者衰暮荒落旃屨頽
問奉對空踈過院吏以詞頭至含毫搔首思索一字
如汲智井當此之際念欲掛冠還笏為一不識字老
農而不可得今蒙寬恩放歸田里睡至日高丈五坐
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書不觀焚筆硯不
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向之且拜且立
具備顧問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哉夫前之使

余進為者木之屬也君所謂福余所謂灾也後之使
余退閑者字之屬也君所謂灾余所謂福也昔韓子
自推日辰歎斗牛之不神惟箕簸揚而不已韓子之
尤箕猶葉君之尤字也余謂箕雖能起韓子之謗亦
能揚韓子之善斗牛有神不過為韓子服車箱挹酒
漿而已二者將安擇乎字乎字乎徐行無疾相余退
閑舍勞就佚願言挽留共保終吉詎敢淺心幸君之
出葉君名應祥將遊桐城書以為贈

吳歸父詩

頃余為大蓬玉山吳君堽携先君與其先大君子書

稱其詩律清新求余著語余見先君之書矣未見君
之家集也就求之君行李無本後四年余屏居田舍
君橐一卷示余讀之累日古體淡泊簡遠有陶阮遺
意律體切近帖妥唐家數中名作也其言高者造極
深者入微一洗詩人寒餓呻吟之態然盡卷惟二十
七首堽泣曰先人名周字歸父擢乙丑第為松陽主
簿卒官下年三十六遺橐散亡堽長而訪求止此爾
余頃見唐任藩集纔十詩然字字精鍊歸父二十七
首少乎哉歸父與章泉趙公澗泉韓公同里閑接議
論人物高勝無詩猶傳兄其詩之可傳歟

林同詩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淺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趣達者酣豢寵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律惟寒齋父子不然子真幼於程文尤工然性純孝寒齋嘗病左右侍湯液至不忍入州應舉嘗赴胄試自里抵京得詩一卷十之九皆思親之言年末四十慨然罷舉志尤潔非躬耕不食植梅百鉢日哦其下鈔新舊藁示余無一字一句墮落世網獨於古今所謂仁人志士忠臣孝子每致其倦：昔韓子評歐陽詹云謂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答李翊云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以子真所作攷之信然子真素多病寶章公葬福勝距石塘十五里余嘗偕往涉溪涉巘野風栗烈余時已六十一生涼輿無繖扇往返皆然子真暖罽垂帷不敢出也今又九年聞子真尚怯寒惡風終歲不越戶限余垂七十亦病卧一榻非復前日之後村翁矣嗟乎造物之所甚靳者富貴也功名也余與子真既已割棄此念至於筆以老而嚴吟以窮而上是區：者忍不予畀哉春益暖病益愈當扳子真過我共究其論子真林氏名同或問子真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

甚矣寒齋之似野子真之似閑也

刻楮集

吾家季子刻楮集僅二百首然皆超詣短章稀句賢於他人鉅篇累韻其尤高者如岐山鳳曠代一鳴不常聞也如優鉢墨花浩劫一開不數見也可謂有雅人之高致極詩家之能事矣初今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手抄口誦季嗜好與余同小窻殘燭講之二十餘年余坐馳驚妨書課應酬奪若思所作徒十倍於季往之多而不能精馭而不能醇豈非余之力分季之

功專優劣所由判歟愛季者皆惜其未悅白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難馬文淵白首遠征病卧壺頭願為少游乘款段下澤出入鄉里而不可得何次道既貴勸幼道仕答曰吾第五之名何減驃騎余之仕功名未及文淵官職未及次道萬一而一生蹈患難叢謗毀愧初心而辱先訓多矣季雖嘉遊其植立高氣宇全有德有言自傳於後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也惜其不生於興廉舉孝之世羔鴈靡至援鶴與游爾訂其人品則少游幼道之流也豈以外物動其浩然哉余所序者止於寶祐甲寅他日新集出當

為後序季名克永字子修

竹溪集

始余見竹溪詩而愛之既而又見其未第時所論著
二巨編煅煉攻若而音節諧鬯邊幅寬餘而經緯麗
密歎曰此非場屋荒速山林拈搗者之言必極文章
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方筆札遂
入翰林侍諝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鼓雷風
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沾華采所被士爭傳
寫家藏而人誦之子泳彙其藁以示余自昔文人鮮
不以壯老為銳惰江文通晚有景絕索筆景陽取錦

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盡之兆
爾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近製高
於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勤而成
文以猜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者有十
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賈然居
之多者貨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東書閣上棄
檠墻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融尤刻厲
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書不虞楮吟不韋柳文不
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旃厦之文精粹典冊之文華
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訥達生則蒙叟談空

則無盡藏妙乃於質素寓高遠於切近宜乎備衆體而為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昔與竹溪相期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願刀不退轉筆刀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蛩之和韶鈞跋鱉之追驥駮矣初鄭丞相以御槩徵竹溪文終不肯獻一字玉音嘉獎及與史宅之同掾公府史方以括曰媒大用物情趨附竹溪獨面折不少怨遂拂衣去余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林某以忤宅之謫守嗚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如此此又世所未知者因附見於集序焉竹溪林氏名某字肅翁

徐先輩集

世謂堆故事繁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陽輩已然至唐尤盛爾及韓柳出而後天下知有古文然韓柳能變文字之體制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取下以此應雖有豪傑之士不能自拔吳子華韓致先之倫是也友人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公黃文集又纂輯公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溫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佐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於蔡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

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于當時所賴以自見於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它書皆羽化惟詩賦與儷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光並驅矣唐人尤重公賦目為錦綉堆日本諸國至以金書人生幾何御溝水斬蛇劍等篇為屏障初策名過汴朱溫欲辟公諷使改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之語公不肯改而去或者乃謂公再試于汴以此賦魁多士按公乾寧元年登第越四年歸閩又十年溫始篡唐未篡汴無放榜之事既歸公無全汴之理或者之言謬矣張丞相齊賢記公醉犯溫諱憂不測作

遊大梁賦以獻溫大喜字酬一鱸使軍士皆誦之當時卿相多由汴以進公獨舍汴而歸蕭然於草堂之下釣磯之上以終其身始不改賦者不樂客兔園也去而獻賦者詭辭脫虎口也否則斃溫手矣集中惟一眼胡奴之作削而不取其惡梁如此方唐之亡也士大夫貴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而自守者惟公與羅隱、依錢氏公依主氏猶子美客劔南之意也公疇昔交長安貴人甚多晚惟與二公及隱有倡酬致光後避地入閩隱近在浙表聖遠居兩華而公卷：不忘其忠唐如此嗚乎亡唐者

豈朱三之罪哉蓋崔氏柳氏揚氏皆唐大族累世卿相而緇郎挾温劫天子遷洛璨為賣國牙郎涉手提傳國寶授温表聖致光皆踈遠乃高蹈而去不踐二姓之廷難也公與羅生一前進士一布衣朝不坐宴不與而老死不在受禪碑中又難也前輩止呼公為徐先輩徐正字而王氏辟奏官職並不稱得其實矣端衡以詞藝薦于鄉庶幾無忝爾祖者

送謝晔

余少嗜章句格卑調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為然江湖士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田里載贄

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閱一日建士謝君袖二編見過其間有韻者切近而簡遠可企任藩項斯無韻者幽深而峻潔欲與孫樵陸龜蒙相上下因嘆君以如此之才而世乃未有知君者余獨知之顧閑退無氣力不足為人軒輊蓋詩至唐尤盛人主以此拔士得戴叔倫韓翃之流馬主司以此取士得錢起徐凝之流焉藩鎮以此辟士得李商隱羊士諤之流焉迺至唐衰錢鏐王審知父子猶能收羅隱徐寅於幕府本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志尊寵用事惟詩人遇合者少內而公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

致士滿門類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牋記者未嘗客
一詩人也君為一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
僕飢驢瘦道之云遠夜闌酒盡相對太息夫窮達有
命特未可料君志氣甚壯歲年未暮安知異日不和
薰風之琴而絃廟清之瑟乎君名旣字照鄰

送葉童子

古人三年通一經是九經幾費三十年也若是其難
乎曰非誦其詞之難通其義之難通其義而又能托
之辭者尤難潮士葉龍瑞之子南六歲應童科果中
之不但一過目即成誦其下筆屬文若老於場屋然

所謂難而又難者他童子皆退立下風矣自昔蚤惠
而有終譽者黃香李泌不一二數終軍劉晏皆有可
恨本朝惟晏元獻揚文公歸然為名臣如蔡伯晞周
孟陽輩碌碌無傳豈老而荒者聰明不及前乎童而
習者口耳不足恃乎抑事業志節有在於記誦文藝
之外乎潮雖南州自趙德吳子野已能自附於韓蘇
姓名在文字之錄耆舊之傳今文風幾倖於江浙閩
蜀而君父子出焉道莆訪余田舍余曰君將何之父
曰兒挑試後省寘之上等者紫微主人訥齋也子曰
生我教我者父也成我者訥齋也訥齋相矣吾將掃

光範門而候謁焉余曰繇下土而觀上國之光譽髦
之選也起匹士而見知天子之宰曠世之遇也吾子
行矣

後村集卷之九

後村集卷之十

序

仙谿志

古書有九丘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
與典墳共讀揚雄勤勤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
郡三邑仙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
載者少府黃君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
變風土之宜採之舊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據釐為十
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瞻言者舊有列於慶曆諫官
者有危言謹論相望於元祐黨籍者有與鄒道鄉同

貶者有為乾道名宰相者其他魁彥勝流不可勝書
故其志人物尤詳焉曩余嘗同鄭子敬方孚若至邑
西清陳公時八十餘矣為余三人設醴清談竟夕多
及乾淳間事健少年不及也豈其水深土厚所產皆
秀傑歟黃君俾余序其書不獲辭君名巖孫溫陵人
秩滿臺郡皆以才薦將去為潮州郡文學

宋去華文集

吾里多名輩鉅人南渡以來推二宋焉諱棐字材成
者為思陵侍從事見國史諱藻字去華者為阜陵朝
士位減諸父而與齊名始貢辟雍四上春官大駕南

巡以布衣進十論補官為懷集尉復以漕薦擢戊午
第乾道初召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罷歸遂不復出
鄉人尊之曰去華先生然遺書不少槩見其孫鉞忽
示家集進論時議各一卷群經滯穗八卷其論東晉
曰不築壇勞師不市駿揖蛙而先立太學之官行親
雩之禮不念中原而厚於豐沛南頓據鼎秉鈞者不
同心枕戈擊揖者有遺恨激烈於澹庵無垢矣滯穗
蓋晚年精思而作於先儒不苟同亦不苟異於舊說
取其通不取其鑿書成以獻一覽竟不得以其說陳
之旃厦命也公事兩朝屢賜對奏篇皆不見集中惟

年譜略記乾道對語謂江上諸屯祖宗所無乞用藝
祖命李漢超輩守邊郡策今諸戎師各以其兵分屯
淮郡此大議論也零落殆盡惜哉公諸孫皆傳家學
有擢世科至列卿方伯者鉞燈窗攻苦場屋頓挫以
父任列西班非其志也於公遺文勤補綴諸昆有
愧色矣余聞公尤長於詩嘗與鄉守唱和守疑諷已
言公父葬寺地朝論不直之時忠定趙公帥閩折簡
招公有歌者後至忠定欲譴之公即席有吟詩傷宿
草侍宴損名花之句忠定笑而止前輩風流醞籍如
此竊意公奏篇詩草猶有可尋訪者鉞之責也

陳天定漫藁

以近人之作與陳君文卷並觀若梨園胡部方奏曲
忽聞廟瑟焉若瓦釜上簋方用事忽陳壘洗焉若短
後衣曼胡纓方馳騁擊刺忽睹儒服焉散語既峻潔
無冗長有韻者亦簡澹有義味體近而思古貌搞而
神腴第其品在能言之流其自箴曰以愈加我是謂
逆境以慾誘我是謂順境處境之道持敬為主待以
兄弟愈平慾去此理到之言也豈原夫輩所能道乎
然卷中與當世名公卿酬酢多而與山間林下人往
還少若將借譽於彼者是大不然珠潛劍埋猶現光

惟文字在天地間決無泯沒之理夫挾權位以軒輊人物貴顯者之任也持衡尺以裁量文章非貴顯者之任也君求諸己足矣奚彼之求哉君名天定

晚覺閑藁

近時詩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鑿不離唐律少者二韻或四十字增至五十六字而止前一輩以此擅名後生歆慕人人有集皆輕清華艷如露蟬之鳴木杪翡翠之戲苔上非不娛耳而悅目也然視古詩蓋有等級毋論騷選求一篇可以藉手見岑參高適輩人難矣雖窮搜索雕鑿之功而不能捨其寒儉刻削

之態惟晚覺翁之作則不然其貫穿融液奪胎換骨不師一家簡綉穠澹隨物賦形不主一體卷中二韻者四十字者五十六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也至其大篇險韻窘狹處運奇巧平易中現光恠如決河蓄防而注強弩持滿而發不極不止非心思筆力可為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翁博極羣書有易學秋賦危中鵠者屢矣而輒失之逐棄場屋以琴詩自娛余序此集不惟見翁久幽不改之操邈世無悶之意且為詩家洗寒儉刻削之謗

翁章氏名撚字林伯

翁應星樂府

曩余使江左道崇安君袖詩謁余於逆旅余讀而竒之訪其家世君曰浩堂吾兄也余嘆息曰君可謂難為弟矣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長短句三十餘闕寄余其說亭鄣堡戍間事如荆卿之歌漸離之筑也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有此氣魄君其慕蘭者歟然長短句當使雪兒嚙春鶯輩可歌方是本

色范蜀公晚喜柳詞以為善形容太平伊川見小晏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揚花過謝橋之句笑曰鬼語也噫此老先生亦憐才耶余謂君當參取柳晏諸人以和其聲不但詞進而君亦自此宦達矣

唐絕句續選

余嘗選唐絕句詩既板行于莆于建于杭後十餘年覺前選太嚴而名作多所遺落或做余曰子徒知病野處之詳而不知議者病後村之略也余曰謹受教乃彙諸家五七言各再取百首名續選內五言僅得七十首以六言三十首足之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

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
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余始不亦
可乎前選未收李杜今併屈二公印證寶祐丙辰立
秋後村翁序

本朝絕句續選

本朝詩尤盛於唐使野處公編本朝絕句殆不止萬
首詩愈盛選愈嚴遺落愈多後世愈有遺恨矣此本
朝續選之所為作也起建隆迄宣靖得詩如唐續選
之數或曰比唐風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評之矣六言
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

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寶祐丙辰寒露
節後村翁序

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
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父劉彥冲朱新仲希
真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揚廷秀蕭東夫張安國
一二十公皆大家數內放翁自有萬詩稍後如項平
父李季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佔畢於燈
牕鳴號於江湖約而在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
之何限以二百篇也續選如東都之數惟五言僅六

十而六言加十焉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余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既而又以中興七言拾遺百篇附卷末寶祐丙辰日南至後村翁序

教海要津

達本衷輯是書凡前代釋子通儒書者華人談佛學者千百載間紀述賦詠網羅略盡以余觀之如蕭氏父子區區因果隋唐諸帝諄諄緣業南朝而下士人則又以其流連光景嘲弄風月之技施之內典如尼淨秀行狀之類非特迂誕抑且以迷為覺雖其間大

浮圖支遁道安玄奘輩橫說豎說極其辨博至義墮處亦不免援儒書以暢其意求其言簡而詣空而實卓然了此一大事未有及慧遠者本自名其書曰教海要津夫望之渺然無邊際者海也可瞬息達彼岸者筏也祖師密授元無一字注脚卷中如沈謝徐慶江抵任昉諸人縱說到天花亂墜究其歸宿皆流浪生死海中欲濟而無筏者也是惡知津乎然近世儒釋於本色書率未過目本釋也兩下簡冊涉獵一匝亦足以愧空空之鄙夫矣余聞本將放此義例取建隆以來談禪文字彙為續編因勉之曰昔者嘗窺熙

陵阜陵聖製一二真得西來意者大臣如張無盡力量雄可奴視房融裴休名儒如陸象山揚慈湖見處高非李習之柳子厚所及大浮圖如兜率悅芙蓉楷徑山果拙庵光氣魄大有一句捧不起者有一唱使人三日聳聳者若能着眼勘辨一一拈出豈不快哉它日書成余又當為汝下一轉語

趙逢原詩

古者藝必有師師必有傳人師之所在其傳必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其來尚矣惟學亦然屈原楚人也故騷盛於楚浮丘

伯轅固齊人申公魯人也故詩學盛於齊魯卿雲蜀人也故詞賦盛於蜀上饒郡為過江文獻所聚南澗方齋之文稼軒之詞皆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號為大家數然世之所以共賢翊二公帖然無異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涕唾榮利老死閑退槁而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民之風雖無詩亦傳况其詩自妙絕一世乎趙君逢原示余江村摘藁古体深得韋柳遺意律體不犯姚賈一字掃世間浮淺之習為事外清遠之言烏乎韓趙遠矣君稍後出而研尋所得造詣所及迺與向來嘗承謦欬經

指授者無異可謂二師之傳人矣昔南塘趙公題章泉
梅課云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憐世上
癡兒女滿口梅花欲効顰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
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逢原名宗棟富春秋擢
儒科通朝籍蓋進而未止者

葉朝瑞詩

建士葉應祥携其宗人朝瑞詩卷求余着語閱其詩
多佳處然自號曰靜默則余所未諭自昔詩人高者
仰天攀星深者入海求珠如蜂之採蛛之織擾：終
日如之何而可靜也如蜩蟬如蝼蝻如蝻之鳴啾啾

達曙如之何而可默也余束髮有吟癖既老知此二
病能殘余生害余性遂割弃不為然後百骸少寧七
竅免鑿蓋曰靜曰默老者之事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司空表聖嘗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
吾方將以風月乞汝又惡得靜而默乎

蕭居士書華嚴經

前賢多自札道釋書王右軍有黃庭經歐虞有多心
經歐又有陀羅尼呪然此經呪皆簡短惟柳書金剛經
字差多爾吾里大善知識蕭居士宗永手寫華嚴經
八十一卷是經十萬言在大藏中尤浩繁部帙幾半

通鑑溫公謂士大夫閱通鑑終編者少余謂今僧家於華嚴亦然頃見靈石主僧祖日手抄本小字端謹如雕刻然日公時方少壯既老不復能矣今居士以九十之年能之使日公及見當合掌讚歎况俗人乎余二十七八歲時嘗讀是經且筆其至言妙義于簡今追思之了不省記作字不能五七行則手戰嗟夫余小居士十七歲而衰健之判如此豈特松栢蒲柳異稟而然歟里人言居士處世如馬少游不入城如龐德公身享上壽子亦白首孫桂發知名太學垂以舍法解褐靈椿丹桂萃於一門積善之報也

宋希仁詩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吾為選也吾為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改氣質而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謂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兼拙於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晚見宋君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以知四靈之偏而欲合諸侯之長其戍婦詞云君去無還期妾思無已時軍中無女子誰為補征衣又云或傳雲冲危夫死賢

王圍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云隘
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抄
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
僧云飄泊知何處艱難亦到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鴈
鵝後稍無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
然發於情性蓋四靈挾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
不辨其為選為唐要是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經
曹戴二老評量矣子言非贅歟余曰詩有大小序相
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雖不敢望孔門高第
豈不自附於漢儒乎君名慶之

宋希仁四六

作四六如掄衆材而造宮棟梁榱桷用違其材拙匠
也如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苦各執其味族庖也鍊
字如鑄金一分銖未化非良治也成章如織素一經
緯不密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
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鼓不前反為故事所使矣
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叔寶之壻彥輔否則目一
眇支偏枯反為全句所累矣余閱近人所作數十百
家新者崖異熟者腐陳淡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
相淆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為四六之病惟宋君希仁

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
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
余亦老矣昔年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紙筆之贈公
曰驅我入閑處去耶余乏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
知君他日之必入閑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余
卦錢

聽蛙詩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詩有放開
隻眼鏡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
篇險韻余始悟前編如壺丘子以杜德机示季咸如

韓退之匿麾幢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
盡也近時小家數不過點綴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
情閨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邊幅窘萬人
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卷融化為詩於今古治亂南北
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衮
斧焉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葵藿而任肉食之憂
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為何人惟亡友王卿實
之尤敬重自實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人鯤鯨吞吐
與鼠殊量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實之於九原
而與翁遊哉

通鑑記纂序

外舅玉融林公博極群書而反之以約辯雕衆甫而對人若訥不能言其厭麾節而徑歸却弓旌而堅卧也年事向高矣余歲一詣公至必留留久者或數月無一飯不相陪夕輒延入卧內飲數行余退解衣鼾睡公方者燈開卷且讀且抄往往聞雞聲未已公為人深厚余不敢叩讀且抄何書也公歿寒齋兄弟始出通鑑記纂三大帙手澤粲然薄紙密行字如蠹蟲種類場屋懷挾之為者於涑水一部書攷訂甚精簡切處如范唐通鑑詳備處如袁氏紀事本末抑揚予奪

處如胡氏管見偶遺忘處明日復以片紙附益之凡前人言行有適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千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會粹衆說蔽以己意溫公才德之辨極嚴至公乃曰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齊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說粹於溫公矣三大帙者余三十年前尚能讀今益耄孝益昏眊携就晴簷繙閱移晷始竟一章於是寒齋墓木已拱二子曰同曰合抱其書泣謂余曰大父遠矣序以累公昔向秀註南華身後子幼書為郭象所竊公節高而言立又有子如寒齋孫如同合此書無余序猶傳亦決非

詩境集序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為主又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本朝評坡文者衆矣往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坡公之乎本矣故詩境方公少時語出驚人為誠齋放翁所知稼軒所居雪樓火公唁之有何處卧元龍之句時軒樂章豪一世公以偏師劇壘初筮有南海百詠權佗挑虜南吠公丞蕭山未三十以選使軍前議和垂成矣虜有

所邀索皆峻拒而虜怒反命乞國書免繫平章銜佗詰其故公以虜水首謀對而佗怒謫公清江有南冠卒橐收韶道二州有曲江九疑橐歷廣西憲漕淮東漕牧真州有桂林淮南諸橐坐議邊事與當國不合免歸益大肆於翰墨歸六年而卒得年四十六爾後四十年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稿為十三卷別刊使虜語錄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公素相親狎公於書一目十行詩文操簡立成而宮羽協諧經緯麗密若苦思而得者事大如山衆相顧失匕箸公神閑意定起而應之其條世務畫鉅冊它

人累千百言右能盡者公片語而夾余久荒惰不能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為集中無韻之作言之短長者也有韻之作聲之高下者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水不工四六南豐不能詩公何以能集衆長而擅一家哉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為之本歟此集名為大全然送余赴廣西幕五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今逸此篇它逸詩尚多四六多警策亦不載明府其訪求而補綴焉

楊彥侯集

古作者皆自傳其文不託人以傳也託人以傳者必

其人之文與我相上下如劉之序柳蘇之序歐然後無媿若趙德之序韓殆似以蓬撞鐘蠡測海矣清瘴揚公彥侯乾淳耆舊文既高雅而序之者皆當世名卿相余不能悉記追念少小受學於故諫議忠簡傳公公不妄語不溢美其評公之文曰典實渾厚又曰雖或汪洋閎肆其歸無一字之不實余以忠簡之評攷揚公之文信然昔河汾王氏論歷代文士十有六人略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謝莊王融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誕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曰微曰

治曰碎則不渾厚矣曰誕曰捷曰虛則不典實矣此
河汾氏所以退沈謝輩而進荀悅陸機忠簡公所以
厭近作而深嘉屢嘆於揚公之文乎揚公與東溪高
公彥先同時高輩行稍先與公倡和尚書顏公幾聖
諸賢皆從公游其友師淵源如此公諱汝南子孫多
象賢求余文者曾孫新懷安丞思謙

茶山誠齋詩選

余既以呂紫微詩附宗派之後或曰派詩止此乎余
曰非也曾茶山贛人揚誠齋言人皆中興大家數比
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

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捧唱出尤徑捷
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初陸放翁學於茶山而
青於藍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警句往往似之湯
李庸評陸揚二公詩謂誠齋得於天者不可及已

嘉禾縣圖經序

古書有九丘序書者曰丘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
生皆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
除九丘是倚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
官職方氏所掌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畜志圖
而辨之則猶丘聚之義後世圖經本此雙溪建巖邑

山明水秀茶筍妙天下南渡後名公鉅儒接踵奮興
是邑殆如魯之洙泗居宋之閩洛文物大備惟縣志
無所考非闕典歟曩余為宰於斯得劉溪翁圖經手
藁甚評密欲纂輯不泉俊見建安新志多孫於溪翁
蓋郡人知有溪翁之書而邑人反不知豈非余之愧
哉其後邑趨於壞金華趙君與膺實未幾而僅者
植蠹者飾余南歸假道士民譽長宦不容口地人敬
精力應酬薄書期會不給君乃有餘暇及於縣志請
余序之噫當余之時力猶耳為而不不克為君承不
可為之後而談笑之為得無重余之愧哉然邑之城

郭都鄙土風物產遠則故老之記聞近則縣名之更
改與夫名公鉅儒之言行大家世族之源委開卷瞭
然矣初君之先大君子謨希伋嘗縮銅墨清而剛有
百年之思去三年而余繼之余去三紀而君繼之四
思拙政前不及君先君子後不及君因序此書聊識
余愧溪翁名某字叔通

信庵詩

叔孫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信斯
言也是有功德者無待於立言歟嗚呼賡喜起之歌
臯陶也作鷓鴣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江漢尹

吉甫也皆古大臣也謂之其次立言可乎自穆叔之論
行世始以文為道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王公大人率
貴重不暇為或高虛不負為而山休之退士江湖之旅
人遂得以執其柄而稱雄烏自乎唐以來已然矣少
保丞相魯國信庵趙公事兩朝出將入相四十餘年
天下知其為大勲德人也某丙午待罪文局竊窺公
所記時政聖語辭簡而事核固已服公史筆壬戌告
老歸田又獲公詩藁七言絕句一百四十三古律詩
十八五言絕句五十古律詩五六言詩六發曠懷雅
量於翰墨寓雄心英槩於杯酒其評謨定命則雅人

之致家庭唯諾則萬石之訓結交氣義則河梁之作
望古慨慷則梁父之吟至於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
玉臺香奩諸人極力追琢者不能及也然後又服公
詩律某嘗謂近世善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
誦韓詩蝶鬧蝶閑之句以為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
題萊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公
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花又開世事不須
深着意只須把作看花迴其於功名富貴之際如此
夫蝶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之策
宗社大計也願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

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於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
如宋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其以
集序豈非以其愚慙有公論耄退無諛辭歟

後村集卷之十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十一



序

刻劉楮集後序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意季之詩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尋小窻殘燭之盟矣行至罽津得季凶問慟絕幾墜車下入門六親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偲之地書去架塵滿几觸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姪佐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季手料簡者是為後集夫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多詠諸老如老儒老

僧老道士之類余亦効顰以季所作觀之其過余遠甚使更假之年吾未見其止也悲夫人琴俱亡之痛終吾身而已矣

辛稼軒集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率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雖以王景略之才不免有失身符氏之愧建炎省方畫淮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北方驍勇自拔而歸如李侯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為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礪落乾道紹熙奏篇及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

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其策完顏氏之禍請絕歲幣皆驗於數十年之後符離之役舉一垂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未有大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顯忠將精銳三萬出山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為前鋒其論與尹少稷王瞻叔諸人絕異烏虜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已前輩謂有井水處皆倡柳詞余謂者

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作大聲鞞鞞小聲
鏗鉤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
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嘗成誦公嗣
子故京西憲極欲以序見屬未遣書而卒其子肅具
言先志恨余衰憊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
概如此

平湖集

景定庚申上既躬攬權綱去凶舉相凡為前揆媚忌
擯遠者以次號召於是平湖陳公以外府丞起家俄
擢中秘書余亦牽聯同升史事稍暇公出所論著十

經學堂書錄

餘帙使余評之會公進司言責謁見有時論質寔踈
余亦苦書詔填委久不克為及告老而去公責前諾
余歸始紬繹公衆作而嘆息曰本朝五星聚奎文治
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
謂崑体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
字壞歐葉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
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脩柳開輩所長
伊洛若欠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恐黃
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公之文多萬言少千字出入
經史貫通倫類操簡立就初不經思雖踏僻冥搜者

不能逮及其研理學衍師說章分句析千條萬緒會
歸于一雖立雪飽參者有愧色至於表牋啓記序銘
跋古律詩彙分牖列臺閣之文溫潤金石之作古雅
有似汪綦者有似蘇曾者有似騷選者有似唐風者
可謂無崑體之偏而得洛學之全矣公尤長於論諫
前後繫百疏每奏一篇上輒稱善雖彈貴臣繩左戚
皆和顏容受不以為忤其言貪吏勢家譁徙黠胥之
害民也六曹請托之撓法也秋苗折納之剥下也訟
未結絕部符改送之患姦也盜鑄偽造之蠹錢楮也
王音宣諭宰輔每日陳某所奏切當且痛革必行蓋

經世堂重錄

公素謹密所言尤切至者往，焚藁世莫得而知惟
堯言播告中外至四至五如揭日月有目咸見烏虜
聖人之言經也腐生諛儒何所容喙願嘗待罪詞臣
矣史官矣觀明主之好文賞諫喜故人之得君行道
茲獲以鄙朴之辭序鉅麗之作不亦操觚弄翰之一
快乎

曹東圃集

故待制文恭東圃曹公既歿余得其奏疏講義進故
事申省狀雜著古律詩若干卷於其長子延平通守
怡老請余序之是歲余召通守亦進列于朝再見請

益力余以詞頭山積為解俄而出牧于莆余既老告
執民禮事地主且懷公曩遇發笥溫故而竊歎曰斯
文豈待序而傳者蓋公當寶紹間登畿十年不為當
國所知上因輪對默察其忠玉音每記其名氏端平
改瑟首擢為浙西常平使者陛辭一疏言論慷慨建
臺累牘念慮懔懔不曰外臣而有遐心移憲浙東召
拜諫省首言事至於誤誤至於悔雖欲起而拯之其
動搖根本流毒生靈多矣况至於再誤耶又言前日
之誤在於戰此既往不可追之悔今日之誤在於和
尚可乘其機而轉移當喬鄭去留群情觀望之際而

經制堂上錄

公之論其平如此上召某執政公言其人有主和之
名柰何君之以戰公議上密令潛邸舊人奏事公乞
且試之外庸又言邇日除授往，片紙中出不謀之
大臣不參之公議近習日進偉門日開臣恐大厦傾
而漏舟覆矣他論建寢廣遣起居郎權禮部侍郎皆
不拜免牘云以史官則不居以從官則居之是臣自
具彈文矣謁告累月上知不可留以集撰帥閩節麾
所主條陳民瘼臧否吏治麤言細語皆有義味詩直
公餘事爾他人為之有欲嘔出心肝者有斷數髭而
成五字者公古風調宅流麗得元白之意律體精切

帖妥拍姚賈之肩非若小家數然余嘗接公議論魁然重厚長者與人處油然與之偕若無所異同者及在人主前辯忠邪決去就則義形於色不可屈摺自閩還里召不復出其諫書他日當與杜相範唐卿璘並傳永嘉多詩人余及識紫芝靈舒公集中亦有與舒還往者因併記之而奉巨編歸之司直使君

林太淵文藁

始余見太淵詩譎其超詣然未見其散語也既而稍得其一二雜著尤超詣於詩余晚收召太淵奉閩檄往來淮浙旅食輦下最久雪天雨夕必過余商榷此

林太淵文藁

事往，達旦盡出其過庭藁若干卷余閱他人之作或一聯警策而全篇陳腐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淺惟太淵詩文設的於心發無虛弦其藁於腹成不加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墮處然猶未盡見其儷語也別後得其謝薦舉啓一卷又超詣於散語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鴻慶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太淵所作剪裁冗長刻去繁蕪如以鳳膠績斷獺髓滅癩人見其粹美無瑕意脉相貫孰知良工之心苦哉或曰輩行後於太淵者却立於下風九萬里宜也前於太淵者亦瞠乎若後何耶余田

釣一也有連六鰲者有得寸鬚於沮洳者力有強弱也庖一也有解十九牛而刃若新發刃者有月更刀者技有巧拙也安得人人而太淵乎太淵林氏竹溪中書君之冢子名泳

游受齋集

寶慶初元余宰建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里第余數至似山堂考德問政謁入必倒屣留語必更僕比余去不得罪於民公之教也公薨二紀余與公仲子尚書郎孝嚴長孫潮牧寺丞義肅會于溪上握手道舊於是公墓木拱矣余既告老寺丞日潮貽書曰大

經世堂重錄

父隧碑實齋筆也謚議奉常考功筆也獨遺文若干卷未序敢以累子余疇昔得公片言寸簡皆佩服珍誦耄矣始見斯文大全顧非幸歟余觀前人各有論著然朝銳暮惰者其氣索初令晚謬者其詞餒自漢弘寬唐柳劉皆有此病嘉定甲申權焰赫然上下以言為諱公為尚書郎獨勸先帝收民心軍心士心又言與其扞格齟齬以起天下不平之論孰若平心定氣以來天下盡忠之言臺䟽擊去之出守溫陵不召者五年初安晚鄭丞相客授峽州公竒其人羅致漕暮及相端平擢公卿列耳兼導旨兆伐議起附和者

多公入對首進根本之論極言邊民和糴饋餉之苦
又援南軒張公之言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結
境內百姓之心以是又不容於朝然鄭丞相素敬公
昇以鄞閩且以書戒親舊曰此公不可犯在鄞以法
從召不拜後累召皆不至終鄭丞相去只帶集撰至
李丞相始陞次對及告老始進雜學士蓋公自一命
至三品自弱冠至開九裘夷險一致壯老一節故發
之於文塞下者士稚越石之壯榻前者劉向周堪之
忠家庭者朗陵太丘之訓郡國者召伯國僑之愛里
社者二疎兩龔之趣他人占一技不啻足公何以能

包象甫而備全美也豈非積之深養之厚其胸中無
毫髮之可愧故筆下不繩削而自合歟余嘗歎窶人
寒生所知不遠公家自御史肅公得伊川單傳默齋
文清公為南軒高第公師祖而友兄百年文獻在焉
余少遊冶城讀忠襄揚侯廟碑願北面默齋而不可
得其集皆能成誦公詩文絕肖默齋合二集雜觀殆
不能辨於伯氏一言一句終身記之不忘其恭况有
如此者徧交諸老尤為後溪劉公所知余昔有文誅
公述公大節已詳序為文集而作實齋奉常考功所
稱道者不復出也

宗忠簡遺事

自古夷狄如苗葛昆夷獫狁之類不過蠢蠢然歐之足矣至春秋之吳楚稍如蛇豕荐食中國小者爭霜大者問鼎于斯時也非一夷吾出而以身當之舉夫下皆左衽矣厥後狄難莫慘於晉之永嘉夷甫勸勸稱尊茂弘定都江表伯仁對泣新亭而已惟越石士稚出而以身當之越石之言曰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士稚之言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故能以一殘弊并州與勒對壘以三千素隊剪荆棘立府縣使河南盡為晉土余讀

經到空室錄

史至此未嘗不嘉其志氣之壯而惜其功業之不遂靖康之禍略如永嘉有張大女真可畏如虎如蛟者有勸河北諸郡清野者有止勤王之師者有秉汗馬牽牛之筆者惟忠定李公忠簡宗公忠獻張公出而以身當之而宗公之事尤難其領開封也粘幹雖去尚屯兵河上都人廩莫有固志公至旬月軍民按堵拊凋瘵以恩馭豪猾以威降胡潰卒望風響附兩河群盜百萬號公宗爺願效死力山寨豪傑皆自備糧械聽公調發公因人心奮激尅期北向二十四疏請上回鑾以繫衆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優詔

嘉歎而有陰沮之者公憂鬱瘍生於背諸將間疾公
曰吾固無恙若等能滅讎虜吾死無恨衆皆泣屬續
猶呼過河者三忠臣義士聞而痛之初虜不敢越汴
而南以公在焉後使杜克代公虜始越汴犯淮大駕
去淮幸浙而中原遂幅裂矣余嘗論之忠定初相擢
公尹京遣傅亮張所使兩河譬之於奕止此兩着壞
局可活矣於是忠定僅七十餘日策免公賫志以歿
忠獻亦不久于位檜相十九年名臣良將皆死其手
烏虜天也公與汪黃皆霸府舊僚二人方希世用事
公奏記大元帥以近剛正遠柔邪為先若陰諷之者

續通志卷之五

又顯斥之曰潛善閩人伯彥徽人朝夕贊陛下南幸
棄河南北京東西淮南陝西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
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於賊虜薄於國家如
此二人見之滋怒初大元帥偕王雲出使非公守磁
遞留帳殿幾墮虜計汪黃雖切齒於公而不能害天
子保全之也昔孔明論先漢以親賢臣而降後漢以
親小人而頹與公正邪之論合古之人有讀樂毅書
而泣者有讀出師表而淚滿襟者余於公奏篇亦云
公始辭呂參政惠卿辟書中忤林靈素黜謫晚稍見
用尹京特已六十九明年而薨世治則不識真卿之

面國難則能抗越石士稚之志使夫子復生必有微
管之歎矣公遺事行世已久今連帥寶謨王公鎔公
外孫也稍採摭舊聞以傳益之寶謨公衣繡授鉞於
閩劾大吏繩巨猾殲逋寇條約清明令行禁止有公
之風

虞憲永詩

從子勲監嶮峽鎮寄詩一軸來曰此虞君憲永所作
張君宗瑞所書人曰憲永之子欲余序之余讀之盡
卷及諸賢跋語詳君生於淳熙己酉歿於寶祐乙卯
年六十五計平生詩當有千篇少亦數百今卷中止

經鉅堂重錄

有三十二首乃張君摘書者夫作詩難而觀詩尤難
聖筆所刪之外它人去取鮮能知作者之意大小序
且不免譏評况下於此者乎張君謂此三十二首為
憲永得趣之筆然乎否乎余恐其不止此也近世詩
人莫盛於溫台水心葉公倡於溫四靈輩和之竹隱
徐公倡于台和者尤衆憲永其一也余長憲永三歲
自非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款接然如憲永者乃
未之識甚矣余之孤陋寡聞也它日得君全集當別
為下語憲永名某某子名某某官張君名輯

閑話緒餘

寒齋之書曰閑話者得慈湖潔齋骨髓惜象山不及見子真接為書曰閑話緒餘余覽之焚其歎曰孝子慈孫之言也蓋何有歆與無子同鑒有超與無孫同今福勝翁陂二墓之木拱矣而子真之言論風旨一則曰祖德二則曰父訓改筆之書至於自規壽藏必前瞻父傍依祖乃慝志世之能言者不必能行子真拚理雖極於微妙制行不離乎平實其微妙者可能平實者不可能也或者疑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由儒家者流言之性與天道大也庸言庸行小也下學而上達始士而終聖固有等級是

書詳於語大而略於語小若以為一蹴可至然乎否耶余曰子真於庸言庸行信之謹之至矣談性天非高也語大非夸也余將往而從焉

勿失集

寒齋遺同合雙明珠祝之曰謹勿失墜二子嗣其學各為書同書余序之矣合所著曰勿失集皆過庭付授對床講貫者其間至言妙義非今士意度所及儒中之象山僧中之大慧道家者流之劉高尚也集中四賦二論高簡流麗欲逼唐于西王逢原箴銘序贊切世用者皆中窠臼惟詩談方外者當別論余每謂

寒山子何嘗學為詩而詩之流出於肺肝者數十百
首一，如巧匠所斲良冶所鑄惟大儒王荆公擬其
體似之他人效顰不近傍也荆公素崛彊非苟下人
者讀寒齋父子詩當作如是觀

李後林詩

曩被命刺袁道盱見侍郎聶公善之論當世詞人盛
稱後林李公伯高詩文余願交焉至豐城問李公居
邑之麻原屬迫上日不果迂道求見丙午余被召至
廟山有以詩筒至者啓視則李公贈余七言也相期
甚遠時公自省闡論事斥不以去魯出晝為戚而以

涇州堂直錄

求友論文為樂因歎前過其里後遇諸塗皆交臂失
一見人生會合之難也如此晚忝詞臣寓解與公友
人中書秘歐陽公權同巷然後見公詩大全蓋過江
後一大家數也公權請余序之時禁中書詔填委既
諾而不果為及告老歸屬疾失左目又不果為公權
及公以書責前諾乃發篋溫習作而曰世緣深者天
机淺律體工者古風拙語綺者力輕辭繁者味短世
有垂天之翼專車之骨吾未之見也他人之作皆然
惟後林詩如陽春花卉紅，白，不以剪綵刻楮為
巧如大將旗鼓堂，正，不以翹關挾輶為勇清絕

者如揮王謝之塵尾正夫者如坐閔洛之臯比浩博者如韓杜之南山北征高妙者如陳子昂朱晦翁之感遇感興憑高懷古者逼鳳凰臺黃鶴樓之作登山臨水者挾廬山高赤壁賦之氣傷時惜賢者雖送質肅澹菴之什無以加也學問志節繫焉去就離合見焉詩云乎哉余少亦酷嗜既耄而惰意有欲言辭不能發安得飛車從公劇談抵掌商確此事乎

徐貢士百梅詩

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衆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

經堂重錄

志者其言高雅余巾襲至今晚得清漳江君咨龍東隴徐君用虎既盡屬和且為之義疏詩篇、警策有新意若自為倡首者非趣韻之作也所謂義疏又援引該洽片辭隻字必穿穴所本徃、發藥余所未知昔人服善甚至以競病推敲判工拙有一字師之語若二君者豈惟予之一字師哉然二君皆老於場屋未曉白龍飛天子將親策於庭此詩賡載薰風慶雲之歌和過沛橫汾之曲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宜與余爭此冷淡生活也

林子焘

後村集 卷五
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
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
以來未覩斯門一唱百和漸有唐風矣唐初如陳子
昂感寓平挹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杜
大家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
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狗狹或安一字而斷
數髭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
未可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
靈復為五言苦吟過於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
亡矣靜學林君子焘茂陵名執政之孫有詩名而不

自表暴有吏能而深自晦匿居西湖北山三十年嘗
倅吳去非其罪歸北山不復出余敬其人得其詩若
千首皆五言也無郊島之艱深而有元白之曠達惜
湖山寂寞不及與四靈上下其論予耄且盲醫禁予
思索友勸予靜默於君詩不能屬和姑錄而藏之

二林詩後

子真詩如靈芝醴泉天地精英之氣融結而成如德
山趙州机鋒如寒山梵志詩偈不涉秀才家筆墨蹊
逕非頂門上具一隻眼未易觀二十年前見子常詩
警言句的對大率如唐大家數之作余有咄，逼人之

嘆今得其近製其間出竒運智始欲求工於古人者
余益嘆君其進未止豈余老古雖如新戒縛律君大
自在如散聖安禪因書其後以求商榷

送林太淵赴安溪

余友安溪明府林君太淵將縮銅墨乞言于余且援
龍泉送劉茂實宰奉新序曰必如此然後與龍泉方
駕予愧謝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龍泉未意欲上之人
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歛不以所難責
吏又欲長民者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真不
刊之名言也至於論選人至改官格法及士大夫有

視邑如鑊如灘者其文千變萬態雖荀卿莊周無以
加君迫上日余過耄期臨別無新意以激發吾友而
古事又太淵之所厭聽隻溪余舊封男處也貴寓如
朱如游如後山五夫諸劉皆鼎貴余始至或不順吾
令余責已而不責人久之邑人察余無他益相親狎
有隱瘼或旱潦當減放必余告舊煩于訟暮年日僅
數紙或無訟吏不勝飢多遁去郡胥或問邑駟何以
久無翻訴駟曰宰所剖決農夫皆能傳誦士大夫或
傳寫以教子弟比再暮及垂滿民恐余去余室人疾
革民守縣門為佛老事以祈福後余被召造朝或擁

麾節來往去邑近或十年遠或三紀而其人聞余至雖深山窮谷戴白之老爭持幡花迎錢余晚遭陟屺父老相率百餘人至莆唁問雖余子弟過其境亦候問不絕前日鼎貴諸老皆已仙去其存者非子則孫亦皆通顯往，出其上世手澤或誦余舊詩文敘父執之敬溪上風俗之厚豈非紫陽翁教化之所濡染歟余未嘗至安溪然及接鄉前輩復齋陳公緒論後五十年繼之者曰菊窩李侯去七十而太淵繼之歷年如此其久閩人如此其多甘棠之思希濶如此然則謂邑難治而俗薄不可返古者豈其然歟太淵以

文辭擅雄名嘗為今師垣辨章魏公所知薄速化而甘須入太淵嗜好豈與世相反哉是行也使偃室聞絃歌之聲翹館有部注之客不亦昭代之盛舉乎余既為太淵喜又為邑人賀也君名泳寶祐癸丑進士竹溪中書君之冢于太淵其子也別號弓寮

後村集卷之十二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它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其今黃君以廣東尉禽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携功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又非

有宅謬巧其所以能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得功名余以怯失機會故題此書之末以識余媿

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為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為禪猶禪之不可為詩也何君合之為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真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闊遠次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庭珪潘谷耶雖然明牕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為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廼翁當亦拊掌一笑

孚若贈翁應叟寒歲三友圖

孚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往、質笥衣粥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質

粥客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留其門悲夫尚忍
言之應叟歸道城南行西淙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
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
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
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為灑西埔

字若
葬處

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暘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為清望官
錢宏祖師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予錢且暴死既
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為二府某人當為侍從某人鬼
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

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
而膊聳固瘠而下銳望之如鶴鶴余雖不曉風鑿然
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
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為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
下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仙余讀而深
悲焉然傳記所述仙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
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
孌兒女子所能辨哉余以真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

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况欲仙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置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遺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仙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僂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仙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

姚鏞縣尉文藁

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僂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斲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它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為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揚劉達之於歐王翡翠鯨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

統全矣

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談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竒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主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曆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真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來詩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

矣漢魏以來音調體制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穠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真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澹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為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由公仁夫勉乎哉

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

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予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相予亦求監獄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為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主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

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適母

真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余者嘗登宋母之堂忝為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不誣

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

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不已天公恠兩鳥各捉
一處囚可不懼哉

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
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
不為差事

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
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
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
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苛于
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晦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
矣竊意公晦所謂冲澹淳古之趣穎叔所謂和樂之
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為余訪焉

輝上人携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
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囿乎方之內而能
游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

哦詩有蓼莪之哀烏游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傑過人矣

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即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余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致切磋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為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余言延陵吳若鳳既葬父母寢苦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蘄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閑退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為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不可過峻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似西山必發一笑

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

信乎人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
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
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
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
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
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
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
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
者又可悲也

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
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
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
貪堯桀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
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
藝成而德亦成矣

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為婦
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
帖尾託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昔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之太息

米元章焦山銘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詁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閩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為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為丞相長史以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于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季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東坡墨蹟

王石丞携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携李端叔詩卷至

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揚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小兒觀讎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為稱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虫介甫亦有五言予之

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喜畫也

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睦親宮中終日騎木馬放鴉鴿者所能為哉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群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群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不待章蔡復

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諸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為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叡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卧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抹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廼今守緒自焚元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聖意也烏虜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儼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始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

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逢戶之容鄙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牛角後二十年余益哀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寶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吹熟風飄動吟歸雪硯枯如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煨煉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

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余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藁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熟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之未已繹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

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無蹊逕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毅焉有百廢百中焉余日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毅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已余雖薄愈憑軾寓目鼓旗助譟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却鑿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臯以德輿著甄濟以逢顯暮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它美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侶之趙氏之後稟有焉

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
余為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
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
此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為友竊意梅
之為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為浼已
也余與德潤方為逐客而范君尚諄、求余語不已
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為友者耶

黃愷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

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游江淮慕府年壯氣盛建
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
一年十閱月得詩僅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嶽祠未
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閑而功專爾俄復起家
涉世事之觸發于心詩之鬱積于腹者愈多然已避
謗持戒十餘季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材盡膽
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
子實內筦嚴君机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
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
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

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黃慥文卷

始余為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為卿暇日為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群碎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為瑤往皆出内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同幙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哉如大

賈居貨無僮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備閱放鉅麗出竒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敖之流當退辟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真惟魏游二公言最可信

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烟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刑政之大鳥獸中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卷卷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為

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之盛烏得為是往而不返者哉它日寄我續集當別為君下語

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鄉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捩捨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

之美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二李易說

李君昆中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科舉之累迺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

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闕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後村集卷之十二

後村集卷之十三

題跋

傅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輶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恠主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斬余商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竒其人又竒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謬笑以為狂人戶外無屢凡按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

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為文文不能皆竒俗學窒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竒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竒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主於適用不主於竒何也曰非惡夫竒也惡夫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為之汝伯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艸黃
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它文皆工柰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栢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揚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

南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
古無同按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沆不偶詩雖工
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呂炎樂府

惟李賀宦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
冊世傳賀中表有妬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
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
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如今所傳
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
因止不復為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

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余多之
駭已如此若歛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
之

安溪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
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
之豈差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
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皆
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
後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金

鉤攷隱匿參酌律令定其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
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後如此為官吏者可以自
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徃，有踵縣門求給朱記者
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也則吳謝曰自明府下車吾
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也
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後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
雖竊自喜然汔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後亦每自
媿安溪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後常以四戶充
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溪之民尤畏後會朝家修
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候崇粟始
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
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後訟源永熄惻隱
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
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為善者然猶未
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為者明府年歲之頃
談笑為之其可敬也夫抑可媿也夫

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
之為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以德
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徃，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

可謂善為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 余願有獻
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
家藏槃匱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
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
所為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
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
清廟鍾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
它日必為大作者而不為小 家數矣時父余表弟
也初見于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于福唐于
臨安于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
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
宜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危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
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
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
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
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
司令趙侯席旂常鍾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
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

際謙，不敢當及其遷徙留落於君親之義卷，不
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
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
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
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於
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
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
它日秉旄授鉞先計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

世為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記則前誣不必
辨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庠濕沙礫草棘聚焉故老
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
為後村余少時欲䟽鑿其庠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
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
為書後村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
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官不遂至端平丙申地始合余
遂于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表

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斥歸不能插
一椽施一鑿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
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
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
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
園圃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
圖詠凡余心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
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
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
于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
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
是素守可改也蔡薤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
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
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林世故
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
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
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焉它人扁鐫覆藏不可示子
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荅曰奏議曰

賦詠日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季之前今扣擊于三十季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

之疑反復論辯案數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罷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粗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師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况生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僉圓乃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嘆曰仕者當寫一通寘之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
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
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
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
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衡陽
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真介之但為諸
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竒節
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黜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
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

狄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邊介之
既謀元帥軍事當合故楚之竒材劍客被髮纓冠而
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
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閑暇內有
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
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神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蓋優之
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它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
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

略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為全書書既成以授湯中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刀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乘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平生警句可行于世嘉熙戊戌余嘗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于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

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浮沉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閑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

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失嗟夫
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
箋丹悃于公朝返初服于後村深淪塵襟袖發滯思
庶幾有以荅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

代西山作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
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
廩稍後不復賜顯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吏
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謹上其事
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政

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
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利不
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響英主之斷甚盛舉也自頃外
邸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山積議者病之或以為
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
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
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
陛下叡明洞照必有見于此矣臣叨恩假手敬刻聖
旨于石以示萬世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于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
真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吏以官物
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一力助
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
送其族子雱都明府詩始於津已終於愛民可謂賢
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
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為盛名所壓望風
屈膝尔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可敵者

耶孟子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
才氣亦然

陳教授杜詩補注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
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則世俗隨聲接響之過
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注單
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公之意趙注未善
不苟同也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
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
字、引出處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罔而雕虛空矣

予謂果欲律以經與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榷况趙乎禹錫勉之母為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尅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揚生自長溪來莆，無醫以生為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為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無以教主願生益修方

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為秦太醫令李醯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治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少女緹縈抹免華佗恃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斲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為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為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教

何伸詩

相温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日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母輔之

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邪嘉熙戊戌中書秋付其子謙

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趙綱摘藁

尤溪二趙一出^一處者遯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連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間淡而詣理縱不踰矩者也戲不為虐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為詩酒所浣劉阮敗德嵇謝灾身禮法之士或羞稱之君獨為復齋陳公所許豈非觴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父風云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竄竒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

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竒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斲成數十百篇激昂蹈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矣

方寔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牕尤闇余

目昏苦君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壻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歎不覲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虜奔而為后猶得罪於父如此况若文君之瑣、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為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竒但以此篇意義為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斲而小之乃善

南溪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溪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盜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惟先生忼慨悲憤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友林文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事公徧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衆體

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生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云挹香不盈懷餐英淡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葉落何紛，幽閑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况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纔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烏某聞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印之期甚迫傳業之

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名簡字某番易人井伯文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李監簿墓誌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狄突之教子此書法也尔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識幙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其藁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洎嘉熙中余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

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辯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嶓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為父文忠為師淵源所漸遠矣

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謹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遊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

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今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它師洞齋顧叔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西山與丘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考之丘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隲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矐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

林氏瑞雲山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 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

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為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烏斲其土得薌山焉余見其繪事質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為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于今樞密趙公于淮相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寔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

下莫湔此愧况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夫昇之以
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
之丘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十四

題跋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錄行于泉于建陽于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宜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

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編必傳設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未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于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卷中諸帖昔皆常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禾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尤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于未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变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于井伯丈一太孺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于縣尹有憾于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撼柔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罄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于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菊之名著于周官詠于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
惟灵均淵明侶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尔乃托菊水
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
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脍炙人口近時番禺
崔公舜相印不拜自号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
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為之
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亦為人爵所縻林下趣
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
乎抑為韓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
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街內尤帶新除者
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
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
舍人駟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
訓戒之意焉某人敦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
時以鄧公為難今覩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日然
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
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
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

于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
元士風有愧于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艾
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
為天下李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
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
鄉人芥蒂曾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
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于時之大意盖曰主眷
日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

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
吝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均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
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
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
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字文其人雖
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体求以諧俗茗坊酒壚
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泛余所
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盖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

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超平茂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机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李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咀于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

以為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為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姿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妙指于篇中寓高情于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歎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

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
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李歐後謂
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
夫豈必尚寄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
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
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
聞之弈家弟子必高師一着豈惟弈哉逸少衛夫人
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
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與廉不奉孝者有
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
及于益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吝必考察乃可
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
餼而已若夷與距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
科尤為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
取顯美林君益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
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于實齋王公公勉
以孝廉二字益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
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于

其平且實者而鶩志于其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于君廉自箠食豆羹而達于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套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于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盍脫籍矣有求伯咎筆法極高請統充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先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必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先父尤相友爱先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沒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李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抹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先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熏後惟李可以亢宗

余于二父無能為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
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常貴于鄉
方勇于善而力于孝與之者其君乎德興臯之子也
羣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
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
有目咸睹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
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
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

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裡傳千萬世永為
臣執 臣既以宸翰刻石寘之所事朝夕覽觀如對威
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
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
新楮命臺 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于
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臣雖
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
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
餮之流不可訓誨語言者也 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

泛事

樂平吳棻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于注未有注繁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于獻肅柴公稍斂縮之尤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訛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于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

消長離合上起遠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奔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述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于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于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

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
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筭李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
何物語于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
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携亡友湯晦靜詩
相過目晦靜遺言知君又常為棋枰徐公所賞湯徐
皆古遺直其有取于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
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
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

筮已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
不復筮魏元忠問相于張憬藏不荅大怒曰富貴屬
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
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
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于晦靜詩後

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黥士汪君示余
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
歐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闕氏餌東胡智古婁敬之先
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方至兒童

婦女皆記念上口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
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
五言云秋風駝卧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慨
悲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安
帖排冪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
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未貿絲又云螺贏堯舜
父子鴻鴈魯衛弟兄鬪蟻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
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
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
人不足言也

袁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
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袁
君字元量繼未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矐龔主
之潔終于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尤
子南康理掾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
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
近而沒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
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
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老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

盍鉞諸梓與同志共之

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常為賦詞後
又為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于洪之西山亦自號
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
宋無范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
諸名人為之著語宋僅宝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
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
里為戚方且倦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
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

自達字德甫

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
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窠怒者及來江東又
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于謙甫而
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
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
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

上之恥處云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牧輩譎侮乎然孔子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于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常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送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儻邊幅君所作詭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恠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游仝容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滑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趙戔詩卷

歙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若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灵壁玲瓏可愛而康庐鴈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巒水仙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栢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尔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疆而同者易至也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予許之予
讀之日多乎哉。覓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
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
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
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于詩編帙幾侔杜蘇
然于規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
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款乃魯山之于為
于是也推而至于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李本周
張以子規之周子所著一國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
規憲前之春草徹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

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當與日者語亡友
晦靜湯君李問節誼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
然不能不惓惓于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于橫渠而
樂易殆過于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
卿考功皆為着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
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
項屢同方孚若借觀主者出于袖中卷舒纔畢急袖
之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
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中襲扃
鑰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
書名蹟天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括為已有自昔
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于帳辨才棲禊帖于
梁皆為人盜去是尤曰匹夫不足于力尔虬鬚帝絕
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
諸帖遂傳人問甘露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

盡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別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画于
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寫好
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子孫而不失幾于惑矣或
日守之有道欤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
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禊序以請取然賜蕭翼銀瓶一
金鏤瓶一碼碯碗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
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
不可曉王廣津以摧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与
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画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
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

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然淡能自成一家欤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終可形容使班馬東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咸羈佞山

經鉏堂重錄

入圓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賁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緡汾州石州虢州木植延州修槁枋解州鹽荆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麩亦為經画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于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翰林李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与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于僮佞少年則受成鴈鷺

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絮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
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
下賢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
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卒當世清
流盡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婁與事與漢
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
竦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
實晦叔棺族莘老而秦陵不聽松欲按誅趙元鎮

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誣陷忠定王禁道孝目而
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李禁而羣賢復
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
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遠以開一馬渡
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
以也夫予常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
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于獄或誣不獨生或以齊名
李杜為榮同于為善同于嫉惡同于舍生取義烏虜
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
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

多賢尚勛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怒亦不抹者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尤書此傳無愧于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于忠宜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王元遠詩

元遠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于衢嚴容舍中示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

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于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本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恠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于商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常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推作鴟鴞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剛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于夫子所剛烏虜

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
為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
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于
辭而不足于意矣推少故精推精故傳奚以多為哉
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
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
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迂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
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于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遠
字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集卷之十四

後村集卷之十五

題跋

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彙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
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
強為之氣尽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
頏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
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
日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

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設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留于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又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空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樞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未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李朱張之門常送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開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激發而與耕道

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
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
一書生尔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
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遺感激知己遇
事無隱或曰杯酒輒發或欲播笏顯誦不以宣公之
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
送河陽從事顧處士無圖利于大夫長必求屬以自
助屬必尽忠于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于
宣公屬之賢未至于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
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
又云欲助鑿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干遣去烏虜文
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
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
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
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
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
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对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

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虜以
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
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
以權位相操持相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迺能駕
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素宏欲殺以饗士
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
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于一尉
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于執事之

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
陳丞相劉安李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
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
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烏虜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疆諫
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
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樵家初君曾大父宙
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
隻字不失勤于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于王粲矣

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听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 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義書
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听蛙方氏所藏
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断裂以為
才翁耶筆意久簡以為君暮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
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凡四
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灵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宝也公是先

帖總四十字疇对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宝
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听蛙君之高
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鉄面現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
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
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權醜
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尤介
顛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顛宿重兵州計顛仰于醜
日權至教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

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墓之壻京認君墓為兄及當國日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虜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入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

在族中法當哀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尤厭難趨易尔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点畫反繁于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常游
歷去之二十餘年尤彷彿能記憶其處立君月林之
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借乘
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
之所不接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于莊
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
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于科奉竊意其亦未能核
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淵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法

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
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
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
畏哉或曰科奉之士志于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于
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于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
人任官宦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
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
昔張安國對策奮於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
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薏應奉時師了翁及貴
欲殺了翁亦薏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竒矣以偃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孝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唐福致光乃居南安曷常遂依之乎士

大夫處世亂鮮能自保緇郎璨賊至于賣國與人亦有

植立于暫而改化于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

辱為戚而以官亨年高為樂揚凝式諫父之語壯矣

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于太子少師

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汨落久矣

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邵君祭文首書甲

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永旨銀青光駝大夫行尚書

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

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矣尤書唐故官

而不用梁年號賢于揚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

合列于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弈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弈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于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点画無豪芒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虜以致光歲晚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于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

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是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沖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

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尔

跋林竹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点画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贗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闕之十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竄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

及都城粥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所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画

伯時臨韓幹馬

此画元中題老杜讚于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

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尔王摩詰三字

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堊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恠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規井曷常以芦渡杯渡為神哉烏虜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錘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尺絹

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目石林得名南渡呂至杭未見一夕率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咲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于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摸馮青山尤銜半边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以此技炫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

輩所敢望但輕篋短笠日與鰲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當駕天廡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珪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它日坐摘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于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或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

按子中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舜行謫監杭之樓
店務清獻餉画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
日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常不是涑水而非荆
舒厚坡公而薄直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
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目
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画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尔信庵廼以幾務餘閒
為梅寫真其蒼枝老榦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
也其繁葩踈蘂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虜

其身庙堂而心巖壑者欵頌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
公怒曰趙某乃為某人画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
願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欵

李伯時画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
有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
為驩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鞞
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
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
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尤與中國相聞則

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兒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了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尽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珽或雅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樽壘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鷲獸將犯穹庐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画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李吳道子画按梁

元帝自画職貢圖至唐尤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画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画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甥光堯方崇獎名節方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愛珽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攷省試呂成公
卷子皆出本房故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
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
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尤未
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
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
成公母舅故翁孝于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
此余為儀真掾原伯孫黥字温伯為揚子宰出此帖
于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闕我家門戶
盍輟以見惠温伯不與後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

晚使江左與温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
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
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
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
放翁常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于禪李厚
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果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
獨篤于師友其于物外高人亦極其倦。今士大夫
不復然矣

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

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
以余所觀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
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為劉相刊二本一留
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于黔和等州者又未知幾本
也于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
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
模若以八年為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一
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未有風筆惻
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尔此
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

功云云今至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
移尚所功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
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
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
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廼悉顛倒而錯亂
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
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矣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
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工于模字
而拙于尋行數墨欵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
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于閣帖有異論余恐蘇

陳所見非真閣本尔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
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豈豔
有精神盖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
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
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
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
亂絳汝鼎拙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
剪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
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尽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
假寐冥撥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
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
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卷必發一笑

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机木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
而倨傲繼而倡訓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
席鞠躬欲罷不能未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
士終始雍容崛疆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
詩未暇也

揚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
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扶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
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
帽帶執卷騎馱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
別一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
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
縑縷然尤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
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揚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
画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

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画朴但朴字契
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帙得朴集洛人臧逋為序
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
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歟徹骨乾隨着四婆
帚子浚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
配蘇嶠季真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送如生凡集所載
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呂者也

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
假寐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帨巾主
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瓜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
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尤欲求福
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
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画乃夾漈公舊物聊
存之

明皇听笛圖

張祜所謂閑把寧王玉笛吹者魏韓兩姨也安敢當
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篴三郎曲肱而听幡綽執板
立其傍以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浚村集卷之十六

題跋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臣恭惟 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
有之此金花箋上一字似天篆下一字 御押也又
四小字云福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
三人福康家長制書有生而甚慧朕所鍾愛之語下
降李瑋後為楚國文長公主卒熙寧中裕陵以主事
仁宗至謹謚莊孝

徽宗宸翰三

臣恭惟 祐陵天縱多能詞翰為帝中第一此三御
筆皆付和說處分邊事時女真已數犯契丹故宸翰
云尔說雖武人尤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柰
何黼主謀于內貫專征于外雖種師道之意亦說
以偏郡守臣爭之不勝及白溝之血師道遁歸說坐
違貫節度貶責矣議者追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
御筆現之一小小劫掠即閔有何釁端二未得遣問
三体探戎主住坐上意曷常一日忘敵國外患孰黼
貫罔上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矣世言祐陵書本薛稷

信然于時奎畫之出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為真它
旨揮瑣屑何啻千萬紙字雖逼真然無御押但以小
紅印印其上云違以大不恭論者皆弄臣揚球張補
輩為之所謂東廊御筆也

欽宗宸翰四

謂國家自建隆至靖康天下治安久矣一旦胡
騎奄至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一書
生非素知兵也乾龍帝生于深宮長于婦人非以馬
上得之也而君臣之間志義憤發親犯矢石誓以死
守蓋常折二酋之狂暴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

南仲輩不主和忠宣公不去位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方事危急樞臣手書片紙徑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答動中机会以英主賢相而不能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方授楚者乎夫蠻夷猾夏修守備以待之尤虎豹噬人設檻穿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下兵令師道勾集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謹密恐為金人所獲嗚呼調兵以紓國難而畏敵人聞之靖康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恃南仲輩以和誤國劫寨則曰激虜之怒調兵則恐為虜所知于是主削地斂戍者為忠愛而不割三鎮力守京師者為輕墨而有感焉

高宗宸翰四

臣惟樂毅論乃楷法所送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終篇者世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宝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龍圖閣陳必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賣人籃中別本無一字缺自以為復見古人大全十襲以為珍玩然不知元祐續閣帖已有此全本矣陳虢能書迺不能別惟思陵八法冠右一覽識真所臨非一本賜韓樞肖胄者止海字賜允升者終篇紹興間又常

別臨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代甫守作
謝表云夏侯尚論于古人樂毅號稱于名將當七國
戰爭之際士競尚于權謀觀二城取捨之間兵殆幾
于仁義更攷精微之論默符惻怛之心爰以燕居間
為之親洒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筆也龔公之表
天下之雅言也臨樂毅論

臣竊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恨矣然藝不習則不工
雖右軍尤不免于臨池辨才年八十餘日臨數本能
積勤然後能絕妙非偶然得名也 光堯以萬祀之
餘間備八法之能事前人名筆鮮不摹擬而所臨楔

經鉅堂重錄

尤多宰臣出督視者送臣除宣撫者近戚左璫侍燕
間者往往皆拜此賜諸刻散在人間各有姿態此本
尤清麗秀傑得蜜紙鬚筆之意時大將韓蘄王高價
得硬黃本以為送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為椒殿所書
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 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
慈皇信哉臨蘭亭

臣恭惟 高宗皇帝躬擐甲冑擲風沐雨實開一馬
渡江之業于時蹕無定居戎務倥偬而今日臨楔帖
明日臨陸東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真有觴詠興寄
遊目騁懷之樂哉臣常竊窺 宸翰蓋取羲之登治

城答謝安數語可以鍼砭晉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
之病且將以倡率南渡諸臣勦力王室尅復神州之
氣嗚呼聖謩遠矣否則晉多名勝何獨卷卷于義之
哉臨陸東之五言蘭亭詩

臣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
法帖中漢章帝已常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堯所
臨不止為智永體此軸名為臨孫過庭實青于藍按
唐初人多善書歐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惟張
長史後有素閑二僧然去長史遠矣過草聖精密妙
巧字字有右軍法所謂範我驅馳者非若長史以顛

得名也此匹夫名世之絕藝而光堯以萬乘帝王
能之聖矣執書譜千文皆過庭得意書而米芾抑千
文而揚書譜臣謂此論未公臨孫過庭千文

孝宗宸翰十五

臣恭惟孝宗皇帝神聖英叡卓冠百王于時朝廷清
明海宇入安允用建武故事時出細札以賜郡國昭
回之光下燭人間所至吏民皆聳動驚喜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守洪都日
以所被宸翰摹刻于石臣初筮日事府下常摩抄
瞻玩不忍去晚見奎畫真蹟四一閱雨降香二種麥

三四砂毛錢深君九重而精神心術之運如此聖
訓常云朕胷中每日走天下一遭大哉言乎萬世誦
此言傳此心則天下常乾道矣賜隆興府守臣葉茂
良手詔四
臣聞之故老 孝宗留意人材當時小大之臣多出
親擢罕由廟堂進擬者臣于故相葉公顯家見臣大
父臣夙除著作佐郎又于故叅知政事龔莊敏公茂
良家見蓋鈞改合入官二詔皆 宸翰館職京秩不
輕畀如此况等而上之乎近歲惟侍送給舍臺諫講
讀官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啓擬矣龔家以首參行
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浩除少保內祠

侍讀 李彥穎王淮執政三蜀帥范成大進敷季四

林光朝除日舍五趙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蓋鈞改

官陰臣按朱文公熹自紹興末至隆乾初聘召不起

除官不至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啓擬旌以職名 宸

翰與公商擢若以為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于朱公

豈新一直秘閣哉有所嘗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

起朱公歷麾節南康郡宜浙東荒政聞于天下上不

復有此言矣歲晚擢公經筵則以待伊川之禮待公

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躡處高位漢

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烏虜

阜陵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

朱熹直秘閣

光堯時舊將帥加恩察官以稱職轉兩秩契勘南上下庫一年收支令薛元鼎柱秀州点檢財賦皆當時大政事竊意龔公回奏必有條畫可與宸翰互相發明而公大祝之所雖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訪尋矣此數詔皆在公外孫方君采家時政四

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貞則兼逞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石軍書

之佞頔智貞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于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竒古簡而不煩浔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抗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踐揮淚对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振筆書或為累句蕪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

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常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况真蹟乎

趙忠獻王

與夫人書前稱名云冬寒尊体起居萬福後繫術云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花狀上夫人夫婦之際相敬如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項碎乃若眠眠兒女語何耶自昔大賢哲大勳業人未有薄于所厚者豈必貴倨自尊使嫂蛇行匍匐妻不

敢仰視哉世言忠獻城府深有海底井之誚特未見其家書尔國朝大臣如張齊賢母王旦夫人皆得朝見况忠獻造國元臣祖宗雪夜常幸其第以嫂呼夫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為藩臣不獲廷賀遂遣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眷辨其非位高多惧而然是矣然以為忠順之至誠見于禮則似君臣間尤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為盧多遜所間及金滕一啓上意釋然其擁旄武勝魚水之欢如初久矣豈復藉禮以見誠乎

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繪為圖揚巨源
之去丞相而下皆為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足
人情之所難歟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
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
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辨一去而
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况若种明送之歸華山文太
師之歸洛歟淳熙間郎有鹿何者甫四十謝事去奉
朝賦詩流傳海內尤有 祖宗盛時之風近世士大
夫有不挽而來見推而不去者如挂冠還笏之事久
未常見此人亦未常見此詩也

宋元憲

莒公詩極精麗字則罕見此帖與鳳山曾氏帖筆法
一同宣徽必是王君貺當攷

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位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餞小因
于酒亦足以見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常尊已而
拒人也舊見公字多矣此帖秀^美適勁有李北海之意
呂汲公字亦然

韓魏公

此帖乃謝蔡公書孝親題扁公筆法與歐公酷相肖

所謂顏筋柳骨者耶

富鄭公

舊說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
几案以備用富公此簡僅闊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
字若書生灯下作蠅頭者意者二公性相似歎諺云
兜進用紙一幅寫一薑字不惜不令見此字

杜祁公

二帖一真一草皆與蔡公者其呼記注季士以修起
居注召時也呼知府密季進樞直知泉州時也前真
後草世言公晚喜草書信然後簡謝其餉茗當時方

面大送官餉舊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
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愧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常奉揚曾公荅人儼語以為精切今觀散語亦
簡而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臞勁峭之狀回斡開闔之勢居然
不可掩公自言季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季濛公得其
草趙得其楷惟深于帖者知之

温公

次道河南記潞公刻之溫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子
雲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
處輒空一字其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
豈非以河南記答其惠乎茶帖宜其前

公與兄書如此所以恭其兄者至矣司馬氏自待制
至公兄弟家法素嚴然二十監簿之換差遣六寺丞
之歸尤費尊長教督以此見公休之賢也人情莫不
汲汲于子弟寸進公乃云康候稍涼令入京又云其
差遣有無及早晚俱不可期公未常為子覓官而公
休日一擢經筵諫省所謂修其天爵人爵從之者耶

前輩記公事兄謹甚坐頗久必問飢飽天色變必問
衣添減余謂書疏談話尚可以聲音笑貌為之至于
田宅悉以兄郎中為戶則有不容矯飾者矣時章子
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買田為元祐御史所彈使子
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愧死况敢訕侮公乎

吳正憲

昭陵渡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訛時蔡公
為三司使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役兵逾八萬
費可知又言陝西折納鹽鈔之欺必吳公守陝時
也夫計臣得如蔡公足矣余家有公年三十四漕閩

日寫真風貌鬚鬣如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鬚鬣如雪
豈非幼瘁所致然厚陵尤謂三司事多不了信遇合
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書簡質如此又以見
前輩相與以真情不以虛敬也

呂汲公

此帖蓋答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
妙籌筴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瑣邊吏之時鬼章頭顱
固已在檻車中矣

范忠宣

范公始歎左目獨用及建中欲再相左目亦翳公既

不能受印綬始相韓師朴師朴不能久始相布相京
前輩評本朝分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始焉虜悲夫

劉忠肅

許冲元熙豐送官元祐再入翰林而不為衆賢所稱
劉公與許帖云聞保釐北郊又云壤地相接不數舍
蓋許自揚徙大名劉自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趨向
雖殊然劉公素有牢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適鄰路故
書札往還如此其後章蔡欲發温公墓率賴冲元一
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矣其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林李士身為顯官而云數年間困窮極矣豈無望于拯拯前輩清貧率如此公一介不妄取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其人之賢非韓魏公即曾魯公決非它人者

張文懿

文懿相業平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為人所傳但在中書日設譎賣孔道輔一事累德不小

小呂申公

申公不以字行大小東萊字亦然

右跋 本朝名相帖十八家

魯肅簡包孝肅

魯包二公本朝之蕭汲也世但仰其大節至于魯詩律清麗包筆法端勁翰墨間風流醞藉則未有知之者前為方楷跋肅簡詩一紙與此帖無小異

趙清獻

次山方氏名嶠仕至太常少卿余常為其孫審權跋所藏清獻四帖今又見此帖

邵安簡

亢字與宗與王陶俱事裕陵于潛郎陶攻韓魏公亢亦助陶攻吳奎仕至副樞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樞使

馮公少魁多士蚤貴而約客無酒至折簡求二壺于
人其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卻張克佐求婚已輔
政能與王介甫立異又門下能着得鄭介夫也

韓門下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為白眉此紙并宋次道帖皆與
致政少傳當時舊弼多以宮保宮傳宮師致仕當攷
其為何人

宋樞密王內翰詩

為墨林跋王文正送淳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

墨林跋王文正送淳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

祖餞者宋公咸平副樞工筆札王黃州詩文為世傳
誦字之存者極少可貴也

楊文公

楊公不以字行然此帖姿媚有態蓋公得意書也

歐陽文忠公

右庠陵公五帖皆與蔡公往復者其一跋荔支譜永
城縣廟孝記云君謨真草惟意動造精絕譜與記尤
精而有法俾世藏之蔡公自贖一本與歐氏而歐筆
遂為蔡有今蔡氏所藏歸于墨林未知譜記并跋藏
于歐氏者尚存否其二歎文人滿朝而詩道中絕其

三云嚮春遂開七秩兩目頓昏書字尤艱苦平生所
賴知此樂若遂以目廢之不知餘生何以為遣時公
年纔六十尔余又加四歲誦公之言為之悲慨其四
當在蔡公解三司使出守錢塘時故有展旗鳴鼓東
下箭流何勝快豁之美其五送寫集古錄序澗筆昔
皇甫湜為裴公作記自云字直三緜蔡字比之湜文
價當十倍今僅以宣筆八十銅綠筆格花石盆各一
龍茶三餅惠山泉八缶為餉世固有持蕪辭惡札而
受人不賞之濡毫者豈不有愧色哉五帖
前一帖未知與誰後帖與丁元珍名室臣公貶夷陵

令元珍為州判官後以太常博士守端州坐儂寇至
失守奪官久之復博士知諸暨縣又久之召入館此
帖呼博士又云承已赴任必往諸暨時也世俗多以
成敗論人公于^元珍流落放絀惻然慰藉晚為表墓書
端州之事則又歎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
戰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
得賊其詞抑揚頓挫讀者感動未言元珍履憂患遭
困厄處之而安非惟見元珍之賢亦可見公之交誼
矣二帖

公為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番霜電蠲放一番賑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當時塞下之積可為寒心如此公因開封府界京西陝西亢旱朝命各路体量蠲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不知寬百姓為美事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漕臣早損當覈見實數賑貸當回顧軍儲身為計臣意雖休國而其言渾厚如此自昔儒者常主損上益下之說董仲舒以皇皇求財利為恥况寬不肯督賦世主例以為迂而桑孔賤文夫各以商賈錐刀之智得操其柄本朝始用蔡君謨主計省李公擇為版書持賢良

文孝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于漢也近歲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薛沮之于內曰我休國也彼市恩也干譽也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宋書十二行記啖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措其闕亡而欲求善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于專門世言公对客不談政事而談文章者淺之乎知公矣

奏藁

記三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辭甚妙乃隋唐間人修飾又云素問非聰明有智孰能通其說世醫口談王叔和脉訣已為良矣信哉是言今能談叔和脉訣者亦自難得于是

通天下無醫可歎也 素問帖

甥失解乃告之云奉業精粗非所計聖賢能自信然後能不屈于貧賤但更力孝通一二經當自得之公此語由場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而不精于奉業者真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在告可見公甥舅間如此 與甥帖

一撥發之微亦記姓名薦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逼顏魯公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 撥發帖

余家有徐虞部荔支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嘉祐中守莆其譜文字極簡質至于品量荔子高下

美惡皆不錯但為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虞部書稱其精密又云常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殊無以己長蓋它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公也 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臺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昏公與母夫人即心許之尤以家貧空恐嫁遣不豐為詞又云女子得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嫁士人而已非惟可以矯薄俗亦可為不論人材而專尚門閥者之戒 求昏帖

屯田名异候官人與公同年舊常約婚及公出鎮福

唐屯田亡矣公既銘其墓又尋昏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耦力辭公自為奩具使仲子旬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旬旬先天旻方九歲二女未笄傳尤襁褓劉夫人竭力奉廬郡太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皆擢第皆以四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旻生洗油洗生戡父子皆至法從至今科第相踵廟院增拓城南舊第不能容至析居于浙門閭貴盛幾侔韓呂皆一廢婦持家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下于程嬰杵臼哉向使公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貲婦德未

一旦

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溪流湍急帖不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 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十七



題跋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李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美聖
俞不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
鬚筆并散卓云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常
倩筆故聖俞有此餉

賈內翰

賈公名字俱慕汲生其立朝大節似之初呂獻可常

論公過失及公為中丞呂除御史辭避不拜公奏誨
向論臣一時公言其人方正願與同列史稱汲生慙
福公蓋賢于汲矣此帖與延平守云郡乃閩中孔道
冀少加彌縫以弭嘵嘵所謂介而能通者耶

沈內翰 叡達

此與蔡忠惠帖也忠惠在計省最久有勞于國治乎
初副樞闕宰相擬忠惠及王珪以進厚陵不用而自
擢王疇文通所云仰听登用之命三年矣可見人望
屬于忠惠如此忠惠之不大用尤以飛語中傷之故
文通方承眷寵垂大用矣年僅四十而天王疇輩材

經筵堂手錄

望不及二公遠甚而名位過之此所謂命耶叡達詞
翰突過其兄而官不遂亦命也

宋龍李

裕陵 御製韓魏公神道碑命次道書次道乞如太
宗皇帝書趙中令碑故事上曰太宗宸翰子孫安
敢倣傚又曰卿父子皆善次道始奉詔上又求宣獻
字次道遂進數軸然世但稱宣獻子史李而罕稱其
字 裕陵天縱多能 聖鑒尤高非輕許可者墨林
所藏次道帖乃行草恨未見其楷隸尔次道名敏求
宣獻名綬字公垂

蘇文忠公

鮒與祁大夫皆欲脫叔向于難焉然叔向拒鮒不答
卒賴祁大夫以免者古之君子非但不肯目小人以
求福亦不肯目小人以避禍也陳大丘弔張讓母喪
旬緄為文若娶唐衡女雖非求福未免畏禍此在叔
向下矣欽永附王氏劉柳黨叔文既非避禍專欲求
福此遠在荀陳下矣坡公書此有深意世言章子厚
本與坡善為蔡卞所劫故坡亦南迂豈非子厚常密
導此意坡公拒而不受乎余讀而深悲之書左傳帖
西域文字與中華絕異然流傳既久雖華人未免為

經堂重錄

胡語自唐人虞褚帖中多用和南字歐

李謂

不曉和南為何語不肯寫此二字李者衛道不得不
然至坡公則手書佛經非一種心經在貝葉中尤古
真簡捷蓋在惠州時為沈夫人所作夫人乃南臺使
君之內嘗夢^僧迦送子瞻過海者書多心經帖

仙者葛洪孫思邈皆有方書傳世抱朴子方最多世
未有試之者若千金方則試而驗者多矣坡公于其
中錄出此方豈以其言高虛似抱朴子歎恨吾老矣
不能以身試方當俟識者書千金方帖

蘇子美贈祕演詩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尤

惺惺演塗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成
不謹已為浮屠罪人公而從而暴之乎懷素工草書
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餉酒與魚前輩如坡公手錄
其醉筆人固不可以無藝也此二髡一畏人知其飲
酒一自狀其醉飽甚可笑書懷素自作五言帖
公自紹聖以後詩文未常有貶謫之歎已卯元符二
年也公在昌化南遷七年矣所書子美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之句可謂哀而不怨婉而成章矣書杜
詩帖

公自跋云書夢得數詩今僅存二首前幅似為人截

經鉅堂重錄

去巫峽蒼蒼煙雨時時誤為枝

書劉夢得竹枝歌帖

余評此詩在張籍王建之下望盧仝劉叉尚隔幾水
坡公取其自在前輩論文氣象開闊如此書晚唐詩
退之效盧孟歐公效蘇梅坡公效黃秦輒逼真而反
勝之譬如老禪與孝人問答机鋒常有餘郭功甫效
太白潘邠老效老杜用盡氣力而不近傍譬如窶人
李富家調度事力苦不足也效少游五言帖

唐樂府手推張籍王建本朝惟一張文潛尔坡公
手錄此篇亦如退之于籍輩乎然文潛每篇語意有
緩弱處不如籍建句句緊切書文潛寒食歌

前詩 紹聖南遷初至惠州所作也後詩 建中靖
國北歸過嶺所作也相去七年集中各有題後詩凡
有二篇本不相聯屬今合而為一皆題云到惠州字
亦可疑 書到惠州詩

公貴盛時士競趨其門攻文者托公以重其文挾藝
者托公以售其藝及其迂謫也未聞一士如韓生從
殷浩至東陽李商隱從鄭亞來循州者盖有相遇都
城以扇障面不揖叔黨者矣潘衡何人乃渡海忍飢
為公留一年其人賢于李公麟輩遠矣墨百日不堅
燥非善墨也然婺墨至今尤托衡名以 墨工能

經鑑堂重錄

托其身傳其藝如此士豈

焚之然後為老散郎何甫 元符三年為守帖云朝

散使謂後世中國真 齋三筆云英州江水貫市架

木為橋毗之若前輩雖 甫始壘石為之橋成坡自

海外歸為如此其十則再然則何名甫而字智甫帖

云智翁者豈十三其十四則山之游寧並轎而不先

升車以一代元之餘傾蓋顛上邵執謙特甚若不敢

與太守鈞敵者前攻之坡南行南海島非人所居韋

執誼李文饒盧多遜既深煩恩之愧此老羈囚累載

白首北還乃云何時得易得又云家累 在海外時

其浩然不屈之氣非黨禍去請見兩新婦所能死也
與何智翁四帖

杜口謝絕萬事 金紫公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
科共畏賢者避之 圭為守相處甚懽方氏書画多
經坡鄉夜絕大江宜 佛經或為書史傳往還簡帖
尤多其了翁廣漕怖无 所收坡公遺墨至四百餘
紙後羽化是時獨能調護 寫心經及左傳三教手
簡十四幅而不畏瘡疫之傳 與吏民望前塵又云
治行有日併增十即挂其冠 至惠南圭後臨郡
也其三云厄用塗其孫略登科題公獨收恤其四寫

碑其五荅林媪酒其族人往往有見太守之厚于
黨人也其七其八其九書見在南圭 事按列子極
西儀渠之圖親死則娶 英州題名朝散子蓋荒唐
之言以誚尤無 者 君即其人也 以火葬為俗
蔣簿賴公一言免荅茶郡守建安何知雖困厄中而
濟人利物之念終不少忘作何公橋詩然謫海外離
患時也其十一其十二其避其名耶南 至番禺道
間及至海外時也云廢逐老過荒遠小郡欢如平生
世言坡素善圭以此帖葦厚德如此海圭出守始遇
諸塗尔又云薰濡之喜皆往而不返此亦厚又云慰

藉津遣求之古人亦未卻掃一室復如托治下無回
顧憂思之心又云邁時所能怖煙瘴所許拜老嫂又
云白首投荒佩公閉門方子容字南圭之戒又托致
家書至昌化黨禍人所坡公貶惠州南小人或販以
為奇貨潭帥溫益迫道公題品或為書守囚山谷于
譙樓遂死樓上台守脅家舊有萬卷樓城雷守罪以
屋僦子由之人南圭當略尽墨林僅有 迂客待之
如骨肉寧傲章蔡之凶熖已前二帖云日染有東都
節義之風自惠州歸未七欣抃可坡生血勇退之志
素定矣晚年夫婦壽考見窮衆所鄙棄 仕抑天報

經鉅堂重錄

欵今直下雖微坡帖雖散六借真誥可 珍藏者墨
林亦族也又坡公手点漢皆言蔣簿葵 孫長溪宰
之泰處與方南圭十四帖
二君不知何人可權失其姓時澤雖著姓字而失其
名當考与可權長官時澤推官帖

醇之與二蘇交情如此惜不得其姓名方勛坡戒言
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乃逮
赴御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知而醇之獨
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墨林所藏坡帖皆晚
年字此帖在烏臺詩案以前尤清媚可愛坡類四帖

李舍人

此熙寧三舍人之一也可室可室名大臨字才元蜀人

右跋名臣十八家下

唐內翰 諫院

唐氏人物最盛彥猷居錢塘質肅居荆南然皆通譜林夫翰墨不減彥猷二問風節無忝質肅蔡公有與彥猷帖云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見殿中君作為動搖山嶽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有春州之行見人子弟為善而賀其尊老至情也又絕口不自言常採質肅一節盛德也林夫俊人始贊新法後攻介甫雖非

經筵堂重錄

粹德要合于易之不遠復賢于迷而不復者多矣

錢內翰

忠懿真行草字尤有唐人典刑至穆

本朝

人字矣

張浮休

此帖在落待制謫守武昌之時詞意尤不自保知黨禍之未已也未幾再謫副團商州安置

劉元城

當公南廷監司希宰相意欲殺之以媒進信臣者以一宰之微乃目陳秀才遣曹亮以書候公起居可謂

賢矣按信臣姓鄧名弼亮奉陵人元祐中登第常為新吳令與元城道鄉善家藏二公遺墨甚多

陳了翁

了翁既為二蔡所怨交游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其人餉子魚荔支必蒲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得修答豈非恐累其人耶吾里前一輩惟陳當時諫議與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與諫議公者

陳殿院

殿院與了翁齊名世謂二陳字亦清麗可愛

鄒道卿

道卿直声盖穹壤然惟諫書凜如霜日一字不可增損至如它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巽詞答之亦可見公之盛德也

鄭介夫

介夫福清人居于縣之西塘先庐尤存余屢至焉手澤書數冊及坡公贈詩一卷其家宝箴至五世孫循不能守多歸于墨林此帖教冊中之一葉尔

黃魯直

以眉山方韓柳可也少游似未至此田地豈以為錫秦氏子有所假借耶與秦禹錫帖

右山谷自書其得意唐律也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黃流不解澆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固佳句如以初平羣羊對叔度千頃淳于吞一石對庖丁解十牛則似欠工李者止李得此等句而前二聯未有似之者本朝草書惟蘇才翁杜祁公若山谷草法錢穆公固常評之矣書律詩帖
未給事名紱字君貺元祐黨人清修君子也山谷書謫仙此詩予之殊不可曉書太白詩

秦少游

馬詩有李杜之作在前後人極力馳驟不能及少游

此作非不工但神氣慢善呼喚不來然與晁張俱客蘇門而結字自為一體則異乎二三子之尚左者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家

蘇才翁 子美

才翁兄弟皆抱負奇偉有志于世然一留落于外一擢折而死可悲也二蘇書實為本朝破荒才翁錄呂丞相事筆力迫王子敬下視張長史字在紙上乃欲飛動其為發運置司于許歎曰好時好日在許州過了二年世但知袁子美之不過若才翁則以為宦達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輩稍在蔡公前以兄

自居呼蔡為弟蔡公亦自言草書得才翁屋漏法前輩樸實頭服善如此若未顛自以為勝坡公師川自以為過山谷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

陳懶散

彥默字子真蘇滄浪之壻也慕嵇叔夜陸魯望為人自號懶散了翁銘墓稱其草書得外家法詩亦有滄浪氣骨

張義祖

友正字義祖丞相鄧公季子平生不出仕世傳其有別業直三百萬盡粥以市紙李書二十年不下樓有

經世堂重錄

君謨淺近元章狂誕之評今觀三帖清妙信有晉宋間人筆意但或者稱其所用筆鋒長二寸恐不近人情自鍾義張獻無此法也

周越

周越膳部與李西臺同時所著法書苑論古今字李甚詳備其草書獵狐篇非不點綴波畫矜銜姿態要似五陵俠少結束華楚然都無士大夫風度歐公評本朝書推取才翁兄弟及君謨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臺且不見取况膳部乎滄浪公亦歎時人以其詩比杜默字比周越為不幸默詩所謂聖人門前大蟲

者默越並稱其不與越甚矣葛立方乃謂君謨書初
季越此語全無按據又躋米于蔡上非特蔡求輩行
人品判如穹壤姑以字論蔡如周公繡裳赤舄如孔
子深衣玄冕立于宗廟朝廷之上米如荆軻說劍如
尉遲敬德奪稍耳烏得與蔡抗衡乎是何工于知周
米而拙于知蔡也

米元章

米老字畫極奇崛詩文不陳腐自書此詩于綾必是
得意之作然為人矜誕遂有顛名余常評其詞翰要
是世俗詭異之規非天地冲和之氣也季者當以歐

文蔡字為師

右跋 本朝名筆六家

張無忌

此帖謂過廬山見熊伯通有孤兒多怨之語按熊本
字伯通時自洪守奪一官歸鄱無忌自察官責監鄱
州泊稅既以申狀求解字又云公存恤逐客如此必
無熊君之言矣蓋與鄂守者余常謂無忌在元祐初
召入獨言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非是似非隨時
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召移其所以規 元祐者規
紹聖豈不誠然大丈夫哉柰何首誣名德元老徧詆

忠賢名臣開投荒禦魅之門倡毀碑斲棺之說既以此取貴位然後欲奮迅擺脫以滌前垢而收新譽生掠虛美沒竊佳謚其智遠出章蔡之上矣予聞佛者宗果常問無尽賢温公而論之何也荅曰熟荒要做官尔噫使無尽不為佛奈所誤決不至于無忌憚如此觀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簡蓋以謀國比之說禪故曰佛奈誤之也若坡公其時果着力吕申公果用之住烏寺不知又打罵何人必是回戈攻半山老子及其門下士矣禪家所謂呵佛罵祖者尤扶公子之背以出公子也無尽呵罵馬吕者豈亦扶之然

後出之耶然當卒世惡京怨京能與京異能反京所為所謂彼善于此者夫必如元城了翁而後可以攻京無尽攻京始是以燕伐燕京豈肯心服哉

丁章吕蔡

丁謂之帖一章子厚帖二吕吉甫帖一蔡元長帖三元度帖四謂之不甚工書子厚書程沙隨評為本朝第一此二帖信佳一薦同人黃君云此為相近無人不能獨延之豈子厚之力不能館一賓耶抑持援輩皆早慧無待于師友耶一歎京師無醫元長帖皆與彥稽者恐是方天若字以餉荔支等語詳之其為天

若無疑元度帖一錄老子一錄楚辭二小簡疑亦與
天若者一云家兄入輔幾政豈獨宗族之幸鄉閭聞
之想亦慶喜嗟夫遭時如君謨立節如君謨然後可
以言宗族之幸鄉閭之喜若京與卞為國臣蠹宗族
如子應方且閉戶退藏挂冠以避其臭鄉閭如方軫
方且叫閭憤激擢髮以數其罪而其兄弟不悟自慶
自幸如此可發識者一喙元長書比米顛尤險惡元
度用筆差老

右跋張丁章呂二蔡帖六家

鄭德言書画

坡公進紫薇花詩真蹟

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十月二十七日今上
皇帝講記禮徹章詔宰執及講讀官十四人錫宴祕
書省克莊以少蓬說書崇政殿兼權中書舍人預焉
故事書前人絕句賜羣臣至是始賜 御書聖製七
言唐律一首恭惟 帝季同符元祐克莊翌日恭和
以進又別獻一詩然惡札蕪辭上不足以贊明主緝
熙下不足以望前輩風流之萬一夫必有臣如軾然
後對紫薇花無愧色克莊未季淺聞孤負君父獎擢
多矣德言其磨礪以須它日與坡公並驅非子其誰

西園雅集圖

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
真長王子敬之風此圖布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小
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画
固不可以不設色哉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
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
風流醞籍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
案矣賓主俱謫而囀春鷲輩亦流落于他人矣自是
戚畹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云天網恢中夏
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

巨然春溪欲雨圖

本朝僧以画著名如惠崇居廬巨然皆見于荆公詩
今巨然此幅又見于安晚公跋二公于一藝小
善記錄如此其為天下宰不亦宜乎

王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誌

故河東轉運方公諱宙字子正少擢第端明蔡公倩
也京雖端明兄弟行差晚出自為小官即與公親善
後當國以司農丞召公不數日求外補至死不復入
于時非京親故而蚤緣附托以媒進者多矣公真其
親且故而惡京遠京甚于蕭咎之見婦人退之之謹

瘡鬼也烏虜賢矣哉公曾孫審權示予以其家所藏諸老翰墨蓋公元為范忠宣蘇文定所知陳忠肅鄭介公其友也書帖皆存又故老傳錄公在京西乞給還伊川先生所買汝州田言范蜀公子百揆罷官非辜又言唐義問身後三子未祿宜還其恩教方黨禁盛時邢恕有斬頤萬段不救之語溫益追道鄉夜絕江石械陳獄具脅了翁某漕自詭殺元城而公于是時居官持論獨如此忘一身之齟齬援諸賢之流落其人或已物故尚欲旌錄其流烏虜賢矣哉夫男子闔棺事定今觀王家輔道作公誌銘凡此諸事皆不

書是闔棺而事殊未定也謂公為時相章公太尉呂公帥相魯公從官徐鐸呂嘉問所薦恐非公意然謂將處以臺閣力請外未言公氣勁不數教榮利晚節論事尤不苟合稱之曰子正可以無愧則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矣輔道此文自佳楷法絕妙似褚河南惜非直筆尔或曰了翁作豐尚書行狀止述爵里卒葬年月無垢祭洪忠宣僅有烏虜哀哉四字子何求備于輔道之詳也余曰二公責近于朝其事顯方公滯留于外其事隱故詳述以補誌銘之闕云

臣恭惟隆興乾道之盛比于慶曆元祐阜陵既同符
二祖而正獻公相業亦與韓富司馬匹休豈有它道
我不過君相間皆以進賢退不肖為第一義當時之
所黜陟用舍天下皆以為當而已公家藏宸翰所書
用人論臣伏讀而歎曰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明此
以北面舜之為臣此語足以贊此論矣書用人論
臣按故相王文公絕句尤多而工阜陵書此篇賜
陳正獻公者豈非以其冲澹閑雅異于它作乎如晴
日暖風生麥氣綠陰芳草勝花時之聯亦為天語稱
賞蓋與前詩同一關鍵惟深于詩者知之文公又有

何時白石崗
迤路渡水穿雲取次行之作亦甚佳
阜陵書荆公詩

復齋臨蘭亭

善書者未有不臨契帖然有貌似之者有意似之者
余謂貌似者優益之効孫叔敖也意似者魯男子之
奈柳下惠也復齋所臨其意似者耶

虛齋書畫

契帖三

此五字未缺時本尤可宝而藏契帖者多以五字缺
者判真贗優劣然則易書反不如出于秦灰孔壁者

為可信耶

此五字缺本視它本尤奇妙惜其墨蠟草草或濃或
淡然筆意神逸如星斗麗天非輕煙薄霧所能翳也
此本與余家所藏薛本無毫髮異字畫皆極瘦視今
人所宝字畫肥者各不同尤遂初王順伯號博雅皆
以肥者為真

胡笳十八拍

右 南渡初 御府本奎畫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
宣政間画李生此時尤多存者今画工不能為也
胡笳詞惟蔡琰自作者高古悲壯格在建安黃初之

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黃初邈然不及矣顧
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後村集卷之十八

題跋

方一軒諸帖

閣帖

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珪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
皆非真真者字畫豐穠有精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
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間所賜御書
喻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偽無競弟始傳汪端明
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根無真帖參校予偶于故家得
第五卷一袖非絳非臨江非鼎武罔甚異之試取汪

氏所記行數視之皆合又于其家冥搜得第六第九第十卷行四方必以自隨二十餘年而不能合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者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三千楮得之其秋被召為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珪物也又曰某有三本昔山谷嘗歎無萬二千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餘千及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它本刊卷數在上板數在下惟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連屬二也它本行

數字此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板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板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板行數或多或少而不肯翦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余得汪氏之訣不敢獨善逢人必告方君敬則楷用余說求得十卷前四卷稍渾全後六卷為或者剪截然墨色如新比余本無毫髮異不謂吾鄉有此秘室帖未有端明蔡公親題云黃子正示及用習草法未有子正印子正不見它書惟端明跋某僧臨脊令頌云黃元吉子正得之曇休子正

名元吉僅見此跋曩余先得四卷尚未敢深信汪氏及得江東本始知汪氏之不誣及見此本益知余本之可貴吾鄉前一輩好古博雅如肖亭鄭氏雲莊方氏所收皆屬本而相夸曰惟我與尔有是夫噫汪氏之譜未行雖鄭方不能辨真屬既行雖余之淺闇乃足以識真况若敬則好之篤而求之勤乎或咎于不當以其訣授人余曰屬帖惑人多矣余之說傳屬帖息而真帖出不亦書畫家之一快乎敬則其取汪氏所記老夫所跋併刊之以廣曾次而聚嗜好也

絳帖

坡公重潭帖山谷自歎閣帖不可致佳藏潭絳帖此時二帖未分優劣也自中原幅裂北碑難得始輕潭而重絳矣頃見王簡卿侍郎評絳帖尤貴潘氏城塲本敬則此二十卷潘本也凡今本漫漶殘缺處此皆可讀後第二卷唱箭帖秀岳帖與錢俶詩視它本彼缺而此全梁武帝帖與後第十卷顏魯公帖視它本彼全而此缺帖家以全多缺少者為宝然則潘本絳帖中之尤善此本潘帖中之尤善

盧鴻草堂圖

此字若舊物也今為方楷敬則珪藏第所書十志多

誤字幾不可讀如期仙磴一章謂灵仙彷彿可期儒者毀所不見則黜之疑冰之言信矣此用蒙叟夏蟲不知冰事及荆公蠱疑冰之意今書疑為凝大可笑楊風子之跋屬也周益公之跋亦屬也鄭編修家有絹本亦然余既借本命工摹寫托竹溪林侯作小楷書十志林善訛字不可致詰唐文集中無盧鴻又別無善本可參校遇訛字則闕之

亞栖書

僧中善書者智永智果辨材懷仁懷素高閑亞栖書皆不足以望其彷彿此帖未見所謂飛鳥出林驚蛇

入草者唐末僧如貫休齊己栖亞之流詞翰若不甚高而自稱善太過夫字以工為貴豈以其嘗供奉翰林賜紫為貴哉鄭谷詩云愛僧不受紫衣僧谷尤不愛况人物有高于谷者耶

高宗御札

臣以諸家記載攷之皆云邦昌誅由李綱然邦昌賜死綱已去位其議實自綱發之暴罪之詔有云宿福宣殿使宮人侍寢綱家有宸翰云華國靖恭夫人李從和見只就內中取問仰李綱取于開封府枷訊烏虜邦昌何所逃其死哉初紹正統首黜閔位聖君

也甫提相筆先誅叛臣賢宰也本不必辨但赭半臂
事人所共知宸翰世所未見蓋誅叛之筆出于
獨斷網贊之爾華國李姓名從和王明清誤以李為
彭繫年錄不載其名

蔡公帖十二

蔡帖惟觀書記真行草諸休皆備當為公遺墨之冠
此軸若使灵宝見之必穴厨後竊去使京東李究見
之必設計豪奪使米顛見必之要作贗本脫換敬則
其善藏之無落諸人姦便

觀書記

世人臨書全如崔琰假作魏武元溫兒類劉司空亦

可遮瞞俗眼第恐為匈奴使及劉家舊婢勘破耳蔡
公臨轉授訣九分逼真使率更見之不能辨也嗚呼
可謂藝之至者矣臨率更轉授訣

右蔡公十帖雖或止半幅或止數行皆有義味可研
尋如云至杭未嘗游覽足以見其勤于政也云忝知
制誥家世孤平母氏思歸足以見其難于進也云造
宅已畢田未有涯又足以見其貴而貧也至于論瘞
鶴銘諸葛漸華唐供奉墨問歛郡墨工姓字皆翰墨
家所願見者于時杜丞相唐彥猷與公皆以書名世
杜餉公鼠鬚筆公歎其精妙故相以十筆遺沒官私

覲之禮止此今人寄毛錐子少亦百枚安得有佳筆
我墨似廷邽法者竟不知其為何人
十帖中或有可疑者然真蹟要非贗筆所能亂又先
賢言語自有一種意度後人強奪之不近也內中葬
帖云地里家說無了期但無風水免鄉人言可矣通
人之論也近世尤尊用葬書魏元履葬于平坂穴地
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
遂絕古今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水燥則辟風魏
公之寔無乃太平溫乎莆人重黃涅槃厲伯韶兩墓
師如神其所点穴或在高峯或在廣野有鳳凰展翅

玉帶出匣之說為其孝者無二師眼力塊守死法高
則入雲下則及泉惜無以公之說藥之論樂帖云欲
知古樂必由胡部乃能通世儒謂刪後無詩公之于
樂雖胡部亦不廢皆孝者所當知也此帖隸法尤妙
雜帖

杜祁公帖

杜祁公字散見諸帖皆行草而楷法極罕見此帖十
一行一百三十八字皆端楷無一畫草又以知古者
改官追贈婚嫁生子皆告祔廟公自題其末云至和
乙未歲季夏錄此九字草聖尤妙蔡公復題十字云

杜祁公親書見授其謹記蔡公習于禮者現家庭上
壽儀可見然尤問禮于祁公得公所錄寶藏之如此
此其所以為前輩欤

唐彥猷諸公帖

此冊位置稍雜蓋以人論則揚大年蘇子由曾子開
范淳夫陳了翁當作一編以字論則唐彥猷稱夫與
別冊才翁子美字當作一編劉共父樞密帖當編入
南渡後諸公翰墨間名俊者何人豈張循王耶此一
幅可疑

御賜滕元發畫馬圖

滕公初名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
道按公事秦陵歷蘇杭鄆三州帥太原尤有威名此
圖云賜滕元發者必在并門時也始格陵常以奎畫
處分西北事宜故前輩有夜書細札賜邊臣萬里風
雲入長筭之句若秦陵宸翰臣庶之家蓋不多見
滕公本傳及它書俱不言常有此賜當以訪博識者
四諫帖後有孫尚書作益跋

孫公作此跋時未秉譙周李吳之筆也過江後不能
復為此言矣

東坡玉堂詞草

坡公之文使不善書者書之亦可愛况公自札乎或疑此卷塗抹多而点畫拙似非公書夫六十老人詞頭夜下攬衣呼燭頃刻成章豈暇求工于字畫乎公固云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則此卷乃真蹟無可疑矣

蘇黃小米帖

吾里收書畫家有數昔堆城南蔡氏萬卷樓方氏後有藏六李氏雲莊方氏然尤物在天地間聚散來去不常藏六雲莊之所收者往往城南萬卷樓舊物也俯仰未三十年眼中所見書畫凡幾易主昔藏百千軸

者今或無片紙而錦囊牙籤萃見于墨林方氏上塘鄭氏壽峰方氏則又皆藏六雲莊之散逸流落者也墨林壽峰皆萬卷樓之族書畫入族人手尤子孫也此冊惟坡公海棠詩尤真余所見凡數本壽峰紙本墨林絹本吾里已有二本未知世間共有幾本也小米書不及父恭惟思陵之評萬世公論其謂山谷字得蒼頡悟良不可曉

元祐王樞密奏藁

熙豐羣小怨元祐諸賢刻骨其尤深切者如劉革老王彥霖劉器之范淳夫梁况之五六公它日遂與

粉昆之獄引用九族當坐之法向非秦陵保全則此
數家無噍類矣公雖早薨不及見死名刊黨碑子孫
禁錮烏乎自昔端人正士欲為朝廷區別忠邪卒之
忠邪不可區別而身反受其禍如蕭望之張猛王章
京房之流多矣此朱子跋王公奏藁所以三復太息
而不自己歎王公遭黨禍朱子罹李禁晚節略同跋
此卷時 紹熙改元時事比之乾淳變矣深味朱子
之言可悲也夫

李承之諸帖

李承之詩行于世字則未之見此帖端勁姿媚有石

曼卿籌筆驛詩意度可宝也名賁者必是莘老素不
工書此帖乃更札不必存孔經父陳伯修以人重不
以字重驚深父亦然

曾子開鄒道鄉帖

建中靖國改元曾子宣當國有可復為元祐之机迺
古與韓相師朴爭權主紹述而援蔡京然則子宣者
真千萬世之罪人也當時雖以子開之賢不能諫止
了翁乃欲以一右司郎官挽回其意難矣子開答朱
給事書云哀拙于此豈能恣然但再三則瀆終恐無
補弟兄間尤以瀆為慮然則欲進言于相夫豈易哉

道鄉方自昭州召還而有決難再用之歎又欲乞一
便鄉奉親處豈非前知亡日之必反覆未知所稅駕
致未公與魯鄒善其同入黨籍不亦宜乎

李忠定手抄詩

忠定公手書自作詩得一二篇已足貴此二冊凡八
十篇皆建炎策免後避地入閩所作雄詞勁氣有橫
絕九州揮斥六合之意卷中如許右丞三友詩所謂
吳李孫者元中丞相也伯野樞密也忠定也忠定和
許詩云我生值艱虞慘淡風霾昏挽翁共出力一廓
扶桑暎此志竟蕭條相頌聲為吞時孫扈沒北狩吳

南廷忠定與許公皆去國凡欲獎王室不肯與虜戴
天之人稍凋落北向之志寢衰偏安之勢遂成誦忠
定此志蕭條之句可以流涕痛哭也昔于忠定孫景
溫架閣家見南渡諸老與忠定詩文皆忠憤感慨語
又于象先上舍家見忠定手藁數巨編及當時所画
宣和金人圍城圖虜布陣置我師守禦甚精詳景溫所
藏有亡未可知象先書画稍已散落常密訪圍城圖
已不存矣此二冊亦象先舊物敬則善藏之

許右丞諸賢書

許右丞與李忠定論易春秋各一書皆密行細字二

書許三千餘字皆端童真楷無一点畫草草書言吳元中每得翰經解必論刺數十條翰輒曰其言時有刊定惟論莊子內篇與易乾卦相表裏數徃反終不可合又云公所誨經史闕文謹當思而改之夫位高則不復孝時危則不暇孝三公皆已為宰輔而尤力于孝時吳過嶺李過海許公自言虜騎渡江所向摧陷翰去分寧阨瀏陽伏平江轉徙山谷林薄間脫死毫釐而尤不忘孝今士大夫位望未及三君子萬一已東書不現非有胡虜盜賊家族性命之厄直謂身已貴不當如窮書生矻矻講貫尔許公書人人當摹

一通寘之座右汪玉山輩行後于許邦彥豈士美乎美成乎與汪玉山孫仲益帖當削去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帖當別編

鄧栢欄宇文樞密詩帖

栢欄公詞翰當編在炎紹諸賢間于湖石湖稍後出不可並也折公功名人亦栢欄之倫宇文公上粘罕五詩造次顛沛不忘朝廷其云人生有死渾閑事不斬姦邪此恨深又云橫磨大劍人何在裂背穿胷不汝忘豈非追原禍亂之始恨不食京黼貫攸之肉乎攬其遺墨為之一涕此帖似宜與死節者同編

江民表三賢帖

此冊惟江謝秦三家當存餘皆惡札當刪余舊誦江公諫書知其為鄒陳輩人尔後見其題良嶽云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比之鄧肅花石網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此卷如高低山接勢清淺水分灣亦警句蓋深于五言者惜未見其全集謝字聖藻歷給舍以論事不合秦字辨之漕陝西以主棄地與江公俱列名黨籍云

朱張書

朱張字固可空但其間一二幅使人代作者不必存

也

夾漈艾軒帖

夾漈薦丘鐸于某人云尚書之門可以遺鄭樵不可以遺丘鐸噫其先人後已有如是耶艾軒與夾漈書云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季又云前數年聞夾漈說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有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躁惟恐人之先已也名軋已則忌惟恐人之勝已也此前輩之所以為前輩歟

小米二徐吳傳朋書

米元暉徐明叔徐穉山吳傳朋皆南渡後善書者聚

為一編深合位置後二帖非其倫也

中興三相帖

右李忠定奏藁三趙忠簡張忠獻陳魯公帖各一三公皆中興賢相江左所恃以立國者其遺墨當自為編不可雜以它帖第一板名絳者子華乎厚之乎非同時又人品各異宜削去忠獻帖前一板非忠獻筆細視其名乃汾字非後也汾忠簡子也後人不察以汾為後亦宜削去

中興諸相帖

此冊聚南渡以後宰相真蹟然亦有不必存者第一

板似非李文定詩或是同名縱是李公之筆亦不應入此編也內周丞相書蓋荅艾軒諸子艾軒以集撰歿其家求卹典公告以劉汝一諫議陳季陵侍郎皆帶集撰並無恩教且勉其昆仲力孝又云復之之子一上而收魏科復之者余叔祖正字也時阜陵尤惜名器以艾軒之賢身後止官一子其後始有嘗除送官未供職死亦有已死而除送官者有自集撰追除待制者皆得以京秩奏薦蓋論撰次對雖止隔一階而送官庶僚恩數絕異此先朝所以新而不予人歛

陳懶散帖

此冊以字論之只有陳懶散與蔡子正一帖當留規
懶散筆意尤有才翁子美氣骨其後遂變為于湖石
湖矣

小米畫

古畫皆着色墨畫盛于本朝始推文與可李伯時後
東坡寶晉父子迭為之廉宣仲王清叔亦著名然元
暉千幅一律世有無根樹濛濛雲之嘲可謂善譏矣
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逆叔黨死于小官命
也夫

妙喜帖

老不求工于翰墨而英傑之氣自不容揜如此使
其衣逢掖冠章甫力量氣魄未晦庵陸象山輩人也
丁晉公諸帖

丁謂之章子厚呂吉甫蔡元長元度居安五六公翰
墨世或罕見彙而藏之亦可謂之傳矣程沙隨評章
子厚書為本朝冠又曰後五百年儀論乃定果如程
氏所云則此帖似非真蹟未一幅恐非李資深字名
偶同尔

花光補之梅

之至者不兩能花光補之專為梅花寫真所以妙
天下文湖州于竹李伯時于馬皆然今画者無所不
画既不能皆工歸于皆拙為己詩與文亦然

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

此序與余所藏三畧字体無毫髮異三畧乃宝元己
卯筆也時年二十八序乃慶曆壬午筆也時年三十
一字雖精麗未免矜持視晚守錢塘書清暑堂記時
信有老少之異然欲孝公楷法必自三畧始自此序
始余開古之善書者由楷以人行草非由行草而入
楷也羲獻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未無楷

字盖行草易而楷難故藏帖之家有贗未無贗蔡敬
則十襲此序客未求現立教文外示之可也

再跋

一太常博士出倅而朝賢錢以詩者八十三篇師回
之賢可知也按師回名鑄亦莆人序書字而不書名
曰陳某而已陳以天聖五年公以天聖八年繼
擢甲科與陳輩行尔而卑下之如此可為後生法

又蔡公書四軸

右孝嚴殿記凡一百六十有一字在公衆書中華書
差瘦盖公暮年得意書與清暑堂記皆縱心不踰矩

之筆也 孝嚴殿記

蔡公不以詩名然草際飛螢乍有無詩家要眇之音也 有王右丞韋蘇州之風 清暑堂會同年詩

蔡公尤自珍其所作散隸此數或斷裂文義不全或翻覆紙背書之譬如珪璧雖復殘缺尤可寶也 散隸余所見茶錄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公自喜此作亦如右軍之于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姦摘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藁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與其他作奸犯科者不同耶 可發千古一笑 淳祐壬子十月望日某書時年六十

六 絹本茶錄

唐明皇鵲領頌

黃公不知何人其與忠惠公翰墨往還如此所收閣帖十卷與此卷皆為蔡氏家藏當訪黃公始末他日別為作跋

又

始余見此頌及閣帖跋深恨不知黃元吉為何人後見集古錄跋云 皇祐至和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明皇自書眷令頌本示余乃知元吉為中貴人也 歐蔡在當時尤為嬖官所仄目且何為而與

元吉往還也豈其人嗜好儒雅異于其類二公不絕耶歐公書其名是矣蔡公併稱其字則愈可疑豈字子正者別一元吉耶然此頌歐公尚把玩之未論真本雖臨本亦可貴也

好一集錄

歐陽公集金石錄千卷趙德甫續錄二千卷歐輔臣也趙宰相子也侍從也皆仕當天下全盛南北未分裂之際然各費二十年網羅收拾所獲止如此南渡後北碑寢難致方君敬則妙年被服儒雅九世間貴介公子裘馬劍射梨棋声色之事率皆不好惟酷嗜

古文奇字開有一善碑一真蹟必高價訪求不得不止所收為吾里諸故家之冠而北碑尤多自石鼓此山詛楚至隋唐殘碣斷刻一一裝飾而笈藏之積至六百餘卷日增而未已也他日君年益壯仕益顯網羅收拾益廣則其數必侔于歐趙二家矣余雖老庶幾見之

乾道李官詩卷

朝士補外同舍郎分韻賦詩以餞別故事也艾軒先生繇小司成出使廣右兩李同僚餞者十有七八今詩皆存惟逸二篇乃陳公居仁何公澹所作此十七

人者四至侍從一執政餘多當世名卿蓋是時李官
極天下選可謂盛矣內賈公偉者故龍圖閣李士贈
太師公之父今資政殿大李士秋壑公之祖非所謂
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者耶艾軒之後寢微外孫方
之泰字巖仲澄孫字蒙仲繼擢科第篤凱風寒泉之
念艾軒祀賴以續書賴以傳此卷為巖仲室藏暇日
示余日記莆陽志謂艾軒使粵以張說除僉樞不往
賀而去按說除西府七在年三月使粵在九年四月
記鄉人事尤不免誤則傳聞失實若此者多矣不賀
說一節當在為著作郎之時志誤宜修

後村集卷之十九

題跋

方蒙仲通鑑表微

蒙仲示余通鑑表微一編為讀袁氏紀事本末而作此等文字前有范氏唐鑑後有胡氏管見朱氏綱目聖賢復起必造之矣蒙仲又別為書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常謂公論根于人心石勒不識字听人讀溪書評量亦不錯不必李士大夫然後能持論也惟夫為呂武主紀以魏繼漢書諸葛亮入寇之類大經大法皆與孔氏背馳以陳水公之賢而不能改前

史之誤先儒自伊川有此見范氏胡氏略發之而未
盡至朱氏綱目出然後女主始不得以移國命閔位
始不得以于正統楊雄始不得不為莽大夫狄仁傑
始不得不為周司空諸葛亮始得為漢相陶潛始得
為晉處士可以破一世之盲瞶開千古之心胃矣自
朱氏所條大經大法之外若無甚難通者溫裕廢簞
貽笑于胡此公論之在夷狄者莽堅僭竊塊見其女
此公論之在女子者廖立哭亮却超奢玄此公論之
在怨仇者慶忌揀雲萬福拜城此公論之在武夫者
遮道借怕袖瓦送實此公論之在小夫賤隸者夫夷

狄異類也女子儒者也怨仇其心不平者也武夫悍
者也小夫賤隸微者也其是非褒貶之心如此而况
于季士大夫乎蒙仲此編不必就識者而商論求名
人之印可試示之夷狄仇怨告之女子武人小夫賤
隸如其皆有隱志皆無異論它日必與三家之書並
行設有一人焉疑某義未安指某義未當當改之又
改之歸諸是而後已否則意雖新而駭衆論雖高而
無助余恐嗜脰者多嗜芟昌歎者少而是書孤矣

方蒙仲記過集

記過集者蒙仲存其國子秋賦別院省試大廷甲科

之程文也或曰士既成名當志其遠者大者已陳芻
狗奚以存為余曰是大不然董仲舒劉蕡他文不傳
然自漢唐至今莫不目舒醇儒敬蕡敢言者以二人
之策存焉尔蒙仲奉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
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之精神夫既主君子他日必
能與希文俱貶有倡斬頤萬段殺權滅口之說者必
不忍和声矣既附公論必能陪君實吃劍有獻愛莫
助之圖建紹述之議者必不肯挂名矣然則蒙仲此
編非直一時策名之梯媒實亦萬世責備之案據欲
勿存得乎昔荆公曾中制科人云曲季暮年終漢相

高談平日謾周公詩則壯矣然公相業似塊其詩家
仲不可又塊其策也

趙南安餞行卷

南安趙明府之官茂實尚書用之少蓬皆以詩餞茶
纍然衰疾不能詩贈之言曰古之為宰者多矣余常
以為仲由之于蒲不如言偃之于武城西門豹之于
鄆不如宓子賤之于單父盖由以才偃以德豹以智
子賤以仁此夫子所以動聞絃之喜而太史公所以
著不敢欺與不忍欺之辨欤夫芝朮不攻治而疾痰
平鳶鳳不鷲搏而雄狡伏明府行矣余耳冷不聞于

為于之歌久矣庶于明府聞之

何謙詩

以詩為難耶則寺人賤妾之作列于三百五篇以詩為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為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沒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歎余常謂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齷人幽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于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歎余識何君乃翁常品其詩令

君復以詩名翁詩質實而飽足坐胷中書融化未盡所欠高簡君稍變體借虛以發實造新以易腐因難以出奇蓋迺翁机軸近于余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者君又能以意為匠書與料將受役于君矣或曰子評碩師鴻儒也甚嚴取齷人幽士也太寬可乎哉余曰子論人余論詩奚為不可或又曰古今賢不同先賢有刪後無詩之說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于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制也歷千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君之情性豈與于異哉乃用朱筆摘其警語而歸之君名謙

趙阜示王李徐三賢書

士不以見知于當世之貴人為難而以見知于當世之賢人為難蓋貴人者能軒輊人于一時賢者能榮辱人于千載李者于此二涂宜何擇哉尤谿趙君阜常筮仕福清民服其廉李公寓客也故薦之力又常衡文建安士稱其平王公府尹也徐公郡前進士也故期之遠趙君子三君子非親非故直以廉平二字見知亦足以見趙君之賢也夫又足以見三君子之賢也夫

方汝一文卷

端嘉間予見蒙仲之文而愛之蒙仲數稱其族弟清卿後十餘年清卿始示余易論二十篇中興將相論十篇它雜文并古律詩若干篇皆黜陳腐崇古雅自有一種氣骨賤利祿貴名理自有一種意脉寧貧平原之金不受也寧病康子之藥不嘗也寧飢胡奴之米不炊也其自重如此而又苦思冥搜永歌長謠往往出新意于前人机杼之外略追扳蒙仲而澹泊之味深湛之思則過之昔王筠夸王氏人人有集予于方氏父子兄弟亦云蒙仲既擢上第清卿亦再詣太常其行也微言于余余聞前輩之于交游也不進其

有餘而每勉其不足清卿非不足于文者然有一焉
夫主司常歎無好文字士子常恨無明主司二者相
詬病久矣惟韓子之論極平訖陳商高深其詞而不
合一世之好欲孟郊和其声以鳴國家之盛商之文
韓子三四讀尚不通曉郊之詩過于寒雖坡公亦廢
卷而掩耳矣則此文此詩將安售乎夫子曰辭達而
已矣予觀今昔之宗工鉅儒其所論述大薦之郊庸
小刻之金石皆辭達而声和者也竊意達者如長江
洪河千曲萬折必合于海歌和者如鈞天虞廷萬舞
九奏必叶于律歌清卿誠以余言達其高深者和其

寒者余將賀大宗伯徐公張公之得士矣二公所謂
明主司也清卿所謂好文字也清卿方氏名汝一其
再薦也名汝則

林灝翁詩

林君少嘉示余詩篇篇幽遠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
數詩中夫詩如花卉然清絕者莫如梅穠艷者莫如
海棠取次軒檻一枝半朵固足以傾城而絕代矣頃
余常游于儀真之梅園極目如瑤林琪樹照映十餘
里又常飲于豫章某家海棠洞老樹膠結不知其數
其開也日光花色如慶雲瑞錦其落也萬点糝地如

紅雨絳雪二者皆極天下鉅麗之觀與軒檻所見者
異矣少嘉此集特其一枝半朵者尔余已為之動心
駭目它日尽出古錦囊中所謂極天下鉅麗者余
之動心駭目未已也

再跋陳禹錫杜詩補註

學者多以先入為主童蒙時一字一句在胃臆有終
其身尊信之太過膠執而不變者昔人温故將以知
新如此觀書謂之温故可矣知新則未也頃年請禹
錫杜詩補註凡予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確者
後十餘年禹錫示予近本視前編剗削竄定十之七

八或尺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
已人皆疑君之說新而多變予獨賀君之彗進而未
止也盖杜公歌詠不過唐事他人引羣書牋釋多不
着題禹錫專以新舊唐史為案詩史為斷故自題其
書曰史註詩史此其所以尤異于諸家歟然新舊史
皆舛雜或採摭小說雜記不必皆實前輩辨之甚詳
而禹錫于三家書研尋補綴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
合至于年月日時亦下筭子使之歸吾說而後已昔
胡氏春秋傳初成朱氏云直須夫子親出來說方敢
信豈非生千百載之下而懸斷千百載而上之事雖

極研尋補綴之功要未免于迁就牽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于流離顛沛不忘君父禹錫于此等處尤形容發越得使子美親出來說不過如是

郡李刊文章正宗

項余刻此書于番禺委同官盧方春輩置局刊誤屬以召去去時書尤未成後得其本殆不可讀有漏數行者有闕一二句者有顛倒文義者如魯魚亥豕之類則不可勝數意諸人為官事分奪未之過目耶抑南中無善本叅校耶每一開卷常敗人意其後延有

越本亦多誤莆泮他書差備今郡文李王君謂朱先生易本義精于理者也謂真先生此書邃于文者也既刻本義遂及正宗或慮費無所出君命李職丁南一鄭巖會李廩量出入得贏錢六十七萬而二十四卷者亦畢工吾里藏書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攷互校它日莆本當優于廣越矣世固有親登二先生之門執經北面師在則崇飾虛敬托此身于青雲師死則捐棄素李束其書于高閣者君妙年前不及朱後不及真而尊敬二先生之心拳拳如此豈不甚賢矣哉君名庚字景長溫陵人

林景復北地詩

景復始為山陽之役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
海轅門立竒士要看左袒為劉時景復雖為叛賊驅
之而北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
令督相信庵趙公方制東閩捐金用間智壘隨會得
以及國景復未歸帛書不絕密報虜情既歸胆氣益
壯願為時用可謂無負信庵之知矣士大夫負才業
志節惟恐不為當世有力者所知此二鉅公有大力
量出將入相譬如種蠶分國而治以功名富貴與人
如反手其于景復知之如此愛之如此而南歸十載

僅得煙瘴中一壘國家憂願在西北机会在西北景
復國士如之何其不北旆而南轅也昔洪忠宣公留
穹廬十六年而歸不免南迁宗正少卿方公美朝八
陵行萬里反命不容于朝出使闕廣曰桧惡之也景
復之與二公所遇之時不同矣而仕塗遭迴
無以大異于二公則有不可曉者曩余忝少蓬蕪詞
掖謁信庵于西府送客問景復未用之故公感然曰
智將不如福將古人云君相不言命相亦言命耶予
別景復二十餘年再見則皆老矣景復尽出北地諸
詩目書其後既為景復歎又為二相惜也

庚戌寫真贈徐生

此何人耶問于室室人不知問于市市人不知或曰此吾里之後村翁也余現世所傳古人物其美哲悅澤者未必然惟病瘁垢醜者不容偽今徐生狀余極維摩詰之病屈大夫之悴壺丘子之垢衰駘駘之醜若似矣而卒不似豈余貌之難似耶豈生有所靳于余耶生字少高其技為一郡冠

又贈陳汝用

画者為余記顏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暮年悉發篋而焚之陳生汝用獨為長松垢

石飛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間見之者皆曰逼真他画師見之者亦曰逼真昔顧愷之画謝幼與曰此子宜置之丘壑中陳生其得訣于虎頭耶然生以藝資身者也當為世間貴人冠進賢冠腰大羽箭者奮妙筆開生面大則播声價小則輦金帛顧意模寫丘壑中人藝雖工如貧何

楊浩禋祀賦

長溪揚君浩示余淳祐禋祀賦余曰昔杜子美常為此賦矣于時有韋見素房琯一二公主盟于上李邕王翰諸人推輓于下然尤潦倒流落袖中賦草飢不

可炊君賦未知比子美何如世豈無韋見素房瑄李
邕王翰者坐廟朝立臺閣未知君所厚者幾人若
無馬余恐不特賦誤君而君亦誤賦矣乃書其後而
歸之

黃孝邁長短句

為洛李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
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脫撫李賀
語尔而伊川有褻瀆上穹之誚豈惟伊川哉秀上人
罪魯直劝谣馮當世願小晏損才補德故雅人脩士
相戒不為或曰魯庵亦為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

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揚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時傷
物乎鷄栖日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燿宵行
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庵之為之也魯庵已
矣子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詞采溢出天設神授朋儕
推獨步耆宿辟三舍酒酣耳熱倚声而作者殆欲剗
劉改之孫季蕃之壘今士非黃策子不暇覲不敢習
未有能極古今文章變態節奏而得其遺意如君者
昔孔氏欲其子為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墻它日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原于二南
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

乎

清源新志

溫陵郡自南渡有屬籍屯兵二費始尤支吾久益乏絕佩二千石印綬而來者類汲汲鮮惟有不可為之歎由是郡多闕典相臺韓侯既建牙開府綱紀肅條教清曾不數月昔所謂不可為者皆刃解冰釋坐以無事暇日對賓客曰郡志五十年不續亦闕典之一也以屬寓士徐君仲晦王君無逸二君訂舊聞之尤訛舛者失記載者撫近事之有考據者未流傳者為新志十二卷起嘉泰辛酉迄淳祐庚戌事之終

經世文獻錄

始政之公革循良之遺愛耆舊之緒言網羅略盡前輩謂本朝郡國圖經惟宋次道河南志最善以其簡而備也留丞相序舊志稍病其繁新志增五十年之事名益五卷而文實損于昔庶幾得次道遺意二君橐其書且以韓侯所作序示莆人劉某莆于溫陵故附庸也因題卷末韓侯名識仲晦名明叔無逸名稼仲晦弟茂功名茂叔于是書尤有勞

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辭雅躁者之辭浮愆者之辭暢蔽者之辭礙達者之辭和狷者

之辭激蓋輕扶則鄰于浮僻晦則傷于礙刻急則流于激石塘兩生之詩獨不然同用事琢对如斤妙而鼻堊不傷合運思鍊句如韶奏而樂懸皆諧大率無輕扶僻晦刻急之病或疑兩生年甚少何以遽造茲境余曰意者声之所自出也人皆有是意而輕出之均之為鳴也願所以鳴者異焉兩生之修于家也以聖賢父兄為師友以山林阜壤為城闕以禽魚花木為賓送養之厚然後鳴故其声有和者有暢者其尤高者幾于雅矣昔送寒翁知兩生工文未知其詩也老漢常憂衣鉢無傳今當隻手交付同字子真合字

子常

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制六年每覓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看曲阜晚見趙南塘及余四六曰履常與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宜不及二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对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外服余亦浮沉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後南塘果入儼直余亦攝掌贊書年毫季荒散語且懶作四六遂不復有一字張君能甫示余表啓一卷曲嚴刊冗腐閑淡具姿態無狂瀾

而委蛇曲折行焉不設色而黼黻藻火備焉非近時
堆故事用全句者所能至也君為吾故人左司鄭公
子敬之倩鄭汪出也玉山公四六名世君之季固有
源流而然歟玉山之作與曲阜固一關鍵然就四六
而論當用西山之法參取坡公則益雄渾變化而不
可測矣君名天定

方景絢詩

往年主司專尚器數太季補試以周五九府 法命
題士非素講多窘倉卒吾鄉前輩方君景絢武子奏
賦魁天下有場屋盛名既擢第廼不得年終子之

經世堂直錄

郡掾余少時聞其南中題壁五言云明月照齊州玉
龍棲欲起壯士勝夜回寒衾發秋水常欲訪其他作
不可得老矣識其尤子寔孫子汝玉遂求遺草而記
錄不全前五言亦顛倒其先後蓋為六丁取去者多
矣

方汝玉行卷

四六家以書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
而不善融化流為重濁二者胥失之近時季者多宗
梅亭梅亭者季功父侍郎也憶余少游都城于西山
先生坐上初識之時功父新擢第欲應詞科西山指

榻上竹夫人戲曰試為竹夫人進制可乎功父頊史成章未聯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轉反側尔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称賞今人但誦其全句对属属以為警策功父佳處世所未知也全句尤能累文字氣骨高手罕用然不可無也噫果留意茲事豈惟師梅亭哉先朝精切則夏英公高雅則王荆公南渡後富麗則江龍溪典嚴則周平園其餘大家數尚十數公而歐蘇又四六中縛不住者方君汝玉示余四六一卷庶幾有志者日書以勉之

何謙近詩

前編尤有輕而踈者此編則斤兩加重經緯加密如南嶽篇之押韻采蜜諭之命意瓦餅作之鍊句比舊大有力量功夫中間短章絕句皆然淳祐辛亥首春晦日天晴老眼稍明既用朱筆摘出警語又題其後何生勉之向上更有事在

趙孟佖詩

詩必窮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煅煉始精粹趙君安中未冠中春官出門行順境而卷中佳句清拔流麗它人指擢胃腎嘔出心肝形容不得者若獨等閑片語道尽夫非窮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

高深不煅煉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為之雖勉而不近矣然有天資欠努力一聯半句偶合則有之至于貫穿千古包括萬象則非奈有所不能君所聞于父師者詳矣奚待余言

周夢雲詩文

余晚居田間聞人談鄰郡戶曹之廉審之則周姓而名衢人也心竊識之既而有示余以詩文三卷者審之則戶曹父也以行誼為鄉先生名夢雲字茂瞻余讀盡三卷作而曰斯人之有子也宜哉茂瞻詩師康節流出肺腑不以煅煉斲珞累氣骨其奈由閔洛

者未以為信也既而君果不造朝亦食雲臺祿以終蓋君去莆時年甫五十七壯志未衰榮途在前其植立之高決裂之勇有今人之所難者君仙去已久余乃見君詩一卷熟讀而深味之其恬淡靜退之念蓋年日根著于心非涉中年倦遊遭危機傾陷有所激發而然也卷中往往有與余三人往復者追念疇昔君與德潤實之不可復作余益哀暮形槁心灰方且頹恋徘徊為世僂笑數月間乞祠者六乞挂冠者再而未遂夫可以來而不來與可以去而不得去余于是有愧于君多矣君雖不至顯仕諸郎各以材奈自

奮必選必超有聲宗序其所立未可量也君名崇龜
字伯虎委齋其自號云

韓氏舊聞

國朝父子繼居台鼎者韓氏呂氏南渡後史氏繼之
然大申公已不為當時諸賢所與史氏又不必論惟
相臺之韓奕葉濟美魏公有大勲勞于社稷儀公相
建中初以隻手挽回壞局雪馬呂于壚墓起鄒陳于
竄謫黜陟罷行一時稱快不幸布掣肘撓權京奮臂
覆羨公以直道去而黨禍再作諸家交游子弟愛憎
任情記錄失真如河南邵氏汝陰王氏若謂公有德

以達洙泗發之于文皆然而又貴名理而賤利祿喜
冲泊而厭譁競有隱君子之風衢為今左馮人物萃
焉自項耆舊零落山川寂寥于是著作徐君秘書郎
留君掌故劉君迭以直声姱節相唱和蓋孟子所謂
一國與天下之善士而並見于一鄉盛矣哉茂瞻父
子既自為師友復與二三君子同里麗澤之所滋衆
芳之所襲雖茂瞻老矣不獲施毫芒于斯世然家庭
有美子可教里巷有佳友可交遊不亦人生之至樂
乎

七思之作意度節奏出于張平子之四愁但平子所
思周于東西南北四方萬里之遠似乎高虛胡君所
思不出于疇昔螢牕雪案尺寸之地字字切實夫樂
富貴惡貧賤人之常情方隱約而超華軒之慕則有
之矣既顯融而憶短檠之味未之見也胡君之賢于
人遠矣

趙崇彪詩

委齋以嘉熙間通守于莆與其民相尔汝視其士如
親戚余時與方德潤王寶之皆間退杜門而通守碩
之良厚秩滿邦人郊餞君慨然曰吾歸不復出矣聞

于京者按京元豐泛官歷汴杭雍蜀大方面豈以帥
魏為德乎公自首相黜削刊名黨籍其後章厚與布
先還職秩獨公自薨牽復未及長子叩闥遂併獲譴
京固德公者乎余讀曾子開諫其兄之書未常不拊
卷而嘆曰此國家治亂之机括亦韓曾曲直之斷案
也至中興詔贈公太師易名忠定諸家記錄之誣蓋
不足辨矣自有國以來父子名德相望衮衣蟬冕接
武原庙侑食大烝韓氏一門而已儀公子多賢少卿
蚤忤時相晚陷黨部濰州握節死守全家徇義少卿
子樞密左司皆為渡江名公卿昔李繁為鄴侯傳而

呂氏亦有中國春秋左司所次舊聞記先世瑩域則動故國豕豢之感述前輩言論則起正始風流之慕叙江浙流寓則發新亭風景之歎非直為韓氏私書也初少卿負文名集經兵火賴此編間見一二焉左司曾孫識耒牧溫陵既新忠獻堂目刊舊聞附于魏公家傳之後蓋韓氏之盛與宋匹休幾若周召之于周矣

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

以文為戲其來久矣南朝諸人有馭加九錫文鮪謝表官皆不脫俳体及毛穎傳出亦戲也然其繇辭真

似易傳贊真似左傳史記不類假合而成者于時士或大笑雖裴度未免訛議所謂讀之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夫文尤與射然亦以智射以力國弈智在數着之先庸奕不知也國射力中百步之外庸射不及也是故机鋒相近則服地位相遠則甚此子厚所以異于大笑者歟昔滎陽相作四友除授制誥表啟林直院肅翁繼之余常効顰而不得其髣髴方君至年甚少亦擬作其用事造語往往有二公所未道者信文字之樂無窮而人之材分有限也挑燈細讀老眼為明

後村集卷之十九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二十



題跋

西山帖

右西山先生為其邑子陳君適書課程如此先生夢
奠後二十年陳君道莆以示某念昔受季于先生誨
言在耳遺編在笥雖心力記憶未忘然目力昏花不
能讀矣誦先生欲專不欲雜欲精不欲多之語為之
慨然陳君子季不以先生在亡為勤惰它日必能為
師之傳人

為徐國錄跋西山先生帖

前一帖乃嘉定癸巳冬先生再守溫陵時也後一帖乃端平甲午春自溫陵帥福唐時也先生為天下文章宗師而州家覽記獨屬之仲晦茂功其言曰再留泉一年無所獲惟獲二雋士時仲晦從元樞曾公往建江間帖中所謂退之從晉公是已先生于仲晦卷卷如此而仲晦不翕翕附和方且獻四規先生至欲銘之楹凡皆賢于人遠矣以余昔參先生謀議所目擊者後二十一年先生墓未已拱士有未嘗聆馨歎絰搢授而托先生以千世媒身者至于真為先生呂題印可者往往流落江湖埋沒山林不願求知于

經筵堂書錄

世猥曰西山門人滿天下能辨其真贗者少矣仲晦方牧南郡茂功尤待禮部試先生謂二雋且不偶如是士之遇不遇果有會哉余晚受明主異知親近矣終不能稱胡毋生薦施讎而去師友誼薄甚矣故題二帖之末以識余愧

管生字說後

括古郡也管名族也名宗道字景益者佳士也有文彖志趣多識當世聞人為景益字說者一二公皆余所敬余無以復加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者于上句曰仰慕也下句曰景大也以景為慕似是顛

倒其義西山先生初字景元後改景為希是矣然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則自唐以來承襲已久古人多引上下文互相發明雖通用可也或曰孟亞聖也孝者以自儉然歎余曰昔宋齊立字迥回時人訛之云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迥亞聖以為字若齊與迥則斷斷不可孝者師孔孟而已不慕孔孟當慕何人景孟勉之

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脍炙人口今又有何君所謂

何君詩錄

出乎其類者然使人稱詩名不若使人誦詩句蓋詩名在人頰舌可以游談致詩句入人肝脾不可以虛譽傳也何君勉旃

坡公書韓詩

韓詩蘇字希世宝也按惠州圖經松風亭在弥陀寺後山之顛所謂潮士吳許二君吳當是子野許當考吳堯投匭書後

先朝稍于科率尺度之外拔士徐禧韓駒以上書至侍送鄧肅以良嶽詩擢諫官玉山吳堯屢詣闕上封事陳諫詩屢報聞而已前余承乏後省見韋布匭函

已奏 御付下者如山未嘗有遇合者雖括出諸公
無頌省者豈非先朝上書者少易于拔尤取穎近歲
上書者多難于扣戶拜官歟孟浩然曰不才明主棄
杜甫曰尚憐終南山君雖屢報聞尤皇皇斯世不舍
李甫者也非李浩然者也

余氏四以齋銘

西山真文忠公竹隱傳忠簡公道義名節人也然于
給事余公訓子之四字侍郎陳公宥座之一銘卷卷
服膺如此彼以新貴加舊德以後生議前輩者宜少
愧矣昔余先君與給事同朝屏間半面至今不忘後

同鄭子敬方孚若訪侍郎于仙遊以八九十翁而之
雞黍上客清談竟夕歲月幾何余陳真傳皆已仙去
君實蓋給事之子侍郎之壻蚤擢世科工詞翰諸老
期之甚遠僅終于一縣令君實子新連江尉亢宗出
此軸念余陳二老余鄉前輩也真傳二公余師也君
實余友也拊令懷昔為之慨然亢宗字德明能踐大
父之訓外大父之銘則君實不死矣

跋听蛙方氏帖

歐蔡二公帖

二府方與客食送官至不得通朝廷之体也參與求

黃雀斫牛尾狸于三司使朋友之好也二物易致而東府無之亦可見當時在外者不以方物為苞苴居中者不以鼎貴改清儉惜不使近世公卿見之蔡公與筆工信求散卓且寄絲鞵勒帛與之前輩克勤小物如此

蔡公十帖

此十帖雖一時試筆游戲然備真行草隸之體內一帖云顧少連以笏擊姦臣裴延齡段實以笏擊朱泚蓋公至大至剛之氣發于翰墨者如此段太尉名上一字與公父名同偏傍故不書公于八法無所不李

如鍾紹京歸登華胥常習玩所以書為本朝第一昔相溫見簡文謚議曰此安石碎金也余于此十帖亦曰此蔡公碎金也

坡二帖

余嘗攷坡公先至惠而南圭後至以前一帖觀之稱荔支龍眼柑橘之珍相續日望公未同尊俎之樂益信余言之不謬後一帖諾南圭早膳之招又云幸遣白直教人見取可見前輩居是州斂縮省事之意赴郡集旋借人肩輿若平居則戴笠杖藜與黎秀才翟夫子春夢姿輩相尔汝是豈權貴之所能害烟瘴之

所能死我坡與南圭帖散落四出此帖在其族孫立之家尤可寶立之名審權

古灵帖

古灵此帖云蒙富相公薦召試其始進由富公也又云如入館中須供職二年可得外任歸鄉富公當朝而古灵豫决歸吳以富公進不以富公留也五叔叔一貧儒然古灵執子姪之恭時甚呂試則曰皆教育之力歲歎則曰某貧窘未有寸祿以及叔叔又曰願叔壽考百歲得少致奉養意何其孝謹而忠厚也頃涑水公與兄書亦然昔王濟目湛為癡叔沈文通金

貴呼存中為括叔皆古灵之罪人也

曾文昭帖

曲阜公書咄咄逼唐徐浩本朝坡公

江民表帖

遺直江公立朝大節與鄒陳相望然為弟公亮求銀網以參選似未能免俗者烏虜此人之至情也江公惟其自厚于倫紀如此所以能諫祐陵之厚于倫紀欵末一帖云諸公見憐除一小壘闕尚遠當在宣和初起守廣濟軍時

又

翌日偶讀呂紫微作公墓誌云公避地至京京城舊有第宅以黨人不敢入國門鄭丞相居中為白土除知廣濟軍此帖所謂浙東餘黨尚熾浙西未為奠居臘寇未及平也諸公見憐謂鄭相達夫也公自崇寧貶竄白首流落鄉國亂離厄窮至矣然寓京城二年梁師成欲一見面而不可得當時貴人有呼師成為息府先生者得不少愧乎

李趙二相帖

當炎紹初王室艱虞風塵瀕洞危亡之慮迫矣二相方策天下憂責然忠簡尤不忘賞好文字如此忠定

經鉅堂重錄

尤不忘遊戲翰墨如此見獨之詩不傳忠簡所謂高古者不可得而見德久之節不終忠定風雨雞鳴之望孤矣他人稍躋貴仕都忘舊季二相已居台輔不廢雅道江左王謝不得專美于前矣

呂紫微大慧帖

儒者率嘲侮釋氏而韓公尤甚或欲火其書或欲冠其顛余謂靈師飲百椀醉花月文暢北遊邊慕裘馬葷酒俗髡尔宜為韓公嘲侮若大顛稍識理道解外膠則有不可得而嘲侮者矣珪果二僧僧中鳶鳳也呂紫微歎其可與共飲而不可得共飲為可痛惜然紫

微推待珪果如此使遇灵暢其嘲侮豈減于韓公哉
杲公與蔡郎中子應為方外友往還書帖不呼官或
呼道友或呼灵岩山下大脫空百十年前尚有此事
其後士大夫益自尊大緇流益自卑屈不復然矣

陳懶散帖

懶公此詩此字使才翁子美見之必有逼我太甚之
嘆

黃牧四六

文章于道為小技四六又文章中之小技然自唐以
來朝廷大典冊率用此体不習則不工願今之士有

科率之累多未暇焉間有留意者脩葺非笑之曰是
子工外李夫均之為雕蟲迺以其施之于場屋者為
內李施之于臺閣者為外李四六之衰也宜矣故有
字面突兀不安者有对偶偏枯者有蹈襲陳腐者有
准故事泥全句而乏氣骨者有渙散不相貫屬者繩
以前作曾未涉揚劉蹊徑况敢望曲阜東坡庐陵半
山之藩乎余諸文皆不工四六尤荒拙暮年併與所
謂荒拙者廢忘之矣里人黃君未知其然錄示新舊
作二帙其鍊字造語妥帖而不突兀新奇而不陳腐
君年甚少若老于翰墨場者余退情無可語君而君

請不已竊謂能用事而不為事束縛能用古人語如自語者筆力也能使一篇意脉貫屬而不渙散者意也意高則筆力從之矣君請益余曰其追琢如玉斧之修月其融化如獺髓之滅瘢其屬對如新婦之偶參軍尚有欲言者具止君名牧字景淵

臞軒王卿帖

樵士朱致遠出示臞軒王卿遺墨三幅余讀而歎曰士大夫方其坐黃堂稱太守也賓客唯諾僚屬奔走相尊奉惟恐後一旦上印綬而去敬者慢吝者毀至有袖丸礫以送之者臞軒去樵十年宰木已拱而樵

人室藏其翰墨如此亦異矣三帖一勅朱君賑糶二錄所作勸糶詩三託印坊書可見其無私交也朱君名亨祖樵之望族

趙崇安詩卷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送申公白公受詩陳思王詩高手建安七子唐詩人尤推賀白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為一代騷人之宗余少交芝白嘗接南塘議論故江湖吟人亦或謂余能詩頌詩豈易能哉崇安明府趙君室示

余新舊詩二卷氣骨清拔音節諧暢其合處往往流出肝脾不待濳肩撚髭而成者惜其出稍晚不及與芝白商榷復未經南塘品題若余者本空疎加老病雖智足以知君詩之美然力不足以為君詩之重姑題其末以俟木鐸者之采君名時鏢

周從龍長語

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弟楊吏部焉李宏齋焉黃勉齋焉不及見象山先生識其高弟楊慈湖焉袁潔齋焉周君之生又晚于余去前輩一人益遠自童至耄于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注脚君乃

能會粹洙泗閔洛精微之言融液鸞湖異同之論往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送諸老始銳終惰遂為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李洞齋梅供詩卷

故少蓬洞齋李公有梅花癖花時必張讌名梅花供自號供主一郡之騷人墨客皆集焉觴詠流行公倡客和興酣歌聲出金石或命槌漁陽搯吹鉄篴以節之所作皆自紀年積而成卷公翰墨括天下盡為紫薇紅藥主人而深藏組麗毫芒不試老于澗谷與梅

花為友然尤不能數年而供主仙去矣夫世間浮榮
天子公既有所虧久矣物外清事亦復靳固如此何
哉為之掩卷太息

再題林合詩

余常以寒齋方魏野林逋以子真方野子閑然士各
行其志不必皆以隱為高子真與其乃翁既列于隱
逸矣子常尤工程文方當唾手取先龍李公宝章公
煥章公靖安府君世科而近示詩文亦有超世絕物
之意昔君家和靖不娶無子然力教兄子宥擢甲科
宥子大年為侍御史以介潔稱和靖身雖隱未嘗欲

經鉅堂重錄

其子孫之俱隱也然則子真為閑子常為宥為大年
林氏父祖之所望也奚必如雲夫父子皆為少微星
矣

方汝一班史贊後

昔孔氏論三子曰果曰藝曰達論子產叔向日遺愛
曰遺直孟氏論伊尹夷惠曰任曰清日和皆以片辭
而盡其人之平生至太史公始人各為傳傳後又各
系以已見謂之贊然不可勝贊故有合數人而為一
賢者視聖賢大費辭矣班范於贊尤不苟班步驟史
記而不覓相犯范自謂贊是吾文傑思無一字虛設

今觀二書于一代公卿大臣人品之賢佞經生孝士
道術之純駁仁人志士出處之精微與夫外戚宦官
姦雄夷狄禍亂之顛末傳所不能該者必于贊發之
往往中其肺肝而得其骨髓方君清卿讀班贊若有
遺恨者又各以已見系其後多數百言少亦一詩或
為史所善而見疵或為史所擯而取節或潛德久湮
而深嘉屢歎或隱慝未彰而奮筆直書或一語之乖
謬或一行之諂曲雖其人之骨已朽必繩以春秋之
法讀之使人汗出余謂班氏記帝拜床下問灾異安
昌侯自頽年老愛子念孫不敢言王氏及載博山侯

望董賢車塵趨拜所以形容二人情態甚于朝市之
捷矣清卿追答光禹平當公孫祿馬宮彭宣之流筆
力雖勁乃是按前史已陳之迹斷千古未盡之罪謂
之森嚴可也謂之少恕亦可也然使為善者知可以
暫蔽虧而不可以終磨滅也為不善者知可以漏一
時之天網而不可以逃千萬世之筆鉞也補史家議
論之闕遺佐王政賞罰之不及其有益于世多矣清
卿既畢班書必及范史東都大臣莫寃于李杜莫貴
壽于胡趙范贊李杜如琨玉秋霜胡趙如薰土與孔
氏千駟餓死之論合范亦能言者矣噫易責人易責

已難當二漢諸人沉酣富貴烏知班范秉筆議其後
哉班范文藝雖富志節靡終烏知如清卿者又秉筆
議其後哉清卿歷評前人且議舊史則立節必固著
書必無可疵無使後有作者復得秉筆而議也

跋蔡忠惠公國論要目真蹟

此十二條以公奏議攷之諸疏皆不著年月但去冗
篇中稱仁宗廟號則知其治平間為三司使時所
上也公在諫省方三十餘立節高而持論峻及此則
年事高世故練其所條畫字字忠實以養兵百二十
萬為自古所未有以磨勘法行能否無辨為大弊以

阿附為邪佞又以邀虛名賣直吝為巧詐蓋此十二
條非獨先朝與今日之通患實千萬世國家之藥石
人主之龜鑑也夫子之履魏公之笏後代寶之况公
諫草乎况其行草妙絕不減羲獻乎余借觀累年以
還墨林

王用和行卷

秦溪多名人余曩時識悅堂吏部清而嚴識信齋處
士博而約識留耕參與弘而毅此二三君子皆以賢
聞于世不以詩名也王君用和行四方取友余日東
家不有夫子乎其人雖亡然其流風遺書尤有存者

子歸而求之它日所造詣所植立將有在于詩之外矣

方寔孫經史說

叢余見君場屋之作及古律詩長短句知君之豪于文也別數年聞君以其所著易說獻于朝始知君之邃于易也俄又聞君以布衣入史局預聞纂修之事又知君之長于史也書成進御自監修大臣至詩史官皆被醜賞時相以君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天對遽以風聞報罷君浩然而歸示余讀語孟詩書中庸大季各一帙西銘解太極說各一帙史論一帙九

世儒白首燈牕殫精畢思所不能通解者往往立談造詣一覽融會前輩有問劉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者有欲挽伊川入山讀通典十年者訊劉顛于史程顛于經也君生季世之後而欲集先賢之長志大而才高豈非吾黨之畏友乎漢五經皆立博士諸儒各名一經不雜治惟大儒舒向三數公兼通焉如賈山輩見謂涉獵矣易至王荆公春秋至胡文定書至呂成公其說密矣或者乃曰介甫易吾一日可著百部朱氏于胡呂二家之書尤未能無疑焉若史季則自范氏唐鑑胡氏管見朱氏綱目之外可助此三書者未

其幾家也此事當篝燈煨芋共下十年工夫余既耽
荒君又有行役姑題諸卷之末以俟他日商榷

龍眠画四天王以下三篇為林益芳作

世言画神鬼易狗画馬難此論殊未然自古至今画
神鬼者多矣唐惟一道子本朝惟一伯時入神品它
名筆皆不逮益芳此軸得之福唐官所故家物也其
画天王大神通大威猛之状与夫侍女之妍将吏之
武兵械之盛不施丹給而蒙映妙巧变化恍惚現者
莫知其作如何下筆非伯時不能作也余所宝伯時
圖秦龍氏二幅比此軸規模布置物色筆意皆酷似

經世堂自錄

借观久之以還益芳

楊補之詞画

藝之至者不兩能善画者不必妙詞翰有詞翰者類
不二画前代惟王維鄭虔兼之維以詞客画師自命
虔有三絕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龍眠亦然過江後称
楊補之其墨梅松天下身後寸紙千金所製梅詞柳
梢青十闋不減花間香奩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詞
画既妙而行書姿媚精絕可與陳簡齋相伯仲項見
碑本已堪宝玩况真蹟乎益芳此卷宜題曰逃禅三
絕

花光梅

曩余為宜春守謁仰山祠閼廟中藏寶見楊補之梅花障子其枝榦蒼老如鉄石其葩藹芬粲如玉雪信乎名不虛得也郡人言神尤宝愛有位者或借觀越昔不還輒現變恠後為鄭德言銘墓其家以補之所作梅蘭竹石四清圖六幅潤筆與廟中障子筆意略同蓋補之画梅尤宜巨軸花光則不然直以矮紙稀筆作半枝數朶而曲尽梅之能事此卷就和靖八詩各摘二字為梅傳神為和靖箋詩花光得意之作也未有鄭尚明跋甚佳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画不如花

光補之工詞翰不如和靖簡齋未知此跋視鄭老何如耳

二大父遺文

右二大父遺文十卷附録五卷史記考異五卷太守監丞眉山宋公之所刊也公下車尚賢而崇教既新三先生祠復謂某曰吾將求君家隆乾間諫草遺文使與艾軒之書並行某追惟二大父沒時先君及諸父皆幼所著書多為人取去及長而收拾則散亡略尽時千里中故家得半幅片簡惟季父習靜翁得年家高尽平生心力纂輯成編著作公之文十居其九

諸父之言曰麟臺公沒信安傳舍中故遺藁尤少有
春秋比事二十卷別為書此十卷內如手錄近事數
則得之林徽猷家林公題其後云為同年劉著作治
後事于兀按間得其手書如此遂筆之荅呂太史帖
論郡政得之呂巽伯喬年陸放翁與曾卿原伯帖稱
王司劉某天下偉人故足以得伯恭得之曾溫伯黻
二帖某至今珪藏麟臺公卷內省試春秋首篇及送
莫郎中序荅三傳策各一篇希仁弟續求訪而得者
賢太守既自題其編矣某敬識其後

退齋遺藁

先君平生為文最多常手選初筮時所作為兩帙又

後村集卷之二十一

題跋

崔菊坡與劉制置書

清獻與文肅書如此可見當時路帥事闕帥之禮時
嘉定甲戌也後四年戊寅余泛制帥尚書李公行邊
清獻尤在揚李公盛陳兵衛入境清獻以素隊數十
人過揚子橋來謁李公寓惟揚館月餘清獻每白事
必減騶從屏呵導先至莫府見余輦或問清獻公方
岳重臣柰何執禮如小侯清獻曰某昔為郎官李公
上某自代今體統當然况情誼乎文肅亦薦清獻者

前輩于知己禮敬終身不衰今人不復能然矣然此
時禮文之見于外者耳至于持論臨事則各行其志
有毅然不苟同者嘉定懲創丙寅丁卯輕舉中外以
再和為幸而清獻告文肅謂聘使往來人情懈弛必
至之憂在于旦夕宜急修守備以待不旋踵其言皆
驗虜先犯淳光清獻又勸李公持重俄而我出泗上
師失利虜大入廟謨以咎李公議擢清獻代之俾續
和議先貽書諭上意清獻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公
不可去後李公聞而歎曰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明
年余出幕清獻自揚召歸遂入蜀余脫使粵庶復見

清獻道舊至則已薨嗟夫功名之際人各着鞭雖士
稚越石亦未能免而清獻處心無競若此蓋世之所
未知也昔者聞之西山先生可為制帥者可為宰相
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上頃以相印起
清獻豈此意歟今大使秋壑賈公跋語稱清獻料邊
事如燭照數計壑公建淮閩十年忠勞百倍于清獻
之時而懷賢服善了無毫髮矜功伐能之意西山可
以相之語清獻未及為之事不在斯人乎曩余得清
獻翰墨甚多懶惰不能收拾今篋中尚有數紙而文
肅之孫應雷能珪藏此書目以疇昔身履目擊者題

之卷未應雷方為壑公辟容兵間舊事不可不知也
陳正獻家 御札二軸
皇陵命相多矣惟張忠獻公陳正獻公尤有天下之
望方忠獻之視師于外也上對群臣語必稱魏公及
正獻之釋位而去也所賜奎畫一則曰陳少傅二則
曰陳少傅豈非所謂禮大臣者歟二公當國皆不以
而上眷終始不替它相雖秉鈞持衡多歷年所往往
未去已厭去則忘之矣烏虜二公植立建明之際進
退出處之間固有以起人主敬畏之心而然歟

巽嶽降靈圖

圖寫鬼神其御服供帳鹵簿儀衛徃徃侔于王
余謂百神皆受職于朝皆當以品秩為等級古五
三公竊意輿服宜用上公之制然自唐至本朝
神既加帝號則此卷作龍駕帝服者非僭也項見
眠所繪東皇太乙雲中君與此本筆意略同決非
俗子摹搨者

趙南塘洪平齋湯晦靜遺墨

右三山陳君天定藏南塘趙公二跋一為陳了翁論
邢和叔疏藁一為韓子蒼逆詩而作五帖皆與其弟
蹈中者跋不待贅語帖中如論通鑑綱目疑義甚精

評蹈中詩尤森嚴可畏噫折理至朱氏完粹矣而不肯苟同煨詩至蹈中精密矣而不少假借西山真類如此公與余翰墨尤多余詩不逮蹈中遠甚公有雪騎追窮漠風飄轉廣津之褒又簡余曰兄才尤宜于古文而專用于詩四六斲而小之可惜又曰兄文有法度其不能及豈非恕于友而嚴于弟歟卷末又有平齋洪公晦靜湯公帖此二公皆余故人皆與南塘交游者三君子宰木已拱余雖僅存然耆舊凋謝欲談前事無復人矣陳君他日試呈似今常平使者

湯公秘書必有以發其感慨

尤溪趙珪廷策

尤溪趙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編首尾八千餘篇專以乾常二卦奉对其析義理極精其辨忠邪條治亂極況着痛快其規切君相極忠憤憂愛于庚寅是歲方二十七而危言老氣嶽峯如此昔人以杜牧居第五為屈乙科第九得無少屈君乎漢唐策士千建多矣如朝錯公孫弘牛僧孺之流皆褒然首不旋踵取卿相然溯其言以求其心千載笑未已其粹然出于正浩然有所守者江都相尔

乎布衣尔本朝策士于廷亦多矣自葉祖洽非先
以合時好迄宣靖一甲子間無直言入南渡百餘年
求其可繼董劉二子者橫浦張公尔梅溪王公尔窮
達繫一時之命賢佞有萬世之論君其益講李益
德以錯弘僧孺祖洽自鑒以董劉張王四君子自
使後之評君者曰是真能踐其言者

起予詩草堂詩

余為童子時常閱一遍机鋒不契遂不復閱久先
本目肅翁直院奉一二篇余意終未領會肅翁答予
于此詩匆匆草草遂托里中老士人訪舊本皆無之

郎能誦一二聯一日有携小冊來者視之
乃此集也讀之二日机鋒不契与六十年前無少異
詩貴苦思精練集中諸人可謂思之苦煉之精矣其
間警句及体貼親切後生可孥者已擷取之矣肅翁
尤稱駐蹕山乘月登樓腐草化為螢三數篇今覩駐
二首都說山在遼東亦未足形容虬鬚帝武
盛如云牽頭驚日近滿目覓春還又云好語漫

天下榮名落世間鬼神驚拜賜草木頽開顏畧不近
傍蹕字山字乘月登樓第三第四句云烏啼秋瘁柳
人上月明接似乎別造上句以偶下句而不相貫屬

又云刁斗聲無勇家山淚欲流此二句說胡騎也然
非下面送聯則華戎無辨矣亦詩病也別一首云譙
門長嘯外胡騎一時收殊淺弱腐草化螢之篇寒先
忽獨醒按獨醒出處乃醉醒之醒似押未倒元質云
起予草堂詩皆不体贴以印本考之每篇各有批抹
不知何人之筆但去取皆當又于編首注云此集多
脫体不着題今擇其分曉可存者存之又云起予雕
鐫太過險坵尤甚則是當時已有此論非匆匆草草
考之不精也日記少時見老儒孔初平誦杏垓詩我
來餘禮樂人去獨林巒之句往往泣下此二句去杏

垓臺遠莫曉感泣之由以類求之如望祀蓬萊云雲
歸還寂寞日落更徘徊不見蓬萊墮淚碑云涕零游
憇地望斷莽蒼基不見碑志士思秋云良時天不舟
事水空流不見秋活計一張琴云蕭條終日趣寂寞
古人心不見琴口伐可汗云沙磧三年戍秋風一夜
寒不見題句雖佳如不切何肅翁深于詩者當更與
商榷

趙倅與灝條具幹腹事宜狀

淳祐辛丑余待罪廣東漕一日經略劉直卿侍郎約
議事至則出密劄相書言課報鞅謀由交趾趨邕宜

有旨令帥整觀軍馬漕積聚錢糧以俟調發時杭相
李公初薨山相獨運余始識幹腹二字与直鄉各條
所見以復命余言漕計僅支吾目前若欲隨軍餉鄰
路茶令項科降恐緩急乏與得祠牒五十道既而謀
報少緩余召去所得祠牒未用也自辛丑而後幹腹
之說若緩若急將信將疑歲歲如此至去冬所傳愈
或言鏈已滅大理窺我邑宜或言已越思播闢我
襄間以重兵禦于黃平寨我師不利聞者
相顧失色固知虛實且不識黃平寨為何處郡通守
曰我知之衆導听君目歷歷言其處所及

近阨塞險要知履家舍他日出一卷書示余盖君
曩為靖侂被閩檄行辰沅靖三郡條畫幹腹故積也
始者衆謂由思至沅中間犄惹溪最險由播至靖中
間黃平寨最險宜于二處置屯君不憚勞苦身履目
擊圖繪以猷且言二險雖可恃然不可屯兵者五深
入生地無糧可回陸餉既艱水運又絕一也寨屋材
甍馬所取具二也靖入黃平八百餘里沅入犄惹五
百餘里置孤軍于生界之外声援不接三也二處號
為險峻僅通一人一騎然其下私小路亦多四也官
軍與生徭錯居久之必不相安五也靖之管內土名

旺溪又名地生有一路曰鬼叫衝沅之管內土名平溪又名便溪乃思播透入之路皆有險可守且去郡不遠可相應接此數處或已有寨而兵少宜增戍或傍近有寨而無助或有險而無備宜創寨君以檄按行淳祐丁未也嗟乎幹腹之傳久矣余出嶺十八年君去靖亦一紀矣使山相及後來籌帷建旗鼓者因謀言自治其內結諸蠻為強援練土丁為精卒藩離厚根本固勿勞師費財可也柰何玩習苟且憂其而妄動幸其緩而自寬急則匆匆抽摘虛北實南戍者太半死瘴癘不返又下令支郡皆築城清野

騷動緩則一籌不畫自始至終墮虜狡謀至今以疆場之憂上勤宵旰執事者失策甚矣余每謂吏道世務皆可以智力勉疆惟邊事非習則不知方今名卿才大夫甚衆求其軒豁喜功名机警善籌策老成更事變如君輩絕少稍進若人于朝雲中功級虛實可止輦而問也西城山川險易可聚米而圖也願使之滯于司馬長史以老歲月豈非進退人物者之責哉君將解組造朝乃書卷末而歸之

居厚弟詩

右君厚弟送勳姪赴漕試詩初居厚與兄志斲場屋

齊名相踵擢第志亨得年僅三十一無子居厚命勲
繼之昔我叔父小麟臺公舍子而任弟于是勲本生
父審淵老死布衣居厚為兄立後而命以官不屬他
人而屬審淵之子家法也天道也勲于居厚昔為再
送子今為送子事叔父當如父必共其教令友墳弟
當如同產必極其恩意然後無負于叔父之選立余
耄矣目勲訪別語之曰汝父汝叔俱奮孤童携東書
徒步走京師應試于時賢用狹于汝裘馬儉于汝卒
能中黃甲還青毡汝雖清貧視汝父汝叔微時稍泰
矣夫仕之逾塞命也巧力不与焉試之得失藝也工

則中之矣汝勉之非惟汝二父之望亦老伯之望

黃孝邁四六

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聯新意謂不經人道者警聯
謂可脣徧人口而不斲人喉舌者雪洲黃君示余表
啓各六篇尔然新意橫生自出曾襟警聯疊見一掃
陳腐友朋中華力及君者極少余讀而愛之嗟夫不
龜手之方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統駢儷之
作一也或尚方賜潤筆金或掃閣載宝玩而君挾所
長游四方裘馬穿羸棲棲為諸侯客豈非泝泝統之
類歟昔王初寮汪浮溪微時代人表戕已為世傳誦

厥後終為詞臣君勉之

再題黃孝邁長短句

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老矣復覩新腔一卷賦梨花云
一春花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水仙花
云自側金卮臨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
染柳不念沒粧人冷又云鷺鴻去後輕拋素鞵杳無
音信細看來祇怕藥仙不肯讓梅花俊暮春云店舍
無烟閉山有月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曾圓合而
今老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綿密駸駸
秦郎和天也瘦之作矣昔和凝貴顯時稱曲子相公

韓偓抗節唐季尤以香奩為累惟本朝庠陵臨淄二
公于高文大冊之外特出一二存于集者可見也君
他文皆工余恐其為樂章所掩目以箴之

恭跋 阜陵御書韋詩

右韋蘇州五言古體十二首乾道天子親洒翰墨以
賜故相陳正獻公者後八十有四年正獻孫增出以
示臣奎畫既妙韋詩絕佳希世之寶也郡中讌集云
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西齋寄友云群公方雲集
獨余忻寂寥仕有憂民之心退無競名之意覘稼云
倉廩無宿儲徭役尤未已方慙不藉者祿食出閭里

蓋賦畝不忘之義此乾道天子之所以嘉獎而為之肆筆也

恭跋 思陵書韓翃詩

春城飛花之句不獨德宗喜之我光堯亦喜之使翃生于災紹亦必為詞臣矣光堯御書便面滿天下此迥鄉衮陳魏公家藏可宝也

黃戶曹梅詩

和余百梅絕句者二十餘家黃戶曹和在諸人之後無一句一字與諸人相犯如天籟消沉斗柄斜繞枝忽起護巢鴉素娥青女新梳洗來鬪寒梅半夜花如

白鬢禪巾白石龕伽趺無跡越山菴朝朝拱立罔明手昨夜看梅廢小參如林間翠羽啄枯槎邂逅孤筇次水涯飛過小溪留數語殷勤報有隔橋花如何酒更辦傷春謗歲歲飄零不及春如效顰可醜張玄妹競爽宜為乘哲兄皆冥搜精暇他人不可擬摹若夫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君三舍矣夫李莫難于進莫易于畫進者如抹電之駿瞬息歷三十二城畫者如逆風之舟終日溯洄不離舊處詩亦然以君之才加以年輔以李必大勇猛精進而未止萬象將困君陵暴梅特詩中一物尔

林通議遺墨

王融林氏自著作平六傳而至通議大夫格是生龍
李林氏始大又四傳而至寒齋龍李忠節見于史金
紫室章寒齋三世行誼見于余所述墓誌惟通議而
上文献無所考詳故老言通議大父仲康父伯材皆
為里大儒通議五薦于鄉由特科為建州理掾此詩
題云新耐托黃親莫元堂誦身先失父母祿止及妻
兒之句不洎之悲使人涕下通議遺墨僅此片紙余
漫寒齋二子同合借觀錄而藏之初龍李在母族人
夢祖塋華表金書云遇西生珠玉既而龍李生于已

西寒齋亦然昔人設首丘之喻以不去鄉井奉墳墓
為孝孔氏世葬孔林羸博之事蓋不得已而然後世
乃有官游不能歸者老泉葬蜀長公葬汝少公葬穎
歐公亦不克返瀧岡今林氏十一世松楸相望歲時
子孫瀝酒掃松一日可匝同合又各為生墓距父祖
宅兆一牛鳴間尔于虜盛哉

紹興獎諭詔

公之乞桂冠樓前也或謂公為全身遠害計尔嗟夫
中書舍人以書行詔令為職時二凶執國命所謂大
詔令今日上自稱皇太弟而与子也改建炎為明受

也明日褒崇二凶也遣使和虜也止勤三之師也擢
王世修而貶張德遠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書行此等
詔令非公之所能也公之去豈不壯哉彼以揮翰如
飛書行惟謹者為是則公之去為非矣當時自朱丞
相而下順承二凶莫敢少逆諉曰陳平誅呂荀爽圖
卓亦然前輩論平勃事當以王陵為正史筆于爽訛
其濡迹平勃視陵且有愧色况爽輩有謀而未遂乎
明受之變賴天祚宋張呂倡義于外李邴鄭毅正色
于朝龍李公寧去不踐其廷本強折衝不崇朝而六
龍出照扶桑矣否則雖有百朱藏一如之何哉秀水

間居錄非笑勤王諸公若以為無寸勞者惟我光堯
遭時艱厄洞見群臣情態朱公冊免呂張迭相李鄭
柄用余讀紹興改元十月四日詔書云林適當苗劉
作過首先致仕不出可除龍圖閣直學士以寵其節
昔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光堯此詔榮過華袞以致
仕不出為節異于或者之論公得此可以流芳于萬
世矣始鄒道鄉南甯惟公以一太學生祖道後致廷
試得胡澹庵帥鄉闈同邑鄭公介夫尤亡恙公屏旗
纛步屨至其序候謁甚謹在掖垣請官介夫之後攷
公本末其大者既卓然有立其小者亦奇偉如此

周天益詩

君生于福而僑于劍劍入皆沿崖臨流以居望之如在圖畫間然多水患壬子溪漲至冒城郭君之草序毀焉家具蕩盡獨索其詩來訪余為作詩勸緣後八年復至曰吾庐雖復舊覩然年益長身益窶溪山風月雖美如飢何余問別後何所為君又出橐中詩數倍前作余語君曰使君之家室屢漂搖屢拮据而未定者溪誤之也使君之身世栖栖然浪走于江湖見遺于場屋者詩誤之也意君厭且倦矣將改圖矣而君尚恋溪不忍去耽詩不輟吟人固有嗜好与世

如是之相反哉昔天台林景思詩家前輩號雪巢近有同人劉某亦號雪巢建陽劉叔通考亭高第號溪翁君亦號溪翁余常戲劉君与景思爭巢今君又与叔通爭溪耶然景思叔通詩皆行世君其勉之

黃珩和梅絕句

黃戶曹祖潤既和余百絕其族父珩亦繼作凡詩以千首如一首為易以一筆兼眾體為難以索句叙一事為易以一句貫一篇為難君所作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稗眾長倩他手而成者尤善于借彼明此縮多為少其警句云豐鍾逐散曉雲遮我欲伸冤

玉帝家青女一身都是胆年年隨月下偷花又云真
色果無描画法漢人枉自殺毛公又曰一雙白鶴騎
馬注十萬青蚨散即休吟透何郎早春句輸他占射
得揚州始謂戶曹為士林之英妙不知君家又有癡
叔也處冲武子未易優劣

神甫姪四友除授制

此題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後余繼作已竟隨人脚根
走矣既而胡卿叔獻及倉部弟各出奇相誇里中士
友如林公拔方至黃牧競求工未已然止有許多事
用了又用止有許多意說了又說譬如廣場卷子雖

略改頭換面大体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有張端義
者獨為四友貶制自謂反騷然材料少也幅窮非善
辭令者神甫姪此作殿諸人之後余覽之日世皆以
列于楚辭者為騷殊不知荀卿之相賞馬之賦韓之
琴操柳之招海賈哀溺乞乃諸篇皆騷也同一脈絡
同一關鍵而融液点化千變萬態無一字相犯至此
而後可以言筆力若疾走不如夸父冶容不如西子
未免于夸步馬例犢馬警策處僅勝眾作慢善處反
為眾作所勝其如勿為杜公云詩是吾家事余亦云
四六是吾家事著作公似歐蘇小麟臺公似揚劉然

皆不獲用世若余蕪拙兩叨詞臣而無一篇可傳
也
有志茲事宜博覽宜精思他日院吏腕脫勅使口
宣有掃閣受潤筆之獲而無依樣畫葫蘆之謂不獨
為吾父祖爭氣亦為汝伯刷耻四友持小
除授尔
更有大典冊在

真寔遺文

听蛙翁身九尺如張鎬相公而歛起無風雲之今年
八十如魯申公而高蹈無春鉗之辱余小翁七歲以
兄事不敢以友友也暇日出編書示余曰先君子
昔多論著未嘗蓄藁今所存者絕少吾子方網羅放

失賞好文字獨無教語以寵嘉之乎余袖歸讀之得
古文六古詩十二律詩百三十一雜文二十六侃侃
乎父師之容鑿鑿乎典訓之言簡而盡訥而辨若不
經意而窮天下之思索若不修辭而極文章家之妙
巧大篇短章皆然蓋玉川子甫里先生之流願使之
浮湛于閭巷老死于山林阜壤朝無伯休之召史失
兩生之名反復遺文為之慨歎余不及識君而識其
先特魁名鎬字仲京君名銓字叔平別號真寔听蛙
翁名審權字立之奕世皆厖厚長者

方元吉詩

君家詩境公詩雖天材奇逸筆力宏放亦書卷撐腸
拄腹英華發外而然又周游天下南轅湘粵北輟汴
燕縱覽祝融扶胥太行黃河故揮毫之際如有神助
余常有五言二十韻題其集若武成詩得于天資于
書者足厯而目擊者皆不及翁直以冥搜精斲有所
悟解每一篇出仲白季蕃輩皆驚異水心南塘二老
各待以小友余常誌其墓其父子仙去今踰三紀于
是海豐令君元吉亦接為詩蕭賦多而詩少與君同
嗜好者不三數人皆推讓君君益自喜叢藁欲十倍
于煮瀑數倍于南冠桂林諸藁君不能尽抄前輩數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年出舊作近又出新吟各一編示余余病耗不能徧
覽大率飄逸者李詩境輕清者李武成可謂善李矣
君才固高然年少而仕淺書果撐拄欵游覽果周徧
欵氣銳而思敏人未一字我已數首果冥搜欵果精
斲欵君以為已然耶未也昔曾茶山以詩示呂紫微
呂病其無新意未晦庵讀呂詩則曰居仁論詩要字
字響後來詩却都啞了君試以此二說就叢藁中擇
其無新意者啞者不似此詩境父子者去之又去之
去之尽則有新意者字字響者似詩境父子者出矣
它日別為一編老漢當為君重說偈言君方氏字大

甫元吉名也于詩境公為叔祖于武成為從伯父武成自號煮瀑庵

陳公儲作小龍自跋詩皆精妙戲題其後伯時馬公儲龍追列缺擎空濛挾電驅雷裂石出与天通藝雖工命則窮

喻景山例略賦集句詩卷

往年復齋陳公有重名士多游其門而喻君景山尤號重客余數于復齋坐上接其緒論間過余劇設于書無所不通所著有經史例略賦每一書率以律賦一篇括之亡友上卿實之嘗欲序而傳之不果尤善

集句所資取非一家凡古今大詩又小家數之作皆默記或即事或对客感觸之頃歛唾而成如裴度用蔡人臨淮代汾陽一指麾間莫不受令非若郭象之竊向秀紹威之偷江東揚劉諸人之掎捨義山而已復齋常病例略賦啓夸者怠心實之曰誦之則記憶愈精牢何怠之有君素嗜陶章荆公詩自謂平生無一句近傍目歎筆力尤多與秤分寸不能強故自作之詩絕少而集句特多可謂博夸精識之士矣後三十餘年君之子汝楫袖君集句詩一卷示余內三十餘首君自札餘汝楫所錄行楷姿媚外人不辨其為

裁為獻也與之語才李不減乃翁憶初識君風骨清
眸鬚髯漆黑汝揖兒與髯惟肖而皤然雪白矣然則
余之愈衰愈老亦可憐也已

王實之与喻淮東

臞軒磊磊落落所謂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表者而
而加敬于鄉前輩卷卷訪求其遺書如此彼互鄉童
子欲與先生並行黃叻少年而輕議宿士見此當背
汗頹泚矣

楊公節論語講義

當赤白囊交馳戎馬滿郊之際蓋辯士說客奇材劍

俠奮發功名之秋揚君方挾朱氏四書與其伯父信
齋禮書游行四方術迂而計左矣昔管幼安客遼東
虞仲翔在交州皆研究經李開門授徒近世尹和靖
譙天授先生亦轉仄兵間卒為大儒先賢皇皇汲汲
于李不以時危世難而少輟也君行矣安知斯世無
為君築金臺者

通上人詩卷

余自柱史免歸屏居荒村面壁九年門無貴客惟游
于方之外者辱臨焉然闍僧多白首耒常行脚又未
常參叩大善知識與語不過曰某剎虛某貴人與某

官善書可求剝可得也主人急起洗耳客不樂而去
人目謗曰後村不喜僧一日有天台通上人入謁余
問來意通曰無也平生有吟癖袖所作詩兩卷請余
評之其言異于闕僧余修容加敬徐讀兩卷幽閑淡
泊如不設色之画不糝之羹有自然色味昔兜率悅
語張無盡公對某說禪尤某對公說文章余病老文
章不及無盡通足迹滿江湖徑山美隱三竺天目育
王名山皆遍遊諸方大善知識皆飽參既說禪又說
文章異時勇猛精進禪不到悅詩不到惠勤道潛地
位不止也

後村集卷之二十一

後村集卷之二十二

題跋

術者施元龍行卷

太史公傳日者不三二人揚子雲以嚴君平與李十
元並稱其為世所貴重如此今挾術浪走四方者如
麻粟而世反賤之何歟蓋古之士不必逢掖雖業一
技而甚貧窶者亦莫不自重屈原楚大夫賈誼宋忠
漢名卿皆即詹尹季主而卜有來而問無往而告也
史稱君平垂簾閉肆國初麻衣道者非陳希夷不能
致今術士異於是有盤街不售有守門不得見有不

問而告者矣。饒施君伯山過余，談天其學兼日者龜
筮之長決，以風鑿倫類貫串，談論泉涌，品其儕輩皆
在下風。然客四方游三邊，進不能取一命，退不能謀
把茅丘田，別我南轅。姑與之飲，嗚呼安得有氣力貴
人如燕昭為築黃金之臺，如杜工部芘以突兀之厦，
如白傅蓋以萬丈之裘，使君不以饑寒累心術，益精
語益驗為鐵戶限，非輦金帛而未叩者，勿納。

孫夢得習齋

語二十章，習第一義，作聖工夫實基於是。陳以名菴
陳公仲和孫以名齋，劉叟贊歎舜何人哉。

蘓澤先天太極論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
無隱乎爾。然當時高弟有性與天道不可間之歎。雖
伯魚親受於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經莫粹於易，夫
子五十而學如先天太極之義，前有濂洛皇極經世
書通書易傳，後有朱陸鵝湖往復之論，至矣盡矣。以
葉龍泉之精詣，陳龍川之豪雋，猶不能添一字注脚。
潮士蘓君澤廼著論以翼先儒之說，而合諸家之異。
嗟夫，余幼而執卷，今七八十矣，於書多未能通其易
通者，君年甚少，願能通其難通者，亦足以見余之羞。

而君之英妙不可及矣

陳邁高梅詩

自昔詠梅者少六朝惟何遜揚州六凱庾嶺之作傳於世至本朝孤山處士暗香疎影之句擅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麗足以譽梅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梅又首為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曠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論山林之士雖市朝之人莫不有作累數千百篇而不敢望前賢之一聯半句於是不足以譽梅重梅而反以襲梅輕梅矣余往賦百絕先犯此戒和者二十餘家仙溪陳先輩最

後和而押韻用事新新無窮君妙年有場屋之債宜且參取王沂公兩句未可作此冷淡生活

劉景山教學詩

難莫難於人師而為童子之師尤難蓋敏鈍勤惰受性各異有能秤象者有不能名六畜者有襁抱中識識之無者有誤讀金根者加以父兄驕惜保姆擁護左右便嬖諂媚少也不力長而猶駭童心無時而改師教有時而倦則與之為嬰兒而已滔滔者皆是也吾里劉君教學詩四十九韻諄諄然廣弟子職小學書之意而無韓子利祿之誘使家塾每得若人任擊

蒙之責彼璞者可追琢成器甘白者可和采為色味
拱把者可培養使之千霄拂雲也君名景山

三山薛璞講義

自吾有狄難布衣之負材智喜功者皆遊邊以求
售其說而窮經考古之士所挾既北轍不利往往
轉而南轅長溪薛君以其學講於泉泉之大夫國人
相帥以聽前御史洪公君疇取其引周禮經文以正
歲為周正正月為夏正之說謂可以決千四百年之
疑君歸遽余病眊不能細扣君為余略剖一二其說
皆信而有据辨而不鑿夫六經中千四百年之疑不

止於建子建寅一事前人稱賈生曰羣疑亡矣君不
以其已通者自足而以其未通者自勉余與御史公
當為君特書屢書不一書

章仲山詩

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為縱使為之不過能道富貴人
語世以王岐公詩為至寶丹晏元猷不免有腰金枕
玉之句繩以詩家之法謂之俗可也故詩必天地畸
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
然後有感觸又必與其類鍛鍊追琢然後工或曰孰
為類曰有子桑必有子輿有益郊必有賈島有盧今

必有馬異天台章仲山示予吟藁庶幾有標致有感觸矣意君之友必有若子與若賈島若異者求之集中未見其人若達官顯人之評蓋富貴人語也非詩家語也惜予老病不得與君細論此事

鄭大年文卷

建士鄭君贈余騷辭文貌音節步趨屈子二十五之作然楚辭惟騷經一篇三致意諄復而不為多委婉曲折而不為費君所作可以約而盡者必演而伸之為數十百言豈祖述騷經而不參取九歌章句耶余嘗謂作文難論文尤難貌似者不若意似貌似者法

言之似論語也兩京三都之似上林子虛也意似者杜詩之似史記也貞符之似王命論也此事話長他日當為君傾倒

嚴懋上舍詩卷

丙午余自少蓬兼西掖去國客或贈詩曰十載梅花曾作祟一番紅藥又無情辛亥自石螭兼倭直去國御史劾余猶提起梅花舊話庚申忝左螭西掖之召行至建安太學嚴生餞詩又為梅花下注脚歲暮天寒萬卉搖落惟梅稍已萌動真余平生耐久之友嚴君知名六館慈恩之杏廣寒之桂還君好手盍以梅

花讓余

曹夢祥石巖集

余少從事昇聞毅齋徐公由歷陽守持江東度節道
昇始見于傳舍謀筦記之士於余余薦段君昌武公
亦喜其文畀以京削端平甲午召彼故老公還禁近
余亦有列于朝遂得朝夕親炙每望公眉宇聽公緒
言竊意元魯山陽道州輩人不遇如是後二十餘年
耆舊凋落余白首入京與尚書郎王公鄰墻王公示
余曹君夢祥石巖集一編其文無驚波怒瀾泓然止
水而已無奇葩麗藻蒼然老榦而已既而知其為毅

齋之宅相甚矣曹君之似毅齋也昔陶淵明為孟嘉
記述平生號為名筆余嘗欲為毅齋作傳不果曹君
宜為渭陽任此責毋庸多遜

劉瀾詩集

詩必與詩人評之今世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聲塞
穹壤是名節人也某人性理際天淵源派傳瀛洛是
學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莊騷摘屈宋熏班馬是文
章人也某人萬里外建侯某人立設取卿相是功名
人也此數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羣趨焉詩人亦
携詩往焉然主人不習為詩於詩家高下深淺未嘗

涉其藩牆津涯雖疆評要未抓着癢處天台劉君瀾
抄其詩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安
禪詩之體制畧備然白以賀監知名賀以韓公定價
余未知君師友何人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
文章人亦非詩人也詩非本色人不能評賀韓皆自
能詩故能重二李之詩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為
俗緣分奪不得專心致意頃自杜史免歸入山十年
得詩二千餘首稍似本色人語俄起家為從官詞臣
終日為詞頭所困詩遂絕筆何以異於蒙仲哉君足
迹徧江湖宜訪世外本色人與之評儻得其人飛書

相報余當從君北面而事之

建寧縣平寇錄

屬者蠻韃幹腹深入湘中之全衡永江西之臨瑞皆
失守惟陳侯元桂死城郭他郡率矚賊未至委之而
去竄伏山谷名曰移治郡雖小有廂禁軍有隅總民
兵若平時拊以恩信激勵而用之可以守亦可以戰
何至倉卒無具如此林君經德之宰建寧也賊去縣
五里君與其家端坐縣廨不去布置方畧躬率官民
兵逆敵遂大克捷點酋凶渠以次俘馘邑人相賀曰
微宰君吾邑其蹠血矣郡與臺閩方上其事于朝君

謙巽曰皆二寨之功也嗟夫一縣之力不大於郡二寨之卒不強於廂禁隅總彼以強大潰此以弱小存豈非君素拊其士而無虐使乎時其衣廩而不刻削乎向使君與全衡永瑞之守易地而處則千百瘡癘饑疲送死之虜詎能蹂踐數城如履無人之境哉君才名三十年猶縮銅墨近方以學官召而保境衛民之勞則未錄也昔臧質守盱眙杜焯守泗各以寡歎衆諉曰彼皆郡將如田單以區區即墨拒強燕雖樂毅不能下謂縣不足守者非也惜余無太史公筆力不足以發之

陳秘書集句詩

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諸人以為善然融液衆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氣魄陵暴萬象而無一物不為吾用必有大力量唐人評昌黎公之文雄偉不常比之武事余謂詩亦然蓋雖古名將必用素拊練士卒素服習弓馬廉頗為楚將則無功晉惠公乘鄭駟則敗豈非氣魄力量有所限局歟若李臨淮因郭汾陽之營屯壁壘一號令之而精采變李廣奪胡兒弓馬南馳且射殺追者此豈有法之可傳哉集句詩自半山後他人為之憂憂其難祕書君於此咄嗟設笑而

成詠物或感時觸事或絕句或五十六字雜取前人
驚句無論小家數若李社韓柳歐蘓黃陳大宗師亦
皆俯首受令於旗鼓之下其氣魄力量固已闔古今
騷人墨客之口而奪之氣矣是編乃君初擢第為郡
文學時所作余又將順下風求續集而觀焉

信庵為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庵丞相為林肅翁作墨梅橫卷肅翁自言
嘗客於公之塾後果擢上第入翰苑今觀此卷乃為
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
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

實之事期之可謂具眼矣君用勉之他日科第官職
當不在肅翁下君用名國器余先君少師同年通守
公之孫余舊同官錄參君之子

二戴詩卷

余為儀真郡掾始識戴石屏式之後佐金陵閩幕再
見之及歸田里式之來入閩又見之皆辱贈詩式之
名為大詩人然平生不得一字力皇皇然行路萬里
悲懽感觸一發於詩其姪孫頤橐其遺藁示余追念
曩交式之余年甫三十一同時社友如趙紫芝仲白
翁靈舒孫季蕃高九萬皆與式之化為飛仙余雖後

紀然無與共談舊事者矣。頤詩亦有石屏風骨諸公多稱之。昔禮學有二戴，余謂詩亦有之。敬尊石屏曰大戴，頤曰小戴。

董樸發幹文藁

余山居十年不見近人文字，白首入京，稍有袖文卷私淑余者。大率章句多而議論少。天台董君之作，盡卷無一篇詩，惟記序題跋誌誅繁者千言，簡者三教行他人文，或讀教句輒羨墮，或首尾不相貫屬。惟君引筆行墨，畧無凝滯，其融液先儒同異，摶擊後學疑誤，透徹痛快，必達其意而後止。使君進用而行其

言，必有補於世道，賢於風雲月露之作遠矣。初余未識君，見修齋王尚書，稱其人。後識君，又見其文，歎曰：知人。

為徑山聞老跋 宸翰

臣恭惟 皇帝陛下聖學淵奧，儒釋兼該，奎畫高妙。古今獨步，迺者親御翰墨，賜徑山主僧廣聞號佛智。禪師聞侈上恩，出以示臣。臣謂智之為羨，在儒家曰大智，曰上智，在釋氏書曰佛智，曰菩薩智，惟真知大覺者能之。昔初祖遇梁帝，忠國師遇唐宗，皆有問荅。至今傳誦，聞所以受知於 陛下者，雖不以語臣。然

故鄭丞相清之尤端明煇皆深於佛皆臣所厚觀其
為聞序跋更迭稱贊竊意聞必有言句上契聖心者
陛下豈輕以名假人哉聞將勒石山中臣幸以薄技
待罪禁林贊歎有分

蕭棟所藏畫卷

畫洛神賦余見數本皆曰龍眠所臨雖使善鑒定者
莫能辨其真贗廬陵蕭君此本未有澗泉跋語不必
伯時真蹟自可重矣

方梅卿和 御製聞喜燕詩

和詩難和御詩尤難柳誠懸殿閣微涼之句雖無顯

刺亦含微諷而坡公尚有公權小子之語莆士方和
仲以所贗 聖製聞喜燕賜新進士詩示余是日余
忝從臣與燕恭和以進久之乃見和仲詩昔章子厚
憤不在前甲見于色辭和仲高才奉對僅得文學然
安羨侑敬君賜如此頃余嘗客和仲于塾茲幸以薄
技在天子左右小不能如揚得意之誦相如大不能
如常何之薦馬周可愧也姑為跋詩和仲名梅卿

再跋宇文肅愍公詩

余七十歲時為肅愍公跋此詩後六年詩與跋歸肅
愍公之孫提管君陞祖身膏穿廬而手澤返于中國

不歸他姓而歸賢孫天也

黃龍南禪師真蹟

南公與黃檗勝公書有揚風子近世陸放翁朱晦庵筆意言語不掉書袋而自粲然成文琬公其寶藏之宗上人所藏揚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

宗上人所寶三帖揚文公一也劉寶學二也朱文公三也久軒此跋只舉朱公而揚劉則置而不言是宗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而久軒未免猶盲同異也雖然久軒學於朱氏者其尊師衛道之意嚴矣余景定壬戌九月告老得歸出宿湖山宗之徒恬侍者出示此卷念西山久軒皆不可作矣因題其後

給事徐侍郎先集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見公於朝廷文字溫潤精切常自媿其言之繁蕪其於官府命令士大夫除授必是是非非義形於色某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藁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一帙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作如蟠龍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為瑞觀過

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歎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遇詩書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宜哉昔坡穎為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蘓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為詩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水恠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之語而出某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包侍郎六官疑辨

某丙午以少蓬兼說書有旨講尚書辛亥以大蓬再兼說書當講論語俄遷右史進侍講當講周禮辛酉

以兵侍兼侍講復講周禮上於經學皆深造某於周禮非素習每進講不免旋讀疏義傍采諸家解說陳之旃屢至於心有所疑理有未安既不敢為臆說率是捏合遷就以傳經文常恐明主顧問無以奉對聞宏齋包公有周禮說北面而請焉始見所謂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為國師公之書某心有所疑理有未安者如破痞刮膜矣一日開卷緝熙講天官至獻人奏曰臣雖按注疏如此說終是自信不過豈能有補於聖學萬一又奏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為天下

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包某疑辨豁然與臣意合若
陛下因包某進謀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見識高
非世儒尋行教墨者所能及上領之是日貴主將下
嫁講退見大箱小篋拍塞殿廡竊意天上應酬羣碎
亦如人間講席所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
得宏齋柬謂有旨宣諭劉其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
進呈某与宏齋相與贊歎陛下之勤於典學未嘗須
臾離也雖開甥館而猶延儒臣方治家事而急聞經
說真萬世帝王軌範宏齋既奉 詔抄其書奏 御
某因卷題未而歸之宏齋

劉澗樂府

劉君澗嘗請方蒙仲序其詩以示余余曰詩當與詩
人評之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今又請余評其
詞余謝曰詞當叶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
為也君所作未知叶律否前輩惟耆卿美成尤工君
其往問之讀余此評者必笑曰君謂蒙仲不能評詩
君顧能評詞乎

吳必大檢察山林素封集

昔陶穀尚書伐其翰墨之功希望大用善乎藝祖聖
訓曰吾聞翰林草制依本畫葫蘆耳吳君此集十有

七篇皆翻空出奇幻假成真無本之葫蘆也雖然有毛穎華華傳在前謂之依本亦可但文字巧拙世有公評君於四六精妙之至矣余獨惜君才思蔚積無所洩而姑見於游戲如此他日秉筆以鳴國家之盛當充其所謂精妙者為溫潤典雅為和平冲澹新集行則此編為少作矣

歐良司戶文卷

輦路二年閱士友贄卷多矣率叢編鉅帙多千篇少亦數百余病眊不能悉讀或讀不能終卷盱江歐君示余古文八賦一古律詩十四儷語四其言質而綺

簡而不煩如高人韻士深衣幅巾見者屈膝不待有袞及繡自然貴重其佛孝論王制月令辨皆精確硯銘真贄皆峻潔詩如貞女采蓮之篇尤有古意雜興云壁固君所竒鏡亦妾所惜乍可返君璧妾鏡不可得語尤高簡於還珠吟矣五言云紅黃冬樹葉紫翠夕陽山惠崇大年着色畫也

蔣廣詩卷

友人方善夫示余以宜興蔣君子充詩卷留之年餘余方待罪禁林客屨滿門詞頭盈几未暇讀及告老得歸出泊湖山善夫來徵所留卷始拂塵開卷不三

數首而城中賓客相尋未已終不得細讀余聞詩人
警句皆旬鍛月鍊嘔心搜腸而成盖有踰歲始捕足
一聯者此集百七十餘篇少亦費十年功夫余挑包
行矣且題姓名於卷末他日板行以一本寄山間當
別着語善夫名至子充名廣

毛震龍詩藁

詩料滿天地詩人滿江湖人人為詩人人有集然惟
極天下之清乃能極天下之工放一生客投社着一
俗字入卷敗人清思矣生客不必貴要但聞人皆是
借字不必請求但浮譽皆是林和靖在天聖明道間

詩名獨步招聘不至一旦抗守至山間置醴詰旦以
儷語叙不能出山謝地主之意大為物議所非衢士
毛君霆甫示詩一帙有事外之志但其間頗為聞又
浮譽所累余謂當盡撲棄之乃極清極清則極工矣
余此語亦當撲棄

黃挺之詩卷

先人開禧初與白石同朝余端平初與魯庵同朝有
情好魯庵雖不得年然詩名不下乃翁今其子若孫
又皆能詩詩固不可無源流耶抑白石僅至九卿不
登侍從疑詩為之也魯庵僅至學官掌故不持一麾

亦詩為之也去辨父子高才俱未解襦疑又詩為之也豈昌其詩者固嗇其祿位耶余少喜吟所至齟齬跋扈後禁不為然後稍官達詩能窮人之說余以身體驗之信而有證

贈鄭潛

衢人鄭君潛善風鑒然未嘗出山而四方名士莫不接識余聞古之有道術者如嚴君平司馬季主皆下簾閉肆人即而問非即人而售也君之術余不能知其深淺然不即人而人即之有嚴馬之風矣君生於庚戌余於君長三歲

魏司理定清梅百詠

作詩難和詩尤難語意相犯一難也趣韻二難也惟意高者不蹈襲料多者不拘窘建陽魏君和余百梅詩鑄偉詞新新押險韻易易蓋意高而料多者念昔宰建陽徧交邑之賢雋萬歲晚凋零百無一二嗟夫余之去邑久矣君生於丙戌余去時君方三歲今材名如此詩筆如此子不云乎後生可畏又云吾衰也久矣

江山王明府尚友堂詩跋

永嘉王君友直名其堂曰尚友秀巖李公鶴山魏公皆為賦詩以推明其美繼李魏為詩并跋者盈卷尚

友之說無余蘊矣余不及識君而卷中諸公如鶴山
長春官余為郎擢西府余為掾如止堂則同師西山
同攝西省如西澗則早同朝晚同侍從惟秀巖出蜀
時余已去國此數公者皆當世名臣其言重於時而
信於後矣君讀書萬卷取友千載終身隱約不求聞
達而其子江陽明府繼名堂之志任肯堂之責擢儒
科宰畿邑余行役出其境上官譽之輿人誦之無異
辭異時縮銅墨於斯者率不旋踵傷錦而去惟明府
愈久而民愈信余叩明府縣譜則感然曰吾沒汲督
賦以應期限未有以及民也然邑人固諒明府之心

矣余未知明府父子所欲友者以諸公所言推之周
元公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君欲友元公者歟
邵康節曰諸賢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明府其款
友康節者歟

松山趙氏家莊規約

聖門以無改父道以善繼志述事為孝孩提之童知
誦此言及乎耄老能踐此言者寡矣父置醴待賓師
而子不設父開東閣而子施行馬夫卮酒無庖廩之
費一揖無吐握之勞而父子嗜好相友如此况先志
有大於此者乎本朝故家買田澹族昔惟文正范公

今惟信庵趙公靜齋趙公然非創置之難而增廣之難靜齋之田六百石治幹君增為千石其景慕忠宣公者歟他日官達是莊之增未已也

崇闌圖詩跋

三公始有山林共隱之約既使江貫道圖之又各賦詩以見志其後簡齋大用北山入為詞臣皆未嘗踐約而三公相繼仙去矣此圖流傳跋者滿卷如汪公彥章辛公企李朱公希真張公巨山謝公季思劉公季高皆南渡文章宿老筆精墨妙照映縑素乾淳以後名公卿姓字亦班班見焉蓋崇闌主人沒於紹興

壬戌至是甲子再周趙氏世珪此圖今在其四世孫與積處出以示余余曰此君家舊物也君其珍秘之無若永禪師藏廼祖襖帖不密為京東學究所竊

再題

汪公跋此卷年七十四有衰病龍鍾之歎余書卷末年七十六矣衰病龍鍾甚於汪公矣掩卷慨歎不已

姚南一齋名

鄱陽姚君齋名乃與南渡參與陳公相犯陳公遠矣必不競此陳迹然長樂黃侍郎永嘉謝左史亦以簡名齋歲月尚近余恐君未免有與謝公爭墩之嫌西

家未免有不虞君涉吾地之問

李炎子詩卷

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論其師友史記杜詩固高妙然子長世掌太師如董相東方先生皆同時相頡頏子美自謂吾祖詩冠古又與子昂太白岑參高適諸大詩人倡和故能洗空萬古自成一家余少走四方於當世勝流多所款接識果齋伊洛之醇識斛峰蕭汲之直識徑畷龔鮑之潔今三君子僅存其一余亦耄老孤陋寡聞甚矣樵士李君雲仲示詩三帙讀而異之問其譜系果齋其諸父也觀其賦詠斛峰

徑畷其師也卷中格律若未離唐體然其意度脫換騷選包含理致大而道德性命小而草木蟲魚自昔經生學士詞人墨客智所未及筆力所不能發者皆長言而永歌之蓋其濡染於家庭熏炙於師友者深矣然士生叔李有科舉之累以程文為本經以詩古文為外學惟才高能並工賈浪仙有詩名入試乃問原夫輩乞一聯揚補之妙辭翰禮闈作賦至第七韻思不屬求助於同人同人戲之曰何不畫梅一枝足之余慮君之本經為外學所掩也既誦其美因以箴之君父師皆以其魁天下詩文特其緒餘耳

跋梅窓程公坦詩卷

吾詩工人曰拙勿信也吾詩拙人曰工勿信也孰信哉自信而已郊以寒島以瘦廬全劉豢以恠皆名密然止求昌黎公印可不徧求名公鄉也君其思之

後村集卷之二十二

劉後邨全集

後材集卷之二十三

題跋

聽蛙方氏墨蹟七軸

張公不以詞翰名然行草故自豪邁所謂學士老兄者何人歟下云負大才名必是與王元之輩人張文定公齊賢帖

楊公帖乃已貴顯時所作片紙小字極謹楷茯苓呵子皆易得之藥荅簡有珍荷之語前輩謙厚如此許帥不知是何人所謂一丸者不知是何藥而能起車病也坡公帖十八字耳居然韻勝

楊文公蘓文忠公小簡

山谷二帖當是自黔南北歸所作故有伯氏道次戎
州人回之語山谷帖

與發句帖尚易得惟跋李邕帖小字行書者可寶玩
米帖

居中諱宮小金紫公之季子仕止於南昌宰然與陳
了翁江民表厚善可以知其入矣元城帖未知與何
人有邑事清簡之語豈在南昌時所得乎二公寸紙
隻字它人尚知寶惜方氏子孫其永襲之了翁元城帖
梅聖俞謂郭功甫有太白之才今觀其自書五言只
如此恐去太白尚遠然方氏藏之百餘年竊意同時

題思亭者非一人惜不得盡觀以驗工拙

坡公二帖皆與南圭使君者萬卷樓舊物也烏虜主
人為吾寶之坡公帖

三處士贈告

網山

古之學者必尊師子夏以不稱師受曾子之責許行
以背師為孟氏所貶竹溪中書君之學受於樂軒樂
軒受於網山二師皆老死布衣竹溪在三之念愈篤
其再入為詞臣也年勞當遷元士乞以此一階回授
師友師網山樂軒也友寒齋也詔下其事議者以為

旌異遺逸朝家盛舉也宜報可回馳之請宜勿聽竹溪頓首言弊例易啟真情難察他日源源而來者將以某為口實矣大臣以聞上忻然如竹溪初奏贈二師初品官堂帖采網山贊書語號曰文介先生初網山接艾軒嫡傳聞晦庵緒言其詩文古雅節行高潔帥趙忠定公舉遺逸不就謂之文介實副其名矣昔荆公患士風不美坡公有今之君子爭半年磨勘之戲竹溪此舉彼爭磨勘者聞之可以愧矣

樂軒

前輩言事師之謹者惟石介李洞於孫明復坐則立

經外子錄

升降拜則扶游酢侍程伊川雪深三尺而不敢退此謂事其生爾竹溪之於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歲時則祭於墓焉入白尚書下郡邑禁二墓之樵採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既可竹溪回馳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尚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尚論其人無愧於此名矣昔叔孫之弟子半山之門人皆尊其師為聖蓋漢廷方用嗣稷君制禮崇觀方以新經字說造士其尊之也有所為也若竹溪師友乃窮書生考選人其宰木已拱非有權位可軒輕氣力可榮辱人者而竹溪懷向未

一辨惓惓如此豈有所為而為之哉

寒齋

三先生褒綸既下或問余曰竹溪事樂軒如父事綱山如王父師弟子情羨得矣寒齋纔長竹溪四歲於綱山樂軒若是班乎余曰韓子不云乎其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昔陳了翁早貴楊龜山年六十猶為比較務然了翁稱龜山必曰中立先生竹溪之於寒齋亦然上以寒齋嘗力辭改秩給札持贈陞朝或又問曰寒齋何以謂之文隱也余曰六記百詩至文也不隱山林而隱市廛大隱也故蒙齋表尚書見其書

經外子集錄

驚喜謂得慈湖潔齋心傳之妙旨杜游西丞相聞天風啟擬待以章泉漫塘起隱之故事蓋曰隱者乃公朝之紀實曰文者非寒齋之求顯

朱文公帖

曩余宰建谿三年見文公遺墨多矣輒能辨其真聊亦知其交游往還人為誰自谿上歸踰三紀見此二帖與子禮六七兄者行草尤妙其為真蹟無疑但恍然不記子禮姓名疑是五夫諸劉偶涵江山長祝君相訪其祖姑文公母也亟以問之祝亦不記既去拚簡言求之於文公集有誅子禮文始知子禮乃草堂

先生之子文公夫人之同產也團兄弟求時官而文公乃慮鄉曲見疑而不果作又勸子禮避嫌其居鄉謹重如此學者所當法也帖中云子厚者黃氏名銖工古體詩文公序其集計議陳君得此帖以示余借觀繫日書其後而歸之

李巖孫詩卷

李氏自樵川通守為鄉先生及門著錄牒者多名士至亭山尤為鄉評所推今為太史氏掌南宮牋奏其子若猶子名某孫某孫或踵世科或偕計吏徃徃有聲場屋一日巖孫者示余詩一卷乃舍黃策捷

蘇州堂重錄

為山林幽子江湖游客之語余告之曰汝伯文章宿老也柰何厭家鷄而問外人乎君復余曰昔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子敬曰故自不同公曰外論不爾子敬曰外人那得知然則余固不足以知君矣姑書此紙以代還贖

刁通判詩卷

歐陽公自言少時未有一人見知惟內翰刁公開端誘導至於有成而後止其後游於諸公雖有知者莫之先也蓋杜范韓富援歐於知名之後內翰識歐於未知名之時非具眼不能爾藏春公內翰子也底法

父所交皆名公卿歐公稱其四紀擅名美其歲晚解
纓盖刁氏之源流遠矣文獻相傳至清漳通守復以
詩鳴余嘗評本朝詩崑體過於雕琢去情性寢遠至
歐梅始以開拓變拘狹平澹易纖巧子曰辭達而已
矣豈必擣捨羨山入社乎通守所作近情切理者有
王黃州邵康節之風意所欲言辭必足以發之監郡
以後諸篇條鬯而不縛律放縱而不踰矩真老筆也
通守以來本示余輒題其後

蘓才翁二帖

才翁兄弟皆以書名然裕陵尤重才翁而抑子美今

經鉅堂重錄

觀才翁帖自負得二王意謂子美有懷素風爾乃知
裕陵聖鑒之為確論才翁使閩與君謨同時今使者
碧栖陳公既後才翁八井封植君謨道旁松不幸遭
斧斤者裁補之訪求兩賢遺墨刻之雪觀之上惟才
翁書尤難得此二帖皆莆人墨林方氏所藏碧栖以
滄浪三帖易之去蘓蔡遠矣而公懷賢尚友存古詔
後之意如此豈特翰墨風流與兩賢神交於二百餘
年之前哉

林子彬詩

王融林君子彬示詩七十篇其言曰吾藏之以待後

子雲然其人不可待今江湖間多以此事推君試為
吾評之余耄昏未暇細觀君貽牋督過余既愧謝徐
味其詩果多警句古體若發興高遠然有子昂太白
朱文公數十篇在前便覺難追扳律體若造語尖新
然視晚唐四靈猶恨欠追琢而君自謂可以見古人
矣又曰可以藉口白先君矣自許如此使余道何物
語昔尹生從列子學御風之術數月不省又十反而
十不告懟而辭去而復至列子曰昔吾師老商氏友
伯高子三年始得夫子一盼五年始一解顏而笑七
年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而後心凝形釋骨肉都

經鉅堂重錄

融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
乘風乎余謂豈真乘風哉去重濁而就輕清爾豈惟
詩哉惟學亦然儒家有服勤至死者前輩有立雪不
敢退者有十五年學恭而安者余雖未至於老商氏
伯高子及先儒地位君投贄屬耳立談之頃而欲盡
余肘後可乎未可也願與君各勉之子彬名文之

趙卿遺藁

昔元昊叛士大夫多言西事惟韓范之言最精以其
目擊而身履之也金亡韃興且三十年抵掌言邊事
者衆矣靜齋趙公奏疏獨謂江上精兵良將分戍淮

城一步不可移動又撥舟師防渦口根本之地反覺無恃又言張韓劉岳列屯江上所部或不下十萬或五七萬此兵聚之效豈若今日各城株守不能運掉哉又言虜有窺江之漸江面空隙處多毋謂虜不能渡為尚書郎為樞掾終始持此論及己未游黃洲之變公言始驗又言今日於邊將賞常厚罰常薄驕蹇者不能裁抑罪戾者不知循省皆切中時病膏肓蓋公仕官於淮東西最久亦如韓范之行西邊非若耳聞而意料者余銘公墓時未見遺藁後其子上虞今君與積以棗本示余因題卷末以補墓誌之闕

經鉅堂重錄

跋鄭子善通守諸帖至

淳化帖

閣帖止十卷惟絳帖二十卷此十卷前截之餘猶有日月光天德願上登封書缺封字九字隱隱可辨蓋絳帖別本失去其半今題云淳化帖誤矣文山父子號博雅亦誤乎

法帖第九卷

此帖摹刻精妙昏墨皆北碑然以淳化及元祐大觀本比對皆不合它帖板數次第皆列於逐板之前北帖如第一第二皆列於其頂相傳元祐諸王借閣本

後集卷之三
八
翻間安知此非王邸本乎惜也止存一冊然皆二王
字也可寶也

襖帖

此五字不缺本校余舊藏者無一點一畫不同但余
本有尤王二公鑒定真蹟耳

又

此亦五字不缺本來處甚真近世惟俞松壽老專收
襖帖作蘭亭續考余得其五字缺本今傳相魯公見
而擊節為跋三百二十八字始知壽老凡寶二本以
其一遺安晚其一遺余留其一尤佳者後以遺魯公

任公書畫錄

世傳薛氏子竊定武石以歸始總損五字以掩其迹
故五字缺本尤為世所重

樂毅論

此五段石本與余所藏無小異但王順伯跋乃謄本
非真筆也

黃庭經

此帖宜少年目明者伯紀小余七歲猶能於鴻濛縹
渺間望天仙余目力不逮伯紀攬卷茫然

遺教經

此碑無書人名氏相傳二王書在京兆府山谷云小

字莫非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真確論也歐公謂是唐寫經手所書

率更千字文

以余家舊本參校余本中裂一痕而首_尾全此本尾裂為四當是兩處所刊皆可寶玩

徐會稽題經

徐季海書列於夾漈金石略者三十餘種此碑楷法尤妙在西京

懷素草書

素師帖如貞元九年者凡五十二行比自序帖尤神

妙未知刻於何處當考

五季遺墨

鄭公見閩王時人及國初人詞翰愛之如此余見鄭公詞翰亦然

閱古堂詩刻

頃見范公所書伯夷頌今又見自書閱古堂詩以一代元老大臣而作蠅頭小楷端謹如此後有忠獻忠定父子二跋蓋本朝極盛時也南北隔絕堂否不可知而况碑乎覽之三歎

坡公石鍾山記

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楷法天下之妙畫也夫水石相搏固有聲然非風無以發之蒙叟之言曰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雖大木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者皆激譎叱吸叫譟突咬况山下皆石穴又大石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其受風不愈多乎公夜艤舟其所聞其噌吰者又聞其鞀鞀者李似之侍郎云亦嘗於此艤舟止聞其吞吐者疑水仙新噌吰鞀鞀之聲私於坡公者余謂蒙叟固云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竊意李是夕適值風恬浪靜耳余平生閱坡字多矣此卷當為楷書第一跋

語或以擬樂毅論畫贊洛神賦非也惟富季申樞密以為學徐會稽題經得之

二蘇公中秋月詩

二蘇公彭城中秋月倡和七言可拍謫仙之肩坡五言清麗者似鮑度閑雅者似韋柳前人中秋之作多矣至此一洗萬古而空之詩既高妙行書又妙絕一世諸家所收坡帖皆在下風子善其深藏之十五城勿易也吳才老猶以二公所用韻平仄反切為疑前人亦以此議昌黎公才老以字學名家未免為沈約四聲束縛余謂韓蘇大儒也語出流傳入人肝脾

萬世珍誦豈若場屋舉人規規然檢禮部韻略惟恐其不合格乎

總跋

端平甲午文忠真公帥閩余忝議幙故尚書郎鄭君伯昌主管機宜其年真公召余與伯昌相率祖餞六月六日也小舟熱如炊甑伯昌與真公子仁夫各出篋中書畫俾余鑒定余非博識者二人更迭旁譟余伏艫板操觚半日間了數十軸真公見之稱善後兩家寶藏者皆為六丁取去惟跋語留余集中耳伯昌仙去十年而子善通守吾州一日又出法帖六冊

經鉅室重錄

古石刻八軸五季遺墨一軸閩古堂詩一軸坡公中秋月倡和詩一軸題跋一軸坡公石鍾山記一軸題跋一軸欲余着語追念往歲舟中作跋甚敏今留子善卷帙索月老病畏寒不能涉筆此三數日稍暄和始坐書每卷各附管見又為摠叙以系焉於是余年七十八距甲午三十有一年矣

慈濟籤

以易卦訓釋籤意舊惟霍山如此今蒲潭妃真人二祠之籤亦然雖其辭出於箕筆然隨叩輟應豈易道廣大仙聖亦不能外歟余謂鬼道幽陰盱瓘有靈驚

動禍福人者能之仙道玄妙變化無方非功行圓滿者不能至世傳孫思邈至今為地仙真人平主探丸起人死多矣蟬蛻之後人有感奇疾危證命在頃刻者辨薌扶輿搏頰祈哀或立愈或經昔或數日皆弃杖步歸始惟閩人奉事今香火徧江浙豈非與峨眉山中黃襦叟皆以活人之功度世乎自文王孔子皆以易占然則以卦釋籤籤雖箕筆也亦真人意也真人祠里中非一所余所書者在擲陽塘蕭氏太學平校生桂發家其大父老人皆龐厚長者

鄭子善絳帖

經韻堂重錄

通守鄭君子善示余此帖前後各五卷以余所藏古絳參校無一點一畫互異行數踈密裂剝闊狹處皆合其為真絳無疑惟晉王虞書余本自媿何如以下始裂四行此本自七月十三日以後先裂三行則不可曉豈余本未裂時所印耶惜此本前僅存第六至第十中間十卷羽化矣古帖寸紙可寶况十卷乎

顏權縣福清詩卷

昔有厭苦其縣令嘲其推不去者顏君數月假令耳輿人誦之如此士大夫歌詠之如此其去也又慕恣之如此使君真得百里之地賦三年之政其所立豈

下於子游子賤哉卷中人皆是邦之勝士中朝之名
流而竹溪東澗二賢余執友也翰墨精妙覺我形穢
朱文公書一軒二字

敬則方君以一名軒舊矣余為作一軒詩亦十餘年
矣人西端首尾君持定見人多岐亡羊君遵大路可
謂深於主一者猶憊然若吾斯未之能信一旦得文
公所書一軒兩大字喜不自勝匱藏緹襲且扁之楮
間按文公此字為屏山家子弟作後歸于文公長孫
鉅鉅以遺番易洪某今為敬則所得劉氏洪氏守護
不謹以主流落敬則得之如獲照乘珠連城璧如武

夷精舍親付授者豈非主一之學當然乎文公書滿
天下余年八秩讀之未匝竊以為玩文公之翰墨不
若味文公之論著敬則富春秋眼如月其益勉之無
若宋人然宋人有拾遺契而喜曰吾富有日矣

通首座手書二經

楞嚴經十冊法華經七冊通首座追嚴其親刺血所
書世目浮屠為出家兒賢沙黃檗西尊宿親母疾餒
不與粥藥其徒夸傳之曰吾教然也列子謂夷人有
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共處以西尊
宿之事觀之禦寇豈寓言哉儒者以不毀傷髮膚為

然唐人元魯山李元賓皆嘗以臂指血繪像書經不
害其賢瞿曇已滅度猶現空中為母說法目連設盂
蘭盆供其母曰由饑鬼道生人天通書二經計出血
數斗功德大於設盂蘭盆此念發時其母生忉利天
心矣

高端禮詩卷

自昔名公鄉嗜竹者無如李文饒至於問竹平安然
當軸八年窮富極貴隴右語鳥日南名花日接于目
竹之安否不及問矣名流勝士嗜竹者無如王子猷
雖借宅亦種此君及蘭亭之集同游九十人皆為茂

經韻堂重錄

詩子猷二詩差不逮其父兄豈非竹自竹
人自人詩自詩了無交涉耶高君以竹名屋諸公皆
為着語余亦隨喜君曰是詠竹屋爾余嘗有行卷君
忘之歟余取而反覆紬繹乃知苦吟而精思者昔和
靖詠梅萬口膾炙王郊大夫詠竹或者忍笑不住君
卷中未有為竹而發者試劬和靖冥搜一一聯以發
藥余可乎夫嗜竹固予之所竒嗜詩尤余之所敬姑
書此于君溫卷之末

江咨龍註梅百詠

昔為梅百詠和者十餘人如袁相子趙克勤方蒙仲

王景長皆已物故存者各離羣索居忽得漳浦江君
咨龍所註梅百詠余讀書有限聞見不廣今日所作
明日覽之已如隔世君相去千里未嘗款接緒言乃
能逐句逐字箋其所本凡余意所欲言而辭不能發
者徃徃中其微隱若筆研素交者不獨記問精博之
不可及也憶使江東時作五言詠史絕句二百首游
丞相愛之置書笈中雖入省以自隨書謂余曰每篇
雖二十言實一篇好論宜令子弟註出處板行然余
子弟竟未暇為君與余風馬牛不相及願肩為余箋
詩有前輩服善之風無近人爭名之意其賢尤可尚

也

徐氏習射括要

本朝文治通天下士罕讀兵書戰冊射又特兵家之
一藝精之者少昔夫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門
人記夫子戈不射宿則夫子固工於射者謂藝成而
下吾未之信也摠戎信安徐侯出其先大夫子源習
射括要一書蓋子源既以右科發身又為書以傳其
子及其里之後秀其言曰射以體法為先體法善雖
不中不遠不易之論也先朝名臣惟陳公克咨自號
小由基由知制誥鎮荆南母問郡政公以射對母曰

汝父教汝忠孝柰何矜一夫之技乎怒而杖之金魚墜地三事政相反余謂陳母怒子善射平世也徐父教子習射多事之世也皆世也他日奪弓射胡兒一矢斃捷覽者非侯其誰

龍溪蔡德容道院

古良醫如岐伯雷公如緩如和如長素君如公乘陽慶如淳于意如華佗技雖高身歿則已惟扁鵲葬湯陰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之有得小丸如丹藥太史公謂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豈非活人功大身後靈異有不可泯歟顯佑真人起白焦醫術妙一世能

於鬼手中奪人命既仙去人事之如生始惟漳泉二州尊信今廟兒徧湖廣江浙矣龍溪蔡君德容奉香火尤謹真人降焉密傳符呪蔡素修方及得神授益自信然顛以捄危厄起膏肓未嘗問賄謝余每謂業祠滿天下小者希勺酒獨號之薦大者受萬年之饗真人則異於是生不葷茹死不血食挹澗泉擷溪毛而來瘍者失痛痿者卻扶而去固黻冕食萬年者之所愧也前輩詠市鑿云左手檢方石顧金兩手錐殊均劍戟蔡君則異於是富者至予之藥貧者至亦予之藥固兩手均劍戟者之所愧也乃題其贈卷而歸

之

徐總管詩卷 汝乙

元祐間最為本朝文章盛時薦之于郊廟刻之于金石被之于絃歌者何其衆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歎所謂豪傑奮興者耶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為項乎菴葉水心賞重此四人警聯快句余少傳誦老猶記憶搃成徐侯詩律可與四人方駕願今世無好詩者又侯出稍晚前不及坡谷後不及平庵水心余雖好之而老病得謝雖欲効見素誦少陵之佳句摩詰薦浩然於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

明主不可得已

莊龍溪民謠

昔孔門論政日暮月可也三年有成子產治鄭與人始而怨之三年然後從而歌之近世張乖崖亦有只一個信字三年做方成之論温陵莊君謙父宰龍溪僅五月而去而邑之寄公若士若民皆詠歌歎羨之或彙成編帙以示余今之邑以三考為任君之去非有飛語中傷亦無吏議督責直以守將不相知不忍奉行急符以厲民寧攘擻而去余雖不詳君之縣譜而聞其去就大致如此固士民之所以翕然詠歌歎

美者歟君去郡政益暴急歲餘會禍作矣守將為公
論所繩間廢君盛年壯志強為善未已它日所至詎
可量哉

柯豈文近詩

曩為豈文跋詩謂抱甕翁詩稍艱深故老死不遇豈
文語差易直而瀏亮必顯融於世日徃月來豈文竟
亦未脫白余得其近詩其易直瀏亮不減於昔然顏
髮蒼皤不異於乃翁奉對南廊時矣唐人或以一聯
半句遇合豈文父子再世為詩何啻千百首然上不
使之和薰風微涼之句次不使之吟看花走馬之詩

而專發於瑩雪佔畢之間豈文何負於詩而詩誤豈
文至此哉子美云吾祖詩冠古蓋審言唐初詩人與
其子閑俱不顯至甫始為詩家大宗師故人書此以
勉豈文之子

福清黃尉字說

玉融少府黃君名梓父命之也字順父族父止堂命
之也余不及識君之尊府君然與止堂事西山先生
同門也事理宗皇帝同省也凡止堂昔與余一言
一話誦之終身順父親受止堂耳提面命芳洲雖鄉
夫人行而勸順父改字非余之所知也夫字所以敬

敬其名也敬字說所以敬其字也字可改名亦可改矣然則止堂字說將委之草莽乎吾聞順父涖官邑人目為清尉其大節甚似止堂故書此附于字說之

後

芳洲謂黃大傳子大

竹溪所藏方次雲與夾漈帖

昔聞之林井伯孔初平諸老能言麟臺方公給札時院吏先送策題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國六朝形勢戰守為問庾辭僻事若傲以所不知者公一揮六十字條列縷析如響谷聲凡陳壽王隱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學士

大夫讀之失驚入館未幾而去性高亢惟友夾漈善艾軒今遺文惟詩卷又律賦一馬渡江五龍夾日之聯見於夷堅志素妙心畫今大字惟存祥應廟三字行草惟竹溪所藏此帖有二王筆意以公精博眼空四海而猶約艾軒相聚畫借夾漈新書讀之前輩尚友服善如此然則謂公恃材傲物不容于館閣者非篤論也公子景嚴有父風趙介庵德莊以子妻之景嚴死其後遂衰咸淳乙丑九月與竹溪會于海月堂竊觀墨本因題其後

恭跋

穆陵宸翰

臣克莊與臣希逸俱事先帝相先後為詞臣然再同朝皆不甚久一出入若燕鴻相避者臣既告老希逸亦奉祠乃示臣以先帝與故相忠定鄭公商榷希逸除目宸翰一幅凡五十八字首曰本欲召用而大臣有抑之者大臣謂范左相初鄭公屢薦希逸玉音諭令上封希逸耻自鬻固辭鄭公以聞帝曰觀此一節志趣可嘉為之喜而不寐又曰翌早當盼召試之命世徒羨希逸以文采動人生而不知其以恬退藺聖知雖臣亦不知之及詔開資善擢希逸內講臣在

後省已書黃矣俄格不下薄聞希逸自以閩音未改固辭其視榮利每如此臣扣希逸此宸翰何以在君家曰鄭公以遺我今以公回奏俱勒于石臣捧讀而感慨曰聖哉先帝之觀人也士有志趣則曰為之喜而不寐賢哉鄭公之愛材也士辭寵利則曰其陳誼甚高臣不敢強他人得主相片語鮮不夸示得意於人希逸深藏二十年垂老始以示友盼試之上漏一召字希逸晚侍緝熙袖進帝補足之遂刊為二本烏虜瑤池之駿鼎湖之龍遠矣臣與臣希逸今皆白首攀髯無路惟抱疇昔所賜義畫堯章相對慟絕爾

昔人以郭隗不殉昭王為負心噫受人千金而世責望之如此先帝於二詞臣長養成就豈不大於千金之賜哉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咸淳乙丑九月日具位臣劉克莊恭跋

恭跋

昭陵飛帛書

臣恭惟仁宗皇帝恭儉恬澹無他嗜好嘗飛帛書國泰民安四大字後題慶曆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賜美人張氏書家以飛帛為難自唐太宗後惟仁宗筆法尤精妙臣以國史考之我朝自建隆淳化至

景德車書混同方內又安然遼夏猶為邊患至慶曆五六年間始盼曆于夏曩霄始遣使賀軋元節契丹始獻九龍車二虜款塞天下全盛前代人主撫昇平萌侈汰或喜繁聲或自度曲其隆儒右文者不遇召相如奏大人賦李白作清平調而已仁宗於早朝晏罷嬪御滿前之際乃屏去玉蕤羯鼓游戲翰墨一則曰國二則曰民真堯舜用心也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宸奎流落今為承直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臣振果寶藏咸淳二年寒食日具位臣劉克莊拜手稽首謹書

黃貢土詩卷

自元祐間天下皆稱蘓黃亦曰坡谷稱子由曰少公叔黨曰小坡惟蘇黃之名與韓柳李杜等盛矣哉谷雖罹黨禍及思陵再造尤重其詞翰不幸子相無祿猶擢其甥執政至茂陵而谷之後益蕃子邁子耕皆顯融伯庸尤貴重名克昌者竄後出為一時名公所稱示余甲橐而橐春風雜詠過秦詩各一帙字其名曰紹谷名其集曰後谷昔宋齊丘一字超回或曰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並聖以為字君得無似之乎余曰學者儼孔顏僭也孫不紹祖宗當紹何人哉及讀

其詩驚曰甲橐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橐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近黔宜晚筆矣謂之紹谷可也後谷亦可也抑少陵有云吾祖詩冠古又云詩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少陵實兼風雅騷選隋唐衆體非不欲放他姓入社者君卷中有不經人道語似王令有抑揚頓挫語似小邢不專作元和脚也覽者當以余為知言

傅渚詩卷

亡友王臞軒天下雋人也其文字膾萬口其論諫雷霆一世雖偶然引筆行墨為古風近體單辭半簡

皆清拔鉅麗有一種風骨友朋爭藏去為珎自斯人
仙去吾無與語者傳君渚字子淵贄余詩一帙大篇
能演而伸短章能反之約余覽而異之物色其人或
曰是臞軒邑子也諸生也雖風骨未及師其意度軒
豁固已若桓大司馬之似劉司空也然國家設三場
拔士士謂程文為本經他論著為外學臞軒由甲科
卽擢瀛州學士以程文不以詩也未知君程文何如
爾或曰君於場屋之技尤工不發則已發必中鵠余
曰君外學如此本經又如此勉之他日為臞軒爭氣
非君而誰

鄭南恩家陳復齋遺墨

復齋陳公早以楷法擅名晚稍縱筆余叩其旨公曰
吾老矣豈能長寄率更籬落下哉故凡與人書疏行
草尤妙有二王筆意此一卷乃與故檢院鄭史君諱
思忱者公宰安溪於邑士中得史君而友之相與講
學析理多繫數十百言少三數行其論皆折衷聖賢
據依名節於仕止之際尤嚴曰若都不得志有去而
已史君誦之終身又彙其平生往還翰墨為大帙珎
藏之史君僅收恩平方召用而仙去今學者推為復
齋高第莆少府必中史君子也出以示余余亦復齋

所厚憶赴靖安薄儀真督郵江淮闢幕公大書三序
相錢或為余書碑板歌詩他尺牘滿篋余曩不知愛
惜徃徃為人取去晚始收拾則存者無幾矣因記公
初歿竹隱諫議傳公謂二子都官少卿曰師復遺墨
可哀集為卷傳公名輩先於公而重其心畫如此若
余者非時有愧於傳公亦有愧於史君父子也

後村集卷之二十三

後村集卷之二十四

題跋

吳帥卿雜著

恕齋記

今閩帥廬山吳公少受教於先大君子以恕名齋後
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楹間公自識之
久軒蔡公平丹楊公可齋陳公為作二記一跋所以
發明孔魯言外之意高矣美矣余不復下注脚然三
公言恕之體余請言恕之用以此處朋友必耻獨為
君子以此居鄉黨必能熏晉鄙之人以此淑問必可

以長王國以此敵愾必可以使人即戎以此謀國必
可以祈天永命恕之功用大矣惟公能終身行之方
今三邊豈不急於中州內治豈不先於外庸惜公施
為僅見於尹京兆鎮甌閩出其毫芒已足以震曜一
世而未極恕之用也世道方有賴於公等努力自愛

恕齋詩存藁

譎弄風月汚人行止此論之行已久近世貴理學而
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然康節
明道於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為大儒恕齋
吳公深於理學者其詩皆閑繫倫紀教化而高風遠

韻尤於佳風月好山水大放厥辭清拔駿壯先儒讀
西銘云某合下有此意思然須子厚許大筆力公學
力足以蓄之筆力足以洩之分康節之庭而升明道
之堂非今詩人之詩也

恕齋平心錄

歐陽公傳詩易精粹然對客喜談政事尹京兆典大
藩皆談笑辨治曾子固發明理學在伊洛之先與歐
齊名為宋儒宗然集中如越州糶濟齊州保甲丁夫
帳目洪州使院行移期限雖微必載豈文章政事同
一機鍵耶恕齋吳公之學由開洛邇洙泗者說經析

理深入聖處其門生故吏彙其歷官擬筆判案曰平
心錄為十四卷補遺一卷凡民負抑胥舞文吏俯
首受欺曲董狐之筆高下伯犁之手者公一覽如
鏡見像湯沃雪是是非非兩造厭服夫人情予之則
恩奪之則怨賞之則喜罰之則怒主於奪人邑而伯
氏不怨廢人終身而為李平康立所思惟管葛能之
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

恕哉讀易詩

京房嚴君平輩以易為占書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
漢學至王弼始一掃凡陋以理求易當時美其吐金

穀於中朝後人稱尋微之功必曰輔嗣先儒教人且
看輔嗣易而或者罪之如桀紂烏虜亡晉者玄也非
易也衍也非弼也余謂前輩邵猶是數學惟程氏傳
竄醇粹自言止說得七分蓋謙志云恕齋吳公每卦
括以一詩援朱子答學者之言曰此書看得破精粗
巨細皆可受用如其未然且將其間旨意分明處反
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余讀六
十四詩言下悟解者信如公與文公之言亦有管窺
未覩茅塞不通者方將羸糧挾冊求導師之指迷焉

恕齋講義

此卷金華殿中語也國初命王昭素說易南渡命尹和靖張南軒勸講惟其人不惟其官也怒齋理學宜侍旃屢輔緝熙曾未展究如僕輩涉獵而非深造然為說書者三勸講者再勸誦者一晚見此編未免有淳夫得講師三昧之美

徐氏二誥

徐先輩唐季擢第不肯仕朱梁歸死于蒲其墓只書唐徐先輩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何異史失其傳至六世孫昶仕於本朝家藏二誥一雍熙告自前晉州汾西縣主簿三考授曹州司理判官其告猶用

制首云徐某年三十九戊申身材中形面貌黃白色少有髭次云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身為戶曾祖寅先輩乃唐朝名士見遺於史而獨見於裔孫告身如此端拱告贊書云郡司理古小國之秋官也比未佐僚皆用郡吏朕重惜人命乃選士流以爾曹州司理判官徐昶佐彼獄官綽有能聲言事者達予聞聽召赴闕廷嘉其俸薄而能廉位卑而不屈陞為佐邑用勸下僚慎爾初終無忝恩寵可授楚州寶應縣主簿除卑官而有訓詞歷郡掾而授邑佐由文林而陞登仕殊不可曉此綸言出於知制誥王元之筆此公非

輕許可者其人之廉而不屈可謂無忝爾祖矣前告
楊公徽之蘓公易簡皆繫銜後告太保兼侍中普右
僕射昉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蒙正以實錄
致之歲月職位悉合於此時雖抱閔擊析亦可樂豈
必顯融哉

又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余跋其八世祖諱昶雍熙端
拱二誥余既着語於雍熙誥之後矣因聞貢士
家譜君曰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蘓味
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生務天寶

徐氏家譜

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村務生在
蒙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為延壽之徐先
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坐終日無人問一叢
之句今釣磯草堂基猶存至曾孫以俸薄能廉
官卑不屈為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
後種詩書遺子孫綿綿不絕貢士於先輩為十
一世祖於曾州郡掾為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
履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于端拱告
之後

右軍畫讚

畫讚黃庭經樂毅論小楷之本祖也洛神賦咄咄逼
乃公羽率更千文褚河南黃庭稍拘狹矣

右軍禊帖

此梅花蘭亭三段石本與余家所藏本無小異
卒更千字文

余見率更千文多矣此本豪髮無遺恨今無工小
楷者惜不令趙虛齋湯東澗見之

蘭亭辨考

右蘭亭攷甚詳實然非仲京老子親札其子雲莊
名審誨所書雲莊好古博雅君子也

趙志仁百韻柞木詩

志仁工部賦柞木詩始五十五韻明日增至七十韻
又明日增至百韻以示友人肅翁中書君有七言唐
律贊美之人以示余余一生縛律嘔心斷髭時有一
首兩首似恁大篇開拓不去又讀書不多志仁詩引
用古柞事或余所未識但以柞比櫟櫟似未然南華
言櫟櫟以不材無用逃天伐漢有五柞宮則非不材
無用之木矣詩家多以一字命題半山詠龜七言長
篇用盡龜事詠虱詠棋亦然志仁此篇甚古然古人
詩一言半句見童婦女小夫賤隸皆記念上口叔世

詩或累百韻或數十韻而精博者不能通聰惠者不能記况若余之耄及智昏誦志仁之作如貧兒見大富長者伸手丐乞之不暇安敢與之角力哉寄聲中書君且放志仁獨步

坡公題背面美人行

卷首所畫背面美人無余家舊藏本無毫髮異此卷後坡詩墨濃筆縱暮年書也畫佳非周昉不能作疑此本為真余舊藏者為臨本

林和靖遺墨

與猶子云汝數年來應舉不曾有一句好言語在人

口若據如此荒唐何以望它科第愁人愁人十郎下筆便道得些言語極蔑視汝汝見此後切須寄取新做底事業來千萬千萬和靖一生抗志物表然程督猶子應舉如此之嚴後二姪皆登第有聲家訓也

徐總管雨山堂詩

右雨山堂十六詠總戎信安徐侯伯東之所作也十六詠曰雨山堂凡六十四首曰午峰曰裊香曰細香曰洞庭曉霜曰盤隱曰德逸曰遠安曰皆春曰芙蓉墅曰清芳曰東疇曰存菊曰秀遠各十六首或為卉木或為泉石而作非一景也或五七言或大篇或短

章不一體也余昨為侯賦唐律附衆作列堂上時猶未見此編也歲行未周而侯自作此堂詩增至百六十首它人嘔心撚髭鉤章棘白營度甚苦而侯得手應心易易如此時方多事三邊用武惜不移此手磨盾墨颯颯草軍書乃作窮書生冷淡生祿無乃侵余之疆乎昔張步兵云黃花如散金五字耳而太白乃為風流五百年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一聯耳而王維携入禁中以高妙傳不以多傳也余又將觀侯之老筆焉

蒲領衛詩

唐元和大曆間詩人多是韓門弟子如湜籍如翱老舊皆直呼其名雖稱盧仝王川先生然語意多諧謔惟於孟郊時加敬比之長松巨鐘自比青蒿寸莛又曰低頭拜東野其沒也謚之曰貞曜先生史稱退之木彊非苟下人者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柱外萬竅互鳴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謔之也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鷓鴣弁短後衣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盞中見壘洗退之豈陽尊而謬敬之哉夫詩名天地間有貴窮公相學為宗師而無一字近傍者有山人幽子而能道驚人之句

者心泉蒲君示余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猗之名余未之識也後君家貲益落誅茅泉上余始為賦詩又十年乃見君詩今江湖諸人競為四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似四靈古體如九日聖菊送杜生歸田閨意投所知師巖嚴見大閩蛟歎諸篇皆冥搜苦思變現光恠脫換騷雅使退之見之必引而進之盧孟之間矣古賦在詩之下昔人善擬古者倣其意不倣其辭柳子厚有騷十首或散語或三字或四字不盡拘兮字為長句也三賦皆用楚詞體按摸出整介

林和靖帖

和靖天聖明道間詩人然得闕下方袍及館中三二君子唱和數章約江夏茂才來看方袍失其名館中君子當是李建中輩人其倡和敢寄和靖和靖至約客共觀可見前輩無爭名之意茂才必亦當時社中人也坡公評和靖書謂其少內此帖穠艷非少肉者

鍾肇史論

本朝如晏叔原賀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輩小詞膾炙人口他論著世罕見豈為詞所掩歟抑材有所苟歟惟秦晁二公詞既流麗他文亦皆精確可傳余始見

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班作而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究其論而別

母情趙資政泰稟

右母情資政趙公淳祐丙午十月五日十二月九日
奏論山相一稟于時朝野傳其覆出從官言路館學
聯章合疏五庠諸生投匭伏闕者以千百計咸請削
奪疏皆留中余適與母情公同西省公一日問余旦
夕有大除自子何以待之余曰必駁論若綿力不能
挽回則有給舍聯銜封駁故事公與茂實繼之可也

趙資政稟

至初九夜御筆嵩之昨預乞致仕今已服闕可令守
本官職致仕衆憂復用聞其休致皆喜惟余當草其
致仕制朱免留黃駁論其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
請其罪名著之訓詞不報又加大觀文殿學士上使
游丞相謝侍郎迭宣諭趣書黃行詞余執前論凡三
奏皆不報母情公憐余獨立雷霆之下約余茂實聯
名繳黃上意感悟卒奪其大觀文之命游丞相方喜
其論事回天之功章琰殿院乃論其貪榮去親賣直
欺君之罪初余論駁留中嘗自劾臣有老母不歸養
事聖君不力諫未能自責安能責人言者急欲逐余

遂因其自劾之罪以罪之去之日母情餞飲湖山別去簡余曰適見貝錦之言二字見還四明之所欲也自古快讎之速未有如此者余既為計院使君出母情遺墨使君亦為余出母情諫草上距淳祐丙午二十有二年矣始知山相休致之議實公發端膺月九日御筆純用公是日經筵諫草中語烏虜景定聖人於母情公君臣遇合之盛雖虬鬚帝於魏文貞不若也余手錄二橐琤藏又題其後以俟南董氏之筆

母情趙公辭執政恩數簡

理宗皇帝臨御久閱士多羣臣或見面得之眉睫或隔膜知其肺肝有前敬而後怠者有始密而終疏者余事軒陛耳目所覩記士大夫終身為上禮貌親信寄之以心腹待之以賓師惟母情公一人而已雖去而國有大政猶以小槩咨訪公何以得此於帝哉余告老歸田公兄子計院出牧于莆始見公與使君木史蠅頭細字約三十餘行可五六百字乃晚年出處大節目矍然起敬曰公召入陪祠甫稅冕即行留之不可時相矩堂董公為上言欲如公執政恩數公掩耳曰以吏部尚書則辭以執政恩例則受吾事上十年聒聒頂門一鍼每言治亂原於君心公私之判南

陽攀附者當盡換右階官寺精黠者當遣出外任今
南陽則西人儼然為從官官寺則西人儼然逐臺諫
如此而呼之則至上必待以無廉耻之人矣何面目
見上乎今若必不出必不受朝廷分毫官職上冷地
思量或自感悟即是為君相扶持國事使君以此槩
示樞掾葉仲圭以白矩堂遂寢前說公辭受如此世
所未知昔溫公以攻新法忤旨然以不拜副樞一節
使人主有若他人雖推之不去之語公辭執政與溫
公事相望穆陵敬公猶禧陵之敬涑水也豈苟然哉
余前所謂前敬後怠始密終疏者未必人主之眷不

可恃母亦有自取輕之道歟余謂使君當礪片石刊
此墨鈔以備史館采擇

母情趙公與兄子書

此一卷八幅母情公所與兄子計院使君書時使君
習詞科公謂作文已是謬用其心况於務博爭新鏤
詞鐫語殆是敗德之具不若以義理之書澆灌胷次
又云且理會古人言行如輕名利薄軒冕等事則不
以搥其踏實地之脚論諸暨諸事云所言固疾惡之
意但聖門却有疾之已甚一條况宗族間有疏密事
體有幾樣若一絕之則此後不復可誘其向善矣父

况典訓之言也別幅云劣叔身入都曹恐無益於國復無益於身又云時事日有變態益覺孤立之難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者之言也諸帖皆行草妙絕有揚凝式朱文公筆意方鼎貴而寄錢添書厨卷卷於戚家塢書籍籠無一念忘簡編此其所以為母情歟頃余未識使君友人湯伯紀見余所作母情公哀詩有中壘老猶上封事三閭去尚作離騷之句謂與伯紀誅文暗合因言母情已矣其猶子嶷嶷有立趣造不允使君朝辭二疏治郡大指廉直有季父風

湯楚孫長短句又四六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又有湯楚孫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又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川以為藝瀆莘老以為放潑半山惜者知謬用其心而范蜀公晚嘉柳詞客至輒歌之余謂坡谷憐才者也半山伊川莘老衛道者也蜀公感熙寧元豐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者少衛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約而在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太平為樂安知它日無蜀公輩人擊節賞音呼余既賞湯君小詞君贄余四六一卷亦絕出輩流其

擬作松竹梅三友除授制雖戲用前人驢加九錫類
例然意新而語綺世常謂藝之至者不兩能由君觀
之豈有不兩能之理哉然四六千變萬態有用故事
而工者辭拜相云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
乃僚慕迪我高后之事收復燕山加恩時宰云昆夷
惟其喙矣周公方且膺之是也有不用故事而工者
宰相求去責任非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
未厭之時舊相謝降秩云國皆曰殺雖無可怒之情
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是也有用全句而工者謝
越州減放降秩云敢劾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

劉氏理知晁氏之危是也有不用全句而工者謝
不候回降發廩賑濟略云惟比年之通患視荒政為
具文昔嘗竊歎於閭閻今忍自欺於天日末聯云使
殺身有益尚堅一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
之及物是也余謂四六家駕清談者輕虛堆故事者
重濁設辭傷直道全句累正氣寧新毋陳寧雅毋佞
寧壯浪毋卑弱君勿忘老夫此語後有新作毋惜商
摧

張文學詩卷

建安張君仲節示余玉澗彙一卷律體流麗者有元

白林情閨思云蝴蝶似知春夢熟穿花飛度畫屏東
宮怨云夜夜月明金苑裡如何照不到長門之類是
也古意奇崛者有盧仝樊宗師風骨征婦怨云凱歌
四面動地來斬得名王歸獻闕一朝驃騎先論功封
侯佩印授齊鉞不知去年征戰時妾家良人在還沒
諸篇是也他人之作率是辭多意少惟君篇什簡質
涵蓄不現光恠徐玩味之悠然深長寧不足於辭
而有餘於意意本也辭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達而
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君力學而苦
思勇猛而精進試參取張籍王建之調逸以發越盧
仝樊宗師之奇崛則高無對矣

桐鄉艾軒所作富文行狀誌銘

余少於桐鄉艾軒二公之文單辭隻字皆記念上口
二公蓋光堯重華兩朝詞臣其文貴重于世不以一
字假人然艾軒狀富文翁累千二百六十言桐鄉銘
亦九百言艾軒受學於富文翁狀公行時方三十餘
猶未脫白自稱門人敬之如此桐鄉輩行在前埋辭
亦詳而備富文翁之賢可知矣竹溪林君肅翁守莆
訪求艾軒遺文鋟梓余與有勞而行狀乃漏落未入
集至公之曾孫君節始得其本竊意尚有六丁下取

未盡者可以物色也富文翁生不蒙稽古力僅止一
麾君節遂奮孤童擢甲科入為瀛州學士兼掌南宮
牋奏不在身必在子孫豈不信然難以論事去國其
大節毋忝爾祖矣余既銘公之孫錄參之藏君節示
余此軸墨妙筆精敬書其後而歸之

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後語

安晚鄭丞相兩宰天下名位之重機務之繁雖操化
權而未嘗一日釋筆硯嘗為文房四友除授制詔客
錄本示余余戲擬數篇依本葫蘆爾公見之擊節後
效顰而作者益衆意益新語益工又有於四友之外

別以歲寒三友命題者余謂唐虞命官或一字或數
語而已叔季王言太繁而封拜大臣告廷之辭尤繁
往往溢美且純用儷語欠古意等而上之又有一種
難題漢魏以來篡奪者必先加備物典冊以示改物
之漸志節之士聞而洗耳其踴躍操觚者皆出於文
章鉅公臺閣貴人之手揚雄美新阮籍勸進表袁宏
九錫詔樊系冊文古今一律可勝歎哉善乎謝公之
言曰鄉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前人或以驢加九錫
制非惟誅竊弓之盜亦以愧秉筆之人也姑捨是勿
設方君名父示余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年少

而筆老意高而語綺此等文字易流於諧俗納誦然
三友者皆凍餓自守抗箕穎之志彌其美無媚悅之
謗與之厚無附麗之嫌然才藻如此不用之於朝廷
之黃麻紫誥而發之於山林之素封遇合有時君其
席珍以待卷中有伐三友辭免謝表夫辭免謂未拜
命而辭謝表謂已拜命而謝當祈為二今合為一誤
矣君宜改作併為族父廣文刊誤君舊名名父字持
叟甲子鄉薦今名寢莘丁卯再薦猶以舊字行

顧貢士文英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後叙

顧貢士文英示余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卷

余久歆疏愚管以還贄忽忽未果為君貽書督過時
余已喪明取君書令子弟展誦巍坐聽之詩傳大略
如鄭夾漈朱文公黜小序專以經文求作者之意近
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
氏之說嘗謂余曰莆前輩惟鄭漁仲善讀書兄可繼
之余昏惰舊讀不記一字觀君所作演說妙年美質
所見廼與朱鄭二先生暗合後生可畏豈不信然國
語辨非之書是立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隨聲接響
者絕異世謂國語廼未修左傳非也子厚於左傳無
疑而獨不取國語亦非也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以國語為失明後所作則傳成於國語之先矣
子厚非其誣又非其耄君持論欲與子厚爭雄所謂
豪傑之士矣顧氏自國子博士乾淳間以律賦擅名
天下場屋至今傳誦余先人與博士昆仲辛丑同年
余與君大父行君任君謀君房君審君立及君尊公
雲卿明府皆厚善異哉萃于一門盛矣哉

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
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昔叔孫通為漢定朝儀
薦進諸生不過皆拜官賜金爾而諸生至稱其師
為聖人其來久矣豈特庸齋門人哉今庸齋墓未

已拱向之尊師者稍懈散余謂孟喜之改師法不
如侯芭之守太玄房魏之貴顯不如董常程仇之
隱約顧君嘗學於庸齋者書以勵君亦以勵庸齋
之門人

方俊甫小稟元英

自詩境父子仙去里中無與言詩者及文甫俊甫出
始接為詩文甫詩予前十年既評之矣俊甫示予小
稟二十首皆尖新組麗若百鍛而後出治世稱能傳
家學者為書種惟詩亦然文甫於詩境公為叔祖俊
甫於武成為父子視俊甫為通家子和其投贈二詩

美之也因以箴之三百五篇有出於小夫賤隸寺人
媵妾放臣逐子之作而聖筆不能刪高弟子夏名儒
衛宏不能序韓嬰不能傳左史倚相不能知毛鄭不
能箋束皙不能補王通不能續其故何也余觀古詩
以六義為主而不肯於片言隻字求土季世反是雖
退之高才不過欲去陳言以誇未倍後人因之雖守
詩家之句律嚴然去風人之情性遠矣君詩之病在
於鍊字而不鍊意予竊以為未然若意義高古雖用
倍字亦雅陳字亦新閑字亦警君歸而求之高無對
矣

徐貢士百梅詩註用虎

鄉友徐貢士用虎和余百梅詩又篇下注脚發葉余
甚多嘗問余其間三首如環子麗華皆已矣謫仙狎
客兩堪悲懸知千載難湔洗留下沉香結綺詩又唐
朝才子揔能詩張祐輕狂李益癡管甚三姨偷玉笛
誰他小玉寫烏絲又浮休歎柳斫為薪子美憐梅
傍戰塵只願玉閨燧燧息老身長你看花人疑與梅
不相關非通論也太白江揔皆未免為二妃所累柳
二妃所以重梅也三姨貴妃之姊小玉諸王之女王
笛烏絲事甚秘因張李兩生而播傳抑兩生所以掩

二女子之謗然二女子非列女傳中人矣亦所以重梅也輕薄子豈能點污梅哉又疑子美憐梅傍戰塵之句時祿山陷西京遂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之感徐必因杜五言有遙憐故園菊因傍戰場開遂有此疑菊傍戰場梅柳豈能免耶余意如此

趙靜齋詩彙後叙

余誌靜齋趙公之墓述公勲勞尤詳而實後十年始見公篆莊規約又一年始見公奏議皆叙之以補墓誌之闕然猶未及見公賦詠咸淳戊辰公子與積自寓

里奉公遺彙一卷古律詩百一十五首長短句十四首距余誌墓時十有六年余年已八十二耆且盲命子侄朗誦而諦聽之內二十章為宗族尊幼而作於倫紀最隆三十章記官游車轍馬跡所至於淮東西湖南北三邊亭障堡戍風寒險要如指諸掌凡為朝家帥閫畫兵籌軍冊歷歷在目它如投贈餞送和韻之屬片言隻字皆有義味公嘗謀故抑齋陳公鞞故尚書開府杜公果大幕府而從杜公最久與之相為始終杜公奏凱薦公自代其述懷感遇諸篇雖鄙隗之於燕昭齊客之於田橫無以過也公不為奇崛險

皆人所共知者但人不能道耳竊嘗評公所作會情切理者借曰思慮所及其語在目前意存事外者巧力不能至也余又述之以補遺彙之闕與積於公緒業兇竭力負荷於公手澤無一字失墜可謂能子矣

建德縣賑糶本末

某既告老歸田咸淳丙寅江浙春澇憂旱其時郡縣饑民至嚙草木以食而衢嚴尤甚舊仰糶京粟至是輦下禁港官吏搏手無策廟謨密運與神為謀漕粟三百萬斛夕入京師大農所轄豐儲諸倉有廩會處

官吏預備槩量以待未丙夜而三百萬斛皆窖藏充滿若鬼輸天雨衆大之區何啻百千萬戶初不見舟車所由之途亦不知紅腐之物取之何所既而始云皆公田所銖積寸縵而未者時中外方多竊議公田有利與害言人人殊一旦歲荒民饑朝家得此以活軍兆民之命又霑丐及於數郡菜色雷腹之民於之議公田者始服廟堂之深思長慮時建德令趙君以才選宰赤縣於荒政先為條目勸諸都上戶各出粟三十碩以糶都內鰥寡孤獨之人又曰此事當以身帥某願出已財就使府賑糶米內回糶湊為

百碩乞送所屬交錢給米遂輦芝楮一千一百緡內
五百緡係已財六百緡係庫吏借過知縣俸米錢府
從申仍從府倉添糴百石併撥一年羨倉米三百二
十餘下縣度幾為惠稍廣府縣勤卹如此宰又申郡
願倡率邑中十數家備財就公朝回糴五千斛府以
其說備申準省劄奉鈞判劄付建德府行下本縣每
碩作芝楮一十二貫內撥二貫充船脚外淨納一十
貫文計數起解封樁庫限一月了是宰遣官吏賫一
半價錢二萬五千貫先赴封樁庫交納餘錢候糴畢
足余謂今之長官多剥下以奉上趙君能毀家以

紓一邑餓殍之民仁人也今之牧守多以父權子揚
侯能視屬邑如子舍古循吏也至於絕席百僚之上
俯視生靈辛苦若不相接而一令之微乞米五千石
叫閭直達應之如響此古大臣恥一夫不獲如已推
而內溝之心也嗚呼盛哉趙令故閩帥靜齋之子孝
而廉乃翁以俸餘置田六百斛以澹族君增至千斛
及領民社又能輕賞救荒如此謹識木末于左君名
與稽以邑家就擢通守建德府從民望也

章南舉小藁

僕藁官進士多識其士反去之數十年猶記憶如新

相知今屈指故交存者十無一二予者所賦詠老不復記惟溪上故人往、猶能舉似晚得謝主旰照鄰愛其詩有唐風照鄰又以書稱其友章君南舉大名贈余五言又小藁三十七篇蓋因齒髮壯盛時望而畏者今耄矣精華竭矣何以拜君之惠而還君之贄乎昔余以所作示南塘此老雖甚擊節其意常闕然未滿其言曰兄讀書非不多然吞餌上釣皆黃中小鮮而鯨鯢大物皆未受令及晚為侍從見余賦詠始自悔前評之誤有分庭抗禮之語君才十倍於余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它日有續編當再商榷

丘撫幹遺藁并

自昔振古豪傑立大功名入聲應氣求有若符契之合不膠漆而固者故龍學丞相二趙公有衛社大功賓客從者如雲丘君升字成叔獨榻寸管居二公記室之任橫槊之所賦磨盾之所草無論座上客雖無下兒讀之莫不嗟二公何以能致此士又莫不音此士何以見知於二公其遺文存者僅有古律詩二十篇書檄雜文一卷予不及識君讀竹溪狀奇其人嘗為五言以誄之時應甲方總角未幾擢高第者遇有父風而安溪明府太淵又索君之文請予評之卷中

訓雞之篇雞事該括略盡奇正無窮而語意不
姿態橫生而文義相貫屬書檄諸作使之生建安
初之間豈不與王粲鮑昭陳琳阮瑀諸子相頡頏哉
君沒時統四十九屬續遣趙公戕猶勉以忠義無昵
昵鬼女語予讀而悲傷之且惜其見知於二公之初
節也使及見丞相之晚節功愈高位愈尊權愈重建
大宣威府都督府幙下士有為將相者而君竟終於
選調君生雖悒：不得志然身後一段冷淡生活得
吾輩表而出之未為不遇也予嘗窺應甲一班青出
於藍者昔枚乘一生僅為梁園賓客子臯始以賦頌

被遇天子貴震一時若天假予年聞漢廷之上有與
東馬巖徐共奮飛者非應甲其誰

莊侍郎行實

近世公卿家傳行狀非出於子弟則出於門生故吏
辭多浮誇雖河南邵溥稱康節伯溫李端叔狀范忠
宣猶有此誇莊公行實乃其高第歐陽偉之筆余同
舍主也其人樸茂不妄語故其文詞雖欠發揚踴厲
然皆平實確訥余在史館覽公實錄本傳徃：得之
行實余志公墓亦多采焉

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

南平始隸渝州元豐始創郡傳記所載賢牧前惟劉
孝標後惟江君叔文賢令惟陳少遊而江君行治見
於西山之序鶴山之志仕者多華人譽士地稍荒遠
則以卉裳馱舌鄙夷其人建邛二先生錄江君之賢
以發藥今士者之病其論高矣美矣豈容復措一辭
今觀自昔賢守宰有父子守吉陽而澹菴胡公名其
堂曰盛德有以名臣宰巴東夷陵兩邑之民至今丞
嘗之者豈必豐都大邑哉否則為壯哉縣方縮銅墨
而其民有推不去之嘲以尚書尹京甫解印綬而都
人有袖瓦礫以送之者江君先大君子牧象郡有聲

甫通守鎮關決有父風予與南平甲申同班於通守
歲晚受廛通守命予曰子厚余先君而學於二先生
者乃攬涕濡筆書於螭首龜趺之後而歸之

山甫家書

間為余言多掩惡而揚善矯簿而歸厚親友皆勉其
好學而進德使其官稍行可志力稍可及物豈非佳
子弟乎吾此言非譽兒者將以激奮勵之爾

李翰林集

按元和十二年宣池觀察使范傳正作太白新墓碑
云公一子名伯禽以正元八年卒生無官傳正訪其

後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公孫女二人搜於篋中
得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向非傳正
新碑則併伯禽與艸木俱腐二女一嫁陳雲一嫁陳
勸傳正於謫仙之後卷：如此余詳古人名子莫不
有義如明月奴頗黎之類只是小字太白非不能名
子者當更改

後村集卷之二十四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二十五

字說

雜記附

二趙

宋諸王孫崇秉弱冠奮儒科崇東繼踵拔曹舉伯仲
競爽璧聯珠映見者欽挹二子以乃翁之余厚也求
敬其名易曰雲從龍說者曰龍乘雲氣窮乎玄間又
曰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有逢時感會之象焉字伯
曰雲卿書曰宅賜谷寅賓出日注者曰賜谷東表之
地也又曰賜明也有進德輝光之義焉字仲曰賜卿

陳倩玉女

陳倩瑛求字於余余謝曰君家有嚴君余安敢僭君請不置而其乃翁亦竟未暇為余不復辭按韻書瑛玉之美色者漢中郎以名其女晉大傅以名其子文姬遭亂失身於胡反累伯喈惟謝家郎君功節高全不忝文靖然則非褒飾其名之難而負荷其名之難也君乾道丞相魏公之曾孫恂謙謹無貴公子氣庶幾實副其名者抑余有規焉今夫有璞于此必日夜攻治尺寸圭忝皆合制度然後為琮璧為珪瓚奉之郊廟苟為切磋未至中龍衣不嚴不幸而有秋毫之玷則繅藉裸薦之望絕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先賢

經鑑堂重錄

曰貧賤憂戚玉女于成請字曰玉女

周士姪

工部弟名其次子曰興甫而未字也余字之曰周士興甫請其義余曰士莫盛於周尤莫盛於文王書曰灼俊知之也詩曰譽髦賢之也何代無士而文王獨知之又賢之士生斯時不獨芻蕘之微知所奮興雖太公伯夷之流莫不聞風而至故當時歌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後世稱之曰周之士貴可謂盛矣然孟子猶謂待文王而興者為凡民無文王而興者為豪傑然則詩書所謂俊髦者皆孟子所謂凡民歟太

公伯夷猶不足以為豪傑然歎曰孟子之前言為上之作人造士者設也其後言為士之立身行也者設也周士其熟復孟氏之言而深思二父所以名汝字汝之意勉之哉

趙倅建叔

清漳通守趙侯與澣以檄來蒲余老退為農侯方有公事僅一再盍簪察侯之意若將有所屬者臨別始語余曰某受名於先君而以建叔為字義取石建所以事萬石君者某佩服而行不敢失墜昔人有既名字其子而又為之說者先君遠矣敬以字說累君按

經筵堂重錄

班書建為中郎將每休沐取萬石君中帚廁踰躬澣洒之注者曰近身之衣也時建已白首矣世稱建純孝而已以傳攷之其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切諫至廷見如不能言其事君之際又如此惜其不居大位也侯於親在事之竭力親沒慕之終身語及父兄涕下歔歔所謂家法孝謹不言而躬行者歟顧其立朝袞補久使之進而移忠於君所謂入則切諫出則如不能言者歟昔陸放翁絕筆宗子詩云但知勤孝謹事。鑒恬侯恬侯者建弟慶也仕至丞相醇謹而已言議風昔似不逮况烏乎陸公欲其子為慶修靖

公乃欲其子為建其家法又嚴於陸公矣建叔勉之
達卿姪字說

達卿姪初名桂字千里有聲場屋主司具眼者常模
索得之人謂必唾手取世科還家擅矣羊甫強仕忽
厭舉子業買山築室於壽溪之上以栽花移竹行吟
坐釣為樂自更名求志而字達卿或曰君之名若慕
箕穎有志於獨善者君之字又若慕禹稷未忘於兼
善者何哉余曰達有二義昔子張以在家必聞在邦
必聞為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然則凡世之崇飾名
譽超取顯美直子張之所謂聞必沉酣義理涕唾榮

經劍室重錄

利然後庶幾於夫子之所謂達歟余聞達卿方且為
四書闡新義以輔先儒之說茲事體大非博學詳說
真知實踐未易為抑余聞之學者以不阿世為難隱
者以不改操為難祝欽明舍五經而舞八風盧藏用
起處士而隨駕常秩閣春秋而譽新法豈非學者歟
隱者歟或疑達卿未忘兼善者要為愛達卿也達卿
矍然起拜曰敢不書紳銘座以從祝規然前云茲事
體大請問其目余曰辭達而已矣作文体要也下學
而上達作聖功夫也子其勉旃

方郎居之

竹溪翁為吾家方郎廣翁居之作字說高矣美矣然義理無窮余請為竹溪作義疏可乎按孟民居移氣養移體之論特惜齊王之子以啓發學者當與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一章並觀自古聖賢居窮處約而當時後世宗師之者以其道之巍、非以其居之潭、也不以道而以居則四代禮樂非陋巷所能容而百官宗廟亦不在魯東家矣夫士之大節曰居曰行而已申、天、其氣象也戰、兢、其操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踐履也凡所以居之也居之安則推而行之如乘安車駟馬徐驅於九

經鑑堂重錄

軌之塗大風有隧勿迷也終南捷徑勿由也居之方富春秋力學而強為善知及之仁又能守之可以負荷此名此字而無愧矣

方郎立道

方郎與柳誠懸同名若慕藺者余字之曰唐卿君曰非吾志也改字立道請余作字說余問其旨君曰聖人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適道而後能立能立而後能權以權為聖人之極致非也易曰巽以行權巽之義為謙為順惟聖人能之未至於聖而以謙順制行恐知柔而不知剛能通而不能

介矣字者所以矯其質之偏吾將書紳而佩韋焉余
曰君言有味吾試演而伸之其大者如周公誅管叔
季友醜叔牙孔明取劉璋權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得天下不為道也彼一聖二賢千載而下有慙德矣
其次若雄為莽大夫或為操謀主約為梁佐命權也
不立惡人之朝不踐二姓之廷道也彼三子萬代遺
臭矣又其次蔡邕懷卓私遇却超預溫逆謀宗元為
佞文死交其始豈不借反經合權之說以自文其終
何如哉君名權而字道佩父祖義方之訓發聖賢書
外之蘊吾之畏友也或曰子謂惟聖人能謙順也

經鉅堂重錄

余曰見南子欲泛公山不擾之召必仲尼而後 若
未至於仲尼則子路之不悅者為正不易之論也誠
懸大節如筆諫之類真廊廟之言徒以和殿閣微涼
之句欠規諷遂為坡公所貶君與之名同而字異它
日所就豈與誠懸若是班乎吾意君之卓爾有立者
如中流砥柱之立與以行權者非九二牀下之嬰
矣

黃有容

詩人黃君寬夫求字於余余曰君詩律精妙有五
邢居實氣骨然其吟太若思太深胚樸惜不甚大古

今詩人如麻粟惟唐李杜本朝歐梅半山玉局南渡
放翁誠齋號為大家數蓋語意深淺規摹濶狹士終
身之通塞榮悴繫焉詩云乎哉郊云出門即有礙誰
謂天地寬島云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嗟乎礙塞
郊島者誰歟二子自礙塞之爾前輩論李杜云與元
氣侔又云橫破六合力敵造化於歐梅云自從二子
死天地取雷聲至半山玉局何止平生三寸篇哉揚
陸三老放翁萬首誠齋亦數千未有繼者此諸老先
生耳目口鼻與人同而氣魄力量與人異以其大足
以容之也君假以年持滿而發盈科而進可以追攀

諸老豈若晚唐蛩吟蟬噪者之為哉余將求君續藁
而觀焉君進而未止者不惟社友將避君三舍雖老
夫亦當放子一頭矣中庸曰寬柔溫裕足以有容敬
字君曰有容君其勉之

心泉

初君行山間得泉一泓愛之有會於心即其所結茅
扁曰心泉曰渴飲泉飢讀書終吾身於此矣余久絕
還往斷知聞未知有君君顧知有余數寄聲求余語
題泉上余笑曰甚哉君之緩而不切也君復貽書陳
詩介徐友懋功以請益勤余非君安知君之心然即

泉名以求其義蓋有可得而言者夫泉至清撓之則濁心至虛至明汨之則昏善疏泉者必澄其源否則未流之弊河汙濟矣善治心者必端其本否則毫釐之差舜為跖矣以此復君可乎君請其序余曰蒙之象曰山中出泉蒙謂存養此心也孟子曰泉之始達謂充廣此心也中庸曰溥溥淵泉而時出之存養充廣者然也此其序也君既厭銅臭而慕瓢飲捨塵居而即巖棲以心體泉以泉洗心於游息之間備仁智之事雖聖賢復起必不麾之於門墻之外矣因次其語為君勉

謚議

侍講朱公覆謚議

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字一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

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
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
道粲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
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
也恐入手幽不敢泛求也恐泊其說讀書初貫穿百
氏終也齟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
原心於杪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槩見矣
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
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唯恐去之不早晚在經

經鉅堂重錄

筵不能五十日而閑居者四千餘年山林之日長講
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
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
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
合於古而皆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烏平師友道
喪人各自尊公力扶聖緒本未宏濶而弄筆墨小技
者以為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
為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弛指繩墨者姍笑以
為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
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

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
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
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揚大年王介甫介甫經
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
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立
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

先祖時以尚左兼考功

先君年十

七代作姑附編末

雜記

經筵堂重錄

辛酉國史實錄院且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勅令所
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徼直
預備一制及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藁不出朝士多
見之惟洪仲魯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藁不能追省
猶彷彿記三教語首聯云摠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
之勞立太傅曰三公爰峻面槐之拜中間云昔夫子
卻菜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
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
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
典索丘謝傳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

意稍着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
上聖學尤高詞臣進小字本或用事稍晦或一兩字
未安必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元顏氏垂滅李
梅亭草某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金石之語上改鎖
字為糜字程滄洲草裡赦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為國
威余擬科舉詔草楊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
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皆宣諭下問即具出處回奏
政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所定
不曲當此類不能悉記

孟珙家請賜神道碑詔學士院撰述久無下筆者其

經筵堂重錄

家請不已本院具兩直院名銜取旨御筆劉某撰述
及進藁翌日宸翰付出三省云劉某所撰孟珙碑措
詞平正

辛亥余以右史兼內制侍講時相安晚年高二三執
政方收士譽諸人心懷向背以攻安晚者為賢余一
日見晚晚不勝憤鬱而言曰吾負諸賢徐真翁率全
臺論某者力引為執政汝騰權尚書甫供職而去超
除真學士某非不容諸賢諸賢乃不能容某某去有
不如某者未坐此始見思爾余勸其召潘吳二房及
董夕郎則人言自止安晚不納外間皆言淳祐舊揆

必相衆憂之不知所出余因進讀九朝通略至澶淵
事上歎今無寇準余從容奏云本朝國勢差弱中間
三有狄難賴三大臣以身當之耶律氏越幽薊犯河
朔決大駕親征之策斃撻覽者寇準也元頽氏越太
行黃河犯汴京決堅守京城之策走幹離不者李綱
也逆亮百萬南吠或欲散百官而航海卒之卮鑿輿
幸建康者陳康伯也臣嘗謂此三人者皆奮由書生
口不設兵仕不歷邊陲不曾作將帥一旦國家有急
所立竒偉如此豈有它哉直以忠義之氣吞此虜耳
万令人材衰少求伊呂管樂之材恐不可得若就士

經筵堂重錄

大夫中求如準綱康伯輩莫須有人若不論其人節
義大開但於曾做邊帥中擇相中外之所以寒心也
上稱善曰卿言良是豈非疑朕復用某人耶朕決不
用之退而仰歎上英斷不已侍讀趙端明用父聞之
歎曰人主豈可無儒臣在左右

頃余以少蓬兼西掖侍晚講一日湯左史季庸夜訪
余曰聞君翌日進講吾欲求外補而上未允煩君一
語贊上決余巽謝不敢當季庸曰上於經筵中常目
屬君吾求退不求進君何疑焉金漫諾之及講罷賜
坐因奏湯中求去陛下何以處之上曰其人甚賢朕

欲留之余言湯素恬退自言初筮二考即蒙拔擢田
掌故學館歷諫官至柱史全不歷民事乞一外任自
試萬一有外庸它日召用不憚再來其人朴實非矯
飾者上曰卿素識之耶對曰臣前假守袁州中為宜
春主簿與之同官一旦求岳廟去臣不能留由此敬
重之上曰然則合入何闕余曰此在君父向來真德
秀自右史除江東漕若除監司亦可時江東闕漕余
奏以此處湯何如上曰也許某人退以告游丞相游
丞相曰止先諾楊伯喈矣即擬表湯某除秘閣修撰
湖北運判除日至後省見御筆批其後云除右文殿

經鑑堂重錄

修撰湖北運副余遂以上意載之贊書

端平乙未並拜二相之後時事小異安晚辭官表云
憂心愠于羣小或憂蹊隧之漸開衆賢聚於本朝未
必規模之遽變再相數年求去不允羣議稍侵之又
表云大臣負曖昧之謗不能自明小臣竊忠直之名
以徼後福似此類不一語意極條整

辛酉夏余進皇太子宮端午帖子云錯繇術進何裡
漢任以棋親亦累唐聖代尊經崇理學講堂燕子日
初長外議以錯任事不當用丞相以為問余云徧者
前人所作此如寒食必用介子推事端午必用屈原

事在上兩句下二句却頌本朝之美似此者不可勝
舉又揚誠齋老於文學於大蓬兼光宗諭德賀東宮
生日云橘中延綺皓瓜處屏佐文何嘗不用王伍事
某下二句歸美今日抑彼所以揚此也衆議乃息
辛亥明禋前余以大蓬兼內制常少又被勅攝鄉
上既臨景靈宮齋殿余與鹵簿使徐同知直翁立簾
前燭光烘簾見上將易服而貂瑄輩忽離立偶語若
祭禮有未備者余為禮官深慮失職既而微聞尋瓚
未見謂在大廟失記携來久之左右奏知上徐曰去
取來又久之一璫走告瓚止在神御殿柱邊燭閣不

經筵堂重錄

之見又以奏上徐曰取來看既見本色上易服余始
跪奏請皇帝行禮竣事上還齋殿左右請究詰掌瓚
者上不荅而起終無所問因一瓚遲了十餘刻百執
事皆有窘色惟上自始至終端坐恬然若無事余與
真翁竊歎萬乘之主而聖性寬洪一至於此非德盛
仁熟其孰能之

趙觀文與憲以版書尹京都人頗議其挾筦權以固
位市寵雖油醬瑣細皆籠其利余侍經筵極論之略
云權酷權契囊括無遺弓張未弛倖失利源邑因繭
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且引漢筭婚唐宮

市以諷又曰麟趾之澤熄蠱尾之謗興聞趙慙于上
曰言臣猶可乃謗及國姓余不自安講次乞骸以避
之上問其故余奏臣素善與憲此論國事爾所謂麟
趾之澤熄蓋秀才家時文有無關雎麟趾之意不可
行周官之法度耳於國姓無與聖意釋然後鄭發論
余趙移書閩舶楊瑾云後村之去非某之力
乙未六月余為編修官兼侍右郎官輪對至待班所
則吳叔永舍人已先在彼待侍立矣叔永借余奏劄
一觀余荅對畢當納副本今未敢示人也及對至論
倫紀處上反復論難累百言余一一條折以對上色

續通志重錄

莊然玉音溫厚不以為迂既退叔永問曰對何其久
也某立得肚飢矣余示以奏藁叔永歎美曰諸人皆
不敢言矣君真不易隅三數日解后見叔永曰某為
君對語激發因皇女不育加封詞頭下某既草詞別
入貼黃云陛下未有皇嗣雖皇女亦多不育引梅福
續人者所以自續之語必為故王立繼則子孫千億
及付出則貼黃已揭去聞上不樂某封上且如此君
昨面對天威咫尺忼慨聞陳踰晷不退某有愧於君
矣後余為季永所論叔永與遊果山聯騎餞余湖山
叔永云某不意舍弟如此余曰人各有所見昔黃魯

直除右史蘇黃門不肯押省劄而復不以魯直乃坡
公之客而少恕其未久矣何足恠也游公笑云天下
乃有故事親切如此一笑而散

丙午十月一日余為少蓬當轉對論國本大略謂此
事不可謀之婦寺邢誦之人又曰當定于一今也朝
選一人焉暮選一人焉舉棋之勢未定當壁之觀寢
廣又言或難臣曰金枝玉葉之繁將惡乎擇臣曰聖
意之所屬即天命之所屬又言近臣無范鎮司馬光
累數十疏不已大臣無韓琦趙鼎以此事為已任疏
出翌日間游丞相亦有密奏越三日上享原廟有貴

經筵直學錄

州刺史之命而遣先入內小學者歸其家塾後六年
辛亥余召對再溫前疏願采臣自姪為子之說末言
昔朱熹三見孝宗言日往月來不惟臣蒼顏白髮仰
瞻天顏亦非昔矣臣自丁未至今亦三見陛下矣由
臣視熹賢愚雖異愛君一也誦熹此言悽然有感上
欣然曰朕意已定小者略長成即教它入來既對眾
論以余不攻安晚指為晚黨庠士陳宗干謁余不願
所欲啖其黨上書指余二疏皆非惟論國本差強人
意然未免貪天之功余累乞骸納祿頓首上前曰羣
臣多論國本陛下試編類幾有一部通鑑多臣止有

一板半板何功之貪天顏為一笑貪天之功四字謂
當權位者若漆室女憂君老子少倚楹而嘯豈可加
以貪天之名乎景仁君實一生名節可敬論建儲特
一事爾同時職方員外郎張述亦論此事尤切大為
時相富文忠公所詆何足道哉

余自江東憲以太府少卿召對御筆賜第入館俄兼
晚講甫旬月又兼權中舍余力辭至四五游丞相云
此上意某不敢復奏余因白丞相多士滿朝何至用
某作詞臣此距新春不遠萬一省試差官又當濫吹
耶游公曰恐不能免余曰此大不可先朝以王君貺

張安道同知舉因爭卷子君貺自謂舉進士第一罵
安道曰公雜出身晚不得張公以賢良進而人言如
此况其本無出身耶游公大笑其冬余因留黃去國
晚為兵侍兼內外制壬戌省試前詣廟堂乞免考試
令傳相魯公答語亦如游公余舉君貺安道舊話魯
公亦大笑卒免差余仕由門廕卿監則歷宗少常少
大小蓬史局則歷編修檢討同脩撰經筵則歷說書
侍講侍讀又三兼西掖丹直北扉可謂忝竊惟不魯
為試官爾

余少未為人所知水心葉公稱其詩可建大將旗鼓

西山真公自為正錄時稊其文延譽於諸公初筮靖安主簿年二十四度使潔齋袁公被旨來攝豫章辱致之幙教官擬賀冬年素不合忽蒙改委公不易一字因白事留語主簿它日必以四六名家余答非素習愧勉為之耳公曰君年事未也而四六乃有李漢老風骨它日豈易量余謝不敢當時但知李公漢宮春梅詞而已實未見其四六也退以告郡士萬柝伯我自述空疎之愧萬曰李公有一位在郡中居從其家借雲龕集與諸家所作誦習之稍為上官代筦記大小狀皆川蓍技得之它無繆功故諫議忠簡傳公

經鉅堂重錄

每見其文擊節薦于朝曰使為文字官必稱職時余方在選調上登極舉賢能材識公已告老又以余應詔謝以小啟公自答云取舊矧而論薦應新詔之蒐羅雖非當時有味之言庶幾文若不休之意後南塘趙公為西宗評余四六云馴雅簡潔全法半山又云老胡隻眼猶能別寶更須參取歐蘓使之神化不測它日見余一二篇又云某在兄雲霧中今知前所見一卷就某所好一体耳時南塘四六獨步一時西山書云安得好時節使兄與南塘對掌其後南塘直玉堂余亦忝内外制

西山四六高處不可摹擬為江東漕與廣德守魏峴
爭賑濟謝表惟歐公能道它人莫及也然書與余云
某四六從龍溪入兄與履常由半山入故標致不及
二公其謙下如此

余聞禧乙丑補入參果行仲弟無競從弟志學參持
志與安晚同齋余因二弟識之後余宰建陽李知孝
方興烏臺詩案余蹤跡危甚晚在瑣闥力勸遠相不
宜以言語罪人其事遂解余有一啟謝晚或云語洩
禍未已遂不果投惟錄寄西山及陳參與正夫遠薨
晚相客見其產右寫陳振孫劉克莊姓名正夫乃示

以前啟像有堂審之命會西山帥三山以議幕辟余
除將作監簿兼福建叅議官西山召余遂牽聯造朝
安晚初相賀執滿床晚以余啟為第一及為樞掾以
西山薨堂白再乞福建叅議以送其終二相皆言早
間方奏知欲以禮部郎官相處如何去得儉正余子
壽副都承顏者仲左司崔端純右司趙汝譔陶木編
脩高奎在坐皆聞其語退而相率賀余曰禍將作
矣何賀之有未幾被論去國李元善在諫省小東云
因南宮之除稍響一表即何足忌、余或為詞臣耳
然余晚遭遇未嘗厯表郎而為詞臣

余為廣漕被召為金淵所論予祠明年以尚右郎官
召為濮斗南所論皆言其披襟南宮余每與游丞相
及安晚諸公書言某中年婚嫁迫人但得一鹿麕官苟
俸祿以送老足矣雖凋郡邊城或總餉亦願為乃無
故加以此名幸無它過今年之斥此罪也明年之斥
人此罪也初負此謗未五十今六十矣惡名著身如
染癩沐漆然詞窮理極終不能免此等差使壬戌二
月宣鎖草揚蕃孫建節皇姪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
盡進藁至四鼓後宣諭問蕃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
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回秦不禁勞苦有衰頹禿翁

經筵堂直錄

垂八十四更燭下作唾頭之句又六月二十九日召
試館職內宿夜作策題寫未畢忽暈眩不自持請且
遂語同院洪伯魯決策求去以貴主薨不敢入字至
八月未始得請

余年六十二罹陟屺之哀始得暈滑二疾初猶三兩
月一作及辛亥免喪召歸則二疾月一再作或數日
一作十日九謁告上問宰孰知余疾狀云何不灼艾
宰執使人導玉音余始灸丹田餌烏附自夏徂秋小
愈迫禋祀始參告見宰執徐樞直翁言昨奏差執綏
官上白劉克莊可而病程公許可而老遂差陳顯伯

可見上有清切差遣常屬意於君

辛亥五使按嚴更警場余攝太常卿與焉版書趙德淵為余言止消幾個使相窮了版曹因言趙悅道一

員錫賚一千八百疋兩始悟溫公力辭郊賚之意時

悅道為儀同節鉞

德淵尹京兼
橋道頓使

端平初陳璫洵益微惹外議余輪對畧及之云北司貴臣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刻上問為誰余以洵益對上不以為忤璫傳意臺中必不樂而臺端王去非乃上疏相助當時臺諫之賢如此後李元善論宮媪及洵益遷工侍不拜而去然未幾召用至內相一德度

經鉏堂重錄

前代帝王所不及

上洞知羣臣情態端嘉後言者多及宮媪或言二吳陰興通譜認之為姑道夫因論事亦有數語及之若欲擺蹤者唐伯玉察院晚講上語及道夫笑曰別人如此說他也如此說伯玉因彈道夫貼黃及毅夫二吳一生確譎而不知心術為人主所窺如此

宰輔賜謚多上自定机相李公當軸除授公戶庭肅

鞭靴不及其門與喬孔山相先後薨上謚李曰文情

謚喬曰文惠聖筆之嚴如此近矩堂董相薨御筆賜

謚文清余歸道建徐公直翁問董何以謂之清余曰

見董公詞頭至院草制繳連其乞致仕表自言策免
後十年居里自慙無益縣官職俸祠俸皆不敢幫豈
非上見其遺言如此遂得美謚耶徐默然後陳抑齋
謚忠肅真翁謚忠簡皆出聖裁不下有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五

後村集卷之二十六

表牋

袁州到任

遭嘖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
已臨封域具布詔條臣中謝伏念臣本起輒生最為
拙官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
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
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
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疴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哀
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

無備兵少具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
一朝之變而况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
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
虞之際務使民安允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迺如
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
險與我共顧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
臣之罪

廣東提舉到任謝表

起廢察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遵海而南具布漢條

通鑑卷之五十五

初行粵借臣中謝臣竊稽使指備載聖經君之遣臣
也有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殆徧
國中餘一髮之本根獨惟嶺外方且糴舟之發銜尾
鹺鈔之取及膚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
使賈生而及見哀痛謂何維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
乃如臣者豈其任哉嘗試絃歌本災賤言游之緒論
迨分符竹慕陽城元結之遺風久閑退而里居尤濶
踈於時務疚心徒切着手實難惟有清修革彼籬苞
之類詎宜謬巧取諸荷箬之間民生或不自聊臣死
奚足塞責矧郡邑之三風猶熾與閭閻之五瘡未蘓

曾是人微欲其身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記功忘
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妄上書本緣愛主屬見大夫
無可使遂取充負庶令荒遠之情悉達靖淵之聽臣
敢不褰帷而訪草奏以聞惟無瑕者戮人必先已責
以不貪而為寶少戢吏饗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

庾氏命官法宜久任漕臣之使恩許驟遷外竊光華
內叢憂懼臣中謝臣恭惟列聖尤重遠臣在裕陵時
命端頤之前輩及淳熙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趣
辦之能蓋責以將明之事如臣廷拙荷上使令憤士

風之垢汙慨國計之殫乏雖有范滂之志終非所長
豈無韓滉之心不贍於力君命幾於辱矣臣罪猶自
知之曾謂選掄就令飛輓塞下之餉方急湟中之糴
復興每於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
然而東南之勢久矣弓張中上之家今皆瓶罄芹味
若可羨而為獻葵根恐因刈而愈傷况詔書之丁寧
極聖慮之潛怛若為展究稍釋頽憂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德昭百官明見萬里並收多士莫非建功
立事之才不棄諸生有取固本深根之說迺如孤外
亦在選中臣敢不益秉公清少蘇凋瘵驅馳原隰務

畢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不墮於晚節

江東提刑謝到任表

寂寞之濱粗安拙守光華之遣特出聖知瘡憊為之
激昂捧拜至於感咽臣某中謝瞻言江表寢迫風寒
常情但急於防邊廟筭尤先於固本蓋式敬爾獄預
知王國之長而能察以情可必魯人之勝所以縣諸
生而推擇為其係一道之戚休伏念臣昨尾百僚草
裨一畫所言妄發朱雲素著狂名於短求長杜牧尚
堪麤使不惟笑商鬻焚抑且搜粟買牛文倍之事飽
更筆墨之道都廢上前誦賦諸老賞雕蟲之工省中

漏言萬里獲池魚之禍久矣三緘而避謗耻於一字
之辨誣不圖改瑟之初復忝乘輅之選課事功則臣
已試亡具深慙毀畫於瓦墁論風力則臣孤立易危
矧欵動搖於山微疆顏一出舉職極難徒抱畫生澤
物洗冤之心庶為明主祈天永命之助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有建隆之神武有乾道之英明拔士不以一
涂觀人於其大節謂山深林密冥鴻久避於網羅察
隰下原高老馬粗諳於道路起之閑廢假以寵靈臣
敢不精白乃心咨諏所部容姦人則善者奚勸憚大
吏則小且有辭無瑕可以戮人首盍礪律身之操靡

監不違將毋終當陳反哺之情

貢布表 袁州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締之典
意均芹曝禮寓篚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寶以
儉慈麗惟道德輕徭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
尤絀繭絲之說凡受專城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
守春臺迭瞻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涼雖非火
浣之良庶存故實

謝戒諭賊吏表 江東憲司

皇之敷言莫匪訓彛之大官之失德實由寵賂之章

賴聖天子之至仁與士大而更始臣某中謝竊以建
隆創業盜臣必具於五刑軋道屬精汚吏罕從於三
免伏窺一札丁寧之意仰合二祖英明之規茲蓋恭
遇皇帝陛下張國四維操王八柄謂恭儉無載爾偽
乃在位之典常儻風愆有一于身是甘心於暴弃豈
特麗朝家之重辟亦永為名教之罪人臣敢不倡率
屬封恪共明詔昔跖庶夷溷人或怠於自修今壘封
阿息孰不強於為善

明堂禮成謝表

奉二卣於明禋邦像八舉練中辛之剛日祀典一新

溥率均驩顯幽並貺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遵禹
勤儉法文廟雖立重屋以饗天若稽古制陟茂陵而
配帝蓋取聖經側身彌雲漢之裁治外嚴采薇之衛
既交精祲遂致休嘉臣隕睇國陽載馳江左宣室受
釐之問雖莫奉於未光清廟顯相之詩尚能形於善
頌

賀皇后牋

聖能饗帝存茅蓋之遺規王假有家實椒塗之內助
驩騰寓縣慶洽官闈臣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體樛
木之和躬澣衣之儉齊姜任嗣大妣聿追治古之隆

屏玉女卻處妃不待詞臣之風既受多祉遂形四方
臣跡遠闕庭身馳原隰瞻翠旗之旖旎空想祲儀秉
彤管以形容莫施薄技

進銀狀

潔周禮之二卣祀典聿崇獻禹服之中金邦儀敢廢
上件銀寶靈愛地冶匪鑿山奉耐有嚴奚慮失侯之
罰貢珍惟謹且殊遣使之求

謝明堂赦表

在國之陽既成熙事配天其澤爰下寬書凡屬覆臨
悉蒙曠蕩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憂勤庶政抑畏小

心稽典禮於累朝薦馨香於重屋周禮明潔致裸登以告神漢德沾濡與吏民而更始歡聲雷動和氣春回臣猥以暮齡逢茲盛旦身方遠外莫瞻依玉輅之塵職在平反願推廣金雞之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淑問周恣蔑然事稱崇班顯職不以次升簡記出於清衷寵光萃乎晚景臣其中謝伏念臣方心泥古浮譽灾身素乏螽眉愧時粧之不入譬猶蟲臂聽元化之所為非上聖如天之并容則孤臣何地以投足然而弓旌每下矰繳亦隨北有斗南有箕靡堪挹簸高

曰原下曰隰甘老驅馳貫索未清理輪無勇客嘲雄之拓落友笑良之往來至若大匠名曹重華奎閣已隨鳧鴈而去矣乃兼熊魚而取之從雲氣望蓬萊雖歎風帆之引夢釣天游帝所尚聆廣樂之餘曩嗟千載之漂零今喜九重之賞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既新庶政尤體群臣憐社甫之丹心不忘明主問馮唐之白首猶是潛即未許退藏復叨進擢臣誓堅拙守仰荅睿知君遣使為之歌皇華敢憚騏駟之遠役臣無母何以至今日終懷烏鳥之私情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臣某言伏準 御筆特賜臣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
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
已於九月十六日祇受賜出身勅命者奉身去國曷
嘗一飭之志君錫登第瀛親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
流咸勸明主之恩不貲臣其中謝竊以儒科至榮史
筆九重韓維廷試不就因見遺 仁祖之朝曾鞏總
叙既成且莫副神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晚益情
荒當劉蕡未風之時莫拔一第及宗元久斥之後絕
意復收起廢徒中奉使江表不圖白首尚簡清衷招
屈原於脩門憫其憔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天

顏咫尺之不違雲章昭回而下飾遂舉朝廷又虛之
典如待巖穴特起之材無同進與爭時名有至尊以
為座主昔先人掌大史蓋嘗窺金匱之書今天子詔
諸儒復使陪石渠之論遭逢出於千載光采震於一
時人以為夸臣之所懼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改絃
更化設虛待賢雖得士於舉選之中猶拔才於尺度
之外臣朔三千之牘始謂報聞臣洪六十之年迺蒙
親擢寔惟不世之遇愧匪能言之倫臣猥以暮遲忝
茲優渥不願矜文章之小技但當蹈節義之大閑惟
孝惟忠念君寵毋恩之難報則筆則削奚天刑人禍

之足憂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禮毋不敬甫終典學之功王求多聞爰懋談經之賞
先生虎觀愧極鵜梁臣某中謝自淹中之傳失真而
野外之儀因陋齊魯而生之泥古或遂許以大臣并
汾諸子之逢時尚有慙於明主於皇昭代取則遺編
內而踐脩身齊家之言外而詳班朝治軍之制策進
士賜儒行瞻淳化之奎文幸太學講中庸屈重萃之
清蹕肆英辟丕承於前烈命群儒各誦其舊聞風雨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不渝星霜屢易生而知之上也發明靡待於切磋臣
何力之有烏傳習未離於佔畢例廷華秩祗覺覲顏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藻旒之尊資瓊廈之益每
稱制而臨決亦刺經而參稽仰止高明一洗后倉戴
聖之訓詁顧如淺陋莫傳胡爰張載之緒餘偶際休
明繆叨優渥臣等敢不俯鞭退惰仰贊緝熙漢臣夸
稽古之榮不過俗見孔聖戒事君之誦永佩格言

除祕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操觚入館賁以舊瓊乘傳起家榮於畫繡雖愜循陔
之志詎忘存闕之心臣中謝 伏念臣繇羈旅而立

朝恃君父為知己擢髮數世卿之罪道路誦傳造膝
忠明主之言天日臨照及屢駁詞頭而抗論果收還
鬼質之除書然猶受求疵責備之衆攻叢賣直患失
之二謗擠排甚力記憶愈頻俟駕而行固難避防風
氏之戮出門有礙懼見加康章子之名方將耕繇田
而終身敢作乞鏡湖之妄想不圖眷渥就擁皇華奮
於瓜牛廬之卑被以駟馬車之寵慈母一笑喜問不
疑之平反故人相孚勿犯孺文之公法思仰副朝家
之隆委非直為閭巷之美觀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更大化以作新體群臣而任使謂臣已侵暮景有百

年期願之老親察臣見齒旦評無一飾睚眦之恩怨
拔諸閒退處以便安臣敢不絕瓜李之嫌盡桑梓之
敬內存孝謹常保重魚之歡外落驕榮庶免沐猴之
誚

謝賜宸翰表

臣某伏蒙 聖慈宣賜臣後村樗庵四大字者伏以
侍經虎觀忘其瀆告之求肆筆燕朝被以昭回之飾
偃躬捧戴舞手兢榮臣某中謝昔在乾淳時多鴻碩
或錫石湖之扁或蒙野處之題當日瑰文親遇 重
華之眷至今奎畫尚為二豎之光迺如孤臣莫望前

輩考室在三家之聚買山可數里之間晚歲避喧喜
村居之遠市平生無用取糶散以名庵不揆衡茅輒
希蓉藻畏威頽而遂默既失曩時之機乞骸骨而不
言恐遺異日之恨螻螻之微忱甫徹龍鸞之妙墨已
頌傳出尚方繁穢書之呈洛携歸下國瞻虹氣之屬
天樵牧驚誇鬼神呵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萬
機餘暇一札成文遊觀靡出平簡編造次不離於翰
墨多能生稟孰謂聖人之無全八法心通何止帝中
之第一卷私寵甚感涕滂如臣敢不深刻堅珉永傳
來裔登床而取幸非劉洎之狂挿架而藏可埒鄴侯

之富

謝除權兵侍兼中書直院表

入隨天仗甫載筆於軒墀擢貳夏卿仍代言於扉掖
名為攝之實愧抱虛臣其中謝嘗觀班氏之書有感
漢臣之事遷由史進列於卜祝之間臯以文名視若
俳倡之類如臣殊遇曠世罕聞自丙午奉同進士之
息迨辛亥歷徧詞臣之選入宮妬起存闕戀深群兒
謗傷好輕於前輩天王明聖迴照於暮年趣還之銀
信屢馳問勞之玉音甚寵昔典午獻淮汜之捷石掌
五兵建炎開江左之基藻居兩制厥今奏凱有武功

之偉聚奎兆文治之祥臣庸闇不足以簡稽伍符衰
落不足以斧藻治具朽質繆紆於三組素餐奚補於
一毫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權綱改張政紀謂
臣曩塵清貫尽出上知察臣老抱丹心俾參邇列荷
乾坤之施大效消露之報難臣敢不求蓋空疎自鞭
遲鈍蕭蕭華髮豈云奏薄技於從官皦皦孤忠尚欲
告嘉猷於我后

謝皇太子牋

上一封之朝奏甫徹九重亞六典之夏卿且兼兩制
恩繇鶴禁愧甚鵜梁臣某中謝伏念其他無繆巧以
媒身獨荷聖明之知己傷弓久斥張華之心如舟載
筆重來遂良之髮盡白敢圖負扆曲軫遺簪扈漢屬
車昔以待嚴徐之選秉唐大筆今寧無燕許之倫致
寒峻之驟遷皆春宮之密啟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
下進脩儲德參決政機重傳尊師已致商翁之隱好
文下士亦聞枚叔之名拔之庶僚列在近侍某敢不
靖循叨竊勉竭論思代如綸如綍之王言雖慙無拙
作重潤重暉之樂曲少答休明

謝蕪侍講表

聖學高明又新於始日臣年遲暮不及於前時未嘗

有溫習之勞何以為就將之助沃心力薄汗背愧深
臣某中謝伏念臣昨典麟臺游陪虎觀誰謂倚相良
使不知祈招之詩名為河汾門人莫奉禮樂之對竟
何裨益久已汰歸屏空谷而逃虛劃太陽之垂照驟
遷從橐重侍細旃問學貴乎積勤臣今荒落義理在
平淡造臣素淺膚徒以黃鯀賜之清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德之剛健探道心之精微上求主人
之多聞將以立事臣乏講師之三昧奚其談經欲殫
一得之愚常懼兩端之竭帝聖其莫及難窺天地之
大全儒勞而無功或有涓塵之小補

謝 皇太子牋

諸闈參決並登進於時髦誨席載陪猶招延於老學
被奎毫之拔擢出金口之薦敷臣某中謝伏念某無
旁蹊曲徑以媒身以片文隻字而遇主一見歎嚴安
之晚重來迫申公之年所習雕蟲已忘童子之故步
僅嘗涉獵敢與醇儒而比肩方且視草鼈扉談經虎
觀無至藝兩能之理有一身數罟之慙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毓德溫文承顏孝謹允軍國幾微之務
在宮廷唯諾之間已致耆英布滿賓師之列尚為君
父簡求誦說之臣遂使罷駕獲陪閑燕雖微傑思可

賡暉潤之歌願竭諛聞少助緝熙之學

謝除兵侍表

夏卿攝貳曾未淹時宸翰落權靡湏滿歲乾坤施大
淵谷愧深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起輒生遭逢真主奉
宣室半夜之問虛忝席前和薰殿微涼之詩莫能筆
諫宿昔已陳於芻狗暮年殆類於木雞不圖霜顛重
覲日表及相如之病未甚求其著書曰仲舒之文可
思使之為誥灑奎書以增敝帚之重錫鞶帶而陞從
索之真歷攷先賢類更是職臣愈授於長慶必大擢
於淳熙無愧論思有功潤色彼多材而多藝宜掌五

兵臣不武而不文乃庶數器外竊腰黃之寵內包尸
素之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既集大勲尚收小善
察臣昔猶盛注意廣才踈憐臣今已惰荒力疲心在
起於久廢被以曲成臣敢不圖報明時誓堅晚節形
骸上木繆黍紫荷囊之榮光景桑榆思返白襦帟之舊

謝 皇太子牋

叨貳五兵姑令攝之驟放一札遂俾為真繇儲后之
開陳致諛儒之忝竊臣某中謝伏念某傷弓三已加
璧屢招曩歲揮毫和涼殿薰風之作當年視草貽春
舡上水之嘲小不能潤色臺閣之典章大不能陪輔

朝廷之遺忘浮沉無補俯仰有慙自憐髮雪之多人
恠腰黃之速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謹三朝之間
禮贊九重之勵精就傳春官廣招延於鴻碩取材寒
峻密薦進於燕間乃若瘡殘亦參華近某敢不簡稽
尺藉導達綸言祈父爪牙未必堪夏卿之任商翁羽
翼何幸觀漢嗣之成

侍從賀宣繫駙馬表

產祥帝室素推內則之賢擇對母家茲得後來之秀
既諧禁鬻允愜慈懷臣等申賀竊以選尚至難流傳
可數在前代有真長子敬至 先朝惟端愿景臻參

稽往昔所聞未若斯今之懿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盡修齊之道隆親愛之恩舅氏如存之思淵衷尤切
王姬下嫁之禮古訓是遵喜洽宮闈驩騰寓縣臣等
猥塵華近適睹盛明詩美彤二南之風不知其舞蹈
書稱睦九族之德莫得而贊揚

謝除權工書表

賤臣耄及欲全晚節而歸明主恩深俾攝冬卿之乏
蝸黏有愧蚤負曷勝臣其中謝伏念臣幸際休嘉徧
塵華近屬當宁又新於盛德舉在廷絕企於末光濫
虱其間尤駕而下詔見王者之志臣慙草制之非工

議盡天下之心臣無芻言之可采屢祈謝事輒復遷
官使斯司馬而罔功命汝工垂而奚取違挂冠之始
願忝曳履而胡顏髮白而貪戀不休肩頰而荷戴愈
重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先求舊明善燭微憐其
自山林而來念其侍軒墀之久官如懷祖政恐於過
年迫申公未容於告老徒持蠡管何補黼裳臣敢
不激烈儒衷研尋惰學事聖君無諫諍莫殫獻納之
小忠報國恩惟文章所願鋪張於洪業

謝 皇太子牋

暮景叨榮第求閑退冬官闕長猥使攝承甫拜命於

龍墀爰抒忱於鶴禁臣某 中謝 伏念某年運而往氣
惰欲歸從上之田踈遠扈甘泉之蹕發帝之令鈍
慙下水之船每侍威顏屢乞骸骨詔旨示挽留之
輿言有根着之疑劃奉 宸奎驟遷台斗履聲寵甚慣
看禁苑之煙花絡首依然徒夢江湖之水草 山力
薄隕谷愧深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天稟 恭日
加新益尊事壽考厚書幣以迎芝翁賞好文辭覽賦
頌而知枚叟遂令衰朽誤忝顯榮某敢不紬繹舊聞
激昂晚節東宮毓德仰欽造詣之高明南畝歸耕終
冀開陳於清燕

謝陛兼侍讀表

疊組之中談經尤忝細旃之上勸誦特高荷獎遇之恩隆覺空踈之愧厚臣其中謝伏念日晚趨行闕重侍通英上顧問謙虛冀有愚者之一得臣敷陳寡淺竭鄙夫之兩端曾謂出綸猥加重席傳周官以安國所獻猶未終篇問祈招而倚相不知豈為能讀循名責實得寵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收於遲暮之餘憐其奉事之久啟乃以沃朕老尚抱於遺編知臣莫若君終不逃於睿鑒乞骸未遂著足愈危臣敢不激烈扶衰研尋溫故月將日就盛哉旒冕之緝熙天

高海深難以管蠡而窺測

謝 皇太子牋

暮景遭逢曾幾談經之益前星薦進驟陞勸誦之聯自省惰荒曷勝恩渥其中謝伏念其已侵華皓復侍緝熙非克舜之道不陳行其所學謂稷尚何書可讀激哉是言雖迫崦嵫而念歸猶戀軒墀而未忍始治章句訓詁粗可析疑今問立索典墳安能知遠茲蓋恭遇 皇太子殿下既闡青宮而就傳尚為丹地而儲材顧明師在前皆能言之諸老念舊人無幾俾濫次於下陳某敢不重理故書勉求新義非戴憑而重

席此顛而有慙慕洪景之桂冠乞身而後已

周漢國公主薨從官慰 皇太子牋
某等茲承 皇女周漢國公主薨問遽傳輿情共駭
伏惟 皇太子殿下篤友于之愛興法然之悲雖仲
尼之有姊喪禮方尚右然文王之為世子朝必至
欲君親寢膳之復初在儲貳順承之加意某等忝與
論思之列不勝忱切之析

謝宣賜 御書扇金器纈羅香茶表

宸奎依永辱 聖上之殊褒寶篋將行蓋詞臣之創
見榮光載於輦路錫賚輟於尚方得寵驚心拜嘉稽

臣中謝竊稽往事有慨微衷漢姬合歡之詩恐涼颼
之易奪唐相感恩之賦縱秋氣以難移如臣遭逢振
古稀潤所傳師說猶着王之衣裳及東眷知久入君
之懷袖迫瘞殘而丐去察真實而曰俞分天章下節
之光賜月斧修成之樣金絲繁若敢用以揮蠅玉柄
雪如未誇於捉麈既將之幣人酌彼壘加薰茗之芳
甘動縉紳之歌羨身同禪衲已無桃葉之歌帝給橐
裝不問蒲葵之價豈特一時之盛事允為千古之美
談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文成遺簪恩重謂臣
嘗居常握屢賡載於微薰憐臣自乞便安非棄捐於

中道捧龍鸞之妙墨抱蛇雀之寸丹臣迹雖歸田心
愈存闕揚仁風以慰黎庶老非試郡之時函詔書以
示子孫永作傳家之寶

謝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表

千里而來莫效辰猷之告一辭而退俾逃晚謬之譏
寶度之隆名列御屏之高選清衷獎異皓首兢榮
臣某中謝竊以老氏有知足不辱之言孔門垂既衰
戒得之訓臣之癡僣上所照臨螭禁詔書非能博達
見王者志龍墀拜舞常恐墮越遺天子羞力陳懇切
之危忱親灑昭回之奎畫賜之羽扇酌以金壘安車

迎魯申公之來忝陪諸老祖帳送疎大夫之去曾見
幾人因其抗休致之章借以厲廉耻之俗而况冠寧
考寶儲之閣需孝皇潛躍之州未許徑歸姑令漸退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獨觀萬化尤體羣臣若鏡湖
賜知章不違高興以管城封毛穎誰謂見疎已叨牧
守之除尚冀忠嘉之益臣遭逢若此報稱闕然和堯
民擊壤之歌足娛暮景作唐士磨崖之頌願紀中興

後村集卷之二十六

後村集卷之二十七

表牋

賀皇太子妃誕育皇孫表

皇儲豫建兆熊夢之祥世嫡始生動龍顏之喜頌聲
洋溢佳氣鬱葱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接正統之傳
開中興之運禹甸禹服廣漸被於九州文子文孫綿
本支於百世開社稷無疆之慶堅臣民同戴之心臣
既還里而躬耕莫班庭而旅賀自慚皓首微商山鴻
翼之勞竊幸清朝有豐水燕貽之美

賀皇后牋

坤道成女咸仰母儀震索得男迺生世嫡藹鬱葱之
瑞氣騰溥率之頌聲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儷極之
體尊齊家之道肅慮深國本叶成主鬯之謀躬荷天
休宜介含飴之喜兩朝曠典四海歡心臣屏處草廬
遙瞻椒禁祥開興運端繇燕翼之功才愧風人莫繼
螽斯之詠

賀 皇太子牋

日三朝而問寢德著宮闈震一索而得男慶流宗社
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學求新益性稟聖仁世
嫡鐘祥生於甲觀天顏有喜浴以金盆實開瓜瓞之

繇可卜蘿圖之永其維歸南畝猶列西青誦周家貽
厥之詩本支愈茂聞唐帝樂哉之語溥率均歡

賀天基節表 癸亥

在厥初生寅正五日周而復始申命萬年慶集睿明
歡均率普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系傳正統業濟
中興節紀開基紹庚申於文祖息并在位同甲子於
重華茲臨樞繞之辰適合環循之數脩齡未艾巧曆
難推臣負耒歸田穰觴無路仗下三呼之祝莫尾班
行林間一瓣之香尚存忠愛

賀 皇后牋

乾元統天適逢於帝出坤厚載物密贊以母儀瑞藹
皇家歡騰寰宇臣某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儉慈為
德沖淡頤神河俟千年而清休符驗矣風自二南而
始內則蕭然茲臨載震之辰宜介並受之福叶成泰
道同享升平臣踰睇椒塗第深葵向發祥甚遠式符
元鳥之生依永作才莫贊闡睢之美

賀 皇太子牋

聖皇握乾符應期而出長子主震器受祉則均其中
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講學尤勤問安惟謹金鑑紀
千秋之節睿筭無強王帶首百官之班天顏有喜若

今之盛曠古所稀某屏處蝸廬踰瞻鶴禁上華封人
之祝徒效微忠從綺里季之游愧非耆德

賀明堂禮成表 癸亥

四年既效方幸小康三歲親祠聿嚴大報顯幽昭格
溥率歡騰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德克有以享
天禮莫大於嚴父辟公相洛邑之祀孰不肅雍天子
建漢家之封自憐留滯雖阻駿奔於未緦然猶爵躍
於熙成臣目睹昇平心存忠愛愧無藻思可賡清廟
之詩豈有芻言可補合宮之聽

賀 皇后牋

合宮歲事已行柴燎之儀宣室均釐並介椒塗之福
慶流宗祏喜溢宮闈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化
始齊家體尊儷極禋于宗類于帝忱格顯幽大哉軋
至哉坤功高覆載成清廟我將肅雍之禮由闕睢卷
耳輔佐之賢臣迹已歸田心猶存闕祀文王后稷聿
攷聖經之文頌姜女太任莫繼風人之作

賀 皇太子牋

上帝女臨肇稱元祀長子主震首介蕃禧國本尊安
輿情欣抃其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肖祖宗之仁
聖法君父之嚴恭屏葦茹以齋居敬之至也亞藻旒

而裸獻神之格思臣庶屬心元良受祉某踰瞻暉潤
自歎滯留駢角其舍諸既精禋之竣事羽翼已成矣
喜儲德之升聞

賀冬至表

癸亥

登臺而書至日陽德初亨設伏而朝大昕天休昭格
祥開宮闕喜溢堪輿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握
符而闡珍考圖而數貢法春秋一字正外夷內夏之
經常觀泰否二爻察君子小人之消長方開景運翕
受蕃禧臣昔忝論思今安耕鉤長夜叩牛角不廢詠
歌五更入鵝行尚形夢想

賀 皇后牋

畧添一線驗化國之祥德冠六宮願聖人之壽臣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齊家之道肅載物之功多仰止璇霄若羲娥之並照質之彤史與任姒而匹休際運亨嘉裛時戩穀正位乎內端繇陰教之修申命自天對陽剛之長

賀皇太子牋

陽剛初長羨取泰爻儲德又新慶鐘震位臣其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謙卑自牧仁孝素聞致敬於三朝問安之時事親禮備觀妙於七日來復之際作聖功深

屬此迎長宜其受祉某昔塵扈從今侶漁樵重暉瞻鶴禁之賢幸逢休盛三點旅鷄行而賀自歎滯留

賀天基節表 甲子

謂帝出震義易之言以王次春麟經之法甫孟陬之紀月果上聖之應期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早乘龍以御天再斷鼇而立極蛇鄉虎落悉主悉臣夷面鳥言同文同軌木德屆發生之候椿齡非夸誕之辭臣軒廡戀深山林迓遠年高聽重隄聞嵩呼之聲札惡詞蕪莫獻河清之頌

賀皇后牋

正次於王有開明聖女位乎內同介壽祺臣其中賀
恭惟 皇后殿下嬪舜娥英興周任如春生禁掖有
樛木之恩沾宴啟鈞天以蟠莢之實獻千齡一遇兩
曜並明臣徒抱畝忠阻陪廷賀現南極老人之像可
卜休符和西崑阿母之歌聳觀聖製

賀皇太子箴

繞樞之兆命申自天主營之賢祉施于子臣其中賀恭
惟 皇太子殿下德養蒙而火然泉達學求益而月
異日新至寢門外三朝謹雞鳴之問迎高山中四老
成鴻翼之功屬逢震出之辰宜介泰來之慶某幽棲

有趣旅賀無繇聞嵩三呼之聲尚能鼓舞廣海重潤
之作自愧惰荒

賀正旦表

鳳曆授時頌四方之正朔龍墀設伏朝萬國之衣冠
景運聿開頌聲交作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堯
如天大湯又日新蒙叟謂春秋八千殆匪寓言矣絳
人夸甲子四百安知大年哉數環循而無窮命鼎新
而未艾臣身雖拾穗心尚傾葵昔飲獸尊且無補朝
廷之議今叩牛角安能效畎畝之忠

賀 皇后箴

環循六甲瑞拆奠堦盤祝五辛香浮椒殿臣其中賀
恭惟 皇后殿下倪天作合載物無彊震為長男若
蠡斯之宜爾泰內君子賴關雎之進賢茂對新元式
衷多祉臣雖違筆橐猶戀軒墀誦北山移幸免裂荷
衣之謂侍西崑宴悵莫分挑實之甘

賀 皇太子歲

天王頒正朔之初有嚴設伏元子冠王公之上稱慶
奉觴臣其中謝恭惟皇太子殿下習若自然生而知者
龍樓問寢適當頌拍之辰鶴禁延賢並致茹芝之老
履端伊始介福孔多其甚戀明時已侵暮景上挂冠

疏妄希萃陽真逆之風聞主鬯賢尤甚橫渠先生之
喜

謝進封開國子表

駿奔在廟助祭無勞爵賜其鄉均釐有愧新綸甚寵
小噐已盈臣其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欽若昊天格
于文祖開明堂受朝賀至治馨香御端門發德音湛
恩汪濊寶鼎芝房之歌作白環銀甕之貢來至如踈
遠之臣亦忝褒崇之列臣屬方退處竊喜熙成神其
盛矣乎莫相蓋茅之祀子者進之也濫增食采之封

謝 皇后歲

采地益封綸言甚寵椒塗儷極餽惠不遺既竊身榮
惟慙官冗臣其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示儀宮壺致
敬廟祧染盛衣服之共有嚴竣事山川土田之錫寧
過用恩自憐萃皓之臣亦被寵洪之澤臣食浮有覩
器小莫勝通漢雍之班名雖法從詠周京之美才匪
雅人

謝 皇太子箴

多士奉璋滯留莫預元良主鬯慶賞則同竊身之榮
為國之蠹 臣其中謝恭惟 皇太子殿下賢居嫡長
望繫宗祧方貳鵠亞裸之初肅雖惟謹及徹俎分膳

之際踈遠不遺雖久歸耕猶叨進律某運逢休盛景
迫暮遲食采已多矧復增於書社嘆芹而羨尚欲獻
於儲闈

謝除煥章閣學士致仕表

年侵八袞早包戒得之羞朝奏一封夕奉日俞之詔
貼職晉加於三等綸言渙發於九重雪涕滂如萃顛
榮甚 臣其中謝伏念臣篆雕技小刀筆才庸 聖主如
高廟 孝皇之好文賞其詞藻微臣非徐俯陸游之
宿學錫以科名凡禁闥清望之官與輶屢邃嚴之地
人想夢不至者愚忝竊迭為之持論無以出諸老先

生草詔曷嘗泣武夫悍將履齧寢近旒眷未衰然而
臣陳力不能敢忠於知止上退人以禮寧過於用恩
橐尚有二疎之金篋永寶九齡之扇返耕桑之初服
伏穿絡之殘骸以一藝而誤受明主之知以萬乘
而不奪匹夫之志身安丘壑舍託軋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其德又新惟人求舊念臣拔擢於端平之
更化論思於景定之中興昔侍重瞳曾奉總章之訪
今含西齒已迫磻溪之年非必旌賢庶幾優老臣矢
心銜結掃迹退藏補劓息黥少復意而之破毀臨深
履薄未忘曾子之戰兢

謝 皇太子牋

賤臣垂暮藁奏辭榮聖主如天綸言報可仰賴春宮
之參決曲成寒畯之始終臣某謝伏念某項玷清華
已頻衰朽帝於善言善行樂取諸人爾無嘉謀嘉猷
入告我后難久尸喉舌之任遂力乞骸骨而歸昨返
林泉日親湯液攣痺不能以伸縮昏眊若有於蔽蒙
雖曰年高亦緣福過鶴禰褫而病翎甚短安能奮飛
馬虺隤而絡首猶存力求解脫仁矣聖明之內恕決
於儲貳之裏言辭孝皇潛躍之藩陟高帝寶儲之閣
其退若此何榮如之茲蓋伏遇 皇太子殿下德久

升聞學尤新益至寢門而問禮謹清溫遣安車而迎
朋來耆舊不奪匹夫之志頗憐一老之遺某敢不休
息殘生洗空妄念牛叢魚筍終身阿澗之樂鳳輦龍
樓口首雲霄之隔

大行皇帝升遐慰 皇帝表

捷書系道方忻胡運之衰遺詔傳郵忽駭祀天之壞
兩宮號慕四海悲摧臣某中慰伏以大行皇帝享國
之日長施澤於民文風寒設備遠圖恐缺於金瓶宵
旰積勤微恙遽馮於玉几陟方不返同宇共哀恭惟
皇帝陛下有元德升聞之姿適末命導揚之際父恩

罔極王業至艱情固荒迷禮存節抑雖旬服纘禹端
不忝於繼承必羹墻見堯乃無慙於付託

慰 皇太后表

升遐變慘奄閔梓宮儷極體均痛深椒殿臣某中慰
恭惟皇太后陛下倪天作合密贊定儲及上彌留與
聞顧命死生大矣荼毒柰何驚別好述追感和鳴之
舊龍胡攀恸願寬伉儷之哀

賀 皇帝登極表

有王者興繼明繼聖際天所覆悉主悉臣廟社尊安
裔夷震疊臣某中賀伏惟 皇帝陛下躬膺曆數德肯

祖宗自豫建而天人之望咸歸逮參決而國家之事
明習烈考再斷鼇而立極甚矣勤勞真主初乘龍而
御天艱哉負荷先猷具在近事可師必崇獎東朝以
承顏必疏遠北司若棄唾必首開衆正杜群枉必不
忘大患玩細娛治體必如慶曆以結吾民之心服制
必如淳熙以教天下之孝三年無改父道孔氏有為
而言數世以貽孫謀周家必過其曆臣弋復嘗塵於
雍從挂冠猶抱於畝忠曩忝朝班屢陳國本丙午首
闕祠禊占夢之諂辛亥重溫自姪為子之言微臣之
奏藁如新先帝之德音未遠不圖耄耋至真覩泰平

昔大明生東固已傾心於暘谷今衆星拱北徒知矯
首於雲霄

今上登極賀 皇太后表

如日之升已臨南面受天之祐就養東朝此在明時
允為曠典 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源流名相佐
佑先皇不待晏朝始進脫簪之諫仰占天意灼知當
璧之祥既握軋符首崇坤載臣旒期得謝旅賀末由
朝周寢門曲盡宸襟之孝頌漢長樂自慙老筆之衰

壽崇節賀表

至哉坤元資生之功大養以天下致孝之禮隆茲逢

載誕之辰敬上三呼之祝臣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綦貴躬澣衣之儉先幾定當壁之謀壽考且寧協詩人之作頌崇高莫大明天子之有親洽四表之懽心衷二美而名節臣棲身南畝矯首東朝王母獻苑誰謂崑丘之遠大如夢祀實開周闕之祥

賀 皇太后表 丙寅

上寶冊於慈闈既加顯號奉玉卮於前殿申祝脩齡甚盛何加非常之慶臣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產祥相閼作儷穆陵柔動也剛定國本而豫建退藏於密歛神功而若無厥初與佛以同生其數後天而難

老臣收蹤草野矯首椒塗端門九重現南極星之植杖崑丘萬里來西王母之獻苑

賀 皇帝表

謝庭衣褐遠符佛浴之辰漢殿稱觴庸侈母儀之貴孝慈兩盡普率均歡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健法乾行明同離照攘夷脩政增光烈考之伐功約已隆親壹用孝皇之故事方四海同效華封之祝然九尤崇長樂之儀臣猥以陳人覩茲曠典名蕩蕩魏之德幸際盛時賦融融洩洩之詩莫追古作

賀 皇后牋

與子功高方上東朝之壽事姑禮備咸推中殿之賢
喜溢六宮歡騰萬宇臣某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恭文
外屬慈憲諸孫慕彤管所書素閑內則佐玉卮之奉
上悅慈顏周俞維新漢儀復見第金馬甘泉之頌竊
自嘆於暮遲陳關雎卷耳之詩庶有裨於風化

丙寅賀冬

皇帝表

陽生於子方迎七日之來龍飛在天遼際千齡之盛
祺祥滋至普率均歡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握符
闡珍正佐凝命靜觀消長進衆賢於極辨之朝洞見
忌邪退群小於積陰之地法軋之健如日之昇臣身
已明農心猶愛主候雞鳴而獲田舍所願年豐入鴈
行而捧御床難尋昨夢

皇太后表

日臨南方占魯觀之書天佑東朝兼備箕疇之福臣
某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儀刑恭聖輔佐先皇一
陽浮葭琯而生踐長伊始萬乘躬玉卮之奉曠古罕
逢喜洽三宮歡騰四表臣昔陪扈從今侶漁樵學匪
耆儒豈敢諫明堂於暮齒老無筆力安能頌長樂之
祲容

皇后牋

泰谷律調一陽初復椒房德冠萬福是膺瑞藹宮闈
慶流宗祏臣某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儉惟澣服諫或
脫簪有美含章法順承於坤道進賢去佞玩消長於
復文聳瞻母像翕受帝祉臣形雖木槁心尚葵傾入
捧御床莫陪於旅賀來嬪京室徒頌於徽音

丁卯賀年

皇帝表

帝出乎震既履位於九重王次於春實改元之三載
照臨之下拊蹈則同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為天

地立心膺祖宗傳序在朝在野咸誦堯言於美於墻
不志舜孝頌清臺之新曆躬泰時之初郊臣忝淳熙
遺民塵景定法從今皇纘夏后之服臣老已歸是歲
建漢家之封臣病不與桑榆雖迫葵藿猶傾先世舊
田廬久遂故栖之返正衙大朝會恍如曉夢之蘭

皇太后表

史課清臺聿頌夏正帝朝長樂尤肅漢儀治化一新
臣民交慶臣某中賀恭惟 皇太后殿下鍾祥相闕作
媿穆陵豫知當壁而定儲此功莫大不竦撤簾而復
辟其道更尊順臨獻歲之新翕受對時之祖臣久栖

巖穴逾邈闕庭上欲娛親方致謹玉卮之奉臣嘗載
筆尚能補彤管之遺

皇后牋

木德發春履端伊始椒塗儷極受祉孔多喜治六宮
歡騰萬宇臣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儲祥左晚正位
中闡志在進賢贊九重之決身先示儉形四方之風
鳳曆初頒鴻禧滋至臣曩塵獻納今幸退藏拜東上
閣門莫陪旅賀尋西疇丘壑尚可耦耕

卯賀郊祀

皇帝表

授重華而協帝取則前徽祀后稷以配天有光初政
一純歲事四表懽心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
粹精嚴恭寅畏采魯史改卜郊之說差擇元正本周
家有成命之詩蒐求古禮合群言而折衷奮獨斷而
舉行廟社尊安神祇悅豫臣喜深爵躍耄阻駿奔上
御端門亦既敷於大賚臣逃空谷豈敢有於遐心

皇太后表

饗天饗帝既受胙於園丘有尊有親遂稱觴於長樂
輝煌曠典洋溢頌聲臣其中賀恭惟 皇太后殿下
系烏衣太傅之宗生赤城相君之闕昔禁中定大計

豫知再拜厭組之祥今陛下履至尊初舉三歲燔柴
之禮惟敬可以對穹昊惟孝可以報母慈臣猥以瘠
殘逢茲稀濶奏泰時宗祈之賦豈乏奇才第思齊訪
落之詩愧無雅思

皇后牋

禮行五時上既親祠德冠六宮天方錫嘏維今盛舉
亘古罕逢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寅奉玉齋流芳
彤管卻處妃而微諷何待詞人介富媪之蕃釐母煩
祝史由椒塗之內助致馨薦之熙成臣幸以餘齡親
茲曠典䟽特牲之羨良愧諛聞誦關雎之詩徒知贊

美

乾會節賀 皇帝表 丁卯

帝得神莢日未來而推古有大椿壽不知其紀幸逢
聖出遼踵佛生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當清明
之初受艱大之託曆數惟爾躬之在薦舜於天謳歌
皆賢子之歸績禹之服萬歲千秋之祝九州六合所
同臣昔忝詞臣今儕野老種東臯獲西舍未敢惰農
斟北斗獻南山末繇旅賀

賀 太后表

序屆南訛龍為佛生而吐水辰居北極電因 聖作

而繞樞天不偶然國之大慶臣其中賀恭惟 皇太后
殿下正位乎內先齊其家大莫大於域中之王定策
而授立尊莫尊於天下之母洗心而退藏誕節同時
前朝曠典臣乞廢得謝迴首未忘西崑白雲之謠恍
聆雅奏東都赤伏之兆竊喜中興

賀 皇后牋

乾元首拓開彌月之祥坤道承天賴長秋之助權騰
八表喜洽三宮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美在其中
位正乎內懷進賢之志酌以觥罍諫晏朝之非脫其
簪珥合寸天尺地所覆載祝千秋萬歲之綿長臣今
田舍翁昔柱下史種南山之豆力耕落而為箕竊西
母之桃妄想待其結實

賀冬至 皇帝表 丁卯

月正仲冬陽生於子天申休命國壽於箕慶景舒長
頌教洋溢臣其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用夫之決法乾
之剛修內政攘外夷邊陲不聳退小人進君子界限
甚嚴七日方來諸福類至臣昔叨持橐今已荷鋤短
衣叩牛角而歌悽其垂暮汗脚踏龍尾之道恍若隔
生

皇太后表

魯史書觀臺之瑞具見聖經漢儀嚴長樂之朝方崇
孝治隆平盛際溥率歡聲臣其中賀恭惟壽和 皇太
后殿下赤城仙聖之同鄉黃閣相君之貴種輔佐先
帝進賢之助多援立嗣皇定儲之功大順臨陽長茂
介天休臣雖久歸田未忘存闕奉玉卮之壽莫覩祲
容補彤管之遺更慚新意

皇后牋

書雲之節魯觀紀祥貳極之賢漢宮取則圓形覆載
舞手歡欣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佩服珩璜覽觀
圖史后節用澣服咸師大練之風上未明求衣 納

木德發春履端伊始椒塗儷極受祉孔多運際昇平
歡騰溥率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正位乎內先齊
其齊法坤道之含洪靡分嫡媵玩泰交之消長洞見
忠邪歲律更新天休滋至臣遭逢華旦荏苒旒期詠
關雎之詩方陶美化作親蠶之頌愧乏好辭

賀年表牋戊辰

皇帝表

頌清臺之曆文軌混同設黃麾于廷衣冠朝賀照臨
所暨拊蹈惟均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握符而
闡珍披圖而數貢四年既效仁義之道力行正月始

和寬大之書數下屬更歲律茂介天休臣雖已老悛
未忘憂愛瞽者於設色無與莫覩太平野人以曝背
獻忠猶思美報

皇太后表

禮尤重於東皇椒漿浮筭壽莫隆於西母桃實登梓
佳氣鬱葱頌聲洋溢臣其中賀恭惟壽和 皇太后殿
下覩天之妹元台之孫姜氏早朝屢進脫簪之諫平
王抱入灼知當璧之祥獻歲之初後天而老臣昔事
先帝今為老農弼指英廟御座而言莫將明於孝德
軼聞宣仁停箸之語徒感泣於聖知

皇后牋

木德發春履端伊始椒塗儷極受祉孔多運際昇平
歡騰溥率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正位乎內先齊
其家法坤道之含洪靡分嫡媵玩泰交之消長洞見
忠和歲律更新天休滋至臣遭逢華旦荏苒耄期詠
關雎之詩方陶美化作親蠶之頌愧乏好辭

後村集卷之二十七

後村集卷之二十八

表

乾會節賀 皇帝表 丁卯

上天佑之開千齡之景運聖主出矣得萬國之懽心
俯效葵傾仰祈椿筭 臣某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昭事

上帝懷保小民于邦于家躬儉勤而績禹在朝在野
願富壽而祝堯休祥允叶於電虹難老益繇於箕翼

臣旄期已迫善頌未忘負宸大昕恭已端臨於南面
稱觴廣內承顏長奉於東朝

賀 皇太后表

辰居北極鴻基續列聖之傳風轉南薰龍象上太皇
之壽兩宮慈孝萬國懽呼日其中賀恭惟 皇太后陛
下謝邑流芳周京儷美受遺先帝決大計而無疑復
辟嗣王推成功而不有際電繞虹流之旦綿天長地
久之期臣髮已皓蒼心猶丹赤夢鈞天之燕曾侍禁
嚴觀長樂之儀自嗟遠外

賀 皇后牋

帝臨五位出乎震之初后冠六宮取諸坤之順椒塗
有助椿筭無疆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膠木垂慈
澣衣昭儉紀十秋之節若開元間形四方之風自周
南始欣逢華旦丕擁蕃釐舜鼓琴而歌適屆薰風之
候姜脫簪而諫何待晏朝之時

壽崇節賀 皇太后表 丁卯

文母理內方詠思齊之詩天子有親特置誕彌之節
累朝盛觀萬寓頌聲臣其中賀恭惟 皇太后殿下比
德姜任游心黃老降生神異浴佛之日同援立聖明
補天之功大增光典策茂介壽祺臣猥以暮齡際茲
華旦僅遺一老退休履道宅之居莫尾百僚旅賀光
順門之下

賀 皇帝表

母儀綦貴產祥臨衣謁之辰聖德何如置節如垂簾
之禮一人有慶萬國懽心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
御時乘之龍見王治之象方先帝選佩觿之幼曾未
探符知冲人膺當璧之占端由定策既負黼宸而正
南面宜奉玉卮以壽東朝史冊輝煌頌藪洋溢臣昔
叨扈蹕今已扶犁庭堅詠欽聖之賢尤高復辟臣弼
勸英皇之孝可謂愛君

賀 皇后牋

贊先猷而與子聖矣東朝執婦禮以事姑孝哉中殿
欣逢誕節仰頌徽音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風始
自南教脩乎內脫晏朝之珥周道再昌稱長樂之觴
漢儀復見顧慙衰竭莫極形容今為老農夫難旅拜
玉墀之下昔掌太史氏或能補彤管之遺

郊恩進封開國伯如食邑三百戶謝表

冠挂四暮屏居舊里爵加一等適際初郊自慙短褐
之微遂忝躬圭之寵臣其中謝伏念臣奮由孤士被遇
先皇導袞龍而行密依黃道草金雞之赦見獎玉音
空懷老臣畎畝之忠阻侍英辟壇垓之祀雖云得謝
猶許均釐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一德享天小心事
帝誕敷祭澤不遺耆舊之倫申錫綸言俾列公侯

之次茲惟殊渥匪曰常彛臣桑蔭無多菜封逾厚士
奉璋亞裸莫少助於類禋伯執爨前驅恨既愆於膺
力

謝 皇太后表

國有大慶五時熙成臣無微勞一階序進出綸北闕
奉表東朝臣其中謝伏念臣踈遠諸生遭逢先帝席
前宣室深慙賈誼之才蹕幸甘泉嘗奏揚雄之賦今
作老農夫而屏處阻陪 新天子之親祠溥被渙恩
端由坤載茲蓋伏遇 皇太后殿下禁中定策物表
怡神祀后稷以配天縟像初講朝太任而問寢孝治

最隆臣雖既垂車猶叨賜胙罔功食菜虛忝韓子昌
黎之封送老把茅莫第漢臣長樂之頌

壽崇節賀 皇太后表 戊辰

東朝華旦承顏極孝治之隆南面至尊上壽用家人
之禮臣其中賀恭惟壽和 皇太后殿下自嬪為汭允
媚周京望蒼梧雲既莫返重萃之狩取虞淵日獨高
安漢嗣之功有開聖出之祥適協佛生之旦懽騰萬
寓喜洽三宮臣景薄西崑神馳北闕隄知列辟咸陪
光順門之班虛忝從臣莫第長樂宮之頌

賀 皇帝表

祥開堯母生與佛同祉受文孫德由世積際天覆燾
率土懽呼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視膳而問安承
顏而順色謂親劬難報猶寸草荅三春之暉願聖壽
無疆若蟠桃結千歲之實惟今之盛亘古所無自愧
惰荒莫能摹寫臣雖棲衡泌猶戀軒墀耆老而守元
經已甘寂寞悅懌而秉彤管莫頌音徽

賀 皇后牋

正母儀於中閭來嬪帝出之初執婦禮於東朝遠協
佛生之節照臨所暨舞蹈攸同臣其中賀恭惟 皇后
殿下德比姜任賢如馬鄧子無嫡庶鴉鳩之愛則均

俗有北南關雎之化咸被臣雖老尚望雲而就日已
育難披霧以覩天安得金篦為祛於翳膜恨無彤管
能極於形容

乾會節賀 皇帝表 戊辰

六龍御天仰大明之繼照萬物覩聖慶今日之太平
介福簡穰躋民仁壽臣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光明
履位曆數在躬嗜好不萌用無逸之圖養壽緝熙有
素以大學之書正心誕彌踵文母之期駿假錫湯孫
之祐數綿箕翼喜洽宗祧臣還笏年深戴盆天遠餘八
十歲不在申公之多言魚一辨香徒有封人之三祝

賀皇太后表

休符叶應有王者興盛德茂加以天下養於今創見
自昔罕逢臣其中賀恭惟壽和皇太后殿下輔佐
先皇贊成大計始於庭埋璧未占已孚晚以易洗心
退藏於密几戴履均受君之念矧誕彌同浴佛之辰
臣又挂衣冠未忘軒庶追蹤二雅儷美思齊之詩措
首西宮敬上封人之祝

賀皇后牋

聖握輒符龍御天而利見德侔坤載馬行地以無疆
和氣旁流頌聲交作臣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倪天

作妹夢月入懷儷極體尊常同玉輦進賢志切姑酌
金壘與國同休後天難老臣自憐大莖莫覩泰平着
李白之錦袍曩叨供奉薦子昂之圭璧今愧荒蕪
賀生皇子表牋

皇帝表

帝祉施子積善所鍾震索得男非常之慶繇區歡抃
磐石奠安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系本承堯服新
績禹龍飛御極統方接於千齡燕翼貽謀仁已流於
數世澤覃華夏和滿乾坤臣側聽熊占莫陪虎拜覩
聖人作幸逢景運之開聞皇子生竊有先儒之喜

皇太后表

聖何加孝思仰悅於慈懷子又生孫兆非常之大慶
驩騰寓縣燕及廟祧臣某中賀恭惟壽和 皇太后
殿下復辟道尊齊家德盛昔螽斯託詠歆王室之宗
強今熊夢協占本慈闈之家法隆平盛觀希濶罕逢
臣謝事有年酬恩無路耳聞宮掖聿開甲觀之祥日
斷鈞天莫侍瑤池之宴

皇后牋

膠木之章猶殷勤於嬪御塗椒之羨歆繁衍於本支
皇嗣挺生熙朝創見臣某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手操

彤管躬奉玉璽熊夢吉祥雖當宇多男之兆螽斯盛
大皆中宮逮下之仁閭範淑賢邦基鞏固臣垂車雖
久戀廐未忘昔忝祠官嘗獲侍高禩之祭今成瞽史
安能絃關雎之詩

除龍學謝 皇帝表

明詔德音親逢真主隆名美職假寵耄臣某中謝
伏念臣曩者以小文章當大典冊陪群英而並進受
先帝之異知雄斷廟謨想竇儀之謹重片文隻字通
揚億之商量上所投擣臣皆巾襲及乎鼎湖龍去空
抱遺弓沙花鶴歸幸迓飛矢曾是老書生之衰颯忽

蒙新天子之訪求今細札十行何其詞旨溫厚昔
萬機參決得之耳目見聞歸為版籍之民躡進淵圖
之直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威惟辟曆數在躬謂
時無老成人典刑寢少若古有耆壽俊圖任不遺雖
迫耆昏許班華近旁觀駭甚內省矍然臣易泯餘齡
難酬洪造陪西清列願生死於靈魚誦北山移免怨
驚於猿鶴

謝 皇太后表

一壑釣游旄期躡颯兩朝謨訓禁秩岩堯昔逮事於
先皇今歸恩於太母臣某中謝恭惟壽和 皇太后殿

下赤城孕秀黃閣傳芳法駕屬車方謹長樂膳安之
問遺簪墜履尚憐穆陵詞翰之臣鬢負雪皤然條水清
甚臣偷生旦暮莫報乾坤掌寶度之祕儲昏眸莫覩
沾瑤池之餘瀝凡骨難仙

謝 皇后牋

黃卷青燈駒陰猶惜赤文綠字犧畫有光足為晚歲
之榮悉出長秋之賜臣某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
一門世德四海母儀念彼勞臣爰有金壘之酌書之女
史孰如彤管之徽已迫衰殘俾參嚴近 臣三生自
誓萬死莫酬龍馬呈祥垂老獲登於奎閣鶴猿生怨

終身不負於草堂

代作

擬謝宣召入院表

代西山

君命不俟駕忽誤忝於招延王言出如綸俾進專於
潤色光生閭巷榮動縉紳臣中謝竊觀列聖之用人
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字之外責以論思獻
納之忠始雖忤旨而弗容終乃棄瑕而復用脩除翰
死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
非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遂居邃嚴以
備顧問如臣者才華不競愚慙自將掌先皇內制

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
以馳驅州縣之頻加廢放山林之文見聞寢少藝業
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
前生敢圖白首之重來過辱清衷之妙簡遽玷文虛
之拜真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陛下肆筆成書解
絃調瑟謂王者之志見於詔不亦大哉而天下之動
鼓乎辭豈容默已宜有文章之宿老俾專典冊於明
時奚取臣愚迺承人之臣敢不推明上指播告多方
小技未為尊良有慙於詞禁大節不可奪冀無負於

聖朝

擬謝學士表

召還禁索奚補事功擢長鑿坡遂專典冊寵光持異
慙懼交深臣中謝臣猥以輒生奮于下土少而掌制
曾莫施潤色之工老矣談經冀有補緝熙之學人或
譏其迂濶上獨察其樸忠迹似牧之方一麾於江海
才非應氏乃三入於承明况九重新政化之初而兩
制極文章之選鴻筆固資於摛技鯁言尤賴於論思
歷攷名臣具存故實陸贄於詔書之外每上奏篇歐
脩雖帖子之微不忘規諫臣何為者心竊慕之茲蓋
伏遇陛下湯德又新堯文有煥震雷劃地蟄蟲各動

於真機杲日中天螢燭奚施於末照顧容孤士謬冠
禁林臣敢不圖報隆知勉殫薄技念官為學士豈無
時政之可言儻號曰私人則匪微臣之素志

擬謝衣帶鞍馬表

蕪辭奚取掌中禁之絲綸殊渥有加輟尚方之服御
寵綏攸逮捧戴冒勝臣中謝臣藍縷寒蹤虺隤暮齒
向也錫之鞶帶竟招三禡之尤政惟範我馳驅未有
一禽之獲敢圖朽質復玷恩光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藩飾治功攬收威柄解衣以待士尤感於招徠持
策而臨材壺歸於駕馭不然衰粹曷致輕肥臣綿力

雖疲丹心猶壯願言補衮輔時政之闕遺未忍執鞭
求此生之富貴

代西山丐祠表

臣頃因拙恙屢乞叢祠仰蒙至仁曲示殊眷今則假
寧將滿湯熨未瘳臣上則係累於明主之恩下則怵
迫於輿人之議去留交戰進退兩難雖以采薪之憂
力辭繼粟之禮然而身方憊甚力弗任於造朝心固
皦然迹有如於微寵用茲皇惑愈甚沉綿亦恐政府
位高書生命薄惟知足知止者天之道歆生歆安者
人之情與其貪戀以挺盈滿之灾孰若勇決而希退

閑之福非復具文而有請仰希造命之必從歆望
聖慈察臣不欺閔臣幾殆姑停新渥速畀外祠俾得
慙還山林壹意醫藥大恩未報固難袖手以即安宿
疾或平所願捐軀而未晚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表

疲瘁弗任乞投閑於田里眷留未替俾養疾於京師
待遇過擾兢危愈甚伏念臣才能素薄分量易盈累
載退藏頗健頑之自若一朝進擢乃衰病之交攻無
所歸尤可以言命惟力求於閑廩庶少假於餘齡至
如祕殿經筵以處舊臣宿老臣未嘗就職於泰竊以

非宜既以乞身又徘徊而不去非獨有微君之罪抑將貽固位之譏念平時講貫之謂何乃晚節耗昏而至此輒殫血悃仰黷皇明款望聖慈俯矜危蹟抑臣之寵以消彌其灾屯容臣之歸以保全其出處收還殊渥改畀外祠僅還山果遂於再生則報國豈無於它日

代西山上遺表

疾不可為甫力辭於大任死之將至猶未泯於孤忠願假湏臾少陳悃悞臣中謝伏念臣迂踈一介際遇兩朝固無赴功趨事之才施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

之念對越上蒼寧皇調瑟之初 陛下飛龍之始俱承睿獎屢進馨言雖聖主隆寬納以如天之量然柄臣積怒墮於偃月之機栖遲故山轉徙外服不圖華髮再覲清光從容便殿之對揚密勿細氈之顧問賜之親札等 秦陵遇軾之恩讀所著書視神廟待光之禮臣惟國士之知未易報而天下之事尚可為每殫寸慮以開陳冀有一毫之補益豈謂病乘衰至命與時違昨畢文衡晉參政枋韶璫及門而臣不能迎揖車馬陳庭而臣不任馳驅累上封章力乞骸骨至音記憶至誼訪於近臣奎畫眷留若寵褒於舊弼中

嘗小愈俄復弗支卅附之力已窮膏肓之証交迫昔
楚之囊尹將終有城郢之言唐則房喬垂歿進征遠
之諫臣雖憊甚心竊慕之欲望 陛下以剛健濟文
明以知行克學問勿道用兵之二字休養民生常思
宥座之兩箴隄防物欲篤信君子以逆杜小人復進
之漸堅持正論而無使邪說得乘其間求文武之奇
材講兵材之實政至若沃心之要旨備於衍義之一
編儻覽觀不廢於燕閒則理亂昭如於龜鑑上以副
祖宗傳序之意下以慰生靈望治之心臣餘息甚微
卅衷不昧闔棺事定豈惟蓋之敢求戀闕心存悵軒

墀之永隔

擬謝吏侍兼給事中表 為洪文作

貳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拜榮甚
九重之擢惕然數噐之兼 臣中謝伏念臣蚤忤當權脫
逢親政每謂永嘉之末無復微言不圖正觀之初樂
聞直諫旋繇烏府躡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
舉封還之職然而精誠未能感悟諫論無所建明車
駟駢馬蕭蕭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纍纍綬若若病軀
徒愧於文留屢闔戶以控章亦扣墀而還笏未拜玉
音之俞允返蒙御筆之超除銓部文書猶規程之可

按銀臺封駁豈風力之克堪而况翰苑辭林經筵史
觀名臣森列柰何越尊俎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因
負乘而致寇上無以彌咎蕩蕩乾坤之造下無以尉
塞悠悠風塵之談祗服寵榮倍深憂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聰旁達堯哲周知蠱壞一新更膠柱不
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授之權察無黨援之私
冀臣有論思之助臣敢不深惟簡在益自勉旃不改
丹心常若端乎之初節勿汗青史庶為元祐之全人

代謝兵部尚書表

為余子壽作

貳卿曠職弗以績聞八座班高乃容次補誤渥玉如
於疊組牢辭莫許於循墻仰戴雲天俯臨淵谷臣中
謝伏以周嚴九代以振國威晉命六官必先民譽矧
在修政攘夷之日尤難制軍詰禁之材如臣至愚於
世寡偶蚤更憂患惟羨命之是安晚竊顯融非心思
之所及屬當宁更新於大化舉在廷絕企於未光顧
當斯時服在通列韓愈奏從官之技莫望昔人王吉
云佞吏所為殆諫臣輩敢圖天獎超拜夏卿方疆場
之間未寧而甲兵之問日至上無籌策可以鞅納下
無精力可以簡稽又况掾史事叢瑤編體大材能素
薄僅堪智効於一官委任特殊遽使身兼於數器龍

光所逮蚤負曷勝茲蓋伏遇 陛下親攬威權旁求
俊乂謂臣雖無高論然粗達於時宜察臣不為清談
或可施於實用遂令迂拙亦玷高華臣敢不精白承
休靖共好直陪輔朝廷之遺忘所願竭忠奉行臺閣
之文書豈為稱職

代曾知院上遺表

建燾請行誓弗移於初志拖紳垂絕猶欲獻於遺忠
輒效諄諫冒干聰睿伏念臣蚤繇孤學被遇先皇冠
多士以策名越羣公而輔政當宁察其平實昭 眷
懷權門甚其異同甘從閑退專於一壑十有六暮晚

逢聖主之改絃俾護陪都之留鑰單車過闕累疏議
邊蹇叔奚知將止穀陵之役蔡謨過計不勝江表之
憂誤簡宸衷載陪國論 陛下欲長駕遠馭而
不能輔贊 陛下欲更化善治而臣無所建明比者
裔夷擾吾疆場每值羽書之交至仰瞻玉色之不怡
茲主憂臣辱之時既叨授鉞惟朝聞多引之誼敢後
著鞭屬有司之調度未齊且在廷之議論屢變勇往
有輕揚之悔徐行懼逗撓之誅旬月以來寢食俱廢
始終一意未改風雲之壯懷憂菴萬端忽罹霜露之
未疾臣年六十不為天官二品不為早令將溘然無

可恨者獨君父之恩未報國家之事方艱敢陳易箚
之詞冀動凝旒之聽歆望 皇帝陛下脩德以回天
意施惠以固人心親君子而勿搖於小人合衆謀而
又決於獨斷下輪臺奉天之詔興起觀瞻披淝水赤
壁之才掃平氛祲使亭障無一塵之警則宗社有泰
山之安臣景迫崦嵫心存軒殿鞠躬盡力之志莫効
驅馳將死深悲之言或蒙采擇

後村集卷之二十八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二十九



啟

上傳侍郎

負愧半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閔
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
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
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
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
然尚有於典刑乃前此未承於謦欬良以服膺之切
非為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雋精忠

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讜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
之下頃簪諫筆垂秉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
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壑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
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而避世假令菘及猶當杖以
造朝况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彌高而德彌邵聖上放
綠綈之召國人矜赤鳥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
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
父來歸其子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
念其實類 儒名為曹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
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態之所侵蝕疾疢

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
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雞
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
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快景星
之覩維先生長者寔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
來之雅素儻或予互鄉之潔必少慰若教之魂進之
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
閭奧終不畔於門牆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啟事
褫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昕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
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
班洵吉建元戎之燾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
公之鎮北門契毋伏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
懼而膽寒使方向隱然有人則吾圍坐以無事在昔
建業寔今陪京清宮以待翠華督軍而假黃鉞綠沈
全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
近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
屈主帥節旄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
嘻其甚矣驕濯夫而罵生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

蘇軾集卷之五

伏其貪憚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
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
律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
可裨莫府之末議况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
之蔽遮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
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謀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遣
聘屢通於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
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
恢宗祏之遠圖非講門闈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九
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

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謹論見
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
強兵鄙夷莞晏之功利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
餌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弊犬馬珠玉何異借
寇兵而資盜糧篳路藍縷山林方當傲國人而討軍
實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
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
輿携諸郎於謝墅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
之經營何止問冶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須而守渦
蟠鍾阜行將扈蹕以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

經傳卷之五

而 下少試平戎之策遂成闢國之勛兵事節度付
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
召繼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
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薦姓名力啟化鈞使霑
祿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
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帛之附名
非敢 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檄之手斬名
王而釁鼓縱莫隨瀚海之師鐫大字以磨崖請繼作
浯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

視師江向方宣閩外之威試吏邊頭駮玷幕中之選
未條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思大難酬人微弗稱
敢贄一牋之陋借千六蠹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
每收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况將圖不
之功名是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既招石處士
致溫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無採柏耆之策
或聘由巖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拔之公在下
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
無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
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

續文獻通考

極踈濶十載光陰盡銷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知
於胷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歷遵
邊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忍忘情於世
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
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
諸清流亦既有梟鸞之愧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
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苦鈍遲吟王
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
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
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為之收泣出臨方

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
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初開王帳首築金臺惟藻鑑
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冗璫亦忝招徠某
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
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舉著述啟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叩
嘗恐終身之抱璞乃逢具眼之賞音誼重虛枯感深
出涕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
能言之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

經制書王重錄

李而惟工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
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
之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
流別出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
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正之統豈伊
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和書
卷頗窺上世之舊藏社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
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詞
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古
文凡匱銘鼎識之聲牙若冢刻山鏡之竒怪大易之

繫關雎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足馬揚州動戍鼓
城茄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每發於羈旅
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人之竊笑
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之
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惜之以溫潤典裁之褒知
已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天
淵標致宰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聞諫議
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
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為綠野之游
不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

經

長某敢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
以求名節誼大閑願以師門而為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
三孤爰侈褒功之典光生閭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
雅量崇深雄姿高邁尚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
仲之尊王吾其左袵一日復西陲之土十年熄南下
之塵氣吞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猶思於獸闔而諸
賢乃徂於燕安舊德重臣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
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歲

必守之地壞如裂瓦危甚案棋非天子急起公而用
之則國家遂失蜀也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
令公免胄而來賊皆環拜雋功成於漏刻危機定於
笑談事難於垂崖拊定之時力倍於忠獻經營之日
所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填建旄增重元戎之寄
入則弼一人于廊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
制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
猷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矣處中
某方喜杜門未由賀厦携白木之鏡力課耕鉏登黃
金之臺竟孤聘召嘗萬里通蚕叢之使迺二碁無馮

足之音每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晚晚豕旗西指縱
難効力於行間衮衣東歸猶冀塵於道側

賀傅諫議休致

出綽褒賢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
莫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
之間雍容者少永叔悟閑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
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
之猶鳳皇有園林鍾鼓之娛無風波撥弄之迫口貴
曰壽莫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共惟某官
古之遺直王之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

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
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
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惟可止之羨奏疏益頻
若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無使君
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唱廉退之俗諸郎貴貴並行
阜蓋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晶題乎一草
一木倘祥乎某水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
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繼二臣之
言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聞濁世之橫流閔清風而
起立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戡之留身是散人或可供

經筵堂重錄

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久親前輩屬國謀此斗
升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脩陳短淺恭惟
某官泓然入理卓爾不群所稟如玉雪之清其出為
鳳麟之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后山亦云百年
幾見因嘗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未容太史
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去荏苒歲月周游江淮窮言
粵風樯浪舶之區歷故楚江離香芷之地錦袍酣
肯效諂僂之狂白首清修蔚為宗室之老然而前無

遠矣後生眇然方當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為公族
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追韓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
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幻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折
薪之媿旨甘不繼因為負米之行藐然官曹壓以
閭猶幸通家之耆舊實為後學之指歸議論足次噓
典刑足以淑艾暮春鼓瑟雖莫預於諸生冬月 裾
儻見哀於先友

赴辟廣西通帥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立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
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

經筵堂重錄

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
諧遂有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
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及沉淪既餽
以治任復折簡而諭指念高堂之滄髓之奉謂陋巷
有簞飄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
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
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
之里望王筍丹霞之雲吊賦鵬之故墟覽葬魚之
蹟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款祝融窮詭異瑰奇之
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茲蓋伏遇某

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彥聚幕下而謀焉
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碩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
懷此深恩竭某淺慮並游兔苑雖慙蜀客之才不
馬曹當矯晉人之弊

謝聶侍郎舉著述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隄聞露
之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
古以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
之言蟬噪蛩吟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
始能仰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鹿麕使

方論於功級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
聽懷鍼橐艾甘受庸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
於淡泊缺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
都名山巨川憶平生之游歷盡以胃中之鬱結發於
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
色討論之際敢圖襴墨過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
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經論業鉅獻納班高羽
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還第不忘憂天下之
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溫故讀力企前修
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少求實學之歸

持此酬知庶乎無愧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單進非科第衆諳時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為閩屬偶在兵間未嘗有減官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護吾謀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光蒙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

經筵堂重錄

通金閨返屈原憔悴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為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括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益拙踈講學讀書惧大邑大官之誇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異獎寧允衆言日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能修辭蘓程往日之隙

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胷中何敢
諛儒亦招徠於門下伏念某闇於見事病在信書每
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
世變之推移攷人文之合散風餐雪霽常篤守其所
聞巖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
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猶介為潔修日槁乾為清潤固
知先達歆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
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
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王
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

經筵直學士

新知切偲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於聖賢儻畔韓門
豈不慙於師友

謝鄉郡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
媿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興孝既不
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教迺如賢牧初奉
德音豈伊闔郡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克賦公誠誤矣
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陳元方鄭
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虛蒙禮
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聞具道

御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頌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
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
好善最優譽髦無數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儻
不薦一人殆匪詔書之意遂容九品獲附勝流某敢
不佩服斯言堅凝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慙兩
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為感發未易揄揚

謝傳諫議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耆哲
之品題實係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六一
在廷亟稱回輦蜀公告老尚薦孔蘓豈惟賞好文字

經筵堂上錄

之間蓋有愛惜人材之意如某者惰游惰學迂闊背
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劍之
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書蠟彈之草面染瘴
雨蠻烟之容畱落江湖空搔短髮消磨歲月賴有殘
書敢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
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高弟猥令充賦恐
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朝表像一世以身負
荷立世教於已頽極力接扶閔風流之將墜緇衣之
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讀雖竹帛所
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豈無

事業苟能傳遠亦足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歆絃歌隄瞻戟紱
之戚冒贄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
行世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虺之在山
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容於嘉定中年
勇退有君實悔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望
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傳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
生天成佛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
斯世肆我寧考粵今嗣皇昇畿郡之麾符錫全閩之

經鉅堂重錄

鈇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
其民海波不驚年穀告熟然而梁棟乏矣憂大廈之
將顛夙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
翊炎運於方輿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卷擁腫潦倒麤
疎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晚更憂患恨不十年讀
書退然羨安校之封侯已矣為農夫而沒世追記兒
童之日蚤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紆墨綬道傍易
褚若為稱過客之情廷下累監未免行賈人之事而
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中不寬假
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墻儻眷衰陳稍篤綈

袍之念尚殫勤拙不為美錦之傷

通建守葉尚書啟時

長六官于禁近昔銜選授之恩倡九牧以蕃宣今忝
附庸之數世未有不難之際令身獨逢易事之府公
敢飭鄙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德盛而仁熟經明而
行修疇並游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知
有熙寧元祐之朋自為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連
率之任愛善類如護頭目惜吾民如養體膚議令
則款寬一分理財則款捐未利君實視副樞之貴不
肯次遷富公當新法之行獨云不曉至今閩粵衡湘

經筵堂重錄

之境皆有召杜龔黃之思逮寧考之末年召耆英於
通列灼知聖意款付事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憑於
玉几群公翊戴瞻龍氣以雲從一老傍徨抱烏號而
雨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遂繇喉舌之司來鎮股肱
之郡其出處語嘿之際皆理亂安危所關黃髮番番
焉可捨朝廷而去赤舄几几終當遶廊廟之歸某號
為狂生名在惡子搴紅旗於塞上力戰無功叱黃犢
於田間躬耕不飽徒以親頭雪白先緒灰寒頃千吏
部以覓官適值明公之典選誦句百僚之上即日知
名割齒衆賓之中滿堂動色特捐大邑俾字小民蓋

有愛當世人才之心豈專為通家子弟之故然而襄
收虛譽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烏乎析律流涕
秉牢盆之筆何以生財雖素為大尹所知恐未免督
郵之辱凜淵冰之戰內駭湯鑊之臨前尚賴涵容少
寬怵迫以繭絲為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儻芻牧不求
焉敢逃距心之罪

回交代葉承議

男邦執壁崇已成陰老圃扶鉏瓜猶未熟曾是見大
夫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疎以修好雅恭惟
某官淵乎似道默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

蘇州府志卷之九

麟見獲以德不以形粵自名登臚仕以來不知世有
速化之事居常曰羨與命詎肯以身即人晚詣公車
驚委質青衫之敝晨趨廣殿瞻臨軒黃織之開惟徐
行乃執事之素心而須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為今吏
尚有古風鞭笞盡弛而令行鈎距不施而情得以已
之誠待物之詐操此之簡應彼之繁盖有得乎盖公
清靜之言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說訟筒寂寂泉布
源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於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
說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
青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綠綈來趣飛鳧之入某翫

麟不媚槁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
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為邑頃來道傍之
謠誦參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摹易於循守惟恃此以
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破茅簷之夢
歲不我與豈敢即於宴安秋以為期幸小寬於趣迫
謝臺官舉陞陟

託跡龍門久銜碩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懼
之情仰谷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
鉅賢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
大綱然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為本朝

經筵堂直錄

之冠而人材被數世之餘恭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抨
劾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
乃當盛舉如某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
前言亦受教於君子長者饑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
蔭補得官浪有文人之目非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
吾相之恩幸脫選坑來為壯邑略無教化繼聖門之
絃歌但有語言為仇家之組織謗喧都市會繫庖厨
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
出於故家首辨讒誣復加論薦于天下有道庶人不
諶特欲懲利口之夫眾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

文之士味褒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豈惟挈子出於
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觀瞻頓改蹤跡稍
安茲蓋恭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稿木寒灰
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墮微軀難酬洪造某
敢不益求實學求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
首公竭節不為執事之羞

謝聶閣學舉自代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為勝已衆訝題評
之誤獨街畧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遊至于晉國
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

經鉅堂重錄

徒避位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躡等然前
輩賢賢之意篤不憚屈身粵若本朝最為近古從橐
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
輕於詩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復早蚤從薄官以
驅馳頗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群賢因
好文辭遂見輕於識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
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孚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
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
材首叨剡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
直西清出蕃南國繫繫抗循墻之䟽惓惓溫推轂之

言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允執事
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東知列
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材任韓范功名之責作成後秀
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歆其速肖某
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
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賞之恩必死以報

謝葉尚書舉政績

鯁生未學居懷傷錦之慙大尹無收忽玷露章之數
無媒獲刻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士夫之通患
微租析律寧迓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

西華先生集錄

而况路居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鑪橫鑄之財府有
青冊不鐫之額指鹽艘於浩渺鑿賦版於虛空縱免
官箴莫收民譽攷諸壁記寥寥數十載之間能以續
書僅僅一二人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
以拙疎試茲凋敝每哀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歆竭吏
能恐聖門之鳴鼓雖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頗極
於惓惓幸太守之仁明恕諸生之遲鈍黜幽且去那
無半九十之憂負殿弗誅終有寬一分之意遂與彼
黃童白叟共遊乎祥風慶雲今者力抗封章上還印
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鯤鵬拔宅碧霄尚願塵中

之雞犬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所宜有陽城元結
之難兼而季路冉求之未盡公誠過矣僕竊懼焉茲
蓋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人之誦方深
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高致已決拂
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求佩洪私益堅素節
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
揄揚佩繡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芻之責聖門惡
聚斂之人聞絃溪取于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
之盛循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孝
鞭人流血剥下及膚故豈弟之風寢以衰而治辨之
名所由起乃如廉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它人
寧取悃幅無華之吏如某者謬持踈拙來試劇繁邑
無寸帛粒粟之輸郡責上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
為孔桑得其財豈必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平
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緒言凡百施為未敢失吾儒
之大指催利寧為殿而不為最聽訟寧太怒而無太
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具已幸豈虛譽
之敢繳况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類多於治最有

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紕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相鑿用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媿然亦當為之事曷堪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澄清之志凜若生風聞魯山于為之歌忻然有喜遂令樸鈍亦忝吹噓某敢不永戴恩私益勤職業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它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謝葉祕監舉陞陟

北山起隱方貽小草之譏東壁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驟蒙位置良隗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

郭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粟如某者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詣陋巷菜羹之常絕無華屋玉食之夢頃公出牧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龐公之高趣未嘗由徑歷澹臺子羽之遺風辱采公評見嘉微尚既來為於俗吏已自絕於勝流俟黃河一千年諒無人之知己隔弱水三萬里始有路以通仙豈謂蓬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渤澥之上迹踈賓館名在薦書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閣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異士友傳夸茲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水清磔苦儻許陽城之伏閣世必太平

設令揚縮之當朝俗可一變凡經題品尤繫觀瞻某
敢不仰止高標勉旃大節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
儻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後村集卷之三十

啟

謝王侍郎舉所知

與人之壹為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
俯循微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解事無
寸長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干戈瘴癘以來
已掃空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穉子仆嗟井臼之長
勤明主棄故人踈捨山林而為社未能決裂尚爾低
回竊嘗佩豈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
以浮華之故動為禮法所讎咎在撚髭罪當犁舌平

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
臆曾謂十連之制閭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
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內聲銷響絕久矣濶䟽心肯命
通有茲奇特茲盖伏遇某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
當世人材皆寶之如明珠拱壁矧平時賓客忍棄之
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衍
永示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為佛大弟子何以
報恩

上鄭給事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蠱鳴秋赦啁啾之小過

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為聖世之全人歆剖危衷先橫
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為杜門
省事之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
裘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
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為
好事者中傷實則詠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
遂云寓意於螫龍語播市朝命縣刀几幾置烏臺之
對誰明奏邨之寬左右莫為之先容大夫皆言其可
殺側聞瑣闥密啟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譎
諫三代之世至以王官而采詩况親逢舜臯臈載之

辰奚忍用秦漢誹謗之律寢禍機於垂發聖讒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日事關國體義激儒流茲蓋伏遇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其盤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暮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敢不掃去驕榮歛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庶觀晚節持茲報德或者無慙

謝程內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茅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誰可繼由

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為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島之責不敢求蠶銳之名然而素短實材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慙使無訟之言尚費關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絕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為東道之主人喜魯山為予之歌龔仲尼莞爾之笑闢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况以庸庸為平正以

憤憤為精明以謏聞淺見為淹深以累白蕪辭為贍
蔚姓名達于主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
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為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麟史
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
遇其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
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
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
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不待先容某揣分亡堪受恩
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寬
閑之野釣寂寞之鄉願優游而卒業

經筵直學士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
項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
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二世之才然為孝
子為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宰物之
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興公建議深疑大
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
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省民社適居孔道寧
免遊士過客誇傷之談每見孝農具言聖君賢相安
靜之意屬者蒲葵丘之成法當掃先範之門顧內無

菜妻中歲抱斷斷絃之痛矧上有陶母暮年須肩枕
之人自憐薄命之屯隲業大鈞之間空函朝連除日夕
頌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
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覺潘輿之可
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伏
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
事力量有餘為趙普韓琦不能為之功聲色弗動廣
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
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再世

銜知三生圖報 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
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
出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非力
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
之心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枕之上達
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仕
宦其為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
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

群矢之集的人方挫撼公獨保全諸豪覺烏府之主
盟畧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
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
以主相息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婆衰
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
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頒除日向
來韓木摩抄驚歲月之深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
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丘
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學傳木統識造幾微鐵
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

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有請許
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
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歆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

雜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去離之粟
饑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其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
州之次忽遭重劾救數平生九流傳達耳目之司皆
深切中肺肝之隱杯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
勸淫為名教罪人之首而又忽彼風愆之戒麗於宮
墨之誅苟爾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

親動餉鮓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
至仁而立國况大臣內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
弗忍加疑似之戮昔斐豹最為賤隸不忘力洗於丹
書龜蒙自弭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
之籍猥備祠官之負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
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
深羞茲蓋伏過某官巍乎立伊周之功魁然有韓富
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
體天地以為心常王黻生之德遂捐閭廩俾奉高堂
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萬壽用此酬

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謝臺諫

抨彈罪大且不可齒於搢紳扶拭恩深俾棲心於香火
驚魂返幹感涕沾衿伏念某甫脫字民躡求丞郡惟
不安於愚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擢髮之文無
一字非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
酒狂二罪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濤之謗有孳
孳為跖之疑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
卻堪鮓慈親詰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恠服
章之異厥今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

自錮此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
生恐曼倩之饑死一尊二簋本無厚饗之心十束三
鍾頓解絕糧之厄由門館嘗品題於一語故廟堂合
毀譽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歛藏肅殺之霜威導達
發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家元氣之深謂求備
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亦忝陶鎔其敢不
稽首熏修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敢放逸以求安
臨深淵履薄冰當戰兢而至死苟無稔惡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至顛天起瘳佐州且為擇地先生里巷

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
當杜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蘓尹二子之冤
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
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
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
非不漸濡暮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
至毀譽莫調身又落於江湖誇常喧於朝市賢者不
與品量為浮薄之歸文人相輕倚掖及語言之末凡
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
暮食業祠者再考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

其水其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筦記
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
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
名難記取圖英晤曲軫沉淪壑谷底之寒素回筆端
之春意昔投閑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
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
除目以執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
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管蒯之
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
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水戴洪私益堅

素守仕澹庵誠齊之里所頌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
未忘回首

代上西山

簞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辨香回嚮冀彼岸之先登
輒剖丹忱仰干清裁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
之士無待猶興若乃夫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
家世之力坡僊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
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
用心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
力長而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旨其不繼因

為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
尹來撫舊邦覩陶公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暮清獻携
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
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進之誅然而萱堂年事之
高光陰難玩金閨歲引之迫機括易差非敢與並游
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釋弟而見錄仲尼華衮儻
無一字之過褒萊子班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
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名其出
為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
侯集衆思不以已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覲作成其

齋祓修詞怔營俟命五鄉闕黨固嘗並進於聖門東
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為合韻寵綏攸逮
捧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材君子未
嘗特求全責備之論顛蒙者可訓諸理本訥者乃近
於仁高柴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瞶而為孔明之吏
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
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獲事大賢砭藥雖勤莫羨醢
雞之覆轡銜甚緩猶慙跛鼈之遲况膺門一世之共

趨而儉府群材之所萃或狃容於諷議或馳驚於事
功自顧抱虛誰為借重追惟先子同持索於禁中爰
及伯兄素執經於席下豈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
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
塵埃滿面詎堪置冰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決不
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茲
蓋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
之凜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及門共仰範
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寒蹤亦
叨歲引某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強大而盡節於君

親小則宣勞於民社礪礪落落若行日月縱莫能展
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賀鄭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端揆上收威柄大黜陟於群工內出
制麻首褒崇於舊學明良胥會今古罕逢竊以自昔
爰立之人必有具瞻之望元佑相文正之日都人莫
不聚觀紹興拜忠簡之初朝士至於相慶亦既下孚
於衆志灼知上格於天心惟持偉人克配前哲恭惟
某官氣鍾天地之和粹學造聖賢之精微調護初潛
本綺季園公之力訂謨大事兼元齡如晦之長雖居

廟堂之高不以名位為樂門有薦賢之桃李庭無謁
事之苞苴退然肖儒生之癯瘠而為仁者之勇方政
由博陸獨魏相恥於苟同及廷議蔡師惟裴度聲其
當討海內想其風采陛下倚以腹心久矣意屬於明
公知其才任於宰相韓富而後久無君子之經綸伊
堯以來復見師臣之遇合既得君而行政首下詔以
戢貪使郡國承流宣化之臣知朝廷貴德賤貨之意
卿士相戒無常舞以酣歌勳貴聞風亦減驕而微樂
凡前日大弊極壞之政與當世自重難合之人圖回
一新號召四出起陸贄陽城於散地任羊祜陸遜於

方隅捐橫歛以寬繭絲之民選良吏以熄藿滿之盜
用我暮月見仲尼變魯之功以王萬年懋公旦佐周
之業某幼耽章句壯喜功名擬草雖工不療義山之
厄挑花作祟能令夢得之窮憶昨飛語見侵禍機垂
發彼方一網牽聯奏却之飲賓公以片言消釋烏臺
之詩案蓋頂踵已歸於陶冶特姓名未徹於欽昶茲
聆英衮之告廷嘉與老農而擊壤愧無傑思可賡頌
聖德之詩不謂殘年復有見太平之日

除匠簿福建叅議謝西山

羅之幕下已慙羔鴈之特招寘彼周行詎意熊魚之

兼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
難酬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為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
士之大節持國就井州之辟專以富公端叔為中山
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之義烏如某
粵自童蒙獲親師匠每敬仰行已立朝之名節亦預
聞著書講學之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
賤王汝未嘗墮獲於胷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
離騷之作屬者冰山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
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
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

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
之聽疊茲二命賁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
元僚弭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疑夢境之恍然參
劍外之謀覺晚涂之榮甚而况無簿書之業委有祿
米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
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
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
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署至十反猶樂聞忠益之言
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鄒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
誤采諸生集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

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

謝丞相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于朝兼領軍諮之任
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其忝出故家嘗從薄官少
日妄布於節士中年遠避於戈人余處幽篁分此生
之永棄焉得謏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
死守於善道屬者冰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
明交壁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二老無
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釣天之奏累臣魂斷忽
有脩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

地而况福莆壤接參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
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
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恩固極取數過多茲蓋伏
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
有為揚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彥
猶不遺管蒯之材某稽首釣陶委身块北成書無日
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謝兩叅政

君命有嚴方趨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闈之謀
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其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

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避謗我辰安在原性命
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
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
蟄戶啟首以釣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
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壁帛之載涂曾是沉淪亦
還記憶齒八士歸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魂未詢事
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贊工垂之職外參卻縠之
謀長樂鼓鐘恍然初聽郢城棋折老矣復聞遂反哺
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
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

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均之薦引行一善政
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猶不遺於葑菲某
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釜及親所願伸孝子之志一
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謝洪中書舉自代

皆變

訪梅東閣嘗陪庾幙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
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秉至於今日而極
規規制朴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
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斧於筆端豈無
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

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雪霜貿貿於
麥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鷄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
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
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
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于摩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禪讓為舍子產潤色詎容
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熏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
章初上傳說皆驚大白眼高固已掃空於海內浩然
肩聳若為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
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

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帝脩名嫖節惟斗南之一
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
於明時而其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
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啟夕秀於未振庶幾它
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 鑄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
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
本朝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
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

擬非其倫或得以謬伏念其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
地苦寒共被聽燕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
舟始欣鵬鷗之偶同俄歎龍猪之相遠我生白木鏡
已為農圃之歸卽對紫薇花真有仙凡之隔况記室
久踈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
歆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
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呼乃若蹇蹄非
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
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沂本原謀國事
瞭若著龜愛人材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

道亨儻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
華袞之片言而某舊聞既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
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簿謝丞相

奉親還里自戕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鷓行之末
奔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
會通絕少范歐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
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敢望前脩
伏念某學荒于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劍又去悼少
日之狂圖道不脩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

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爰
令伯陳情之表流出胷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
右豈圖晚暮忽際休明雖遣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
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閭謀好事抑榆已有移文於
通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
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以相安於半菽而鷓巢止願借
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鷲初
出恍驚遷木之榮海鷺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
遠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
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
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
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人忝
陪髦士果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移
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王局觀謝二相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
於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
初元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
助金張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懽平勃之言心迹甚
明奏篇猶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戀明主而獨留歆

相送於南陽之阡繫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
騫未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訥故交訝其之死友之
誼按陳御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
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青晨收華組夕駕短轅暑
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
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
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
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民當鳳麟畢呈祥瑞
之時如鳧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指吉撮俾奉旨甘其
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上客無復觀東

閣之竒黃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草茅觸諱凜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
感與涕俱伏念某起佔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末至誦
句百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
欲潔身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
有米散陸游之擬集賢堵墻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
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
嗽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
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爾有敵告后徒懷野老之食

芹臣不密失身頽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
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令乃
端居故里守周燮之東園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
饑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
壑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為漢宗臣隻手扶乾
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
累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
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
香火之間祝公千載

謝諸府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釣樞密啟祿以斗外非出愷求
但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閑廢日長揚雄有宅一
區本退安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羈
旅入朝空踈奉對陋矣建明之堯見溫乎往復之王
昏使善聞陳奚憂齟齬徒以親逢聖主恥為鬼谷子
之揣摩不揆賤臣莫有高寢即之感寤詎意奏篇之
傳出遂為公議之追尤宜顯僂於市朝僅免歸於田
里真卿食粥數月素拙治生曼倩奉粟一囊少寬饑
死向匪廟堂之援已先溝壑之填茲蓋伏遇某官以
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嘗陪

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慮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
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草遂遂使孤危尚叨冗
散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賜一日而九迴要領雖全面
顏奚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稽首華山有封人
之三祝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
先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
居多館學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
研桑之新智先隳冰檠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

何以拔書生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
上吏民猶記縮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
時頃遭柱後之彈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
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
拔拭姓名出夾袋之中深惟知翼之恩難酬款以毫
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賴容橫
行增策之符方急嶺民貴糴泛舟之役未休操切則
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私所被蚤負莫勝茲蓋伏
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統百官而拱極外嚴
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元

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餘或可希前脩
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
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母抱文法所願效於驅馳

通唐經略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軺適依節制
輒干六纛冒贄一牋恭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
太阿出匣孰敢擬其鋒鋌老栢參天傍略無於枝幹
靡繇援手自簡上心頃我豸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
言及乘輿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
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甫建臺于江介俄開闔於

嶠南龍戶馬人競來衙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
之饗吏草心千古之貪泉刷恥昔者廣平之入尋踐
台司迨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渙夔掩舊聞
某父矣荷鉏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自
於吹噓屬茲滌籥之初竊有振衣之喜譬蠅附驥雖
莫企於騰驤若驂從輿庶粗知於向背

賀名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謁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猶夏之憂歸
周公于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
某官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杯土之

憤至此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
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
敵愾執訊獻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勳親
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錐大
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
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若
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
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渙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
武之士氣蔡方既定我遄裴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
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隃聽告廷矧嘗蒙華袞一字

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春育聳聞東閣之
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廣東漕謝二相

俾司歛散績效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峻光
華之選出元台啟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
俗吏烏知理財之羨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
正丁寧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
圖寸效以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蘓遐嶠自顧已陳
之芻狗豈能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
智辱翹材之汲引銜使命以驅馳冰檠持身米鹽衡

慮毀家以紓楚難景行有漸汎舟而救晉饑秋毫無
助驟遷甚寵內省若驚蓋周子之舊遊與芮公之遺
爰海山寂寞幾經冠蓋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
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
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
俊私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方資於主計意諸生
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上孤煩使其敢不
恪共官守仰荅已知范公一筆之勾儻未捐于大造
后山辨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啟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
負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遷摳庭之未
屬逢翹館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旦爽之不悅無三
寸舌能令平勃之交懼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
經赦宥頻奉使令起廢刺表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
使粵淹留其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
援當朝廷譽馳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脩門以衆

排子厚擠之又下石馬退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
舉言言擢髮字字切身盡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
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顧
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
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
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元宰曲為之全護則
纍臣豈獲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有扶顛之勲勞有
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心一是一非
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裘之親以
示大臣之育林以明孝子之錫類某心非土木質委
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効命儻末路之
見收

謝三府

鋒車亟寢已行白簡之言勅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
保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僚受知首
相及次輔登庸之後乃群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
競趨新貴不負揚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
名在漢黨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揆隱微盖
用誅心之法追尤狂瞽欲加拔舌之刑幾年太史之
滯南萬里陸生之使粵羈留瘴土夢斷釣天遣巫陽

而下招上非終棄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溥祐
之新元負端平之舊譴放還田里免詣闕庭嘗歷考
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國方多難不能効命以執爨
堂有高年尚許服勤於扇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
孤生豈得以便安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
而揚善飾吐哺沐握髮本出盛心進加膝退墜淵大
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之親上以昭聖主
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自詒碎首莫酬
誦緇衣之章公寧有厭磨白圭之玷僕敢不勤

謝史端明

駟書趣召甫遙遠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
包荒德大埴市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逢
並開於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左丞之知竊慕任安
不舍衛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
隱微倚摎奏篇之任瞽哭厲王而輟食上心本厚於
所親趣茅焦而就烹聖世况無於是事果蒙枚拭復
備使令身久留椎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徵宗元
至闕始憐久斥而稍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
棄辱門墻之教誨累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
怨昔賀老黃冠而還里世以為高萊子斑衣而娛親

傳稱其孝豈敢懷賢於前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
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殿諸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
共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初何心於富貴於袞
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使孤危亦安閑散
某灰心進取稽首熏修此日槐陰莫尾朝班而詣府
異時林下儻容樵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竊便安大為知己
之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
尚髫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

殘蓋嘗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
嫁幸而粗畢耕釣足以自娛于何躁圖又起妄念白
鷗沒萬里誰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
罪而况瘴鄉馳駟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
之啟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
作三緘防口殆若喑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
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
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
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養方之訓雖
云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於山心平如

稱謂富公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誣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大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為末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為鳧鴈而少多歎報釣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閣開延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寢除書罪宜抵於春鉗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州酷嗜雕蟲諸老憐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為固嘗指天日以懣非每歆挽江河而滌穢又况心

胆碎於機穽精力竭於米鹽望之猶未雞然安能吐綬棄之如腐鼠耳奚足發機猥蒙當軸之殊知寔本過庭之素論念馮唐之已老命亟成而下招白簡未乾緇衣改造宰相進一卽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夫以為未可謂騰口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官設如嘖言殆有狂疾未嘗迴首憶玄都觀裏之花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木殃由天降禍匪已求下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為廟堂門館之累迂從寬典厥有裏言茲蓋伏遇某官士者宗師國之壽隲大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反魯之餘誦學未厭似

記樞衣之舊屢罹貝錦之誣察其因薄技而賈衆憎
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惠遂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
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此盟御青
牛而出關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噴言踵至甫還羶而起廢復銷印以投閑
子奪無私省循有覲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
工雕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
平排去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躁
圖六百石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西求金一

日制誥安得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
而驅逐轍環嶺海臨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庶剖胎
之可免雞有為性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於
把茆尚掛姓名於夾袋省中語泄輦下誇喧奪粉署
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寬刀
割香塗漸不分於苦樂仰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
之浮沉茲蓋伏遇某官有獎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
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笠之交去國有年稍
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可光祿勳之人欲
息衆謹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銘座訟非二十

八宿笑人幸免辱朝廷之選三十六天訪道願徧為
福地之遊

賀范左相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
有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
於惟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
民在建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
合之際難孰如我公自結明王十載雷聲之淵默一
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政將為往恭惟某官稟元
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廟堂懼如山澤其秉

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
諸公欲手版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郵武昌
之塵然後大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
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
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
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封必斥絕弘羊張湯必追還
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
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績於旂常其流
落十年侵尋六袞福建子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
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為農而沒世忽逢知己

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
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之通問

賀杜右相

渙業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
汝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陞益尊在昔昭陵
有臣初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
學館頌歌與希文而對東宮闈嚴憚云杜某之却還
流傳千萬世號為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
元台之拜凜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
莘渭之望克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

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
自公辭高位而潔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
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
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昕朝虛岩石之瞻輟玉食而
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
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之重趣其袞繡之歸
夫既為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責必也法先賢如
秤之喻念前輩平舟之言起巖穴遺材退刀筆小吏
弛莞權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淵采石之戰
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某去國十

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夫之一勺不幸產閩遭
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翼而
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釣之賦文筆久衰
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
古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
之世尤隆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
之於嚴子云朕故人或遊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
彊起所以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

名節之風久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
一德集孔氏之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
搃攬首當莘渭之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
之黨容身無地知我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
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之歸
冷看蝶鬧屬者朝更政化辟作福威區別忠邪碩瞻
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巋
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反席之思謂莫
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興鴻
碩相親燕間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

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
近帝座寵光鮮儷邁史梁兩揆之榮典故具存踵申
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之非辜
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
本歆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時
又踈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逃歸於陽翟

江東憲謝鄭少保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
被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其拙於諧俗病

在信書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非
所樂聞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
下之射頃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
杜甫於百僚夕有墜宗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
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
景重際明時周大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
已荷鋤而在畝例叨出節以起家群嘲衆罵之身不
無愆創再衰三竭之氣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
深恐為翹材之累恭惟某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
翁之誠上若留公詎容舍之而歸士或員已終無厭

士之意興懷舊祿久伏空山昔位置入宮未免召藝
眉之妬今驅馳于隰第令服馬走之勞特假皇華以
安孤蹟某敢不悃瘝求瘼平恕讜疑遇事風生非復
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憐

謝丞相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啟擬
衆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游
黍弓旌輒投罟獲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綵衣久矣
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閉關而絕交
游世皆云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搖

手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
報登庸之麻制夕盼扶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着
衣裳而顛倒厥今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
志士仁人豈若繫匏而不食頓忘鴛劣遂許驅馳然
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
有呻吟顛顛之態邑少忠厚豈弟之風每隱於心為
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
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
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玉尺而量村躬衮衣
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魯之諸生念其昔

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察其粗經原隰意農馬之智
專特昇皇華以榮晚節其敢不感公朝之起廢體列
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頌激揚之安出家宰
操詔王之八柄儻黜免之小寬

謝給舍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
華之禮樂向匪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挈墜跡於九淵
伏念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箋螫龍之舊話萬
死一生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頃言歸於嶺
表已自誓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

以養母敢謂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雞
竿出澤國之龍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
祝規或責備埋輪之舉然以負薪沉痾之久加之傷
弓懲創之餘神明既昏精銳銷煥時有相攻之雀鼠
何恠事繁豈無當問之豺狼所慙力腐深恐速曠官
之咎抑以為知己之羞恭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風
采聞于天下謂南有杞北有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
細為揔大為宗尚且聚材而建廈聲氣之所求應議
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昔接武於鷓鷯行
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牛馬走之間尚堪麤使終然

闇劣奚以將明某敢不懷起廢之殊知體好生之大
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
林之賦

謝臺諫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部
衆羨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某容貌子
雲之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饑
腸身若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
之予環朝聞四輦之趣周又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
夜形骸漸已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

景又值明時解禁錮而起家駕輶車而入境目擊瀕
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歎愁囹圄尚有滅耳荷校之
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共惟法筵舉揚之義蓋
龍象之共觀幸忝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
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冰蹟之易危茲蓋恭遇某
官夷清惠和蕭剛汲直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
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掃去冰山之黨首徵還鐵
壁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老更相謨譽幾若
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真實曲加扞拭仍備使
令某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原下隰方將

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烏敢望吹噓於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
法筵第一羨皆聳聽榮陽之言當守虛襟在廷舉笏
竊以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
固然與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於未滋蔓
之始既寢了翁之諫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
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瞻言前哲復見今公恭惟
某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關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
直聲屬時督閩外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

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
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
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
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
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質肅
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瑤華宮友云事不
止此寧一發之為快當百鍊而愈剛公卿幸得遭時
其可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於太平遂自
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寫性情時
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粟布之彈粵從尹

氏之秉均莫晚累臣之得辜不圖衰朽復備使令良
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賡
徂來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劉察院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饑烏久噤虛我獬豸之冠今
鳴鳳一聞盡草蜩蟬之響福流宗祐喜動縉紳竊以
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永叔
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
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
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
師儒委質為臣疇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
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
事為冥鴻之舉而諸賢効仗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
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
俾寬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
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
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如於擢臨翕然伏第一義之奇
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
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惟

霜簡之凝行見辰猷之告某羈孤一介閑廢半生方
寶紹間竒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持據其奏
篇及一相之韻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忝驅
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峻失職之久忝子駿
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關無恠盈廷之嘿
今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陛益尊縉紳相慶
恭惟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去

夏公首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
言語為著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
捨執事其誰歸恭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
出新義於繫辭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
二漢之間芟夷陳腐頃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
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
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
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峨豸角謂金陵雖去柰
其徒之護法實繁况老蔡尚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
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

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而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於百僚焜耀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鮑之知契濶十碁顛連百謫豈料窮涂之不死獲觀賢路之復亨訪凝之於康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之開說

賀鄭少傳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亮天地遂登亞傳之崇簡冊有光縉紳相慶惟綱常之大彖具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書盜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劇於后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巖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間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

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
介鉞華衮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
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句踐之昔封
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遊野傳以德義老成
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於學學重提化筆
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履齒子無曲學素鄙平
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
徑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啟擬伏念其虛名作崇實

踐有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
懽丞相平太尉勅之際非啞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
之免歸長為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沂單傳南
馳上察孤忠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
愈之人一招一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
而篤軫發擿技窮終匪當道理輪之乎平安信遠不
勝高堂扇枕之情叩閣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
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
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出使慨然登車念楊雄久
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

為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相之猶天誰并甌生
而為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抑魯儀休之庶陞
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德上道揆下法
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或不知其密
啟遂令枯朽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違容身無所暴
子蒙繡衣之遺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

謝臺諫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職加重使華端繇要地
之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故
家頃濫綴於英髦俄斥歸於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

一毀之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寢遠麾
即迭更中叨虞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逢改紀復
起乘軺豫章之西彭蠡之東之振揚之風采廣廈之
下細旃之上辱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誣
乃絕口不洩古靈之藁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噓之能
生既書新銜頓改舊觀元都君子解向來種莖之嘲
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萃其留
落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歐
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寤之言世欲殺吾憐才
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其垂暮俾枯荻濯濯

以回春然其慈母九齡故山千里繡衣而使激海素
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賀季真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殫肯盡恨無官之可酬甲第
殊庭歆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
之珍載籍罕聞縉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
無上公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
鈇鉞紫巖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
帝王之師賜履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
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

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密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
鮮儷不待審象而求野望實已孚勳相端平挽回元
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美
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歆咨君陳
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
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
於子革靡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
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隆無殺
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玉萬年光輔太平之業
某屬馳軺傳聳聽制麻方千贄之滿前頌一箋之獨

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拯時彼哉雜霸之淺圖急於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

沂大原於闕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先謂它人雖推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群公而當軸者公之謙益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括本氣實則客邪去初著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

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
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閤
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
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
切但思陽翟之逃婦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三十二



啟

賀湯司諫

孚號于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爭臣尤急聞於骨髄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參用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之詩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代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栖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為忠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

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
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
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擗善後宮敬憚
於質肅貴璫歛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衮方嘉賴之欲如神明
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披之峻徑躋兩地之尊
某仄聽出綸不知折履幸有要津為吾輩之盟主敢
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之詩尚能勉強
作韓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

江小坡

上同 司諫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塞直剛大於兩間
賢路窒則卷懷而歲世道清則覽輝而至奮筆誅陽
虎之盜垂之冊書鑄鼎圖魑魅之形究其情狀謂祿
不可去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授太阿於人者臣
專謂擁虛器於上者主弱謂修槩分事任於嘉祐謂
鼎浚並登庸於紹興謂士大夫詎宜作家臣謂聖天
子當自為英辟鄭公所上百奏 下同

賀鄭侍御

渙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
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攷

昔賢有居是職我冠叱李蒙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
陸侯廷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
恭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
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
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
曰厚俗以教慈孝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
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執重然後太阿之
柄還屢饜鮑魚於臭腐之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
之際為執事難茲拜雜端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彌異
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前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

徧更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
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右靈橐中幸旦
陪於末至拜延英門外獨阻賀於太平

賀謝殿院

出綉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
故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
自昔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
叔實開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為元祐建
中之命脉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群公先正之風
恭惟某官養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頃峨豸角

親將虎鬚舉扇障元規之塵安能晚我裂麻沮延齡
相不亦壯哉自拂袖觚稜之邊徑誅茅廬峰之下屬
者負宸収倒持之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邇英俄
擢補闕論蔡新州於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
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
堅貴璫咸憚於溥夫掖庭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
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
而揀任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皇極某屬叨乘傳
聳聽置郵在古靈藁中何幸獲陪於下客賀延英門
外自嗟不及於武人

謝閣學王侍郎薦自代遂

竇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閣老之知
所愧衰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
公卿伯益作朕虞乃欲讓于朱虎萃歆拜大尉亦乞
授於管寧共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
况公之褒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其芳猶菲菲
髮已種種向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
駘駝之惡逢人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
貪榮浪出念正始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
見南都之鐵壁運之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

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之夫歆進之九官濟濟之列
豈憎嫵媚寧予麤疎茲蓋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
直聲動乎窮壤吐虎皮闔新象士所樂聞執牛耳王
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獮子美坡獎介夫求全實難
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回首故博未免負
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為古靈薦藁之羞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揆
卿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
之褒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

程中書受告謝錄

風雷四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
江左憲臣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
制如金石之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
復出蜀珍如某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
戡負二宜去奚待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
若躡升華序驟昇隆名身縻壯駕駒轡之間救經鳳
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
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
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
身後而諫論公驅馳頓覺於光華舞蹈不知其嗚咽

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王學者斗山文辭獨行千朝
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為歌頌其誰宜贖馥
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榮然某親年
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力於旨甘
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謝王侍郎舉白代世

登賢禁橐有大勲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
晚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興而無愧猶推
較而不休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為己代或表錢徽之
年輩謂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

而不密迫鍾漏而猶存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
傍觀責備笑六十老翁所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
嘗上疏而乞骸骨惟論文之再世况受業之同門聽
輔嗣之金聲親陪塵尾得右軍之繭紙常珥篋中車
笠之勢久分膠膝之情不改屬者寵嘉勞舊登陟論
思運流馮以餉邊扈屬車而上雍仰盛世變龍之遜
必允僉諧先平生管輅之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
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心燈謂人物眇然汲起
之材之嘆憫朋友缺矣首歌伐木之章既信復疑以
榮為愧某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父夷吾豈果不如

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回賈制置

驅馳遠使予環猥被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由於
餘論愧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某誤隨弓
旌起駕軺傳未免低徊以就飲咏詎能奮發而立聲
名無復着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全璧下從先
大夫於九原子職有虧使事無補屢叩閭而引去忽
馳驛而喚歸葵藿傾陽戀闕之心固切桑榆垂暮循
陔之日幾何雖九重惟行之令已盼然一介不移之
愚難改只俟黃符之下即遂班衣之還凡此僥踰出

於吹送茲蓋恭遇某官奮孤忠敵王愾出隻手扶天
傾舍人詩篇雜杜陵老而無辨太傅謏論多漢朝儒
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惓惓於人物乃如醜質亦
拜好辭某盥手剝封滿懷惟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太
白而論文浯石天齊尚款繼次山而作頌

荅韓徽州

共理惟二千石稔聞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
激揚之職愧納交之甚借辱執禮之過謙恭惟某官
玉雪雙清埴麩迭奏尋昌黎之墜緒發為文章治文
公之故鄉興其仁遜一洗期會簿書之俗挽回禮樂

教化之風誦絃月異而日新襦袴昔無而今有寧減
大倉紅腐之粟以活早歲赤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
有幾輿人誦子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
某早識大馮之半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
裝敢蔽蒙於嘉績公真所謂循吏蓋博采於僉言僕
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私謝

荅池州魏通判

疏渥佐麾洎剛滌籀屬時天塹大為固圉之防爰屈
時髦小試康沂之績先聲攸暨群聽已孚伏惟某官
妙質天成雋名日起先文靖如山澤之有龍虎偉矣

經筵堂書錄

傑魁賢公子譬戶庭之生芝蘭居然秀美早繇內幕
昔列中朝鶚行方快於九遷驥足乃煩於再展人疑
支壘不足題仲舉之輿上念故家將親訪魏公之笏
會盼迅召寧久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
府蓋嘗屢拜於北平歲晚即君儻許重覽於東閣

賜第謝丞相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
雖奎畫之明揚寔化鈞之密啟寵光百倍辭受兩難
竊以稀濶之舉惟其人遇合之際繫乎命名相如陳
正獻僅除元履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

魏則終身而長往陸方賜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於
皇朝俊造之科復著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為異數
當屬竒才如某者學欠精專性多遺忘河陽耕牧莫
能成周南太史之書汾曲田廬但欲卒銅川府君之
業其進非由秀孝茂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
遷辰獻瞽言午放細札茲所謂太朝之曠典舉而萃
孤士之一身黃牒懷歸絕勝桂生於墳上青編老去
恍驚藜照於閣中舊無千佛之姓名新有群仙之指
點裛羨致身於清望獨知回首於欽翹昔在端平早
陪末至豈必立定夫於莫雪居常坐公按於春風前

以宗伯侍過英已辱纂修之薦後乎秀巖開史局未
酬推挽之言及甄陶歸掌握之中果位置越拘孿之
表何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於無益筆研久荒忽
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
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衆美如房相謂取士
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材在大臣所
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門館之羞况
荒淺未能誦祈招之詩而辨博不足奉帝丘之問恐
干清議徒竊隱憂其取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夸
得意非復看花走馬之時以紀傳易編年徒有絕筆

獲麟之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鄭少師

謝王座而乞身未容還里下並同丞相至昔在端平早陪末

至非上彌盛憲之名於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

僚方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辟穀從赤松之

後此念未忘生成甚咏抱之勤位置越拘孿之表下亦

同至蓋伏遇某官好善寂優譽髦無斃謂取士之規

模宜廣餘並同丞相

謝趙知院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奎文錫第俾司東壁之

圖書內竊殊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通之際因歎

書生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

隆興二樞合薦務觀亦惟掾屬之遷未有既齒名於

慈恩塔之題復置籍於群玉山之頂是為異數當屬

竒材如某者學欠精專性多遺忘下並同丞相至衆羨致身

於清望獨知稽首於欽翹每造膝議延英政事之餘

必極口誦子虛游獵之侈奚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

於無益筆研文荒忽吞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

有渠觀無人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

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

英材在大臣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
貽廊廟之羞銖並同

謝陳大參

露章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院下與知衆美致身於館
殿獨知稽首於門闌念昔先君論交諸老及細攷彈
陰之友誰堪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
經之弟子今中書君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
膝議延英政事之餘院下與知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
甄治之羞銖並同

賀鄭丞相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
主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祐嘗慨
君臣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官莫望其末光
或仰視殿雷不荅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
寢輕所以季然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
伊尹管仲先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鰲斷
初元一變粹然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潞
公之年貌上欲託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
孤山夢寐一壑屬甘泉之峰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
臨朝不怡當饋大息孰德望隆重能折蓬夏之驕孰

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
光殿之存謝傳未起之謂何甘盤歆遜而不可必有
以易置懷局幹回危機扶天下之綱紀文章繫中國
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言惟天惟祖宗克
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松之遊某進觸
悔尤退安養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通平生元城
之書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于大化勉忠孝
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願歸於公旦今被羊裘而
釣安敢累於君房

二府

經筵堂重錄

播告辨朝登崇碩輪上於二三執政將託國家公以
第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咸附民聽且孚竊謂自昔
無不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傳巖之羹阿衡
之鼎古訓具存慶曆之車元祐之舟先賢深戒聖矣
九重之獨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員宇宙之
名凜霜日之節其言議可以暴之當世其忠實可以
對越上蒼朝家關係以重輕海內想望其出處天留
之以殿諸老帝待之尤異群公屬者邊遽繹騷廟謨
杓鑿方將彊本收千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改圖自
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於夢卜付以機衡必調膠紘

必鑒覆轍必開景運以彌厄數必實元氣以禦外邪
毋使淮南論漢廷公知如發蒙耳矣將見魏人謂江
東將相豈下人者哉遂踐台司永扶皇極某頃繇庸
品驟齒名流叔厚排秦丞相之深歎聲其罪子聞坐
蔡新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睠知辱明公之汲
引然猶聽辭能執進直義圖垂魚擁笏以娛親殺馬
毀車而佚老非管仲將左袵被髮舉世所憂使悵輦
得長衣清談繫誰之賜

除祕撰閩憲謝丞相

白髮奉親安於縣隱皇華遣使榮甚繡行向非大臣

經筵少正錄

之盲材誰念小人之有母強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
某屬者重來出於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
觀之時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坡翁之事僕無他
謬巧以速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方舉國勇於吉凶
而當宁聽其謝事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檜之姦
言者疑曾子開無忿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
累師臣平昔之知一自退藏數為啟擬靈均吉國至
頓上帝之下格禹錫得州難強大人而俱往遂進隆
名於中祕就陳臬事於外臺庭闈喜而加餐鄉井詫
其創見叱馱為忠臣回車為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

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始辱
命是憂茲蓋伏遇某官赤烏之歸方新緇衣之好逾
篤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
年陽翟之志思侔郊翼報蔑毫釐某敢不采問風謔
平反幽枉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首涓瀆不無
杜老之戀

謝三府

既還親舍綵戲甚歡就建臬臺繡行尤寵初服勞於
原隰首叙感於欽翹伏念某技起諸生遭逢明主賜
梅聖前王平甫以科第號為異恩擢王嘉叟韓無咎

於掖垣出於獨斷每因宴見必竭愚忠及頒鬼質之
除書屢獻瞽言而駁議衆女誑詠孰知賤妾之心天
王聖明卒赦累臣之罪親年逾老宦意漸闌辭予環
恐有後至之誅叨剖符又無俱往之理敢圖廊廟察
王陽畏九折之塗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乘之傳吏
民除道賓客滿門足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
將教萬世為人子者豈田使四方無僕輩乎茲蓋伏
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勞謙而下士興念萍蓬之
跡方為菽水之謀迺命孺文按事而稱刺史庶令夢
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便安未知報効某敢不博詢

守俗恪布漢條露綬而歸會稽陋買臣之得志攬轡
而清冀部希孟博之餘風

謝侍從給舍

綵服承顏便於晨省繡衣將指華以晝行繫遠士之
超踰繇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頃趨嚴召誤簡聖衷稱
獎形於堯言選擢出於羲畫謂德裕少而力學不試
有司謂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為誥偶逢明主之前席
敢着時賢之先鞭每侍華光畢陳芹曝但求事濟奚
必人知据李大臨宋敏求所見而爭上為反汗被曾
子開彭器資之名而去誰與辨誣亦既退藏數蒙記

蘇軾集卷之五

憶雖身有驅馳之志然親臨喜懼之年尚察至情就
膺隆委終南別墅免違种母之訓言長樂安輿遂用
蔡公之故事自謀不過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
遇某官筆索之班已穹車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
折阪出於真誠使相如乘駟馬車極其尊寵榮親則
可稱職實難某敢不圖報恩私益肩忠孝咨諏而獲
五善躬原隰之微勞平反所活幾人奉庭闈之一笑

除秘書監謝丞相

餘哀未釋遂空萱草之堂新渥驟加俾長芸香之閣
身獨先諸人而起廢衆皆云元老之憐才伏念某忝

乾道之故家陪端乎之髦士百僚之上荷丈人於甫
甚真四海之人謂相國知愈之至然而動多跋扈凡
幾招麾去來不翅雙鳧乘鴈之微晚暮乃逢一馬二
童之入放翁賜第蓋舊學間燕之言嘉叟掌綸尤先
朝穉濶之典雖明揚於睿章實密啟於細旃方置身
漂搖而未安類有物驅逐而使去及夫再調昂鉉重
遣弓旌子歆養親不留誦斯言而永慨臣雖老鄉尚
少嗟此念之久灰敢圖英衮之精明俯記祥琴之歲
月黃紙猶濕青氈復還謂瀛洲學士之登昔以為於
佳話如鏡湖狂客之去豈宜見於盛時力推挽於陳人

使追隨於群彥茲蓋伏遇某官陽休而山立春育而
海溼給札而來廣館閣儲才之意乘槎者衆洗渠觀
無人之譏雖已為丘壑之謀尚喚起釣天之夢而其
目眇頭白心在力疲外竊殊榮中包厚愧映藜而校
天祿碩博洽之有慙戴花而老洛陽或風流之可繼

諸府

陟屺餘悲未能出戶登瀛高選趣使起家斷無他謬
巧干澤之謀得非大造化嗑枯之力伏念某空踈一
介迂濶半生經寶紹排根擯斥之餘光陰已晚處端
嘉離合向背之際心跡甚明偶為前度飛花而來未

嘗三宿桑下而去晚自遠方而賜對忽叨明主之異
知驟竊人間清望之官若待天下名勝之士群僂指
點將疎身碧落之邊五鬼揶揄又失脚青雲之上去
國再閨居廬三年頒召節則苦陳令伯之情訪史事
則莫奉倚相之對甫更素鞵已昇青氈蓼莪罔極之
哀久而逾切蒲柳先零之質憊矣不任蓋嘗力辭竟
未報可森然群玉長以大蓬前代有虞賀諸賢翰墨
傳於簡冊近世若揚陸二老文字粲如日星今乃登
醜石於圭瓚之叢奏破金於笙鏞之列恐士竊笑為
時起羞茲蓋伏遇某官以翁受為廟謨以樂育為已

責招延者衆既並啟於欽翹拔取其尤俾朋來於渠
觀自憐遲暮亦際休明而某記誦都忘精華已竭上
思纂史愧未能一指詞其問僕既細書安敢犯三及
門之戒

臺諫

取數浸多以大蓬而入館秉心不固類小草之出山
垂老彈冠由公推轂伏念某爵羅舊族蟲篆輒生方
賢紹問蓋三仕而三黜及端嘉際復一招而一麾了
無宿桑下之心不記夢蕉中之事晚叨天獎親洒奎
文起徒步而近紅雲一朶之邊遭逢之幸如此不旋

踵而墮青溪千仞之底乘除之理則然迨予環而復
招迫扇枕而不至旋罹艱棘尚辱訪咨祈招不知倚
相豈為良史祥琴錐御二夏猶有餘哀况帝所之木
天比僊家之蓬島領袖之選縉紳所榮賀季真一代
風流擅名於天寶陸放翁四朝耆舊特起於慶元既
慙前修之典刑徒累先達之汲引茲蓋伏遇某官嫉
惡之辭嚴甚噓枯之意盎然國有訐謨遠敵必昌言
於諫紙士或寸長片善常密啟於細旃力援滯蹤俾
塵華選某冥行不止孤立易搖恃霜威以自安庶晚
節之可保南史執簡愧無直筆之遺風西洛戴花竊

慕耆英之高致

復石文撰提舉明道宮謝丞相

貴權交口諶汝瑕疵君相包荒復其玷缺捧黃書而
驚悸攬雪涕之滂沱伏念某頃逐弓旌輒陳蟲蠹堯士
或攻土躬以為直竊懷食芹之小忠衆皆詆舊傳以
立名獨感弱桑之一飯固非委曲遷就以求合庶幾
從容諷議而挽回及群喙之紛紜懼奉心之迷繆間
因論建稍自激昂謂乳臭小子為法從羞謂墨勅斜
封非盛世事謂杜初公弭稱賢相惟不久於中書謂
季公擇可為版曹何必拘於能吏以至直前之密奏

力陳覆出之隱憂寧焚藁而畏人知欲還笏而致居
事召歸於善類散群之後固莫噬臍遂去於元老亡
恙之時曷嘗濡尾夫何薄命屢有嘖言既奉命而歸
猶吠聲未已堯夫深藏元祐役法之議付之忘言了
翁虛作四明改過之書誰其知我賴元宰念欽翹之
舊察纍臣遭誣詠之誣由其孤立壹意而行素無黨
援較之兩來三變之類似有等差擊禡尚新羶還其
速茲盖伏遇某官東山公之華緒紫巖相之後身以
孤忠結聖主之知舉而託國以一謙得天下之士鮮
不及門乃如瘖殘亦借光寵某顛光霜皜榮念冰漸

筆生實生言語之踈取疑於絳灌時賢逆探心術之
隱見比於荆舒茲逢碩輔之登庸儻出餘齡於廢錮
濃墨大字愧無頌聖德之詩蒼眉皓髯羞作問大鈞
之賦

賀蔡樞密

明揚時望超秉事樞天生五材古無去兵之理國重
九鼎今有折衝之臣簾陛益尊縉紳相慶自昔大儒
之後率多名世之英然韋齊之有文公纔登法從蒙
陽之傳太史僅止庶僚孰如慶元之聘君篤生賢祐
之賢佐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德塞直剛大於兩

間先師傳人前惟西山之一老象賢繼世後有存齋之二難其遺佚阨窮卒不少施故磅礴鬱積鍾為餘慶公之所立世所共知論戚宦則劉向周堪為師儒則陽城韓愈鳴鼓攻大京兆翩然出閔舉幡送小司成至於空學帝馳急驛而召士喜久軒之來造膝格君心之非苦口規朝政之闕諫書每出紙價輒高冠于曳履之班託以主鬯之子蘓氏謂士有密友與通心腹之謀孟子歎王無親臣孰任股肱之寄陪廊謨之密勿占相業之權與舜韶以一夔而諧漢儲以四皓而建節將以度而輿疾歛手飭貴以縮而撤

樂減騶彼有人未可圖天塹奚施於馬箠儒無敵安得削舊疆行返於龜陰某迫懸車之年負盈篋之謗江淹筆丘遲錦溪悔昨非黔婁衾太丘中豫為終制覩風雲之際會感歲月之蹉跎一返田廬久疏記室辟纁織屨已為於陵仲子之歸右衽魏冠要亦江左夷吾之賜

後村集卷之三十二

後村集卷之三十三

啟

除明道祠謝丞相

斷斷不可既遜于荒皇皇何之復歸于毫醜矣暴揚之惡仁哉啟擬之言伏念某曩叨詞臣謬掌書命間嘗斷臂不草屢封還而力爭向使運筆如飛必根著而勿去迨系微而後至復三黜而徑歸以暮齡垂盡之身受浮議無窮之責謂大年厚萊相敢不披襟而當誣子開黨新州似匪平心之論况專攻滄洲過闕之疏不參考四明改過之書始由入宮而生事待蓋

棺而定敢意公初當國僕首起家或奉白簡以聞讀
誅無赦誰曰緇衣之敝改造如初自笑襄陳飽諸閑
散九九祝帝堯之壽亦三典老僖之祠已迫崦嵫尚
勞塊北茲蓋伏遇某官持至公以詔黜陟建大中以
平黨偏謂古者之待老更有祝鯁祝鱸之禮念孤生
之絕庖廩推繼粟繼肉之恩苟貪飲啄之便私寧免
鈍頑而鮮恥某身謀已決官簿宜休陪平津閣之游
既無路矣可神武門之奏終有望焉

謝二府

時賢嫉惡暴逐客之宿愆明主憐才賜散人之舊號

省循願厚啟擬恩深伏念某隆乾故家海嶠孤士蚤
從前輩頗徧參於諸方晚畏後生常謹避於三舍既
掃空言語文字之習且蛻離是非爭奪之場率丁壯
以聽里胥亭長之指呼執民禮以奉太守長官之條
教雖漢廷之論不可光祿勲然畏壘之民竊賢庚桑
子一叨起廢復有攻瑕謂郡國切齒伯高謂公卿反
目轅固但見寢除書之速罔知沔諫詆之由人亦有
言汝何無罪果如白簡難追纍臣之誅猶着黃冠俾
祝聖人之壽非賢弼和益梅之味則輒生蹈壘粉之
危茲蓋伏遇某官謩畫當於帝心予奪付之公議已

處臯夔之任未忘管鮑之交陪瀛州學士之登悅周
旋於曩日念絳縣老人之辱稍存問於高年久矣絕
糧忽焉繼廩其官情已謝官簿可稽杜甫不忘君之
忠寧無頌戀蚺鼉致為臣而去終賴開陳

賀抑齋元樞休致

拜疏不休出綸報可眷懷濃甚方將賜几杖而朝高
興浩然必欲掛衣冠而去居然為萬代之瞻仰何止
聳一時之見聞竊以明哲保身首播風人之詠耆耄
不謝難逃史筆之譏在下者姑為膺力既愆之言在
上者曲示禮貌未衰之意或飯斗米而被甲上馬或

含兩齒而仗鉞秉旄或晚從貞觀渡遠之行或老受
永平臨雍之拜或病留銅柱或卧載輜車子房赤松
之遊靡諧謝傳東山之志不遂如公此舉曠古所無
恭惟某官受四書於紫陽傳一編於黃石武侯定亂
南人敢復反哉范老行邊西賊嘗寒心矣大勲藏於
盟府一德格于皇天平挹冠柄而不屑為就加畫繡
而莫能強物外之高入勝士羨洪崖之拍肩邊頭之
驕將武夫為汾陽而屈膝王宗雷之淨社勢劉白於
午橋身逸一丘眉攢萬國烟霞之痼滋甚雲漢之章
莫留辭使相脫孟勞晚節何慙於前輩拜太師扶靈

壽平生深鄙於若人以脫粟易堂厨以深衣代公裘
山無怨驚之猿鶴家有停峙之鵠鸞南極老人之星
端門重現西洛耆英之會畫史競傳汗簡有光眉壽
無害其抽身雖久絡首猶存包若捷之深羞恨還笏
之不勇奉表神武門之下亦欲効顰望氣函谷關之
西庶幾聞道所為爵躍聊寓蚓鳴

回洪提刑

綸出九重繡行七聚當霄漢立竦然瞻雙節之來歸
田園居耄矣喜一枝之託迺馳惡札以候皇華恭惟
某官蹈君子之中通天下之志游更事任同進者視

四

為耆舊之人猶有典刑不識者知為忠文之子了無
附麗自致顯融植立視前一輩而有光建明多諸老
生之未發入則在端人之日出亦展丈夫之雄持國
不屑儒科然齊名於伯氏了翁雖為宰士靡求合於
相君補外之時常多居中之日絕少尚且抗章歸節
舉扇障塵謂范吕解仇酷匪先公之志况聃非同傳
寧逝後世之譏挽之不留壯哉此舉以清易臬繇湘
入閩不設鈎距而情偽知未嘗鷲傳而雄狡服蓋得
之獨立過庭之際固異乎奮髯抵几之為皇遣使臣
雖曰遠民之吐氣國無君子豈勝善類之寒心疏眷

方濃鋒追不遠某別踰一紀老厭百罹豈有文章積
困謗傷之久本無名節矧遭描畫之餘不圖攬轡之
之名卿尚記節中之病叟有時清夢傍謫仙落月之
邊何幸殘年在子駿福星之下所為爵躍聊寓蚓鳴
賀賈丞相

鹿磯凱奏鷓鴣閣袞歸古志有之平戎受上卿之禮王
音喜甚卻虜皆石相之功妖祲一空皇圖再造竊以
國於天地江限北南若去秋偷渡之狡謀乃亘古亂
萃之巨變昔我恃方城漢水可據險而感之今彼越
夏口武昌將順流而下矣向非武侯羽扇麾軍而至

寧免辛有被髮為戎之憂捷書之來魁柄焉往恭惟
某官孚赤城之間氣傳黃石之一編江淮晏清繫誰
力也荆蜀危急行或使之彼歆因而逞杜郵之讒此
已慨然泝瞿唐之險既奠井絡甫還渚宮鳴於地舞
於樓忽屬城之告警屨及堂劍及寢先群帥而啟行
相且躬臨士皆死戰鄂雖全壁虜復攻瑕耕內地為
度夏之謀踐數州如無人之境王命召虎于方國以
于宣天生李晟為社稷非為朕盡下襄樊之甲親當
興壽之鋒或執訊獲醜而來或剖腹輿尸而去成先
木師經濟之初志慰今天子夢卜之渴心萊公殫捷

覽於澶淵力扶景德魏國走劉麟於淮石光輔紹興
必能祈天命於億萬年必以收人心為第一義必扶
持公議必號召端人繡裳斑衣遂迎親而就養命圭
相印恨無官之可酬某少參諸老之見聞晚因後生
之描畫三鍾絕支離之粟隻字無子公之書上方聽
於相君公頗吏於老子篤累世通家之舊拔二雛選
調之中恩斯勤斯至矣盡矣念已侵於鍾漏非自外
於陶鑄曩求挂神武之冠見嗔時宰今喜秉中書之
筆不屬它人懷切由東庶幾從哉

除寶學知建寧謝丞相

重金甚寵奚補明時全璧而歸有光晚節疏遠別無
於奧援始終盡出於元台銜此殊知滂然感涕竊以
大年遇景德之主返陽翟之居坡公當元祐之朝辭
禁林而出觀諸老先生之勇退雖聖君賢相而莫留
如某者本乞挂冠適逢歸家起牛背而升法從鳴蚓
竅而為詞臣上諭指侯王猥俾視相如之詔草公告
成江漢渠能作吉甫之頌詩問其官則取數過多使
之年則踰七望八居每憂於濡尾去何待於淋頭玉
音既諒其至情金口重為之密啟惟良共理非龔黃
循吏之倫乃賡載歌真稷卨輩人之語傾都騰寫擁

路聚觀昔畫史圖跡大夫之歸文公序揚少尹之去
久無繼者榮又過之茲蓋伏遇某官再造皇家博開
翹館仰卧龍之望重翁若攀鱗老馬之力疲解其絡
首委曲不違於物性甄陶倍費於化工某敢不敬白
松揪誇傳桑梓免漏盡夜行之謗迺筆誅晚謬之評
恩等所天巧為之地華子岡輞川口幸可安老夫之
身終南山清渭濱尚有懷大臣之意寸丹所蘊副墨
未周

謝三府

露奏引年光陰無幾奎文優老寵數有加通西清學

士之班需南國諸侯之次靖言超躡端自開陳伏念
某忝乾道之故家際端平之親政徑由卑冗浸歷高
華愧匪先賢誤承明之三入偶然後死恍靈光之獨
存景運接陳橋之庚申殘年踰絳縣之甲子顧雖久
廢亦辱旁招入陪細旃出扈法駕書行惟謹了無前
輩之封還播告之修未必武夫之感泣况有七不堪
之病力陳四且休之言親灑昭回曲全進退懷九齡
之扇而去有二疎之金可揮林下消搖佚八十之遺
老榻前啟擬賴二三之大臣致此榮光集於衰朽茲
蓋恭遇某官儲才於夾袋好賢如緇衣謂王吉本不

來既趨嚴召憐毛穎老而禿不可苛留全璧而歸播
釣之賜某以大耄之聾叟為太平之幸民筆硯已焚
衣裳亦懶懷翁子綬本無意於郡符挂弘景冠終有
祈於堂判

致仕謝丞相

散地引年上价藩之符竹清朝優老陟奎閣之圖書
遂孤生全璧之心皆上宰播釣之賜竊以弘景挂冠
而去隱居華陽白傳懸車之餘醉吟洛社彼皆強健
自請退閑用能竹帛流傳丹青模寫如某者嚼頭一
斥牛背十年追讒舌現消已顛毛雪白兔羅首及適

逢赤鴟之來器遇有加不改緇衣之好索班駮進疊
蔭未移每於恭敬早朝之間常恐墮越天威之下荷
元台之造膝言病叟之乞骸太守懷綬而歸與朱買
臣而奚異丞相為詩以勸又踈大夫之所無然衰羸
未易扶持加眇跛不能視履炊梁已熟戀豆自如非
累疏籲天冀興憐於大耄是四維掃地尚得謂之全
人方席藁以俟誅能璽書之報可士知足知止者少
墜諸淵而未休公成始成終之難死於門而無悔茲
盖伏遇某官疆四境之戎索主諸賢之夏盟謂老生
久陪翹材館之游及晚節屢拜神武門之表昔恐謗

傷之媒孽或者矯情今無怵迫而哀鳴出於真竟曲
為之地恩等所天某敢不息交絕遊回光反照九年
病三年艾以身事而付醫百畝田五畝桑願力耕而
奉上

謝執政

八十老翁懶求謝事二三執政啟擬曰俞佚半生
擾之勞由一元亭毒之妙竊以景仁告老為新法之
紛更求叔歸田以後生之描畫皆綠黜齒始決退休
如某者本軋道故家忝端平朝士中罹毀辱晚際
嘉受聖君賢相之異知諫行言聽與諸老先生而

進志合道同了無纖芥之嫌實迫桑榆之景歆潤色
則江淹之才已盡持議論則師丹之性多忘自覺瘡
殘難貪華近力辭曳履依然疾疢之乘衰獨有挂冠
或可須臾而無死雖玉座照知其懶款亦黃扉委曲
以開陳茲蓋伏遇某官王多士之齊盟壽本朝之元
氣昔陪成周太常伯嘗尾英躔今念元和一漁翁曲
全晚節許刊官簿進直寶儲某敢不懺悔昨非研尋
舊學膏肓泉石敢自附於幽人臨履淵冰庶知免夫
小子

臣罪多矣初服之反已遲王言大哉華衮之褒溢美
外觀多以為過內省恍然若驚亦既欽承敢忘私謝
竊以遷史退狗財狗名之士聃書貴知止知足之人
昌黎序楊侯之歸宛如圖畫坡老賀歐公之去方之
聖賢必有若人乃當此作如某者童而承學老未捐
書當世大宗師嘗聞餘論諸方善知識亦頗遍參遭
遇休明周旋華近大不能陪輔朝廷之遺忘小不能
粉飾臺閣之典章方席前宣室之時入對屢承於顧
問及扇賜曲江之際外遷未忍於棄捐豈不慕君自
傷垂耄雅志懸安車於田里優恩陟寶度於雲霄夫

何槃澗之遐蹤尚費涌泉之傑思茲蓋伏遇某官氣
稟芝山筆峰之秀文在盤洲野處之間雖車笠之勢
已分然膠漆之情不解僕名浮於實已安雞窠老翁
之棲公擬非其倫恐累鳳閣舍人之筆流傳寢廣跋
踏靡安其雖甚疲癯猶思強矯節巾待盡不復彈今
代之冠扶杖願觀尚喜聽後元之詔

回林中書

老人星稀疏求謝事聖恩天大詔許明農掩生平瓦
毀之羞繇名勝玉成之力伏念某生髮未燥努力自
鞭為小文章參大知識靈均憔悴惜往日款緒風天

王聖明迴末光照薄暮詞臣當如原父而居慙思澁
講師當如晦叔而自覺語繁久據要津大妨賢路雖
御手調羹龍巾拭吐忝儒臣之至榮然女愛極席男
歡畢輪亦古人之深戒力辭禁角歸葦隱棲身已投
閑病猶不怨迴骸起死別無舐鼎之丹方但化貪生
獨有挂冠之一著此特出檀公之下計安敢希踈傳
之遺風茲蓋伏遇某官心傳諸佛光明之燈手提千
古文字之印當舍人判鳳閣之始嘗綴清華念廷尉
張爵羅之餘曲相煖熱公殆以文為戲者吾愧無德
以堪之某敢不佩服味言堅凝晚節可止則止願學

聖丘之時求仁得仁誰曰首陽之怨

謝廟堂

轉正議大夫

周二大老值我王之作興漢一秃翁非若人之倫擬
費上宰將明之力為陳人稀濶之榮控免弗俞對
有覩伏念某承軋道故家之緒受穆陵國士之知每
停箸而觀其文雖壞麻不加之罪其如衆女謠詠群
兒謗傷十年不齒於縉紳已盟泉石一旦遙歸於袞
繡首下弓旌載贖孫子以輜車起甕浮屠於高座逐
繇閑散復侍禁嚴素衣化京洛之風塵萃髮迫啗
之暮景不敢尸喉舌之任遂騰乞骸骨之章內府賜

後村集 卷三十一
金都門供帳帝作歌待忠嘉之告相為詩有名節之
褒雍容挂冠終始全璧詎意鶴歸沙苑龍去鼎湖今
上勃興善繼先皇之志普天同慶孰知遺老之悲茲
霈洪恩亦霑黃耆茲蓋伏遇某官藏補天之妙用擅
一夫之向隅顧如衰殘亦忝優渥某自傷耄耄莫
消塵寤寐獨言在澗槃而其適栖遲可樂豈門戟之
敢施

賀賈丞相拜太師

宣制九宸冠階一品受先皇帝艱大之託勩相我

當新天子清明之初維師尚父式是百辟格于旻天
竊以累聖相承名臣輩出潞國我朝之衛武褒宗於
還洛之時越王烈祖之甘盤登拜於歸鄣之後未有
勲書盟府身處頭廳無官可酬委國以聽槐位極維
桓之峻笋班歆絕席之榮自有生民以來無若今日
之懿恭惟某官興王之佐振古之豪經營四方盡力
鞠躬張皇六師執訊獲醜齧極再奠狼煙一清像畫
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
昔茂弘嘆丘墟百年孔明歆官府一體彼徒懷於此
志公允踐於斯言掀翻宦月之妖墓懲創吠江之狂

猗重莫重於受遺定策難莫難於送往事居方襄城
野與驂御而問塗獨山陵使雖風雨而攀駕卓哉此
舉前者所無神禹獻祥兆域居然協吉靈胥受職被
濤伏而不驚然後歸衮于京反虞於廟伊尹進今王
新厥德之戒作商阿衡公旦有人臣不能為之功位
周冢宰某乞骸田里掃跡市朝永為耦耕之老農莫
尾翹材之賀客幸生太平世聳聞涓叟之鷹揚雖後
逍遙遊不覺鴻濛之爵躍徒勤善頌未易名言

賀賈太師再相

大號渙揚元勛復相春秋一字蓋深嘉季友之來

涓叟

父兄百官孰不喜傳巖之爰立維今之盛振古所無
竊以功名之際極難明良之合尤罕萊國決親征計
尚罹小人孤注之讒韓公有定策功晚動老圃寒花
之感此故老元臣所未免惟聖君賢相則不然上下
交孚始終圖任恭惟某官孤忠貫日隻手擎天夫子
復生微仲其左社矣先皇獨斷歸公以衮衣兮雖邊
塵肅清然衆獎膠鞮事方行人不便誰明范老之心
恩已出怨誰歸每誦沂公之語屬倉猝抱遺弓之痛
越拘孿危靈駕之行既服勤陵下而返虞即頓首宸
前而復辟潛解虞卿之印徑登鷓夷之舟方玉几初

憑群公皆聽命然金滕未啟冲人弗及知昭回千百
字之挽留貴近六七公之諭勉及還別墅乃築新堤
昔孟子將去齊亦出晝三宿今周公不之魯其相王
萬年唯諾一堂芬芳千載某平頭八秩拭自三麻間
勇去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觀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
喜念通來世化為雀尚欲銜環景迫旄期退下驢豈
堪推磨達函僭甚覆甑置之

賀太師平章

宣布制麻褒崇英袞倦台鼎而辭富貴紫巖奉母之
至情冠師垣而拜辨章潞國顯朝之曠典甚盛茂加

此矣孰若親見之哉竊以安危繫宰輔之一身忠孝
觀臣子之大節雖颺回霧掃獨高鼇再奠之功然晏
罷蚤朝稍廢雞初鳴之問此容堂所以固請而當宁
為之曲從眷禮一新古今鮮儂昔起王有初潛之舊
乃涉上公孔山加重事之名纔班亞傳維咸溥之異
數與元祐而匹休共惟某官棟厦傑材擎天老手回
統捨兵下拜果令公來晉人長衣清談有夷吾在先
皇帝寄以大事今天子學而後臣開拓趙張保一隅
之規採用韓范禦二虜之策屏群陰於散地聚衆芳
於本朝洛黨蜀黨分朋賴有溫公之翁受官中府中

一體皆服孔明之至公依時而出思堂待旦而趨漏
院坐妨扇枕祈解葱珩無官可酬愛峻又虛之位有
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漢百參可無克一變而足縉
紳韋布之相慶丹青竹帛所未聞其今為版籍之民
昔忝翹材之客充仲子之甥操寧復慕於紛華聞尚
父之鷹揚不自知其鳴躍

又別幅

比者伏審揚廷敷播正位辨章韓王開國元功絕席
淳化之世潞公累朝大老彈冠元祐之初或已去闕
廷或時游廓至若賜以湖山一曲依然泰階六符

豈非為人臣不能為之勛勞是以有生民所未有之
恩禮觀奎文之屢灑見旒眷之愈濃帝賚傳說以輔
台父兄百官咸聽天生李晟非為朕社稷萬人再安
出則陳伊訓以告嗣王入則服菜衣以娛慈母瘠吾
而肥天下上每敬於鯁言存我以厚蒼生公母親於
細務澤侔禹稷壽等松喬某幸以餘齡覩茲曠典冥
搜儻語擬獻主書念當世操觚之人皆我公夾袋之
客莫不鳴岐山鳳之味得無包遠東豕之羞然而思不
敢忘禮不容廢敬勒惡札綴小啟申獻

進國伯謝平章

上公顯相方徹俎以分膳一老明農亦出綸而進爵
晚景竊躬圭之寵秋毫皆英衮之恩取數過多修辭
摧謝伏念某初無能解稍習藝文先人識北平王曠
世之遇賤子為東閣客有年于茲又遭育宰相之嗔
誰起甕浮圖之廢穆陵更化國老憐才昔百賦千詩
蓋自有於定價今三麻九制可獨行於中朝始以文
古宜為誥而留終以髮禿不中書而去弘景之冠已
挂蘭卿之壁猶全屬者上御大昕躬臨元祀周公率
洛邑之祭曲盡肅雍史談當漢家之封自傷留滯顧
草野尚叨於加地由廟堂不使之向隅茲蓋伏遇某

官東持軍國之重權綜理祀戎之大事誕敷霽澤蹕
臨丹鳳之門加惠耄老臣詔下白駒之谷終慙朽質每
費洪鈞某敢不抑抑威儀兢兢臨履禾廬三百濫增
書社之封椿歲八千徒祝翹材之壽

除龍學謝平章

河出圖洛出書開萬古珍符之祕祖有功宗有德嚴
西朝奎壁之藏魯是謏儒畀之穹職伏念某曩持鈐
繫密侍璫旒雖蒙分道炬之光不迺依蒨蘆之樣及
夫規恢天廣號令颺馳璽書至而寶駟臣羽檄傳而
曹瞞走聽山東詔癘老孰不願觀讀奉天書武夫至

於感泣古有此作僕非其倫自覺技窮力求身退幸
先皇之右文禮士而我公之內恕及人為之解慘許
以還笏詎意瓦摳之朴拙尚屋奎畫之昭回生未忘
拱北之心沒可揭征西之表卓哉知己何以報公茲
蓋伏遇某官衛社元勳爽邛哲輔幹帝昀扶日轂玉
座遂安提天綱頓地絃鐵山亦碎吹噓暖律披拂寒
亥某敢不永懷漂絮之仁思報翳桑之惠陪正觀諸
學士躡處清華數元和一漁翁自嗟遲暮

謝宰執

漢閣藏書莫重祖宗之訓周家養老不遺壽考之人

泰昭代之褒崇拊餘生而感慨伏念某幼嘗濡染壯
益研尋以小家數之文當大典冊之任始自比追風
之驃歷足塊輕久乃如上水之舡撐篙力竭而况英
豪崛起事會方來鑄印以拜侯王馳書以安反側自
敬輿文饒之不作有畢誠封教之所難驢技已窮鼠
腹亦滿嘗密禱憐才之相不願為識字之人客候病
軀又立戶外之屨天奪書眼長拋墻角之檠厥今聖
賢相逢文物師古朋來俊人博選逸遺以簡蔚而思
仲舒嘗辱唐家之掌制及老禿而踈毛穎豈若秦人
之少息踐坡公駸歷之官冠明逸携登之閣雖奎畫

昭回於雲漢實化鈞啟擬於廟堂茲蓋伏遇某官種
夏明師棟梁碩輔昔傳說築野帝嘗審象以求賢今
揚綰當朝士有減駟而撤樂遂令踈迹亦玷凝嚴某
生叔季而論交獨夫子之知我齒衰才盡恩重命輕
老去圖書竊笑太玄之投閣儻來軒冕羞為小草之
出山敬以中冊陳之副墨

馬同知碩輔下云昔羽翼成矣史猶商嶺之從
游今股肱良哉書述虞廷之廢載

常參政某官下云道倡諸儒德尊一代乃知朕
心朕德見君臣之相須予欲汝翼汝為賴弼諧

之宣力

謝馮給事

仲舒文宜為誥允謂簡嚴毛穎老不中書詎堪拂拭
溫厚見王者之志踈遠極儒臣之榮琅然古音入於
俚耳恭惟某官生了翁遺直之里有冕仲倫冠之風
晉長冬卿超遷夕拜勁節見於論諫斜封畏其塗歸
百篇丹青必本宣公之仁義萬事塵土獨留忠惠之
功名尚憐野老之衰陳因代王言而獎飾退而儕於
塵氓之列引而進之閣老之間其敢不函示雲來龍
藏巾笥錄開元朝報豈如昭代之親逢覽正觀勅書

尚使後人之感慨

謝盧中書

大夫謝事都忘前供奉之銜內史贊書迺出吾故人
之筆喜而溢美榮不蓋慙恭惟某官望重一時神交
千載居三君八俊名勝之列仙舟同登及群公先正
凋謝以來靈光獨在因聖上有河圖之授進耄夫於
閣老之聯朝野傳觀縉紳歆羨某敢不勤拳告廟巾
襲藏家當代詞臣咸嘆無於此作異時襍帖將有感
於斯文

荅陳尚書

身如退鷁久矣早飛班進老龍出於親擢非暖律為
之一扇則寒灰何以復然共惟某官以仁義敬王有
謀猷告后昔揮毫鼇禁蓋嘗聞儀鳳之鳴今采藥鹿
門豈敢當卧龍之拜其登臺省也衮衮及在鄉黨則
恂恂謂頽齡尚忝於除書雖散地亦垂於慶問書蔡
父棄安能如子政之然藜洒戶稍增所願陪孟公而
提轄

後村集卷之三十三

後村集卷之三十四

啟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

丁酉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
辱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鉤古調獎飾衰宗
恭惟其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
舉而崇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
花間艷曲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
示一門之光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綿上之耕第愧俚
音莫和郢中之倡

又戊戌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悞之季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
之語家定動色州里傳誇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
軼出每篤賢上之禮尤推老上之心依滕文公而為
氓得其栖托念顏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
光華誕節乃若盛儀之過腆揆於愚分而未安竊師
舍熊取魚之言併接受羹反錦之義固慙方命必諒
由衷被之絃歌雖之家姬之唱寫諸琬琰永為樂府
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
恭惟某官善與人交譬猶吾味爰有壽臧之祝用為
祐孺之華某千里碩雲兼旬勤雨日斷庭闈之定省
耳聞田里之歡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
蓬矢自笑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詎容虛受

宜春方宰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
恭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
擗櫟之年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
心始和平

張守

退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
禮越等夷光生寂寞恭惟某官蟠育萬卷落筆千言
畫隼朱轡雖深居於鈴閣桑弧蓬矢猶下軫於茅簷
錫寡和之名章賁早衰之陋質傳夸同志永為墨客
之榮悞恨貧家未有雪兒之唱

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既晏孰華予獨荷
故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衰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
毫端春麗朱絃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纈色絲有漢

人之風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鷲能轉繞
梁之調然門堪羅雀足華環堵之居矧兼盛禮之匪
頒尤極懦衷之感慨所為摧謝悉佇晤言

王實之

青雲失脚惟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
夫何衰颯復此瑰竒恭惟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
批龍麟探龍頷蓋嘗紀明主之顏料帟頭編帟鬚每
欲唾貴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贈我
好歌華其初度覺博壘之動色頽孤矢而有光誦烏
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

棄於異時

方德潤右史

流季晚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判花
之乎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
遺直上坡建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
在熙寧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屣等外物於浮雲
獨君父之寸心與朋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
以憐掃軌之餘遠屆懸弧之旦管仲鮑叔蚤已論交
老子韓非晚仍同傳欲其久活獎以名言至於臺餽
之過豐甚矣村居之改觀某敢不呼童烹鴈携酒與

魚慶老釋之擅奕約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此
多誦烏石崗邊之詩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
集尚勿棄於異時

張使君

蓬矢六懸自歎栖遲之跡草廬三頌辱貽幼眇之音
異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以於蓬萊道山之彥恭惟
某官毫端泉湧胸次水清鯨吞黿作之文豈惟一集
鳳髓龍筋之判動輒千言願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
侯之雅製玉盤洗金鞍薤旣勞動於行厨銀筆述雪
兒歌復流傳於樂府殆似奏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

鍾鼓以享鷄鷩邠域爭誇林泉改觀其心雖絕感顏
不勝慙平子錯刀莫報美人之贈鄴侯牙軸永為來
裔之藏

顧知縣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寡和之章
青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某官誼堅金石文叶咸韶
念三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
交情陳美錦於篚籩傾瓊瑰於懷袖煌煌織翠之段
非野老之敢角纍纍貫珠之歌乏雪兒之能唱所為
摧謝未可立談

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
壘白之辭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
早擅蜀珍卿雲黼黻之文衆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
一洗炎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篚欲拜
大惠似傷小廉惧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驪珠之無
價珪以藏家

戊申生日

王權郡

纍臣初度誦楚客之大招野老幽棲屈嚴公之小隊

紛瓊瑤之委貺殷金石之有聲恭惟某官南朝文章之家西京循良之吏謂一鄉必有善士可廣見聞謂諸侯不臣寓公尤加禮敬特製陽春之曲俾華晚暮之年蓬矢以射四方自嗟老矣單匱而藏十襲其永寶之

徐國錄

吾衰也久矣拊初度而自驚歲晏孰華子獨交情之未厭特紆麗藻以飾朽珠恭惟某官思欲凌雲文如翻水謂故舊尚無大故胡忍棄遺念老婆非復少年強為塗抹所慚醜質不稱好辭文一字絹一縑莫爾

珍貺匱十重巾十襲第謹寶藏

王教授

老將知耄及者今非盛壯之時生乎後吾師之古有忘年之契爛然文錦賁以緼袍某官筆如有神文不加點月一箱日十紙垂髫已著於雋聲朝百賦暮千詩刻燭了無於滯思不靳賸殘之膏馥以華晚晚之年齡蓬矢桑弧豈復志男子之事燈花簷雨尚能續廣文之歎

林知縣

霜侵兩鬢何心然內史之灰塵滿左弧忽辱飛王喬

之烏贖驪珠之無價覺竭舍之有光某官孔門言語
政事之科漢京文學法理之吏暫收朝蹟種安仁桃
李之陰博采鄉評願仲蔚蓬蒿之宅不鄙老生之陳
腐特貽樂府之清新桑榆之年陶馬固煩於絲竹木
瓜之贈報萬愧之於瓊琚

見任官

暮景閉闕都忘初度夜光滿軸可謂暗投夫何大夫
之賢不棄老夫之耄某官嚴華鮮儼才氣軼群大而
發為犀角象齒之文小而見於龍筋鳳髓之判不鄙
夷於衰朽俾沾丐於賸殘喜象罔之得珠無因而至懼

匹夫之懷辭敢奉以歸

諸士友

老將耄及不復有於壯圖子與人歌愧莫追於絕唱
瑰無價孤矢有光某人思如湧泉筆可扛鼎曼擊
搏拊所以作止嘻笑駑罵皆成文章念其晬晚之光
陰被以賸殘之膏馥君有青精飯願聞拾瑤艸之期
僕無明月珠何以報檐榆之贈

方教蒙仲

老色上面空漸孤矢之垂大音希嚴忽聽韶削之奏
燁然藻麗賁以衰遲某官胸次冰清毫端泉湧雖多

識王翰李邕知名之士然尚記孔融禰衡忘年之交
特製新腔遂成故事老天耄矣無能為也莫少稱於
衮褒美人贈我何以報之第謹藏於中襲

卓教授得吉

老夫耄矣與時好而背馳士者笑之獨鄉情之未棄
鏗韶鈞之入聽覺孤矢之有光其人文選青錢名標
黃申舉幡而集闕下不亦壯哉衣錦而還故鄉可謂
榮矣尚且念陳人之華髮按曲子之新腔僕匪郢人
愧莫和陽春之唱君如許砌得無累月旦之評既錄
副以深藏聊搜枯而摧謝

卓知縣得慶

上同某官通德名流集英前列屬者入平津之閣嘗
有裏言去而登單父之臺欲彈古調不鄙陳人之幸
髮特貽曲子之新腔

卓特魁

上同卓某官胸中之書卷五車筆下之詞源萬斛知
名六館學者未能或先奉對丹墀天子擢為第一然
且不鄙陳人之華髮

黃縣丞龍應

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妨世議之不容歲既晏孰華予

兮獨有鄉情之未棄紛瓊瑤之委貺覺孤矢之有先
其官貴名若揭日而行詞源不擇地而出盍陪時彥
來讀黃香東觀之書寧詣天官去拂崔丞藍田之記
不鄙老生之陳腐特貽傑作之清新僕匪郢人下同
卓教
壬子生日

張守秘丞

孤臣放逐尋童子之舊遊太守仁賢記靈均之初度
茲惟異眷匪曰常彛當場者爭灶舍者爭席之時辱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禮里閭創見邦域傳誇郤之
不恭有愿屢民之分守周之可受况地主之匪盼心

之感藏面以控叙

徐國錄

逐客罪深無復齒搢紳之列故人情厚尚未忘孤矢
之朝妙語過褒衰頽有覲恭惟某官擅班揚之筆篤
管鮑之情吾立子名不磨若辨誣而作者子與人歌
而善遂倚聲而和之極郢客之揄揚借纍之光寵為
劉君壽米免費於昌黎懷南豐香真不慙於無已

王教授庚

養親不汨豈勝年運而往之悲越邑相存足見歲寒
後凋之誼寵嘉至矣衰暮慙然恭惟某官交道素

詞鋒尤雋昔鄭老客寒無羶之際嘗忝過從今翟
門可張羅之時猶相記憶加惠始生之日遠貽絕妙
之詞雖貧家素乏於雪兒不能巧囀然同社豈無於
墨客可共賞音佩德深深含毫莫寫

方貢士汝一

老夫無能而耄矣已混泥塗鄉人之善者好之過相
粉黛自慙晚謬將累旦評恭惟某人文律素高交情
尤篤衆方奮逢蒙之勇競欲閔弓君獨哀子厚之窮
不忍下不悅夜光之投贈覺暮景之光華縱有紫
丹豈能延於衰老况無青玉案何以報於美人

銘藏未易傾寫

方監元寔孫

耄矣無能為不記男子桑弧之日愛之忘其醜忽貽
外孫蘆白之辭自愧衰頹詎堪獎飾恭惟某人交誼
聖乎金石文律合乎韶鈞謂子美往時文采固嘗動
乎人主念靈均歲晏憔悴不見知乎國人發蒙叟之
微談華禿翁之晚節種大樗於寂莫之野僕願保於
天年折丹桂於廣寒之宮君即魁杓仙籍聊持善頌
少荅味言

癸丑生日

張秘丞

伏承貽翰俯記懸孤僕迫蒲柳先零之秋自憐莫景
公臨桑梓必敬之地充禮高年闔郡傳夸聚宗榮耀
恭惟某官麟獲泰時鳳翔高岡貞觀學士登瀛州才
名不忝西京循吏安渤海治行寂優每記受塵眊之
微嘗在同舍卽之列而況古者之義不臣寓公故人
之情頗哀老子因其初度借以餘光龜腸驟飫於八
珍鼠量豈勝於一石俎豆之意甚寵囊雍雀之嘲是慙
甚稽首登嘉盈襟堆感雖無芹子效野老之獻勳惟
有瓣香祝使君而回向

張倅

病叟歸田不記劬勞之旦故人監郡忽貽要眇之音
托之新腔華以暮齒恭惟某官風韻濯濯之柳辭章藹
藹之雲同時宰中牟宰密縣之流競着鞭而速化歲晚
相江都相膠西而去獨佩玉而徐行挺然松柏後彫之
姿念茲蒲柳先零之質特絃廟瑟加賁門孤分風月之
笑談起烟霞之痛疾樂府有將雛鳳真堪補舊譜之遺
貧家無轉春鷺竟虛辱詞人之惠欲伸銘激不覺囁嚅

又

延諫居里畏旣杜門塵滿左孤不復射四方之志位居半刺

猶記受一廛之庇餽問優隆傳聞夸羨恭惟某官篤金
閨之事契假茅舍之寵光我有嘉賓而鼓簧既倚聲
而度曲吾哀王孫而進食復作禮而加籩辭受兩難
感慚百倍孟子有熊魚之喻不得而兼楚人於羹錦之
間蓋知所擇已拜簞葦於牧者輒歸篚實於帑人

徐國錄

人無百年詐作鐵門閉之計詩有六義忽聆朱絃瑟
之音自憐槁項黃馘之餘猥辱錦心綉口之作伏惟
某官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草陳琳檄書何
足煩於記室給相如筆札會有誦於子虛云何當代

臺閣之流未忘一生江海之客方舉世攻其僻學日
以荆舒乃執事念其頽齡擬之揚范恐彼愛憎之論
惟公嗜好之殊披襟而當既非所安卷錦而還則又
不敢愛玉體享黃髮期共保於交盟贈錯刀報英瑤
愧莫肅於珍貺

李國正

使絳老年已侵尋於暮境為劉君壽迺破費於故人
樂章被之絃歌臺餽旅於籩豆久要無間初度有光
恭惟某官蟠若縣之僊根孕長庚之秀氣諸生矜式
嘗重席於西雍丞相挽留徑拂衣於東閣雖分風月

不改歲寒招楚老之纍魂製郢人之絕唱散花而問
摩詰舉籠而餉右軍奪高誼之記存慰頽齡之落寞
青藜紅藥俱回施於君侯朝茵靈椿一委心於造化
輒抒枯思少荅珍投

方北倅

揆予初度自厭餘生凡我同盟未忘舊好驟拜秋月
華星之貺大為寒灰槁木之榮恭惟某官鄉推騁竈
之評家擅凌雲之賦唐京兆少尹寢階梯於顯官漢
博士議郎每位置於名輦交情不以寒暑燥濕而變
興念及於寬間寂寞之濱新腔付之歌兒珍餉霑於

坐客惠而好我愧明珠之暗投何以報君借辦香而
回向

方制幹

大患為吾有身未能逃於世經皇覽揆予初度獨見
厚於騷人妙語過情頽齡生氣伏惟某官沕九淵而
奮螭翔子仞而覽輝李邕識面王翰卜鄰咸羨中書
堂之落筆力士脫鞵貴妃捧硯宜趁金鑿殿以揮毫
尚俯為泛紅之賓且回頽垂白之叟問絳縣泥塗之
辱括湘濱鷓鴣之魂豈非高情欲激喻俗韓公嘆初
節晚節凜若淵冰莊生謂大年小年猶之椿菌聊爾

善頌且發鄙懷

方貢士

僕田舍漢淺膚情星厯之書君儒家流博洽通支干
之說傑思汪洋而無淡殘年潦倒而有光伏惟某人
舒海素深植瀾尤闊其論著沉涵於前輩以彙餘沾
丐於陳人辰乎辰乎故競辰已蹉跎於吐歲水北水
北何取水欲挈致於清波追作者之雄渾慰以翁之
浩寔扁舟去滄海聊寄餘生乘槎問明河謹當回施
韓孔惠

懸蓬矢六慨壯志之消磨倡朱琴三喜吉音之清越
春葩發暮景光華伏惟其人著月旦之評挺歲寒
之操僕昔作咸陽之逐客畔去者多君獨憐楚澤之
纍臣追隨不舍每值始生之旦必貽寡和之音俗薄
交媿深愧綈袍故人之意齒衰才盡莫爾黃絹幼婦
之詞

甲寅生日

權郡黃倅

祠官氷冷方屏伏於故栖地主春溫迺寵嘉其初度
拊存良厚衰颯有光其自揆退閑實難辭受拜魯公
鼎內已負大馬見畜之慙卻孟子餽金庶免熊魚兼

取之戒

莆田黃宰

絃歌滿耳暫煩言偃之割雞孤矢生塵辱記翟公之
羅爵黃絹之詞尤妙緇衣之好如新某官永陽倫魁
之家江下奇童之後謂鄉國必有善士不憚勞謙謂
詔書每問高年尤加恩意念頽齡之晚晚借妙語以
吹噓其回顧殘骸仰孤盛指譬越犬吠雪烏知作者
之工與夏蟲語冰不滿達人之笑

又

柱下史休官幸退藏於暮景縣大夫好禮首存問於

高年自愧衰頽上煩記憶某官武城之調甚古山陰
之譜最優辱絳老於泥塗深懲晉鄙之失遺杜陵以
酒彘尤來陽之賢念野叟之垂弧命帑人而實篚幾
於塞屋何止充庖第鵲鷓之悲痛方新况熊魚之取
捨宜辨退之羊玉川鯉安敢累君侯之清安期棗張
公梨已足為賓客之寵區區摧謝縷上費詞

葉寺丞

蓬夫四方之志久息壯圖朱絃三歎之音忽貽古調
荷故人之繾綣增病叟之光華恭惟某官乾道相之
聞孫高陽氏之才子當年琴調見思於羊石之民餘

事詩篇傳徧於雞林之賈節麾造試翰墨自娛乃如
槁項黃馘之夫亦辱錦心繡腸之作某自慙衰颯不
稱獎提以殤子比老彭公雖達識使巴人和郢客僕
則厚顏勉課陳言少庸絕倡

李國正

僕與天祿校書同譜曾分太乙之光君真開元供奉
後身解道謫仙之語博封甚寵初度有光恭惟某官
蟠萬卷書操五色筆登壇而執牛耳方賴主盟入官
而妬娥眉寧無謠詠掩鼻人間之臭腐論心世外之
英豪興念禿翁已為通客莊生喻桂漆自伐惟櫟壽

之偶舍韓子 斗牛不神獨箕張而不已發藥以得
失乘除之理慰藉其老大傷悲之懷某幸復華歲珍
藏破籬蟪蛄朝菌豈能知大椿之年翡翠蘭苕安有
掣長鯨之力

興化張宰

閣中劉更生耄矣誤藜燈之照天上張公子燁然揮
椽筆之辭記憶良勤衰殘有覩恭惟某官宜給漢廷
之札暫鳴單父之琴問絳縣老人年深念泥塗之辱
續襄陽耆舊傳頗參州里之評自製新腔以華暮景
君不惜過情之譽人將起泛愛之譏某虔負襟期第

知巾襲南有箕吐有斗常歎三星之乘除愈為雲郊
為龍安得四方而追逐輒憑惡札少荅珍投

林知錄

吾生有涯薄崦嶮之垂暮君詩多態抉雲漢而成章
疊出清新增榮衰朽某官傳故家之緒業接前輩之
見聞遠盜泉惡木之嫌一介有所不取傳疎影暗香
之訣外人那得而知分騷客之棄餘為禿翁之光寵
某卷舒圭復巾襲琤藏百年如泡沫風燈詎堪把玩
兩篇等華星秋月未易賡頌

趙司理

繫魂歲晚誰憐澤畔之吟裡耳平生不慣郢中之曲
忽聞古調增賁類鬻某官諸王嫡孫文昌猶子汝陽
眉宇杜陵謂之天人長吉詩歌離騷可以奴僕貽後
逸參軍之作為龍鍾野老之况某眊矣奚堪手之不
釋座有飯湯餅之客莫不傳觀家無唱金縷之姬竟
成虛辱聊抒拙惡少荅勤渠

陳巡轄德林

湘纍初度之辰淒其暮蔭野人寡和之曲聞以妙音
無睜而來拜手而受某官鄉國之善湖海之豪讀映
雪書有從師取友之志袖凌雲賦非以贊為郎之人

按蕭亮之新腔賣桑榆之餘景靈椿八千歲頗類寓言錦瑟五十絃難追古調

韓孔惠

蒙叟稱標社樹以况散材荆公有桂枝香尤為絕唱辱君雅製華我頽齡某人無孤憤書有復志賦近觀所作愈薰班馬之香一與之交莫解陳雷之漆每嘆心期之卓絕不隨時論而轉移寓意新腔有光初度其自慙退情徒負游揚內史一禿翁願僕已老大曆十才子非生其誰莫報珍投第勤圭復

丁縣尉南一

人生七十希已踐暮遲之境古詩三百五忽聆風雅之音華髮生光汗顏拜貺恭惟某官騷壇巨擘藝苑英髦瀏亮精微之文源流諸父嘻笑驚罵之作贈劄一時分張墨客之賸殘假借陳人之枯槁其僅能朗誦深愧暗投續禹錫前度看花之詩自嗟老矣誦令威何不學仙之句竊有感焉

方貢士汝則

半簪華髮都忘直斗之辰一闕清歌忽聽道雲之響音清新協律衰晚生光某人中興獻書之家淳熙聘君之族眼空四海何小兒之足言筆幹千鈞非曲子所

能縛憐其暮蔭分以殘膏其喜甚賞音寔於還贄辱
長吉古錦囊之作足慰衰顏無秦郎小石調之才難
鼎絕倡

林貢士逢丁

大人男子之夢永履親劬幼婦外孫之辭浚慙友誼
燁然藻思崇甚華顛其人作賦之筆凌雲讀書之眼
如月元方難兄季方難弟二惠齊名大陸住東小陸
住西一門競爽尚分膏腹之殘贖似念鬚眉之老蒼
某不記懸孤稍稽還贄山中訪陶洪景早上挂冠之
章月下無盛小叢虛辱貫珠之曲

林省元

詩讀至蓼莪慨親劬之莫報歎聲振林木驚狸耳之
未聞異哉老生有此奇獲某人令之重客士之譽髦
祖孤山彌月魚早負清高之志師稼軒友笠澤居多
豪放之言難無半面之因緣亦有殘膏之沾丐擬崑
崙之瑤樹莫駐衰顏吹緱嶺之玉笙空傳餘響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三十五



啟丙辰生日回啟

黃教授龍應

冠挂神武門已過陶公之年事
擅寒廣文館許同鄭
老之襟期惠貺長誼
寵光晚節恭惟其官
沉酣六藝
貫穿百家
獻元和聖德詩可編之詩書而無愧作大
曆中興頌非老於文學其誰且雖云校官
迺客諸侯
奈何宰相輒失與士無哀
上登臺省之美有恂
上居
鄉黨之風言念衰
遲素同臭味昔叨
襍直不能鼓天
上之風雷今已放歸
尚且親夜
深之螢雪
游戲呼香

山之兄文帝聯尾洛社之耆英分以殘膏欲其負壽
其朗吟無數虛受有慙抑上威儀豈曰武公之善謹
兢兢臨復敢云夫子之緼心聊課空疎少鼎繾綣

潘使君

急景凋年拊心自慨高山流水蓄耳未聞來於塗雖
之堂華以戴白之叟恭惟某官學到聖處心與天通
佩服保赤子之言奉行問高年之詔特貽古調加惠
陳人假借之語過情幻眇之音叶律某素慙藻思莫
報珍投七十希年謾悲敬於社老萬八千歲敬善頌
於魯侯

林直院

漆園傲吏自嗟禡項黃馘之餘金鑿謫仙特枉錦心
繡腸之作頽齡寵甚高誼凜然恭惟某官世之文豪
天之奎宿尚方所給之札揮翰如飛人間未見之書
然藜盡讀不由介紹結知人主皆謂才名占得翰林
心慕鯁直之大年面斤乳臭之小相幾年湖嶠流落
鬢毛已蒼在處江山護持筆力愈健尚記登瀛之侶
今為嵩壑之人俸無一囊年已七秩憐其居窮處約
忽烹鯉而有書知其合族交賓為買羊而沽酒以至
援元祐之一老及祥符之三賢皆非瘞殘所可倫擬

數元和學士公行居五相之中圖洛陽者英僕僅在
九老之末第慙醜質不稱好辭某朗誦以還閣投是
愧了無生意等枯枿之逢春竊喜殘年如長庚之配
月

徐監簿

蓬矢以射四方負壯心而永慨朱絃之音一唱驚俚
耳之未聞藻思過宸蒼顏改觀恭惟某官氣沮金石
筆驅風霆不衰心於諸公廼頻上於國學以史官榮
歸愈孰云宰相之知將科第放劉蕡大觸貴人之怒
棄榮官如糞土重交友如天倫援引過江之二賢寵

嘉窮谷之一叟某虛蒙漸被自覺摧頹七十古來稀
久相傳於斯語百年渾是醉敢不舉於君觴

吳郎中

老夫無能為忽焉耄矣鄉人之善者惠然好之拊初
度而失驚聞片言以自壯恭惟某官人之麟鳳學者
斗山負當代少雙之才居大廷第一之選封平津拜
丞相彼哉公孫之阿諛相江都從膠西甚矣董生之
廉直力行古道尤篤故交興懷淳慤之遺民曾是貞
元之朝士烹鯉而得有素書之甚勤籠鶴而歸無黃
庭之可換高情鄭重暮齒光華其稽首登嘉堆懷銘

惠七十欲不踰矩矱永佩於聖言五年以長比肩焉
敢當於兄事

葉寺丞

七十古來稀已踐暮遲之境一篇三致意喜聞倡歎
之音獎借過情衰陳增氣恭惟某官臨風玉樹承露
金莖素負大曆才子之名嘗在貞元朝士之列沉酣
古製可追芝房寶鼎之歌游戲新腔不減花間香奩
之作念病翁之晚景借貧女之隙光某心愧暗投詎
難虛受癡年偶長獲接洛英之游俚耳微聾徒聽郢
人之曲

卓常簿

疑絳老之年迫茲暮景願周郎之曲貽我好音之作
擅場陳人改觀恭惟某官空臆奉龍墀之大對摘髭
拔蟾窟之高枝肯端委而立朝俄拂衣而去國一時
典冊捨燕公大手筆其誰餘事詞章非秦郎小石調
之比念其哀颯沾以賸殘某第謹寶藏莫爾珍既奏
清平調逸才無出於謫仙吟竒達詩晚節自儆於

李老

趙監簿

鐘鳴漏盡莫逃夜行之譏玉白花紅忽聽春風之唱

噓枯語妙念舊情深恭惟其官才在唐諸王孫之間
名占漢甲科郎之上深藏此手大放厥辭擎捫天球
廟瑟之音琅玕應節游戲玉臺香奩之體疊々逼真
綵筆褒嘉華顛光寵某蟬嘶久廢貂續未遑太白非
飲中仙行石見沉香亭之壯老儋免在下史遂徑出
函谷關而西庶及餘生獲觀盛事

李國正

老態催人歎星々攬鏡之髮高情念舊贈累々貫珠
之歌加惠陳人遂成故事恭惟其官天之奎宿人之
謫仙不翕翕於貴權不卷々於交友昌黎先生韓愈

繆為拜東野之恭魯國男子孔融獨有雲孝章之語
念纍臣之歲晏拔詞客之春華其珍誦以還襲藏惟
謹謦言如廟瑟尚遺疏越之音不善洞簫安取倚歌而
和所為摧謝未易措詞

趙寺丞

視伯始猶糞土爾奚羨久生賢庚桑而俎豆之始從
衆論猥叨厚享良覺醜顏雖未御卜商之琴然亦灑
郇公之翰高情敬故侈費傷廉見老人使之年深憫
泥塗之辱謂鄉曲莫如菴寧拘爵德之尊愧乏湘纍
之才可答洛英之意

高教授

人稀七十者自感頽齡詩者六義烏猥形善頌清新
無敵衰晚增光伏惟某官場屋盛名辟雍前輩每存
古意采西銘尊高年之言加惠陳人當離騷揆初度
之日發舒麗藻華飾朽株某自頽摧頽詎堪提獎體
兼風雅異於高叟之為景迫嶮嶮甚矣劉郎之老

林知錄

希年七十慙老子之婆娑秋月兩章歎參軍之俊逸
瓊琚無價孤矢有光恭惟某官富於天才輔以家學
片言雪枉幾令園土之空三語造微遂破公車之白

林知錄

不惜賸殘之膏馥俾華晷晚之光陰某久廢啜吟莫
能貂續貴介公子肯分古錦囊之餘阿堵貧兒安得
明月珠之報

陳司理仙遊黃尉

禿翁耄及髮種以奚為幼婦詞工歌累而絕
新美無度哀遲有光恭惟某官周之譽髦漢之墨客
源流古意如聞廟瑟之遺蘩括新腔欲出香奩之上
所慙老病詎稱寵嘉贈我錯刀曾莫效張平子之報
借君柏板奉陪唱傳大士之經

諸士友詩

癡年垂老吾生也有涯綺語噓枯永歌之不足發舒
藻思焜耀華顛恭惟其人游戲千篇包涵六義動閔
風化孔氏所不能刪生後古人河汾以為可續尚念
陳人之衰朽可分騷客之弁餘奏朱絃瑟綠綺琴誰
歎和者之明月珠青玉紫何以報之

諸士友詞

湘纍歲晏方此行吟鄂客調高為之奏曲雅情攸寓
俚耳未聞恭惟其人擅黃絹之辭續朱絃之倡遭逢
文治不為楚狂之鳳歌游戲詩餘且異江公之狗曲
發舒妙思光飾希年吹二客洞簫安得坡公之兩賦

倚三郎玉笛可無太白之五章率然奉誦甚矣不敏

方聽蛙

圖洛社之耆英歸然德蓋歌坡公之水調流出胸襟
妙語噓枯交情耐久恭惟其人襟期曠達筆力雄渾
張公九尺之鬚眉一生不屈杜陵萬丈之光焰群兒
肯知雖輩行之在前每友朋之加厚新腔一出衆口
皆傳小年不及大年豈並行之敢僭今樂何如古樂
况雅倡之難薦

林貢士逢丁

孤矢四方之志獲落壯圖鼓吹六經之文光華晚節

不辭而受何德以堪恭惟某人擲地殼清凌雲氣逸
入明光叫閭闔敢爭鋒遊雲夢登陽臺衆推授簡
方將攀月中最高之桂尚且憐道傍無用之樗假以
毫端欲其眉壽免冠而挂神武已決引年播笏而誦
阿房沒慙無力

丁巳生日回啟

宋守監丞

居士似唐白叟寫衰顏於香山太守如蜀文翁被
歌於樂府光華暮景聳動傍觀恭惟某官華宗開府
鐵石之腸先朝景文筆削之手循良之最今者所無

經筵堂書錄

韋侯之香甚清陳蕃之榻常下士無閉門踰牆而避
農有負采受塵而來加禮任棠莫効忠於薤水興憐
絳老不忍辱諸泥塗擁熊軾而臨門駭驪珠之出袖
不止叶咸池之津真可回寒谷之春某雖甚龍鍾不
勝爵躍還遠良之笏已決退休聞伯牙之絃徒甚感
慨

林侍郎

繪洛社耆英之圖鄉盟素篤第甘泉從臣之頌筆力
獨高官羽均調柔蓬光寵恭惟某官子美之書萬卷
敬輿之奏百篇為諫官御史以來手稜尤峻於君子

小人之際袞斧甚嚴名勝屬心愴壬反目風霜之威
暫霽月旦之評共推問絳縣老之年雖慙晚出尋烏
石崗之疏聊喜同游贈之好歌申以善頌某熏玉璫
而捧玩如緹襲而珪藏我慕史儋闕吏送車牛之去
公如君實都人迎童馬之來勉課蕪詞少爲藻思

見任官

僕挂門孤自嘆暮遲之景公絃廟琴忽貽幼眇之音
華皓生光空踈抱媿某官高才見幕府之三語餘事
為河梁之五言七言云指嘻笑皆成文可頡頏於前
輩戲謔不為雲聊假借於陳人捧戴若驚龍藏無數

經筵堂重錄

嗟吾衰之久矣已迫頽齡與人歌而和之了無新意

戊午生日回啟

宋監丞

中壘尉白首尚頽影以貪生廣平公鐵心為倚聲而
度曲屈隼旗之貴重增蝸舍之寵光恭惟某官今之
通儒古之循吏公奏潁川太守之最行且下於壘書
僕乏南州高士之風每辱懸於賓榻念野老桑蓬之
旦搗天孫雲錦之舜焜耀林泉播傳邦域不但貴洛
城之紙亦俾熏韋履之香某珍襲十重朗吟百過自
慙下俚若為和郢客之歌竊慕風人但理祝魯侯之

壽

林侍郎

爵羅卻掃拊暮景而興嗟絨索傳呼袖夜光而投贈
粉榆動色孤矢增輝恭惟某官詞章今之卿雲氣節
古之蕭汲誅姦之勇烈日嚴霜接物之和光風霽月
念老生之衰颯借初度之寵嘉本洪範一曰壽之言
寓離騷三致意之作外觀崇甚內省慊然某朗誦以
還珍藏惟謹惠而好我探五色筆而見貽何以報君
薰一瓣香而迴向

徐監簿

摧頽莫齒可禁凋年急景之催繾綣交情猥被秋月
華星之作與篚籩而偕至覺孤矢之增葦恭惟某官
文律咸韶誼襟金石念昔氣求巖應嘗游陳元方鄭
康成之間逸今形槁心灰已在綺里季夏黃公之列
因臨初度特枉新篇加冠巾於髡緇之顛施藻火於
寬博之福傍人竊笑老子汗顏某圭復不忘珍藏惟
謹借衰朽以發文章之妙君所優為操下俚而和風
雅之音僕也安敢

方書監

貞曜詩窮况侵晚景君房語妙為製新腔辱錦心綉

賜之高才華掩貌霜顛之病叟伏惟某官文章若三
軍之朝氣毅價重連城之夜光頗念陳人猥形善頌
浮沉苟免絕非三君八俊之流放遂始歸夫豈四皓
二疎之比後益老天之愧難當幼婦之辭某雖極冥
搜莫肅絕倡東坡曲子固異秦郎之為南豐辨香深
戢后山之意

蒲田謝宰

還遂良之笏姑佚殘年彈子賤之琴辱貽古調雷封
爭誦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古誦仙人今佳公子月明
析靜米妨種潘縣之花畫永簾垂長是夢謝池之章

蘇軾詩集卷之五

興憐八秩之遺老幸受屢而為此妙語羅嘉顏齡榮
耀問絳人之甲子年事已高紀楚客之庚寅騷情有
媿至寶第勤於巾襲冥搜莫報於珍投

魏知錄

老子婆娑倏開八秩參軍俊逸辱贈五言味興寄之
深長覺衰殘之光寵伏惟某官紫帽山之秀氣青油
幕之上賓興念陳人退休寓里昔百賦千詩之作塔
墻共觀今再衰三竭之餘長城安在祖述河梁之體
張皇洛社之圖賣菜求益乎妙矣寂寞之教語散木
無用也全其擁腫之餘生輒脩蕪詞聊啟玉齒

已未生日回啟

徐監簿

老色上面已薄崦嶮大音希聲忽聞韶渚褒嘉過矣
衰朽歆然共惟其官立朝之節霜嚴去國之名山重
瞻言西洛尚有耆英誰謂南州便無高士勵歲寒之
雅操念晚暮之陳人名酒以散其牢愁碩果以寓其
深意和七十三吟之作可謂切題雜三百五篇之中
殆將無辨某珍藏翰墨夸示親朋先漢諸儒晚節深
慙於劉向南朝文士平生尤重於徐陵輒課訥辭用
鼎佳貺

林侍郎

病叟眊昏不記劬勞之日耆英繾綣忽貽幼眇之音
過矣揄揚榮批衰朽共惟某官咸韶文律金石交情
士誦奏賦凌雲之篇史載論事回天之疏公嘗司存
雨露是為筆橐之臣僕久辱在泥塗甘就輿臺之役
未忘懷於車笠爰假寵於桑蓬括新腔光華暮景
某徒知寶玩莫報珍投身似維摩示疾見於黃面家
無樊素倚轂托於朱唇荷德之深有言則淺

鄉守趙寺丞

蓬蒿滿宅甘暮景之退閑榮戟臨門委夜光而投贈

笙鏞問作孤矢增輝共惟其官典刑老成被服儒雅
齋相訪治道或避堂而舍之膝公誠賢君有受厘而
耕者與念門闌之客晚為板籍之民昔賈生召至漢
廷銳然有志今申公罷歸魯邱耄矣何能欲黼黻其
頽齡遂俎豆以殊禮際括花間之樂府指揮竹裏之
行厨父老聚觀兒童傳誦某低頭欲拜捫腹有慙和
郢客之歌僅成俚調頌魯侯之壽莫繼風人

又送壽儀

野叟明農又有挂衣冠之興府公敬老未忘懸弧矢
之辰貽翰相存加籩甚設共惟某官治先風化誼篤交
情事賢友仁猶有古人之遺意貴德尚齒類非俗吏
所能為况以多儀華其初度昔為功薄每虞厚饗之
殃耄矣食浮未免老饕之愧

梁倅

僕如蒲柳懸弧矢而自傷君屈筭篁袖珠璣而委貺
宮商相應衡泌有光共惟某官東漢華宗北方學者
平生意氣徧納交於諸公餘事文章亦稱雄於同社
念陳人之暮景託通守之舊知郢客之調尤高穆生
之醴初設某耳非師曠聞絕唱而失驚腹負將軍雖
冥搜而莫報

李宮教卓常簿趙監簿

皇覽揆予初度已臨黃髮之年又要不怠平生為拊
朱絃之曲自憐衰朽不稱寵嘉共惟某官流略兼該
才名獨步昔如賈傳持論伏漢庭之老生今若孔明
折節下襄陽之耆舊託陽春之絕唱華晚暮之餘齡
某虛辱哀衰第知巾襲公追風驟頽哀伏撫之哀僕
上水船難敵湧泉之思

莆田謝宰

男子桑弧之志追感童年外孫蘊白之辭有光老景
厚矣琴堂之貺榮哉環堵之居共惟某官資既高明

經堂重錄

才尤果藝龍筋鳳髓書判動教千言玉白花紅倡和
亦三百首託新腔之幼眇為初度之寵光某韞匱十
重薰蕕三復願周郎之曲君素知音和郢客之歌僕
非協律

沈教授

問絳縣老人之歲已過希年誦廣文先生之歌足華
暮景連城無價環堵有光共惟某官經為人師文有
古意何止青衿之高第盡出作成其於黃髮之舊人
尤加禮敬新腔協律皓首知榮某筆硯久荒巾箱永
闕偶全晚節甘從洛下之游非有妙音難和郢中之

方食判

曰吾衰也久矣寧復壯圖與人歌而和之莫追絕唱
 驪珠之寶無價雀羅之門有光共惟某官聚然有文
 滿乎似道昔白袍羣試嘗陪澤宮之後游今黃髮相
 看尚記爐亭之舊話倚嚴宮羽假寵柔蓬某三復以
 還一詞莫措圖洛社之會愧匪耆英聞周廟之音第
 知倡

夏縣丞

僕髮成絲不記劬勞之日公詩如錦足為衰晚之光

共惟某官折桂名高哦松韻勝使者推謝令而去勇
 矣埋輪太守賢許丞之廉慨然授印首疲心而求瘼
 尤尚遠而敬賢念其寒灰槁木之餘寵以秋月華星
 之作其譬村夫子敢廁耆英之游賴縣大夫庶免泥
 塗之辱

知錄司法

老夫耄及覺筋力之寢衰幼婦詞工自肺肝而流出
 過門甚寵環堵有光共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加翻水
 阮生三語畫幕素高太白百篇騷壇尤峻念槁項黃
 馘之叟奏疏越朱紱之音其自媿顏齡頗孤盛意髮

今種之適當絳老之年腹素空也難和郢人之曲

許主簿

杜史出閔駕牛都忘初度才子入門下馬忽贈新腔
共惟某官揭曰賁名湧泉傑思早收巍第依稀入洛
之年回顧陳人在并釣璜之歲妙矣棲寫之絕唱崇
哉羅雀之貧居某頭有素標既虛紀絳人之歲腹無
墨點又難和郢客之歌

林潮州

老上面懽去心空有劬勞之感君乘車我戴笠未忘
貧賤之交托古人六義以成章聞長者一言以自壯

經州堂上錄

共惟某官奕世文章之籙先朝忠義之門九態膽閱
家藏曾費憲下十年之力犯龍顏取恩澤止憑殘上
數行之書帝將安渤海之民公出補昌黎之郡昔紅
巾滿山官不能捕今黃雲布野歲乃有收果細札之
內放俾介圭而入觀當齊相趣裝之際愈見雍容若
靈均初度之辰尚煩記憶念槁木寒灰之一老貽華
星秋月之兩篇有錦以分丘遲有香以熏杜牧已過
惜大家之望亦為癡頑老之榮某徒媿盛心自憐暮
齒洛社真率之會猶可追陪周廟倡歎之音若為

庚申生日

和

鄉守趙寺丞

大夫有賜於士謬辱寵嘉小人不知紀年重煩記憶
錯若珠璣之作輝煌祭載之臨恭惟某官源流父師
被服儒雅凡今施設皆昔講明朱轡勸耕之餘行春
絕少紅裙踏筵而舞卜夜極踈有昔人憂宗國之心
念前輩尊高年之語慨男子桑弧之志僕迫耄期搗
天孫雲錦之章公真泛愛珍環無價蓬華有光其協
律未能修詞在拙謂秦少游工小石調素味新腔陪
傳大士唱金剛經竟虛雅製

林侍郎

第甘泉從臣之頌爵蓋素高過絳縣老人之年光陰
已晚自愧不彫之朽質曷當絕妙之好辭恭惟某官
學者宗師國之壽雋平生氣節布烈於皂囊白簡之
間餘事文章出入於玉臺香奩之作念論交於早歲
矧締好於暮年度僚視持橐之臣非其倫矣同社著
戴花之監前亦有之新腔出而金石相宣都騎臨而
衡茅改觀某了無瓊報惟有珍藏押蕊宸殿下之班
聳觀此日尋烏石崗邊之踞儻許異時

李宮教

七十者稀偶獲保襟栲之壽一日之長乃煩執桑梓

之恭憐其華皓之餘寵以青黃之飾共惟某官文天
清而水止學地負而海涵紫氣出函谷之閔了無慕
碩黃勅主笄君之洞未易招麾言念陳人早交下執
有期願之壽而不昌名德僕豈無慙盡斯頌之敬而
先酌鄉人公常從厚爰假韶鈞之作以為弘矢之光
某雖攬枯腸難賡絕倡贈我明珠錦段謹稽首而拜
嘉借君拍板門槌聊開顏而發笑

卓常簿

上同共惟某官周清廟士漢甲科郎有叔孫起薤之
勞既定淹中之禮無長孺積薪之歎旨薄淮陽之行

言念陳人下同

趙監簿

上同共惟某官周公族子漢甲科郎搏九萬里扶搖
欲挾飛仙而上佩二千石印綬足展丈夫之雄言念
陳人下同

方監簿

上同共惟某官中朝髦士間世竒材藏善和書何足
供柳侯之讀露會稽綬孰不歌翁子之榮言念下同

葉寺丞

上同共惟某官相門賢胄聖代譽髦陽城元結之思

相望於千載阮瑀陳琳之筆未露於一班言念下同
梁倅

陳人掃軌不記初生通守過門忽貽絕倡深味褒嘉
之意足為遲暮之光共惟某官唐朝補闕之華宗慶
曆相君之同譜謂國初始置監郡雖甚尊嚴謂古者
不臣寓公加之禮敬念野老桑蓬之旦分天孫雲錦
之章謙撝屏松下之傳呼流麗叶花間之體制蜀公
有感嘉柳永之填詞華老過苛譏秦郎之放濳

辛酉生日回啟

諸上舍

秦郎何止工小石調於春帖以尤宜特絃幻眇之音
加賁暮暹之景空懸孤矢寧復四方之遠圖永闕巾
箱常恐六丁之下取

王新班傳司理

餘齡能幾嗟戴白之陳人高誼不遺辱比紅之麗句
吹揚謏矣把玩悚然恭惟其官得之家傳輔以學力
諸公恐後薦書之墨未乾崇官在前舊縑之青必復
特絃廟瑟增賁門孤自鏡衰容感日月之逝矣深藏
至寶防雷電之取將

後村集卷之三十五

後村集卷之三十六

啟 壬戌生日回啟

陳正言

襄陽耆舊之傳非僕所敢知汝南月旦之評待公而後定何哉木槁灰寒之叟得此日光玉索之文巨擘品題衰緦焜耀恭惟某官以忠實自結於明主其文辭獨行乎中朝謹論危言視建中諫議而無愧精筆妙墨與崇清次對而並驅哀芥在其毫端縉紳想其手采雖望之如嚴霜烈日然即之則霽月光風遠記末交寵嘉初度戲譔不為譴閔憐垂暮之光陰嘻笑

皆成文假設聚星之問答極翰墨家之能事華癡頑
老之餘齒驪頷之寶易求麟筆之褒難得其敢不三
重紬繹十襲閱藏每誦茲予明農之言願退為於野
老所引昔吾先正之事敬回施於明公耿上之深云
云則淺

癸亥生日回啟

徐常丞

僕稟蒲柳先零之質荏苒龍期君有松柏後凋之心
記存初度燁然麗藻飾以朽株共惟某官百鍊至剛
一毫不挫行藏大致彷彿古人太學薰盪久不遷於

癸亥生日回啟

韓子曲臺綿蕪莫能致者魯生署東坡先生之舊銜
抗南州高士之遠志尚且不遺故舊曲盡殷勤貧賤
之交獨叔知我比興之作惟商起予以錦心綉口之
詞章為雪鬢霜髭之光寵某沐熏朗誦肩鐫珪藏方
戶庭無雀之可羅忽忽几有虹之下閭投我碩果喻
晚節之獨全移此瓣香為名流而迴向

諸士友詩

老夫耄及久已蒼皤幼婦詞工過相粉黛共惟某人
雖徧交於名勝尤加厚於陳人昔入侍漢庭不能如
得意之誦賦今罷歸魯邠迺從申公而受詩追琢

新章寵光暮景知我希則貴矣安用浮名與人歌而和之難板絕唱

諸士友詞

蓬矢四方志深感頽齡盡錦瑟五十絃忽聆雅奏共惟某人貴名揭日高誼薄雲長吉古錦囊皆苦吟而得者少游小石調豈放潑之謂乎虞括新腔光華暮齒頤周卽曲惜無歌者之統梁唱金剛經幸借老夫之拍板

方聽蛙

生九十曰耄素歌羨於鄉先長五年比肩尚接扶於

經世五十五

吾黨鏗鉤雅奏黼黻始生恭惟某人德邵年高筆精墨妙與耆英會諸公序蒞瞻之在前閱夸毗子萬墳塵顛巋然殿後托朱絃之古調華雪鬢之陳人題紫霄峰頂之名未應獨往尋烏石崗邊之跡莫問幾理吳侍郎

光景幾何自嘆更生之垂老樂歌妙絕誤蒙季札之知音宮羽鏗錡柔蓬焜耀共惟某官詞源倒峽老幹參天頃遍歷於縈官皆自結於明主是非褒貶之筆墮鉄面而霜後嘻笑怒罵之文亦錦心綉口直道不容而何病交情又要而未忘當署門設雀羅之時乃

越邑致鶴飛之曲錦標過矣篚實將之某稽首拜嘉
堆懷銘惠一貧乃見交態未佩誼襟七裏不成報章
莫爾藻思

陳大卿

大塊以老伏我荷明王之放歸小人不知紀年辱名
卿之記憶忘舊好特製新腔恭惟某官文律咸韶交
情金石念西家嬉戲俱為騎竹之兒及同社凋零尚有
載花之老古調居然寡和頽齡賴以自強林密山深
可共訪釣游之處家貧鄰富願時沾膏馥之餘

曹守司直

退士明農慙愧挂衣冠之晚故人作牧記存懸弧矢
之朝枉二千石之朱轡聆五十絃之錦瑟共惟某官
朝之髦士家之象賢孔鯉過庭所聞得於尼父伯禽
治國之意本於周公與念陳人徼福先契僕無原父
一揮之筆既耄宜休公有子建七步之才以文為戲
倚巖奏郢客之曲載酒訪子雲之居極其殷勤華歆
衰朽勞以生佚以老幸百尺竿之下來臧而昌壽而
臧拈一瓣香而迴向

教授

香山居士晚節自佚餘齡廣文先生高歌俾華初度

異哉驪頷之寶至於雀羅之門共惟某官文成一家
書破萬卷子雲思苦中年悔篆刻之詞太白才高餘
事及清平之調桑蓬焜耀韶漢鏗鏘侍馬季長之絳
紗帷恨莫陪於高第無張平子之青玉案何以報於
美人

判官

白髮三千丈不記始生錦瑟五十絃忽聆絕倡厚天
殷勤之意華其衰頷之蹤共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如
翻水庾郎從事當時有紅蓮幕之稱太白謫仙餘事
及沉香亭之作託新腔之幼眇為暮齒之寵光某盥
手捧觀堆懷感慨贈我琅玕錦段既韞匱而深藏借
君拍板門稚姑逢場而作戲

曹官

癡頑老子不記始生俊逸參軍忽貽絕倡厚矣殷勤
之意華其衰頷之蹤共惟某官英氣凌雲詞源倒峽
阮生三語清淡為風流之宗太白百篇餘事及清平
之調托新腔之幼眇下同判官

林通判

天將壽我皤然享黃髮之期歲晏華子鏗爾奏朱絃
之曲交情無斁初度有光共惟某官雲霄之志素高

月旦之評尤嫩興懷老叟嘗忝近臣山巨源啟事雖
多孰先稽叔衛將軍賓客皆去僅有任安因其蓬矢
之懸寵以香奩之作誦蜀客游獵之賦莫吹送以上
天尋洛英真率之盟願牽聯而入社

甲子生日

徐常丞

凋年急景自笈表聖之宜休永歌長言尚記靈均之
初度探諸驪頰賁此爵羅恭惟某官養孟氏之浩然
識孔門之大者帝命伯夷典禮真哉惟清子謂平仲
善交久而愈敬興懷遺老這屆始生援洛下之耆英

經世文獻錄

豐渭南之僊伯恐晚節浮湛之有悔每忠言從吏其
辭榮形為兩喜之詞寧非三益之友某偶因目青虛
辱穀詩被藻飾而厚顏佩祝規之盛意僕迫桑榆而
救失暮景可追公如松栢之有心歲寒迺見倡鼎豈
敢鄙拙是慙

仙遊鄧宰

踰七望八之年吾襄也久矣駢四儷六之作胡為乎
來孔語妙琴堂光生蔀屋共惟某官寬柔以教嘻笑
成文老僕歸耕跡托於武城之宰居侯尚蓋禮加於
絳縣之人以黃麻紙語之才情借白髮蒼顏之光寵

某過煩貽翰曲軫垂孤召卓魯兩令來歸何慙於昔
援澍蜀二公見擬殊匪其倫勉課蕪詞少闕藻思

吳侍郎

穎濱遺老自感慨其餘生洛下者英尚記存其初度
方乞閑身而掃軌忽傳遠使之及門語妙珠幾光生
孤天恭惟某官進則鳳鳴於千仞退而龍卧者十年
某水某丘既歷訪釣遊之處大寒大暑未嘗出安樂
之窩興念陳人素叨末契昔彈冠強起屢頌誦北山
之移今還笏徑歸復許入東林之社味新腔之豪壯
覺衰態之激昂蓋然交情厚矣珍貺檢點金閨彥傳

晚節之後凋摩浮銅狄人拈瓣香而回嚮中丹所蘊
副墨未殫

又

伏蒙某官軫記賤生狡獪鈔思以甘泉特索之老德
望素高於神武挂冠之人交情愈厚恩勤至矣感慨
係之某拜手登嘉捫心知愧九老像傳而畫增價肯著
襄遲六丁力盡而山不前自嗟綿薄敬裁拙訥少荅謙摛

諸士友詩

飾申待盡忘設門孤丁筆有神忽絃廟瑟發天才之
光華共惟其人宵蟠萬卷之書手織

千機之錦念其耄老援五福一曰壽之言形諸詠歌
追一篇三致意之作披擣麗藻黼黻朽株若八音之
充諧錯陳馨莞恐六丁之下取永閔中箱輒課訥辭
少爲佳惠

諸士友詞

老將至云爾不記始生言不足歌之忽貽絕倡晚景
之榮其矣歲寒之誼卓從共惟其人思穿天心語破
鬼膽賈生賦妙雖騷可舉爭光郢客調高曲子豈能
縛住鏗銅雅奏焜燿賴登蟠屈雄才入花間香奩之
體鋪張鉅典待芝房寶鼎之歌

曹守

西清遺老願受塵而之滕東剛象頤可避堂而舍蓋
袖珠璣之璀璨懸弧矢而寵光恭惟某官循良二漢
之風流賦詠七子之氣骨謂八十公病免已愧穆生
與二千石交通又非李白念挹面霜顛之衰朽出錦
心綉腸之緒餘駐小隊於林間移行厨於竹裏載醪
鄭重素知次公之醒狂還贄空踈幸恕淵明之醉誤
所為感慨未易披陳

又

伏承貽翰俯記懸弧先生去歸其鄉自慙已晚大夫

有賜於士辱記始生盡出於使君之庖幾塞破書生
之屋名為例卷實則加遵念其祝鯁鯁之時云耄
矣與之共甕殮而食豈非賢哉謂諸侯無臣寓公之
文况長吏奉問高年之詔里閭健羨邦域傳誇雖微
清淨之言可禪曹相獨有熾昌之頌西嚮魯侯謹課
訥辭少抒謝臆

鄭序

病叟休官自嘆光陰之垂老故交蓋郡肯分風月以
乞人託右調而倚轂覺頽齡之增氣恭惟某官清若
金莖之承露皎如玉樹之臨風師友磨礪家庭講貫

高才閔決王祥功康海沂餘事詩騷君房語妙天下
筭篁屈重孤矢生光虛辱載醪未嘗識子雲之字不
閑度曲安能和郢客之音感慨滋深染濡莫究

又

暮景引年甚矣一禿翁之耄歲寒念舊卓札半刺中
之賢允厥匪盼極其珍腴葭屋頓為之光寵冰廳倍
有於破除靖惟負耒頽耕之民固難方命輒援受羨
反錦之誼庶免傷廉已勒別箋少訓隆施

林農卿

二益之友多聞尤殷勤於久要兩喜之言溢美欲光

罷其始生槩括新脛吹噓朽質恭惟某官停箸每形
於天獎影纓已峻於月聯易學精微探索於王弼鄭
玄之外騷辭要眇頡頑於景差唐勒之間憐晬晚之
光陰沾賸殘之膏馥其伎能朗誦良愧暗投賦綠野
堂之詩敢煩屬和踐烏石崗之約儻肯相尋還贄不
工負荆以謝

趙工部

上同恭惟某官挺諸王孫之秀占甲科郎之先然藜
天祿閣中諸儒服其宿學看花元都觀裏同舍立於
下風憐晬晚之光陰下同

方常簿

上同某官貴名揭日直榦參天造辟指陳易曰王
蹇蹇與人交際子在鄉黨向也憐晬晚之光陰下同

林尚管

上同某官汝南之評甚美山陰之譜絕高士慕浮名
癡守政事堂之筆公求遠次歸尋真率社之盟憐晬
晚之光陰下同

趙循州

上同某官在尉佗郡有百年之愛於延陵相無半而
之交著辨誣書烏有此事尋遂初賦實獲我心憐晬

晚之光陰下同

方寺丞

上同某官鷺序又倍於群彥鯉庭富有於異聞對五
座而昌言何其壯也視鉄庵之諫草是以似之憐晚
晚之光陰下同

林知縣

上同某官才情藻麗機鑿清明民懷武城單父之
轂見稱賢尹上用乾道淳熙之典故將拜繁官憐晚
晚之光陰下同

卓漳州

退老明農已拜神武門之疏故人作牧未寒真率社
之明葉括新腔罷光初度恭惟某官成周髦士先漢
甲科避戈退飛以熙寧不容而去改絃入覲為開元
有道少留謂津要之立登乃蕃宣之自跪置盃水拔
薤本郡人皆曰清官門竹機擲柔弓山越復為赤子
既循良之居最猶故舊之不遺興念衰陳素叨好雅
昔陪半老儒之後蓮照禁中今我一秃翁而歸草深
戶外自不記柔孤之旦乃為鏗寶瑟之音某視蔭漙
涼聞歌感慨無青玉案之作羨贈難肅踐烏石崗之
言相尋未晚輒抒拙訥少荅殷勤

荅卓漳州親書

老夫耄無能矣不記賤生鄉人善者好之特垂華問
方謝親朋而掃執忽驚軍將之打門郢客調高君房
語妙由胸中六家九流之洞貫故筆端千變萬態而
無窮發藥孔多應罵不暇共惟某官大庭前列華省
望郎入朝奏太史之書成出守得文公之補處討論
潤色為命使演綸視草以尤宜嘻笑怒罵成文雖據
案坐曹而不廢記憶光陰之遲暮分張膏馥之賸殘
其眼眩花生心關藥裹已飭楷燧而亟拜復濡惡札
而重陳安渤海之功高君且召矣營菟裘之計次吾

將老焉

乙丑生日回啟

上寓

耄天耄矣自古無百年之期鄉人好之以愚有一日
之長挾搗麝藻粉飾頽齡共惟某官讀五車書織千
機錦念此暮遲之光景託諸嘻笑之文章然某頃事
先皇叨塵法從柱 神武之衣冠雖又吸鼎湖之弓
劍如新未釋沉憂都忘初度記存獨厚辭受兩難厭
腰黃眼赤之勞灰心卻掃愛玉白花紅之作拜手瑤
藏

秘閣徐提刑

八十餘老自不記其始生三伯五篇今寧無於古作
門孤後其廟瑟鏗然恭惟某官華省望即外臺膚使
與念布衣交之誼發為錦繡段之章然某納履之願
雖諧遺弓之痛未釋揆抒初度非我敢知懷南豐一
瓣香之勤拜青州十從事之惠老夫無能耄矣愧還
笏之已遲先生上壽時乎欲舉觴而未忍敬抒拙訥
少見銘藏

又

退藏已久歸田為負耒之人記憶未忘越境問垂弧

之旦頽齡榮甚高誼凜然某鋪楚澤公子之糟醪飲
醇醪而有愧飽錦里先生之芋栗見碩果而失驚屬
抱先皇弓劍之悲不勝老臣軒廡之慕投李報久自
憐囊褚之貧載笠乘車方羨綉衣之貴

蒲頌衛壽宓

辰乎去何速自感慨於旄期愛之欲其生辱寵綏其
初度公雖好禮僕則懷慚共惟某官雅致甚清官情
素薄進以禮退以義安知環尹之榮貧無諂富無驕
不改布衣之操衆趨新貴獨念陳人碩果登祥精幣
寶篚感故人金石之意尺素遙臨抱先皇弓劍之悲

左弧罷設廉可無取卻為不恭戴笠乘車雖不同於
出處受殮返壁莫少吝於殷勤

曹守司直

行滕文公之政久託依棲問絳老人之年猥蒙禮教
烹魚之書邊至羅雀之居有光恭惟其官東甌象賢
西京循吏廟論微黃之意決莆民借寇之情深幸四
輩之小遲念一翁之大耄駢羅臺謁光寵門孤公方
奉孔廟之豆籩僕追愴橋山之弓劍意雖勤於祝饗
食肯忍於下咽詩人投瓜報瓠莫肅嘉惠昔賢受羨
反錦霜慕遺風

陳尚書

人稀七十者餘生矧迫於旄期詩有六義烏傑作尚
存於古意揆搗鴻筆光寵爵羅共惟其官忠結人主
之知文鼓天下之勤百篇剴切傾倒鯁言一字謹嚴
本原麟史雖易曰王臣蹇々然子在鄉黨恂々念以
衰殘祝其壽嘏叨兩制則負乘過矣擬三賢時齒髮
似之從耆英洛社之游未諧撰杖茹先帝鼎湖之痛
莫挽遺弓槁木寒灰視蔭幾何明珠拱壁無脛而至
每吹噓於吾黨猶暖熱於此翁其自省情荒難拔名
勝朱絃三嘆忽聞清廟之音緹襲十重永作傳家之

寶

李禮部

西清遺老勞侍從而挂冠南宮先生驅文辭而入筆
交情無斃初度有光恭惟某官運斤成風尚綱惡著
駕相中輶傳甫為登車攬轡之行歸汾曲田廬不改
彈琴著書之樂念病叟光陰之晼晚分詞人膏馥之
賸殘不負手於炎日每垂情於寥天其屬悲弓劍罷
設桑蓬莫追逐而參翱翔第愛惜以為珍寶題唐謫
仙黃鶴未易續貂隨周柱史青牛或堪為馭

莆田仙遊兩宰

滕文公與許行處茲幸受厘晉大夫使絳老年古尤
尚茲新腔幼眇華髮競榮恭惟某官有粲然文臨壯
執縣萬口誦龍筋鳳髓之判片言折鼠牙雀角之爭
減晉陽繭絲之祖孰知尹鐸至武城絃歌之室惟有
澹臺念此陳人託諸古調其屬悲弓劍罷設桑蓬自
憐灰寒木槁之餘猶愛玉白花紅之作豈無青史火
書難止之祥未有雪兒悟唱鶴飛之曲

丙教授

居士四休已栖遲於晚景廣文獨冷肯煖熱於陳人
自慙華皓之餘猥辱青黃之飾恭惟某官文有古意

經為人師席下執經但見門人之履滿樽中有酒不知
知座客之羶寒偶成嘻笑之文章假寵豁童之齒髮
何修而獲無德以堪其衰殘不記於桑蓬攀慕未忘
於弓劍白羣孺送老莫報珍投絳紗帷授徒黨蒙私
淑

曹職官

病翁老及久矣退閑幼婦詞工施諸衰朽過辱青黃
之飾足為華皓之榮共惟某官果藝在政事科英妙
入文章籙至是邦聞其政異人之求問老人使之年
何甚之宿鏗錡古調光寵頽齡某方汲弓劍之悲無

復桑蓬之志空煩墨客揮綵筆而永歌未有雪兒拍
紅牙而位唱

丙寅生日回啟

陳尚書

伏承揮翰俯記垂孤專俾剝喙而叩門綈禮便蕃而
塞屋年瀕晚暮安於山林臯壤自娛誼薄雲天不以
寒暑燥濕改度垂情至以無德堪之共惟某官立朝
則烈日嚴霜接人則光風霽月興懷病叟同事先皇
昔韶奏鳳來俱令於廣樂今鼎成龍去同抱於遺弓
憐其景迫於桑榆祝以壽侔於檮櫟永叔譏老不知

退僕願銘膺獻可云事尚可為公宜努力

林中書

僕小家數光陰矧迫於暮遲公大宗師膏馥許沾於
殘賸色絲好妙華髮艷榮共惟某官足躡天梯手織
雲錦小則千詩百賦大則九制三麻羽獵以前爭誦
子雲之少作玉局而後始見坡仙之大全徧履清華
不遺故舊金口辱為之善頌白頭反似於新知急景
凋年八袞蓋縣於弧矢華星秋月兩篇永闕於巾箱

林農卿

范叔舊綈袍交情未改秦郎小石調初度有光自願

廷殘曷堪拂拭共惟某官眼空四海氣蓋諸公先朝
聞籍甚之名同社伏飄然之思當年應制高才奪宮
錦之袍餘事填詞古調奏雲和之瑟出噓枯之妙語
華慕春之頽齡故鄉憐老鶴之歸悽其有感貧舍之
春鷺之轉持以安施

徐提刑

病叟衰殘有子房赤松之興故人繾綣貽武公綠竹
之詩逸思飄然閣投過矣共惟某官至剛至大有勇
有仁按發之威動搖山岳平反之念對越穿蒼蒼方
奉行楮幣之新書乃記憶布衣之舊好作為善頌假

寵頽齡曾謂退閑尚煩煖熱某已挂神武衣冠而去
未忘橋山弓劍之哀瑟兮個兮豈有文章之可述美
矣善矣如聞韶武之遺音

卓刑部

林下山間方安一丘壑之趣柳邊沙外忽貽千秋歲
之詞寶瑟鏗然柔弧寵甚共惟某官然黎名勝剖竹
循良上方嘉唐邑得禾之祥朝未行渤海罷兵之賞
非若淺夫有幾微見面惟於故人相爾汝忘形憐晚
慕之光陰分賸殘之膏馥金縷唱紅
毛錐秃鐵研穿難賡逸韻

趙工部

甚矣吾衰矣忘設門孤言之永歌之忽絃廟瑟憐其
皓白飾以青黃共惟某官丹桂高攀青雲闊步同時
文館推一更生千古詩壇有兩工部言念山中之執
友僅存圯上之老人鑄此偉詞華其晚節召李太白
進清平調行登子於寶床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願借
余之拍板

林太博

晚節末跖忝陪洛下之後塵永歌長言忽奏郢中之
右調其榮甚矣何德堪之共惟某官國之後良士者

師表韓退之作進學解格之使前晏平仲善與人交
久而愈敬憐半垂之白髮分絕妙之色絲味莊生櫟
樹之言僕幸延於天伐和漢帝柏梁之製君盍造於
清華

權郡

村翁初度素無麟紱之祥地主清臨忽有驪珠之贈
新腔叶律暮齒生光共惟某官清若冰壺皎如玉樹
先皇之所親策諸老莫不知名偏壘肩才未足展治
中之逸足大賢為政不必分刺史之真符每設醴以
待穆生亦屏騎而過黃憲挾槁麗藻披拂朽株材思

已衰安敢和郢中之曲風謠甚美尚能續沂海之歌

又

某倦返故栖老逢初度無桑蓬壯志有弓劍餘哀殷
圖地主之仁賢深念老翁之耄耄騰賤問勞實篚匪
盼顧朽質安知龜鶴之年犯先賢無取熊魚之戒擇
而辭受甚矣銘藏荀令熏衣願丐筆端之賸馥盧敖
據殼儻陪物外之勝游

李禮部

廢蓼莪之卷老尚暮親保樗櫟之年公真愛我贈錦
心繡腸之作為霜顛袍面之榮共惟某官粲然有文

淵乎似道弱水三萬里追逐於羣僊若縣五千言傳
授於始祖念陳人之暮齒按樂府之新腔會天津稿
踐西洛耆英之約尋烏石路誦半山老子之詩第恐
瘡殘難拔壽雋

趙梅州

吾年耄矣辭荷橐而乞身君思飄然倚玉簫而度曲
不圖暮齒辱贈新腔共惟某官蟾宮高攀席符海剏
詞章爾雅諧樂府之六律五音倫類貫通知漢宮之
千門萬戶乃絃古瑟以賁左孤忝陪洛下之游敢云
葢宿欲和郢中之倡自愧才衰

鄭太社

僕瀕耄耄都忘熊夢之祥君富才情為製鶴飛之曲
不圖俚耳忽聽新腔共惟某官席榜名高鷓行譽蚤
寧種祀菊為甫里之散人不把蒲萄博涼州之刺史
顧如遺老舊客元樞念其景迫於桑榆祝以壽侔於
檇櫟蓬矢四方之志寧復壯圖朱絃三歎之音尚含
古意

林安溪

余學無成冉上至老君詩多態疊上逼人自慙皓白
之餘忽被青黃之飾共惟某官鑄出奇偉掃空腐陳

粵自子雲相如以來賦筆幾絕孰謂少陵謫仙之歿
詩壇遂荒挺生若人將付此事觀其賀博菴桑蓬之
作借以發弓寮翰墨之豪鶴瘦龜飢巧質難希於上
壽鳳儀麟獲高才必瑞於明時

陳宰憫

漢廷視草之人嚴承明而請老河陽種花之令歌樂
府而華予冷然右音榮甚初度共惟某官畫囊無底
吟筆有神卧元龍之樓素挾豪氣至言偃之室惟聞
絃殷分天孫織錦之章華野叟垂弧之旦扈蹕第甘
泉之頌莫敢附於從官聯袂和魯山之歌願率先於

耆老

蕭教授起大韓山長伯高

維摩居士老病坐感歲時廣文先生高敞殼滿天地
其榮至此何德堪之共惟某官腹貯五車筆扛九鼎
盍早給尚方之札云胡采泮水之芹侍天子之席間
並進四科之高第期老人於圯上非為一卷之素書
奏雲和太古之音華靈均初度之旦雖田光納履久
已作於閑人縱鄭老無羶所願陪於下客

臧曹官

一禿翁耄及久矣引年一語掾才高為之度曲自慙

垂暮良費嗟括共惟某官承露金莖臨風玉樹隨羣
而入孰如我之賢勞直道而行不計公之喜怒言念
老生之初度俾沾才子之殘膏忽聆三歎之音倡烏
寡和欲效七襄之報織不成章

王縣丞得三

余髮種口忘麟紱之祥君思飄口有驪珠之贈自慙
謁颯不稱揄揚共惟某官有是天才輔以學力章騰
鶚薦見知當路之諸公書訪雀羅加禮受厘之一老
擘然麗藻賁此朽株急景凋年懶陳於孤矢華星秋
月永闕於巾箱

張監務邦洵

上同共惟某官筆幹千鈞胸蟠萬卷興公之賦擲地
有聲文昌之詩如雲多態言及老生之初度俾沾才
子之殘膏忽聆三嘆之音倡烏寡和欲效七襄之報
織不成章

方山長至

落日沒山西吾生休矣涼風起天末子意如何投贈
新章寵光初度伏惟某官高攀月桂薄采泮芹侍夫
子之席間進生徒而私淑拜德公於床下為耆舊而
執謙念陳人蒼顏白髮之餘分才子黃絹生絲之製凋

年急景屏孤矢而勿垂秋月華星寶巾箱而永閱

楊縣丞思謙

垂崖老尚書忽亡忘初生之日平原佳公子洋洋聞
正始之音共惟某官漢開西名家唐靖恭舊譜暫為
假令河陽之花盛開見謂文丞蓋田之松對植顧如
英妙尤篤交游念其晚暮之年贈以陽春之曲空煩
墨客按金縷之新聲未有雪兒拍紅牙而佻倡

士友

老大耄矣如焦穀之枯鄉人好之有靈椿之祝古晉
要妙暮菴院榮共惟某人志抗雲霄評高月旦無友

弗如已者雖泛愛而親仁善謹不為虛名或以文而
為戲贈以郢中之絕倡擬之洛下之耆英自顧衰頹
不堪拂拭譏秦少游入小石調子豈敢潑乎陪傳大
士唱金剛經吾將逃儒矣

卓刑部

僕侵尋大耋暮華陽真逸之風公倡率羣賢開洛社
耆英之會固已有不貲之破費乃復叨甚腆之匪盼
雖佩高情寶包厚媿敬以璧返均之銘藏得鹿心灰
不記覆蕉之幾夢吸鯨量減浪云逢麴而流涎姑削
牘以稟訓別負荆而推謝

諸友醪飲

一老乞骸久挂冠而還里諸賢尚蒞欲載酒而過門
聯壁招邀剝緘愧悚折枝長者式昭遜悌之心先酌
鄉人敢曰斯頌之敬

回黃教授

家溫身寵退臣莫報於國恩兄事肩隨舊友未忘於
交誼豈敢追攀於先進居然獎借於晚生共惟某官
蒞宿而意新年高而德邵叔度汪汪之量華胄
相望武公抑抑之詩菴期不亂念其昔叨末契
今亦暮齡雖才不才之爾殊然老吾老以相及見

鄉人長者則拜况辱珍投誦廣文先生之歌難爲絕
唱

丁卯生日

林中書

短檠棄擲僕烏覩青藜杖之光老筆森嚴公占斷紫
薇花之樣托錦心綉腸之作為秀眉黃髮之榮共惟
某官間正始音識闕睢亂文則史質則野衆作皆然
蒞之宿意之新一人而已既備大宗師之全體六工
小石調之新腔慷慨高情光華初度某又拋書案未
減藥囊方苦昏花望金篦之刮膜恨無妙麗倚玉簫

而成毅

陳提刑

挂衣冠而神武力請還山立繡斧於雲霄未忘同舍
託樂府新腔之妙為野人初度之榮共惟某官粉省
望即蘭臺良史吟玄都覩並遊各看於桃花苞甘泉
宮太半已持於荷索雖近辭於禁密猶遠有於光華
嘉其保晚節之香示以禮高年之意某情懷牢落瞻
視昏花墨妙筆精自可供清平之調曲高和寡若為
賡幼眇之音

鄉守趙計院

皇覽揆余初度自感餘齡諸侯不臣寓公力行古道
贈以陽春之曲賁以晚暮之年共惟某官皦々冰清
巖々壁立憇崇訟少技薤才高春陵之行杜子美為
之起畏南山之判蘓味道見之必羞隳括金石之音
輝華孤矢之旦某堆懷銘惠稽首拜嘉歌益郡之中
和素非才子誦魯侯之燕喜殊愧風人

趙倅

僕老於劉子政不記初生君賢如趙德麟為歌古調
桑蓬焜耀宮羽協諧共惟某官妙吐天葩高攀月桂
漢京士子相推舉大學之幡唐朝公卿爭傳誦阿房

之賦躬行水利永障濤瀾客至水廳但談風月每念
垂車之叟今為負耒之民託錦心綉腸之詞假掩面
霜顛之寵某自憐韓老慨然發於秋懷所願秦即移
此施之春帖

林農卿

櫟樗無用幸天罰之偶逸松栢有心於歲寒而乃見
假黃絹色然之作為蒼顏白髮之榮共惟某官館殿
名流山林特起昔鵠來大液曾賡應制之歌今龍去
鼎湖空抱遺弓之泣尚念同時之髦士今為謝事之
禿翁奏郢曲而揄揚率洛英而存問見童驚喜里社

傳誇某自顧尪殘曷堪提獎自有赤青全拋挿架之
書家無絳唇空負繞梁之曲

卓刑部

上同共惟某官以黃甲名流居紫陽補處以仁政代
暴政不數畧以取魚視畬民如省民爭解刀而佩犢
渤海之墮書甫下中山之謗篋已興有歌詠發乎性
情無幾微見於言面古調鏗鏘於郢曲高軒頌袖於
洛英某自顧尪殘下同

趙梅州

上同共惟某官卓雅不群勞護自牧石門泉濁不能

易夷齊之心長樂瘴清亦既奏中和之最方擁旌旗
於新府未忘車笠之舊交贈我好歌華其初度某自
有赤青下同

趙工部

上同共惟某官甲殿上之傳臚紹山中之文印條冰
若杜子美掃空萬古之詩人太乙照劉更生引領同
時之學士念申公八十餘之老製秦即千秋歲之詞
金石鏗然桑蓬榮甚某日有赤青下同

林尚管

上同共惟某官通務之儒識時之傑機雲不作久無

競爽之才蘊藻以來復見二難之懿翫辭弗容於細
德殷勤加惠於淡交曠括宮商麗光孤矢某日有赤
青下同

莊省門

上同共惟某官家學傳衣世科拾芥義方孝謹藻奇
先生之嫡孫詩律森嚴懃巷老子之宅相謂立登於
要路忽勇退於急流際格古音光華初度念以翁之
晚歲與吾父以齊年某自顧尪殘下同

李書監

上同共惟某官漢甲科郎周譽髦士四庫書付之典

掌六館生有所師承始從烏大夫之招壹如溫造不
負衛將軍而去獨有任安隳括宮商寵光孤夫其目
有赤青下目

南劍林倅

上同 共惟某官用世才周康時志廣雙溪監郡未免
斲而小之萬里建侯會當圖其大者念陳人之初度
製樂府之新腔其自顧廷殘下同

邵武林倅

上同 共惟某官科第摘髻功名唾手書上光範蒙夾
袋之知舟近蓬萊忽引航而去暫作樵川之通守未

忘洛社之陳人隳括宮商寵光孤夫其目有赤青下

徐提舉

大士無障礙未回瞻漢之昏花使臣有光華尚記禿
翁之裹朽贈以驪珠之作過於麟紱之榮共惟某官
今之名流古之遺直雖冰霜勁節屢聳瞻理輪攬轡
之威然金石交情初不隔乘車戴笠之勢灑翰示締
袍之意遺詩賁孤矢之朝其自顧廷殘曷堪提獎欲
焚筆硯難賡郢客之古音永閔巾箱留作鄴侯之家
寶

方秘書

維摩病故士忌蓬矢之紀祥世南行祕書倚玉簫而
度曲高情繾綣朽質光華共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如
翻水告于爾后屢對賈生於席前用之鄉人肯拜德
公於床下遂令俚耳獲聽古音某久廢整窓尚親湯
液傳玉函之訣與洗昏花敵金縷之詞恨無妙麗

黃帥機 林安溪

求王杵臼歎刮膜之無方唱金縷衣忽倚簫而度曲
協諧律呂糝耀柔蓬共惟某官粲然有文淵乎似道
俗間火食語一洗哇淫天上步虛詞罕聆幼眇念病
翁之華髮贈才子之色絲加厚久要有光初度某啓

逸月鵲固難擇木而棲無轉春鶯空負繞梁之曲

戊辰生日回啟

回徐提舉

生也有涯素安定分壽則多辱飽閱交情矧相逢車
笠之時猶未忘孤矢之旦事真創見感不容聲共惟
某官古典刑入今文章伯自漢大農平準之後普沾
紅腐之蓋藏及暴公子直指以來重識繡衣之風采
繩強宗以安善弱荐健吏以勸事功不圖濟南老主
九裘之翁曾是冀州刺史故人之舊韻山濤常少知
欲者之不多哀范叔一寒有故交之餘恋蟠屈烈日

嚴霜之藻擗搗華星秋月之章其受則傷廣辭則方
命捧書亟拜驚燮明珠之暗投倒索宜搜括一瓣香
而回向

鄉守趙計院

人生百歲端如過隙之白駒我瞻四方僅有還鄉之
黃鵠感君候之善頌動蒙叟之喜心擊鉢材慳報瓊
禮闕共惟某官笑談霏屑咳唾成珠君苗讀士衡文
生欲焚其惡札味道見雷言判必猶帶於羞客似憐
濟南之老生遠引淇奧之君子觀鄉意古尚苞義高
某暫設門孤永為家寶豈無愛客舊雨去而不求深
恐偷兒半夜負之而走

江倅

上同動蒙叟之喜心共惟某官以簡易得民和以安
靜為政體粵從闕央沈清俗吏之簿書時與賓朋管
領冰廳之風月憐才古意下同

林中書

皇揆初度莫報親劬人羨久生不知老至揆搗鴻筆
光寵爵羅共惟某官文包化工學到聖處伸舒最宜
詞掖絲綸成一家之言應氏三入承明麻卷似六經
之禮追唐元白鞅宋汪綦若箋釋苦里蒙縣人之書

尤契合漢文竇太后之意及穆陵髯絕遼海鶴歸似
憐絳老之衰許入洛英之會托牙絃之古調祝銅狄
之高年某自頽衰癯難扳名勝冰稜間道難需平子
錦綉段之章虹氣亘天永作米家畫畫船之寶

林裴卿

上同不知老至厚矣金石交之好贈之錦繡段之章
共惟某官承絕學之傳得先天之妙始竒陸生新語
令說詩書及覽枚叔奏篇尤稱賦頌青雲失脚白首
抽身似憐絳老之衰許入洛英之會託牙絃之古調
祝銅狄之高年某自頽衰癯難扳名勝戶外客屨豈

無楚然之音帳中論衡恐有負之而走

卓刑部

上同共惟某官華省望郎御屏賢牧摩娑高先生喬
木皆已成陰封植朱文公甘棠至今勿翦其治為七
閩之冠雖去有百年之恩似憐絳老之衰下同

趙工部

上同共惟某官擅江夏無雙壓杜牧第五詔更生誦
習頰下青藜畏臣甫蹉跎久紆朱紱昔與乃翁同隊
今觀吾子二毛似憐絳老之衰下同

方秘書

上同共惟某官至音自協宮商妙語不煩絕削早陪
正觀學士登蓬萊山中若開元翰林對金銮殿衆皆
非其類而狎其謫公益豪於酒而聖於詩似憐絳老
之衰 下同

李書監

上同共惟某官擅江夏無雙亞杜牧第五一鳴遂為
諸儒之倡小却猶掌四庫之書使之踞泣多岐可登
梯而上矣惟其壁立萬仞迴拂袖而去之似憐絳老
之衰 下同

蒲領衛

松柏後凋歲寒乃見櫟樗無用晚暮奚堪極口揄揚
汗顏傳誦敬惟某官幼好奇服自鑄偉詞歧鼓嶧碑
剡苔蘚而出湯盤孔鼎勤金石以傳諸公服其終賈
之年一月出於樊孟之上深慕先民之尚齒每為長
者之折枝濃炷寶熏高攀碩果某惰荒已久偶儷非
長吾貧乞兒守君子固窮之語公大檀越辦菩提喜
捨之心

見任官

僕拊尾金而歌光陰晚晚客吹洞簫而和音節激昂
極口揄揚汗顏傳誦伏惟某官善養至剝之氣能大

所居之官天時不齊於民怨民咨而必察人情可畏
何公喜公怒之足言謂詔書尚禮於高年若禮樂寧
從於先進觀鄉意古尚菑義高某幸以屢氓賑濟於閭
老蘭芽初茁香九畹以皆聞樗木不材蔽十牛而安
用

林秋陳簿陳權糾楊法

老伏波病維摩已濱大耋髯參軍短主簿猶記始生

極口揄揚

下同

兩教授韓山長

毗耶居士未脫灑於沉痾廣文先生尚記存其初度

揄揚極口登受汗顏伏惟某官如現郭有道碑似讀
何生蕃傳問絳人甲子虛銷十載之光陰同節老襟
期時與諸儒而斟酌憐其暮景贈以好歌某暫設門
弧永為家珥何時樽酒與太白而細論向來辨香容
后山之回嚮

即武林倅

上同林
農鄉

共惟某官生夾漈比鄰通圃山譜系益嘗禪

長官古調章水去思不必分刺史真符樵人愛戴無
情公議譽之不置有力貴人挽之者多以憐絳老之

裏下同林農鄉

陳尚書

老馬八百價僕以厓墮天駟十二開公真汗血運此
成風之斷華子墮地之辰共惟某官沉酣古書通達
國體為君謨邑子四諫祠于里門作仲尼素臣三傳
東之高閣歷諫大夫而耻屈節遷太常伯而徑拂衣
似憐絳老之衰許入洛吳之會灑銀鈞之華翰祝銅
狄之高年濃炷寶熏高板碩果愛存羊禮登嘉重饗
餐之慙答弄麈書廢學恐偏旁之誤

諸知縣

門設爵羅都忘初度驛馳駛足惠我好音伏惟某官

缺二葉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三十七

雜啟答守倅時官

王守工部克恭

伏辱賅牋寵放折俎重念某里巷晚出與先進不同
州縣麤官視勝流尤異茲承宴享稍異故常豈無欲
苟之心適有服總之戚陪孟嘗之珠履難希上客之
榮招虞人以皮冠願守匹夫之志况是日尚留於鄰
邑以何名可拜於盛儀所有餽金當返璧

又

遠辭盛禮恐速嚴誅雖荅語之甚溫願愚忱之未白

屬者大開公譙高會羣賓某方哭婦翁尚留鄰邑實
不聞有下榻之命亦未始控循墻之辭迨還轅之及
門驚折俎之蒲室於義未有所處雖食且不下咽僕
稍好修何至於葷食豆羹而動色公方待士寧忍以
飯囊酒甕而加人欲望恕書生之清狂責郡人以廉
耻免為饕客全在賢侯儻他時賜出於有名則下走
誼難於方命再瀆之罪百拜以頌

揚守監丞夢信

疇咨雅望倣布寬條入太學咀英華不作熱官之想
問君王乞符竹皆傳廉吏之來方竊芘麻敢稽迎候

恭惟某官江鄉名族場屋宿儒惟本朝之道德詞章
萃見廬陵之郡若閤下之父兄家世尤為多士之宗
昔者忠襄仕于建鄴虜窺天塹羣拜窮廬方表甫委
師將相至於失節獨杲卿罵賊天地為之動容使當
代稱為忠義之門至奕葉不絕詩書之澤載觀賢業
尤有祖風臨履淵冰肯墜清白之訓放浪嶺海不傍
軟紅之塵及吾丘奉最而來興主父見晚之歎長安
貴人之衆車轂競馳國子先生之賢門庭獨冷上書
勇決而求去當軸委曲而莫留蒲雖斗大之州帝則
印利之久兒童騎竹馬問新牧之謂誰佳士得朱輪

恨先驅之來暮而况官府無酒鹽之權海鄉有魚稻
之饒士多知書俗少梗化為丹荔黃焦所誘暫至南
州詠青苔紅藥之詩即歸西省某涉世甚淺入山未
深少竊虛名亘天公之見罰晚歸舊隱幸地主之相
容屬聞謠誦之載塗始覺旌麾之壓境石田荒茅屋
破久安貧士之常太守好長官清即是老農之幸

新守陳夢龍

當宁掄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稽太守之章
父老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修書札以候旌麾
恭惟某官書讀五車詞傾三峽朗陵荀有文若視元

經堂集卷五錄

覲而有光靖恭揚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後
造之選號七閩文章之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
後進佐陪京之留鑰風月游分牧思陵之潛藩瘴烟
一洗盍趨召吾立而奉計碩重煩韋守之凝香眷此
邦人種何福德鴻碩鎮臨之未遠衆賢選擇而重來
昔尚父報政於齊何其疾也國僑遺愛於鄭誰其嗣
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眠事光復周公之舊宇增培
召伯之憇棠歷觀舊史所書鮮如今日之懿譜端明
之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紫薇莫須公等某坐虛
名之過實為衆毀之求全炭之蹤甚危信之吠

未息身雖禁死永孤明主之知名列黨碑尤當累臣
之罪自嗟垂暮偶未溘先躬書詩以教子孫力田園
以奉公上聞雙旌之孔邇扶一杖而起迎太守賓懽
猶記鳴禽之同樂郎君官貴恐難行馬之重窺

潘守宮教塚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久屬望於班春
使君徐徐其行孰不歌於來暮亟馳尺牘往候雙旌
恭惟某官稟奎鼎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
生於寶婺而偉人多出於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
實踐柱史殿上之叱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

經學堂書錄

單傳震澤之學不由介紹自致清華東觀羣儒推蔡
邕尤知漢事太學諸生曰韓愈宜為人師厭輦蹈之
紛華愛桐廬之瀟洒衆歌別駕詔遣追鋒長孺庭之
直臣有足憚者梁王上之介弟遂使傳之但嘗為朱
邱之賓鮮不在烏臺之選視猶晚已義不呈身對揚
咫尺之威枚數中外之事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為動
顏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色蒲方美印帝命剖符
俗無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病鄉校之議自孟子
已形巨室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理可屈權勢不必
參伍以問牛馬當如中孚之及豚魚小國寡民未窮

帥儒之施設聖君賢相方褒牧守之循良煖席未皇
予環不遠其乾淳舊族海嶠孤生四紀驅馳人知其
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擢以清望官紊進士任子之品
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轍以茲蔽罪良所甘心廼若騰
樂羊之謗書始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加於丹頸
寬恩獨念其白頭獲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之且
至將扶杖以頽觀僕視彼徐穉任棠則慊然侯賢於
陳蕃龐參也遠甚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
孫不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旃

鄉守樂語

經筵堂直錄

藩條做布方欣受許子之屢鄉論素早乃特下陳蕃
之榻竊味伶倫之好語仰慙牧守之盛心昔者諸侯
尤待寓公一國必有善士任棠隱者龐參候門而還
林逋詩人李及衝雪而訪皆以道義為輕重豈計官
資之崇庫何況黃堂初開華譙衆觀位置愚自劑量
龐眉多洛社之耆英躡踵皆漢廷之雋茂居常合席
鉅容前之是後之非獨享加籩則是有其一慢其二
荷君侯之偉度察野叟之真情茲蓋伏遇某官六館
儒宗兩京循吏伯禽奄龜蒙之地無忝周公曹參避
齊相之堂以俟蓋老班春屬爾來暮藹然興懷嚴考

之遺民俾陪太守之下客鳳皇見潁川郡必一璽書
鷄鵠集魯東門奚煩鍾鼓雖不敢傳誇於邦域然謹
當付授於子孫序鄉飲之儀僕獲覲於古禮記醉翁
之樂公自有於雄文

潘守覬歲

累臣垂暮不記換於歲華仁牧頌春忽喚回於暖律
箋函俯逮蓬戶增光輟膳宰之珍羞分兵厨之餘瀝
雖枵腹頓為之醉飽然厚顏殊愧於老饕嘗鄭君之
羹自悲不泊食伯夷之粟尤覺傷廉

又

茅柴餞歲澆田舍之微勞綵勝頌春分兵厨之餘瀝
里閭改觀水陸畢陳夫何視楚澤之累臣幾若待甘
泉之法從某銘心無斃捫腹有慙從者絕糧敢効仲
由之愠庖人繼肉莫望子思之賢

潘守樂語

七十翁尚扶杖而嬉及觀德化二千石有掣鈴之客
爰秩初筵屈符竹之尊嚴為桑蓬之光寵恭惟某官
在醇儒之目有循吏之風於前輩滿腔惻隱之言終
身是踐凡世吏奮髯武譎之事一毫不為糧棲畝而
有餘兩隨車而輒應由公方寸使郡治平如子產然

豈獨鄭人之母有許行者願為滕君之民興念希年
俯為卜夜擁韋卽之盡戟訪杜老之草堂山間明月
江上清風固閑人之共有竹裏行厨花邊立馬乃田
舍之所無雄辭傳播於親朋盛事夸張於樵牧某了
無新意徒愧老饕感烈士之暮年壯心未已願先生
之眉壽餘瀝見分

趙守樂語

把茅送老愧非洛社之耆英盡戟行春俾預梁園之
賓客初筵甚設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前輩典刑故家
文獻聞絃歌於百里孔門亟稱陳雅樂於三雍漢庭

趙守樂語

推重甫布宣於明詔首存問於高年加籩之禮隆祝
饗之誼古腐儒之食麤糲烹唯常爨於廢度君子之
酒旨多饗鷄奚煩於鍾鼓謂其綴於蛾眉之末引而
進之絨橐之間位置太高觀瞻未允託伶人之善頌
覺野史之厚顏某口誦心惟齒衰才盡續老饕之賦
竊比坡翁作公譙之詩難追子建

趙守寺丞

溫詔車行輕裝赴鎮闕嗚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
人望結輦之來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候雙旌恭惟
某官講貫於家庭切磋於師友黃岩萬家之邑藹若

誦絃西橋諸趙之賢尤其冠冕迺如執事克肖前人
其踐履則司直奉常其施設則省郎中祕三載令君
之勤恤百年父老之去思泊擢廷紳蓋旌縣譜為丞
再轉少留且列宿之可攀乞郡三章勇去雖六丁而
莫挽蒲本樂土守多名卿屬此儉荒加之供億遣防
江之戍衛募入水之飲飛西北之事會無窮東南之
膏血已竭國有三空之患孰不懷於隱憂民受一分
之寬公蓋念於斯語靡容席煖即有墮襃其妄想灰
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嘗接緒言今為負來之
民已尋初服聞涓上日喜托餘齡騎竹迎細侯固難

經鉅堂重錄

入小兒之隊尋花訪野老尚能和太尹之詩折屐之
深濡毫罔既

徐守寺丞樂語

僕侵暮景歸先人之敝廬公敬高年設邦君之反玷
清歡卜夜好語辟寒恭惟某官濟美當家從游諸老
方冰山擅國六卿三家之僭有萌非棋枰據經三緇
五常之道幾熄至今延平之遺愛有古循吏之餘風
自執事之下車與尊君而合轍吏多饕墨孰如龜腸
蟬腹之清俗尚苞苴獨無鰕鱖鱗魚之獻某所以辭
邇聯而去國亦惟樂美化而受塵息肩蝸舍之初觸

目鵠原之感殷勤盛意欲載酒而訪子雲踧踖牢辭
辱下榻而禮徐孺托優伶之善譚備賓主之多儀衆
云吾侯鮮有此客愧非才士不能歌蜀守之中和竊
慕風人尚可頌魯公之燕喜

曾守司直

細札專城前茅墜境環千里而置守親冊于朝受一
屢而為岷頭耕其野庸脩短贄泚侯高牙恭惟某官
襟度春融丰神山立侍緇帷之側早趨庭而有門角
黃策之文屢鎖廳而得雋嘗婉婉而贊閭畫亦颯颯
而草軍書著鞭驚聖哲之場進孰禦者執壁封子男

之國斷而小之既騰三異之聲又著平分之績屬更
漢化甫寘周行而乃慨東畎之甘棠乞南州之符竹
賓客惜翟公之去無羅雀之嘆烏兒童喜郭伋之來
有竹馬而迎者靡待頌條而下教皆思宿道而向方
謠誦四馳報太公望之政璽書中出趣曹相國之裝
詎容偏方久拜大惠其幸因先契辱在下風昔文恭
公同聲而相應當端平際一面而定交誨言書紳翰
墨盈篋茲病叟荷鉏之地在象賢賜履之邦頌如襄
殘得所栖托交通二千石豈敢掣於齋鈴廣袤二伯
弓粗足供於樵斧瞻依窳切專叙莫周

曹守重陽節儀

山翁老退方拾穗而行吟地主仁賢分泛藁之餘瀝
申以繼粟繼由之禮念其祝鯁祝饁之時其拜賜何
勞傷廉是愧無黃花散金之句自歎衰年有白衣送
酒之人足訓佳節

曹守樂語

引年還笏幸歸從太守之遊卜夜加籩示不臣寓公
之意霜顛榮甚春脚盎然共惟某官奕世才華一門
貴盛清詞麗藻視建安七子而有光讜論危言雜慶
歷四諫而無辨是生豕嗣尤得單傳吏能少獲縣譜

經鉅堂重錄

第一政惟佩玉不利於步趨亦既奉璋攸宜於左右
衆觀三接復擁一麾建牙甫布於寬條尚齒首存於
古意謂半世獲交於橋梓異於稠人念癡年偶長於
扮揄延之上坐託優伶之善頌發遊戲之雄文但恐
趣入於天朝不容久依於地主其無勞厚饗有愧汗
顏德匪耆英僕敢希於迂叟語多謬誤公尚恕於醉
人謹課踈蕪少伸銘謝

曹守歲儀

宦情衰謝已挂衣冠臺醜殷勤曲相俎豆辱鈴齋之
殊禮覺茅屋之歡顏頗聞召節之將頒尚喜甘棠之

暫憩茲臨徂歲加惠耆年某調飢方幸以充腸爛醉
不知其敗面邦君七牢之饋豈不厚哉書生一飽之
難廼至於此扶持裁答臯緩增慙

曹守送重陽節儀

賢侯報政借留憩南國之棠退老投閑扶僊把東籬
之菊方拊時而感慨辱記節之殷勤分兵厨涓滴之
餘輟賓筵方丈之食脾神失喜竈鬼亦驚靖節欲眠
不知其已醉子思亟拜安敢以弗恭

曹守冬至節儀

村翁岑寂無旨蓄以御冬地主仁賢委博封而記節

經堂重錄

自憐衰颯莫稱殷勤龜腸忽享以八珍鼠量曷堪於
五斗某登嘉僕僕復命匆：聞養老之風孰非懷惠
論食功之義寧不有慙

曹守冬至節儀

爐煨楮拙方苦陰寒臺餽酒肴喚回陽律頽如老朽
倍費記存寂：而守元經裹也久矣僕：而拜鼎肉
愧莫甚焉

汪守樂語

師儒出牧親承天子之臨軒退老明農辱設邦君之
反玷皆云初政先禮高年恭惟某官傑出名流飽參

前輩忠恕若曾子一言行之通達如賈生羣疑亡矣
既橫經於朱邸將執簡於烏臺措紳美身去之輕田
里恨公來之暮以清修革饗俗以慘怛行新書剖決
如流真庖丁無全牛之手安靜不擾合老氏烹小鮮
之言甫下教條初陳宴饗為穆生設醴酒宜有重賓
與許行共饗殮且延上座首加惠於野老示不臣於
寓公慨陳人之尚有典刑廣聖世之不遺壽耆袞褒
後甚禍博歎然其徒有枵腸略無藻思二頃田與五
畝宅已歸為負耒之民一夜話腹十季書何幸作掣
鈴之客

細鈿堂重錄

汪守端午節儀

病叟引年託殘骸於地主賢侯記節分餘瀝於野人
視遇有加觀瞻頓改祝鯁之儀甚備設醴之敬未衰
涼殿來薰固莫和九韶之奏晴簷曝日尚能為五袴
之謠心之銘藏面以控叙

趙守計院

細札專城前茅壓境夕瑣有鳳毛之美照映清規昕
庭選麟趾之英拊柔遠俗先聲至止輿望翕然共惟
某官承露金莖臨風玉樹聞多學廣講貫熟於家庭
行治身端清若過於韋布昔淳祐世若無情翁一老

凜然漢中壘之忠諸郎籍甚唐王孫之秀神臯婉畫
計邱提綱平進可立登於雲霄廉取又出分於風月
御屏東記為新天子而分憂畫戟森嚴奉太夫人而
行樂頌是邦之何幸喜吾侯之以來必迹捕椎埋以
安善良必鋤治諱許以厚風俗村無犬吠野有犢耕
吏民相安惜頌春之來暮公卿有闕將選表而入為
某久矣明農加之謝客人欺耄齒迫暮景之桑榆天
許閑身管春風之花柳治道聞太守且至打門為軍
將所驚亟闖高牙庸修短贊魯侯燕喜之頌誰不效
忠蓋公清靜之言愚將有獻

經鉅堂書錄

趙守樂語

凝韋守之香成觀初政設穆生之醴先享高年已為
野老而扶黎尚辱邦君之反玷清懽款洽皓首兢榮
共惟某官尊行聞知被服儒雅在昔毋情為穆陵之
名臣至今象賢有高陽之才子莆雖閩之支郡侯多
朝之偉人公倣頌春民惜來暮孟水本薤熟敢犯於
清規麥舍甘棠留無窮之遺愛昭蘇幽隱拂拭襄陳
似憐北山愚公開九袞之年矣固匪南州高士下一
榻而禮之託優孟之微辭寓武公之善譚第鳳翼且
高翔於千仞恐鷓巢難久借於一枝某寢疎雪案螢

總直成飯囊酒壘僕雖耄耄願歌太守之中和公素
寬洪必恕醉人之謬誤

趙守重陽節儀

病叟乞骸都忘佳節賢侯尚齒加禮高年既藜莩之
枯腸霑菊叟之餘瀝香清戟衛雖畫諾而坐黃堂厨
少炊烟猶吐哺以待白屋予之過禮受者傷庶僕
登嘉慘惓推謙

趙守至節儀

伏以懷太守章登觀臺而書瑞遺老人食覺田舍之
生光溫其和僕而拜蓋以祝鯁祝饘之禮施之

經筵堂上錄

荷簑荷笠之人非有微勞迺叨厚饗詩慚臣甫憶曾
捧於御床賢匪子思豈敢辭於臺餽

江倅至節儀

蟬腹龜腸都忘節物鳶刀犀筋分遺老農共惟某官
有名父之風在象賢之目西京博士學守禮經南朝
文通夢懷色筆久蓋雲霄之閣步尚煩風月之平分
興念陳人忝交先德委餉宰夫之盛饌寵光病叟之
餘齡非有微勞迺叨厚饗下同趙守

趙守年儀

伏以千里宅生元日膺履端之慶一廛占籍暮年蒙

養老之仁遂使寒蹤頓回春意分桂酒椒漿之餘瀝
輟雕盤永筋之珍羞負耒為氓未肯信並耕之論推
食：我安敢忘一飯之恩

江倅年儀

去國歸耕久上引年之請監州好事忽頒醜歲之儀
共惟某官典刑老成風流文獻遯翁乃東家夫子嘗
接緒言尊公如銅川府君親傳先訓念桑榆之婉晚
分椒栢之棄餘遂使寒蹤頓回春意某垂及耄僕
拜嘉負耒為氓幸占把茅而送老推食：我敢忘
一飯之必償

鄉守告朔

某茲審霽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賢牧丕擁蕃厘公
平而兩造解仇擊斷而諸豪循理河內方思於借寇
潁川行見於徵黃某屬已喪明艱於告朔作詩以歌
太守僕未能為輕身以先匹夫公真過矣

通判

某茲審霽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少尹丕擁蕃厘耕
於野出於涂無追胥吠犬入吾室對吾飲惟明月清
風行蓬鷗行寧淹驥足某失明已久告朔末繇輕身
以先匹夫公真過矣作歌以美別駕僕未能為

鄉侔端午節儀

某伏以一屢送老厭苦病魔半刺多情溫存節物城闈
驚羨村落傳誇共惟某官履踐前脩沾濡先訓考亭
夫子親接緒言唐世詩人實傳宗派暫屈賢而丞郡
尤敬士而愛民當湘濱競渡之辰念林下歸田之叟
輟犀筋鳶刀之享閱龜腸蟬腹之饑人方翕以世
情公獨惓惓於先契某室方生白突久不黔耄老無
能徒抱食珍之愧大夫有賜敢稽拜命之恭

涵頭鄭監鎮

為農去國林間方力於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

喝道簸明珠於袖裏飾斷木於溝中共惟某官秀稟
天台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克古
心不入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
微而蠻觸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々求決往々質成
書判流行極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
風左馮翊之才然君子之道中庸頌本朝之法嚴密
姑平一闕即輅九遷某久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
席不煩霸陵尉之訶間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
圖髦士惠碩禿翁歌詩人伐木之章奉賢者班荆之
語傍觀榮其內省闕然署門而謝交情自慙廢退隔

年而還詩債尚恕老荒

莆田翁縣尉

南昌尉雖早素有仙曹之號北山公已老方為愚谷
之民猥辱貽戕敢稽還贄共惟某官讀書之眼如月
春賦之氣凌雲疇昔先登既看花於瓊林之苑藉令
小邨宜給札於玉堂之廬云何帟豹之守閔尚使騏
驎之行地碩士之窮達莫不有命而官無大小皆可
及人警夜詰姦奚止訶灞陵之獵箋天論事聳觀上
文石之書某叱黃犢而力田盟白鷗而同社為先人
守立墓投老何求無惡少瞰屋山即君之惠

曹而同拜某身投岩壑景薄崦嵫夫何幕下之名流
尚記漳濱之病叟鏗鉤雅奏粉黛醜顏子寧不嗣音
吾老既難趨於賓謁余方有公事君忙未必喜於客
來聊課蕪詞少爾藻思

朱仙遊瀆

力田以給公上不辭漢陰叟抱甕之勞輕身以先匹
夫猥辱信陵君執轡之禮恍貽賤之寵甚愧還贄之
斐然共惟某官秀美所鍾典刑是似伯魚詩禮蓋其
少小之習聞子思中庸得於家庭之密授真不忝儒
先之後肯屑為恩澤之侯萬里戍玉門闕一朝通金

閨籍傳聞新治誇說長官本原於文公之書緣飾以
循吏之傳坐令野老聯袂和為予之歌使遇聖門聞
絃發莞爾之笑竚騰三異亟輅九遷其久忝通家頃
任寓里名袒名父嘗瞻龍席之傑魁難弟難兄每羨
鵠鷺之停峙茲聆百里之出宰幸託一廛而為氓愚
公居北山不改迂踈之素仲弓使南面庶漸教化之
餘

仙遊鄧宰 桂發

冠挂神武之門迫耄期而得謝花蒲河陽之縣忽春
色之見分麗藻粲然華顛榮甚共惟其官在英雋之

知不足齋叢書

目就子男之封學道愛人為武城而得子羽貴德尚
齒避齋堂以舍蓋公至如野老之退閑亦辱令君之
嘉獎某強搜枯思莫報珍投宓子彈琴自然單父之
化許行負耒頌為滕國之民

新莆田陳宰偁

飛鳧入境肯為五斗而來化鶴還鄉遂有一枝之託
漫刺方慙於後至華牋遽辱於先施共惟某官孟公
為賓客所歸元龍負湖海之氣幕謀縣譜能聲蚤著
於二邦涓聖詩豪餘事亦雄於一世所以落々而難
合由夫皓々之易汚君子焉可厚誣諸公於是交辟

鑊無冷處豈惟吾邑之凋琴有古音方聳斯人之聽
必少打門催錢之吏必多受廩顧耕之民昔菊荒彭
澤之籬久幽不改今花滿河陽之縣舊規復還鶚表
朝馳鵷行暮召某掛冠北闕負耒西疇忽聆新尹之
臨深動陳人之喜得澹臺子羽僕願事賢朝司馬相
如君非謬敬

趙司理

阮生辟掾頗聞三語之佳許子為氓根受一廩之晚
既滄上日敢順下夙共惟某官丹穴鳳雛渥洼驥子
漢宗室老昔尤重於辟疆唐諸王孫今孰如於長吉

某懷執鞭之素願辱銜袖之先施有朋遠來學無廢
於時習縱我不往子寧忘於嗣音

張添教說

諸侯學曰泮方推廣於化原一卷書立師示褒崇於
經術挹清標而起故讀偉製而失驚共惟某官聖處窮
探賢闕獨步生梅溪常州之里尊聞行知游水心止
齋之門薰香摘艷既笑談解褐且騰踏飛黃屬聖世
作新博選材名之士厭舉人雕篆將興理義之文甫
雖小邦代有巨擘必表章蔡端明陳諫議之存藁必
物色林艾軒鄭夾漈之遺書開後學之心胸續前修

之氣脉廣文到官舍莫嘆無羶學士登瀛洲會看給
札某少嘗肄業老已明農雖甚惰荒未忘親炙無交
獨學每懷孤陋之慙有朋遠來庶獲切偲之樂

趙錄參若璠

老子癡頑既休々而謝事參軍俊逸真壺々而通人
勞讓首辱於貽賤衰憊遂稽於還贄共惟某官讀書
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太白才名豈非仙謫汝陽
眉宇見謂天人趾躁士之九遷慕高賢之三語至公
不撓未嘗問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安知有公喜公怒
貴名方起賢業巨量某痰疾交攻應鼎盡廢久懷刺

字懶龐公之入城亦有芻言俟禪謀之謀野略抒摧
謝良愧荒疎

林司理季穎

短衣飯牛鄙拙之歌叩角高軒下馬文章之氣如虹
和予者誰逼我太甚共惟某官撐腸萬卷過目十行
盡掃腐塵不煩繩削胸襟灑落從神仙吸風露中來
材思清新非世俗食烟火人語有士加此何官不宜
為囚平反諒必無於寃獄令公喜恕豈所望於參軍
大冝映石渠之藜小亦通金閨之籍必騰而上無淹
此留某久不逢刮膜之醫常欲求擊蒙之友二尺檠

綴字已付來生一樽酒論文豈無暇日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後村集卷之三十八

雜啟

荅湯伯紀論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儼文深惟空踈不稱提獎以至切磋
之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猥塵賓佐當插羽流
星之交至多據鞍橫槊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
非以此為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着價未識面而
露章以幕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
房以足下既難學子陵之高斥栢公為老兵安敢効
孟嘉之醉故於鼎荅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焚而博覲

陳編頗見前輩於頓健將退之擬所作於商周嚴武
麤才子美方其賢於顏賈或以為窺濤海而悸慄或
以為繫雪山之重輕若乃廬陵之於文僖眉山之於
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推許之間曷嘗為文字之
瑕疵遠足見風流之篤厚顧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
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泥金之筆務為高簡
恐貽賣菜之譏盡點菁華似匪粲花之體誠願於俊
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無窮讀者下駭
大慙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可以小知烏
覩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之意聊以發老生所懷

斐然有云亮之而已

回湯仲能撫屬

光奉贊書來參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溫石之流此士
肯來徑處鄒枚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
性極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
二蘓三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裨大使出護陪京
方覩要路之登忽勇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諂幾不調
者十年然飲水著書亦足傳於千載茲改調於琴瑟
果來赴於弓旌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即而
草新奏遣掌政而訪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於闕北

豈容雅士尚留滯於周南其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
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頗似於繫匏方喜論心竟成交
臂嵇康性懶煩見索於報書司馬才高惜不觀於授
簡

回京尹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
威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播輿望父歸某
深喜微蹤密依巨庇首嘗捧刺繼辱貽牋問馬及牛
共仰神明之見騎驢衝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之一言渠欲焚黃寧免傍嘲於三字空煩攬思聊奉
啟顏

荅賈都大謝贊書啟

皇華使遠有光肅將上指中書君老而禿偶代王言
不能措於一辭安敢當於儼語恭惟某官金莖承露
玉樹臨風詎所條陳出先漢諸老生之右至之賦詠
在中唐大家數之間既入承明而至九卿且坐黃堂
而稱太守屬台星之歸袞貪夜雨之對床堂羣賢彙
進之時覺巧匠傍觀之久以銘臺而臨遣由黼座之
選掄攬轡而行遂提封於九路予環而入將濟美於

一門某昔受魏王之知今為魯公之客輒持殘錦認
演新綸元憲之有景文更相輝映子固之稱平甫匪
曰比周勉課蕪詞難追藻思

荅江東漕趙待制謝贊書

妙選宗英疊將使指事權之重今昔所稀共惟慶厯
某官水鏡清明風斤敏銳兼京畿澄清彈壓之任衆
謂當仁陪雍時危從論思之班士無異論忽勇急流
之退果興當宁之思以從臣持節灌輸以王人提綱
煮摘必能參酌漢儒益鐵之論幹旋唐人鞭笞之間
印綬若々纍々曼無近比財貨汙々暴々叶濟中興

既殫忠力於國家蓋即謀謨於廊廟其偶緣薄技獲
草贊書羨輜軒使之行方立於霄漢恨管城子之禿
莫鼓於風雷廼勤貽翰之臨且有濡毫之惠所為感
悚未易究宣

賀馬相公

仗鉞策勛予環趣覲微仲其佐衽矣昔稱九合之難
歸公以衮衣兮今閱三年之久慶開宗祐喜動縉紳
恭惟驩慝竊以其官許國精忠康時老手被髮纓冠
抹鄉鄰之闔力掎角於上流綸巾羽扇盛狂虜之鋒
沆掃清於多壘雖曰旂常之紀錄猶煩樽俎之折衝

今則胡運寢微星威未嘗東逆離之祖伺西畔將之
鷄張近而饑民之火燒腸遠而甲士之冷徹骨孟子
云如當世之欲平治晉人謂非上哲必假英豪昔萊
公護北門以朝廷之無事今司馬相中國何遼夏之
足憂某半生勤岩石之瞻一旦睹介圭之入洪鈞轉
一氣方託化甄黃麻似六經愧無筆力所為忻躍未
易揄揚

回陳正言鄉會助筵

共承真染寵餉盛儀雖蒲省尊嚴不可領湖山之集
然扮鄉繾綣猶為主洛杜之盟分餘瀝於美酒價十

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伯之助某與同朝之勝
彥及新榜之譽髦望遺公若景星鳳皇均託歡顏之
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稟
酬容樞衣而摧謝

荅安溪黃宰謝薦啟

鐔漢一見辱傾蓋之甚懽輦路重逢值斷窓之少暇
今鈍漢久稽於還贄幸外臣尚可以露章妄相品題
殆若拋引伏惟某官為有用學讀未見書才寡二而
少隻文千變而萬態萑蒲花蟠朶實曠劫間生火浣
布切玉刀至珍無價同志請避三舍諸老放出一頭

曾謂儒英尚尋縣譜聞絃而笑莞爾猶有武城之遺
風聯袂而歌薦于未害魯山之高致風憲之緊除由
此乾淳之舊典則然其身已明農意猶勤類服膺竒
雋仰一鶚之材高極口吹噓恨匹雛之力薄謹搜枯
槁少荅謙摛

賀陳大諫

出綉龍墀提綰騎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歡慝
某官風憲迭居霜稜尤峻近所建白聞者作輿論王
氏五侯權門氣沮奪堯佐四使貴畹瞻寒皆它人噤
不敢言惟明主欣然能聽緊頭直上睿意可占誦慶
曆御筆之詩既增光於歐蔡踐乾道元台之拜行跂
美於葉陳某猥以餘生睹茲盛舉作退之諫臣論無
復激昂續子西內前行尚堪勉強

賀馬中書

南衙疏寵西掖為真公當五星聚奎之時尤其穎異
上於一佛出世之選久矣印刻仍居禁林且冠索從
斯文之慶有識所同蓋世運罕逢於休明詞氣尤宜
於盛壯於湖未及而立已掌贊書水心晚迫者希力
辭復直屬當宁敷求於英妙碩在廷孰副於春知文
不在茲乎既以提鼈而對掌年不可及也更煩立馬

而一揮極儒生之至榮亦公朝之盛舉發帝之令兼
南豐曲阜所長東國之均踵盤洲平園之拜

谷卓漳州謝順寧精舍記

僕賣文莫售直一錢而何堪君着價太高字三緘而
不吝厚幣侈多儀之餉長牋擿絕妙之辭拜賜何功
置慙靡所恭惟某官窮理盡性至命以孝事君則忠
素薄宦情守逸少墓前之誓及題庵扁本橫渠座右
之銘梁詞自寫其雅懷壁記尚煩於拙手有昌黎之
序今猶壯李愿之言無安仁之才孰能發彦輔之思
搜枯腸而屬藁覺秃筆之無花虛白之室屢空玄黃

之篚甚設以至蟠屈九制一揮之體揄揚丹衷三竭
之文某懷惠情深傷廉類泚老山之下既買田築室
之美君樂盤之中願秣馬膏車而從子

回陳尚書

僕慙陶弘景迫晚節之宜休公若龐德翁凜高風之
可敬雖嘉遯無入城之迹猶執謙尋同社之盟厚意
益然華顛榮甚伏念某紫章髦々八秩駸々曩陪俄
橐之班報微消露今卧牛衣之疾景薄崦嵫共承帝
俞許致君事遂田舍翁初心之懼切由鄉先達素論
之游揚當帟立殿上之時主張甚力及龍卧洛中之

日賞好未衰既懸安車尚陟奎閣某愧謝函之後至
辱慶牘之先施和台鼎之梅方聳聽文德昕朝之制
煨地鑪之茅頌毋忘僧廬夜話之言謹勒無詞少訓
藻思

賀陳尚書生日

伏審日迎長至陽復之初天祐中興賢生以際方燕
甲而山立宜壽嘏之川增共惟甚官以忠蓋結主知
其出處閔世運晉鄙之俗薰陽亢宗而為善良畏壘
之人賢庚桑楚而欲尸祝當宁憶數百篇之論諫上
穹昇九五福之康寧其屬迫耄憫末由旅賀以懷溢
喜莫籠鵠以放生不腆菲儀姑存羊而愛禮

賀陳尚書生日

批龍鱗而抗疏久著直聲絞鱗角以呈祥光生闕里
輒陳菲薄虔祝耆龐共惟某官直幹千尋精金百鍊
擢居諫長跣四緊頭跣入如來僅一跣地謂聽復而
升矣廼褰裳而去之領洛杜之耆英主香山之詩酒
武公美綠竹百齡必享於旒期子房從赤松千載猶
高於雅志某久矣得謝老而失明半羊煨殘未踐招
提之約辨香拈起有如釋子所云

回林中書

儒有已試之效難揜時名臣實不如之章僅存古意
公言之爾私謝云何恭惟某官典冊當行風騷餘事
九重側席飽聞世間謫仙之名一顧傾城醜却天下
婦人之面雖鴻筆焉能捨我然蛾眉或者嫉予小需
加璧之招忽抱遺弓之痛嗣皇初政代言尤重於斯
文先帝舊人訪落必先於此老某氣丹而衰三而竭
身三宜去四宜休恩許辭禁法當薦代素仰慕祁大
夫之舉老未敢忘不能進遽伯玉之賢或將有愧因
訓謙貶聊發鄙懷

荅劉提舉

玉尊叱馭而至徧行九折之塗許行負耒而歸幸在
一廛之列褰帷戾止折屐是然念昔端平嘗陪名勝
持孤論尾蜀珍之後不謀同辭及煩言罪濮議之人
盡歸一經動子夏離羣之嘆誦淵明思友之詩僕已
挂冠公方衣繡強扶白髮出輅皇華使者騏駟或可
備周原之訪故人雞黍儻肯為田舍之留

與丞相繳壽詞劄附

茲者伏遇光輔中興篤生上宰麟角繫綉紱現聖丘
闕里之祥鳥飛銜紅巾啟阿母瑤池之燕壽綿箕翼
福比河沙某受恩莫報於萬分贊美常熏於一瓣闡

珊曉夢嘗操前殿之制麻下俚村歌難被後堂弦管
婚書附

季子聘書

累世通家有孔李交游之舊一村二姓尋朱陳婚嫁
之盟謀之既臧卜云其吉令愛小娘子素閑圖史毓
秀於閨房某學生某粗學箕裘養蒙於家塾男女之
時令其及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靡煩柯斧之言遂
合瑟琴之好尚平畢娶庶無俗務之相閔德耀如賓
將見壺儀之可法

又請期

薄誓初通縲儀俯逮深惟婦職以奉於蘋繁著在禮
經不過於榛栗茲拜兼金之後豈勝報玖之慚逾小
學之癡年既突而弁卜大歸之吉日言結其編

士華侄聘方氏

猶子承家粗鄉評之無玷比鄰擇對以婦德之有聞
何況筮從匪由媒伐某侄長於世胄雖慙羯末之風
令愛擬封出自豪宗蓋亦姬姜之比信哉佳耦申以
盟言主饋久虛良切及時之願結褵不遠適當獻歲
之初

又請期

問名納采已修不腆之儀拂筴端著茲卜始和之吉
屬臨銓集敢請婚期生蘭玉於庭雖慙家學荐蘋蘩
於廟竊喜婦賢

答李氏聘書為侄孫女

卯金系冷有息女之惇然仙李根深况賢郎之籍甚
昔忝交游於三世今通休戚於一家決於長上之片
言畧法俗間之末節金屏綉縵雖慙貴豪竹筭練裳
各隨豐儉洞房停燭畫眉將拜於舅姑酒缸纏紅坦
腹誠堪於子壻

又請期

求皇甚切欲及婚姻之時命龜以占莫如姑洗之月
雖不腆之貲裝未具然久要之道義素孚及茲請期
敢不如約願為箕帚固微容德之可稱如鼓瑟琴庶
若友賓之相敬

答方氏婚書蒙仲子

子知父志蚤馳誇竈之名女嫁官人矧託連牆之好
諏龜云吉奠鴈如彝共惟令嗣翰墨流傳信高才之
難掩其孫女荆練淡泊然內則之粗閑於君家忝管
鮑之交宜子舍踐朱陳之約一言而決五兩以將禮
重館甥孰謂非於吾耦諺誇宅相端有望於此郎

又請期

累世通家懷哉事契一村兩姓重以婚姻良深倚玉之慙敬拜訂金之諾禮嚴奠贄詩貴及時曲水羽觴遠逢於修禊洞房花燭將遂於結褵

侄孫士寅將仕聘潘氏

弟兄折桂欽騎省之華宗父子然藜忝麟臺之遺緒久為嘉耦始有宿緣某人令愛玉雪自將曾靡內言之出某侄孫某箕裘粗習遠當中饋之虛矧桑梓之連陰喜松蘿之相託前史美閨房之秀其選極難詩人詠家室之宜于歸不遠

答余氏婚書

孔李世家未忘舊好朱陳婚嫁始有宿緣蕭然羅雀之居盛矣委禽之既令孫樞趨力學何愧於伯魚某侄孫女淡泊素風有如於阿鶩允為嘉耦奚假行媒拜重諾之訂金需佳期而合盃仰瞻華閨宜生峙鵠之兒預喜蓬門必有乘龍之壻

勝女回方氏定日書

兩家生子盛年相當十月為陽小春伊邇古重請期之禮今差締好之辰然諾不移敬共以聽金屏綉褥雖難匹於貴游竹筍練裳諒不嫌於儒素

沂孫請期書

君子抱孫老充閨念丈夫有室禮貴及時端笑而占
結褵伊邇匪媒不得敬聞柯伐之言之子于歸允叶
桃夭之詠

渙孫趙氏婚書

嫡孫承學粗窺屋壁之藏愛女鍾情見謂閨房之秀
片語辱訂金之諾敝宗深倚玉之慙長令愛擬封縣
主貴為族姬彤管之芳華博覽其次孫學生渙名曰
胄子青燈之習氣未忘齊眉欽德曜之賢坦腹愧玉
卽之選諏龜云吉奠雁如儀况梓里之連陰而花封

以下缺

後村集卷之三十九

上梁文樂語 四友除授制附

茲濟殿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翬飛不崇朝
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
惠侯道媿松喬術侔盧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
傳然千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
處々幡華家々香火眷言莆壤密介寶鄰夏有瘳春
有瘳苟精祈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
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纒覆作舍三年而

未成非遇偉人孰圓佳話我知郡某官視民若樂如
已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疋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疵癘必無捐搏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闕宇烏紗羽
氅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衿乘回風而弭節非後一
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証神農寧不
謂翳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
為短歌助舉修棟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
從頭細記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衆神通隨處現

丹瓢藥及不須携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
壺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
留教父老它年憶

兒郎偉拋梁上紛紛薌幣祈靈貺炯然一片活人心
此是神君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藉向來不作葦酒綠
至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夭閼神有馮依漆葉青麩普授

衛生之訣黃焦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西齋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焉
將壓曾是翬飛之觀出於轍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
紛華晚趨乎實有農拾穗荐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祖
常負催科之歎幸而齋舟相尾沸鼎稍涼廼即西偏
別規便座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藝菊盈坡
種花成徑雖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
妨於入室然節用愛人未之能盡願勞民奉已寧免
有慙庶退食自公之餘思及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

細字老矣安能命中車掉孤舟歸哉未晚廼為巴唱
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
付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鷗已無人識落泉荒木
老暮猿啼

拋梁南白首銖、較米盞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
尾事清談

拋梁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頡籀掩斯冰自有蒼
生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
匝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劬
書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
晝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
斯文

徐潭草堂

兒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鬼裘而將
老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摧

而久斤逢更化之時招下惟生緩而迂莫仰禪於頤
問中書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雷綾餅餽
之恩歸去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蘓學士竹筒之積蠶
得徐先輩草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豈必懷乎故
宇方相司馬石槨則甚陋視揚王孫輟奕則已奢凹
凸勢殊經營而為臺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
出復內散花之人廷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芹羹鮮鯽
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塵短轅車備閑人之九錫免
范蔡扼吭而奪與嵇阮把臂而游命乃在天歿便埋
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羅它日荒阡不願曹瞞

之瀝酒遂為已唱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處
邇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西掖西崑有舊按誰道相如堪視草
寄聲太乙莫然藜

兒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今屬我
先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
白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

挽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
寬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
手種郡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
歌於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
之訓

碧雞草堂

兒郎偉避世金馬門之內深悔昨非結屋碧雞坊之
西偶諧高興披荆之始綿叢而成後村居士因卜寢

丘併營支壠面勢挹蒲之壽水地名叶漢之陳倉窮
幽極深堪續盧浩然之志拔貧作富不煩王錄事之
貲百園之樗櫟參天數家之雞豚同社煬爭竈舍爭
席誰是主人智樂水仁樂山豈無勝友柴門延月竹
徑通溪事如天而岡知醉似泥而少醒召玉褒而從
獵徒夢遠於屬車詣詹尹而卜居尚心懷乎故宇課
蕪詞而紀實助梓匠之落成

兒郎偉拋果東少目輕將仕易農老去鄰家邀社飲
先生病着不能從

兒郎偉拋果西晚知茅舍勝金閨寧為野老騎黃犢

怕作祠官祭碧鷄

兒郎偉拋果南一枕清風午睡醋玉塵縱無人對壘
蒲團尚有佛同龕

兒郎偉拋果北絲絢曾立虛皇側未應放逐有遐心
夜々起來瞻斗極

兒郎偉拋果上下居惟此充清曠無千駟馬似齊侯
有百弓田如魯望

兒郎偉拋果下一曲溪光風月夜兀坐漁磯不把竿
先生非釣虛名者

伏願上梁之後藏書不蠹種樹成林歲事豐登常乞

衆而得酒老身強健能拾穗以行歌所願為太平之
民不敢希無妄之福

後村新居

兒郎偉伏以先世有敝廬之舊豈敢圖新平生無華
屋之心矧當垂老將侈大昭回之筆迺經營清曠之
居後村居士搦寸管而得名巢一枝而知足暮年諸
息分戶牖於峰房之中老子一身獨棲宿於雞窠之
內叵堪局促思就寬閑出金鳳於榛蕪浴銀蟾於清
泚鷗來神我異山谷翁歸牛浮鼻之詩龜不欺吾合
地理家迴龍頤母之說敝華榱於坡上揭奎畫於楹

間其東將魚菽而享先稍西可雞黍而止客東史草
詞頭於高閣陳法書名畫於便齋無或友於朝不慕
蕭朱之結綬有同人于野寧從沮溺而耦耕古老云
七十者稀癡人欲九百不或抱膝孔明之榻晞髮老
儋之廷突兀千萬間見何時嘗發杜陵之歎辛勤三
十年有此屋真如韓子所云遂為巴歌以相郢斷
兒郎偉拋梁東猶記祥雲一朵紅昨日螭頭夾香案
今朝牛背聽松風
兒郎偉拋梁西百年強半是單栖老來井臼長辛苦
不似梁鴻有逸妻

兒郎偉拋梁南掛起南窓設小龕枕畔飛蚊床下蟻
先生重耳睡初甜

兒郎偉拋梁北北亭山有吾翁跡不為太史續家書
且向善和繙手澤

兒郎偉拋梁上末後是真前是妄白身体要散吏銜
血指元非舍人樣

兒郎偉拋梁下卧起與書相枕藉山中庄處覓金蓮
月光如晝何曾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有蓋藏鄰通假借晉鄙之人多善
畏壘之山倍穰為愚池愚島愚堂愚亭移嘉未而錯

四
錄

置非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命小車而出遊別腸空鯨
吸之盃老眼見蠅頭之字恬侯奕世相傳守孝謹之
風白傳他時一笑領醉吟之謚享無量壽保不貲軀

宜休堂

兒郎偉伏以未央前甘泉北忝法從之老臣汾水曲
疏屬南有先人之舊隱惟尊幼殆幾於千指於側旁
增挿於數椽後村居士少也劬書長而委質淵冰臨
獲天日照知通籍於寧廟憑玉几之前結綬於穆陵
收大之始中緣狂論久屏寬閑晚察孤忠遍塵清
要去猶賜張曲江之扇歸尚揮疏大夫之金何以萬

問為哉不過一枝足矣然三子各開戶牖諸孫俱及
冠筭前施紙帳禪床清維摩之病思後列書房織室
圓龐老之話頭享武公綠竹之旒期保鷲叟黃花之
晚節乃為巴曲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倒橐初增地百弓疇昔買隣猶隔巷
而今杖屨往來通

兒郎偉拋梁西古我先君有隱棲但願玉堂紅歲
丹苞萬賴壓枝位

兒郎偉拋梁南二袒營樓似卓庵留蠹蟲書傳世
生蝸牛屋等潭潭

兒郎偉拋梁北溪邊松檜參天碧華屋留為汝住楊
樗庵却是吾真宅

兒郎偉拋梁上禁中曾畫葫蘆樣詩賦何嘗直一錢
光焰安能長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田父清晨邀賽社溪山明秀可登臨
鄰里有無通假借

伏頭上梁之後雨暘均調田海上熟蠓帶糟蛤含酒
厭飫老鴛魚通印蠖破山生涯爛醉子平救斷家事
叔夜懶報人書拔兔園之冊以訓蒙駕雞棲之車而
謀野昔常衡千慮未免切老婆心今不掛一絲自然

現壽者相既安莞篔簹必大門閭

樂語

宴張都丞袁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遠在高陽之里
屈軒車之貴重侍杖履之從容共惟某官龍章鳳姿
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
侍虛皇之香案舉世莫磷緇於大節後生皆師仰其
餘風幼安似非晉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宁
獨知其素守追鋒趣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
未起東山之卧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奈都

人望一馬二童之至上方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
修吏部頃幸識荆謁來剖竹過揚雄之宅將質羣疑
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爰舉宴嘉賓之典况當修禊
事之辰折酒以當酒籌攀柳以留行色掣鈴郡閣獲
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
颺口號上粲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幡邂逅此逢迎恭桑深得詩
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
載洛陽城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

撒山前之薇戍方卷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
迺為薄具以屈高軒共惟某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
剛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
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
貪風妙筭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後多所
講明營金湯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帛
迺興動於林泉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遠更生宗室
遺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徑歸禁索我知郡編修吏
部交游最蚤聚散靡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
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

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鼓上約秋風輒以心聲寓
于口號

長劔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鳶方跼水
中墮鴻已冥：天外飛離索畧憑卮酒訴淹留却
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

擁旌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頭屬外臺之初建
敬陳燕衍屈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
殿中燈籠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
傳誦繇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傾因六察之除

奚翅百函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
都人祖送畫公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
輓俄移南國之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
珠犀之誇儉甚乖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
炎熱之區悉變清涼之境賜履至于海既憂頌之少
寬介圭覲于王喜過歸之不遠我某官昔叨末契今
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
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
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申已歸細聽金縷之歌莫
惜玉山之倒菜相巨杯之飲縱不能陪范公一筆之

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覩賓主之交懽輒
陳燕音聊啟玉蔭

元戎建勳粵王臺廉使新持漢 來一紀別俱無
恙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 貪泉變老筆能
驅瘴霧開祗恐仁皇思質肅日 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

中軍謀元帥瞻牙燾之初臨皇華 使臣屬軺車之
丹駕將交驩於大閭爰盛啟於初 恭惟某官清節
致身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
子小人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主深知

其忠及拜瑣扉垂登廊廟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
莫留茲矢彤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帕首紛來謁之
小侯教條清明鼓角謹亮龍戶馬人之相慶蠻烟瘴
雨之一空鷄鷓去而蚌迴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
而獸舞行入賡喜起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
譜輝冠魏闕舊陪簪蓋之餘攬轡周原新托履封之
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遠茲嶺海之重逢召鼓史以櫜
岑牟命佳人而曼鳴琴反坫為雨君之好聊永今宵
卷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等俯陳蕪語上啟玉
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解后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
侍從頓令遠使有光華它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
來本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賸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

瀛洲學士為江鄉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
之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迴殺雞為黍以酌之恭惟
某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著
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任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
孕此五伯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
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折檻諸公慙請

劍之言陽子突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
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
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仲卿妻安牛衣
之儉超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
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
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
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為別駕長官分
席嘆無蟹而有監州想像醉翁澹庵之勁節高風收
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稟覺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
六佳方今圖回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將行

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
屈屈天僊况頭廳迺吾鄉兩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而築
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暮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
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舜暴公子之綉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
知己詎忍卜高之離羣肯領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
轍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暮看人着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

吾事白鷺青原欠手詩魯國兩生肯行吾海賓二
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脩阻得自從今舉向誰
四友除授制

代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實封
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
肆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某出明視
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
求居然實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
入周人之置遂陪衆後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

以史遷之官繇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拔揚
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耻營晉臣之三窟雖勲名異
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
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
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第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
益湯沐之舊畬渙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
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徵管之言深嘉仲父母廢朕命
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之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菜食之封

沐寵懷慚擣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
西伯詢芻蕘首徃遊於周圍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
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後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
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
禿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
議其見絕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嫫之心
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削牘而祈閑退每賜札而
示眷留得於漸需庶幾直諫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
澤侯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
章飾物嘉臣冰霜屬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

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鼎執簡之微勞臣
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
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舜富

代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
匠號令煥焉可迂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
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凜手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
高于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岩如師友之切嗟
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
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厭瓦注之拙野易以

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
君常置之几按之旁屬當北門徠直之虛孰堪東里
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昔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
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
禁巖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
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王之堂出於親擢持鈍
頑之陋質汗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尤晚
後望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撲櫝藏非敢索

山人之價割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藉
以宮錦澡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評臣黜
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疵癥磨滄縱多終莫
磷緇於堅白豈必染馬汗之指居然先鳳味而鳴獎
發藻之微勞躋摛文之真拜與陳玄毛穎同石見非
供鎮紙之需逢李期趙高不喜孺獨結衡書之眷仍
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操
砥礪之權刻雕鐫之獎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
制金盃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机之具逼於華蓋之
躔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頤雖慙

臺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代陳玄除子墨客鄉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為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烏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雖常見闕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為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鄉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燁潰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余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啟

召同四友愧濡染之非才任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灶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縛人之業朝磨鐵研夕狀雪牕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敢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游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餬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之鄉雲之妙思上恩甚渥身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終磨於寸許中遭黜黜稍見擯踈唾盡駁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真有於大造靖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鯁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睟然

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
尤嚴皂白之分既滿黜黜之誣仍玷清華之選某敢
不研精游藝摩頂訓知社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豫
子添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
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
如此朕既召穎泓立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
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
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于朝以煥

二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
遺逸舉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遺詣公車
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其慙
然而起賁然來恩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衮衮之意
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
風斤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
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
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嘲珣短庭議敵輕量才則

曰牧麀餼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
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
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
張華至萬畝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
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歎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才靡縱於斧斨思妙化
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欠藤頽慙側
理之微奚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
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有攷或能補遷史
之亡

卷終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四十

疏

啟建天基節以下密院三首

秦臘椒臨將及春回之候夏正甫建有開震出之祥
敢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算伏願 皇帝陛下壽
齊箕翼福等岡陵崑丘玉母之禔摩頰來敵海上安
期之棗不必遠求

蒲散

春王正月方欣木德之回天子萬年式慶蘿圖之永
罄輿情之懽忭祝睿算之延洪伏願 皇帝陛下如

日之外體乾之健幽人為酒告農扈之屢豐都護奉
觴喜邊烽之早息

進功德

昊蒼眷命聿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
輒憑善頌仰贊修齡恭惟 皇帝陛下保大定公無
為共已大德者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祿自
來駢臻景貺

黃籙醮以下袁州七首

地方千里忝為長吏以分憂帝監四方敢為齊民而
請命瞻言斯土粵自北年繭絲哀歛之餘里閭愁歎

羽檄征求之廣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寸凜包桑之
是慮茲以農時方急衡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
雨暘之若仰祈寤昊俯念蒼黔感召豐登之祥袪除
辛蠶之氣詠京坻之積奠保秋成薦沼沚之毛尚期
歲晚

謝晴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沴吏憂蠶麥願開霽色之祥
蘇燎方騰氛霾已豁敬羞蘋荐少寓菲忱開陰縱陽
尚有祈於終惠割雲縑雪庶無廢於前功

祈雨

天瓢下注僅施破塊之功火傘高張未改望霓之意
輒神微悃冀續前功伏願念民作勞恕吏亡狀時方
多事豈容早魃之蓄歲大有年底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

稽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魃金為祟深虞一篲之虧
豈上澤壅而不流故天譴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凋察
憫物焦卷收火傘於層空一清濁暑翻天瓢於四野
沆保豐年

仰山祈雨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圻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
粵從春下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
甫涉初秋頗愆甘霖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
今忝郡符詎意親逢於旱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
如處於焚煖輒懷惻而有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鑒
其丹赤哀此蒼黔雲密自郊一洗屯膏之意月離于
畢早符喜雨之占

送仰山回殿

彤蜺下臨俯鑒避堂之敬滂沱隨至暫寬守土之憂
益知仙聖之神通敬率吏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
僅沾一溉之餘儻少廢前功寧不嗟於虧篲如大蘓

衆望尚有冀於翻盆

再祈雨

方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儻天
意尚慳於嘉應則歲功將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
憫憐農務則苗穡矣深懷無及之憂以雨潤之庶拜
有終之惠

安奉玉淵聖水以下江東三首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於涓滴
詣名山而虔請即靈瑣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
奮泥蟠而变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空以一勺水

之多溥周大地

永寧寺祈雨

七月流火不勝亢烈之憂三日為霖未慰滂沱之願
茲精意亦勤於祈禱何神機尚闕於杳冥伏願隨念
感通乘時變化沛然下雨儻獲救於槁苗乃亦有秋
庶無孤於力穡

謝送玉淵聖水

一勺之水不測而龍生焉七月之雨沛然則苗興矣
頓解群情之煩鬱孰知妙用之神通乃即拈提敬陳
梵唄然四境暫蘓於輒涸願三農尚恐於簞虧寶穡

得秋方屬收成之際靈湫奮蟄時靈膏潤之恩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

善女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
或游戲於塵寰爰集緇流敬修茗事伏念臣外姑魏
國蚤全覺性偶應俗緣徧更晚歲之顛融不改平生
之澹泊盡空諸有龐媪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
遭勘破高年鮮儼大數奄終感託女之恩深念館甥
之誼驚欲伸微報僅有追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
便來飛金錫証明生滅之因去度不橋指點虛無之
路

接茶

瑾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茗事莊嚴散聖乘雲而至
憑茲妙果杖彼沉菟共携曹溪鉢來喫取趙州茶去
一旗試水豈獨中濡之泉甘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
踞遠

為二侄追薦惠州弟設靈官齋

窮而無告感雨露之漑濡幽則有神挹漢汙而可薦
庶憑精潔少答劬勞仰瞻上界之仙靈廻向陰間之
主宰雖手閱有三百片然烹試無第一泉辨香自洩
其哀鳴寸念冀通於冲漠莫羨竟陵水曾入品來何

慶蓬萊山欲乘風去

天基聖節功德疏癸亥

生商之祥方開休運祝堯之壽必仗殊目繡寶笈之
祕文介瓌旒之景旣伏願 皇帝陛下法天之健猶
日之中河清應期遇千載之一嵩高獻瑞呼萬歲者
三重混車書益綿基祚臣嘗塵雍從猶抱畝忠禮西
方僂誼成於上果現南極像永錫於修齡

又甲子

聖主周陵之福固不待祈賤臣畎畝之忠未忘歸美
恭惟 皇帝陛下興中天之業披輿地之圖寡欲清

心了釋氏色空之說修身治國寶眇書慈儉之言屬
臨震夙之辰式輅秦亨之祉臣蒲懷芹曝稽首篆烟
壽八千春莫測靈椿之莫坐六十劫信如貝葉所云

大行皇帝功德疏

億年敬天之休方開壽域千秋厭世而去遽返帝鄉
伏釋老之殊因瀝臣民之哀籲恭惟 大行皇帝享
國遠同於仁祖建儲近法於高皇設虞待賢轉圜從
諫未明已求衣而起宏濟多艱一日不負宸而朝忍
聞大漸昊天弗吊率土震驚臣嘗塵穢橐之聯永茹
烏號之痛欲伸寸抱爰假辨香西方有聖人既超離

於浩劫南面聽天下尚垂裕於後昆

穆陵中祥乙丑

火藏廟祀已叶禮經火改穀升倏臨練祭莫報聖知
於既往敬憑願力以追嚴恭惟烈文仁武安孝理
宗皇帝非心倦黃屋之勤厭世乘白雲而去神棲禹
窆空悲弓劍之遺上服堯喪尤切羹祥之見三宮在
疚萬國銜哀臣早事軒墀老歸衡泌寸抱未忘於丹
赤瓣香爰伏於緇黃昔道家言谷神之若存內典謂
金身之不壞梵王釋帝導為方外之遊文子湯孫奄
有域中之大

穆陵大祥丙寅

在天之靈仙遊寢遠有時而既禮典告終仗佛氏之
勝緣觀云伸堯民之餘慕共惟理宗皇帝丕烈中
興於大業沉機豫建於元儲雖英辟作新咸仰握符
之盛然老臣懷舊豈勝嘶樞之悲已迫桑榆尚羞蘋
藻伏願掃空諸有筏渡衆生稽首西方既超搖於浩
劫共已南面永啟佑於後人

現同上伏鴻基過歷馭搏扶乘雲而至帝鄉消搖上

界寶日而出暘谷啟佑後人

乾會節功德疏乙丑免進

書元年春適際出震乘乾之運願聖人壽誰無望雲
就日之心既乞身退老於山林猶稽首皈依於仙梵
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之宏若帝之初雖曆數在舜
之躬心焉同戴然羹墻則堯之見禮或未皇隄聞嵩
嶽之呼寧緩鈞天之燕臣殘骸木槁寸抱葵傾持一
辨之寶熏祝九重之睿算上古椿八千歲非小智之
所知曇鉢華五百年歷曠世而一現

又丙寅

祥開赤伏欣逢聖作之期序屆朱明適繼弗生之
敬羞蘋荐仰祝椿齡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則

天之大西方長壽佛箕等河沙南極老人星數綿箕
翼

又丁卯

奉玉卮壽漢隆長樂之儀獻金鏡書唐紀開元之節
敬拈一瓣虔祝萬年恭頌 皇帝陛下離照並明乾
剛獨斷佛坐六十劫饒益等於河沙冊書五千言長
久同乎天地

又戊辰

九龍吐水皇宮開初度之祥一馬渡江真主拓中天
之業度輪丹赤借助緇黃恭頌 皇帝陛下謳歌所

之歷數攸在食海上安期之棗培植仙根獻崑丘阿
母之桃綿延聖算

壽崇節功德疏 丙寅

母儀天下燕怡綿萬壽之期王大域中崇奉極九重
之孝敬羞蘋薦仰祝椿齡伏願 皇太后殿下為宋
姜任真女光舜灑補陀之瓶柳大地均霑獻瑤圃之
梓桃後天難老

又 丁卯

祥協佛生鴻歸甫膺於寶冊恩深母育龍綃親奉於
玉卮俯陳率土之情仰祝後天之算恭頌 皇太

殿下守長富貴推大慈悲坐妙善補陀巖凝然不動
觴阿母瑤池上樂未渠央

又 戊辰

聖人之孝何加聿嚴崇奉昊天之神欲報矧值誕彌
欣際千齡敬熏一瓣恭頌 壽和皇太后殿下道更
尊於欽聖德莫甚於宣仁乾元坤元所謂大造化者
釋氏老氏非若小因果然

修協應廟

川瀾回於既倒開千萬世之利源廟額粲然而威昭
一百年之闕典惟木蘭之一水由錢李之兩賢始則

善女人沉淵上愬于帝繼有長者子楗石大為之防
雖水旱無乾溢之虞化瀉滷為膏腴之壤尸祝社稷
之可也山川鬼神其忘之敬熙寧之闕宮揭淳祐之
勅扁一新輪奐尚賴檀那清揚婉兮恍如覲美人之
面明德遠矣至今思如氏之功敬聽斯言共成此段

重建龍埔廟

神聰明正直而行猶莫逃於劫火民水旱疾疫必禱
將復作於闕宮既撤舊規模而更張須藉大檀越之
隨喜龍埔古迹乾德始基綿歷十四朝絲綸寵甚血
食方千里香火赫然不料融風忽乘厄數坐使百間

之金碧悉為一炬之埃煤孔蓋翠於已登天而變化
椒漿桂酒未有地以荐陳卜人獻龜食之祥梓匠圖
翬飛之勢念靈光殿昔周數里奈戴樓門今沒一文
所望鈴齋瑟堂潭第刹倡以公家之朽貫頌其私橐
之賜金純白裘成於聚毛九層臺基於撮土君之惠
也神其忘之化鶴歸鄉覺城郭人民之如故乘駒入
廟樂春秋朝暮之出游

一文沒一文起甚
戴樓門汴京舊語

龍埔廟綠茶供

神君久血食一方將經營於靈瑣上座真講師三昧
能開晤於大檀未論山河大地之動搖立見厦屋千

間之突兀哀多益寡各携淵材錢來隨喜作緣共喫
趙州茶去相梓人之輪奐資拂子之舉揚

重建九座山太平禪院

四百載叢林不幸值阿修羅之厄數十萬戶大郡豈
無辦摩訶薩之捨心輒携雨空拳而來奚垂一舉手
之援昔咸通際有正覺師安禪於毒蟒吻中相攸於
靈契指處覺性不滅舍利之浮圖猶存至人所居畏
壘之尸祝未已孰云寶刹遽化劫灰溪山之樵牧興
嗟法筵之龍象悲泣空誦杜陵之句何時得見千萬
間恨無澄觀之寸掃地便高三伯尺惟香火達乎四

境矧檀信布於數州使龕中老師無把茅以蓋頭而
庭下學人有大雪之平膝諒仁人之動念與佛祖而
作緣庶幾煨燼荆棘之餘復覩金碧輪奐之盛華封
人祝帝堯壽永膺曆數之歸長者子是世尊身必享
人天之起

重建嶽廟

古祭不越望分塋雖殊嶽峻極於天威靈甚遠蒲雖
偏壘帝有闕宮陋矣數椽簡儉之規歛然一城崇奉
之意卜云其吉俾來以圖前法魯靈光仰稱袞旒之
貴後營齋拍寢亦惟筦簞之安外敞高大之門閣旁

列幽陰之官府方將考室而築百堵未易捧土而臺
九層必大檀辦喜捨之心庶新廟有落成之望朝金
錢之輻湊夕輪奐之暈飛旅于泰山非數々然致福
者函此靈瑣如洋々乎在上焉協助勝緣永為壯觀
重修仙水廟

至人厭世去凜然如生神官與我言叩之又應闔郡
皆知於起敬闕宮胡可以不嚴勅封嘉應惠利侯自
西京著父子之英靈及南渡受國家之封爵雨暘輒
禱香火相承世傳淮南上昇至於雞犬帝命巫陽掌
夢瞭若著龜然藩垣之茨墜缺殘戶牖之丹青漫漶

經州志重錄

古栢已老槐花將黃紛然懷一辦以卜榮枯誰肯出
隻手而新輪奐豈無吉地得於羊胛熟之間必有異
才起應龍瓜紅之讖更須好事共辦肯心

聖壽資國院重建佛殿疏蕭水部所創

莊嚴古刹夫誰無奉佛之心扈從勲臣以以為祝堯
之地儒墨之設教雖異臣子之歸美則同維古瞿曇
道場鄰老辟支坐處至今莆邦耆宿能言蕭寺日緣
徼利福田非韓愈氏之意錫名資國寓華封人之忠
幾閱星霜半成瓦礫水部之規模好在雲孫之輪奐
美哉寶殿一新叢林改觀老漢和聲而讚歎大家協

力以圓成現宰官身亢華宗於東海願聖人壽等椿
算於南山

後村先生集卷四十

後村集卷之四十一

青詞

袁州入宅

忝牧民之重寄朝命雖榮違將母之初心官游奚樂
潔蠲公宇熏被醮筵將祈千里之蒙休冒特一家之
徼福伏願監臨恂懃畀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
愁歎庭闈雖遠書常報於平安

廣東倉入宅

起家一出甚矣勞生乘傳載馳幸而善達輒陳悃素
冒叩昊蒼伏念臣久分退藏忽叨臨遣白頭慈母老

戀家山黃吻小兒疾由道路雖百指擅乘而無恙然
寸心隕穫而靡寧茲撰劄辰將趨公宇爰舉祓除之
典冀垂覆幬之仁共頌憫此艱勤錫之福順新書方
急若為寬比屋之數愁舊學云何夫豈在全家之飽
煖誓殫薄力仰荅厚恩

江東憲入宅

重趼而來頗厭舟車之役息肩云始方知棟宇之安
敬練劄辰俯陳卑悃伏念臣退藏不密浪出有慚將
毋晨昏既違此志全家飽煖亦獨何心况以諸生力
量之輕任茲一道耳目之寄何以慰士民之望何以

報君親之恩屬當臨蒞之初爰舉祓除之典伏願辦
鄉上格颺馭下臨援臣孤危之疑開臣平反之智微
無冤氣不至干陰陽之和家有安書庶少寬溫清之
念

袁州祈雨

窮則呼天既禱祠之偏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
謹肅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早有端戰
兢、甘一身之即譴炎、赫、顧千里之何辜或
盈澮而復乾或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
可見於吏民輒為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閻之主宰伏

願曲垂帝監深憫與情川澤氣升速覩翻瓢之快田
疇水足少休抱甕之勞

江東祈雨

嗟我農夫苦亢暘之為沴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
俯陳材暢之情仰瀆窘窪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采
訪知編戶之創痍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
仰早收方彌望以如雲忽兼旬而渴雨深恐子遺之
黎庶不能自振於儉荒惟暑氣之蘊隆欲流金石彼
原田之秀實將化莖余列城若處於焚快近境絕蒙
於霑灑儻慳後惠必廢前勞合一路之哀嗚叫九閭

聖祖聖宗重錄

而上訴伏惟矜其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
微臣之職俾滂沱矣庶幾全大進之功

太淑人保安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無親至誠可感仰戴生全
之造俯陳喜惧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晚年
齡沉綿春夏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見女滿前忍
見呻吟之狀遂於中夜密禱上竅願減微臣之年以
延慈母之算寸忱既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乎
顧大恩無以少報敬羞非荐推謝高真恭願吉曜臨
身灾躔退舍蠲除熱惱不煩藥石之功降錫福祥永

保櫟樗之壽

太淑人生日己丑

桑榆迫暮深羨於久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輒陳
卑悃冒瀆高寤伏念臣妾坎壈百罹侵尋七袞雖筋
骸無恙尚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敬因初度
式按真科伏願颺馭下臨辦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永
遂團圞保櫟社之年終逸天伐

又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宿昔年運而往寢迫暮遲伏念臣妾
累月呻吟闔門驚悚訪醫問卜慄乎性命之憂起死

迴骸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
之微誠少谷再生之洪造恭頌坎離交濟火字退躔
雖及老既衰非復盛強之日然踰七望八冀延耄耋
之期

又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慄乎可惧迺即始生
之日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頗艱勤晚尤澹泊
身多留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
之念儻不皈依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
精誠錫之壽礪懷鍼索文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

永保團栞之樂

又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誕日輒默禱於高穹伏念臣妾久矣厄殘偶然老壽諸兒無似俱忝宦游薄業不多屢逢歲稔未及祈禳而灾退靡煩湯熨而疾平適當烟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憑微誠仰干慈造恭頌蠲其美疥介以嘉祥疏湯沐之新封已慙稀闊徵桑榆之晚福更視期頤

太夫人生日戊戌

暮景婆娑譬櫟枵之無用上穹高邈幸蘋藻之可羞伏念臣妾蕞爾餘生復茲初度歲年冉冉曾無卻老之方兕觥駸々寢有惡盈之惧儻匪自天之保佑曷延過隙之光陰伏願介以壽藏原其灾厄金篦刮翳令舊規之復還石窳疏恩冀新封之屢啟

又巳亥

年既暮遲屆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邈幸一念之可通伏念臣妾八袞侵尋一門忝竊無関心之藥畧有繞膝之班衣茲逢裡祀之期將啟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爰齋心於

誕日敬稽首於高窞恭頌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
無闕永相保於蘭陔瞻視復明初不煩於菊枕

又庚子

皓首衰頹幸棲身於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於崦嵫
伏念臣妾八袞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逢刮膜
之方子且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於湯沐家
庭並列於節麾積茲僥倖之多慄若滿盈之懼敬因
誕日輒散籟天伏願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孫
勿隳先世之風百歲期頤克保天年之壽

又辛丑

人羨久生願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
伏念臣妾某早染世塵晚耽禪悅駸大耋久不出
於鄉閭碌々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關湯熨少
停人以為衰老之榮已則有滿盈之惧茲因誕日敬
叩高窞伏願鑒此精虔畀之壽嘏大國賜沐湯竊異
新恩百年日期頤庶延暮景

福國生日壬寅

歲華已晚不勝喜惧之情天聽甚卑輒瀝精誠之禱
伏念臣妾頹然衰景屆此始生雖瞻視之逾昏尚筋
骸之可免老者祝哽祝噎粗違旨甘常情欲安欲生

矧侵耄耄敬憑綠奏輒歷丹忱伏願矜此餘齡錫之
晚福班衣雜還清溫相踵於高堂錦誥便蕃湯沐更
封於大國

又癸卯

晚晚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
日顧早衰偶叨暮福八袞加三之老眠食粗寧一門
取數之多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
團樂人所共榮妾常深懼衣褐屬臨於初度辦香敢
昧於真依天道益謙願勿隳於孝謹人情欲壽庶獲
保於期頤

又甲辰

人羨久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
伏念臣妾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職
之共日徃月來不覺旋期之及刮膜之方難遇洩血
之恙甫廖未能性悟而理融常恐留生於福過延齋
心於誕日敬請命於上窮蒲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
桑榆遂暖庶延晚晚之齡

又乙巳

人情欲安矧頽齡之寢迫天道善應冀精禱之上通
伏念臣妾其猥以衰癯安於寂寞擁麾持節及觀兒

革之榮衣褐弄璋頻見孫曾之慶然而光陰晚矣疾
病半之昨溲血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
有護持茲復屆於誕辰敢皈誠於洪造伏願灾躔屏
退吉曜照臨酌彼澗蘋聊薦至微之意譬諸社稷庶
全無用之年

又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惧天地之大感而遂通伏念臣妾
迫桑榆之衰年進湯沐於大國目尤昏瞽殆顏色之
不分身賴扶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厄深切戰兢
亟祈扣於上蒼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

矧二息官游而未歸不勝舐犢之懷冀從反哺之請
茲臨初度敢昧真依欲望鑒其血忱介以眉壽味五
福攸好德之訓佩服勿忘稽九十不從政之文檀栾
相保

又丁未

壽鄰大耋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
伏念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雖五疏湯沐之封然
一守清白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嶽之方瞻視全昏
矧有西河之哭惧門戶之衰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
衰頽未忘貪愛屬皇覽初度之日誦自求多福之言

荐澗濱之蘋繁與垂窮聽譬道傍之樗櫟永遁天刑

又戊申

大耋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
伏念臣妾某久矣癯殘加之瘵下衣裳顛倒呻吟至
於累旬粥藥扶持性命危於一髮慄兒曹之憂懼荷
造物之哀憐參朮收功桑榆駐景然湯熨尚煩於調
燮而疋羸未易以盛強思奮起於沉疴敬熏修於初
度伏願袞除諸苦迓續修齡孛尾火頭一洗星躔之
厄原高隰下共榮晝繡之行

新居設醮

女筭男弁頗驚碎累之多考室子堂聊廣先人之舊
落成之日徼福於天伏念臣嶺海脫身家山屏迹苦
在蝸舍粗蔽於雨風今若蜂房各開於戶牖即東偏
之隙地闢小築之數間雖云練時日之吉良尚恐犯
方隅之禁忌屬孟冬之叶卜命二息以奠居上以奉
庭闈之清溫下以帥閨門之雍睦非叩閣而默禱豈
闔室之敢寧伏願憫此艱勤遂其安逸苟全苟合師
先哲之格言乃寢乃興符占人之吉夢

保安丁未

戶門灾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訖蒙全護迺熏一瓣

仰答九閭伏念臣累召造朝一擠去國道聞仲氏疾
遽至於淪亡堂有老人悞不堪於悲惱呼天密禱窮
日疾馳吹篴已隔於怡愉擁笏獲躬於定省脫仕路
風波之險惡遂家廷朝夕之檀栾靜言思之亦云幸
矣然而親既踰耄羣體多不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
迫一喜一惧之際敬因醮謝復有懇祈伏願臣母魏
國太夫人林氏火字順行坎離相濟孫曾長茂足為
晚暮之娛醫卜屏除永保康寧之福

又戊申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

輒憑綠簡敬剖丹衷伏念臣晬晚餘齡沉綿累月受
髮膚身體曾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冀稍延於視
息果臻勿藥之喜遽失采薪之憂深愜母子檀栾之
心不墜戶門付授之託向非元化安有殘生輒羞沼
泚之毛少荅乾坤之德伏願自今以始惟遠之安夸
詡俗情豈必買臣之繡燕娛親膝寧無菜子之衣

又壬子

拙恙沉綿幾作異鄉之鬼寬恩全活復為故里之人
仰蒼昊以歸依班綠章而推謝伏念臣某昨者膏肓
証迫性命憂深頓仄恋闕之心密露首丘之禱未幾

痛定起衛玠之清羸俄又汰歸免史談之留滯尋漁
樵之保社治農圃之生涯晞髮曝背於湯熨之餘長
子抱孫於衡茅之下凡餘齡之僥倖皆火造之生全
不揆螻蟻之微輒羞豺獭之祭伏願矜憐衰憊蠲祓
災迺舊反悉平不復費醫和之劑希年在望方將挂
洪景之冠

又乙卯

采薪之憂命懸一瞬勿藥之喜恩等再生假以餘齡
仁哉洪造伏念臣某官情已薄年事寢高去國為農
圃之歸嚴祠絕庖廩之繼尚為病橈可見身灾窮則

呼天嘗呻吟而踴齋可事帝果奮起於沉綿不揆
螻蟻之微輒羞豺獭之報伏望神祇叶佑星曜順行
屏岐伯之書少停湯熨拜私景之疏遂挂衣冠

陳氏女保安

女子有行遽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
劉氏昨以姪娘感於夢寐遠父母兄弟始由驚噩而
成禱上下神祇冀遂生全之望果蒙化育陰賜護持
既無坐蓐之危復有抱雛之慶敢羞菲薦不昧初心
伏願吉曜照臨裁躔銷弭乃安筦簞聿開卜兆之祥
言采蘋繁益致壺儀之謹

又

父惟疾之憂沉綿幾殆天不言而應號籟必聞伏念
臣女子劉氏昨與良人相携遠宦屬江城之傳警抱
添室之隱憂驚恐入心遂得奇疾扶持還里幾成廢
人久矣失音近尤惡食藥裹動煩於尊老藁砧久客
於京師惟平生情之所鍾其危懼目不忍見惟有歸
依於洪造庶幾全活於微生伏願吉曜臨身灾躔退
舍屏二豎之祟無使伏藏遇十全之醫不勞湯熨

出甫婦保胎

庭闈暮景頗思君子之抱孫家室至情莫切婦人之

免乳敢陳卑悃仰扣高真伏念臣室妾方道璋恃母
以存從夫未久執采蘋之禮敢不敬共迫坐蓐之期
寧無兢惧爰歸依於仙聖冀誕育之平安伏願旄馭
下臨瓣香上格于門容駟豈云後福之徵阮婦得雄
庶動尊懷之喜

又解頤

沉綿幾殆寧免呼天俄頃有瘳遂能履地再生之賜
九隕冒酬伏念臣某妻室方道璋涉秋以來屬疾頗
久受我藥石莫起或以迴骸禱爾神祇忽沉疴之去
體蝼蟻之命既知免矣豺獮之報詎容愆然伏望鑒

此精虔獨其屯厄孩提統膝未妨戲菜子衣之伉儷
齊眉所願舉孟光之案

里社禳灾

興訛未止豈勝如燬之憂思患豫防爰作徒薪之計
合輿情而有請庶咎証之可禳伏念臣等一方自旬
浹以來此屋懲融風之警始愚氓不戒殆非熒惑之
所為俄俚俗相驚常若畢方之將至深惟鄉閭守望
之義誰無室家漂搖之虞廼延黃冠為拜綠簡伏願
貸下民之自孽儼上帝之女臨在昔一言尚使妖星
之退舍矧今萬口必蒙和氣之致祥

又庚申

天道善應儼上帝之女臨人情欲安惧一夫之弗獲
伏念臣等雖逢儉歲幸處郊境無鳴柝之虞野有來
牟之熟氣候適當於溽暑里閭問問於巫醫愁歎未
甦驚訛相恐陽舒陰慘莫知華沴之繇夏拜痒春瘡
庶可袪禳而去合旄倪而瀝悃異窮具之垂慈伏願
薰太平嘉生之祥貸下民自作之孽懷鍼托艾悉令
美疾之廖曲突徙薪永熄融風之警

又

思患而豫防人情至切不言而善應天聰甚卑迺率

倪共祈穹昊伏念自冬至膺厥証常暘風日燥剝水
泉乾涸連甍接棟深虞沴氣之行曲突徙薪思弭融
風之變俗相恐動古有禴禳懷凜凜之深憂遂啓
而上懇伏願錫皇極之福念民生之艱驅萬鬼之妖
威躋仁壽遂畢方之恠永息驚譌

又癸亥

風日燥剝氣殊乖盤星辰高遠古有祈禳敬述輿情
塵竅聽惟以一方之生聚遙然連月之亢乾歲稍
荒物多疢癘築場之際未嘗聞拾穗之歌接棟而
不有徙薪之慮惟竭精誠而上訴庶令咎證之

潛消伏願儼上帝之女臨赦下民之自孽室無鴟鴞
之毀幸免漂搖俗傳畢方之訛靡勞驅逐

再祈禳

赤青示畱成主人之由突綠章徼福冀熒惑之退躔
臣等昨觀常暘恐為咎証合輿情而致禱庶沴氣之
潛消近者融風作於深夜溝澮之泉久涸縵缶之力
安施甚矣阡危幸而撲滅國人驚而畢方見未熄妖
譌城門火而池魚殃各懷憂懼衆號鳴於下土再瀆
告於上竊伏願鑒現四方敷錫五福安斯莞篔為高
卧之人有此屋廬無搖居之患

直突延燔輿情共駭辦香感格天聽甚卑念再三瀆
懇切之詞採億兆衆沾危之命耄倪安枕相保於荒
年彗孛收芒化為於甘雨更新終惠永戴洪恩

又

善則降之祥天何嘗遠災可禳而去古有是言敢述
輿情仰塵窮聽伏念臣等土風素陋稼事薄收沴氣
未清訛傳相恐禪竈用單之請其說若迂徐福曲突
之憂夫誰不惧惟有精虔而上懇庶幾消弭於未然
伏願惠此一方錫之五福火既順性深藏炎赫之威
星為退躔默有感通之理

又

思患豫防人情則一不言善應天聽甚卑謹率旄倪
仰干宸昊伏念臣等粵自上世奠居此方或長子抱
孫或聯姻聚族成巢辛苦難於燕子之營此屋驚訛
殆若畢方之至古昔有祈禳之說士民均號籲之情
伏頭哀閩困之窮順熒惑之性上筮下箒遂棲息之
安接棟連甍無漂搖之恐

民憂赤胄不敢奠居帝覽綠章潛消咎証莫報乾坤
之德敬羞沼沚之毛伏頭彗孛退躔里閭按堵祝史
瓚斝之說何以薦忱古人突薪之防益當加謹

魏國追薦工部弟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於願復俯伸
蘋薦仰徹藥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麾符退
安水菽中歲享垂魚之樂方愜素懷高年抱舐犢之
悲忽成永訣百指之孤嫠奚託一生之慈孝難忘閱
旬浹之屢更叩天閭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以津
梁脫鬼趣之沉淪焄蒿悽愴譬道家之解化來徃消
搖

追薦工部弟

少小相從尚記吹箎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

輒徂紅章仰干蒼昊伏念臣亡仲弟某早嘗艱阻晚
致顛融持節擁麾因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
以終身方將躬晨昏扇枕之勞踐疇昔對床之約云
何竒禍遽隕壯圖上靡頽九袞之老人下不念一房
之孤寡手足之情雖切豪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
伸哀懇伏願拔於大夜乘此剗風死生豈不痛哉孰
窮變滅魂氣無不之也莫免沉淪

代追薦工部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蓋本焄蒿之意
俯伸哀籲仰冒窮隆伏念臣先父昨解仰符退依香

火居常乏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
享始謂偶愆於媵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闈九
齡一房百指聞者尚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
釋煩寃奄臨卒哭惟有精虔而上愬庶幾肝鬻之潛
通伏願帝所鑒現靈其來下脫離大幽之趣逍遙元
氣之初雖往不復還象罔莫之能索然號之使復巫
陽或者可招

父慈罔極徒切於攀號道妙難名有資於解脫追惟
嚴考奄棄中年歷官已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
恐黑籍之挂名游陳蝼蟻之情汜戴鴻濛之造化橋

穩度早離萬鬼之鄰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托

代作工部弟中祥

伉儷遂睽永抱藁砧之恨焄蒿不遠奄臨鑽燧之期
輒剖煩寃冒干真宰伏念臣淑柔故夫某已下從於
窀穸靡返顧於孤嫠哭之如新孰云期可已矣望之
弗至所以練而慨然虛結過去生之緣莫追未忘人
之痛伏願矜憐號籲超脫沉淪雖音容闕乎重泉即
之冥漠然精爽廻乎長夜凜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
為門戶之依托

魏國九幽醮

蘭陔罰酷可勝罔極之懷苦塊哀深莫動蓋高之聽
淒其丹赤仰止窮蒼伏念臣等母魏國太夫人林氏
幼歷阨艱蚤嬪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
未亡人初豈有心於象服堅剛自守毫釐靡渝眼看
子舍之顯融手拊孫枝之長立久享重闈修髓之奉
吾啟大邦湯沐之封當其貴壽之時尤以滿盈為懼
案惟梵卷箚止澣裳其訓儉每安半菽之供其戒殺
恐傷一蟻之命筋力雖億神明未衰自仲息之云殂
覺歡悰之寢少屬忝鄉真便私之命方為板輿就養
之行云胡沉痾遂至大故慘甚嚴霜之墮夏纍然孤
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從今已矣凱風寒泉之感
何痛如之敢以煩寃形諸號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
叫閤之情拔大夜之沉淪乘剗風而解脫死者可作
固無復生之期魂兮來歸儻有可招之理

代追荐工部弟大祥二首

呼天靡及罔極奈何送父之終有時而既輒干洪造
少瀝丹忱伏念臣先父某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
既葬徒深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忘之語
痛心祥祭稽首道家庶幾百指孤嫠之情能動九閻
主宰之聽伏願刊豐都之籍收岱宗之魂或鬼趣未

離幸早起於幽闇縱兒曹無似竊有覲於顯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籙煉魂有感道家之說
欲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聖之証明憫孤嫠之號籲
蜀其業障庶彼化橋乘碧落之長風閱赤明之浩劫
消搖靈境離泉壤之幽陰庇燾後昆俾門閭之高大

魏國卒哭二首

毀巢號叫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殫血悃
仰瀆蒼昊伏念臣先妣魏國捨此庭闈歸于宅兆既
畢返而虞之禮愈深望弗至之悲斷機之訓徒存扇
枕之事永已雖臣親之壽九袞夫復奚言然人子之

心百年猶以為短而况莫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願
復之恩謂彭殤可齊豈枕塊之所忍道使曾閔復出
非籲天無以洩哀矧如追嚴素所崇信痛逝者十旬
之不返奠諸孤一念之上通伏願帝鑒覲而下靈臨
續紛其來格刊其黑籍尚何鬼趣之憂乘彼白雲有
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親年魂無不之卒憑於道力伏念
臣先妣魏國奄成千古俄已十旬荷真宰之鑒臨憫
衆雛之號籲考察平生之功行靡所欠虧証明末後
之因緣超然解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於後昆

追荐惠州弟

野鵬飛來竟作殊鄉之崇原鷓奔去可勝同產之悲
聚族煩冤呼天號訴伏念臣弟某蚤承家訓晚奉藩
條有食孽之清無凝香之樂書來絡繹久聞藥喜之
音計至倉皇忽破槐安之夢委爰子稚孫而不顧捨
涼臺燠館而安之雖七旬已隔於音容然一念可通
於中漠伏願披旅魂於遐嶠脫鬼趣於大幽紉妻旋
歸掃炎歌於三伏箕裘不墜衍餘慶於二孤

為二侄追薦惠州弟

丹旒言旋陟岵愴十旬之隔赤章哀籲扣閭冀一念
之通伏念臣等先父臣某奪自孤童安於拙宦補孝
子循蘭陔之什久矣栖遲慕前賢守鬱林之風過於
清苦凡今日寸地把茅苟有皆平生節衣縮食之
所營云胡夏鵬之妖莫越河魚之疾野吏之亭長在
父老共悲善和之宅依人主人不返雨降露濡動輒
悽愴水浮陸走幸無震驚輒伸人子之情敬采道家
之說伏願回乾坤之大造鑿草土之微忱逝者如斯
大欲承顏而永訣魂兮歸來些寧與魄以俱沉脫離
幽陰周游冲漠

獲罪於天抱此幽憂之痛得請于帝招其離散之鬼

力挽沉淪恩霑存沒伏念臣等先父臣某奄終官舍
且涉暑塗雖返丹旌愴慈顏之就木欲銷黑籍遂血
面而叫閻果以哀悃通乎彤嚮騎麟而下等人世之
微忱化鶴而歸返子孫於它日

為二侄追薦惠州弟小祥

板封坎掩已從窀穸之歸火改穀升追感歲時之變
俯伸踴躍仰噴窮隆伏念臣等先父某定數莫逃慈
顏愈邈期已久矣野哉短喪之言練而慨然痛甚終
身之慕惟祈哀於仙聖庶有益於幽冥愿仗道慈超
離鬼趣初臨忌日豈惟有一朝之憂永佩義方奚止

無三年之改益綿餘慶垂燾後昆

代赤侄孫薦母

鞠育顧復百生莫報於母慈躑躅號鳴九歎少伸於
孺慕伏念臣母黃氏傳家臣孝作配嚴君如友如賓
安荆練之淡泊斯人斯疾賴藥石之扶持意厖羸為
壽考之資廼變滅在頃臯之傾夫嗟絃斷兒尚髫垂
升堂不見哲匕日存之容開卷不聞諄々耳提之誨
既抱煩冤而枕塊尚延殘息而扣闥伏願矜孩幼之
血忱刊幽陰之黑籍棄白日襲長夜雖莫招冥漠之
魂抱明月挾飛仙冀早獲逍遙之趣

追薦六二弟

少小同依莫切同根之愛幽明永訣可勝摘蔓之悲
仰瀆窮蒼俯陳悃素伏念臣亡弟某奄終一夢俄及
六旬粗有王通之田廬未畢尚平之婚嫁重矣托孤
之責壓於垂耄之身廼命羽流薄羞菲荐伏願離幽
陰趣為汗漫遊隻影僅存動徃哲獨亡之嘆餘情不
泯結來生未斷之因

代續陸孫薦父

幼而無父孰恤零丁窮則呼天必聞哀籲伏念臣某
父臣某燈窓若學砥礪好修周家所謂鄉之賢能漢

人亦云家之珍寶甫臨伯玉知非之歲方且盛強未
及宣尼學易之期奄然委蛻永別族親之恩誼靡需
兒女之長成終身含陟岵之寃泣血瀝叫閭之悃伏
願遊乎方外復於性初解脫業緣依憑因果破胡僧
劫灰之語有無渺茫遊仙家白雲之鄉逍遙自在

又

父勅莫報含荼毒之至寃天聽甚早瀝哀鳴而上懇
俯陳蝼蟻仰叩鴻濛伏念臣某父臣某傳奕葉之弓
箕踐前修之矩矱族稱孝鄉稱弟不可瑕疾市爭利
朝爭名則如退怯方某水某丘之自適忽斯人斯疾

而弗廖靡需三息之冠笄不顧六親之恩愛友多作
誅鄰不相舂剖苦塊之悲恫徹藥珠之淵邃伏願溥
施方便考察平生信大命之有常哀先君之何辜刊
陰官之黑籍超脫淪沉乘帝鄉之白雲周遊汗漫

代強甫婦薦母

銜冤枕塊永隔母慈瀝血籲天少伸子慕伏念臣妾
先妣某氏生王侯之闕嬪儒素之門堂有舅姑珍甦
之養惟謹子無嫡庶鳴鳩之愛則均謂耆年開石窳
之封乃中歲抱栢舟之志鄉評甚媿闡範可師女子
有行念切晨昏之際人生如寄訃馳宿昔之間戴星
而歸陟岵靡及惟祈哀於窮昊庶有益於幽陰伏願
鑿螻蟻之微忱施鴻濛之大造棄日而襲長夜雖莫
返於營竟乘雲而游太清奚永離於鬼趣

謝恩

綠章甫徹悲哉草土之情黑籍隨刊大矣雲天之地
臣妾其從夫游官隔母清溫聞訃告而亟歸痛音容
之漸遠念聖善勛勞之德等於乾坤按道家煉度之
文求諸艷岱竊蒙衆仙聖之力俯憐一女子之微盼
蠻感通幽陰解脫及黃泉而見永無定省之期乘白
雲而僊早獲逍遙之趣

後村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後村集卷之四十二

詩話

前集

故事 經筵徹章 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絕
句淳祐丙午講禮記畢錫宴秘書省御製七言唐律
一首云鰲極開先已降衷 上天下澤禮居中三才
義理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功孔聖法言多纂輯漢
儒師學共修崇經帷講徹資群彥克已工夫在廣充
詩既雄渾而奎文絢爛行草道麗各為一體侍讀少
師鄭公以下拜賜者十有四人克莊與烏徹章賜
御製詩自今上始

施爪濺濺鱗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藥藥庶士有竭
鄭氏曰庶姜謂姪娣庶士謂媵民毛氏白藥藥
盛飾余始悟屈原九章云魚鱗鱗兮勝予之
意本此

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韋玄成云誰謂
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
能刪也曹公短歌行未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
吐哺天下歸心且孔融揚脩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
在身為漢相而時人耳以漢賦乃以周公自擬謬矣
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

月如馳當操無恙植以才倉舒以惠幾至奪嫡謂之
多憂可也及受漢禪可與天下同樂矣帝既猜阻鮮
懽而諸侯王就封者皆為典籤侵迫多見削奪其未
命乃托國于狼顧之仲達是帝之憂至死未已何時
而可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它人尤愛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
智巧奪嫡尤及乎尔植素無此念深自歛退雖丁儀
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世教有貶削方且作詩責
躬上表求自試凡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
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

讓真篤論也

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尤比鄰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未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于時諸王凜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傷慨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間白黑諛巧令親跡蓋為灌均輩發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彰以驍勇斃植以文義全蓋石所忌非文人也使倉舒在却未必可存倉舒天操謂丕輩曰我之不幸汝

輩之幸也此語失父道矣豈所以愛倉舒哉陸机吊魏武文云曩以天下自負今以愛子托人其言甚可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忤物頻致怨憎按康傲鍾會不與語與山濤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武其所忤也大矣子元子上見書自無可全之理况加以士季乎雖欲采薇散髮願性養壽豈可得也

四言自魯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于書詩如萬事叢脞哉胡為乎泥中之類非

始于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尚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也

康樂稱太傅為宗衮子建稱孟德為家王皆自我作古

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謂之反形已且可也康樂安得全乎然康樂若以改物為恥竊負而逃可也為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為子房魯連于詎未有所安悲夫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

路將安歸蓋歎時人之安于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非謂士之抗志甘為燕雀而已嵇阮齊名然功進表叔夜決不肯作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予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日文中子亦以此辭為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携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捐公卿羣臣之扈從者似非為後宮設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詩至三謝如王人之攻玉錦工之机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岳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若能卻頌長慮者然身游金谷以賈謚石崇為托歲寒之地悲夫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體三十首名曰擬古徃徃奪真亦尤退之琴操真可以絃廟瑟子厚天對真可以答天問今人號為摹擬其作求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歷叙霸王之佐下云中夜撫枕歎思與數子遊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或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昔蒯通讀樂毅之書而泣余于越石此詩亦然

前作有甚拙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兩句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兩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溪曲云黃葛生爛慢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主隋煬帝之上魏文帝有見輓舡士新婚別妻詩一首庶幾熠燿宵

行蟪蛄在戶之遺意呂東萊馬嵬詩云錦襪千年恨
皇輿萬里程寧知輓舡士亦有別離情輓舡事與馬
嵬不相涉而善用之如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
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有始有卒雖辭多質俚然有
古意

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
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
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
以陵覲之愈陋于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勢慢有

甚于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而後故當繼以
選詩不易之論也

唐初王楊沈宋炫名然不脫齊梁之体獨陳拾遺首
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
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
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
水木澹孤清閑卧覩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
朱火已滿盈祖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
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
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弥

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
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宝鼎
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
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襄陽城
云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妾薄命云啼馬驚殘夢
飛花撓獨愁杜氏句法有自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
料安危体尤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温漢旌旗
其用事琢对如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如竟無宣

室召徒有茂陵求如魯衛弥尊重徐陳略喪亡八句
之中着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
無此等句為氣骨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葉落輕
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已之遇栾布奏事彭越頭下威洪盧諶皆
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李所謂賓客方翁翁熱
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振臂而去至有射羿
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現老親如宿昔部
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位置武于八哀詩中忠
厚藹然異于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

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尤有門
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困
危極矣然腰下宝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
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憶銀床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
之憨態若貫休輩自拳五色毬進入它人宅却投蒼
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矣

太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顏波開流蕩無垠廢典雖萬變

李翔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又舍女也故退
之皆名呼之如云李翱觀濤江又云籍湜輩然翱祭
退之文乃稱為兄師弟子姑未論兄妻之諸父可乎
籍祭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有抗衡之意湜
作墓碑云父疾諭湜曰死能令我躬不隨毋庶滅者
惟子以為屬退之乃賴湜而傳耶近世推黃配蘇亦
類此

退之性喜玩侮如吕醫山人之類同可侮揚之果侯
喜諸生也乃况之果以栢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
引線忽有得一寸絲分鱗與鬚盧仝張籍之齒長矣

于虛則云先生抱材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
其迂濶不少貸于籍則云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
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峒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尤
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若眼其敏者下句却云才豪
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蟻蚓則多而不精可以槩
見其于詩人中惟東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
唐僧見于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嘲侮高閑草
書頗見貶抑如惠如灵如文暢如澄規直以為戲笑
之具而已灵尤跌宕至于醉花月而羅婢媚此豈佳
僧乎韓公方且欲冠其顛始聞澄規能詩欲加冠申

憲章亦已淪此今古詩人斷案也黃河走東溟白日
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
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
駐光彩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
躡太清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
尽冠纓此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
下唐諸人皆在下風

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句至今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
觀二詩真敵手棋也若它人必次顥韻或于詩版之

傍別着語矣

王川子貧甚僧送米令割俸其家必無蓋藏一婢赤脚必無姝麗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既為捕管惡少不以為德反謂處置未是它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為具招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舊史稱退之性崛強以玉川事視之乃一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中丞柔紳爭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賣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于太節而委曲于羣碎此其所以為退之歟

及覘來謁見其已老則又潛然惜其無及所謂善謔而不為虐者耶

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為元和体韓尤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昔何文縝常語李漢老云如柳子厚詩人生豈可不夸他做數百首漢老退而歎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文縝後從北狩病中詩云歷歷通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雖意極忠憤而語不刺急亦夸柳之驗

呂溫坐任文黨黜守道衡二州卒于衡柳子厚誅之

曰遷理于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坡公謂温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覘温集送江華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囑雖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矣今世士夫大笑温者比肩及為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蒙殊獎負殿者受嚴譴有能為温此言未見其人也

吕温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荆公云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

王建新娘娘詩云三日入厨裡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更長二詩當以建為勝文潛詩與晋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

劉長卿七言云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魏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于黃初之朝矣唐彦謙云鷺鴻瞥過游龍去虛惱陳王一事無似為子建分疎者

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韋郎無雙事托

之仙客鷲鷲事雖元稹自叙尤借張生為名惟沈下
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詩皆攬
歸其身名檢掃地矣

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
姑如我長迴頭語小姑勿嫁似兄夫庶幾哀而不怨
矣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送愁裡去明年更莫共愁來
稼軒詞云是他春帝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和愁將
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
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割棄至本朝宣和歷年多
矣議者尤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狄難

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
阮郎此女道士豈魚玄机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
李羣玉有龍門寺佳人阿窠歌云何須同泰寺然後
始為奴其放潑如此夫陶寫情性如閑情賦可也過
則為羣玉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
老無髮奄人于腦後加釘焉以為漆丁之讖或言好
事者為之仝處士與人無怨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

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脛角人口意者羣奄因此害
之太平廣記載孝廉許生遇四丈夫與白衣叟會飲
于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來何遲叟舉
壁間所見詩座中間之皆擁面欲慟已而叟與四人
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與仝之鬼也
按甘露之謀涯餗不預元興訓雖狂疎敗事其志與
陳蕃竇武宋申錫何異得罪于羣奄則有之于社稷
無負也身與其宗既薶醢于寺人之手終唐人之世
名與叛逆同科僅嘗收葬羣奄又使人發之投骨渭
水子孫或逃依劉沔諫苟活且旦暮甚可憐矣及澤

潞乎破害無噍類詔書尤謂之逆賊之後此何理也
李文 當國政刑如此豈畏奄人耶抑有宿憾于
涯輩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雪涯等之詔噴玉泉詩
云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
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皆可傳誦白衣叟所奔
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妙甚
此必是涯元興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詩云將軍獨
乘鉄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
白鷺今日無青史文章爭点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

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父皇祐中儂賊犯康
州闔郡潰去惟守臣趙師死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
亂後訪之尚呱呱然諸公哀誅惟元厚之云轉戰譙
門日欲晡空拳尤自把戈鉄身垂虎口方安坐命在
鴻毛更疾呼柱下果卿存斷節袴中杵臼得遺孤空
餘三尺英雄血不愧山西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縱氏李江充來
見犬臺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
常論鄭注免歸又忤仇軍容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
矣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
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
賢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畧
蜀相運神机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
鱗介避餘威会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中秋云星辰
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修然是玉京七言
如洛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
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宝
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
囑山僧西塞山懷古云西晉樓舫下益州金陵王氣

漠然收千尋鉄鑕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
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
蕭蕭蘆荻秋哭呂溫云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
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
寞迴皆雄渾老蒼沈着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絕句
尤工

夢得貞元間已為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投贄文
卷夢得飛筆塗竄牛既貴未能忘有曾把文章謁後
塵之句夢得荅云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
人且飭諸子以已為戒然和令狐相云鮮有一身魚

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則依然故態此詩幸次楚韻
若施之于綯豈止掇免葵燕麥之怒耶同時八司馬
皆高才一斥不復或咎時宰無樂育意惟新史謂貪
帝病昏抑太子之明深當其罪後裴度為夢得免播
州之行憲宗怒尚未解非但諸公忌才也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于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吞樂天云莫道
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較人婚姻通木客
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

蠻語鈎輶音蠻衣班爛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
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麕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
此劉夢得莫徭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李夢得現此
二詩信然

元稹詠估客云尔又生兩子錢力何歲平薛郁和蕃
詩云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患更多往年黑風
峒賊首詐降朝家以通直郎鎮南僉幕招之不出使
其弟來吉州謁帥帥以角妓奉之豐宅之戲云遺下
賊種柰何

唐彦謙寒食五言云微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本朝
王元之詩亦用潑火雨

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袁師後二兒皆無聞退之不譽
子姪直言阿買不識字

李義山荅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于
升沉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初被召東同時
召容云共設太極非無意能繫蒼山本不同則氣象
益開闊矣

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衆鳥已歸
樹旅人尤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
然可愛今人動為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
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夸其詩又自夸其材然位歷
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恣陵忽憤軍殺身其才安
在妾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楊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云人生只合楊州死蜀
都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楊州死劍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于唐律中常寓少拗峭
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
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

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它人詩益之若
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
官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韋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為里中
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標蒲局暮竊隣家姬司隸不敢
捕立在白玉墀此蓋韋公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
非自謂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
劫商樓上醉天明直下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
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
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

禽可與韋詩互看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李力世
言其所至掃地焚香而坐不應為人老少頓異可見
前詩寓言尔

子美送孔巢父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
如盖李杜與巢父一輩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則巢父亦能詩者偶失傳尔子美
間閔亂離挺節無所汙巢父後歿王事惟太白坐永
王璘事流夜郎按璘嘗辟巢父而巢父不應可見太
白當來去就欠商量也新史謂白佐璘起兵頗似文
致但不當就其辟尔

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陰隲山河秀再点重
瞳日月明極工及坡公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
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座絳綯玉斧光照廊野人不
識日月角髻鬅尚記重瞳光之篇一出光焰萬丈視
遠所作真小兒語

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画此
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鄭畋名相
父亞亦名卿或為李娃傳誣亞為元和畋為元和之
子小說曰謂畋與盧攜並相不咸攜詬畋身出倡妓
按畋與攜皆李翱甥畋母攜姨母也安得如娃傳及

小說所云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發千載一笑亞
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傳必白
氏子弟為之托名行簡又嫁言天室間事且傳作于
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于憲宗之元种
畋相于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
如此如周秦行紀世以為德裕客韋絢所作二黨真
可畏哉

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称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
漢卒延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
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羊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

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鬢何
窈窕一世良所無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房銀鞍何
煌燦翠蓋空蜘蛛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男兒愛
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
吾子私愛徒區區藉詩本此然青于藍

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選項斯一首云
願送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
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獻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
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尤作按歌声未脫唐体
也韋蘇州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云拾寵求仙畏色

哀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兒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与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多相妬聞向瑤臺總淚垂絕不類韋詩與斯韋竟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韋公戲傲時人休尔牛竒章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祐上牛相亦云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鬟紅粉之語未云知君年少貴不信有春愁盖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水炭惟愛石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声色之好竒章起寒士備貴人之奉不及贊皇遠矣唐詩人与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

有韋柳中間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竇最後有姚賈諸人李者李此足矣長慶体太易不必李王逢原題樂天墓未云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淺耶

王鐸尽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大功垂就令攷間之于内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居乱世矣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孔明躬耕娶阿承醜女相蜀不殖產其慮深矣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

口遂併命于高鷄泊哀哉

後村集卷之四十二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四十三

詩話 前集

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斲對偶然求如一杯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叙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尤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倡集對偶字面雖上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為歐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目抹徐鉉貶商州為內相目議孝章后喪貶滁州真皇登極召還將用矣其詩乃云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

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勛業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潘閔云白日昇天易清朝取事難野聘台而不至閔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潘閔客舍詩土床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尔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客富

趙孟頫詩集

歐二公于門下然後可以為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絳唇不敢深深注却怕香脂汗玉簫不減香奩花間之作王歧公夫人閣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歸來競鬪玉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新意于絲絲巧粽之外可喜也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尤成半面粉宗景文落花詩也為世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尤自舞掃後更聞香李下句光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荅云先朝楊劉夙采葦動天下

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揚劉之作而其言如此
豈公時惡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
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尔
主張夙雅人士歸之自二窮人死文士滿朝而使斯
道寂然中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滿朝而詩道
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歐帖在鄭子敬
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
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夙雅之氣脉復
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季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

如葑上春田濶芦中走吏參烏程海貨通閭市漁歌
入縣樓餘姚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 霜落熊升

樹林空鹿飲溪 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 每令

夫結友不為子求郎稅齊國長公主山形無地接寺界与波

分金山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盖
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决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
大家數者亦未常不留意于句律也

蘇子美詩行雄放于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蟠
屈為吳体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
石榴開通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

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脫泊孤
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
中秋月云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
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
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牕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峯志氣尚突
兀形骸已龍鍾男兒生世間有如絕壑松誤為風雷
傷不與匠石逢哀哉千尺幹樵朽似秋蓬此詩悲壯
之甚李生何如人足以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鴈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

胃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半
山本此見吳志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
注雖引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
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彥謙中秋詩云霧淨
不容玄豹隱冰寒却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
矣

半山挽 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鷺飛挽吳春
卿云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斷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
榮似嫌車馬繫華處終入城門便不生貢父絕句云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
識遙開門戶又翻書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
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骸往往捐王韶李
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
骨枯

王逢原暑旱苦熱云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着翅飛
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崑崙之高
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
去遊其問其骨氣老蒼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為荆

公所推

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廷至于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
要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所見高于石叟
徠一等矣荅孫莘老云生無人愧寧非樂死有天知
豈待名其固窮自守亦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聞鴈云萬里波濤九秋後五更風雨一燈旁
不待着鴈字而題見矣

滕白題汶川村舍云種茶岳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
石根皤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画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縵者有簡

澹者翁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為之
然非本色也它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李和陶
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為韻束縛
陣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踈竊祿經年卧
直戶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溪居與荆公三
年衣染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江萬頃
扁舟長載夢中身之作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
不在秦晁之下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
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

經句

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開口焉敢效東坡垣率
老局促應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此詩甚佳
狀得出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漠樵或異人
花開不旋踵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畫長
問李兼儒釋交遊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
閔河先壠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尽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
之態七言如身雜蛋中誰是我食除蛇外總隨鄉驥
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土于前作者唐子西過田
橫墓云滄溟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
之祭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獨為橫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
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
出始以老社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
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竒壯元日云後飲磨蘇驚已
老長乘舴艋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尽情
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
鋒作爭臣謂方臘不能為患直待粘斡耳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橫分

地徒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
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閑政事隨時憂喜到
樵漁五言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凄然不能寐
左右菰蒲聲窮塗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
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况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
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
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徐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虜日日問修門又云諸公
宜努力荆棘已千村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
移白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為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師云金
絮盟尤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捐韓下句
指童蔡作詩法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盖用功最深者覘魚
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
量老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時于千尋底霍見如龍
章桃花云如何一朽株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
歲亦丹華豈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湖云誰見詩
顛顛發時鄱陽湖裡月明知無人為覓昭華管自捲
秋芦片葉吹皆精詣可吟諷

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用同時
詩人感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欲圖周鼎
湯尤繫夏臺又云比年熒惑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
門事的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尔重輕
盖用王内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語但含蓄而不
刻露尔

未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綠催紅
過時不語鷺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人間萬事老無
味天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翦茅編鶴屋篩米聚鷄

糧燈昏鼠窺研雨急大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旦住風濤如此亦
安歸之聯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仲此等句尚多
招如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
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凡引用前人
語皆蟠屈排冪使之妥帖它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
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灑
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行科
斗林粧轉画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外表讀杜詩云
縱之逼論劍收之入核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經堂重錄

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臣奉壑
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聞偽齊人寇云
酬功不惜賞千布送死惟堪縛一馱足與前句相上
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間
燈尤盛至十騎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
詩云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着人劉屏山亦
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東期
門之事

汴都角妓部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部即蔡奴也

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兒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
入至掖庭頃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
傳欲借抄不果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
垂老過湖湘縷衣桮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三亦
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
事不覓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玳柱未覓豐肌病
玉環上下句皆切又妙于融化送別云不堪相昔處
何況獨歸時行役云一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鷄絕似
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久錢氏之
後自中原遷奉三世喪柩空于越土諸公皆為哀挽
茶山獨云摸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于用事
余為袁守項容孫被召過袁言自其先世墳域在沙
市者皆已遷葬公安國愈盛矣士大夫得無感慨乎王
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鍾聲覓寺深避虎連村靜分
魚一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僧牒鹽鈔入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
遁煮鹽那得百洪羊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不幸者簡齋云浮世身難料

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番為累偷生未有期誦之
皆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
代之矣劉報罷歸尹少稷東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辦
一書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
景文乃云真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
見詩亦笑云我字務觀乃去声如何把作平声押了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 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籍帑尾摸床稜 烈士

壯心狂奴故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
侯 下澤乘車上方請劍 酒寧剩久尋常債劍不
虛施細碎讎 空虛腹壘隗臆 愛山入骨髓嗜酒
在膏肓 手版肩輿 鬼子天公 貴人自作宣明
面老子曾聞正始音 床頭周易架上漢書 温卷
熱官 醉孝寃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
借車詩 麴道士楮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劍挂頤
短衣掩脛 已得丹換骨肯求香返魂 子午谷丁
卯橋 洛陽二頃光範三書 酒聖錢愚 茶七椀
稷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 天女散花麻姑擲米

玉塵尾金裏蹄 虎頭雞肋 金鴉嘴玉轆轤 客
至難令三握髮佛未僅可小低頭 百衲琴篋鈎帖
藏經閣帖 摩詰病說法虞卿窮著書 讀書十
帙上樹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尤攘臂逢狐肯叩
頭 天愛酒地理憂 一齒落二毛侵 癡頑老瞿
鏢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挂枝一鍾隨
身 百壅壘兩因棗 鍊炭勞薪 銅臭飯香 記
書身火似椰子忍事癯生如瓠壺 笑尔輩愛吾庐
僧坐夏士防秋 塵尾清談蠅頭細字 巖下電
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臯 劍南集八十五卷八千

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率姑記一
二于此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伏空疎者窘材料出竒者費
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
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
當為一大宗末年云客泛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
處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李俗人尤愛未為詩則皮
毛落尽矣

舊讀揚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狙公幸逃暮四朝三外尤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

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
听命于狙公然尤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况祠廩
也欲併祠廩掃室之尔未幾遂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尤望迴軍敵尚疑只十箇
字而道尽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為虜所畏與夫罷
相解都督時事皆在裡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尽 宿草春風又新阡去

歲無 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 橘中招綺夏瓜

處屏任文

東宮
生日

晉殿吳宮尤碧草王亭謝館俱黃

鸞 春歸便肯平平過須做桐花一信寒 東風染

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

是愁中即病中 昇平不在簫韶裡只在諸村打稻

声 六朝未可輕嘲謗玉謝諸賢不偶然 山根玉

泉仰面飛飛出山頂却下馳自送庠阜瀉雙練至今

銀灣乾兩支雷声驚裂龍伯眼雪点濺濕姮娥衣寄

言蘇二李十二莫愁瀑布無新詩

題漱
玉亭

羲和夢破

欲啓行紫金畢逋啼一声声送天上落人世千村萬

落鷄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鞞弄銀盤浣風露一凡

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將紅錦幕半天赤

光絳氣貫山川須臾却駕丹砂轂推上寒空輾蒼玉

詩翁已行十里強羲和早起道無隼羲娥子雲到

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臺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胆薄沽官釀瞳昏讀監書杜荀鶴云欺春祇

愛和醅酒諱老尤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

興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竒絕冠平

生之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廬多遜窮愁無慘之

作矣

鄉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迫寧歸去莫作留侯

范蠡看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

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

屏山問李漢老疾云欲袖雲門竹篋子室中驅出散

花人愛朋友之言也白公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

樊子一時歸放翁云九十老農緣底健一生強半是

單栖自愛之言也

陳邦光以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壟云牙郎一去

杳無蹤惟有看青夾運松若使人能令此操松應合

受大夫封其家執而訟于郡某守餉士人酒遣去牙
郎用唐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華宣夜倚闌花光妍煖月光
寒如今蹋虱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插看宣華王蜀官
名也

蕭千巖机杼與誠齋同但才慳于誠齋而思加苦亦
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
初陸數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
不甚費研尋者于此 着語能奇恠呼天與倡酬秋
疾走建德國乃為淵明先夫脚墮榛莽劉伶扶我還

和陶 乾坤生長我貧病怨尤誰 湘妃危立凍蛟替

海月冷挂珊瑚校醜恠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
知百千年蘚着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
得到直愁斜日凍蜂知二古梅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慳

賒與一天秋山中六一筇時到崔嵬上有底勲勞得
給扶 秋浩蕩中遙指点一螺許是定王城渡湘雅

子推窻窺過鴈 數峯乘隙入西軒 眼冷寒稍明

數点知他是雪是梅花 秋陽直為田家計饒得漁

村一抹紅真誠齋敵手也

故參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

矣居人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
轉頭空去與人開作棟隆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
此貯清風晦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識意
謂公初為諫官負重名晚不必為執政也

黃芻李野名士也既登第夢婦人素服扇上題云恨
君青袖短誤妾白羅粧李野遂不肯婚余大父著作
與之友善責以嗣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
人女歸第之既娶宛然夢中所見者李野果夫無子
六父葬之于吾家祖塋

李鴈湖悼亡云一杯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

然元稹已云恹來醒後傍人泣醉裡時時錯開君此
尤是暗合若四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疎
之句則是明犯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
議功意新而理長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和塔云經送塔下幾春秋每
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宸下鵲池深柳
拂舟極藻繪追琢之功二字殆不能過晚兼都官題
直合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馮唐亦弊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尤坐趙黨謫死道州偽
禁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
墓章泉哭之云鶻叫春林辱贈詩鴈迴湘浦忽傳悲
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煙昏礙九疑蚤日力辭公府
檄暮年名入黨人碑烏虜季子延陵字不待錢詞行
可知是時章泉句律如此宜為一世所宗晚年詩太
坦率幾于鳳德之衰矣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柩前留素仗簾下進黃袍語簡
而事核又云漢閣新圖迥秦箏舊曲長挽鞏仲至云
萬卷非其崇單方或以封有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

臨中第云黃臺瓜辭可憐美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
遂至尔身尽衰病况堪吾道非少日槩棋豪索酒暮
年絲竹淚沾衣人生到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
立春云蒼規不與圓生智白髮惟添老在身絕句云
我欲將君洞庭野斜河澹月听雲和要眇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掌内制元夕觴客
客散家集有覩傀儡詩云酒閑有感牽絲戲也伴兒
童看到明余謂康節遂令高卧人歌枕覩兒戲之句
盖局外旁觀者之言尔若同局而為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臨中詩文兒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于慕先

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
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稽磨不尽不
若南塘之近道也題會春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尚
想花開春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
寒食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歸挽趙益
善尚書云先朝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于近体中有
遠意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強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
百詠同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辨金錢贖帝歸
澄心堂帝云一幅降牋何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荆

公書堂云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裡兩眉攢皆峭
拔有風骨其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
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未天子徵君獨典刑
青雲伯夷傳白首大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
瑤琴空鏤匣絃絕不堪听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
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為詩有思致初夏云忽
听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葉老去
羞明鏡雖讓朱榮上蓼梢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

雨清香移在菊花枝之句尤覓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
死乃無它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墻壁淋漓揮掃能
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蓑煙抱月懷中枕斗
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嘗訪蟾值其
出題壁云恠訪恠恠不在茅君山來相待
倪胄既誅或托策鳥以譏當時朝士云衆鳥不喜亦
不悲又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為樂府云宝蓮山
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絕句云拂

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忘听鸚鵡
犹向金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媪好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海
次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歛手游詞云暖靄烘晴籞
鎖垂楊籠池罩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
羣芳易吐尋並蒂欄邊凝竚不信釵頭雙鳳去柰宝
刀被妾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妬阿嬌好在金屋貯甚
秋風易得蕭疎扇鷺塵汙一自昭陽宮閉後墻角土
花無數况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紅雲
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定夫諸孫

禮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踈明瘦直不受東皇讖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裡怎着
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柰力若在壽陽宮院一点点
有人惜王澡身甫落梅詞也身甫常為太常博士
潘牂字庭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
欄干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前歡暮雨
朝雲去不還想是躡飛鳶月下時時認佩環月又漸
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余涉世齟齬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画略尽
之言輒為慨然脫迹于朝交游皆掉臂去惟湯伯紀
寄詩云唐朝空自貴宏詞科目何常得退之掌制徒
聞誇子厚殘篇僅見命敦詩堪嗟實錄無完傳太息
淮西有後碑寄語莆田紫薇老文章蓋世例如斯余
固不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不止一首伯
紀未之見尔

後村集卷之四十四

詩話 讀集

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與高適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之句暗
合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問霽後玉輪依
舊養蟾蜍本于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林和靖絕句
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尤凝別移居直過天竺溪
流上獨樹烏橋小結廬然賈島已云尤嫌住處人知
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尤道山中淺仍
移水上居俗人又剝咏掉入白芙蓉亦本此

盧綸李益善為五言絕句意在言外綸傷秋云歲去
人頭白秋來樹葉黃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宮詞
云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風解天意偏廢殿南
枝李士院春帖子可用又云辭輦復當熊傾心奉六
宮君王若看貌甘在眾妃中益送人云路傍一株柳
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照鏡云衰髮
朝臨鏡將看各自疑慙君明似月照我白如絲陽城
烽舍云何地可潛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
北流泉皆有無窮之味劉幽求勿業人不以詩名其
五言云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蕪沒盡歸路

路何漫裴晉公題太原廳壁云危事經非一浮榮的
是空白頭官舍裡今日又春風皆微婉不刻露頃還
絕句或未見全集或偈漏落可收入也石林避暑錄
載楚州紫極宮壁間詩云宮門闌一入獨凭欄干立
終日不逢人未頂鶴聲急亦可收
賈島哭孟郊云冢近登山遺詩隨過海舡此為郊寫
真也及哭張籍云即日在前杏何人耕此墳施之他
人皆可何必籍也籍終有可說今八句無一字着題
良不可曉

王簡卿侍郎題園扉只教人種菜莫謾客看花隙抑

齋樞密則云寄語園丁勤剗草有時病叟出看花兄
有味辛幼安晚題挑符云身為僧禪老家目赴詔貧
杜子昕則云父子俱開國朝廷不負人兩聯皆微而
婉
賓戲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賦送窮文犯逐貧賦貞
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氏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
中語余讀陸倕長城賦首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
秦君滅不竟失笑曰此豈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
欵倖名輩在樊川前
唐人交疎貧病後身老是非間之句可諷味

侍郎嘗自誦其贈劉改之一聯云罵坐有人
皆辟易處窮無鬼敢揶揄道得他着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一日忽題壁日不
嫌夫婿醜亦勿厭深村但得一回嫁令勝不出門或
謂之曰此僧欲出世矣言于當路延主一刹未久若
有不樂者又題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
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欄閑唱望江南李內翰元善
每稱此二絕倦遊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李義山蟲賦云爾職惟吃而不善吃回臭而多跖香
而絕雖甚簡短然有義味

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做噫今夜為
情忙人那得工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針
待役得心情送巧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
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
時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官多少人愁然王建已
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王岐公宮詞云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雖本王昌齡玉顏不及寒鴉色之句然殊不相犯又
云重教按舞桃花下只踏殘紅作地裯又云吹回一
竟昭陽夢帳外春風太薄情其思致在建之上

週之自負去陳言然坐茂樹濯清泉即楚詞飲石泉
蔭松相也飄輕裙翳長袖即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
也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

前史謂祢衡附孔融慢曹操操以其才名不欲殺
劉表後復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木守黃祖性急送
衡與之為祖所殺按鸚鵡賦極籠檻棲託之悲有
子伉儷衆雛之感文云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迂以

主又云願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馬如苟竭心于所
敢背惠而忘初噫衡自知不免哀鳴躑躅求容于
祖者如此亦可憐已時操表皆欲篡漢而融獨欲存

漢衡與融善自無可活之理操能害融而不忍斃一
表亦避此名惟祖凶麤敢于下手原其意不過
承奉二豪風肯尔豈性急之罪哉頃見余子壽云謝
希孟為某總餉所惡假手留鑰張定叟劾去之希孟
自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身不患無歸所憑誰說
與清河公何若為人作黃祖余謂祖為曹劉驅使已
可笑又有一種人為祖驅使益可笑也
退之有荅柳柳州食蝦蟇詩是柳倡而韓和矣今柳
集乃無此作唐家教詩往往一集可采者止一二首
餘皆不必傳而傳子厚詩

者可惜也周六周七輩能登科而不能收拾文詩必
是其時尚幼

山谷以 崇寧申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潭衡永桂皆
有詩是歲五六月間至宜明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
以集考之在宜僅有七詩與黃龍清老三首別元明
一首和范寥二首而絕筆于乞鍾乳一首豈年高地
惡而然耶其別元明尤云術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
各亦不自料大期止此少游在藤自作挽歌之屬比
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迂
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秦會之常記曾南豈辟陳后山為史屬且塗改后山
史藁世謂元無此事乃秦謬誤殆以人廢言也按魏
衍為后山集記明言元豐四年神宗命曾典史
事曾薦后山為屬朝廷以白衣難之衍乃后山高弟
集記作于政和五年秦說有按據非謬
后山生不肯着趙挺之丞相背心其死也友人鄒道
鄉買棺以殮二事尤偉魏衍作集記不敢書前事豈
趙公方貴盛有所避就乎

余舊喜杜牧憶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維氏孝江充
未見犬臺宮妙于用事維犬借对尤工後讀膺傳居

綸氏教授千人非維氏也牧豈別有所本耶

杜牧常為牛竒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
是牛而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顓常
為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致顓辭以李
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誌顓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反如
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于其時一為牛客一為
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
為向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自唐主今維州曲直
之論未定惟溫公是竒章與牧之論同
徐寅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

如身閑不厭常來客羊老偏憐最小兒皆律切又五
言云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苦貧貸僧而取其息
自唐未已然矣但近歲取諸僧者愈甚十刹九廢有
歲收數千百斛盡入豪右而寺無片瓦者則前世之
所未有也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淳且舉蠶寒冰繭瘦蜂老
露房歌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二聯余
以其集攷之五言如露槿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
如涼吹易成團扇恨夕陽偏結小牕愁如詠明皇云
誰將水調歌秋鴈不遣君王待曲終絕句如香溪春

老誤尋芳只有愁雲映夕陽今日重來已如此何須
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弦二月癸小園春事已如麻
強誇力健因移石不減公忙為種花皆精妙有思致
絕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晏
元獻客也嘗與揚大年歐公唱和
劉駕古意云新人莫歡喜故人曾如此燕趙尤生女
郎置有終始比之香山更有新人勝于汝之句稍含
蓄

漢以孝廉取士其末也孟德仲謀皆曾奔孝廉來唐
人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功朱溫一日殺司空裴

贄等百餘人于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謚李山甫教樂
泛訓害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于場屋者為之
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唯羅隱有
詩声屢擯于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以庇身未常
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是諸鎮
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
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開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
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可嘉也
司表空聖有書與李生論詩略云王右丞韋蘇州澄
澹精緻豈妨道韋賈浪仙雖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

殊餒大抵

才亦為體之不備也余

謂四灵輩

自摘其警句聯二十六如人家

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洛夢無慘樂府
云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云得劍乍如添健
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皆甚佳然世人惟誦其碁声花
院閑幡影石幢高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之句表
聖有絕句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其
高自標致如此

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翔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
推伏孟郊待以畏友世謂繆敬非也其自歎云愁與

髮相形一愁白
數莖有髮能幾多
禁愁日日生
古若不置兵
天下無戰爭
古若不置名
道路無歎傾
太行聳巍
我是天產不平
黃河奔濁浪
是天產不清
四蹄日日多
漣輪日日成
二物不在天
安能克營營
弔國殤云徒言人
最靈白骨亂
縱橫如何當
春死不及羣草生
堯舜宰乾坤
器農不器兵
秦漢盜山岳
鑄殺不鑄耕
天地莫生金
生金人競爭
灞上輕薄行
云自歎方拙身
忽遣輕薄倫
常恐失所避
化為車轍塵
遊子吟云慈母
手中絲遊子
身上衣臨行
密密經意恐
遲遲歸誰言
寸草心報得
三春暉去婦
云君心匣中
鏡

一破不復全
妾心藕中絲
雖斷尤牽連
安知御輪士
今日翻迴轅
一女事一夫
安可再移天
君听去鶴言
哀哀七絃絃
教坊歌兒云
十歲小小兒
能歌得朝天
六十孤老人
能詩獨臨川
去年西京寺
眾伶集講筵
能嘶竹枝詞
供養繩床禪
能詩不如歌
悵望三百篇
長安旅情云
盡說青雲路
有足皆可至
我馬亦四蹄
出門似無地
玉京十二樓
峩峩倚青翠
下有千朱門
何門薦孤士
秋懷云詈言
不見血殺人
何紛紛聲如
窮家犬吠竇
何閭閻古詈
舌不死至今
書云云秦火
不藝古秦火
空藝文贈無
本云詩骨聳
東野詩濤湧

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
狂癡又云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為吞游俠行云平生
無恩讎劍閑一百月吊元魯山云黃犢不知孝魯山
自駕車非賢不可妻魯山竟無家將謠魯山德贖海
誰能涯當奔世輓趨浮艷之時雖豪傑不能自拔益
生獨為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固退之所深喜何
繆敬之有

文字意脉人生通塞繫焉東野詩云萬物皆及時獨
子不覓春又云妾恨比班竹下盤煩冤根有笋未出
土中已銜淚痕又云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

吐向床枕席不解听又云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
又云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声其峽哀杏殤哭劉言
史盧殷諸篇極其詭恠幽憤所謂峽哀者似為逐客
而作如云沙稜箭箭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吮待
此不測災谷號相噴激石怒爭旋迴古罪有復鄉今
纍多為能其詞可以痛哭不知哀何人也屈宋大招
招寬等作雖窮極天地之外龍蛇鬼鬼千變萬態然
又稱述宗國宮室鍾鼓歌舞之樂以返之益生純是
苦語略無一点温厚之意安得窮此退之所以欲
和其声歟

孟詩亦有乎淡閑雅者但不多耳如腰斧斫旅松手
瓢汲家泉如不是城頭樹那摟來去鷗如路喜到江
盡江上又通舟願為馭者手與郎回馬頭如處處得
相隨人那不如月皆與唐人同一机杼詠蚊去願為
天下懶一使夜景清燭蛾云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
月又唐人所不能道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
室祐尤為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祐詩牌妙入神之
句牧逋非輕許可者干送喻鳧云送我罇前酒與君
身上衣又云寒蕪隨楚尽落葉渡淮稀又坐月何曾

夜听松不似晴窓接停猿樹崑飛浴鶴泉考功以五
言括名干亦云終吟五字向又白幾莖鬣入室之評
不為過矣

荆公選唐百家詩于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
王建皇甫冉各六十餘首冉詩佳句如殘雪入林路
深山歸寺僧如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如借問承
息者雙蛾幾許長皆不在選中冉弟曾詩亦工如寒
磬虛空裡孤雲起滅間如孤村明夜火稚子候歸舡
如三徑荒蕪羞对客十年衰老愧称兄皆精妙亦不
入選余常謂如雨皇甫五竇皆唐詩高手野處洪公

所謂竇氏聯珠集恨未之見

劉義嘲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于郭有道無愧詞則他碑有愧者多矣李北海為諫官時面折延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求及為葉有道碑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胇卿越國公法善為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為一黃冠秉顯揚之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弼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善輩潤筆耶使皆為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騏驎蜀與紫騮劍几之玩乎

郎士元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秦系流水閑過院春風為閉門善狀幽居者唐求沙上鳥尤在渡頭人未行樹色野橋暝雨聲孤館秋善狀行役者周賀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善狀離別者賀又云雨雪生中路干戈阻後期蠙云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善狀邊地者蠙又有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官爭逐百花球迴頭不覓君王去已听笙歌在遠樓甚工

唐人為樂府者多如劉駕鄰女篇云君嫌鄰女醜取婦它鄉縣料嫁與君亦為鄰所賤菖蒲花可貴只為

人難見祝河水篇云河水清淤淤照見遠樹枝征夫
不飲馬再拜祝馮夷迄今億萬歲不見河濁時語簡
味長欲逼王建

鄭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谷甚推尊薛能能自負不
淺其實一繆妄人尔其黃河太華二篇尤自夸詡然
以弱筆賦巨題每篇押十四韻妹無警策曾不如司
空表聖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閔十字道尽尚不足
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齋魯青未了
等句法何常夢見彷彿谷輩北面之良不可曉
魏野詩除前輩拈出數聯之外如棋退難饒客琴生

却問兒松風輕賜扇石井勝頌冰 病生閑撓僧東
廢靜眠鴈急長天外馱遲落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
偏貴千花後獨尊皆逼姚賈而少有誦之者

五言尤難工林和靖一生苦吟自摘出十三聯今惟
五聯見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夫雲黑
白霜野樹青紅風回時帶笛煙遠忽藏村如郭索鈎
鞞之聯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聯集逸其三向非有摘
句圖傍證則皆成逸詩矣梅聖俞作集序謂先生詩
未常自貴就輒弃之所存百無一二蓋實錄云

黃庶亞矣山谷之父世所誦恠石絕句之外如書对

聖賢為客主竹兼風雨似咸韶如史解戮人惟戮古
地能埋死只埋愚皆竒崛不陷龍如大孤山不知天
星何時落春秋不書不可尋如宿趙屯云芦花一股
水弭掉日已暮山間聞鷄犬無人見煙樹行逐羊豕
跡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去漁家無鄉
縣蒲舡載推乳鞭笞公私急醉眠听秋雨雜之谷集
中不能辨谷常手書此二詩刻十星子灣跋云先君
平生刻意于詩與子美吾祖詩冠古之評何異亞夫
真黃氏之審言矣

曾子固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
非諸家之所未發哭尹師魯云悲公尚至十載後况
復悲者同其時意甚高挽丁元珍云鵬來悲四月鶴
去遂千年尤精切北歸絕句云江海多年似轉蓬白
頭歸拜未央宮堵璫李士爭相問何處塵埃瘦老翁
極似半山誰謂子同不能詩耶

前輩詠蝶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乃
脫換唐人白鷺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
知之句耳

古今賦詠閨情者不過息怨相尔汝賀方向調云揮
金陌土郎化石山頭婦無物繫君心三歲扶床女陳

子高絕句云壁間衛玠眉目是膝下枚臯言語真縱
使無情似郎主那能對此不霑巾乃就幼稚上發意
尤新前世惟蔡琰胡笳諸篇為然子高別有句云莫
向邊鴻問消息斷腸書信不如無甚有思致
唐有雙角犢子恣狂顛之謠故周子諒彈牛仙客以
為姓符讖書李文饒亦謂牛竒章懷異志于高讖恨
不族之又欲以太牢少長俱寘之法未新仲云信讖
書而誣人以大逆李竄海島周杖死朝堂報也又云
終唐之世無牛姓為盜者夫犢子雙角殆折朱字尔
泚問鼎于前温改物于後讖亦有時而驗耶

王民瞻題石人峯云偉岸稜稜似立朝魏我冠劍想
風標可憐有貌無肝胆何用昂然近紫霄其托諷與
退之石鼎之作何異

梁邵陵王代舊姬云怨黛舒還歛啼粧拭更垂武陵
王夜夢云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机懸知君意薄不
看去時衣施榮泰詠昭君云唧唧撫心歎娥眉誤煞
人姚翻夢故人云覓罷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
角枕長夜一辺空雖南朝人語駸駸入晚唐矣
春端帖子前輩有鮑工者有不甚工者坡公欲使秦
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于此耶少游不厭

此官無以驗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集中有代內
制作春帖子三十首皆平平無警策合營忝徼直幸
不當筆尔否則亦露拙矣偶讀誠齋詩云玉堂着句
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
語不須工使此老為之必有可觀

秦相當國桂帥胡舜陟謂古縣乃秦父舊治諷縣立
祠令高登彥先也為太學諸生時屢上書與陳東齊
名既登第者試潮州以論題策問忤秦相者以為不
可祠舜陟怒摺它事劾上與獄逮捕彥先母死舟中
而彥先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秦素蓄憾下彥

先靜江獄比至舜陟為漕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史死
秦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陟謫秦
而死彥先忤秦而生亦可為士大夫謬用其心者之
戒彥端午詩云無邪煩艾子有愠賴桐孫用事斷对
課于五言者

鶴相在海外效唐李嶠為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
二十篇寄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堅初李記之類也
貶所無書籍而默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篇用李韻
又自序云謂三歲欲齒諸凡行冠禮祖母曰汝能諷
五七言詩數十章當送汝志翌日能誦之遂免摠角

六七歲侍祖母請華嚴經即解句讀辨雜字十四五
李業為前輩推賞擢高第登貴仕皆早李之力又云
家僕至得珙書筆札精麗字字可愛又得諸孫簡牘
各言日夕所李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遠迂
之意今之貴人位望稍通顯便放下書冊子弟怙勢
崇侈為不肖而已鶴相處搢患迂謫乃能以李自娛
又能以李勵其子孫有過人者不可以人廢也坡公
書易論語注成于儋耳胡明仲讀史管見作于新州
又非鶴相口耳記誦之李所及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犯踈英輕鬪

雪好藏清艷月明中揚龜山為胡文定作也千畝寒
林一樹梅自妍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却擬遣
春淺底處回項平庵為朱文公作也二詩一欲文定
瑣闥之留一惜文公經筵之去

李侍郎似之詩云老子因何一念差肯將簪紱挽袈
裩折樞密仲古南迂寄李相伯紀云待公輔佐中興
了乞取袈裟送暮身二公一為侍從一為執政晚年
乃有袈裟之美其誰信之

揚文公談苑云近世錢惟演劉均首變詩格得其格
者蔚為佳詠又云二君麗句絕多且各奔數十聯錢

詠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詠
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工則工
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自歐陽公諸老皆謂崑
体自揚劉始今文公乃巽與二人右已無與者前輩
諫厚不爭名如此文公亦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
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素米向
長安明皇云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蓬
山鈿合空傳信回首風濤百萬重比之錢劉尤老健
公孫賀當拜相涕泣不肯受印綬蔡謨寧免為庶人
不肯當司徒之拜然賀不能堅辭而覆族謨能固拒

而全身如謨者可謂智矣南朝人云我以為公不如
飲酒樂劉義詩云尽欲調大羹今古無好手所以山
中人兀兀但飲酒皆名言也

王質景文與王樞使公明詩云試看公出手毋謂我
無人與虞丞相云寄身江漢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
公甚雋快但下聯云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
無人幾于自粥矣

臨川危逢吉詩有思致禽言二首尤佳接客篇云接
客接客高亦接低亦接大兒穩善全傳茶小兒躑躅
能作揖家人不用剪髻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

了尤可贖賓客不來門戶俗郭公篇云郭公郭公聞
你失國春秋時何事到此尤悲啼郭公前言亡國故
當時只緣臣子誤百年社稷不得歸而今家住拓崗
西滿月春風都是恨声声說與齊侯知郭亡矣君勉
之詞意者節欲迫張籍王建矣題揚妃齒痛圖云痛
入香齧欲不禁三郎心痛亦何深當時更有唇亡處
自是君王不動心婦歎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即
日鳳凰池而今老等閑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落花
云馬嵬路險失妃子金谷樓高墜綠珠皆清婉可愛
然古今詠落花無出二宗兄弟兩睽追琢精妙逢吉

語稍率矣

後村集卷之四十五

詩話 後集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裡雅頌中古作孝莫及
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
石林謂長篇取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
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
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于多如李邕蘇源明
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尽善余謂崔韓比此詩于
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于石林之評累句之病
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琯後為哀悅方之謝安投贈尚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怨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尤為名相至于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怨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杜公為詩家宗祖然于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者于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于適則云美名人不及淮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于參則云謝眺每篇堪諷詠未常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

云繫繫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一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而服善令古一人而已世傳嚴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則武果有無狀之意矣不但以稱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麤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憂也

杜嘲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舡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乎薄雲巖際宿不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前人謂社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

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
沉着痛映非鈎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
凰臺五言如曉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
而輕為議論李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
物也水火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尤是也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
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于有韻者及古體乎

韓公字東野名籍湜而籍哭韓詩乃有後李號韓張
之句陸象山白鹿講義呼晦翁為先生後辨太極書
則兄之矣輩行有先後任進有久近豈可以存沒顯

晦而改變甫白真一輩行而杜公云李杜齊名真泰
竊其忠厚如此

盧藏用序陳拾遺集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
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于感遇之篇
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
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為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
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
出于足風雅之道掃地則大不然按上官儀詩律
未脫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于史
藏用不終隱向可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捐終

捷徑目藏用為隨駕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詆
官儀將以媚公主耳豈篤論乎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
傳僕嘗暇時覘齊梁間詩彩麗雖繁而具寄都絕每
以永歎李之言曰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
以声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古
風六十六首真可以掃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
矣昔南塘力勉余息近体而續陳李之作余洎世故
忽忽不經意而老至矣聊記其言以誌同志

李陽冰序太白集云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

橫被六合語極駿壯不但工篆也

陶韋異世而同一机鍵韋集有一篇云霜露悴百草
時菊獨妍華物理有如此寒暑其柰何掇英泛濁醪
日入會田家尽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題曰傲陶彭
澤此真陶語何必倣也若近時趙蹈中雖極力摹擬
艱苦甚矣

唐詩人出牧者多誇說軍府之雄邑屋之麗士女之
盛惟元道州賊退示官吏云追呼且不忍况乃鞭扑
之韋蘇州寄人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
錢皆有憂民之意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鴈湖不
可以復加矣

高適岑參開元天宝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
行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遠賦秋胡云如何咫尺仍
有情況復迢迢千里外甚佳其近体亦高簡清拔送
甥云宅相予偏重家立人莫輕東平道中云蟬鳴木
葉落此夕更秋霖絕句云柳色驚心事春風厭索居
方知一盃酒尤勝百家書其散語如祭雙廟文云時
平位下世亂節高極悲慨有味參送郭又云初程莫
早發且宿灞橋頭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

俸錢漢川山行云江村犬吠舡尋人不過云門前雪
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郊島輩句燉月煉而成
者參談笑得之辭語壯浪意象開闊荆公選唐詩惟
此二家最多

唐人皆宗李杜雖退之崛強亦然任華者不知何人
有雜言二篇寄李杜略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
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辭借問果是杜二之所為
又云我聞當今李白云云又任云生知有君君也知
有任生未華于二公杜舊識李素昧皆名呼之或呼
其行第又高自称道云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

句在人耳然二集皆無與華酬答之辭華它作又不傳獨此二篇見又玄集往往以恠見取昔杜默欲與曼卿永叔並稱三豪米元章自謂空晉集勝眉山集華亦杜米之流歟

退之送董晉喪去汴甫四日而難作留後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皆死人謂退之幸免尔以史考之長源欲以峻法繩驕兵為晉所制不克行又云叔度等苛細然則汴卒樂晉寬弛憚長源繩束怨叔度輩刻薄禍有胎矣退之送喪而出盖見幾而作者余讀復志賦云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小人之懷

惠兮尤知獻其至愚固余異于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翕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誇濁兮曰吾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此賦有無窮之意豈非嘗忠告董陸而不見用遂欲舍之而去乎先見如此其免于禍非幸也然長源忠義死難與田弘正同故退之汴州行云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柰汝母子何以不討賊為恨不以獨免為喜也

江陵道中寄三翰林云同官多材雋偏善柳與劉或

疑言語洩傳之落寃讎按退之陽山之貶此詩及史
皆云因論宮市似非劉柳漏言之故當時迺有此說
市朝風波可畏久矣然退之于劉柳豁然不疑故有
二子不宜尔之句庶幾不怨天不尤人矣
昔與王去非侍郎同官金陵去非言永貞小人鉤致
名士退之非謫陽山未必不為牽率余曰能為陽山
之行必不入任文之黨去非以為然韓南山詩設或
如者四十有九辭義各不相犯如縑壘蚕絲出無窮
柳寄張澧州詩就瑕字內押八十韻未常出韻如弯
硬弓臂有餘力尽斯文變態窮天下精博然非詩之

極致

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怨皆為武相元衡作
也柳云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曾中函七首兇徒側
耳潛愜心悍臣破胆皆杜口尤有嫉惡憫忠之意夢
得昨夜画堂歌舞人之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為御
史元衡為中丞待二人滅裂果然則柳賢于劉矣
子厚永柳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迂謫思舍悽
愴如哭凌司馬云恬死百憂尽苟生萬慮滋乃犯孔
北海臨終之作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萬事足所欠
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見之

張洎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為律格字清意遠
惟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公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
章孝標司空圖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善薇一
首入選項斯警句多于慶餘如病常山藥徧貧起草
堂低如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如漁舟縣前泊山
吏日高衙送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云不言身後
事尤坐病中禪可與任蕃司空圖並驅
世稱朱慶餘粧罷低声問夫壻画眉深淺入時無之
句却不入選豈嫌其粥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時
小姑画得城中眉比慶餘尤工

佛于獲樹下右脇側卧而化至今僧亡者多云右脇
按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然則右脇者以背痛
不能仰卧耳若夫非背痛而右脇與不喪姊而尚左
者何異

道家皆以老子為神仙之祖雖太史公亦曰莫知其
所終又曰百有六十餘歲又曰二百餘歲然莊子固
云老聃死秦失吊之太史公豈未見莊子耶

耿漳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鷄鳴有覓村贈僧
云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掃如強飲沽來酒羞看讀
了書如艱難為客慣貧賤受息多皆可錄

此李戡語牧作
戡墓誌述之非
牧語也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誨淫且曰
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
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
篇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
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李山甫集有代孔明哭先主詩命題崖異宜有新意
而兩篇無一字警策李薛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义
孔融李邕為姦雄所殺無可逃之理若称衡王昌齡
為太守所殺班固陳子昂為縣令所殺尤可憐也
病中送客難為別夢裡還家未當歸亦晚唐佳句

張嶠巨山評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公尤推尊之余
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訛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
于胷中不疑聖俞詩長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
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至于五言
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真有太曆諸公之風又評魯
直詩文云奢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
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
不如古古不如樂府魯直自以為出于詩與楚辭過
矣盖規模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徃徃與古樂府玉臺
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李少陵雄健太過

遂流而入十險怪要其病在太着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尔其文則專摹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趑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闕肆高牽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其夷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

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碩渚宮塗石眺襄陽路野迥無居人荒村但豺虎依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踟躕蒼蒼歸鳥去初夏云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驚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速林田家競農桑故園今何為默默心獨傷防江云虜士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耦耕者十無三四人努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又云大漠與吳越天南天北頭虜尤涉吾旭飲馬長淮流飲馬尚尤可莫使季操舟辭語高簡意味幽遠此類不可殫摹真南渡巨擘與簡齋五言

言云紛紛世上兒，啁啾乳鳴蜩。惟公妙句法字字，
陵風騷癯瘦，藏具美和平。蓄餘豪願，我吟諷若知公心。
刀勞柳韋，倘可作論詩。應定交，它人莫不自夸大。惟
巨山能踐其言。

巨山五言絕句如：犖确南山路，叢筠冒水生。寒梅銷
落尽，尤有數花明。如：青林擁蕭寺，况乃在山陰。出見
桃花發，方知春已深。七言絕句如：十日濃陰飛細雨，
清川初漲水平沙。幽人閉戶春已半，開遍山南山北
花。如：故園墳樹想青葱，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
傖父子，紙錢尤挂樹頭風。如：一行踈樹對柴門，又見

荒煙上晚村。日日墻陰覘日影，人生消得幾朝昏。日
炙櫻桃已半紅，更薰花氣滿襟風。路傍謁舍躄遺獸，
應有荒墳在麥中。讀太平廣記云：夢裡空驚歲月長，
覓時追憶始堪傷。十年烜赫南柯守，竟日歡娛審雨

堂

有人夢入蟻穴
榜曰審雨堂

皆精麗宛轉，有思致。又讀楚世家

云：喪歸荆楚，痛遺民修好行人，繼入秦，不待金仙來。
震旦君王已解等，冤親其忠憤切于戊午。謹議矣。但
微而顯婉而成章耳。

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
子謀。巨山代蕭相荅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于今日

故相圖身如累卵君知否方買民田欲自污亦前人祈
未發世好巨山詩者純少惟余與湯伯紀尔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議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
道封還除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馮人郎
傳致道坐此去國徐集不載兼須之篇魚須出玉藻
篇笏也須音班與中貴人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
言師川居上饒鄭謨者奉使經泛師川常與往還歸
而密薦然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著
節遂浚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尚在以
此官召之豈一璫所能薦乎或又言致道本蔡氏客
後如秀州兀术至棄城而遁何暇議師川按致道集
有間候蔡少師啓進由蔡氏固有可議其復職啓常
自辨云居未常備提舉道錄祕書之屬出未常泛宣
撫河北陝西之行久云决知綿薄之才難抗据枉之
虜利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地又異江湖
之天險則致道之心有可諒者繳師川之疏盛称甚
父子舅甥及其出處大致貼黃及魚須事尔
游默齋序張晉彦詩云近世以永季江西詩不善其
季往往音節聲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
詠性情之太意切中時人之病

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闢麗顏為君一笑靜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画向功臣衛霍間語意不與前人相犯

題李庭邽墨云長春殿古生荆苔尤有前朝遺物在錦囊珍重出玄圭隼虬刻作蜿蜒態枯皮剥裂弄幾利斷珙精堅磨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左文采風流高一代當時好玩不獨此器用往往窮奢汰徵工選技場御府不惜千金為賞賚治兵唐推英衛精治民漢評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楸妙手獨得庭邽輩真主驅馳八極中荒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尤物

競為人室愛嗟余視此真糞土事有至微尤足戒投文欲往弔江流幽魂未洩應慚悔此詩極精詣然李氏有潘佑林仁肇而不能用亦未常無士

屏山挽李伯紀丞相云引裾竟浸縮斷鞍虜氛消指論水灾守汴京二事語簡而尽六言云鼎食鼎烹謀拙山比山南與長片夢彭殤壽夭一枰楚漢興亡有不可勝言之妙

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藥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荅尊貴野徑爭扶踈愁雲忽

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覓天象舒羣帝胥
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鳶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
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
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
黃墮捧拾紛筵孟熏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臙脂蘸
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羨事則已甘老山中矐以姦媚
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燭烬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
何遜賦詠徒區區後篇云側聞中塘好曾賦功游篇
凌江入狂浦聊復信所傳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眠
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百道舍花氣十村連

風迎亂駮駮日送交婢援天回徂陰後地轉升陽前
初如別逃秦疏附恥獨賢又疑未興周掩擁欣俱全
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凋年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
詩家說梅事搞乾陋肥鮮常于寒角曉愛彼明冰縣
疎枝澁冷艷小窻露孤妍吟悲角留嘆句喜珠離淵
忽茲遇衆甫欲殼羞斷絃無以寄美人十室炊暮煙
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此三篇兼玩陶之高雅沈
謝之麗密韋柳之精深一洗今古詩人寒儉之態矣
然四靈中如翁靈舒乃不喜此作人之所見有不可
解如此者

毛竹山頭空雨昏靖安橋下小谿渾高陂約水歸田
急不管湍声人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巷相見可
相親開門坐對臨溪樹故是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
數畝園竹亭茅宇雜花繁同官不可無魚局通管溪
南水竹村楊吏部方淳熙辛丑自武寧丞來攝靖安
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為縣主簿老士人尤能誦
之趙南塘常跋云公暮年所為詩比是益精清實簡
遠與俗異畛如宿葉尽脫而燁然華着于根使人熟
睨不馱校林艾軒似小過擬浚山殆亦其亞
題丞廳云暮年叢薄寄鷓鴣搔首巡簷歲月銷留與

後人還要否一軒松竹冷蕭蕭館中簡張約齋云書
生賦分合窮愁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
誰家見雪似瀛洲爛銀宮闕雲端見素柰園林月下
遊說與南湖張秘閣速來同直道山頭亦楊吏部詩
惜具散落存者無幾北山陳公與吏部善故抑齋詩
有自來

辛稼軒帥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勞既上功級未報而
辛去賞格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云青衫匹馬
萬人呼幕府當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意苴負君赤
手縛于荒規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八胆滿軀萬里

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庐此篇悲壯雄邁惜為
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惜無好事者
搜訪補足之

余曩扁建陽便齋曰于為于北山陳公寄詩云聞音
子元子愛謔于為于遺風今有繼此意古為徒擯價
踰刀劍原飴變董茶聞弦知豈弟聯袂此懽呼近事
先苞薤何人問牧芻聚星亭澗好容我受塵無別篇
云鳴鼓人皆可彈琴今復誰佟賒王媪酒休賦大蘇
詩時余方有詩謗未章所為發也

昔宰建溪趙章泉以詩祝游子蒙劉叔通二家孤寡
云貧賤可予置死土無披拋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枝
巢絕佳人別寄五言云王家碧香釀劉尹建安詩王家
酒有名故北山章泉詩皆及之

余初筮江西有老選人繆瑜袖詩來訪其調官一聯
云有客去游丞相閣無人來問孝廉舡它作亦多可
采俯仰五十年不能悉記矣

米希真舊有詞云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
玉京有路終須去且插梅花住洛陽後呂用好事者
改云如今縱把梅花插未必侯王着眼看放翁自郎
官云國有五言云送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

官召數月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
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種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
誤右軍至于誓墓僅能自全

或詠杜鵑云自占高枝惜毛羽声声却劝別人歸似
有所諷不若亡友趙仲白君家自在劍山外莫浪江
南劝路人之句尤微婉也

嘉定更化妝召故老一名公拜參與雖好士而力不
能援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常敢失一士
外議如何客素滑稽荅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
搖紅之詞參與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

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常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
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精麗不減崑體又云
人行躑躅紅边路日落柿歸啼處山亦佳句

建陽卓田字稼翁未第時銘座右云吾家三世業儒
而貧小子勉之以酒解醒後策名改秩而卒

金陵制閫總漕鼎峙幕僚衆多歲朝桃符人人各出
新意惟一酒務官獨題云惟酒是務馬知其餘雖用
前人語而有意義

延平籍有能墨竹章聖者潘庭堅為賦念奴嬌美

其書畫未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泛頭
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素守歸涂赴郡集席
間借覘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爲人矣
顯仁迴銜客獻松相壽詩云傳聞是日慈寧殿亦把
爐香祝帝師佹拜平章之歲某朝士獻生日口號云
本是神仙服日華而今癯悴為王家槐龍影轉朝方
退閑却南園一院花皆為人傳誦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拌話別離風雨催
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月相思莫上樓樓
上多風雨游次公所作卜筮子也余舊傳次公及劉
致中遺藁鄭子敬借錄不還

亡友鄭明府舊和余詩云月似故人能赴約鷺如小
友可忘年高雅似其為人鄭名燭字君瑞

孫季蕃歲為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
山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况戒臘淳熙
可考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尚一年小謝屐唐衣
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鍾離明蚤也
曾參西窗先生道又也曾偷桃啖棗百屋堆錢都不
要更不要衮衣茸纛但要酒星花星照鶻突到老
僧家示寂人人有偈迤相剽襲無起人意者壽山洪

老云八十四年全無巴鼻潮退海門月生雲際囊山
秀老云未後一句獲手分付更問如何絮此二偈頗
勝它作洪舊住白鹿能入定者秀自號孤峰

後村集卷之四十五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四十六

詩話

續集

朱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咎歐陽子卒章曰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一大議論通鑑綱目所為作也學者相承皆謂其說本于程氏而范氏朱氏發之其實未然按唐史沈既濟傳云既濟吳人以宰相楊炎薦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

宜曰盧陵王蕃宗在景龍間假臨大寶于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唐為周立七廟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老患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又

云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中宗上冊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議不行而止盖吳兢承遷固呂紀之誤歐公承統武紀之誤中間有一沈既濟健論卓識照映千古盖乞削去武紀者既濟也引公在乾侯例書帝在房陵者亦既濟也其建此議在伊洛諸賢之先諸老先生非掩人之善者偶未之見耳

已未二月十九夜偶讀沈傳時年七十三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為疑誠齊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裏鄙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

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尔援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強記既登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庙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南溪柴公序其文人物高勝升伯仲能李庸之兄伯紀之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古注云朝宜有君子而但聚小人韓嬰引晏子謂齊景公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出則賣君效利入則托君不罪乱法君又并覆而有之此社鼠之患也人有市酒甚美者主酸而不

售問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輒迎而吃之所以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吃之此國之惡狗也此事與經文若不相涉而深有發明它多類此

魯監門之女嬰相泛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駭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句踐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

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引此事解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極有義味

與列女傳織室女事大同小異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傳此章云孔子南游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覘其語子貢曰逢天之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欲飲則飲何問婦人授觴挹之置之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抽琴去其軫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于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抽絺

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于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分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有狂夫守之者矣信如此言是此女能以禮自防而聖賢乃再三設詞以挑試之此前世陋儒之說而韓氏取之謬矣

晉文公亡里鳧須盜文公資而亡重耳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然後能行及反國國中多不附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也里鳧須曰臣襲竭君之資而君以餒罪至十

放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游于國中百姓見君不念
舊怨人自安矣文公泛其計百姓皆曰里鳧湏旦不
誅而驂乘吾何惧也事在封雍齒之前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
羽事在李廣之前

卜商泛衛君而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枝矛而見我君
我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
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簡子反朝服而見事在藺
相如之前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迴車避之
而勇士歸之事在勾踐揖怒蛙之前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才竭而短不能復進請
一休焉子曰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

子曰闔棺乃止語曰死而後已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勇士之鋒端辨士之舌

端以上見韓詩外傳

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
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曜素雪蒼天感精誠
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情粲然大義明
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

志在列女籍竹帛何光榮按唐列女傳逸此女子事亦無姓名賴太白詩以傳李史君必邕也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上李邕云宣父尤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則至尊宿之敬與侍郎叔游洞庭云三盃容小阮醉後發清狂獻當塗宰送叔陽冰云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則執子姪之恭集中與群送兄弟送甥姪多所稱獎與郡縣小吏如何判官云夫子今管樂未知判官何如人而當此句崔司戶昆李云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允賓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必踈財好容者如崔

秋浦鄭溧陽皆比之陶令談少府劉少府皆比之梅生其于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常以金閨之妾青雲之士自居杜公氣象亦如此上哥舒大夫述德陳情一篇其詞甚褒是先與哥舒有還往矣及流夜郎贈江夏韋守叙亂離事則云幽閑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千萬開門納兇渠直書其罪曾不少恕與杜老同

繫潯陽獄上崔相三詩末篇云縱為夢裡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此言迫脅而行非其腹心上客而或者注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老誤矣送王屋山人魏

萬五言云十三弄文史魏亦有酬李翰林一篇見李
集云宣父敬項橐林宗重黃生則魏之年甚少亦可
見謫仙忘年折節處魏詩高自稱道與任華固二人
敢與李杜倡酬其胆不可及矣
東武吟云白日在天高迴光燭微躬清切紫霄迥優
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一朝云金馬飄
落成飛蓬贈宗陟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頤白玉
棲青蠅君臣忽行路二詩與杜公集賢學士如諸墻
覘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
傍之作悲壯畧同

古樂府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無羅敷前置薛使君
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
居上頭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是羅敷之夫亦五
馬矣共載之問何使君之佻易也豈亦寓言如金吾
子之類耶

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殷
勤為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潛別來不見
身長短若比小郎衣更長之句皆本此

玉臺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絃斷尤可
續心去最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画眉長如怨黛

舒還歛啼粧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
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
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為劫
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鴛乳
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冢盡頭亦甚
佳
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
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十七歲不
兩年至逆橐其峻擢以力拒偽齊亡命入蜀不專為

程氏高第之故

秦少游常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為鶯花
亭題詠甚多惟芮祭酒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
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張天覺晚尤重釋老為華嚴閣醮籙會緇黃皆歸之
了翁以詩代書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
業地無媿即神仙天覺雖貴為宰相平生有愧多矣
若果如釋老之說竊意其果天成佛必在了翁之後
或言了翁詩末句不該佛然佛亦謂之金仙

后山云稽首西方仙

鶴相海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商翁有別丁珙詩云風

霜慈毋衣中線塵土先人壁後書珙乃鶴相之子必
好學者

陶商翁五言如泉鳴社旁樹盜發冢中金煉成丹竈
在騎去鶴巢空鹿飲沙渾水援飢菓落雲七言如將
老未聞金作印師寒尤用鉄為衣山險不能留霸業
水声惟解送年華道近可憐駑馬駿時平不見布衣
雄之類皆可傳

朱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漢翁舡語
意甚新不犯前人

屏山子魚詩云虐戲等劊孕淫刑真戮孥茶山食蜂

兒云奪食已非義焚菓真不仁殺身緣底罪作俑定
何人二詩可戒暴殄天物者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竺間李康成所選自
陳後主隋煬帝江撝庾信沈宋王揚盧駱而下二百
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
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錄始摘
其可存者于後

詠王昭君 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

張文琮

漢月正

南遠燕山直北寒

董思

馱踐冰霜域嗟為邊塞人思

泛漠南獵一見漢家塵又云自嫁單于國長御漢掖

悲容顏日憔悴有甚西圖時郭元振三首內一首已入詩選香山云悲若辛

勤惟悴盡而今却似西圖中之句奉此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

漢家王偃

舟行有返棹水去無還流沈佺期古離別暮暮望歸客依依

江上舫落潮尤有信去楫未知旋張維望送別到中

流秋舫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祖詠長堦

落花滿空院野鶯啼楊帝拂簟承花落開簾待燕

歸陳子良李王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

並着採蓮舟崔國輔常聞浣紗女復有弄珠姬張恬

映花誰辨色隔樹不分香晁祖道五侯新拜罷七貴

早朝歸江惣長書因計吏舫徐陵衙前處處落無有繫

書鴻張正祗言花是雪不悟有春來蘇子卿落梅勝

之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煬帝成童片子時變老

須臾事劉聃

詠古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王勃銅妾妬今應

改君息昔不平張修之

閨情雖是送來月東窗異昔時今宵一長夜應歛

幾人眉庾信團扇辭新寵迴紋贈苦辛李嶠金鈎全

出樹桑條半隱籬欲教見纖手攀取最高枝周弘正

那作商人婦愁雨渡愁風張晁江扇掩將離曲釵承

墜馬鬢

張昌宗太平公主山亭宴

古調琴先覓愁容鏡獨知

王適古離

別退之所謂

奇男子者謂一夜十年尤不足

徐陵自憐年正少復倚

壻為郎

崔顥王

髮薄不勝花

謝

還恐裁縫罷無信達

交河

虞世

小胆空房怯長眉滿鏡愁為傳兒女意不

用遠封侯

常理古

殺荷不斷藕憐心已復生

梁陳在

家嬌小女卷幔愛花叢不畏羅衣濕折花風雨張

容欲作勝花粧送郎索紅粉欲呈纖纖手送郎索

指環丁六娘

索詩

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

乃不為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

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結吹絕

無声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

店家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

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未云日緣苟合會萬里尤同鄉

運命儻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但木蘭始代父征戍

終潔身來歸仲卿妻死不事二夫二篇庶幾發乎情

性止乎禮義店家女則異是王姬兒雖蓬頭歷齒母

許壻之矣女慕鄭家郎裘馬之盛背母而奔之康成

卒章都無譏貶反云傳語王家子何為不自量豈詩

人之義哉

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仁父謂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又謂劉向司馬遷班固皆常見此書其後稍隱及盜發冢乃幸復出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三百三十暴于秦皇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俘商室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

近人情非止于駁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尤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規道妙六經俱是不全書况汲冢書之類乎

商辛燔二女縊世謂太公蒙面以斬姬已非也柳子厚非國語笑其誣且耄汲冢書云叔向使周見太子晉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請歸周之二邑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往見太子問荅往復師曠不能難稱善曰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吾問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声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子晉靈異容有此理但
曠瞽而聰聲清听而知之火色瞽豈能辨豈非誣而
耄歟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烏獸魚鱉咸若為商王
事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
命元龜字陶帥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反
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
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
者絕倒

石敏若絕句云來時萬縷弄輕黃去日飛毬滿路傍
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是一春忙
袁紹檄蓋德云贅閹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杯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
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為赤縣所歸皆罵得毒矣
然操能全陳琳武后不怒駱賓王反謂宰相安得失
此人惟湘東竟殺主偉偉教侯景覆臺城餓武帝弑
簡文辱妃主萬死宜也湘東始悅其五百言佞詩而
欲活之及見一目之檄偉遂不免忘九廟之讎耻快
一身之喜怒安得令終乎

石曼卿詩惟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及樂意相
閑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人所稱
他作苦不甚見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
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于詩石自序性懶有作
不能錄早時解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
收百篇來者覽之或尚能識或如非已言久廼能辨
遂併近詩存三百篇藏之于家歐公尤重其人范公
有鑿幽索秘破堅發竒高凌虹霓清出金石之評集
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篇各一首筆力在薛能之
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樓

樓登

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微山寺水尽天不尽人在天

尽頭高樓

草白有時榮髮白不再好人生不如春髮

白不如草

贈別

弋下失冥鴻網細遺巨鷗

送李庭芝

風勁

香逾遠天寒色更鮮秋天買不斷無意學金錢業菊

七言云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荷花獨

步世無吳苑豔渾身天與漢宮香牡丹耻生湯武干

戈域寧死唐虞揖遜區

首陽山自注山在蒲舜都也

汾河不斷天

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師魯南朝文物尽清賢不事

風流即放言三百年間却堪笑絕無人可定中原南朝

中散向人踈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自諭皆清拔有

氣骨

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為村學堂中語然卒章云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不害為佳作也

沈相落職制云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繫予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室其還顛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頃以藩條擢聞机政惟人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均何風采不如治郡朕尤虛已日佇告猷精神強而折衝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減廉聲既已乖

鼎鬲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却雖曲全于體貌乃荐致于抨彈其鐫秘殿之華俾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于未然貴臣抵辜尚遷就而為諱慨往愆之莫拔期晚節以自全陳樞降官制未云為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簞簞陳生彘難而責兩制尾聯皆妙益公行葉樞責詞亦精切然稍費詞矣于湖詩若不逮摠得然上丁齊宿云北來被髮車連野來走乘桴浪接天汲汲兩宮常肝食受膳歸去淚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瓊崖身益壯煙銷金塢臭空

傳之作極佳

世宗欲相陶穀范質不可而止穀以為怨及建隆質穀當制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以報前忿范讀之泣下余謂穀徒知譏玩范公而不知禪文出于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况陳橋之歸范公固常以大義責新朝然熙陵尚惜其父世宗一死穀預為揖遜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祖之不大用聖矣哉

信州道傍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極廣舊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点雲六月騎馱來到

乎渴殺老參軍潘道遙詩也而集廼不收徐斯

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于信豈未之見耶淵明有述酒詩自注云儀狄造杜康澗色之而終篇無一字及酒山谷謂述酒一篇蓋闕此篇多不可解韓子蒼目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至湯伯紀始反復詳攷以為零陵哀詩又謂淵明歸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主弑國亡其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辭之度也湯箋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遺薰朱公練几齒之句又詠貧士云阮公見錢入即日棄

其官又云昔在黃子廉二事未詳出處子廉之名僅見三國志黃蓋傳清貧事無所考伯紀闕疑以質于余余亦不能解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閉戶然冀自屈盤誦徹離騷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水心稱斯遠有凍餓自守之樂非過也

姜堯章有平声蒲江紅自叙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律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声方諧音律余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沈巢湖祝曰得一席風當以平韻蒲江紅為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

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政一望千頃翠瀾旌旗與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群龍金作輓相泛諸娣玉為冠廟中列坐如大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佩環神奇處君試看真淮右阻江南遣子丁雷電別守東閩應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此閩佳甚惜無能歌之者

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從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捐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

度方黨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
介兮衆必爭起而譟譟士尤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
情而徑行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
安之事勢兮魏甚苑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
憤之稍攄帷不擇其所發兮遂至于顛沛而濶踈當
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于漁陽
之參擗兮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
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
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柰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
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伏正而孥戮兮德祖

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体兮必且唇亡而齒寨嗟
繁城之位命兮非不巧于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
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議先
生詆文華為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
信兮尤足以吐千古之不平二賦皆佳此篇乃其尤
所作有奈田橫墓文之意

鄉前輩柯夢得字東海一生苦吟有抱甕某古詩學
孟東野然稍僻晦有夢蝶絕句云一甕千年一轉机
甕來還是夢還非當時夢裡知為蝶便好穿花傍水
飛前人所未道也

後村集卷之四十六

後村集卷之四十七

詩話

續集

過秦論云陳涉鋤耨棘矜不銛于鈎戟長鎩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其語本呂覽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李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亡練材離散孫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鉏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賈生可謂善融化者七發云出與入革命曰廢痿之机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本呂覽

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麀之机肥肉厚酒
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
之斧但增損一兩字尔此韓公所以有後皆視前公
相襲由漢至今用一律歟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數語
特脫換揚敬之華山賦尔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
也
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哉
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羨新仕葬為龍蛇乎
然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
語多相犯

善李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足物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善李者假人之長以補其
短宋景文自名其集曰雞跖本此

句踐欲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呂
覽云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于卑
微隱蔽詞費于逢同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詩也小旻小宛二篇及孝
經互見呂覽以為出于周書誤矣高誘序云不韋以
其書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
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增損

憚相國畏其勢耳誤記小雅為周書而莫敢指摘則懸金何為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亦小雅詩四月篇也呂氏以為舜自作不知何所據或是誤引孟子

晉將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寡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它士叔向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按涉洧之章乃男女恩怨相尔汝之辭子產謂晉不撫我豈無秦荆可事子古人舉詩辭不迫切而意已獨三皆類此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遠遊賦略云馮東并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覓舊山與喬木

終依佈而明滅見伊川火道鞠為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鱉囊之奔命于市朝者如紛紛飛馳轔轔啾啾整躡翾躡肖翹陸離苦蟣虱之聚壞絮蜘蛛之乘遊絲吾乃今日識羣動之變態兮覓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自得周覽未畢惕然形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皆作百慮續其未歸乃宿昔之人寰始故時之喧卑向之俯仰欣感無非妄者然後知吾之生也與妄俱生邪氣乘之萬緣合并為憂而患為虧而盈彼碌碌者自以為覓尤飾妄以賈名甚佳內戎狄魚鱉數語與謫仙占風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

豺狼盡冠纓之語相類嘗州有逸李白之曹南序可見同時厚善其文在蕭穎士李華之間

常州觀海篇云北登渤澥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化工鑿此天地源瀕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超遙蓬萊峰想像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翼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群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惟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雖高雅未及陳拾遺然氣拍雄渾與岑參高適相上下
李華字遐叔山陽古城銘略云有漢之衰野鬪群龍

地獸德人神助凶奸桀之雄為王為公名國大都于兵衝鳳凰嬰刃麒麟挂鋒力勝者昌九州承風虞賓不保其躬宿昔卿士如鴛如鴻沈沈將校如羆如熊于漢則貳于曹則忠山陽古城草沒苔封日將昏狐狸橫縱戕戕首陽有洛之東孤竹二子德音無窮武王翦商不食而終矧臣篡君俛首求容義理長語亦壯浪不在吊戰場之下

漢唐皆有官官之禍而唐之禍尤烈幽明皇殺張后憲宗初僖昭讚汾陽西平族甘露宰相六旋餓死十六宅諸王終于亡唐而後已前輩謂漢官者與政

而唐使之典兵之故八司馬門麗任文固無足議但
謀奪官者兵柄使范希朝韓泰總統諸城鎮行營兵
馬边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中人大怒曰汝其謀吾
屬必死其手嗟乎此豈任文之智所及哉八司馬多
雋才必有為画策者事雖不成與晁錯實武陳蕃何
異而退之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羆天子自將非
它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凜凜朝士何能為嗚呼天子
安能不過付之中尉及覘軍容使尔以成敗論人世
俗不足責退之豪傑亦以天子自將北軍為是而奪
印為非耶

余有画山水四横卷上各有五言一首其一曰高峰
拄層 遠水没平野當年居山客半是愛山者橋歌
欲沉崖路險不容馬慎勿夸世人政要知者寡其二
曰青山為誰高影壓三百里竹深已迷橋荷密半藏
水區區名利人坐瞑真可鄙慨想雲屋中恐是古君
子其三日急雨冷稍溪寒煙曉橫塞茅堂來軒車中
有隱者在市朝一何有雲水兩無礙笑向塵世人不
知是何代其四曰通江石泉滑崩崖朝雪重收兒心
苦飢牛寒挽不動誰人倚長松曾有九雲夢西風吹
屋倒一笑無與共後題画李叔班作不知為何人詩

則持約所書持約豈非顏氏邪

王黃州集第一篇訓种隱君百韻自叙出處甚謙云
長恐先生聞倚松成大喙其叙种隱節甚高累數十
韻退之于李渤不能過一种明逸耳未出山以黃州
之剛勁而尊敬之如此既出山如王嗣宗之麤鄙乃
得以陵暴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于王黃州王文正
于揚文公晏元獻于宋景文皆為翹村上客雖丁崖
州追仇萊公之黨亦不忍害大年呂文靖謫歐尹隨
即收用至章蔡用事坡公始過海矣中令讓官表多

黃州之筆可見親密其挽中令云商山副使偏垂淚
未報當時國士知與幕府少年今白髮之句異矣
詩以体物驗工巧駱賓王詠挑燈杖云稟質非貪熱
焦心豈憚熬終知不自潤何用處脂膏語簡而味長
每欲劬此作數題未暇也

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体輕薄然盧病梨賦未易貶
駁駱檄武氏多警策边夜有懷云城荒尤築怨碣毀
尚銘功挽詩云青烏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
盧仝劉义以恠名家仝集中有含曦上人一首云長
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

鯨飲海水尽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义集有范宗韓喜得劉先生詩云玉尺沉
埋久得之銘篆深楷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殆
與全义对壘

三國志帝魏而卑吳蜀說者謂陳壽蜀人仕屢見黜
父為諸葛所髡于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而然翁甫仲
山作蜀漢書以矯之游丞相極稱其書仲山亦求序
于余余覩其書大意是但書後主為安樂公欲以著
其不能負荷之罪復翁書云後主不能負荷史官自
貶抑之可也豈可目曹氏貶削之稱會仲山仙去其

論未竟後得序陵貢士蕭常所作續後漢書大綱與
仲山同但蕭氏直名其書曰續後漢仲山尤加蜀字
耳蕭書後主為少帝按後主嗣位二十五年而後播
遷歿時已六十五似非少帝周丞相為蕭序此書謂
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容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
張南軒經世紀年直以先主繼獻帝而附魏吳于下
方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攷訂詳
備惜仲山游公皆未之見余亦近方見之
劉斯立病中詩云欲成蹇士賦應作半人詩半人當
是用習鑿齒事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
恐其惰于孝也數譴婦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
某氏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園坐
間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画
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鷺鴻
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
作稽山土尤吊遺蹤一泫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後
見曾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孝于放翁
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太
守能為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為野老已無責路

有流民終動心退士能為此言尤未之見也

蕭千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湏
急漿不是趁前舡相隨不覓遠直到暮煙中恐嗔婦
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玉臺休

三良事見于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坡詩獨云
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送田橫今人不復
見此等乃以所見疑有人此說甚新後讀曹子建三
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沒
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乃知子建已有

此論

穀千駕不如養一駟

黃初中疑忌諸王黜削封爵名曰就國實同日拘禁
斷還往求通親親表云臣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
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
子高談無所與發陳義無所與展未常不聞樂而拊
心臨觴而歎息也甚哀切

求自試表云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身雖力之用使
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
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

能禽權馘亮庶効項史之捷以滅終身之媿雖身分
蜀境首懸吳闕尤生之年也甚悲壯

與揚德祖書略云詞賦小道子雲先朝執戟之臣尔
尤稱壯夫不為吾雖薄德位為藩侯庶幾建永世之
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哉
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來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
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
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荅崔立之書本此
曹仲雍表詞略云昔后稷在寒氷鬪穀在楚澤依鳥
憑虎而無灾今文茵無寒氷之慘羅幃綺帳暖于翔

鳥之翼幽房閑宇密于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
虎之情文字麗密有如此者

自三良以下皆見曹子建集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尤遂初序其集略云富
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
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
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
曉也誠齊演遂初之說為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
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
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
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既無

遺力以取所靳無惧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
然則延之為君惜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
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
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可謂善謹矣

雪巢讀陶詩云吾覩陶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秦
和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為夙融夷物華布未常見
用力萬物榮處處時與秋為月浩然無点注江山滋
清絕宇宙靡纖污乃知淵明詩本不在詩故邂逅吐
所有氣象隨所寓乞食不為拙華軒不為慕歸來不
為高折腰不為沮義皇平步超無懷真雅素簡淡豈

能尽孝者謾馳步獨有無弦琴明明一班露雖甚清
絕然太輕快集中長篇皆類此要須更隲括以韋柳
乃善

蕪城賦 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岬若斷岸
矗似長雲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
五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歌堂舞閣之基弋林釣渚
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
沉響絕

園葵賦 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賓惟二仲無逆馬
之憂若乃鄰老談稼女姬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稌梁

甃壺援醢曲瓢卷漿乃羨乃湍堆鼎盈筐甘旨菡脆
滑柔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鮑明遠賦有思致然
太拘狹開拓不去畧存二賦于此詩工于賦押韻用
事往往切題岑參賈至輩白律多出于鮑然去康樂
地位尚遠登大雷岸與妹書六百餘字無一字及家
事皆述道塗辛苦古今陳迹山夔水恠羈愁旅思辭
極典雅為集中佳作

燕公之文如榷木枝幹締御名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

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
文如應鐘鼓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

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
如雲如風有軀有虎闐然鼓之呼可畏也賈常侍之
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
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負外之文則如金舉玉輦雕
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獨孤常州之
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電漢長松怪石傾倒豁壑然而
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御銑
騎夜度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府廩廩
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踈覘韓吏部

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汗流不滯然
而施于灌漱或爽于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山夜鴻華
亭曉鶴嘹唳亦足驚听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故
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耀
芳揚挺雖迅舉秀擢而能沛文絕景其它握珠璣奮
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以上皇甫湜評唐十一家
之文可與法帖所載梁武帝評三十四家書對覘
出世篇云生當為文丈夫斷羈羅出泥涂四散號呶
傲擾無隔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
八區經太山絕巨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

始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群仙來迎塞天衢鳳凰鸞鳥
乘金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旨飲珍食兮照庖厨食之
不飲飲不尽使人不陋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
天妹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
消休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
無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
支為琅玕五藏為璠璣顏如芙蓉頂如醍醐與天地
相終始浩漫為娛下顧人間溷糞蠅蛆混以軻雄自
擬然此篇放曠超軼軻雄不道也文字亦未及大人
賦隋唐人言語耳

闔戶之死金玉其墓黔婁之死首足不覆

皇甫

吳融詩阿對泉頭一布衣自註云阿對是揚伯起家
僮常引泉灌蔬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威主辱
而賦詠倡和不輟存于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
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
此

蝸賦云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
虎不翅厥牛不齒尔今何功既角而尾
虎賦云西白而金其獸唯虎河彼列辰自龍而鼠善

人瘠謔人肥汝不食謔畏汝之飢

惡馬賦云彼騎而吃孰為其主彼芻而蹄孰為其園

五里之堠十里之亭癯燥飢渴不擇重輕亭有晚吏

曝之為腊又毒其吏立死于楹

已上三賦見玉谿集

王谿與陶進士書夫所謂博李宏詞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莫不開合此其可以當博李宏詞者耶恐尤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問一事詰一物小如毛甲而時脫有不能盡知者則是博李宏詞者

當其罪矣私自恐懼窘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大快樂曰此日後不能知得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又云常自祝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其論激矣前人記蔡京權重喜閔漕鄭可簡餽茶就封皮批進修撰除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雞吐綬愛玩久之問誰所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就劄子批除刑部侍郎人以為戲筆已而命下西山先生云其權重于蔡氏耳

遠相當國久泛官多由選而得端平初鶴山召對云

侍從之臣有獻納而無論思亦雅謹也

鄭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懶讀書七言云
愁破方知酒有權皆有新意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
微詩至于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
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近之

濕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
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春使皓首而
歸之語頗有思致

南豐序南齊書云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唐虞之迹耶
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方是之時豈時任政者皆
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曲阜行頴濱中書舍人制云在昔典謨訓告誓命之
文學者宗之以為大訓蓋當是詩豈獨網紀法度後
世有不能及哉至于言語侍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
非後世之士所能髣髴也詞意全本南豐其家廷素
所講貫也

橫渠絕句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畝田四
十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又云兩山南北雨
冥冥四牖東西萬未青面似枯骸頭似雪後生誰與

屬遺經其清苦如此所以為一代儒宗

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寫邕遺書琰曰男女不親授乞給命筆真草惟命妻胡之恥豈不大于親授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歟

義山孔明廟云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教終誠齊徐孺子墓云舊國已禾女荒阡尤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之句尤精確

義山善用事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自應制科至謫死止以十字道盡

溫飛卿過韋籌草堂七言云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

尤作晉春秋林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著晉春秋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

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此謂魯生及孔子之後有絃誦于其間者爾而疏云惧其神異乃止不壞誤矣高祖誅項籍引兵圍魯魯諸儒尤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豈亦有神異耶解經如此豈不語怪神之義哉

半山擬寒山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欢喜又曾為女人欢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為已後有慈受

和尚者擬作云姦漢瞞淳漢淳漢揔不知姦漢做馭
子却被淳漢騎半山大手筆擬二十篇殆過之慈受
一僧尔所擬四十八篇亦逼真可喜也寒山詩麤言
細語皆精詣透徹所謂一死生齊彭殤者亦有絕工
緻者如城中婢娟女玉佩響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
月丁彈長歌三日繞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
不耐寒殆不減齊梁人語此篇亦見山谷集豈谷喜
而筆之後人誤以入集歟

元康八年机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
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今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
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天日蝕由
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
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
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
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
尔之主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衰志長筭屈于短
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持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

惟顏岸乎現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
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
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持姬
女而捐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
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尽者無餘而得乎亡
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
密與又曰吾媿好妓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
牀張總帳朝脯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

所得綬皆著箴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箴不能者兄
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
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乎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
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
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于是遂憤懣而獻
吊云尔士衡此作詞簡而事甚備語絕而意愈新當
為魏晉間文章第一序勝于文吊魏文

後村集卷之四十八

詩話

續集

放翁詩云藥來賊境靈何益米出胡奴死不炊上句用柳公綽事公綽節度山南東道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荆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棄藥而逐道士殆天為下句設此奇對

甲子七月讀唐書記時年七十八

楊雄集六卷四十三篇劇秦美新之作在焉法言未云自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又曰其勤勞則通于阿衡此時莽尤未篡此語不過如今人稱頌權貴人

功德尔及莽既篡雄縱不能如許由洗耳魯連蹈海
然與龔勝同時莽使使者以印綬強起勝勝称病篤
卧以手推去印綬勝兩子及門人進說云云勝曰吾
受漢家厚恩今年老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君乎不食而死雄亦仕漢者莽篡不能去視勝
可愧死矣美新之篇方且盛称皇帝陛下配五帝冠
三王開闢以來未聞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襲舊二
為三以示罔極又自言有顛胸病恐先犬馬填溝壑
長恨黃泉故作此篇以獻余謂寧顛胸病死此文豈
可作哉朱氏書莽大夫楊雄卒當其罪矣而昌黎公

荆公涑水公皆推重或以配孟子何也

元后誅略云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又云皇天眷命黃
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新聖又云漢廟黜廢移安定
公凡累百韻按元后雖莽之姑然擲傳國璽缺其角
聞翟義起兵以為是見漢宗廟毀壞有怨言人心之
公不可磨滅如此雄士人也顧以賊莽為新聖以漢
廟黜廢為天之所壞乎
劉子政集二卷有九歎用騷体未有杖銘云歷危乘
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顛跌誰
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諸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

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任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語簡而有味

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八而寡悅長
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死文君為誄傳于世

揚雄夢吐鳳凰而作大玄經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
春秋繁露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衾賀告人曰
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于是朝
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吳章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易姓名以沒他師惟司

徒掾平陵曹敞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尸

目睨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故目睨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
餽之蜘蛛集則放之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而長卿首尾溫麗枚
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
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典用相如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成帝時人真自算
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壁
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

算慮脫有旨不敢告今果校一曰真又曰北邙青隴
上孤攢西四丈所鑿之入五尺吾欲葬此地及死往
掘得古時空榔遂以葬焉元理常送其友人陳廣漢
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
箸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八升七合又十餘
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書困門後出米
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有一鼠大堪一升東
困不差圭合元理浚復過廣漢告以米數元理以手
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取
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笑曰諸蔗二十五區收一千五

五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
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鶩鴨皆道其數果蔬
肴藪悉知其所曰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廣漢慙日有
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
枝一棹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终日為
欢

公孫弘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情以其貧
解衣裳衣之釋所著冠屨與之又贈以生芻一束素
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上為器以畜
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

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歎弘為高賀鄒長倩兩
故人所輕如此豈非曲李阿世有以納侮歎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為賦枚乘為
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公孫乘為月
賦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綃各五匹
自楊雄夢吐鳳以下皆見西京雜記葛洪所集也未
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
乙丙丁紀其卷數歎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詮次而
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

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試以此記較班固
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
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
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故
得尤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恐
年代稍久歎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
故序之云耳

尹少稷詩若淡泊而有義味其庸醫行云南街醫上
門如市爭傳和扁生後世膏肓可為死可起瓦屑蓬
根尽珍削月歲轉久術轉疎十醫九死一活無北市

醫工邑潛動大字書牌要驚衆偏收棄藥與遺方
神丹亦無用實者為虛熱為寒幾因顛倒能全安
君不見形神枵然臥一室醫方爭上藥無必左手檢
方石領金兩手雖殊皆劍戟似諷當時主和戰者聞
逆亮入寇棣詩云本來飢飽非同鼎安得浮沉自一
舟又云異日是非憂史謬終身寒餓羨錢愚詞不迫
切而意獨至矣少稷及接呂居仁曾吉甫議論在山
中讀書二十年名論極重晚為大坡因符離之敗攻
張魏公父子以附和議遂為公議所貶甚可惜也頃
故人陶木仁父宰上饒余託仁父傳其集四冊詩居

其一

漢益州刺史朱公叔率門人陳季圭議所謚宜曰忠
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
孟懿子衛之孫文公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
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同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
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文曰
王子虎卒左傳曰三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
天子大夫得稱公其禮與同盟諸侯敵之文明也又
禮緣情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
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亦然

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
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
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
尤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听周
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吉父賢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
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禮曰伯其父異
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公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
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
一處焉斯不稱子而矣邕此議佳甚韓柳歐曾不能
加

邕集十卷大半為人作碑板如橋玄楊秉揚賜皆名
臣如朱公叔陳仲弓郭林宗范史雲姜肱皆名士至
于劉表胡廣之碑豈得無愧辭乎又有袁滿來胡根
二銘滿來太尉之孫司徒之子年十五死根陳留太
守之子七歲死二銘甚美幾于謏墓矣

周勰字巨勝汝南人再舉孝廉皆委之去梁冀專國
前後三辟不至後太尉司徒各再辟司空三辟察賢
良方正州舉茂才又公車特徵託疾杜門里巷無人
跡外廷生蓬蒿至延熹二年梁氏誅滅而勰卒國典
字叔則探綜曆數剖織入冥州郡禮命舉至孝莫之

能起季休字子材南陽宛人綜七經精羣經翫辭察
變獨見前識古今疑義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季休盡割判剝散幽闇昭爛郡署五官掾司空胡廣
以禮優請不至

以上三人史逸
其事見邕集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門引入崇德殿門惟中設都座中常侍育陽侯曹節
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劉寵龐訓北面楊公
南面日磾華邕颺西南面受詔書各一道尺一木板
草兩常侍又諭旨以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而各括囊莫肯盡忠規補闕故特密問勿依違
生疑諱皆再拜受詔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札邕
對蜺墮雞化皆婦人于政所致乳母趙嬈貨富侔于
帑藏丘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
崔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
處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又言廷尉郭禧國之老成光
祿大夫橋玄方直前太尉劉寵忠實宜為謀主數見
訪問邕立朝持論可謂有所補益然詔問之時兩常
侍在都座之側乃不敢指言漢寺人亦太橫矣
為曹公祠橋公云使持節丞相冀州牧魏王操謹遣

掾再拜敬祠故太尉橋公公以懿德泛愛博容國念
明訓士思令模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幼以頑鄙之質
為大君子所頌尤仲尼之稱顏淵季生之歎賈復士
死知己懷此無忌又承逆容要誓言徂逝之後路有
由徑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恠
雖戲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如此辭懷舊雅願
潛然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
則致薄祠公其尚饗

董卓上書辭疾乞就國土群臣表卓上解國家播遷
之厄下拯兆民塗炭之禍黜廢頑凶援立聖哲謹案

漢書蕭何以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卿之上卓功績

侔伊霍宜以卓為相國位太在傳上帶履上
入朝不趨此表邕筆也然其罪薄于子雲

徐淵子賀周益公致仕啓云清朝無事尤老辭榮謂
致仕當守禮經之常故再三上疏不為文具之
天子重違其意孤傳以筆其歸喜見顏間甚于掇
之日身居物外忘其為三公之尊解后遂得初
髮略無遺恨恭惟某官棲遲盛福俯仰太平間
賢留作國家之用啣盃樂聖退全明哲之身甫
在于懸輿已聞冠掛于神武雖是翁矍鑠皆意

復相使此老婆婆是負其平生二者豈可得兼萬
有足是閔季力難與婦謀昔蜀公年未至而貞
潞公耄已及而謀國泛其所好匪道之常又豈仕止
合聖人之時出處令君子之致方尋同社共餘年
玩象戲于橋中烏知老至作龜巢于蓮上但
某夙仰高風驚聞盛舉規終始之一節知壽百
年昔嗟林下之無人今喜山中之有相涼臺益
知綠野之清閑角扇長壺願備洪崖之洒掃淵子此
作甚佳然為詩名所掩
淵子有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棗本此

公曾見石湖放翁誠齊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能問精
博警句巧對殆天造地設略不戟人喉舌費人心
品在姜堯章諸人之上集中及晚作尤佳者昔已入

絕句詩選今摘其警句于浚曉梵魚出听夜禪石点

頭贈于進夫曾中着雲夢皮裡有陽秋自作先生傳

誰為故吏碑挽錢現馬上村坊酒眉尖野店茶肩

成山聳因尋句眼作花昏為勘碑陳宣子求碑天寒不

知翠袖薄日煖但覓玉煙生水仙花黃四娘花空朶

朶謝三郎鬢已蒼蒼燕坐索醉寧傾問字酒忍飢不

取作碑錢駒入隙來元不礙蠅鑽帝出定何妨閣帝

化成銀地佛應喜移下玉樓天不知雪北風萬籟

自宮徵南日一軒直袴襦南但欲有衣存妓妾不

愁無帳列生徒明劉顥貴為天子友退之窮作相

君書王士穎以布衣自命我本田家子驅來作長官政雖無

小異民却自相安靜或焚香坐閑因展画看庸人擾

之耳只道太和難巢餘太古雪人有正始風頭如

雪絮白面作春桃紅題雪一鞭加爾膚萬刃副吾

腹就令猛于虎何忍食子肉世無冷鑊湯邑尽活地

獄裝太和老覓此身無一堪尚牽詩課撚衰髯亦

知庭院西風惡直為秋香不下簾秋一瓶儲粟一

囊錢兒季箕裘女紡塲更買小丘吾事畢勘書評画

了殘卒可憐玉雪不供愁似

此君雖強頃歲寒相對却風流瓶中以鰲笑

蝼蟻冠以戴粒合逍遙湖石不識庐山孤負日不

食螳螂孤負腹亦知二者古難行到九江吾事足

巾墊雨佩飛霞解嘲安墨守墨通明殿不

夜城雪三雅六經趙德莊送酒注列表有酒爵三

錄陶人為酒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書云酒一

經或二經至五經它境人不達聞餞五經束帶迎門

方知大官連檣十萬艘小官僅得一葉如漁舫其

中何所有白髮翁媪并兒曹赤脚婢三後執爨蒼頭

奴二前操篙玄真筆床間茶竈吏部酒杯兼蟹螯書
緘一箱半魚蠹畫束百軸成牛腰平鋪藁桔薦猫犬
賸買棗栗供猿獠新花鬱屈作萎木清酒蕩搖成濁
醪蓬低日覓巾角折竈近時聞羹釜轅高驥正難望
鷓首緩進豈敢爭龍標全家窘拘嘆踈跼長物屏當
隨週遭桑樞駟馬各是累人肝薇蕨俱成饕不須彼
此更相笑未必鬱林之石賢胡椒舟行

斷貪執解見縛壞想宅絕迷道摧慢幢拔惑箭撒睡
蓋裂愛網 弥勒称讚善財告諸仁者此長者子為
被四流漂泊者造大法舡為被見泥沒溺者立大法

橋為被癡暗昏迷者然大智燈為行生死曠野者開
示聖道為嬰煩腦重病者調和法藥為遭生老死苦
者飲以甘露令其安隱為入貪恚癡火者沃以定水
使得清涼 云何為菩薩究竟施佛子此菩薩假使
有無量衆生或有無眼或有無耳或無鼻舌手足來
至其所告菩薩言我身薄佑諸根殘缺惟願仁慈以
善方便捨已所有令我具足菩薩聞之即便施與假
使由此經阿僧祇劫諸根不具亦不心生一念悔惜
但自現身從初入胎不淨微形胞段諸根生老病死
又現此身無有真實無有慚愧非賢聖物臭穢不潔

骨節相持血肉所塗九死常流人所惡賤作是現已
不生一念愛着之心復作是念此身危脆無有堅固
我今云何而生恋著應以施彼充滿其願如我所作
以此開導一切衆生令于身心不生貪愛悉得成就
一切智身是名究竟施施譬如乘舡欲入大海未至
于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
大海一日所行比于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
能及 至微細罪生大怖畏 以忿恨風吹心識火
熾然不息凡所作業昏顛倒相 解脫長者告善財
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

然金一頁金

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
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
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
十力照察自心以上見華嚴經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毫
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
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勲勞尤未報衛
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常汲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
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六句亦無儂文叔
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于山谷在

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
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
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
易安父也文潛誌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文叔祭淇水文云惟先生自詩書以來載籍所記歷
代治亂也九流百氏凡一過目確不忘墜其發為文
章則泛而汪洋密而精緻修然高爽歛然沉毅驟肆
而穩忽紛而治絕馳者無遺影適淡者有餘味如金
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淡雲煙之變化春物之穠

麗見之者不能定名孝之者不能髣髴筆勢略與淇
水相頡頏
詩精深可諷味初至象郡五言
云禪海環
國世人
兩足遽欲窮

域心知禹分土未盡舜所步吾遷桂
仰見斗

極升高臨大路郵傳敷南北山川來時
草樹略已

識拔林歸夢長鄉時行歷歷又云去日有近遠寒暑

乃不同手捉而喙飲嗜慾南北通是邦亦洙泗人可

牛與弓良知盡虛市妙質老耕農彼時張曲江此時

余襄公二子稍頽脫一洗凡馬空斯文隔裔土後生

昧華風閩
要常哀劍外須文翁又云秦扁不南游

醫方畧嵐瘴茅黃秋雨淫與瘡蓋同狀呪師烏能神
遶市半扶杖吾欲養黃婆母壯子亦王妙藥只眼前
乞汝保無恙又云居近城南樓步月時散策小市早
收燈空山晚吹笛見呼翁可歸恐我意慘戚從來堅
道念老去倦形役天辛相予休以南荒謫宴坐及此
時聊現鼻端白絕句云步履江村霧雨寒竹間門巷
繫黃團尤嫌翫麟驚魚鳥父老相呼擁道看八尺方
牀織白藤舍風猗裡睡夢騰若無萬里還家夢便是三
湘退院僧南遷後四六比向來兩制尤高簡精妙
曰狄仁傑何如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

風晚有錢癖和嶠之徒

魏元忠文武馭關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斷
人食肉衣錦性好行房憎人畜声色

唐儉事太宗甚蒙寵遇每食非儉至不食數年後特
憎之遣謂之曰更不須相見見即欲殺隋文帝重高
頴初甚愛後不願見見之則怒

薛師有巧性常入宮闈補闕王求禮上表曰太宗時
羅黑能彈琵琶遂闈為給使以教宮人今陛下要懷
義入內臣請闈之庶宮闈不乱表寢不出

少府監裴匪舒奏賣苑中官馬糞歲得錢二十萬貫
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遂寢
宗楚客諂薛師釋迦重出現音再生

尚書左丞張庶廉子利涉為懷州參軍刺史鄧暉曰
名父出如此物

揚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聯用號為点鬼簿駱賓王
文好以數對號為算博士盧生之文古今粲粲文質
彬彬惜哉不幸有舟耕之疾為幽憂子以釋憤馬
李詳初為劍南一尉言刺史書考不平又曰請考使
即下筆曰怯斷夫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摠

考中下

張易之昌宗冒不識字手不解書謝表及和御製皆
依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吳乃崔融張說輩之作而
易之竊名為首

逆韋詩什並上官昭容所製昭容上官儀孫女特涉
經史研精文筆班婕妤好左嬪無以加
賀蘭敏之為封東岳碑張昌齡所作也劉子書成以
為劉勰所撰乃渤海劉晝所製晝無榮位博學有才
竊取其名人莫知也

進士章弘智詩君為河畔草逢春心刺生妾如臺上

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常定宗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
詩皆云我作博士羅道琮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
稱可今一言競詩取詢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荀兪愛偷文章時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
正一
駱賓王帝京篇倏忽搏風生羽翼湏臾失浪委泥沙
再閔殺胡人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鬪人無鬚者枉戮
梁武帝使喚搃頭師帝方與人棋欲殺一段子應聲
曰殺却使出斬之棋罷喚師入使曰陛下令殺却臣
已殺訖帝歎師臨死何言曰師云貧道前身為沙彌

以罄剗地誤斷一曲蟾今此報也帝流涕無及
民部尚書唐儉與太宗棊爭道上大怒出為渾州蓄
怨未洩謂尉遲敬德曰唐儉輕我我欲殺之卿為我
證驗有怨言指斥敬德唯唯明日對仗云云敬德頓
首曰臣實不聞頻問確定不移上怒碎玉墀于地奮
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上皆入宴上曰敬德今日
利益者各有三唐儉免枉死朕免枉殺敬德免曲須
三利也朕有怨過之美儉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
之譽三益也賞敬德一千段羣臣皆稱萬歲
魏元忠忤二彌出為端州高要尉二張誅入為兵部

尚書中書令左右僕射不能渡直言古人有言妻子具則孝哀爵祿厚則忠哀

三狗俱用養魏柞之陵夷五侯並封知漢圖之地缺

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承行刼牽羊付虎

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脫日酷吏以上二十二則並見朝野僉載

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于鬢垂雖非青蠅穢我

光儀策名覲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

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莫偏道秋霜生而

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覲

摘抽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南綠葉願戢子之手攝

子之鑷咨尔白髮現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

赫問闔藹藹紫盧弱冠求仕童髻獻謨甘羅乘軫子

可剖符英英終賈高輪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

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辨

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

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

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尔白

髮事故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老令薄舊

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

变見歎孔子髮乃辮尽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沒飛

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後村集卷之四十八

後村集卷之四十九

詩話

續集

陶弼商翁與楊畋樂道同時一生仕官廣西晚守欽
順二州集中多佳句前已采其一二它五言如寒工
云星落胡王死河窮漢使歸雪山經夏冷天馬入秋
肥覲教戰云晉興由帥讓楚敗以師喧行役云陰微
辨樵火霽早誤僧鍾雜詩云久閑忘將略多病熟醫
書順州云渴蜂銜研水飢蝶嗅屏花七言汴河云柳
與揚州今獨在水和隋帝不重來柳州云人心如地
少平處天氣似春無冷時送人云冷酒十分無客送

輕車一兩有民攀又云兵堪渡海將軍老史不占天
處士閑村行云路小馬蹄高渡下村深雞唱有如無
辱鴈湖詩程滄州守宜春刊于郡齋余不及識公初
筮豫章公謫居臨川從曾極景建得余詩簡景建云
劉君詩兼鮑庾之清俊前與先君同舍不知其郎君
詩筆如此晚得宜春本摘其警語一二于此紅梅云
晚覓鄭公殊嫵媚生憎夷甫太鮮明送揚子直知言
州云憂時鉄石孤忠在閱世風花老眼空酬景建云
新有千絲明曉鏡無舊一画贊宵衣閑吟此外惟須
飲老覓人間萬事非又云向來交態雲翻手靜裡玄

言石點頭鴈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
山者已未入詩選矣如平生閱世朦朧眼偏向白鷗
飛處明如鴉健觸翻紅蕖蕪鷗閑古斷碧粼粼皆可
諷味如金谷反玉川奴鷓鴣賦蛺蝶圖獲蓬鬢寸草
心鷺友鴈奴鷓鴣客蟹奴皆的对

于湖讀中興碑云繡綉兒啼思塞酥重牀燎香驅羣
胡阿環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悵柱朔方天子神
為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崇中興之功
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盤拏與天齊北望神
臯獲淚落紙今何人老文孝題蔡濟忠所摹御府未

帖云生前官職但執戟身後一字萬金直當時雷電
下收拾世間不復有遺逸盤整十卷字尤濕光采激
射海為立平生我亦有書癖對此懽悅心若失口吐
汗下屢太息十日把玩不得食作牋天公拜稽首乞
我此老生時一雙手為君痛飲百斛酒墨池如江筆
如帚一掃萬字不停肘

石徂徠讀石安仁

曼卿舊字安仁

李士詩云齊梁無駿骨李

杜得款毫後世益纂組變風堪鬱陶奔道少驥逸禿
冗如牛毛試看安仁詠秋風有怒濤徂徠力排揚劉
而推重曼卿如此但前云駿骨後又云驥迭何也寄

張逆道云臘尽妻未褐天寒子讀書寄明復先生云
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孝春秋者時時到草堂
殊有魏野林逋氣格

徐淵子詩用紡塲字斯十詩載弄之瓦注云紡塲也
說苑亦云和氏之璧千金之寶用以間紡不如瓦塲
癸未甲申余自桂林入都改秩一日自外歸逆旅至
人云有二客訪君不遇留刺而去視之盖高續自鍾
春伯二館職也皆素昧明日往謝高云吾于陸伯敬
處見子某詩鍾云吾于南塘處見子四六相約訪君
共論此事何相避之深也鍾惠四六一卷高遺跡察

詩二冊未幾鍾青顯高出館不復入今皆物故余老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踈寮二冊前已摘出一二聯復得其全集數倍于舊老筆如湘絃泗磬多人間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故翁誠齋之風部帙既多不能遍閱姑錄其警語于編以備遺忘五言揚嗣勛惠茯苓云道是青神谷元通白帝厓有松如壯士其鬼化嬰兒雲溫侵鷓鴣天寒翦鬼絲堯初香摘髓秦後雪凝脂穴動龍蛇窟山空鳥獸悲惟將千歲力自了一生竒送潘德廊帥廣云風穩琛舟引春明弁服衙論吳給事云上皇今百歲近侍不多人寄僧

云鹿采花修供猿分石坐禪別僧云夢無全覓久詩只半聯竒听雪云竹大時聞折梅明不受靈雜詩云今古憑詩了乾坤賴酒澆忙尤輪使硯懶尚事持茶買研云汾獻升雲鼎秦遺蝕雪碑曹娥江云沙冷鴈一二天長帆有無七言送蜀客云我眉雪罷添已水玉壘雲空見蜀星白浪不侵魚復陣青苔尤護劍關銘題放翁誠齋倡和云題徧鮫綃乾碧海吹將鶴笛上青天道山堂前梅花云太乙神仙游將府秦王奪士凭欄千懷豎云已是飛來鷓鴣了可能落到牡丹花讀漫郎詩云東西都漢尤司馬三百年居只次山

荅人云晉書好停偏安石唐世諸人且樂天送歌守
云龍尾石須分幾寸牡丹花不望頭網池西云旋作
池東分剗曲略教花處似蘇堤梅花云相依豈恨移
來晚欲訴尤須說到明絕句尤久佳者都下云柳生
春思拂京華不管閑人也憶家添尽好香那睡得月
痕如水漫梨花中秋夜登秀臺二絕云青冥風露並
人管醉力飛昇入桂臺月過斗西親挽住伴人斛鶴
去蓬萊冰娥看尽人間世好事如公不數枚却喚清
壘相揖酌汝听下界息成雷梨花詞云殿頭催引上
清華獨奏春詞唱賜茶帶月歸來仙骨冷夢魂全不

到梨花晚泊江口云白鷺青煙剗江口梅六七分經
雪後月肯流連相伴酒隔岸呼舫有魚否五言古体
荅辛幻安云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竒画
如今空白頭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天推璧月上
星入銀河流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終夜自起舞
無人共登樓典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黃鶴呼不來
誰能理殘裘此篇甚高古

杜撫伯高題蘭亭序云君勿笑新亭相對泣却勝蘭
亭暮春集白頭吟云長門作賦且千金不知家有白
頭吟二詩皆有味

五元澤詩不蒲百度關山篇云萬馬度關山關山三尺雪馬尽雪亦乾沙飛石更裂歸來三五騎旌旗映雲滅不見去時人空流磧中血古樂府無以加春懷云朝日上屋角百鳥鳴不休豈復辨名字但聞鬧鈞鞞亂我讀書語驚我夢寐游弯弓彈使去暫去違啾啾彈十不得一九窮未愈稠拔弓坐榻上吐吐空自尤時節使汝鳴我何為汝讎絕句云一隻燕子語簾前病客無慘尽日眠開徧杏花人不到滿庭輕雨綠如煙霏微細雨不成泥料峭輕寒透夾衣處處園林皆有主欲尋何地看春歸殊有乃翁思致

獵較集前已摘數聯晚温故讀再錄昔遺忘者七言雪中云但能閉戶酌季雅安用馭風尋伯昏種蕪菁作羨云且喜蕪菁種得成臺心散出碧縱橫脆甜脯子無反惡胞嫩羔兒不殺生樂羊豈斷兒孫念劉季寧無父子情爭似野人茅屋下日高淡煮一杯羹歷世云面朋面友風雨散山鳥山花淡薄交一榻攬瑜容獨卧蒲牀杞菊是兼肴五言云天寒尤着絮雨湿欲蒸書吳地人情薄西人客計疎無書堪着跟有法可安心絕句云誰倚黃旗喚阿瞞令君終作可憐人蕭然唯有鹿門老不帶孫劉一点塵輕陰小雨晚難

收柳瘦梅窮却似秋可恨水仙花不語無人共我說
春愁春怨云梨花雨送海棠風不借烟脂作小紅幾
日無人吹玉笛鴛鴦飛入館娃宮此老擊力有謫仙
風骨集中有云老鶴悔拋青嶂裡客星倦倚紫微邊
又云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間第一流豈非深悔
晚出之誤歎

瀟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道題顏
魯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朝衣
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與客晚集云足下一
來同晚步先生小住待村春春晴云四野縹迴春補

闕亂山塵淨雨修容懶軒云經年不濯子春足半月
纔梳叔夜頭止酒云搢紳處士議所以將軍貴人須
畢之月夜云琉璃虛空甚圓滿紫磨山川更新鑄梅
花絕句云姑射山頭冰雪仙人間一見便豐年却應
羞死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荷珠云客來切勿令
覩此意汝尤能困伏波如大槐小草木偶芻靈朝采
夜光立豹躡鷗口伐手談木上座麴先生千金子萬
玉妃童欺我老農報予春下岩研正焙茶階的对
王逢原集張巡篇云祿兒射火燒九天鬼手不撲神
听旃群庸仰口不肯唾反出長喙噓之燃睢陽城窮

縮死斃危繫一髮懸九淵
嗔脫遠兩背拆怒嚼齒
碎鬚張肩恨身不毛劍無翼不能飛去殘賊嚙翁軀
腥刀兒磔俎日嚼肉血尤經年霽雲東攘兩臂去西
來才有九指還胃中情氣吐不散去隨箭入浮屠墀
忠窮智索莫自効更嚮愛妾常飢涎我疑沒日賊不
食恐其肉醜死不痊又疑身骨不化土定作金鉄埋
重泉何時山移陵谷變發出鼓鑄戈或鋌吾如得之
願有用不誅已然誅未然此作出盧仝上交難贈杜
漸云兩鼠共謀渴相飲期入水一鼠下緇並一鼠上
街尾前鼠以之跌後鼠以之死鼠死何足噫夫人纔

可悲平地抱手笑乘崖撥足擠賊防易為力壯健完
墻籬交防難為人笑面惡肝脾前日信其是今日悟
其非安得先知明有如灼火龜然則柰之何期子同
吁噉此必有為而作誰氏子云弱弱誰氏子鮮鮮一
何妹來奔富人家妻與富人俱嚴粧問夫子我豈彼
空如夫子笑遣之彼寧與汝都升堂由阼階德色溢
以舒親賓不敢笑退語相噉吁高堂聚群婢唯諾相
恣睢家事忽不圖頤指取自如朝令折柱薪暮遣藩
籬除風雨半夜來百響生不虞屋壓盜隨至夫死別
嫁夫東鄰有淑子性不事鉛朱端居待人求正色不

顏謏清鏡見白髮行謀不顧問不知愛妻人取捨何
異欵詞意似王建張籍哭詩云目雖淚所出由來心
乃源白日睨我面意欲乾況瀾而不照我心我淚何
由乾况在重雲遮使我何自安又云目存多所見不
若無目完山中云山中亦有出山路山人自不與世
通拂衣起行飲流水枕書就卧听松風地寬江河競
搖蕩天闊日月爭西東乾坤自為四時役萬事不到
幽人胃集中新意快句不可勝紀如舟方乘兮人不
吾以覆且溺兮我同人死東蒿為楹樗為柱居者略
不憂其顛吾覩世之陷此者不啻火立足向燔豈期

既自悟不思跳出乃欲躡井方崩兮治隧屋且
雕椽傾江竭河論耜水都投大海為酒池中間
不盈掬日益醞釀成澆漓不知淳風竟何遠萬
齊舉招不迴五言云清醒甘澤畔富貴奈墻間劍
終羞屈蘭遺不改香其論文云星緯織成副地錦
治鑄出春天子文章日組緯玉機飛金梭誰有真
繩結作張麟羅老成終到孔窮死亦為顏不能繩
急何力禁人叛不知里社歌不可郊廟施梅花云
知後世無所用兒嚼不美還棄之贈玉平甫云古
誰云朽死魄如可召其詠物馴鹿云抵消捐馬相

有逐原人豺狼好牙爪應笑角如麟水車云上潤
已然下竭將柰何鴈云閑塞風高夜江湖木落秋
鳶云總乘一綫憑風去便有愚兒仰面看春雪云
戶開重墜冰魚上洩沉東園云天挑未者已抽青
略朱旗冠翠纛雖然素李不爭華似洗未丹誇瑩
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点出妙處子脩弟手
余所点者于册晚見子脩所抄老矣又偏盲不能
册子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
如灵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于歐蘇無所
非苟歎伏後生者

逢原集中有吕吉甫所荅五言云東海有滄溟西
有崑崙子已具舟車我亦為檝輪吉甫能為此言
非近朱者赤耶

方豐之德亨及與吕紫微交游放翁序其詩梅花云
天女終降大居士登伽惟撓小乘禪又云老夫六用
銷磨尽時為幽香一敗禪漁父云已獲巨鯉換新航
尚有鯨鯨得自烹聞道烹鮮易煩碎呼兒無用苦調
羹歷崎道中云漠漠春陰接海低濛濛晚雨傍山飛
半歌古埭無人過時有村童護鴨歸海口云白是
埋青是麥誰云斥鹵不堪田五言云魂夢無金印

涯有瓦盆

揚大年西崑訓唱集序略云子景德中忝佐修書
紫微錢君希聖祕閣劉君子儀竝負懿文尤精雅道
予得以游其墻藩而咨其模楷因以歷覽遺編研味
前作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入蘭游霧雖獲益以居多
覘海峯山歎知量而中正雖榮于託驥亦愧乎續
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章其屬而和者又十
五人析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訓
集今考十五人者丁謂刁衍張詠晁迥李宗諤薛
陳越李維劉隲舒雅崔遵度任隨錢惟濟有名秉

不著姓王沂公只有二篇在卷末

放翁長短句云元知物造心腸別老却英雄似等閑
祕傳一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頑一句丁寧君記
取神仙須是閑人做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白
天元來只有閑難得青史功名天却無心惜漢父詞
云一竿風月一簑煙雨家在釣臺兩住賣魚生怕近
城門况肯到紅塵深處潮生理擢潮平繫纜潮落浩
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鷓鴣天
云扶屨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
初到五百年前摠知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

誰小車處十深衣叟曾是火津共賦詩好事近云混
迹寄人間夜夜画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柳
熟春風歸漫紫皇遊東海宴賜谷進罷碧桃花賦賜
玉塵千斛又云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聞此
行安往賞清伊修竹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綠君看
變遷如許况紛紛榮辱朝中指云怕歌愁舞懶逢迎
粧晚託春醒揔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關心近
日蹄紅密訴剪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画堂銀燭嫌
明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其激昂感慨
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

頡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
者絕少

項平庵祭辛幼安文云人之生也能致天下之憎則
其死也必享天下之名豈天之所生必元而後美盖
人之所憎必死而後止嗚呼哀哉死者人之所惡公
乃以此而為榮予者公之所愛必當與我而皆行苟
旦暮而相送固予心之所愛尚眠食以偷生恨公行
之不待自昔哀誄未有悲于此者

平庵五言絕句武夷鉄笛亭云夜嘯于崖裂朝吟萬
象蘇山人大自在無淚將君鬚諸葛祠堂云羽扇白

綸巾堂堂六尺身我評秦漢下宇宙只斯人永州云
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
款乃曲云靄迺出深溪湘山日落時若非堯女哭即
是楚臣蹄雜五言如隆中評劉牧云阿琦云梯策尚
識抱膝公誰云脉太愚頗復勝乃翁人平生萬事偽
惟有病是實時方攻偽其言如此

六言和工仲衡尚書云聖賢生世不教文章何代無
人一言蔽思無邪三萬解曰若稽

七言八句讀三國志云曹劉有志混華戎無余吳兒
雨炬紅赤壁焰燒雲夢澤夷陵先照永安宮人間身

此鼎三足天上無因日再中惟有葛公心未死夜深
寒月照孤忠路傍有因梅竹以編籬者云已生野外
更籬根仍與虫氓補斷垣博士低頭乘霧障王姬掩
面嫁烏孫風枝雨葉無生意粉面未居有淚痕說與
調羹吹律事老農那信腐儒言雜七言如送水心淮
東總領云藍縷疾耕家四壁跌衣高卧日千金四朝
餉士前無古一旦和戎患至今如送邕州高教授云
君行回鴈前頭路我上杜鵑無處舡夔州永安宮云
吳娃解掩夫羞面難繫劉郎一寸心公瑾欲以子女
玉帛留備矣于
送陳止齋納官還鄉云正尔釣絲江上去依然羽扇

篋中情藏秃筆云莫欺貧士無絃施時向文房度一
僧澗上云全家寢食淙琤上韶濩聲中過百年和人
云窓中見日知晨暮瓶裡看花記歲時新讀子書多
乙者舊吟詩夢盡了之詠拋毬云綠毬丹柱倚春風
寒食清明罷綉上漠北將軍貪蹋鞠豈知兵法在吳
宮

七言絕句春日堤上云高高下下十吾里白白紅紅
千樹花揔在踈籬斷垣裡背堤臨水小人家見梅云
草枯葉脫四山童萬里長天一目空數點寒稍著紅
藥人間驚喜見春風次韻羅郢州逸別云江上相留

不肯留渡江沿岸却回頭漢江東去人西去不見高
城始是愁櫛州路口小雨云三十年前過此時一獲
青髻縮青絲如今舊雨尤相記只傍星星白處吹落
帽臺云千山搖落萬林空數點黃花酒盞中半破接
籬誰耐管已將身世付西風分明屈子獨醒愁故作
南華醉夢游豈是晉人真愛酒集儂心事更戀秋上
冢云兒時飛鞚得金堤掣電驚風過馬蹄今日筍與
搖醉帽城東一日到城西
與潘德久倡和糟蟹詩押險韻至六首皆新奇而首
篇尤工大戴笑汝無穴室雙螯小戴笑汝有筐如子

臯太玄笑汝長郭棠入穴慚蟪升慚獠知心但有畢
吏部卧起與汝同酒糟浚來愛者蘇長公亦只許汝
中山醪固知合向一丘老安得與三辰翔長公貌
喜心未敬雖美微生尤思饕我疑吳儂修稻怨和秫
醢汝償民膏雖然因此得長醉痛貶未必非深褒又
疑畢叟妬劉掾曾以螟蛉輕二豪故回左手就箕踞
持蟹藉糟成雨高

石湖詩三十四卷五言如思陵挽詞云寇降于猘猱
胡拜兩單于首山銅鼎就前殿玉卮空病中云目眚
浮珠珮声塵籟玉簫注水瓶花醒吹薪鼎藥潮丙子

元日云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春晚云繡地紅千
点平橋綠一篙揀花來石首穀雨熟櫻桃詠懷自嘲
云退閑驚客至哀懶怕書來挽趙密太保云鬢凋尤
陞戟心在惜殺弓

六言久病或勸遊適云羸如辱婦多忌倦似田翁作
勞玩具僧梳削屨懽惊丁尾龜毛請息齋云洞門盡
掛鉄鎖閤道秋生綠苔耆下略同龜伏瓜中且克蠅
來又云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馬

七言發合江云舡尾竹林遮縣市故人尤自立沙頭
將至吳中云新事略浚年少問故人差覓坐中稀玉

麟堂會客云不用忙催銀燭上
醪醑如雪照黃昏
秋晚閑吟云旁若無人鼠飲
覘麾之不去蠅登盤丙午
新正云病憐柳粟隨身慣老
蒼醪酥到手遲又云人
情舊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
減年口不雨匙休足穀
生能幾屐莫言錢好營壽藏
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
須一箇土饅頭偶書云已甘
捐捐勤為圃休向滔滔
苦問津親鄰招集強徃便歸
云氣衰况復三而竭心
賞尤于四者難一龕云與老
有情冬後煖去仙無幾
日高眠

七言絕句昌化云翠染南山擁縣門
一洲橫截兩溪

分長官日永無公事
卧听灘声看白雲
長沙王墓云
英雄轉眼逐東流
百戰工夫土一杯
蕎麥茫茫花似
雪牧童吹笛上高丘
處州鷺花亭云山碧叢叢四打
圍煩將舊恨訪黃鸝
纈林霜後黃鸝少
須是愁紅萬
点時續長恨歌云
別後相思夢亦難
東虛雲路海漫漫
仙凡頓隔銀屏影
不似當年取次看
楓橋云朱門
白壁枕灣流桃李無
言滿屋頭墙上浮
圖路傍堠送
人南北管離愁
次韻陸務观云
離合紛紛怕遠遊
遠遊仍怕賦
登樓何須一望
三千里望尽西州
轉更愁
田園雜興云騎吹
東來里巷喧行春
車馬鬧如煙繫

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汗菜一枝水周圍
歲歲蝸庐沒半扉不着芟青難護岸
小舟撐取葑田
歸槐葉初勻日氣涼
蔥蔥鼠耳翠成堆
三公只得三
抹看閑客清陰滿
北窓采菱辛苦廢犁鉏
血指流丹
鬼質枯無力買田
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
古鼎作
香炉云雲雷縈帶
古文章子子孫孫永奉常
辛苦勒
銘成底事如今流
落管燒香

石湖長短句醉落魄云
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
款門不問誰家竹
抵揀紅粧多處燒銀燭
碧雞場裡
花如屋燕玉宮下
花成谷不須悔唱陽關曲
直為海

棠也合來西蜀南柯子云
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州
香雲低處有高樓
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
緘素雙魚
遠題紅片葉秋欲憑
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
那眉更
西流春若有情春莫去
花如無恨花休落
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一十篇者是也
續刊後集亦十
五卷然中間多泛應謾與者
前輩所作尤自剛其半
今人乃並存而不削欲其行世難矣

稼軒五言絕句元日云
老病忘時節空齋曉尚眠
兒
童喚翁起今日是新年
偶題云逢花眼倦聞見酒手
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
將病來七言云錯處真成九

州鉄樂時能得幾鈎絲酒腸未減長鯨吸詩思如抽
獨蘭絲皆佳句然為詞揜所

後村集卷之四十九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五十

詩話

新集

陳拾遺

感遇詩云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兄正東滿陰
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
五誰能徵又云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
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
落芳意竟何成又云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
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暮南起白日隱西隅漢甲
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又云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它人安得忠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尤不忍况以奉君終
又云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傾奪相夸侈不知身
所終曷見玄冥子觀世玉壺中杳然遺天地乘化入
無窮又云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
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
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
采其英又云白日毋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
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鷓鴣悲鳴耳鴻荒古已頽
誰識巢居子又云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

相交構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首窈冥西方
金仙子崇議乃無明空色皆寂滅業緣定何成名教
信紛籍死生俱未停又云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
如何嵩公輩詆譎誤時人先天誠為美階亂禍誰因
長城備胡寇羸禍發其親赤精既迷漢子年何救來
去去桃李花多言如死麻又云深居觀元化怏然爭
朶頤羣動相啖食利害紛嘒嘒便便夸毗子榮耀更
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
一時入云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垠氛囊括經世道遺
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闢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道

養晦時文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
與麋鹿群又云呦呦南山鹿離罟以媒和招搖青桂
樹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
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玉杯殞獲蛾誰見孤城
樹青青成斧柯又云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
觀物化悠悠念群生青春始前達朱火已滿盈殂落
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又云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故立
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又云貴人難得意賞愛在
須臾莫以心如玉採他明月珠昔稱夭桃子今為春

市徒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鴟夷子扁舟去
五湖大云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毗子堯
禹以為謾驕榮貴工巧勢利迭相干燕王尊樂毅分
國顛同歡魯連讓齊爵遺組去邯鄲伊人信往矣感
激為誰歎又云幽居覩大運悠悠念群生終古代與
沒豪聖莫能爭三季論周赧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
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魯復縱橫堯禹道已
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
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遁西溟文運自古
來旅人胡歎哉又云逶迤世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

感激者時俗類此風灌園何其鄙皎皎于陵乎世道
不相容嗟嗟張良公又云聖人不利己優濟在元元
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
柰何窮金玉彫刻以為尊雲構山林尽瑤圖珠翠煩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又云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尤在世運久
陵遲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
所欺又云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
雀來相干攘侯富春寵金石比交欢出入咸陽裡諸
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相千

載為辛酸又云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青青况乃金天
夕浩露霑群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溟雲海方蕩
瀾孤鱗安得寧又云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
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裡委羽玉堂陰旖旎
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
信為累歎息此珍禽又云絜瓶者誰子妖服當青春
三五明月滿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微縷懸千鈞
如何負公鼎被奪笑時人又云玄蟬號白露茲歲已
蹉跎羣物送大化孤英將柰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
山禾崐嶠見玄鳳豈復虞雲羅又云荒哉穆天子好

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臺樂豈
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又云朝發宜都
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路隔巫山陽巫山綵雲
沒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淚霑衣裳豈茲越鄉
感憶昔楚襄王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又云昔日
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竭來
高唐現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又云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糧西邛道荷戟爭羗城
嚴冬陰風勁窮岫油雲生昏黷無晝夜羽檄復相驚
攀躅兢萬仞崩危遠九冥籍籍峯壑裡哀哀冰雪行

聖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葵藿緬縱橫
又云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未實攀折青
春時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
所思只云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
激自生寬衆趨明所避時棄道尤存雲泉既已失羅
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
為洗心言又云索居獨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
翳親友尽睽違登山望不見涕泣久漣漣宿夢感顏
色若與白雲期世中驕豪子驅逐正嗤嗤蜀山與楚
水携手在何時又云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

騎羊子胡乃在蛾眉變化固幽類芳菲能幾時疲痾
苦淪世憂痲日浸溜眷然頽幽褐白雲空涕夷人云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
燕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讎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
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如何七十載白首未封侯
又云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
蒿萊西馳丁令塞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
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沒成塵埃又云浩然生何暮吾
蜀有蛾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令涕

泣久連沔夢登綏山穴南采巫江芝探元規竒化遺世
泛雲螭婉婁將永矣感悟不見之又云朝入雲中郡
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迓沙朔氣雄哉籍籍天驕子
猖狂巴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堠空崔嵬吐嗟吾何歎
邊人塗草萊又云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
盈縮春秋遞來過盲颺忽號怒萬物相紛劇溟海皆
震蕩孤鳳其如何編詩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韓柳
摩蒼蒼之句余既以此四君子冠篇首然以輩行歲
月較之則陳拾遺在四君子之上感遇之作雖果文
公命世大儒亦凜然起敬昔摘數聯今全錄于此

李杜

子美墓誌云娶弘農楊氏司農少卿怡之女四十九而終子宗武至死不克葬其子嗣業後四十餘年乃克葬于首陽山前長子宗文者傳記皆不言其所終豈失學遂無聞歟如樹鷄柵之類必非精文選者太白後序云娶許生一女二男女明日月奴嫁而卒繼劉次合曾生子曰頗黎終娶宗凡四娶又云携駸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年世號李東山余記白子名伯禽今新舊唐史皆不載新史載其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有風範謂觀察使范傳正言先祖志

在青山葬東麓非其志傳正為改葬青山又欲使二女改妻士族辭以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復其夫徭役頗黎豈伯禽之小字歟史逸其事當放白與宗十六詩云脫娶宗序訛為宋

世傳退之有題子美墳七言一首末章有三賢所歸同一水之句此篇出入平仄數韻系三十六句其辭鄙淺無一字是韓譬韓集李漢所編亦無此篇元微之作子美墓誌及銘皆高古如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尽古今之体制兼文人之所獨專說得

出其評李杜謂太白杜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
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
聲韻大千言次數百詞氣豪邁屬對律切李尚不能
歷其藩翰况壺奧乎則抑揚水甚

國初盛稱二何之文苦不多見僅序杜詩云公詩支
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煇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
雅賈島得其竒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
贍博此數語亦近似但郊謂之得杜氣骨可也烏有
所謂煇哉能詩非牧比不可並稱龜蒙非甚贍博亦
道不着余謂善評杜詩無出半山吾觀少陵詩謂與

元氣侔之篇萬世不易之論王逢原云雕鐫物象三
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雖面前語它人亦不能道
揚大年歐陽公皆不喜杜子美詩王介甫不喜太白
詩殊不可曉介甫之說云白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
耳獨不思命高將軍脫靴識郭汾陽子貧賤時比問
元貴妃子飛燕豈說婦人酒者所能為耶晦翁亦云
近時詩人何曾夢見太白脚後板

故人陳伯寔懔郎中讀北征詩戲語余云子美善謹
如云粉黛忽解苞狼籍画眉濶雖妻女亦不怒余云
公知其一尔別詩云清輝玉臂寒則閨中之膚巴王

耀可見又云何時倚虛幌
雙照淚痕乾其篤千仞儂
如此伯靈大笑

白與裴長史書云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
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繼之以血權
殯湖側自金陵歸數年遺骸尤在白雪泣裹骨徒步
負之而趨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其自序如此史亦
不書

史言明皇欲官太白為妃所沮余覘飛燕在昭陽之
語不足深憾雪謔詩自叙甚詳略云漢祖呂氏食其
在旁秦皇太后毒亦媼荒時妃以祿山為兒史云宮

中有醜聲而白肆言無忌如此唐人于王環事多微
婉其辭如云養在深宮人未識又云薛王沉醉壽王
醒又云不送金與惟壽王白獨昌言之可見剛稜嫉
惡故坡公疑其以此召怨力士因借此以報脫靴之
辱豈飛燕之句能為崇哉

李郭皆唐名將臨淮馭軍嚴士不敢仰視汾陽頗寬
大故子美新安吏点兵詩云送行勿泣血僕射如
父兄

岳陽樓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
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

軒深泗流岳陽樓賦詠多矣須還此篇獨步非益浩然輩所及

千秋節云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按子美在天空間雖獻三賦未常一用不過扈駕入蜀暫為諫官而追懷開元于十九年之後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迴之句言羣臣皆賜鏡而金吾伏衛萬里還來獨常難阻未云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公于唐朝諸公中寂踈遠而一念不忘忠愛比陳希烈張均張均兄弟窮富極貴賣唐臣賊罪不容誅矣

本朝詩僧道潛自號參寥然太白有贈參寥子一篇云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翫辭故園昂歲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壑此一僧一道士皆號參寥以先後言則潛為頂冒聊記之以發一笑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篇其述男女怨曠室家離別父子夫婦不相保之意與東山乘微出車杖杜穀詩相為表裡唐自中葉以徭役調發為常至于亡國肅代而後非復正規開元之唐矣新舊唐史不載者略見杜詩

太白百憂萬憤二篇百憂上崔相者負也云台星丹
朗天網重恢屈法伸息棄瑕取材率賴負力比歸萬
憤投魏郎中不知魏何人乃濟之崔相之列此篇云
樹榛拔桂因鳶寵鷄語甚新又言兄弟妻子離隔有
一門骨肉散百草遭難不復相拔携之句魏必是一
志義之士能恤人患難者當攷

八哀詩如張曲江云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上君
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如李北海云古人不見可前輩
復誰繼又云碑版照四裔又云豐屋珊瑚鈎騏驎織
成蜀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云獨步四十年風

聽九臯唳子美惟于美此二公尤尊 敬如李臨淮
云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極悲壯又云青蠅紛營
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其形容臨
淮憂讒畏訛不敢入朝之意說得餘人如鄭虔之
類非無可說但每篇多蕪穢繁句或為韻所拘殊久
條曾不如飯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篇每人只三兩
句八哀詩或繫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乎
筆亦然

太白求白鷗詩云照影玉潭裡刷毛琪樹間夜棲寒
月靜朝步落花閑唐人詠白鷗者極少本朝歐梅皆

有此作當更求鵬詩以補遺

醉荅丁十八云黃鶴高樓已槌碎黃鶴仙人無所依
黃鶴上天訴玉帝却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每調
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
相訊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禪我
驚逸興白雲遶筆窓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
熯尋春暉丁十八不知為何人敢與嫡仙挑戰豈非
任棠之流乎

贈岑徵君云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
中台有三拆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白身余亦謝明主

今稱偃仰臣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都西來一搖扇
共拂元規塵此篇清拔不書徵君名豈非與子美同
為遺補者乎按京兆杜確序岑參詩言參曾大父文
本文父長清伯父義皆主台輔則徵君只是此人無
可疑者但序云參天宝三載進士高第歷官至右補
闕起居郎入為郎出為京西判官嘉州刺史不言其
嘗被徵召豈偶遺忘耶

別宗十六云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浪迹未出世
空名動京師遶遭雲羅解翻作夜郎悲拙妻莫邪劍
及此三龍隨慙君湍波苦千里遠送之白帝曉猿斷

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妻與團兄送
至夜郎與集序終娶千宗之說合注家或以宋為宗
或以宗為宋但當以白詩為正

江陵送馬卿云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惠子云皇
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唐人送山人處士五言多矣
此二聯劉隨州鮑溶輩精思不能逮

小寒食舟中云春水舡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此聯在目前而古今人所未發

天育驃騎歌云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守天育天育監中
天奴謂王毛仲別養驥子憐神俊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生歎其材
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
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
由騁如今豈無驥裏與驂騑時無王
良伯樂死即休又題常偃馬云常侯
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画無敵戲拈
秃筆掃驂騑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
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少陵
馬詩多矣此二篇及曹霸丹青引尤
老蒼一洗萬古

杜鵑行云寄巢生子不自咏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
君臣有舊禮骨肉蒲眼身羈孤此篇似謂車駕幸蜀

六宮莫逆萬官竄伏奔問行在者絕少又義鶻行云
飄蕭蒼素髮凜欲衝儒冠又云水激壯士肝似謂當
時有權位而不拯人之急脫人于難者

前出塞云君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息吞
聲行負戈又云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
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絕不復同若辛又云軍中
異苦樂主將寧盡聞又云殺人亦有限立國亦有疆
苟能剝侵陵豈在多殺傷又云驅馬天雨雪軍行入
高山至危袍寒石指落曾水間已去漢月遠何能築
城還後出塞云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又云漁陽

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
與楚練照耀與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
敢議議者死通衢又云中夜間道歸故里俱空村惡
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謂逃祿山
之難者此十四篇筆刀與
文選中擬古十九首並驅

太白擬古十三首感興六首文義或不相屬與集中
五言古詩絕不類豈貫休之徒效顰歟

望鸚鵡洲云魏帝營八極蟻覘一稱衡黃祖斗筭人
殺之受惡名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主今苦洲上
蘭蕙不忍生此篇有無窮之悲

永主東巡歌內一絕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
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右為君談笑靜胡沙按永土
辟客如孔巢父亦在其間白其一尔此篇所謂謝安
石不知屬誰可見自負不淺然十篇只目王為帝子
受命東巡與王衍阮籍功進事不同
姑熟十詠前輩疑非白作信然

越中覽古云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尽錦衣宮
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蘇臺覽古云舊花
荒臺揚柳新菱歌春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
照吳王宮裡人二首可人七言絕句

上皇西巡歌云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林紅
又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未云少帝
長安開紫極隼懸日月照乾坤時上皇播遷于蜀非
欲留蜀者今盛稱錦江玉壘無異渭水長安又謂隼
懸日月照乾坤若為少帝諱不力請回鑿者此所以
上皇有乞我劍南一道之歎歎

秋浦十五首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遙傳一掬
淚為我達揚州又云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鷄
羞綠水不敢照毛衣又云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又云兩鬢入秋浦一朝頽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尽

成然雖五言然多佳句

玉壺吟云西施宜笑復宜嚙醜女效之徒害身君王
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則妃嘗沮白信
有證

笑歌行悲歌行太淺易久豪放前輩疑非白作
帝偃獲松圖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修裂苔蘚
皮屈鉄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
雨垂松根胡僧憇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
露獲脚葉裡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教相見我有一

疋好素絹重之不减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
放筆為直幹韋畢李之畫今皆不存賴詩以傳內白
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天造險語尽古松
奇怪之狀李尊師松障歌云更覓良工心独苦前輩
多称此句

張舍人遺縵段云間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空堂魑
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領我非公卿服飾定
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
宮物寢處禍所嬰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
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覓心和平可見子

美一介不取之意

病栢云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生當
風雲會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
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
翔其外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容泛何鄉來竚立
久吁怪唐自闡者力士輔國士良朝思弄權怙寵元
勲老將如汾陽臨淮西平北乎皆凜凜不自安此篇
辭不迫切而意獨至

病摘之作傷微物失所至于困瘁內云常聞蓬萊殿
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
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論罪有司言此菓每
奉玉食今以病見廢咎有司夫包貢反不若南海
支歲馳至長安尔

枯椶篇云蜀門多椶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
衆亦易朽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
物官尽取嗟尔江漢人生成亦何有有同枯椶禾
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注云蜀人取
皮以充用如边吏誅求江漢民力以供軍必至于
剝尽而後已

枯栢篇云椶栢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

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震拆萬
孔蟲蟻萃白鵠遂不來天鷄為愁思尤含棟梁具無
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
長何容易截成金露盤裊裊不自畏以掄本承露盤
是以輕承重豈不裊裊可畏乎註言大材不用而柔
脆鬼瑣之材反居重任

東山吟云携妓東山去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
月它妓古墳荒草寒白鷄夢後三百歲洒洒澆君同
所懽酣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
此亦一時浩浩洪荒高詠何必竒晉至今且千歲皆

以謝公為風流之宗雖半山崛強金陵諸詩篇篇起
敬惟謫仙乎視謝公與之對壘無所推讓時人號為
李東山固以李配謝矣

草書歌云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尽中山兔八月
九月天氣涼酒徒舞客滿高堂洎更掃尽数千張飄
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
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但見龍蛇
走左盤石感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王逸少張伯
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技不
師古來古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自

有草書以來未有能形容此妙者楚漢數語真可以
破鬼胆

遊太山云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除逢羽人古
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閑遺我鳥跡書飄
然落崑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歎息後
師方未還又云平明登日現舉手開雲閑精神四飛
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僊崖覽八
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
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又云舉手
弄清淺誤攀織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此六

首皆仙人語非學仙人語亦非任棠輩所敢擬倫丁
十八輩所敢挑戰者

嘲魯儒云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
如墮煙霧足着遠遊履首戴方頂巾緩步從直道未
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
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此篇幾乎以儒
為戲然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非謫仙不能道
過彭蠡云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
得窮江源而欲繼風雅豈惟清心寬雲海方助興波
濤何足論水碧或可採金膏祕莫言 將振衣去羽

化出鷲煩此篇有陶謝意

與道者談玄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
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畧入精要朗悟前後
際始知金仙妙公詩多說仙惟此篇兼說金仙
題薛少保畫鶴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低昂各
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赤霄有
真骨豈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又角膺
歌云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現者貪愁
掣臂飛画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
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此鶴

此鷹賴詩而傳則詩壽于画矣赤霄有真骨豈飲滂
池津之句羽類無敢當者時人不識角鷹本色而以
左綿画本為真雖梁間燕雀亦驚怕故卒章有亦未
搏空上九天之句

前打魚篇于衆魚中獨云赤鯉騰出如有神又云魴
魚肥美知第一而徐州秃尾漠陰槎頭皆不足數又
云既飽欢娛亦蕭瑟末云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
波濤永相失後打魚云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
尤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沙泥有時立東津規
魚已再來主人罷鮓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

鱣鮪隨雲雷干戈革闔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
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兩篇末句皆不忍
暴殄之意公詩深得風人之義

催宗文樹鷄枏篇押十八韻頗竒澁欠瀏亮然宗文
能領會非若阿買之不識字

摘蒼耳篇云江山秋色已分林中瘴尤劇畦丁告勞苦
無以供日久卷耳况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
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幕登床半生熟
下筋還小益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
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公雖羈旅奔

竄一飲啄間不忍自求温飽侵星驅出采摘者不知
是畦丁或蒼頭詩但云童兒往往是宗文兄弟尔
負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五十無夫家
者末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最能行
云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小兒學問止
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此鄉之人氣量窄悞兢南風
踈北客若道士無英俊村何得山有屈原宅始言夔
峽二邦之陋末以昭君屈原勉勵其五俗公詩篇篇
忠厚如此

舞劍器行世所脛炙絕妙好辭也內云先帝侍女八

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
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
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
哀東月東出余謂此篇與琵琶行一如壯士軒昂赴
敵場一如兒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黃初氣骨白
未脫長慶体尔

代内云宝刀裁流水無有断腸時妾意逐君行纏綿
亦如之又云妾似井底挑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
不肯一迴照又云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
吉了為人道寸心潯陽非所寄内云多君同蔡琰流

是後身此三篇可入五七言絕句

長門怨云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萤火流月光
欲到長門殿別作深深一畝愁此篇雖只二十八字
然婉而成章哀而不怨勝長門賦

扶風豪士歌原常春陵六國時開心露胆君所知堂
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四公子之客多鷄
鳴狗吠之徒豈能一一報恩哉羅隱云思量郭隗乎
生事不殉昭王是負心郭隗能致樂毅劇辛以報燕
昭朱亥輩恐未能辨心

訪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云它筵

不下筓此席忘朝飢菓茹之品多矣蒼耳微物而李杜皆形之賦詠物之遭遇亦有時耶

題元丹丘五言三篇云松風清襟袖石潭洗心耳又云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群元丹丘不知何人而白稱之如此丹丘二字規之恐是天台馮蕩人然山居在潁陽不可曉當設

謫仙詩如古風六十三首及樂府諸篇又古律詩舉世誦習者不錄今所採錄或一篇或三數句各有意義覽者詳之

後村集卷之五十

後村集卷之五十一

詩話

新集

此一卷專為杜陵補遺

陳拾遺故宅詩至此之郭元振唐人敬重拾遺如此文上人上方云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舍禪龕只晏如又云王侯與螻蟻同尽隨丘壑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此僧不知何人必深于內典者

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昨獻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

墻覩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
路傍晚將未契袍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
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它人子當面輸心背後笑
之下文必有餘怨公卒章優游閑暇了無忿戾
閬州絕句云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與卷澤同聞道
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當時殿前兵無紀律
如此別篇云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殘一夕出駱谷必
是子美自謂

柵木為風雨所拔云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
百年誅茅卜居揔為此五月髮髴聞寒蟬東南飄風

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
童一青蓋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冒臆我有
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茅屋為秋風所破云
八月秋高夙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羣童欺我
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
燥呼不得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
惡卧踏裡裂床床屋漏無乾處兩腳如麻未斷絕安
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
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
亦足溪柵屋茅為風所拔不以草堂茅屋飄飄為憂

方有惜古木庇寒士之意其迂濶如此

天邊行云九度將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天麥
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問誰腰鎌
胡與羗善戰行云善戰身死馬將軍云是伏波之子
孫注馬璘也去秋行云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搶走馬
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戰場冤
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此數篇皆可補史之缺
文但遂州白骨不歸者失其姓名當攷

草堂云孤夫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未
薤榛蕪天下尚未寧健兒勝齋儒此篇嘆還吳未可

重值浣花榛蕪四松萬竹無恙隣里大官賓客喜歸
可見隨寓而安之意于時天下未寧固有健兒勝齋
儒之句卒章云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飲啄愧殘
生食薇不敢餘其語意雍容閑暇有雅人之深致
牽牛織女篇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
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
合何必秋遂通前人詠斗女所未及

壯遊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如
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
揚又云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東下姑蘇臺已具

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又云上感九廟焚
下憫萬民瘡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雖荆卿之歌
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奏不如是之跌蕩豪
放也

二角鷹篇云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尔輩空其羣驅
出六合象鸞分子美前有左綿画角鷹詩此二鷹乃
真本非左綿画本也

馮懷篇云禍首燧人民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
使飛蛾密注云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狐直筆
而是非之端起其說甚新

可嘆篇云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
今未異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丈夫正色動引經鄴
城客子王季友貧窮老瘦家賣屨好事就之為携酒
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
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
亦醜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詩言王季
友誠賢士但為太守客當有獄市薤水之規今三年
恐懼不出口何也說將且如此使其在前君側豈能
補衮職之闕哉客以嘿求容主以嘿為賢恐非篤論
然子美終以義和禹事業望王季殊不可曉末云吾

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乃知子美以風后
力牧自期其抱負尤不淺矣

醉為馬墜云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
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向來皓首驚萬人
自倚紅顏能騎射不虞一蹶終須傷人生快意多所
辱朋知來間覩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
口笑堤塹別掃清溪曲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
杯中酒此篇可見壯老健衰之異未云何必走馬來
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南華云曾有單豹者
巖居水飲七十有童孺之色不幸有遇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乃公卒章之意

遣懷篇云梁孝王都邑之盛及追懷與高適李白同
登吹臺未有拊孤之句公飄飄一羈旅而葛帔練裙
之念如此高李豈無厚祿故人聞之得無愧乎
大齋蘭若云一老尤鳴日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可
見寺小僧貧之狀

折檻行云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千載
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

憶先皇容直臣前思房魏次援朱雲後憶婁宗小云
尚憶先皇容直臣此必子美追懷諫者特論事不合
傷今思古而作

朱鳳行云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声嗷
嗷側身長願求其羣翅垂口噤心甚房下愍百鳥在
網羅黃雀最小尤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使鷓鴣
相怒號衡嶽有朱鳥峯此篇言朱鳥孤立無助栖托
雖高不忍自求飽必欲百鳥如黃雀之類在網羅者
皆分竹實以及之不暇討鷓鴣輩怒號矣

遣遇篇云石間采蕨女驚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
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
尔如莠蒿夫死于役僅存女婦采蕨粥菜以輸官天
民之窮甚矣而官吏刻剝尤甚于錐刀此不獨指里
胥亭長輩內自租庸使外自觀察使不得不受其責
故有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之句錄之以告居大
位者

望嶽云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灵鴻洞
半炎方邦家闕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
今則亡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梢不朝弟長
蝶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望嶽之作多矣余

行役過馬款靈瑣坐悅亭宿勝業寺累日嶽今與山
中人謂余慕句道者將以味爽登絕頂夕忽大雪余
尤攀緣而上望上封咫尺雪泥沒膝不可行然耳目
之所睹記公詩真此山圖經也

謁玄元廟次昭陵二詩鉅麗駿壯為千古五言律詩
典則其歸美開基責望守成傷今思古有無窮忠愛
之義

與韋左丞五言二篇當以古風為勝左丞名濟又與
韋左相律詩二十韻頗稱其相業此韋公名見素
與張卿二十韻張卿名頊說子均弟弟兄貴盛遭漁

陽之變合門徇難未足以報唐家今相率北面而臣
賊均帝婿也故明皇欲致之死汜全要領可謂失刑
寄高書記云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
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
且得慰蹇跼憶李白云不見李生久徭狂真可菜世
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
山讀書處頭白早歸未此二篇非高李不敢當非子
美不能道

遊何將軍山林前十首後半之如云鮮翮銀絲鹼香
芹碧澗羨又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漢使徒空

到神農竟不知注云何將軍常征西域禽其王子歸
傳其地花草數種又云花安鬻積蝶溪喧獺趨魚又
云手自移蒲柳家終足稻梁何將軍舊注莫詳其人
公詩有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必勲貴中之
好事者

遣興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
老夫詩世亂於渠子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携不遂鴈
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鞞角悲儻歸免相失見
日敢辭遲驥子宗武小名公稱之如此公以其知客
姓誦翁詩為喜又別篇云驥子春猶隔又云驥子最憐

渠鍾情幼子如此而無一字及熊兒故余疑宗文失
學

憶弟云喪亂同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
見何由又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又元日寄妹
云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
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公流落顛沛而一念不
忘弟妹內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又云不見朝
正使啼痕滿面垂讀之感慨不但隆友愛而厚倫犯
其厥離亂而思承平以不見朝正使為恨言四方表
章未達行在恐未有見妹之期耳

聞官軍臨賊篇二十韻多佳句如云泰山當警蹕漢
苑入旌旄路濕羊腸除雲橫雉尾高可見崎嶇巴蜀
播遷梁益乘輿危迫之狀先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
注云廣平王為元帥郭汾陽副之前軍蘇武節左將
呂虔力其叙時事甚悲壯老健未云家家賣釵釧只
待獻香醪寧賣釵釧以易香醪可見時人厭亂之極
贈嚴老閣云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
應任老夫傳嚴武雖跌蕩不羈然能客社陵亦豪傑
之士其詩往往附見杜集所謂句句好之評亦非過
情之譽

送郭中丞云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詳此二聯必是迷代宗幸陝之事
眷宿左省云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村事
數問夜如何岑參寄左省杜拾遺篇云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薇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
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關事自覺諫書稀岑杜同在諫
省時兩宮蒙塵時事可言者多矣杜有封事問夜如
何岑云聖朝無關事又云自覓諫書稀岑有愧于杜
多矣

秦州五言二十首內云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

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古
注白蹄胡名又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萬方聲
一槩吾道竟何之又云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瘦
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又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
天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唐人遊邊之作數十篇
中間有三數篇一篇中間有二一聯可采若此二十
篇山川城郭之異土地風氣所宜開卷一覽盡在是
矣網山送蘄帥云杜陵詩卷是圖經豈不信然聽角
篇云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聽角者多矣孰知此
言之悲哉

示姪佐云嗣宗諸子姪早覓仲容賢舊注佐草堂在
東柯谷入三首內云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又云
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佐別業有黃粱又有霜薤
分遺尊老其生理必小康者
阮隱居致薤云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采比青芻
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閑馮冷味煖腹無憂公轉側兵
火間飢寒縶縷以詩攷之如薇如蕨如薤如笋如薤
如蒼耳如蒿苣皆入賦詠直成一菜壯老人矣然公
于菜中尤重薤有味煖腹無憂之句非嗜生冷者貴
人日費萬錢或一生食萬羊子美晚途以耒陽令饋

白酒牛角暴卒豈若常蔬茹乎

客至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
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殮市遠無兼味樽酒
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此
篇若戲效元白体者

嚴武谷杜二云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
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亦葉楓愁
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狔秋鴈不
勝悲嚴公詩亦佳作豈近朱者赤耶杜有別嚴公五
言云江村獨歸去寂寞養殘生可見子美潔于去就

之際

懷舊云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
死主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送失詞伯不復
更論文源明得卒章十字可以不朽矣

題玄武禪師屋壁云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玄武
師未詳

贈李白云豈有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若乏大藥資山
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相
期拾瑤草公與岑參高適詩皆人情世法惟與謫仙
唱和皆世外一種說話

別房太尉墓云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用事極精
切
自聞赴蜀云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山館云山鬼
吹燈滅厨人語夜闌蜀道荒僻如此
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又云老妻憂坐
痺幼女問頭風又云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又云
曉入未扉昏歸西角終此篇曲盡幕府賓主情誼
春日江村云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
名在薦賢中注漢官儀丞郎月給亦管大筆一雙公
時以起部參謀服緋故其辭如此卒章未免有周南

留滯之歎然微而婉

江上值水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焉
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前兩句自負不淺
卒章乃推尊陶謝可見前哲服善不爭名之意

寄杜位云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玉壘
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此篇言位近聞寬法
離新州注云位京中宅近西棧新州今屬廣東去京
師遠卒章思與位復游曲江則非京師之新州矣當
詳攷

登高云無邊落水蕭蕭下不尽長江衮衮來萬里悲

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二聯不用故事自然高妙在樊川齊山九日七言之上

十二月一日雲安縣云一声何處送書鴈百文誰家上瀨船又云負藍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此二聯縣圖也

哭鄭司戶蘇少監云豪傑誰人在文章掃地無此篇二十韻錄一聯于此

聞河北節度入朝口號云喧喧道路多謠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又云北道諸公無表未茫然庶事遣人猜又云燕趙休矜

出佳麗宮闈不徵選才人讀杜集至三十卷多厭亂離憤嫉跋扈之作此口號十二篇以河北節將入朝為喜以北道無表為猜欲漁陽突騎邯鄲兒之歸闕欲主上如周宣漢武欲諸公為孝子忠臣真一飯不忘君者天寶禍亂自燕趙始今安史已無噍類燕趙佳麗可開選色之場矣子美方有宮闈不擬選才人之句所謂來筆不忘規諫者耶

終明府水樓云絕壁過雲開錦綉疎松隔水奏笙簧此聯未經人道

別李人秘書云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庐人云不才

同稍哀奉詔許辛裾又云御鞍金駮裊宮硯玉蟾蜍
此篇三十韻叙舊頗詳秘書不書名必是與公同扈
送入蜀者規不才同補袞來詔許辛裾之句似與公
同諫省金駮裊玉蟾蜍近臣方有此賜史夫其名當
致

孤寫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
萬重雲望盡似尤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
自紛紛讀此篇便見得鮑當輩止是小家數

吾宗篇云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
冠與世同昔溫公約康節服深衣荅云 令人只服

今衣溫公不能強

溪上云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滾西土風

八月十六夜云河漢近人流絕佳

秋興云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
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
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園平居有所思公
詩叙亂離多百韻或五十韻或三四十韻惟此篇簡
而切

社日云今日江南老它時渭北童又云鴛鴦迴金闕
誰憐病峽中羈旅懷故鄉老大憶髫年人之至情也

公主長章杜老逢社日百官朝天公獨病卧峽中情
見乎辭如此

詠懷古跡內光主孔明廟云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
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又
云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卧龍公
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如云
萬古雲霄一羽毛如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
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世大儒不
能廢也昭君村云画图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
魂亦佳句

諸將篇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昇平其貴
望諸將深矣此篇謂張仁愿築三城本欲掃平吐蕃
豈知乃用以揀朔方言九節度之敗

宗武生日云詩是吾家事又云覓句新知律乃翁稱
之如此而宗武詩無一字存者不若蘇叔黨有集行
世

有感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又云不過行俊德
盜賊本王且又云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顏聞哀
痛詔端拱問瘡痍此三數聯略見當日時事使者相
望而不貢自若必是內祖庸外觀察諸使符牒督賦

急于里火領郡之官者皆憚行歟至于欲以儉德化盜賊為王且又欲下哀痛詔以問瘡痍唐人惟元信元信陽城有此意公于春陵行至比之華星秋月不刊之言也

東屯云築場憐亢蟻拾穗許村童可見民胞物与之意

柳司馬至云有使歸三峽相逼問兩京函關尤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烏云商洛少人行公去國萬里逢人輒問兩京此數聯是大曆間事

元日示宗武云汝傭吾手戰吾笑汝身長前有明年共我長之語此又云吾笑汝身長見愛子長成而喜憶江東弟不見而悲其慈愛如此

放舡出峽四十韻按公天寶十五載入蜀九十二年羈旅非一處而在夔最久至大曆三年始出峽之江陵又二年卒于耒陽蜀中諸詩惟夔最多四十韻反復曲折若不忍去雲安者

贈起居田舍人澄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唐以舍人給事中司匭事又云宮女開函以所授封事奏御又云曠忘点檢白雲篇注云謂武帝

秋風詞

張洵雖為詞臣恩澤俟尔今有黃麻似六經之句未
之敢聞此篇押十六韻叙洵富貴及交游之情
親密然卒章皆自拔于跡外無附麗之意與別章左
丞詩云常擬報一斂况懷舜大臣若甚德韋公者然
未句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公自植立每如此
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
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肖道姓名但道困若乞為奴高帝子孫 隆

準龍種自與常人殊乱世惟富貴者尤難全王孫隆
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去蜀之吳楚身與妻子弟妹未知逃生之所而以中
原消息斷黃屋安否為憂此山谷所以有長使詩人
拜函圖煎膠續絃千古無之歎

後村集卷之五十二

詩話

孟襄陽詩如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館閣諸
彥嘆服而集中不收豈逸其全篇乎寄衣曲云畏瘦
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又兼行潭樹下猿挂島蘿間警
語不一老杜少所推服獨稱其句句堪傳集中每以
孟先生目之

韋蘇州絕句云紫閣西邊第幾峯茅齋夜雪虎行蹤
遙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桑_尋暮鍾五言云馬卿尤
有壁瀟文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溫泉行

出身天宝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命作官不了却歸
來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遊
幸年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一朝鑄鼎
降龍馭小臣髡絕不得去今來蕭瑟萬井空惟見蒼
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敝裘
羸馬過故苑賴遇主人杯酒多沈下賢秦夢記云泣
葵一枝紅生同死不同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唐
詩多流麗嫵媚有粉綵氣成以辨博名家惟蘇州繼
陳拾遺李翰林崛起為一種清絕高遠之言以矯之
其五言精巧處不減唐人至于古體歌行如溫泉行

之類欲與李杜並驅前世惟陶同時惟柳可以把臂
入社餘人皆在下風

岑參送人落第五言云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
過灞陵樹歸種汶陽田客舍少鄉信床頭無酒錢聖
朝徒側席濟上獨遺賢又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
罷官無俸錢又宿太白東溪李老舍寄弟姪云渭上
秋雨過北風正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峯最高主人
東溪老兩耳生長髮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
井欄上一架獼猴桃石泉飯香粳酒甕開新糟愛茲
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書此寄爾曹春夢

七言云洞庭昨夜春風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桃上片
時春夢中行盡江南幾千里韋負外家花樹歌云今
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
可惜落花君莫掃太白胡僧歌云聞有胡僧在太白
蘭若去天三百尺手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
鐘窓邊杖錫解兩虎床下体孟藏一龍草衣不針渡
不餓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幾那得知手種青松
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与浮雲無是非商山老
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裡
看山空黛色登鄴城古体云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

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又云城隅南對望陵臺
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尽年年春色為誰
來

高適五言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又云秋並何
青青藥苗數百畦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簪前舉
醇醪甕下烹隻雞人生苟如此何必組与珪春望云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嘆無知己高陽一酒徒
漁樵歌云曲岸深潭一山叟駐眼看釣不移手世人
欲得知姓名良久問他不開口笋皮笠子荷葉衣心
無所管守釣磯料得孤舟無定止日暮持竿何處歸

七言句云旅館寒燈夜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故鄉
今夜應千里愁髮明朝更一年高岑二公詩氣魄力
量音調節奏生逢開元承平之際與李杜二公更唱
迭吟所謂治世之音也天寶亂離之後所作率多窮
愁感嘆意錄之以現世變

盧綸送萬巨六言云人愁荒村路細馬怯寒溪水深
望盡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又白髮嘆五言云髮
白曉梳頭女驚妻淚流不知絲色後堪得幾回秋送
成都丞云棧長山兩響溪亂火田稀送王山人進江
東云燕歸巢已盡鶴語冢難尋同柳侍郎題新昌里

云庭莎成野席欄藥是家蔬夜中得循州趙司馬書
寄回使云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
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
共酒杯踈泣軍行云雪嶺無人跡冰河有鴈聲李陵
甘此沒惆悵漢公卿山中別墅云葦橋雙鶴至收果
衆猿隨訓麻道士見寄云聞逐樵夫閑看碁忽逢人
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恠鶴遲陰洞
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視青囊籙願
得相送一問師諳液上人云半夜峯中有磬聲偶逢
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暗聞僧語下路林疎見鹿行野

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
願得遠公知姓字
焚香洗鉢迥浮生
春日登樓有懷云
年來笑伴皆歸去
今日晴明獨上樓
晚次鄂州云
估客晝眠知浪靜
舟人夜語覺潮生
舊業已隨征戰盡
更堪江上鼓鼙聲
姚美人拍箏歌云
昭陽伴裡最聰明
出到人間終長成
遙知禁曲難翻處
尤自君王說小名
李益古促促曲云
促促何促促
黃河九回曲
嫁與棹舡即空床
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
那令妾貌長如玉
贈邢校書云
伊從四方士
共念九秋中
斷蓬與落葉
相值各因風
送流人云
謗遠人多惑
官微不自明

疇昔長沙事
三年召賈生
喜見外弟云
十年亂離後
長大一相逢
問姓驚初見
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
語罷暮天鍾
明日巴陵道
秋山又幾重
登夏州城云
無定河邊數株柳
共送行人一盃酒
胡兒起作和蕃歌
齊唱嗚嗚盡垂手
又云
回頭忽作異方聲
一聲回盡征人首
度破訥沙云
眼見風來沙旋移
經年不省草生時
莫言塞北無春到
縱有春來何處知
所梁州曲云
鴻鴈新從北地來
聞聲一半却飛回
金河戍客腸應斷
更在秋風百尺臺
飲馬泉云
送來凍合關山路
今日分流漢使前
莫使行人照容鬢
恐驚憔悴入

新年宿石泉驛南望黃堆峰云边城已在虜塵中峰
火南飛入漢宮漢庭議事先黃老麟閣何人定戰功
边思云腰懸錦帶佩吳鉤走馬曾防玉塞秋莫笑關
西將家子祇將詩思入涼州盧李中表兄弟詩律齊
名其五七言妙絕者已選入絕句然兩生皆泛軍出
塞他詩可脛各傳誦者人多容易看過余既老耄悉
錄于編以備遺忘

元次山雪中懷益武昌云冬來三度雪農者歡岁稔
我夢想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
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簞燒柴為温酒煮蕨為作瀟

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閉時節寒又甚
不能苦相邀興尽還就枕賊過示官吏云昔歲逢太
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
期日晏尤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
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臨鄰
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
者迫之如大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
節引竿自刺取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边春陵行云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
州小經亂亡遺人實用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

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進
更無寬夫息但有迫促期欲令粥兒女言發恐亂隨
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听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
去冬山賊來殺奪歲無遺所願見正官撫養以惠慈
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
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
前賢重守分悲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受能適時
願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次山春陵五言直稷契口中語杜陵粲粲元道州之

篇即此二詩之跋尾也然其時內祖庸使外觀察使
未有敢奏劾次山以附益聚飲求悅者使遇今執牙
籌析秋豪者居士計之任則次山蓋粉矣

王維五言云興來啼鳥緩坐久落花多又烹葵邀上
客看竹到貧家又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鍾又柘漿
菰米飯菡醬露葵羹入行到水窮處坐看雪起時偶
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又住處名憑谷何煩悶是非
又蔡邕今已老書籍与何人早春云憶君長入夢歸
晚更生疑不及紅簷燕雙栖綠草時桃源行云樵客
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又藤花欲闇藏猿子

栢葉初齊養麝香洛陽女兒行云自憐碧玉親教舞
不惜珊瑚持與人少年行云倣死尤聞俠骨香老將
行云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
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
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疾隼衛青
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泛弃置使衰朽世
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
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
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踈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
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

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佛鉢衣如雪色聊待宰
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吳軍莫嫌
舊日雲中守尤堪一戰五功勲雜五言云家住孟津
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舡寄書家中否又君自故
鄉未應知故鄉事來日倚窓前寒梅著花未右丞不
汙天室之亂大節凜然其詩擺落世間腥腐非食煙
火人口中語其五六七言已多選入絕句今摘其古
律體長篇警句于此

劉隨州送春系去惆悵青山路煙霞老此人新年云
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尋洪尊師云鶴老難知歲

梅寒未作花送人云詩書滿蝸舍征稅及漁竿送穆
喻德云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送李中丞云流落
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
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漢江上日暮渡何之餘干
旅舍云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
搗寒衣北歸次秋浦云舊路青山在餘生白首歸漸
知行近北不見鷓鴣飛松江獨宿云明月天涯夜青
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獄中見壁面佛
云不謂銜冤處而能窺大悲獨棲叢棘下還見雨花
時地狹青連小城高白日遲幸親方便力尤畏毒龍

欺六言云危石終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
深處澗水浮來落花送嚴維云明日行人已遠空餘
淚滴回潮別嚴士元七言云細雨濕衣看不見閉花
落地听無聲過鄭山人居云寂寂孤鶯啼杏樹寥寥
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見
新曆云愁占著草終難决病对椒花倍自憐獻李節
度云家散萬金愁酬士死身留一劍蒼君恩過賈誼
宅云漢文有道恩尤薄湘水無情吊豈知送人遊天
台云落日獨搖金策去深山誰向石橋逢非所云斗
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過裴舍人故居云

籬花尤及重陽發鄰笛那堪落日所贈于越居云自
用黃金買地居能嫌碧玉隨人嫁送郭主簿赴嶺南
云料錢用盡却為謗食客空多誰報恩此二句似為
周晉仙發
齊一和尚影堂去身寄虛空如寓客心將生滅是浮
雲又云舊地愁看雙樹在空堂只是一燈懸別李萬
云故人早負干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
步時肯料如今折腰事上裴尹云西城黯黯斜暉落
衆鳥紛紛皆有託獨立雖輕燕雀群孤飛還懼鷹鷂
搏自憐天上青雲路吊影徘徊獨愁暮街花飯有報恩
時擇木誰容托身處歲月蹉跎飛不進羽毛顯頽何

人問遠樹空隨烏鵲驚巢林只有鷓鴣分主人庭中
蔭喬木愛此清陰欲棲宿少年挾彈遙相猜遂使鷲
飛往復迴不辭奮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隨後來唐人
號隨州為五言長城其五言六言七言妙絕者已選
入絕句錢起輩非不極力欲躋攀隨州尺寸終不近
傍豈才分有所局耶其七言長篇如上裴尹小鳥之
篇反復宛轉詞近而意遠似為五言所蓋

張籍五言云長因送人處憶著別家時贈僧云翻經
上蕉葉挂衲落藤花宿江店云停燈待賈客賣酒與
漁家五言云月冷邊帳濕沙昏夜探遲征人皆白首

誰見滅胡時又云夜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又云蛙
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七言云一山海上無城郭唯
見松牌記象州又云山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
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挲白鬣鬚又云洛陽
城裡見秋風欲作歸書意萬重復恁恁說不尽行
人臨發又開封又云子君去後交遊少東野無耒筐
筍貧賴有白頭玉建在眼前尤見詠詩人又崑崙兒
云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白苧云皎皎
白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祗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
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

衣裳着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寄衣曲云官家
亦自寄衣去貴泛妾乎着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
得自到邊城裡慙慙為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又七言云願為玉盞繫華軼終日有声在君側又云
洛陽北門北印道喪車轉轉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
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得陽城中人
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
半無主地下白骨多于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鷓鴣作
窠噉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印遊人內
宴歸去金吾不敢問行由又七言云誰言遠別心不

易天星墜地能為石幾時斷得城尚陌勿使居人有
行役又云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歿遼水上萬皇
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英婦人依倚子與夫同
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
又云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云又賈客云
停盃共說遠行期入蜀任蠻誰別離金多衆中為上
客夜夜算緡眠獨遲楚宮行云章華宮中九月時桂
花半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送雲夢歸
下輦更衣入洞房已姬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佶明
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永嘉行云黃

頭辭卑入洛陽胡兒持戟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
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旌旗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
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
顧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
能晉語董逃行云洛陽城頭火曠曠亂兵燒我天子
宮宮城南面有深山盡將老幼藏其間重巖為屋椽
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聞道官軍尤掠人舊里如今
歸未得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又七言云君愛龍
城征戰功妾願青樓歡樂同人各生各有所欲詎得
將心入君腹又還珠吟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擊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
戟明光裡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
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又云上陽宮樹黃復
綠野射入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
幸時

王建五言云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又云閉門留
野鹿分食養山雞又云妻愁醜酒甚人恆考詩嚴又
云野蕘溪菜滑山紙水苔香又云掃渠夏竹旱澆地
引蘭生又云送經還野寺移竹入幽林六言云魚藻
池邊射鴨芙蓉苑裡看花日色赭袍相似不着紅鸞

扇遠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
丘壠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收僮駟牛下塚
頭畏有家人來洒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
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壠土
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北印云行比印山頭少閑
土尽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着黃金無
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崗坂崎嶇不停轂高張
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
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于松柏樹山頭
澗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

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英魂
還起文定与高臺
溫泉宮云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
御路無塵埃宮前
內裡湯各別每箇曰玉芙蓉開朝
元閣向山上起城
鏡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
官女知更月明裡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
樹溫泉泱泱出宮
流宮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尽無
射獵日西麋鹿登
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
教歌舞田家行云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
足不望入口復上
身且兔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
厚薄不見縣門身
即樂遼東行云年年郡縣送征人
將與遼東作五坂

寧為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
行射虎行云自去
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
行以死當虎命兩
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迴
山下綠苗成道在
遠立不敢污箭鏃聞死還來分虎
肉惜留猛虎着深
山射殺恐畏終身閑贈王樞密云
三朝行坐鎮相隨
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
着進來龍馬每教
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机出
殿遲自是姓同親
向說九重羊遣外人知贈駙馬云
金埒咸添栽藥地
玉鞭平與賣書人又七言云生金
有氣尋還遠仙藥
成窠見即移又云薦書入後無消
息賣尽寒衣却出

城又云草堂未辨終須置松樹難成亦且栽樂府至
張籍王建道盡人意中事惟半山尤賞好有看若尋
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極艱辛此十四字唐樂府斷案
也本朝唯張文潛得其遺意

盧仝寄男抱孫五言云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
處甚麗殺旦喜見汝手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當
是汝母賢日夕加訓誘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籜
龍正稱冤莫教入汝口丁寧囑託汝汝活籜龍否兩
手莫破拳一叻莫飲酒莫惱添丁郎淚子作面垢莫
引添丁郎赫赤日裡走它日吾歸來家人苦彈糾一

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此篇用尽俗字而不害其為
奇崛何常似近世詩人學鍊字執守歲云老來經節
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盧不解愁新蟬云泉
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翦不斷還在樹枝間村
醉云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嗔我驚
尔不并請客云我願拔黃泉輕舉隨君去客謝并云
改邑不改井此是井卦辭井公莫驚怪說我成憨癡
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卷地皮
掩關銘云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对
面如弟兄美言不可听深于干丈坑不如掩關生幽

鳥時一聲舍曦酬玉川云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
鯨飲海冰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
間充照夜嘆昨日云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
史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心死盡生髮絲秋風葉落
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賢名聖行甚辛苦周公孔
公徒自欺盧馬结交詩退之必見之無一語及之豈
未見耶新年云太歲只遊桃李往春風肯管歲寒枝
與沈山人云不須服藥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
古聖賢放入土淮南鷄犬驅上天白日上昇應不惡
葯成且韜一丸藥暫時掩上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

樹當時只有烏窺窬更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
魚竿定是猿猴把將去玉川詩有古樸而奇怪者有
質俚而高深者有僻澁而條鬯者元和天曆間詩大
多出韓門韓子諸人多稱其名惟玉川常加先生二
字退之強項非苟下人者今人但誦其月蝕及茶詩
而它作往往容易看了此公雖與世殊嗜好然以詩
求之子養生槩有所聞其序閨情酒興纏綿悲壯唐
以來詩客酒彼不能道也其間理到之言他人所弁
者今存于篇又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貞外貶國子
博士有感五首云忽見除書到韓君又李官死生泛

有命人事始知難烈火先燒玉庭蕪不養蘭山夫與
刺史相對兩嶺坑又云十錄無便佞宜知點此身負
郎尤小小國孝大頻頻孤官心肝直天王苦死嘆朝
廷無諫諍誰是雪韓人又云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
侯左道官雖樂剛腸得健無武侯功名生地獄禮教
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避蒺藜秋此三詩出于山人
之口豈非公議在草茅耶

王昌齡五言云此登漢宗陵南望長安道上有枯樹
根下有頽鼠窠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宝玉頻發
掘精靈其奈何又長信愁云邊頭何慘慘已葬霍將

軍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聞功勳多被點兵馬亦

分更遣黃頭戍唯當哭塞雲朝來曲云月昃鳴

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画眉人代扶風主人

荅云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

箭癡雜興云握中銅匕首粉剉楚山鉞義士頻報讎

殺人不曾缺荅武陵田太守云使劍行千里微軀敢

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越女云摘取芙蓉花

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大塔顏色何如妾青樓七言云

白馬金鞍泛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少婦鳴笙

遙坐見飛塵入建章出塞云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

長征人未還但使盧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採
蓮曲云吳姬越艷楚王妃爭弄蓮花水濕衣來時
口花迎入採罷江頭月送歸浣紗女云錢塘江畔是
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今日公然
來浣紗昌齡江寧人舉進士宏詞為汜水尉以不護
細行貶世亂還鄉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曉不知誰
與黃祖殺稱衡段簡殺陳弓昂事相類史稱其詩諸
密而思清唐人琉璃堂圖以昌齡為詩天子其尊之
如此集存者三卷絕句高妙者已入詩選
許渾五言云驚巢獾臥柳猿飲倒垂藤又云

婦懶蠶出小姑忙題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斲
青山題峽山寺云山風寒殿磬溪雨夜舡燈宿石屏
村云僧歸下嶺見人語隔溪聞題韋隱居西齋云寺
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又五言云溪冰寒棹響巖雲
夜窓明又云漁火夜移灣七言云自翦青莎織雨衣
南峯煙火是柴扉菜妻早報蒸藜熟童子遙迎種豆
歸又云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尽綠參差又云山
齋留客掃黃葉野艇送僧披綠莎又云潮生水郭蒹
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疎又云龍歸曉洞雲尤濕麝過
春山草自香又云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

閑又云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又云梧
楸遠近天官塚未忝高低六代宮又云嵇阮投來無
酒客應劉已後少詩人驪山云聞說先皇醉碧桃月
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迫雲卷珠簾劍佩高
鳳輦駕北歸山寂寂龍旂西幸水迢迢貴妃後後巡
少元落宮墻見野蒿登故洛陽城云禾黍離離半野
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声東去市城變山勢北來宮
殿高鷓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
登仙子尤自吹笙歌碧堊凌敲臺云湘潭雲尽暮山
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

棠開四皓廟云避秦安漢出藍閔松桂花陰滿舊山
自是無人有歸意白雲長在水潺潺渾字用晦仁至
郢州刺史居京口丁卯橋古律詩三卷名丁卯集其
詩如天孫之織巧匠之斲尤善用古事以發新意其
警聯快句雜之元微之劉夢得集中不能辨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五十三

詩話新集

張祜金山寺云僧歸夜舡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
見鍾聲兩岸聞孤山寺云斷橋荒蕪合空院落花深
孟浩然宅云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送人嶺南云
珠繁楊氏果翠耀孔家禽別甥云偶作魏舒別聊為
殷浩吟灵隱師上人云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題
惠山寺云泉聲到地尽月色上樓多普賢寺云潭黑
龍應在巢空鶴未還又云中摩亭前棗教郎見赤心
又云青雲舊李白憔悴為酒客贈內人云斜拔玉釵

燈影畔別開紅艷救飛蛾退宮人云開元皇帝掌中
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宴上百官樓上拾

金錢劉屏山不見金錢打著人之句本此功飲酒云燒得硫黃謾學仙

未如長付酒家錢竇常不吃齊推藥却在人間八十
年邠王小管云魏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花枝

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又云魏國夫人
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

眉朝主尊張祜崔涯同時齊名同客淮南時海內承
平揚州繁華為天下第一兩生以風流自命所謂十

二紅樓名姝角妓得其一眴声價為重祜詩有天下

紅樓名姝

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及人生只合揚州死

禪智山岡好墓田之句其放浪如此然五言如斷橋

荒鮮空院落落花之語林和靖有妙入神之褒同時杜

牧亦云誰入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今祜詩

存者僅四卷尔然則散落多矣涯詩未之見當攷

錢起海州云山城仙島出海日印堂開又云春泉洗

藥暖晴日度花遲又云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又

云漠幟遠成霞胡馬來如蟻又云竹垞秋月冷山殿

夜鍾清又云海潮連月上舟火度煙來又云曲終人

不見江上教峯青不犯詩題一字又云求仲應難見

殘陽且掩關又云秋入并州路黃榆落故關孤城吹
角罷教騎射鵬還帳幕遙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
垂淚烽火起雲間又七言云溪雲雜雨來茅屋山雀
將雛過藥欄春郊云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
發生題焦道士云綵雲不散燒丹竈白鹿時藏種玉
田病鶴云獨鶴聲哀羽摧折沙頭一點留殘雪驚群
各畏野人机誰肯相將霞外飛不及川鳧長比翼隨
波雙泛復雙歸碧海滄江深且廣目尽天倪安得往
雲山隔路不隔心宛頸和鳴長在想何時白霧卷青
天接影追飛太液前

郎士元送李騎曹云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寄源
公云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謁傳火士云此方今
示滅何國更分身贈韋司直云客來吳地星霜久家
在平陵音信疎題精舍寺云月在上方諸品靜僧持
半偈萬緣空江南尉問俗云避地衣冠尽向南錢起
與郎士元同時齊名人謂之錢郎二人詩骨体弱而
力量輕然警句脍炙人口者不可泯沒錢君詩如病
鶴篇亦有意味郎七言多新意余選絕句錢取五言
十一首郎取五七言各一首余記唐人雜書載士元
常對客有馬令無茶分之戲北平王一日飯客士元

預焉坐間北平醉飽設茗供連沃數椀士元老不能
禁即席吐利交下滿坐大笑今不憶出處當效
孟郊五言云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
今年為誰死長安早春云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又云萱草女兒花不解壯士憂又云野客雲作心高
僧月為性又云風葉亂舞木雪猿清叫山又云借車
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又云盧仝歸浴船崔嵬但載書
又云閑似獨鶴心大于高松年又云拾月鯨口邊又
云天津橋下水初結洛陽陌上行人絕榆柳蕭疎樓
閣閑月明直見嵩山雪

賈島五言云養鵝成大鶴種子作高松又云白石通
宵煮寒泉盡日春又云竹籠拾山果瓦瓶但石泉又
云馬曾金鏃中身有宝刀瘢又云山尋樵徑上人到
雪房遲又云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鷗又云石磬疎
寒韻銅瓶結夜澌又云疎衣蕉縷細爽味茗芽新又
云鳥歸山有跡帆過浪無痕又云鳥宿池中樹僧敲
月下門又云汲井常泉味听鍾問寺名又云高頂白
雲尽前山黃葉多又云白髮無心鑷青山去意多又
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云禹留疏鑿跡舜在
寂寥祠又云秋月離喧見寒泉出定聞又云木深尤

積雪山淺未聞猿又云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又
云落日恐行人又云詩隨過海舡七言云古來隱者
多能卜欲就先生問丙丁又云霜覆鶴身松子落月
分螢影石房開唐詩人以島配郊又有島寒郊瘦之
之評余謂未然郊集中忽作老蒼苦硬語禪家所謂
一句撞倒牆者退之崛起亦推讓之島尤敬畏有自
道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之句以賈配孟是
師與弟子並行也賈五言有晚唐詩人不能道
姚合五言云水氣詩書軟嵐煙筆硯濃又云尋山屐
費齒書石筆無鋒又云夜猿啼戶外瀑未落厨中又

云映竹窺猿劇尋雲採鶴情又云愛異嫌山淺尋幽
喜逢生又云顛鶻王居士顛狂不稱時弃嫌官似夢
珍重酒如師無竹蘆看思山疊石為靜窓留客話古
寺覓僧碁唯應尋阮籍心事遠相知又云斫雪題詩
凜消冰煮茗香又云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又云
寫方多識藥天譜廢彈琴又云酒熟听琴酌詩成削
樹題又云古廳眠易鬘老吏語多虛又云教僕認書
簽又云画壁半陳隋送邵州使君云驛路筭程多是
水州圖管地少于山惜別云似把剪刀裁別恨兩人
分得一般愁寄白傳云詩中得意應千首海內嫌官

只一人亡友趙紫芝選姚合賈島詩為二妙集其詩
語往往有與姚賈相犯者按賈太雕鐫姚差律熟去
韋柳尚爭等級

溫飛卿五言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又云菜落
見獲過葉乾聞鹿行又云牧羊燒外鳴林果雨中拾
人云拾萍萍無根採蓮蓮有子不作浮萍生寧為藕
花死俠客行云欲出鴻都門陰雲蔽城闕宝剑黯如
水微紅濕餘血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七言云槿
籬芳援近樵家壠麥青青一迳斜寂寞遊入寒食後
夜來風雨送梨花入云宜男漫作後庭草不似櫻桃

千子紅又云悠悠楚水流如馬恨紫愁紅滿平野野
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死灰瓦又云擣麝成塵香
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金陵云花庭忽作青蕪國謝
公墅歌云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
高柳^柳日方融倚榭飄飄紫庭客文揪方罨花參差心
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願
對局舍嘖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踈
襟未許符堅過淮水蔡中郎墳云古墳零落野花春
聞說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
人過陳琳墓云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

詞客有灵應識我，霸才無主亦憐君。石麟埋沒歲春
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弓劍奉
從軍。祕書省有賀監草題詩，作云：越溪漁客賀知章，
任達憐才愛酒狂。瀾鵝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菜夢橫
塘。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李白死來無
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李義山西掖翫月五言云：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箏。
歸墅云：渠濁村舂急，旗高杜酒香。蟬云：五更踈欲斷，
一樹碧無情。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哭著明寄飛
卿云：何因攜度信，同去哭徐陵。陳渡宮云：茂苑城如

畫閣門，瓦欲流，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侵夜鸞關
鏡。迎冬雉獻裘，送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楚宮云歌
成。尤未唱秦火入夷陵。公子云：歸應衝鼓半去，不待
笙調子。初全溪作云：戰蒲知鴈唳，皺月斲魚來。越鷺
云：去應逢問母，未莫害皇孫。無題云：錦長書，鄭重眉
細恨，分明月云：垣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壽安主出
降云：事等和強虜，恩沫睦本枝。四郊多壘在，此禮恐
無時。公主嫁田承嗣之子承嗣，握兵而驕。詩意歎唐
朝之姑息與嫁，冒頓烏孫無異。未句言諸節鎮皆有
子，皆欲尚主，何以待之。昭肅挽詩云海迷求藥使雪

隔獻苑人哭劉黃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裴明
府居云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陳後宮云渚運參
法駕沙鳥犯鈎陳鄭大有隱居云石梁高瀉月樵路
細侵雲題李簪壁舊著思玄賦新編雜擬詩撰彭陽
公誌云敢伐不加点尤當無愧辭詠懷寄舊僚云僕
馭嫌夫儒孩童笑叔癡小男方嗜粟幼女漫憂葵聖
女祠七言云一春夢雨常飄瓦尽日灵風不滿旗渾
州云陶公戰艦 賈傳承塵平淮西碑云点竄堯典
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
入人肝脾寄令孤學士云賡歌太液翻黃鵠送獵陳

倉獲碧雞杜工部蜀中離席云雪嶺未歸天外使松
州尤駐殿前軍楚宮云已聞珮響知腰細更辨弦声
竟指織無題云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声語未通
井絡云堪故君成杜字可能先生是真龍北齊云小
蓮玉体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寄令狐郎中云休
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過李家園云惟有
夢中相近分卧未無睡欲如何婦城云婦城應悔偷
灵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隋宮云紫泉宮殿鏤煙霞欲
取蕪城作帝家玉玺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

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籌筆驛云魚鳥尤疑畏
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
閑張無命欲何如
七夕云由來碧落銀河
畔可要金風玉露時
馬嵬云此日六軍同駐
馬當時七夕笑牽牛
如何四紀為天子
不及盧家有莫愁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時
霜天白菊遠堦墀
十年泉下無消息
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學漢臣栽苜蓿
空教楚客詠江蘼
郎君官貴施行馬
東閣無因得再窺
錦瑟云莊生曉夢迷
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煖玉生煙
相傳瑟有遺怨
清和

四音于此二聯見之
或云乃令孤楚家青衣名渾河中云九廟無塵八馬迴
奉天城壘長春苔咸陽原上英雄骨半向君家養馬
未無題云春風自共何人笑枉破陽城十萬家
絕句云臨邛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
行到巴覓譙秀巴西惟是有寒蕪宮妓云珠箔輕明拂玉墀
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
偃師夕陽樓云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
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吳宮云龍
猶沉沉水殿清禁門深掩斷人聲吳王宴罷滿宮醉
日暮水漂花出城釣天云上帝釣天會衆

灵昔人因夢到青冥伶倫吹裂孤生竹却為知音不
得听庭筠與商隱同時齊名時號温李二人詩記覽
精博才思流麗其浮艷者類徐庾其切近者類姚賈
義山之作无鍛鍊精粹探索幽微不可草草看世傳
飛卿傲婦翁亦可見其不羈

鄭谷五言云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又云粥蔬貧
潔淨中酒病風流又云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鳴又
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夕陽云長天急遠鴻潯
陽縣所云野泉當案落汀鷺入衙飛又云縣官清且
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確喧春澗

蒲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棧前村酒可賒七言云愛
僧不愛紫衣僧又云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
跡多又云夜深雨絕松堂靜一点山螢照寂寥又雪
云乱飄僧舍茶烟温密洒高楼酒力微江上晚來堪
画處漁人披得一簑歸秋扇云汗流浹背曾施手氣
爽中宵便負心七祖院小山云峨嵋尺尺無人去却
向僧窓看假山海棠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嬌饒全在
欲開時鷓鴣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
游子乍聞征袖湿佳人終唱翠眉低讀李白集云何
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

留著人間伴月明燕云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
棟杏梁開机硯中聞水淺落花徑裡得泥香千言萬
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谷集名雲臺編有詩三
百五七言多警聯今錄其尤者于編谷詩自好然集
中所作若步趨薛能者讀能集云李白欺前輩陶潛
仰後塵太白視谷斐然小子淵明人物高勝何至仰
能輩後塵哉然余所錄以意義為主不可以人廢言
薛能春日寓懷七言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
故故生獻僕射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
閒楊柳云隋家力盡虛栽得無限春風屬聖朝閒題

云舊將已成三僕射老身尤是六尚書漢南春望云
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自古浮雲蔽白
日洗天風雨幾時來老僧云清瘦形容八十餘瓠懸
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能
詩十卷僅數百首絕句佳者已入選具未入選者姑
摘出一聯或一二句又荅寄茶七言云麤官乞與真
拋却賴有詩情今得常令此一聯不在集中殊不可
曉鄭谷師若人詩安得高

秦系五言云掃地青牛卧栽松白鶴栖又云漚萍成
魚個刻柳作酒卮又云上簾疑晚景卧簟覓新秋又

云謝安無箇事忽起為蒼生李尊師山居云洗藥每
臨新瀑水步虛時上寂高峰系詩僅百餘首趣尚清
修然自天室至正元先隱判川後徙南安九日山又
客丹陽壽八十餘不應賦詠寂寥簡短如此必有遺
軼者世傳系晚與妻化離當是送妻歸丹陽耳韋蘇
州與系詩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墻頭莫道
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韋公五言獨步一世
而憐才下士如此薛能輩終道得一聯半句便妄自
尊大矣

方干五言云落葉憑風掃香粃倩水春贈喻鳧云饒

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鬕又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
心又云坐月何曾夜听松不似晴又云獵者聞疎磬
知師入定迴又云樹影搜涼卧苔光破碧行又云疎
磬白雲寺孤砧紅葉村寄清越上又云窓接停猿樹
巖飛浴鶴泉鄉叟云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七言
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哭喻鳧云撰
碑從託登龍伴營奠應支賣鶴錢贈崔明府云壓酒
晒書尤檢点修琴取藥似交閑與鑿休上人云山夜
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催蠶送王霖赴舉云北闕
上書衝雪早西陵中酒趁潮遲寄陳端公云雲島採

茶常失路雪龕中酒不闌扉送永嘉王令云浮客若
容開荻地釣翁應免稅苔田廢宅云樵叟和菓伐桃
李收童兼草踏蘭蓀東陽道中云醉醒已在他人界
尤憶東陽昨夜鍾過姚監故居云不敢要君徵亦起
致君全得似唐虞讜言昨嘆離天听新塚今聞入縣
圖琴鎖壞窓風自觸鶴歸喬木夜難呼李書弟子何
人在檢点尤逢諫草無哭陳陶云巢父 客見方干
字雄飛新定人貌寢兔缺始見姚合合卑之及覽其
詩駭目變容賓散館之登山臨水必預焉会稽太守
王龜以其元直宜在諫署薦之合王薨事寢卒光啟

文德間臨終語其子曰吾詩人自知之誌吾墓者紀
其歲月而已其詩高處在晚唐諸公之上

韓偓火蛾云陽光不照臨積陰此生類非無惜死心
柰有賊明意幽窓云手香江橘嫩齒軟越梅酸又云
和裙穿玉鐙隔袖抱金鞭又云強語戲同伴圖郎聞
笑聲台对歸本院云坐久忽疑槎犯斗歸來兼恐海
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詆諧侍漢皇錫宴云不
敢通宵離禁直晚來殘醉入銀臺苑中云外使調鷹
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笙歌錦繡雲霄裡獨許詞
臣醉似泥湖南少含桃有感云若笋恐難同象七酪

漿無復瑩蠙珠

每歲初進先賜季士

欲明云岳僧互乞新詩去

酒保頻徵舊債來贈隱逸云蜂彈窓紙塵侵硯烏鬪
庭花露滴琴寄隱者云長松夜落釵千股小港春添
半水腰失鶴云幾時翔集未華表每日沉吟看画屏
安貧云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死曾將虎鬚殘春云
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入月六日云御
衣空惜侍中血國空幾危皇后身倚醉云分明窓下
聞裁剪遍敲欄干喚不應醉著云漁翁醉著無人喚
過午醒來雪滿舡寄道侶云夜來雪壓前村竹刺見
溪南幾尺山暮春云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迴惟

少年亂後野塘云世亂他鄉見落梅野塘晴暖獨排
扣舡衝水鳥飛還住袖拂楊花去却來季重舊遊多
表逝子山新賦極悲哀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
是劫仄翠碧鳥云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碧
衣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哭花云曾愁
香結破顏遲今見妖紅委地時若是有情爭不哭夜
來風雨葬西施美成詞云葬楚宮傾國本此鬆髻云髻根鬆慢玉
釵垂指點花枝又過時坐久晴生惆悵事映人勻却
淚胭脂韓偓與吳融同時為詞臣偓忠于唐為宋王
面介賤責不悔如將虎鬚之白人未常誦似為香奩

所掩及未三篡弒僣竊旅于閩時王氏割據僣詩文
只稱唐朝官賊與淵明稱晉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
集而壯其志錄其警聯于編內三數篇自述其玉堂
遭遇唐季非復承平舊觀而待詞且之禮危然存之
以補金鑑記之闕

吳融和 學士秋夕禁直偶聖云硯冰憂詔急燈燼
惜更殘重陽日荊州云舊國莫歸戎馬亂故人何在
塞鴻未丹陽云山帶梁朝陵路斷水連劉尹宅基平
岐下聞子規云但有花知啼血處更無猿替斷腸哀
還俗尼云三峽却為行兩客九天曾是散花人兵後

徑汴云金鏃有苔人拾得芦花無土鳥銜將過九成

宮云魏公碑字封蒼蘚文帝泉声落野田

碑乃歐陽率更書豈

魏公有宋玉宅云已懷湘浦招魂事更憶高唐稅夢

時杏花云獨照影時臨水畔最合情處出牆頭裴公

洛居云門前五使修書懶花下留賓壓酒忙過鄧城

縣云未知堯桀誰非是可使彭殤有短長楊花云百

花長恨風吹落惟有楊花獨受風潮云暮去朝來無

定期桑田長被此声移蓬萊若探人間事一日還應

兩度知山僧云石凹山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

近嫌俗客知蹤跡擬向中方斷石層廢宅云風飄碧

瓦雨擢垣却有鄰人為鏢門幾樹好花雪白晝滿庭
荒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栖燕梁雀自喧不
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題湖城縣西槐樹
云零落歌斜北路中盛時曾識太平風曉迷天仗歸
春苑暮送鷹旗指洛宮一自煙塵生薊北更無消息
幸關東而今只有孤根在鳥啄虫穿沒亂蓬吳子華
詩五言合作絕少七言佳者不減致光致光以忤宋
三貶靈子華詩有南遷七絕未知所坐何罪往往坐
致光之黨

羅隱題方干詩云九霄無鶴板雙鬢老漁舟懷孟夷
庚云中原正兵馬相見是河時菊云千歲白衣酒一
生青女霜臺城云兵來吾有計金井玉構欄歲除夜
云厭寒思暖律畏老惜更殘兒童不諳事歌吹待天
明寄頌紹宗云青山無路入白髮滿頭生鶯聲云金
屋夢初覺玉闌人未歸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
是無情亦動人黃河云解通銀漢應須曲終出崑崙
便不清又云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見太平遊
禪智寺云思量只合騰騰醉煮海平陳一夢中江令
宅云還有往年金甃井收童樵叟等閑窺籌筆驛云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建康云庾翼已

能窺帝室王郎還是預人家又云欲起九原看一遍
秦淮声急日西斜夏州胡常侍云仍聞隴蜀尤多事
深喜將軍未白頭魏令公附卷有迴云馬上固慚銷
脾肉幄中尤美愈頭風送梅處士云亂離且喜身俱
在存沒那堪耳更聞題張送人所居云芳樹文君机
上錦遠山孫壽鏡中眉詠史云徐陵筆硯珊瑚架趙
勝賓朋玳瑁簪中元夜泊淮口云錦帆天子狂鬼鬼
應過揚州看月明寄竇常侍云噴香瑞獸金三尺舞
雪佳人玉一圍早發云醅憐一甕平明睡長被雞声
惡破除鄴城云英雄亦到分香處能共常人校幾多

西施云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已來又是誰故都云

西施云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已來又是誰故都云
至竟不如隋煬帝破家尤得到揚州嚴陵灘云世相
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

苑公雲臺不及釣臺高之句本此詠

月云蟾向靜中矜爪距兔隈明處弄精神嫦娥老大
應惆悵倚泣蒼蒼桂一輪閨臺春望云越信功夫高
似狗裴王氣力大于牛未知至竟將何用渭水涇川

一向流題潤州妙善前石羊云

孫權劉備紫髯蒼蓋

此沉吟狠石尤存事百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

美旨同心始皇陵云荒堆無草樹無枝懶向行人問

昔時六國英雄謾多事到頭徐福是男兒鸚鵡云莫

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功君不用分明語
語得分明出轉難曲江云別愁如瘡避還未隱字昭
諫新城又唐李有詩名脰炙人口有江東集十卷其
詩自炅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艱難
險阻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子隱
詩自號詩卷為偷江東集

劉又自問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
詩胆大如天入蜀云峽色侵天去江聲滾地來逢盧
仝云上樓腰脚健懷土眼睛穿功姚合酒云何曾見
天上着得劉安宅蒼孟野云酸寒孟夫子若受老又

詩生澁有百篇謂是瓊瑤辭嘲荆卿云白虹千里氣
血頸一劍義報恩不到頭徒作輕生士姚秀才愛子
小劍目贈云一條古時水向我手心流臨行濕贈君
勿薄細碎讎又少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折
節讀書能詩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
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後以羊語不能下賓客持愈金
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
能止歸齊魯日不知所終

後村集卷之五十四

詩話

韓愈古賦云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
歸五言云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鎌和席人十三韻
云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秋懷云犀首空好飲廉
頗尚能飯又云歛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又云有如
乘風舡一縱不可縲哭揚五曹凝陸歙州參云人皆
期七十終半豈蹉跎數出知己淚自然白髮多晨興
為誰慟還坐久滂沱論文与晤語已矣兩如何送石
處士云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

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
險尤特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
可以起岐山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皇昔周有
盛德此鳥鳴高崗和聲隨祥風窈窕相飄揚聞者亦
何事但知時俗康自送姬旦死千載悶其光吾君亦
勤理遲尔一來翔路傍堠云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
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
隔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雜詩云朝蠅不須驅暮
蚊不可拍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咬昨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蹤跡送任云居閑食不足送任力難任兩事皆

害性一生怕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嘆音棄置人
間世古來非獨今醉贈張祕書云君詩多態度藹藹
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昂
避難群又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
惟能醉紅裙贈惠師云佛法入中國尔來六百年齊
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韓公稱士友雖李翱湜籍不
過三數篇或發于記序書尺惟與僧詩多四十餘韻
或三四十韻其間多諛浪笑傲之語而緇流不悟往
往欲附名集中以為榮寵可發千載一笑為士云有
窮者益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

空盤硬語安帖力排莽敷荼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
華省天秀捷疾愈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耻媚竈益
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眈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驟曾
侯國至小廟鼎尤納部幸當擇珉玉室有棄珪瑁此
篇四十韻錄十韻于此益東野失子云失子將何尤
吾將上尤天汝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彼于汝何有
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
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縮久不安乃呼文灵龜騎
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
來不相閔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

星辰暗而顛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緣且物各有分
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
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鷓鴣泉啄母腦
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
未還恩與勤惡乎不可說鷓鴣泉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嘆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
雖教無由悛大灵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灵
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闐然入其戶
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欢忻此篇甚奇古
非樊宗師盧仝輩所能道寄崔五之云傲兀坐試席

深叢見孤羆四座各低面不敢接眼窺升階揖侍郎
歸舍日未歌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老婦願嫁女
不約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筮其兒歡華不滿眼
咎責塞兩儀寄崔立之五十餘韻其述崔丞場屋才
敏舉人之所喜誦押寬韻易押險韻難寬韻雖累至
百有甚工綴孟先生云孟生江海士古歎又古心騎
馱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
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願
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荅
孟郊云朝餐動及午夜諷怕至卯齒落云語訛默固

好嚼廢軟還美余晚喪明歐陽公權秘書勸余閉目
勿視援此二句頗有義味病中贈張十八云夜闌縱
押闔哆口踈眉虎勢伴高陽翁坐約芥橫降荅瀧吏
篇不以夙上之惡弱鱣魚之暴橫為憂而一篇三致
意負罪引慝于身而無一語歸怨于上惟韓杜二公
為然雙鳥詩舊注為佛老二氏作內云天公怪兩鳥
各捉一處囚若將丈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矣然未云
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則二氏其隘溺人心深矣
猛虎行云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群行深谷闔百
獸空夙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于熊羆肯

視兔與狸正畫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
虎還孤棲孤鳴門四旁出逐猴入居鳥鵲送噪之虎
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未銜其尾熊
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兇無助死况
知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
誰信汝為韓杜二公五言有至百韻者但韓喜押窄
韻杜喜押寬韻以余硯之窄韻尤難如義魚詩押三
蕭字十八韻語多警策精衛銜石填海云何慙刺客
傳不著報讎名李員外寄紙筆云兔尖針莫並繭淨

雪難如晚泊江口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冤順宗
皇后挽歌詞鳳飛終不返劍化會相送鄭尚書赴
南海云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上日
馮人未夙靜鷄鷓去官廉蚌蛤回退之五言云曾經
聖人手議論安敢到然石鼓歌云陋儒編詩不收入
二雅褊迫無毒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
城秀才家無頭腦如此贈侯喜云暫動還休未可期
蝦行蛭渡似皆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終分鱗与
鬻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記夢詩注家
以為公左遷右庶子作時季逢吉當國公有和侯喜

筍詩二十六韻用事託意信如注家所言贈崔群云
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記夢云夜夢神
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
先度橫山腹側身上視谿谷盲杖撞玉版声彭觥神
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壯非少者哦七言
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嚼行詰
盤口前截断第二句綽虛顧我顏不欢乃知仙人未
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送汝
巢神山公南遷因論佛骨忤憲宗意然丞相度及貴
戚皆論救此詩所謂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送汝巢

神山可見宗閔怙權植黨公岨强不屈意赤藤杖歌
云赤藤為杖世未窺臺即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邀
使者跪進再拜語嗚咿絕橋柱過免傾墮性命造次
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
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
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
來捧贈同舍子浮充照手欲把疑空堂畫眠倚牖戶
飛電著壁搜蛟螭玉川子月蝕詩一千六百七十一
字韓公病其繁省去千餘字然題為效玉川子作退
之豈效人體者謙辭也醉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

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送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
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
慙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駝蛩東野
不迴頭有如寸蓬撞鉅鍾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藍閔示湘云一
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
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閔馬不
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常謂選古
今詩先正惟韓歐曾范大儒惟周程張邵及近世朱
張呂業不可以詩論然諸老先生之集具存或未常

深考而細味之或畏其名盛而不敢輕下注脚自唐
以來李杜之後便到韓柳韓詩沉著痛快可以配杜
但以氣為之直截者多雋永者少白詩云退之服硫
黃一病竟不痊按退之作李公墓誌力抵其服餌金
丹之謬其卒北歸之役常以病滿百日求免官張籍
祭詩具言其病有孺人侍藥之句初無服硫黃之說
世傳公臨終呼諸僧語之云汝詳視吾手足無出外
誑人云韓愈病癩死公達生如此安肯服剛劑求活
微之鍊秋石亦未詳所出

柳宗元五言云豈知千仞墜祇為一毫差又云引泉

開故實護藥挿新筓又海俗衣九卉山夷髻不鬢又
危根一以振齊斧未相尋又靈壽木不知為何物以
柳氏詩攷之云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猶翫足忘
疲稍賚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詠荆軻云
千金奉短計七首荆卿趨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趨
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污
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与桓公殊
奈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詠荆軻者多矣此篇勇且愚之評與淵明惜哉劍術
疎之語同一意脉陶柳詩率含蓄不尽韋使君黃溪

祈雨見召云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苗畲列騎低殘月
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
叢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彤蠶巫言報
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真吏
翻慚奉簡書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道人庭宇靜苔
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贈江華長老云
室空無侍者中屨唯挂壁又云風窻疎竹響露井寒
松滴道傍孤松徃來斫以為明好事者編竹成援感
而賦詩云孤松亭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
為明所誤幸逢仁忠意重此藩籬護尤有半心存時

將承而露又田家云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隣夕庭際
秋蟲吟踈麻方寂歷蠶絲尽輸稅机杼空倚壁里胥
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
後租期車轂隘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
慎經營肌膚真可惜又云古道饒蒺藜藜索迴古城曲
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
風高榆柳踈霜重梨粟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
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掩役夫張進骸云生死悠
悠尔一氣聚散之偶未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為投孰
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曠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

皂櫪剝秣不告疲既死給轉積葬之東山墓柰何值
崩湍蕩析臨路垂髡然暮百俸散乱不復支泛者幸
告余睽之洎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盖帷佇立唁
尔魂豈復識此為釜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
所安不謂尔有知掩骼者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
吾輩聊且頷尔私又南澗云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
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
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
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祗自
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又簡吳武陵云理世固

輕士棄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鍛羽集
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乎尚
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
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七言云
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又漁翁夜傍西
巖宿曉波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
山水綠嶺南杜行云瘴江南去入雲煙望尽黃茆是
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
遊人影颺母偏驚旅客舡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
髮待流年柳州峒氓云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

不可親青箬裏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
臘縫山蜀雞骨占羊拜水神哭呂衡州云衡岳新摧
天柱峯士林顛顛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
名上景鍾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尤寄若堂封遙想
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跋烏詞云城上日出
群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尔獨落
魄今何為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尔令尔疾無乃
飢啼走路傍貪鮮搜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
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蝼蟻仰看棟梁防燕雀
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尤自

免努力低飛逃後患韓柳齊名然柳乃本色詩人自
淵明沒雅道幾熄當一世競作唐詩之時獨為古林
以矯之未常學陶和陶集中五言九十數篇雜之陶
集有未易辨者其幽微者可翫而味其感慨者可悲
而泣也其七言五十六字九工五七言絕句已別選
退之作羅池廟碑云侯常語部曲歐陽翼等曰明年
吾死死而為神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
而拜之又云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又云過
客李儀醉酒慢侮扶出即死恐非不語神怪之義王
初寮詩云子厚文章百世師尋常稽首空羅池雷霆

不碎韓詩板醉侮何心怒李儀若為子厚分疎者
劉禹錫八陣圖云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寄嚴司
空云歡謠開竹棧拜舞擲桑弓早發云寒樹鳥初動
霜橋人未行早秋集賢院云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
溝又云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送客云神林社日
鼓茅屋午時雞和微之云櫪嘶無價馬度發有名花
又云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又云興情逢酒在筋
力上樓知又云遊魚將婢泛野雉見媒驚又云殘兵
疑鶴淚空壘辨烏聲詠史云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
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初至長安云每行經舊

處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插田歌云計吏語田夫長安真大處省門高
軻峨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
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羅浮云夜宿最高
峰瞻空浩無隣海黑天宇曠星辰未逼人
是時當壯魄陰物恣騰振日光吐鯨背劍影
開龍鱗候若萬馬馳旌旗滂沱淪又如廣樂
養金石含悲辛疑其有巨靈怪物尽未賓陰
陽迭用事乃伴夜作晨呶喔天雞鳴扶桑色
晰晰赤波千萬里踴出黃金輪下視生物息
霏如隙中塵醯雞仰斃口亦謂雲漢津世人
信耳目方寸度大鈞安知視聽外怪愕

經年未定

不可陳搗衣曲云爽砧應秋律繁杵含淒風
一一遠相續家家音不同戶庭凝露清伴侶
明月中長裾委襞積輕佩垂璫瓏汗餘衫更
馥鈿移扇半空報寒鷺邊鴈促思聞候蟲天
狼正芒角虎落定相攻盈篋寄何處征人如
轉蓬古散調詞云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邊時
往來長楸間能帝隻韃馳崩騰天宝未塵暗
燕南垂燧火入咸陽詔徵神武師是時占軍
募挿羽揚金羈萬夫列轅門覲射中戟支中
宵倚長劍起視蚩尤旗陰風獵白草旗檠光
參差曾擒白馬將虜騎不敢追貴臣上戰功
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他人印

累累謁者既清宮諸侯各罷戲上將賜北第門戟不
可窺背血下沾襟天高問無期却尋故鄉路孤影空
相隨遊桃源云姹女飛丹砂青童護金液室氣浮鼎
耳神光生劍脊春望云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入
看石麟灋州云梅葉覆階鈴閣煥雪峯當戶戟枝寒
水亭避暑云琥珀殘烘麩漏酒水精簾瑩更通風碁
云寫行布陣衆未曉瓦穴得子人皆驚送僧云猿猱
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寄令狐相公云少有
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與歌者米嘉榮云近
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江陵道中云行到

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為神又云玷裘君長迎風
悞錦領茵豪蹋雪衙又云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
事在書題又云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又云階蟻相逢如偶語園蜂急去恐違程荆門道懷
古云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倚馬嘶古樹
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官井火入荒
陵化室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平齊
行云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箠
順流下洪波涵淡浮熊羆侍且燕公秉文筆玉檢告
天無愧詞當今叡孫承聖祖岳神望幸河宗舞青門

大道屬車塵共侍威蕤翠華舉牆陰歌云白日左右
浮天潢朝晡影入東西牆昔為光童在陰戲當時竟
小覓日長東鄰侯家吹笙簧隨促促移象牀西隣田
舍乏糟糠就影汲汲春黃梁因思九州四海外家家
只占牆陰內莫言牆陰數尺閒老卻主人如等閒西
塞山云西晉樓舡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干尋鉄
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夢得德宗朝已為郎官
御史坐任文黨久斥于外晚与樂天皆為平橋賓客
累官至侍逆然八十餘矣既失微之有五言云併失
鴛鴦侶空餘麋鹿身只應嵩少下長作獨遊人

杜牧五言云韓彭不再生英雄皆為鬼又云少陵鯨
海動翰苑鶴天寒又云大熱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又
云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又云圓疑竊龍額色已
奪鷄冠又云青溪龍鬣紀蒼山馬鬣悲又云微雨秋
栽竹孤燈夜讀書又云蓬蒿三畝居寬于一天下又
云自嫌如疋素刀尺不由身又云誰知病太守尤得
作茶仙又云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
八九所高丘又云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陣齊小蓮娃
欲語幽笋稚相攜杜秋娘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
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滯即山鑄後庭千蛾

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淩既白首叛秋亦紅渡
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隰裾見天子倩所獨依
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但鬢認新寵窈窕復融
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開檢紫籟
吹葦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僻邪
旗歸來煮豹胎饜飲不能飽咸池昇日度銅雀分香
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祺得皇子壯髮綠縷
緜画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襟金盤犀鎮
帷長揚射熊羆武帳弄啞呶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
竒嶄嶄整冠佩待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画神秀射朝

桐偶人江亮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
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
閔識故吏髮已如絲却嘆吳江渡舟人那得
來四隣改茂苑草萋萋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閔
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机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
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
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
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
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縠蕭后去揚州空殿為閔
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釣翁王者

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
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箚中屍給喪蹙張華廊廟冠我
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
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復何
之指何為而從之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日何為而
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
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杜秋娘詩蕭后去揚州安
厥為關氏按唐書蕭后國破沒於實建德突厥處羅
可汗遣使招之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虜庭正觀四年
太宗滅突厥以禮迎后至京師既入虜庭則為關氏

必矣寄小姪阿宜云小姪名阿宜未得

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遠四廊
揮羣光輩意氣何堅剛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傍祝
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
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至微茫排
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勤
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我家公相家劍佩常玳瑁

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夾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
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州寓今來五紀強尚
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

摘屈宗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
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願尔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
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
尔出門去取官如駟羊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
若自潦倒看汝爭翱翔少年行云官為駿馬監職帥
羽林兒兩綬歲不見落花何處期獵敲白玉鐙怒袖
紫金樵田實長留醉蘇辛曲讓岐豪持出塞節笑別
遠山眉捷報雲臺賀公卿拜壽卮七言云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又云蕭條市邑如尾早
晚干戈識虎皮又云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慄

霜毛又云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瑯琊那曼容又云
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又云杜詩韓筆
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
江尤唱後庭花又云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
年年又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班竹
箒云分明知道湘妃泣何忍將身卧淚痕又云無端
有寄閑消息背插金釵笑向人宮人塚云少年入內
教歌舞不識君王到死時別家云初歲嬌兒未識爺
別爺不拜手叱又拊頭一別三千里何日迎門却到
家贈獵射云已落隻鵬血尚新鳴鞭走馬入翻身憑

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河湟云元載相公
曾借筋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
劍不西巡牧羊駝馬雖戎服白髮再心尽漢臣惟有
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絕句云玉子紋楸一
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于
局上銷故洛城云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
兒千燒萬戟坤灵死慘慘終年烏雀悲九日齊山登
高云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塵世難逢
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醕酌酬嘉節不用登
臨恨落揮古徃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更沾衣橫江

蘇軾詩集卷之四

館云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
誰是主昔磯空屬釣魚郎又云鏡中絲髮悲來
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
牧之門戶貴盛文章獨步一時其詩机鋒溱泊如
山臨濟棒喝少時不羈有書記平安之謗
尤有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恨若未忘情于色界者晚
節自誌其墓與臺卿自誌淵明自挽何異非世之怖
死但化者所可及也頃見考亭常以行草書齊山
日之章乃知文公亦愛其才

後村集卷之五十四

後村集卷之五十五

詩話

白居易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清明云
留錫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扇云引秋生手裏歲月入
懷中太湖石云峯駢仙掌出罅坼劍門開又云常恐
國史上但記鳳與麟又云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
又云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又云為君一日恩悞
妾百年身又云我無縮地術君非馭風仙又云行年
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讀靈運詩大必籠天海細不遺
草樹又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天又云戀月夜同

宿愛山晴共看江州云野水多于地人煙半在舡又
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時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
今又云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又云笑勸透辛酒
閑吟短李詩又云犬吠村胥鬧蟬鳴織婦忙又云成
人男作州事鬼女為巫又云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
租又曰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又云散吏閑如客
貧州冷似村又云憂方知酒聖貧始覓錢神又云鷄
鳴一覓睡不博早朝人又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
詩又云性灵閑似鶴顏狀古于松又云若不為松喬
即須作臯夔又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云病

聞和藥氣渴聽碾茶聲又云小巢織巧婦新葉長慈
姑又云玉柄鶴翎扇銀鬕雲母漿又云秋風滿衫淚
泉下故人多又云佛容為弟子天許作閑人又云關
閑僧尚閑較瘦鶴為肥又云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
翁又云婢能尋本草犬不吠醫人又云同時六學士
五相一漁翁又云園葵烹佐飯林葉掃添薪又云有
一燕趙士言貌甚竒瓌日日酒家去脫衣典數盃問
君何落拓云僕生草萊地寒命且薄君門乏良媒亦
有同門生先升青雲梯貴賤交道絕朱門叩不開及
歸種禾黍三歲旱為災入山燒黃白一旦化為灰處

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淵明云夷齊各一身窮餓未
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又云三年典郡歸所
得非金帛天竺石兩片華亭鶴一隻遂就無塵坊仍
求有水宅豈獨為身謀安吾鶴與石又云榮名與壯
齒相避如朝暮時命始欲耒年顏色先去又云泥壇
方合矩鑄鼎圓中規鑪橐一以動瑞氣紅輝輝一物
正訢合厥狀何恠竒綢繆夫婦体狎獵魚龍姿又云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唯展宅圖看
又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
香山鶴毛變玄髮雞膚換朱顏前形與後貌相去三

二十年七言云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巾又
云藥圃茶園為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又云失寵故
姬歸院夜沒蕃老将上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
銀蟾遠不知月云曾犯龍鱗客不死欲騎鶴背覓長
生又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又云尤
嫌小戶長先醒不得多時住醉鄉又云洛陽女兒面
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又云琴書何必求王粲與女
尤勝與外人又云綺羅二八圍空榻組練三千夾將
壇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又云大
有高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又云病添莊舄吟

聲苦貧欠韓康藥債多又云柘枝紫袖教丸藥羯鼓
蒼頭遣種蔬又云直應人世無風月始是心中忘却
時又云冷落若為留客住冰池霜竹雪髯翁又云漢
容黃倚為逋客堯放巢由作外臣哭劉夢得云盃酒
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
共微之地下遊又云螭螟殺敵蚊巢上蚩觸交爭蝸
角中應似諸天覩下界一微塵內鬪英雄又云秦磨
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倚入商洛閑
臥白雲歌紫芝彼為菹醢机上尽此作鸞凰天外飛
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又云禍福茫茫

不可期大都早退以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
山獨徃時頽索素琴應不暇憶辛黃犬定難追麒麟
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新豐折臂翁云新豐
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
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
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宝大徵兵户有三丁点
一丁点得駮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
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
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

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
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
張弓鞞旗俱不堪泛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
苦且圖揀退歸鄉土臂折未未六十年一肢雖廢一
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
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
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叻叻老人言
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边功防黷武
又不聞夫宝宰相楊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
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八駿圖云穆三八駿天

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
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
折趨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
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
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至今此物世稱珍
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賣炭翁云賣炭翁伐薪燒炭
南中山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
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单心憂
炭賤願天寒夜未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水輾牛
因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

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駟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
綾繫向牛頭充炭直官牛云官牛官牛駕君車澆水
岸边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
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
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
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
無妨鹽商婦云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
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舡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
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

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尔因何得如此壻作鹽商十
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鹽年利入官時少入官家
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鉄尚書遠不知何況江
頭魚米賤紅艍黃橙香稻飯飽食濃粧倚棹樓兩朶
紅顛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終歲
美衣裳好衣美食有未處亦須慙愧桑弘羊桑弘羊
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元稹榴花五言云委作金爐燄飄成玉砌瑕憲宗挽
歌云狼星如要射尤有鼎湖弓又云俊鶻度海食應
龍昇天行又云漸恐鯨鯢大波濤及九州又云新筍

躑躅屏株落梅翻蝶翅又云箏絃玉指調粉汗紅綃拭
又云綵縷碧筠糝香杭白玉團又云佞存真妾婦諫
死是男兒又云叉魚江火合喚客谷神應又云花態
繁于綺閨情軟似綿又云勁芟鼈足斷精貫虱心穿
又云望夫身化石為伯首如蓬又云不如元不識俱
作路人行又云乘我牂犵馬蒙茸大如羝又云亭亭巧
于削一一大如拱槎枿矛戟合屹屹龍虵動風朝竿
籟過雨夜鬼神恐蜘蛛云縈纏傷竹栢吞噬及虫蛾
為送佳人喜珠櫛無柰何小兒云亂騎殘爆竹爭唾
小旋風罵雨愁妨走呵冰喜旋融估客樂云估客無

住着有利身即行一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子本頻
蕃息貨販日兼并求珠駕滄海採玉上荆衡北買党
項馬西擒吐蕃鸚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經遊天
下徧却到長安城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
主第点缀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勅大兒販
材木巧識梁棟形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一身偃
市利突若截海鯨七言云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
家得酒盛又云初過寒時一百六店舍無烟空樹綠
又云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夢上天云
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湖斬鵬翼越州云星河似

向簷前落鼓角驚送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
尤得住蓬萊夫遠征云趙卒四十萬盡為阬中鬼趙
王未信趙母言尤点新兵更填死阬中之鬼妻在營
壑麻戴經鵝鴈鳴送夫之婦又行哭哭聲送死非送
行夫遠征夫遠征遠征不必成長城出門便不知死
生元白皆唐大詩人余觀古作者必以艱深文淺近
必以尖新革塵腐二公獨不然世傳其有賦詠元語
多犯白固有偷格律之嘲白遇賦詠必使老嫗聞而
曉解者兩長慶集部帙數倍韓柳其間大篇如連昌
宮辭琵琶行之類不可勝書姑錄其尤警策者于編

元初與仇士良爭驛劾嚴厲苛歛忤時相意賴李絳
崔羣論救其詩有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之句初
節甚高及為學士有上眷中人爭與之交遂黨中人
以沮裴度非復昔日之微之矣其卒甫五十三故白
哀詩云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白天資
近道多稱人之善然當君白首同歸日我是青山獨
往時之句不哀彼之冤而幸我之免文饒不存輩行
不分雅俗但欲以浙西觀察臨蘇州刺史道眼覩之
只堪一笑集中數絕余常疑好事者為之香山未必
有此作也

李賀感諷云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足知造化力
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
停色虬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
焉得詣尔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
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梁縣官踏冷去
簿吏復登堂又云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搖
揚天憤景長肅殺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一夕信
豎兒文明永淪歎秦王飲酒云酒酣喝月使倒行沙
路曲云帝前動笏移南山秋來云秋墳鬼唱鮑家詩
恨血千年土中碧夢天云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

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瀉秦宮
詩云飛牕複道傳頭飲十夜銅盤膩燭黃又云斫桂
燒金待曉筵白鹿清蘇夜半煮美人梳頭歌云雙鳶
開鏡秋水光解髮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
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鷓色翠滑宝釵簪不得
又云背人不語向何處下堦自折櫻桃花鴈門太守
行云黑雲墜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鱗開角聲滿天
秋色裏塞土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
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金銅
仙人辭漢歌云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

画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
里東関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
鈆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
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吕將軍歌云吕將軍騎赤
兔獨攜大胆出秦関金粟堆边哭陵樹北方逆氣汚
青天劍龍夜叫將軍閑將軍振袖揮劍鏢玉關朱城
有門閣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鉄
騎請金槍遙聞簾中花箭香西郊寒蓬葉如刺皇天
親栽養神驥廐中高桁排蹇蹄飽食青芻飲白水圓
蒼低迷盖張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苦篁調嘯引云請

說軒轅在時事伶倫採竹二十四伶倫採之自崑丘
軒轅詔遣中分作十二伶倫以之正音律軒轅以之
調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
管人間吹無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沉埋虞舜祠李憑
箜篌引云吳絲蜀桐張高秋空白凝雲顏不流江娥
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笑
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
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
媪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
兔長吉歌行新意險語自有蒼生以來所無樊川一

極騷人墨客筆力盡古今文章变态非長吉不足以當之高軒過乃其總角時作所若宿構者然其母曰是兒欲嘔出心乃已知子莫若母豈非苦吟而得者歟唐雜記云賀性傲忽其詩為母中表投之溷中故傳于世者絕少悲夫使吾有中表如賀當濯薔薇水薰玉蕤香方敢開卷此中表豈鼻塞不知香臭者歟戴叔倫贈李山人唐云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汝南別董校書云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何為百年內不見一人閑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至又出穆陵閑贈康老人洽云一篇飛入九重門樂

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云尽相識不脫弊裘輕錦綺長吟佳句掩笙歌賢王貴主于我厚駿馬蒼頭如已有暗將心事隔風塵尽擲年光逐杯酒青門幾度見春歸折柳尋花送落暉叔倫仕至容筦觀察使半山選其詩凡四十七首五七言絕句已入選今摘出集中平淡可翫味者瀏亮切事情者趙南塘題天台戴式之詩彙云台嶺散仙人詩家小叔倫式之由此名重有石屏集南塘為選取若干首楊巨源獻聖壽云炉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老將云功成封寵將力尽到貧鄉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

公云天借春光洗綠林戰塵收見花陰好生本是
君王德忍死何妨壯士心曾賀截雲翻柵遠仍聞斷

凍下營深井陘昨日雙旗入蕭相無言淚濕襟此謂田布

知魏兵必叛楊公勇去之節退之一序萬古不朽內

云國子司業楊公方以能詩訓後進按夔以九德教

胄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未聞以能詩訓後進者唐

人或以一聯挂終身之貴然楊公可敬初不在詩丞

相愛惜不能留童子釣遊不忍忘可以為人師矣世

傳楊公苦吟常掉其頭至老雖未常吟而掉頭自若

所作尤律熟然其間忠憤悲慨如聖恩洗雪鎮州寄

獻裴相之篇可補唐史之缺

皇甫冉張公洞五言云何時種桃核幾度看桑田寄

僧云一入春山裏千峯不可尋長安路云結束趨平

樂聯翩抵狹斜温湯云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魯

儒求一謁無路獨如何傷美人云專房獨見寵傾國

衆皆聞宿嚴維宅送包七云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鄰

机出寒云吹角出塞門前瞻即胡地三軍尽回首皆

洒望鄉淚轉念關山長行看風景異由来征戍客各

負輕生義故齊王贈承天皇帝挽歌云禮感追崇日

人知友悌恩舊居漫代邸壠新入文園鴻室仙書祕

龍旂帝服尊蒼蒼松裡月萬古此高原送魏十六還
蘇州云秋夜深深北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
日毗陵道迴首姑蘇是白雲

皇甫曾送人往荊州云帆影連三峽猿聲近四隣送
李中丞云關河三晉路賓送五原人兩皇甫詩昔常
略評之補闕詩尤多御史所作絕少然亦多佳句

陸龜蒙五言云汀州歲晚弋籬落露寒春出戶手先
筇見人頭未帽七言云終須揀取幽棲處老松雙成
便作門

皮日休旅舍除夜云桃燈尤故歲聽角已新年陪江

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云不著前驅驚野鳥唯將後
乘載詩人襄州春遊云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
最分明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穰衡過雲居
院玄福上人舊居云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窻窺影尚
疑禪不逢野老來聽法尤見隣僧為引泉龕上已生
新石耳壁間空帶舊茶烟南宗弟子時時到泣把山
花奠几筵皮陸皆唐季詩客陸隱于皇里皮咸通入
年登第二人素友善倡和尤多昔之和詩者和意而
已惟皮陸必和韻有繁至百韻者皮有七愛詩為房
杜李西平盧鴻元魯山李太白白居易七人而作以

嵩山處士魯山令次三大臣李翰林白少傅名位不
輕列于處士縣令之下其高致卓識如此
杜荀鶴春宮怨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經賈島
墓云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弔李翰林云誰移耒
陽冢耒此作吟鄰感寓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雪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崑谷唯聞折竹聲擁袍公子
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哭貝韜云交朋耒哭我耒
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
埋多溪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耒
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題堯禪和云少見修

行得似師茅堂佛像亦隨時禪衣衲浚雲巖線夏臘
高耒雪印眉耕地誠侵連塚土伐薪教護帶巢枝有
時問着經中事却道山僧摠不知荀鶴詩在羅隱方
子之下半山選唐詩只取四首其五言最多然失之
容易七言差勝

李涉山中無柰何云無柰落葉何紛紛滿裹草疾耒
無氣力擁戶不能掃欲訪雲外人都迷上山道又無
奈澗水何喧喧夜鳴石踈林透斜月散乱金光滴欲
訪澗底人路窮潭水碧又無柰牧童何放牛吃我竹
隔林呼不應叫笑如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

遊鶴林寺云野寺尋春花已遲背嵒唯有兩三枝平
明携酒尤堪醉為報春風且莫吹涉詩見于半山詩
選者三十餘首其絕句已別選古體三篇又鶴林一
絕皆有意味存之以備一家

顧非熊送朴處士歸新羅云少年離本國今去已成
翁客夢孤舟裡鄉山積水東鼇沉崩巨岸龍闕出遙
空學得中華語將歸誰與同非熊况之愛子况詩云
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
非熊亦有詩名今存者僅百餘篇

朱慶餘上江州李史君云得在朝廷少還應諫諍多
杭州送蕭校書云別君尤有淚學道漫經年慶餘粧
罷低聲問夫婿画眉深淺入時無絕句為籍所稱然
他作皆不如此

韓翃寄武陵李少府云楚歌催晚醉蠻語入新詩翃
寒食絕句為德宗嘉獎擢知制誥有與翃同名者時
相審之御批云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
與此韓翃唐人尤重德宗詩有聞說德宗曾到此吟
詩不見倚闌干之句又云曾唱正元供奉曲又嘲宗
濟為惡詩唐諸帝中當以帝詩為第一意翃所作皆
善今集中警句可摘出者殊寂寥簡短恐有散軼者

嚴維酬劉負外云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維嘗與
皇甫冉劉長卿唱和然前輩惟稱其柳塘花塢一聯
曹送松方干云汲水疑山動揚帆覓岸行商山野叟
云木弓未得長離手尤與官家射麝香南海旅治云
南國正當無鴈處故園誰道有書來松詩半山選十
四篇擇其三聯于此

劉希夷代白頭翁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
不同又云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希夷
詩雖則天時人然格律漸有天宝以後之風矣
盧象雜詩云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

誰當塞上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尽
論功獨不成象詩入半山選者十首姑摘出其一
鮑溶五言云豈惟親賓散烏鼠移巢窠又云楚老幾
代人種田煬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未忝中又云雪
壯冰亦堅凍澗如平地幽人毛褐暖笑就糟牀醉喚
人空谷應開火寒猿至拾薪煮新粟看鼎古書字忽
憶南澗僧衣巾多雲氣露脚尋逸人諮量意中事又
云北風送微寒竹旅動遠程憂人席不暖殘月馬上
明飄飄岐路間長見月初生重嶂曉色淡踈猿寒啼
清感此長歎息百年何所營駙馬宅云閑遣青琴飛

小雪自看碧玉破甘瓜又云襄陽太守沉碑意身後
身前幾年事湘江千歲未為陵水底魚龍應識字
鮑防雜感云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
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蒲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
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沒林邑
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
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館閣諸書經南豐序引者皆
不刊之言鮑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之評惟深于
詩者知之世謂子固不能詩謬矣唐時有鮑防者亦
有詩名唐文粹載二鮑詩防稍開拓今錄其雜感篇

于此

司空圖山中云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又云坡暖
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云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虛
又云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雜言云烏飛飛兔蹶
蹶朝來暮去催時節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
日月唐自未三跋扈以來黠者陰贊問鼎之謀悖者
明獻改物之說奉壘六臣皆喬木世臣子孫于時間
閔亂世挺然自立不踐二姓之庭惟司空表聖韓致
光二士而已致光大節為香奩所累不若表聖賦詠
多雅人莊士之言舊有其集常摘數聯餘不能悉記

項斯送華陰隱者云世人空識面弟子莫知年欲別
云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華陰道者云養龍于淺
水寄鶴在高枝寄坐夏僧云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
涼贈道者云自說身輕健今年數夢飛哭南流人云
官庫空收劍蠻僧共起墳知名人尚少誰為錄遺文
日東病僧云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舡不言身後事
尤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窓出艾烟已無鄉土信
起塔寺門前舊宮人七言云自出先皇玉殿中衣裳
不更染深紅宮釵折盡垂空髻內扇穿多減半風桃
熟亦曾君手賜酒闌尤候妾歌終如今還向城邊住

御水東流意不通斯詩在方干秦系之間少而工
儲光羲野田黃雀云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窮老
一頽舍棗多桑樹稀無棗尤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
空倉暮相引時來歸邪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
路且負惻惻無心違

崔國輔對酒吟云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塚無人跡蒙
籠荆棘一鳥飛屢唱提壺沽酒吃古人不逢酒不足
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尽杯中
醪楊衡哭李象云白雞黃犬不將來寂寞空餘墓
時路草死花開年復年後人知是何人墓

李端贈康洽云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
于武陵過侯王故第云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劉商醉後口號云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
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羊士諤酬蕭使君出妓夜讌云玉顏紅燭忽驚春微
步凌波拂暗塵自是當歌斂眉黛不應惆悵為行人
余選晚唐家數詩既盡又雜取儲光羲崔國輔楊衡
李端于武陵劉商羊士諤七人一聯半句以附益之
七人非晚唐體

右前後續新四集詩話共十四卷前後集集

各二卷六十歲至七十歲間所

卷乃公告老歸後所作時年近八十新

六卷乃專採摘唐詩之警者咸淳戊辰

夏間也時年已八十二

後村集卷之五十五

後村集卷之五十六

長短句

哨遍

昔坡公以盤谷序配歸去未詞然陶詞既
稟括入律韓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
別墅試効顰為之俾
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乎處可田泉土尤甘美深復深路絕佳人
稀有人兮盤旋于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
主媒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尤有遺旨大
丈夫之被遇于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
道武夫滿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
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

谷中別有閑天地况脰細于絲蕨甜似蜜采于山鉤
于水大丈夫不遇之所為唐處士依稀是吾師竟山
林尊如朝市五侯門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
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
漫此逝矣

六州歌頭

客贈
壯丹

維摩病起兀坐等枯株清晨裡誰來問是大殊遣名
姝奪尽羣花色浴纔出醒初解千萬態嬌無力因相
扶絕代佳人不入金張室却訪吾廬對茶鐺禪榻笑
殺此翁臞珠髻金壺始消渠憶承平日繁華事修

成譜寫成圖竒絕甚歐公記蔡公書古來無一自京
華隔問姚魏竟何如多應是彩雲散劫灰餘野鹿銜
將花去休迴首河洛立墟謾傷春吊古夢繞漢唐都
歌罷欹歎

水調歌頭

遊蒲澗追和
崔菊坡韻

余頃為儀真郡督郵白事惟楊崔公始聘洪公
致屬先受制置使李公之辟崔公始聘洪公
舜俞入幕後二十五年奉使嶺外拜公祠像
俯仰今昔輒和公所作水調歌頭以寓悲慨

敕使竟空返公不出梅関當年玉座記憶仄席問乎
安羽扇尉佗城上野服仙游閣下遼鶴幾時還賴有
蜀耆舊健筆與書丹青油士珠履客各凋殘四方

蹙蹙靡騁獨此尚寬閑丞相祠堂何處太傅石碑墮
淚木老瀑泉寒往者不可作置酒且登山

再喜歸

遣作嶺頭使似戍玉關門來時送者舉酒珍重祝身
安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矍鑠頭與壁俱還何處
得仙訣髮白頰尤丹屋茅破籬菊瘦架籤殘老夫
自計甚審忙定不如閑客難揚雄拓落友笑王良束
往面汗背芒寒再拜謝不敏早晚乞還山

三解印作有
期戲作

老子頗更事打透利名關百年擾擾手後何異入槐

安夢裡偶然得意醒後纔堪發笑蟻穴駕車還恰佩
南柯印髻髻轂曾丹客未散日初昡酒尤殘向來
幻竟安在回首揔成閑莫問浮雲起滅且跨剛風避
戲露冷玉蕭寒寄語抱朴方候我石樓山

又八月上澣解印
別同官席上賦

半世慣岐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
安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移還老去
事多忘公莫笑師丹筆端花曾中錦兩消殘江湖
水草空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尽一杯別
酒風露夜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又客散循堤
日月而作

落日幾呼渡佳夕每留閑有時來照清淺鬢雪似潘
安一曲親蒙君賜兩岸更無人迹惟見鷺飛還隙地
欠栽接蕉荔雜黃丹柳全疎松尚幼怕摧殘傍人
笑我癡計管鑰費防閑翁意在乎林壑客亦知夫水
月滿腹貯清寒賦詠差有愧赤壁與滁山

又次夕觴客湖
上賦葛仙事

羯虜問周鼎柱史出秦閔苦求勺漏何意身世遠差
安不見跼鸞墮水時有飛鴻遵渚樂此夕忘還采藥
寓言耳曾次有靈丹釣游處榕葉暗荻花殘自翁

仙後千載輸與水鷗閑我讀內篇未竟忽被急符驅
去洞閉白雲寒回首愧幽子隱約海中山

又十三夜同官載酒
相別不見月作

恠事廣寒殿此夕不開閑林間烏鵲相賀暫得一枝
安只在浮雲深處誰駕長風挾取明鏡忽飛還玉兔
呼不應難覓回中舟酒行深歌聽徹笛吹殘嫦娥
老去孤令離別匹如閑待得銀盤擎出只怕玉峯醉
倒衰病不禁寒卿去我欲睡辜負此湖山

又癸卯中秋作

老去有奇事天放兩中秋使君飛榭千尺縹緲見麟

洲景物東徐城上歲月北征詩裡圓缺幾時依俯仰
慨今昔惟酒可澆愁 風露高河漢澹素光流賈胡
野老相慶田海十分收斂看姮娥金鏡爭信仙人玉
斧費了一番修衰晚筆無力誰伴賦黃樓

又和倉部弟壽詞

歲晚太玄草深悔賦長楊向來戶外之屨已飽各飛
揚閣上青藜安在院裡金蓮去矣且愛短檠光衰懶
倦賓客誰訪老任棠 嘆時人憐黠小笑鮐黃汝曹
變滅臭腐儂底愈芬香苦羨阿龍則甚王導學取幼
安亦可坐穴幾藜床零落鴈行少敢不舉君觴

沁園春 夢孚若

何處相逢登室釵樓訪銅雀臺喚厨人斫就東溟鯨
脍圍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
堪共酒杯車千兩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材 飲酣画
鼓如雷誰信被晨雞輕喚迴歎年光過尽功名未立
書生老去机会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
足道哉搜衣起但淒涼感舊忼慨生哀

又送孫李蕃弔
方漕西歸

歲暮天寒一劍飄然幅巾布裘終緣雲鳥道躋攀絕
頂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鉄面生子當

如孫仲謀爭知道向中年尤未建節封侯 南來萬
里何求因感慨橋公成遠遊嘆名姬駿馬都成昨夢
隻雞斗酒誰與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
只麼休平生客獨羊曇一箇洒淚西州

又送包尉

我羨君歸一路秋風芙蓉木犀想慈顏望久靈烏乍
燥新眉画就郎馬頻嘶忙脫征衫快呼斗酒細為家
人說建谿爭知道這中年懷抱最怕分携 丈夫南
北東西應笑殺離筵粉淚啼悵佳人未未碧雲冉冉
王孫去後芳草萋萋明日相思山重水複古道入稀

茅店雞元龍老有高楼百尺誰共登梯

又
荅九華
葉賢良

一卷陰符二石硬弓百斤宝刀更玉花驄噴鳴鞭電
抹烏絲欄展醉墨龍跳牛角書生虬鬚豪客談笑皆
堪折簡招依佈記曾請纓繫粵草檄征遼 當年目
視雲霄誰信道淒涼今折腰悵燕然未勒南歸草草
長安不見北望迢迢老去曾中有此磊砢歌罷尤須
着酒澆休休也但帽邊鬢改鏡裡顏凋

又同前

我夢見君戴飛霞冠着宮錦袍與牧之高會齊山詩

酒謫仙同載采石風濤萬卷星羅千篇電掃肯學窮
兒事楚騷掀髯嘯有魚龍鼓舞狐兔悲嗥英雄埋
沒運蒿誰摸索當年劉與曹歎事机易失功名難偶
誅茅西崦種秫東臯柵有雞豚庭無羔鴈道是先生
索價書人間窄待相期海上共摘蟠桃

又癸卯佛生翌日將晚夢
中作既醒但易數字

有箇頭陀形等枯株心尤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
喫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旛花忽相導引莫是天
宮迎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裡講席初開這邊尚
自徘徊笑那裡紛紛早見猜有尊神奮杵奉籬似鉢

經世堂重錄

名緇堅拂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核那
舉請哉山中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

又和吳尚
書叔永

我所思兮延陵李子別來九春笑是非浮論白衣蒼
狗文章定價秋月華星獨步岷峨後身坡穎何必荀
家有二仁中朝裡看叔兮袞斧伯也然綸洛中曾
識机雲記玉立堂堂九尺身歎言溪漁艇幽人孤往
鴈山馬鬣吊客誰經宣室釐殘玄都花謝回首舊游
存幾人新腔美堪洗空恩怨喚起交情

又吳叔永尚書和
予舊作再答

莫羨渠儂白玉成樓黃金築臺也不消顛恠騎麟被
髮誰能委曲令鳩為媒鬢有二毛袖閑隻手只了持
螯與把杯公過矣賞陳登豪氣杜牧龕才便煩問
訊張雷甚斗宿無光劍不迴想閣中鳴珮時携客去
壁間懸榻近有誰來撤我虎皮讓君牛耳誰道兩賢
相見哉中年後向歌闌易感樂極生哀

又維揚

遼鶴重來不見繁華只見凋殘甚都無人誦何郎詩
句也無人報書記平安閭里俱非江山畧是縱有高
樓莫倚闌沉吟處但螢飛草際鴈起蘆間不辭露

宿風餐怕萬里歸來隻鬢班笑這邊贏得黑貂裘弊
那邊輸了翡翠衾寒檄草流傳吟牋倚閣開到瓊花
亦懶看君記取向中州差樂塞地無歡

又答陳上舍應祥

華髮蕭蕭歸碧雞坊出金馬門把一枝色筆擲還郭
璞些見殘錦回乞天孫永免朝參更無宣鎖送老三
家水竹村休休也任巫陽來下未易招魂茅簷安
得胞閭倩便了沽米酒滿尊嘆角巾東路吾尋初服
上書北闕子漫危言漏院霜靴火城雪轡得似先生
敗絮温安危事付布衣融泰鼎足膺蕃

又平章生日丁卯

果茲者恭審某官篤生名世光輔新朝鼎儲
精嶽降神方啟中興之運河如帶山若砥未訓
再造之功某偷望三台敬熏一瓣短衣飯牛而
至旦業已歸耕措笏籠鶴以放生木由旅賀

載籍以來于宇宙問有功者誰自唐堯咨禹水行由
地宗周微管夏變為夷謝傳棋邊萊公散畔泚
水澶淵送捷旗天不偶生堂堂國老真太平基
雅懷厭倦台司新天子殷勤留帝師向朝堂袞
繡萬羊非泰湖山條褐兩鶴相隨壽過磻溪
德如淇奧進了丹書作柳詩蒯緱客願年年
歲歲來獻新詞

又二鹿

馴于蹇馱清于賜駒我行尔送幸柴車堪駕何慙韓
衆藥苗可採長伴龐公野澗泉甘陽坡草暖有柏葉
松枝充短供休夢想去游灵園沿入望夷宮與夸
奪子爭雄生與死未知誰手中况嗾獒者衆放麕人
少大將觸網小亦傷弓風日和柔山林深密折角何
如且養茸二蟲喜各嚙花拜跪未壽樗翁

又

剥啄誰歟戶外一賓布衣麻鞋有舌端雄辨机鋒破
的袖中行卷綿繡成堆閣啓上賓儂覩諸老箇主人

公喜挽推怎柰向今十分衰頹非昔形骸 閣言賓
怒如雷因底事朱門晏未開假使汝主公做他將相
懶迎揖客緊閉翹材病叟慙惶尊官寧耐待銜拐先
生旋出來賓性急懷生毛名紙興盡而迴

又寄竹溪

老子衰頹晚與親朋約法三章有談除目者勒回車
馬談時事者麾出門牆已挂衣冠怕言軒冕犯令先
當舉罰觴書尺裡但平安二字多少深長 溪翁苦
未相忘我今有隻魚煩寄將道荒蕪羞對宮中蓮燭
昏花難映閣上藜光聞廟瑟音識閔睢亂詩學專門
俛不妨百年後尚庶幾申白不數韋康

又夢中作梅詞

天造梅花有許孤高有許芬芳似湘娥凝望歛君山
黛明妃遠嫁作漢宮粧冷艷誰知素標難襲又似夷
齊餓首陽幽雅意縱馮之綠楮未得毫芒 曾經諸
老平章只一箇孤山說影香便詔書存問漫招處士
節旄落尽莫屈中郎日暮天寒山空月墮茅舍清于
白玉堂寧淡殺不肯憑羌笛告訴悽涼

又和林卿韵

疇昔遭逢薰殿之琴清廟之璋謝錦袍打扮佯狂太

白黃冠結裹老大知章種杏仙人看挑君子得似籬
邊嗅晚香從人笑笑安車迎脫隻履歸水後身定
作班揚彼撼樹蚍蜉不自量偶有時戲筆宮奴歲去
有時醉墜宗武扶將永別鷓鴣已盟後鶴肯學周顛
出草堂送人笑笑韓公齒豁張鎬眉蒼

又耳和

慙愧清朝罷貢包茅住發牙璋便羊裘歸去難留嚴
子牛衣病卧肯泣玉章疇昔憂天如今懷土田舍雞
肥社酒香甘雨足且免扶鋤苦免踏車忙先生少
擬荀揚晚自覓才衰可斗量甚都無白鳳飛來玄草

亦無紫氣下燭于將待得新亭倒持手板何似抽還
政事堂榮與辱筭到頭由我不屬蒼蒼

又三和

吉夢維何男子之祥載弄之璋嗟我辰安在斯文後
死力侔元氣手抉天章學稼田荒鍊丹竈壞稽首南
華一瓣香休休也免王良友笑屑徃來忙浮名斗
挹箕揚世豈有明珠百斛量嘆種來瑤草年深未熟
挑成錦字道遠難將遷轉不行形容尽變盍改稱呼
號瞎堂遺弓遠愴帝鄉雲白禹会山蒼

瞎堂遠僧
中尊宿也

又四和

余少之時賦如仲宣檄如孔璋也曾覩萬舞鋪陳商
頌曾聞九奏制作堯章抖擻空囊存留諫笏尤帶虛
皇案畔香今歸矣省聽雞騎馬趁早朝忙 榻前密
啟明揚宰物者方持玉尺量元未常棄汝自云毫及
無寧壽我或者天將李泰伯云天將壽我歟富有圖書貧無釵
澤不似安昌列後堂新腔好任伊川看見非襲穹蒼

又五和韻狹不可復和
偶讀孔明傳戲成

昔臥龍公北走曹瞞西尅劉璋看沙頭八陣百神
護渭濱一表三代文章絕矣渠儂平生姦偽死未
情復與香籌筆處遣子丹引去仲達奔忙 紛紛

經

扈飛揚這老子高深未易量但綸中指授關河震動
靈旗征討夷漢賓將漢郊祀志招搖到得市朝變為
陵谷千載烝常丞相堂錦城外有轉鸛音好古栢皮
蒼

又六和

少工藝文朱絲練絃黃流在璋古注云璋璫也值虞庭憂擊

簫韶之樂周王壽考追琢其章汾水鴈飛鼎湖龍遠

魂迄今無異域香浮生短更兩輪屋角來去荒忙

人言八十鷹揚笑千歲如何尺捶量但負圖龜馬藏

之為室舐丹雞犬去不能將友魯中公師浮丘伯尚

可教書村學堂投老淚膽越山紫翠陵樹青蒼

又七和

安得竒林頭繫單于首提子璋便做些功業勝窮措
大聚螢武子吞鳳君章羅舍字君章笑殺堅儒錯翻故紙
屈馬何曾有艷香榆塞外冷棗紅時候想羽書忙

腰錢騎鶴惟揚分表事誰能預測量嘆防身一劍壯
圖獲落建侯萬里老境相將讀枕函書宝家藏笏免

使他人笑弗堂吾衰矣雖尚存右臂不解擎蒼坡詞云左

擎蒼牽黃右

又八和景定壬戌經筵讀唐鑑撤章余忝功誦家恩錫賚內墨二笏後四年發篋見之有感

經筵堂重錄

帝賜玄圭臣妾潘衡奴隸侯璋因封還除目見嗔鬼
質竄塗贄卷取怨竒章肯比寒儒自誇祕室十襲庭
邇寸許香下巖石要朝朝磨試不論閑忙何須狗
監揄揚這衡尺曾經聖手量縱理之地下居然光怪
栖之梁上亦恐偷將蓬戶無人花村有犬添幾重茅
覆野堂交遊少約文房四友泛浩摩蒼杜牧云李海浩浩韓柳摩
蒼蒼

又九和

歷仕三朝覲而執圭祭而裸璋更宮蓮引入視淮南
草御屏錄了露會稽章貪膜外崇遺身後臭畢也平

生謾傳香頰髮改獨丹基無恙事在休忙 曹丘生
莫游揚這瞎漢還曾自酌量已化為蝴蝶穿花栩栩
懶陪鷓鴣佩玉將將机嗟向前鍾聞飯後我上堂時
衆下堂送前錯欲區區手援天下黔蒼

又十和林鄉得安

莫信人言虺不如熊瓦不如璋為益堅補史班昭才
學中郎傳業蔡琰詞章尽洗鉛華亦無瓔珞尤帶旃
核國裡香笑貧女尚寒机軋軋催嫁衣忙 好逑不
數潘揚占夢者曾言大秤量待銀河浪靜金針穿了
藍橋路近玉杵携將倩似凝之媿如道韞簾卷燕飛

王謝堂恁時節看孫皆朱紫翁未皤蒼

漢宮春 秘書弟家賞紅梅

青女初晴向醜梢枯榦幻出妍姿休煩苑吏剪絲別
有神司東皇太一敕瑤姬淡傳胭脂還似得華清湯
煖薄綃半卸冰肌 應笑楚宮癡絕略施朱則箇便
姒娥眉唐人更無藉在浪比紅兒祥雲難聚且丁寧
鉄笛輕吹拚醉倒花間一霎莫教絳雪離披

又再和前韻

多謝勾芒露十分春信一種仙姿主人領客卜夜也
喚分司天葩國豔幾曾煩薄粉濃脂微似有酒潮玉

頰更無粟起香肌 尤記老婆年少愛斜簪
室髻淺印紅眉迴頭笑他桃杏太赤些兒
而今零落更禁當多少風吹君看取
梢頭點滴絕勝樹下紛披

又三和

酷愛名花本不貪妖艷惟賞幽姿
烏臺舊葉累汝牽惹隨司冰層雪積
獨伊家點絳凝脂應冷笑海棠醉
睡牡丹未免豐肌 舞殿歌臺此際
各新塗粧額別画宮眉那知有人
淡泊不識蟲兒春鷺去也玉參差
分付誰吹空傳得暗香疎影
瑣窻卷了還披

又四和

墻角殘紅恍徐娘雖老尚有半姿
紛綸絳節導送不要街司隨波萬點
似阿房漂出殘脂休懊惱丹鉛褪
盡本來冰雪為肌 老子平生心
缺被邑香牽動愁上雙眉且祝東風
小緩瀝酒芒兒道伊解凍甚潘郎
鬢雪難吹尤憶侍釣天廣讌萬紅
舞袖披披

又呈張別駕

京輦相逢憶茂陵臨御俱詣天官
絳紗玉斧咫尺先引頭班桃花滿
現與貞元朝士同看歸騎脫春城
茄吹冶遊侵曉方還 回首龍髯
何在漫共設前事淚泗橋山誰憐
白頭柱史獨出函閨君如春柳到
而今

也帶蒼顏憑寄語江州司馬琵琶且止休彈

又癸亥生日

老子今年忽七旬加七飽閱炎涼夜窻尤坐書案點
勘漏旁浮榮膜外這些兒感謝蒼蒼試看取名園甲
第主人幾箇還鄉 淇奧磻溪二叟向王朝抑抑牧
野洋洋申公被蒲輪筭來議明堂平章前哲駕青牛
去底差強自蘊括山歌送酒不消假手君房

又吳侍郎生日

此老先生尚不留東閣肯博西涼我儂爭敢來近思
曠之旁朱顏未改絕勝如蔡義張蒼元自有安丹竈

經堂書目

地何須求白雲鄉 欲綴小詞稱壽譬如河伯觀海

忙洋見莊子註遙知垂弧甲第置酒華堂且吟梁甫誰管

他治子田強試問取壺翁仙訣幾時傳與長房

又丞相生日乙丑

吉語西來已袞歸行闕冊拜頭廳唐家豈可一日輕
去元齡洛英蜀客老成人幾半朝廷但管取三邊無
警活他百萬生靈 槐第安排勅設有藕如舡大有
棗如餅瑤環瑜珥繞膝箇箇寧馨一般奇特中台星
拜老人星誰知得眉攢萬國華筵少醉多醒

又陳尚書生日

公似寒梅向層冰積雪越樣清竒仙溪前輩相望可
比方誰百篇剴切似君謨又似當時更正簡相君顯
面崇清老子厖眉未可卷懷袖手續乎泉疰記綠
野堂詩若言匹如食攬迴味方思嗣皇訪落恠鶴
書直恁來遲煩借問二童一馬幾時入尉瞻儀

又題鍾肇長短句

謝病歸來便文殊相問懶下禪床爵羅晨有剝啄顛
倒衣裳袖中贄卷原夫輩安敢爭強若不是乎期苗
裔也應通譜元常村叟机鳴籟動更休煩簫管自
協宮商酒邊喚迴柳七壓倒秦郎一觴一詠老尚書

經鉅書五錄

閑殺何妨煩問訊雪洲健否別來莫有新腔

後村集卷之五十六

劉後邨全集

後村集卷之五十七

長短句

念奴嬌 木犀

遠籬尋菊菊尤遲
舍北芙蓉渾未却
是小山叢桂裡
一夜天香飄墜
約東奴兵丁
寧稚子莫掃青苔
砌風高露冷
倚闌疑匪人世
客有載酒過予
朗吟招隱
洗盡悲秋意
白髮長官窮似虱
剛被天公調戲
遍地堆金
滿空雨粟
不濟淵明事
殘英賸馥
明朝可尤同
醉

又菊

老夫白首尚兒嬉廢圃一番料平理餐飲落英并墜
露重把離騷拈起野艷幽香深黃淺白占斷西風裡
飛來雙蝶繞叢欲去還止 嘗試詮次羣芳梅花差
可伯仲之間耳佛說諸天金色界未必莊嚴如此尚
友灵均定交元亮結好天隨子籬边坡下一杯聊泛
霜藥

又 壬寅生日

比如去歲前年今朝差覓門庭靜玉軸錦標無一首
知道先生遠佞假使文殊携諸菩薩來問維摩病無
花堪散亦無香積齋襯 回首雪浪驚心黃茅過頂

瘴毒如炊甑山鬼海神俱長者饒得書生窮命不慕
飛仙不貪成佛不要鑽天今年年今日白頭母子家
慶

又 壽方德潤

卯君來處與眉州仙子依侑同日一自前朝龔蔡後
頗覓壺山岑寂誰料端平繼居遺補復有斯人出幅
巾林下姓名玉座長憶 須信謫語尤甘忠言最苦
橄欖何如蜜諸老蕭疎星欲曉留取南都鉄壁洛杜
自佳鏡湖雖好莫問君王乞年年歲歲大家同做真
率

又丙午鄭少師生日

禁中張讌苦留公未許歸尋初服千載君臣兼有水
不比嚴光丈叔火德中天客星一夕草草聊同宿重
采凝碧依然賡載相屬 過眼夸奪紛紛浮雲野馬
幾度棋翻局客話鳳池三入事洗耳湖光一曲伯始
衆荒禪珪圃冷占斷西風菊年年歲歲金英常泛芳
醪

又居厚弟生日

素馨茉莉向炎天別有一般標致淡粧綽約堪導引
海山大士送者誰歟青藜閣上漢卯金之子雲階月

經世志上集錄

地夜深涼意如水 客又疑這仙翁唐元都覩裡詠
桃花底且覩樽前身見在休管漢唐時事坡穎歸遲
机雲發早得似儂兄弟屢來戶外但言二叟尤醉

又七月望夕現月普方乎若每以是夕泛湖觴客云修坡公故事

天風浩蕩掃殘暑推上一輪圓魄愛舉眉山公舊話
與客泛舟亦壁一自奎星去朝帝所歎洞蕭聲息空
餘二賦至今淒動金石 長記詩境平生詩豪酒聖
亦自仙中謫疇昔停橈追欢處忍聽鄰人吹笛董相
陵荒賀公湖在俯仰成陳迹兩翁已矣年年辜負今
夕

又

少時獨步詞場引絃百發無虛矢歲晚却蒙崑體力
世業工修鞋底公用揚文曾裂白麻曾塗墨敕謫墮俄
微起鼎湖龍去老臣何以堪此迴首當日遭逢譬
如春夢誤入華胥裡擢枕黃梁尤未熟封拜幾工侯
矣似甕中蛇似蕉中鹿又似槐中蟻先人書在尚堪
追補遺史

又和誠齋休致韻

此翁隻手頓閑處且把香篝籠袖西掖北門舜不要
肯要南柯太守小小亭臺些些竹木何必灵和柳地

蘇軾詩集卷之五

行仙裡合推儂做班首取次著繩交書續歸田錄
誰掣先生肘莫遣朝衣梅醖了留祝南山之壽蒼妓
上廳老僧封院得以樗庵叟虛名身後生前且一杯
酒

又再和

夢中忘却已閑退諫草尤藏懷袖文不令鋪張粉飾武
又安能戰守禿似葫蘆辣于薑桂衰飒于蒲柳沒安
頓處不如歸老丘首歲晚筋力都非任空花眩眼
枯楊生肘客舉前修三數箇待與劉君為壽成號慙
郎楊或稱鈍漢玉或自呼聾叟次一篇齊物讀時噉

以卮酒

又三和

戲衫拋了下棚去誰笑郭郎長袖小小草庵無寶貝
何必神訶鬼守黃妳篝灯青奴拂榻莫要他桃柳退
二客來問字此翁高卧搖首 彷彿曾子當年商歌
滿屋衣不完衿肘曾子捉衿見混沌若教休鑿竅巧曆
安知其壽文叔故人仲華幾箇輸與羊裘叟浮生如
寄切身之物惟酒

又丙寅生日

老逢初度小兒女盤問翁翁年紀屈指先賢彷彿似

當日申公歸邱跛子形骸瞎堂頂相更折當門齒麒
麟閣上定無人物如此 追憶太白知章自騎鯨去
後酒徒無幾惡客相尋道先生清曉中醒慵起不袖
青蛇不騎黃鶴混迹紅塵裡彭聃安在吾師淇奧君
子

又二和

並游英俊泛頭數富貴消磨誰紀道眼看来歎人生
如寄家如旅邸教婢羨藜課奴種韭聊誑殘牙齒草
堂綿蕪百年栖託于此 歲晚筆禿無花探懷中殘
錦剪裁餘幾腰脚頑麻賜它靈壽杖也難扶起謝絕

交游變更名姓日暮空山裡老倦復出不知誰氏之
子

又三和

四朝遺老鬚眉白巧歷不知其紀瘞鶴銘云鶴壽不知其紀真喚

九重為座主肯謁侯門王邸晚会耆英未論爵德鄉
曲無如齒酒酣度曲妙音久不聞此堪嘆化鶴重
來但纍纍華表舊人存幾散盡黃金留篋中團扇怕
秋風起結綺歌闌披香宴悄放出深宮裡顛毛雖禿
尚堪封管城子

又四和

太丘晚節把家事一切傳它謨紀業已休休又誰解
露綬會稽郡邸張丈殷兄阮生朱老相與為唇齒酒
樓尤記謫仙常醉于此一二耆舊貽書新來強健
否問年今幾謝傳當時却因箇甚拋了東山起對局
含嘖溫飛卿詩對局含嘖見千里聞箏墮淚圍在愁城裡吾評晉
士不如歸去來子淵明自稱陶子

又五和

隆乾間事兩翁有手澤遺編曾紀余掌蘭臺修纂到
景定初開忠郎壞起復麻奮塗歸筆嚼碎張巡齒德
音尤在非卿何足語此老去茲事都休問門前賓

客今朝來幾達汝空函投伊大甕內誰曾提起丹永
灰飛黃梁炊熟跳出槐宮裡兒童不識禿翁定是誰
子

又六和

翰雲世故千萬態過眼誰能殫紀隻履携歸消許急
日暮行人問邸廡以臍灾狨為尾累焚象都因齒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此 檢点洛下同盟蕭疎甚白
髮戴花人幾一覓勦勦笑僕家越石聞雞而起顏髮
俱非頭皮尤在勝捉來官裡俗間俚耳未曾聞這腔
子

又

自填曲子自歌之豈是行家官樣眼膳背駝方引去
羞殺陳搏种放捋起殘編寄聲太乙不必煩蒸枚陳
人來閣讓 he 來者居上 安樂直幾多錢且幅巾條
褐準雲臺像長扇矮壺山南北忌却曉隨天仗六逸
七賢五更三老无不論資望香山誤矣漁翁何減為
相

又丁卯生朝

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弧矢翁道暮年惟隻眼
不比六根全底常日談玄餘齡守黑赤青逆何起鬢

鬚雪白可堪委頓如此 心知病有根苗短檠吹了
世界朦朧裡縱有金篋能去翳不敢復囊螢矣但願
送今疾行如鹿更細書如蟻都無用處留他教傳麟
史

解璉環 戊午生日

傍人嘲我甚鬢毛都禿齒牙頻墮不記是何代何年
佟元祐熙寧儂常音麼退下駟兒今老矣豈堪推磨
要掛冠神武幾番說了這回真箇 親朋紛紛來賀
况弟兄對榻兒女團坐願世世相守茅簷便宰相時
來二郎休作佐白紵烏巾誰信道神仙曾過揀人間

經傳卷之五

有松風處曲肱高卧

又 甲子生日

揆余初度笑汝曹緋綠乃翁蒼素一甲子帶水拖泥
今感謝君恩放還山去政事堂中把手版分明抽付
向門前客道老子出遊人不知處 小車萬花引路
又誰能記得觀裡千樹老冉冉欢意闌珊縱桃葉多
情難喚同渡買隻舡兒穩載取筆床茶具便芸瓜一
生一世勝侯千戶

又

懸弧之旦憶爭騎竹馬各懷金彈恨歲月去我堂堂

向酒畔愁生鏡中顏換竈壞丹飛謾追悔鄴侯婚官
已發心懺悔免去猴冠卸下麟楨 依稀僕家鉄漢
雖未捐老壽初節魔難幸聞早省了柳枝更送了朝
雲塵念俱斷又空蕭然獨病與樂天相伴但歸依西
方拈起向來一瓣

又乙丑生日

左孤懸了把柴門揔定悄無人到慙愧得一二親朋
温存枯槁玉軸銀鈎攬掇我比磻溪老之瓊琚可報
惟有聲聲司馬稱好 卷收絨鞵錦襖且行拾遺穗
醉藉芳草做一箇物外閑人省山重擔擎天大煩惱

昔似龍鳶今踏颯不驚兼烏頭送茲享回仙壽準汾
陽考

木蘭花慢壽王實之

瀛洲真學士為底事在紅塵為語觸宮闈沉香亭裡
嗔謫仙人為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甚劉蕡為是
尚方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闢
酒邊身也不會區區算它甲子記甚庚寅尔曹譬如
朝菌又安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
如新

又癸卯生日

病翁將耳順牙齒落髮毛疎也慚愧君息放還日舍
免詣公車兒時某丘某水到如今老矣可樵漁寶馬
華軒無分蹇馱破帽如初浮名箕斗竟成虛磨折
摠因渠帝錫余別號江湖聱叟山澤仙矐尊前未宜
感慨事尤須看歲晏何如衛武老年作戒伏生九十
傳書

又送鄭伯昌

古人吾不見君莫是鄭當時更築就山房躬耕谷口
名動京師諸公任他衮衮與杜陵野老共襟期有客
至門先喜得錢沽酒何疑昔年聯轡柳邊歸陳迹

恍難追况種桃道士看花君子回首皆非相逢故人
問訊道劉郎老去久無詩把做一場春夢竟來莫要尋
思

又丁未中秋

水亭凝望久期不至擬還差隔翠幌銀屏新眉初画
半面尤遮須更淡烟薄靄被西風掃盡不留些失了
白衣蒼狗奪回雪兔金蟾來雲徑到玉皇家人世
鼓三槌試自判此生更看幾度小住為佳何須如鉤
似玦便相將只有半菱花莫遣素娥知道和他髮也
蒼華

又漁父詞

海濱策笠曳屣背曲鶴形臞定不是凡人在來賢哲
多隱于漁任公子龍伯氏思量來島大上鉤魚又說
巨鼇吞餌牽翻負嶠方壺 磻溪老子雪眉鬚肘後
有丹書被西伯載歸營丘茅土牧野核車世間久無
是事問蒼磯癡坐待誰歟只怕先生渴睡釣竿拂着
珊瑚

又趙守生日

郡人元未識新太守定何如待說向諸賢西橋人物
箇箇清癯相將下車許久但凝香之樂一些無殘漏

梅子真錄

幾籌視事濃油一琰觀書 傍人徒見兩輪朱玉色
未常腹有無窮陰隲三農衣食萬衲鐘魚尔儂迎新
送舊似君侯清約更誰歎欲舉一杯壽酒却愁破費
兵厨

又己未生日

新來衰態現書懶讀鏡休看笑量窄才慳卷無警策
杯有留殘思量減些年甲怎奈何鬚與髮難瞞假使
詔催上道不如初放還山 數年前乞掛衣冠老矣
尚盤桓且行歌拾穗未應天上解勝人間仙家更無
理會至今傳都廁處劉安莫恠是翁矍鑠止緣老子

癡頑

又客贈牡丹

維摩居士室晨有鵲噪簷聲排闥者誰歟冶容穠服
宝髻珠璣又疑是毗耶城裡那天魔變作散花人姑
射神仙雪艷開元妃子春醒 廊廡第一次西京姚
魏最知名向歐九記中思公屏上描画难成一自朝
陵使去賺洛陽花烏望昇平感慨桑榆暮景扶挑草
木微情

又摸魚兒

恠新年倚樓看鏡清狂渾不如舊暮雲千里傷心處

經組堂重錄

那更乱蟬疎柳凝望久愴故國百年陵闕誰迴首功
名大謬歎采藥名山讀書精舍此計幾時就 封侯
事久矣輸人妙手滄洲聊作漁叟高冠長劍渾閑物
世上切身惟酒千載後君試看拔山扛鼎俱烏有英
雄骨朽問頌曲周郎而今還解來聽小詞否

又海棠

甚春來冷煙淒雨朝朝遲了芳信驀然作暖晴三日
又覓萬妹嬌困霜点髮潘令老年年不帶看花分才
情減尽帳玉局飛仙石湖絕筆辜負這風韻 傾城色
懊惱佳人薄命墻頭岑寂誰問東風日暮無聊賴吹

得麝脂成粉君細認花共酒古來二事天尤吝年光
去迅漫綠葉成陰青苔滿地做得異時恨

又用實之韻

便蓑衣荷鋤歸去何須身着官錦與誰共話桑麻事
朱老阮生尤稔節樣餅甕樣筮長鬚赤脚供樵飪清
流濁品盡掃去胃中置諸膜外對酒莫辭飲 華胥
夢怕殺人驚曉枕踈牕惟月東闕一生常被弓旌誤
且告朝家追寢愁箇甚君管取有薇堪采松堪蔭茆
山丹任幸不是謀臣又非世將免犯道家禁

轉調二郎神

余生日林農卿贈此詞
終篇押一韻幼顰一首

抽還手版受用處十分輕省便衣剪家机飯炊躬稼
且免支移係省帝憫龍鍾蠲朝謁予長假毋煩申省
笑木石虛齋暮年欣做端明提省 閑冷橐金散盡
書筒來省有小小樓兒看山待月絕勝崔公望省兩
鶴隨軒一奴負鍾此外諸餘漫省把一生木末綠章
奏過秦玄都省

又再和

黃梁夢竟忽跳出北扉西省今似得何人老僧退院
秀才下省罷草河西淮南詔沒一字諮尚書省

學士
院文

字至朝廷皆云已交侶漁樵免教人道弥縫宮省

諮報不云申也

多幸條冰解去新銜全省笑殺太師光賜靈壽杖有
詔扶它入省死謚醉侯生封詩伯此事不閑朝省便
茅屋送老雲邊也勝倚金華省

又三和

一筇 履道漫比在京差省更不草白麻不批黃勅
稍養心清力省幸有善和書堪讀何必然黎芸省且
問起莊騷專看老易課程尤省 夢境槐陰禁苑藥
翻綸省紙裏有青銅錢三百送與酒家展省吊李
白墳挂徐君劍零落端平同省 端平乙未李元善為
都官徐直翁為司封
余為侍右 僅留得老子婆娑怎不拂衣華省
同在南廊

經筵直學錄

又四和

近來塞上喜蠟彈羽書清省更萬竈分屯百年和糴
慙愧而今半省蒙韃殘兵騎猪遁永絕生徭侵省做
箇太平民戴花身健催租符省 何幸行人來密會
軍抽省但進有都俞退無科項不用依時出省子厚
南宮仲舒西掖又報岑參東省趁此際納祿懸車亦
為大司農省

又五和

人言官冗老病底法當先省况行則踟躕立時跛倚
幸免做它兩省 侍立官號 客怕逢迎書慵答得省處

而今姑省笑落尽桃花僕家夢得重来卽省涼冷
練衣羞薄蒲葵堪省嘆三紀單棲二毛純白情味似
潘騎省粥馬遣姬惟書與画点檢依然難省也不用
畜犬防偷老去睡眠常省

長相思 惜梅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丁寧花放遲
聲吹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又 寄遠

朝有時暮有時潮水尤知日西迴人生長別離
來有時去有時燕子尤知社後歸君行無定期

經組堂車錄

又 餞別

風蕭蕭雨蕭蕭相送津亭折柳條春愁不自聊
煙
迢迢水迢迢準擬江邊駐画撓舟人頻報潮

又

煙淒淒草淒淒野火原頭燒斷碑不知名姓誰
印
纍纍冢纍纍千萬人中幾箇歸榮華朝露晞

又

勸一杯復一杯短鍾相隨死便埋英雄安在哉
眉
不開懷不開幸有江邊舊釣臺拂衣歸去來

昭君怨 牡丹

曾看洛陽舊譜只許姚黃獨步若比廣陵花太虧他
舊日王侯園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說中州怕花
愁

又瓊華

后土宮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
飛

又

一个恰雷州住一个又廉州去名姓在金甌不如休
昨日沙堤行馬今日都門飄瓦君莫上長竿下來

續仙堂重錄

難

生查子元夕戲陳敬叟

繁燈奪霽華戲鼓侵明發物色舊時同情味中年別
淺画鏡中眉深拜樓西月人散市聲收漸入愁時
節

後村集卷之

後村集卷之五十八

長短句

滿江紅

金甲凋戈記當日
轅門初立磨盾鼻
一揮千紙龍蛇
猶濕鉄馬曉嘶
營壁冷樓舡夜渡
風濤急有誰憐
後臂故將軍無功級
平戎策送軍什零落
畫慵收拾
把茶經香傳時時
溫習生怕客設
榆塞事且教兒誦
花間集嘆臣之壯也
不如人今何及

又二月北四夜
海棠花下作

老子年來頗自許
心腸鉄石尚一點
消磨未盡愛花

戒癖懊惱每嫌寒勒位丁寧莫被晴烘拆柰喧風烈日太無情如何得張盡燭頻頻惜憑素手輕輕摘更幾番雨過彩雲無迹今夕不來花下飲明朝空向枝頭覓對殘紅滿院杜鵑啼添愁寂

又題梅谷

赤日黃埃夢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美君家別墅幾林幽獨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屨繞千迴山南北寧委澗嫌金屋寧映水羞銀燭歎出羣風韻背時裝束競愛東鄰姬傅粉誰憐空谷人如王笑林逋何遜謾為詩無人讀

又送宋惠父入江西幕

滿腹詩書餘事到襍苴兵法新受了烏公書幣着鞭垂發黃紙紅旗喧道路黑風青草空巢穴向幼安宣子頂頭行方奇特谿峒事聽儂說龔遂外無長策便獻俘非勇納降非怯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亦子俱求活到崆峒快寄凱歌來寬離別

又

落日登樓誰管領倦游狂客待喚起滄浪漁父隔江吹笛看水看山身尚健憂晴憂雨頭先白對暮雲不見美人來遙天碧山中鶴應相憶沙上鷺渾相識

想石田茅屋草深三尺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
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

又送王實之

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座雲煙
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問何如十
載尚青衫諸侯客易愛底些官職難保底些名節
擬閉門投轄劇談三日疇昔評君天下賢當為天下
蒼生惜向臨分慷慨出商聲推金石

又壽王實之

鶴馭來時長占定一年清絕九萬里纖雲收盡帝青

經前山王實之

空濶月露偏為丹桂地風霜欲放黃花節聽玉笙縹
渺度緱山吹初徹曾直把龍鱗批曾戲取鯨牙拔
向絳河濯足咸池晞髮俗子底量吾輩事天仙不在
矍儒列世豈無瑤草與蟠桃堪攀掇

又和王實之韻
送鄭伯昌

恠雨盲風留不住江邊行色煩問訊冥鴻高士釣鰲
詞客千百傳吾輩話二三子繫斯文脉聽王郎一曲
玉簫聲淒金石晞髮處怡山碧垂釣處滄溟白笑
而今拙宦它年遺直只願長留見面未宜輕屈平生
膝有狂談欲吐且休休驚鄰壁

又四首並
和實之

往日封章曾聳動君王玉色今似得三問公子四明
狂客古不能箱言者口天方欲壽中朝脉筭人間豈
有病無醫須鍼石年冉冉袍光碧心耿耿頭先白
笑臣舒迂緩臣山愚直拂袖歸來羞炙手望塵拜了
唯伸膝犯富春瀨與首陽山圖齋壁

又

三黜歸來飯蔬食渾無愠色中年後家如旅舍身如
行客軒冕豈非疣贅具烟霞已是膏肓脉有些兒隙
地更疏泉堆卷不鄰媪餉新笏碧溪友賣鮮鱗白

經筵講官手書錄

向陳編冷笑孔明元直俗事不教污兩耳燕居聊可
盤瓠膝取當年行脚一枝筇懸高壁

又

疇昔臚傳杜下奏祥雲五色何況是西山弟子鶴山
賓客上帝照臨忠義胆老師付授文章脉問此君髣
髴似何人徂徠石園官菜登盤碧田舍米翻匙白
懶投詩見素寄書杓直德耀不嫌為隱髻龜兒已解
搖吟膝有誰憐給札老相如家徒壁

又

下見西山料它日面無慙色君記取不為呂黨亦非

秦客檜客有意挽回當世事無方延得諸賢脉笑海
波渺渺幾時平空銜石 園五畝紛紅碧家四世傳
清白任天孫笑拙女嬃嫌直老去何煩接以手向來
不要加諸膝待深山深處着茅齋看青壁

又壽唐夫人

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爭信道衣香曉織總曾
經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益母平生教到如今象
服擁魚軒天之報 如船藕如瓜棗班衣舞金鍾醮
望秋宵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孃福壽上蒼知得
免忠孝待看他孫子又生孫添懷抱

經筵堂重錄

又和吳叔永尚書
時吳喪少子

着破青鞵渾不憶歸它龍尾更冷笑痕人擘劍二三
百歲殤子彭篋誰壽夭靈均漁父爭醒醉向江天極
日羨禽魚悠然矣 杯中物姑停止床頭易聊拋廢
慨事常入九不如人貴白雪調高尤協律落霞語好
終傷綺待煩公老手一摩挲文公記

又丹桂

昨日稍頭點點似玉塵珠礫一夜裏天公染就金丹
顏色艷質翻嫌西子白穠粧却笑東鄰赤儘重重簾
幕不能遮香消息 寒日短霜風急未搖落須憐惜

且亂簪破帽旋呼鳴瑟便好移來雲月地莫教歸去
旃檀國怕彩鸞隱現霎見間尋無迹

又

禱祝封姨休把做揚沙吹礫費西帝許多薰染濃香
深色滿插銅匜芳氣烈高張畫燭祥光亦向先生鼻
觀細參來三千息人老大年華急花妖豔天公惜
到一枝搖落千林蕭瑟摘藥莫教輕糝地返魂依舊
能傾國待綠雲月下再來時尋陳迹

又

月露晶英融結做秦宮塊礫長殿後一年芳事十分

秋色織女机邊雲錦爛天台賦裏晴霞赤恍女仙堂
際駕翔鸞來遊息粧來脫飄零急今不樂空追惜
欠紅牙按舞朱絃調瑟豈是時無花鳥使是他自擇
風霜國任落英狼籍委蒼苔稀行迹

又

誰把靈丹點化了荒園瓦礫奇特處恰當秋杪不爭
春色因甚素娥脂粉艷恠他白帝車旗赤嘆暮年無
句比紅兒芳心息狂飈起行雲急開與謝俱堪惜
喚妓行按酒客來操瑟撲鼻微香薰世界解顏一笑
迷人國怕匆匆歸去廣寒宮難蹤跡

又

楮葉工夫辛苦似，鏤冰吹礫君看取。天公巧處自然
形色髮彩已非前，度綠眼花休問何時赤。又誰能月
下待紅娘傳音息。投轄飲追歡，急持帚掃痕。心惜
有墳筮諧律，不消等瑟點點散來居士室。叢叢生古
騷人國，便高燒絳蠟寫烏絲，留真迹。

又

糝徑紅相莫要放，兒童拋礫知渠是。仙家变幻佛家
空，色青女無端工剪綵。紫姑有祟曾迷赤，但隻隻戲
蝶繞空枝飛還息。鯨量減駒陰，急芳事過餘情惜。

謾新腔窈眇奏雲和，瑟飄蕩隨他紅葉水。蕭條化作
青蕪國，憶橋邊池上共攀翻空留迹。

又端午

梅雨初收渾不辨，東陂南蕩清旦裏。鼓鏡動地車輪
空，巷盡舫稍漸。京輦俗紅旗，會踏吳兒浪。共葬魚娘
子，斬蛟翁窮歡賞。麻與麥俱成長，蕉與荔應來享。
有纍臣澤畔感時惆悵，縱使菖蒲生九節，爭如白髮
長千文。但浩歌一吊，獨醒人空悲壯。

又丁巳中秋

說與行雲且擱就，姮娥今夕俄變現。金蛇能紫玉蟾

能白九萬里風清黑青三千世界純銀色想天寒桂
老已吹香堪攀摘 湘妃遠誰鳴瑟柏伊去誰橫笛
歎素光如舊未顏非昔老去歡悰無柰減向來酒量
常嫌窄倩何人天外挽冰輪應留得

又 林元質侍郎生日
四月廿九日

天上人間好時節無過初夏君記取瞿曇生後純陽
來也風骨清臞如野鶴門庭低小總旋馬更傍無紅
粉有青奴堪娛夜 鯨口吸銀瓶瀉蠅頭字篝燈寫
數而今鉄壁誰知公者便合去開丞相閣未應牽入
耆英社待調羹事了却歸來尋前話

又 慶仰齊元樞八十

屈指耆英誰似得三朝元老尚留箇管夷吾在何憂
江表世道方占公出處商夷爭問今年願怎不移此
手愁乾坤長閑了 靈壽卻班衣繞如瓶李如瓜棗
把禪龕閉定怕蒲輪到師父尚年渾未艾中書令考
尤為少看画盆歲歲浴曾古添懷抱

又 次韻徐史君癸亥燈夕

笳鼓春城處處有豐年語笑渾忘却金蓮前導青藜
下照白雪唱來偏寡和朱顏老去難重少羨遨頭四
十已專城真英妙 奎文寵崇儒教田毛喜寬祖詔

有喬陵之付無潮州表恠雨盲風稀發作華星秋月
爭光耀看來年此夜侍端門開佳兆

又再和

奎墨西來落筆處親蒙天笑誰信道郡人生怕福星
移照賓客倡予還和汝使君安老兼懷少况醉能同
樂醒能文新腔妙無諸國漸聲教元結輩宣明詔
恍夢中遼鶴重來華表一殘書殊簡徑萬燈侍輦
曾榮耀恠晴簷乾鵲語查查公歸兆

又傳相生日癸亥

江左微公爭些子吾其衺髮談笑裏旋頭汎掃斗杓

旋斡投一粒丹元氣轉下三數着輸棊活把晉朝王
謝傳同看誰優劣飛凱奏清夔峽蠲和糴寬畿浙
有三千功行待泛頭說玉笋滿斟長壽酒冰輪探借
中秋月更慈闈喜見鳳將雛添丹穴

又傳相生子甲子

現宰官身出隻手擎他宇宙籌邊外招揀名勝登崇
勲舊不下菜公扶景德又如涑水問元祐俛泛渠千
贄及吾門歸斯受上林苑多花柳祁連塞希刀斗
更紅旗破賊黃雲樓畝阿母瑤池技上實仙人太華
峯頭藕瀉銅盤沆瀣入金卮為公壽

又

禮樂衣冠渾靠定堂堂國老出隻手把夫裂處等閑
補了謝傳東山心未遂周郎赤壁功尤小事難于張
趙兩元台扶炎紹恢鶴禁迎商皓開兔苑延杖叟
喜奎星未聚旄頭都掃重譯爭詢裴令豹御詩也祝
汾陽考更何須遠向海山求安期棗

又海棠

歷倒羣芳夫賦與十分禮艷嬌嫩處有情皆惜無香
何嫌恰則總如針粟大忽然誰把胭脂染放遲開不
肯墜梅花羞寒儉時易過春難占吹事薄才情父

經句

覓芳心欲訴冶容微歛四畔人來攀折去一番雨有
離披漸更那堪幾陣夜來風吹千點

又離愁

嫌殺隻輪駕行客之燕遶粵也不喜舡兒無賴載他
江浙蕩子不歸駕被冷昭君遠嫁粘車發歎子規閑
管昔人愁啼成血渭城柳爭攀折關山月空圓缺
有琵琶解語錦書難說若要人生長美滿除非世上
無離別算古人此恨似連環何時絕

水龍吟已亥自壽二首

年享歲歲今朝左弧懸罷渾無事吾衰久矣我辰安

在老之將至懶寫京書怕看除日敗人佳思把東籬
掩定北牕間了悠然酌頽然睡 客有過門投贄道
先生訪華胥氏誰能辛苦陪它績語記它竒字屈指
先賢戴花老監豈其苗裔待異時約取寬夫彥國入
耆英會

又

先生放逐方歸不如前輩抽身早臺郎舊秩看來俗
似散人新號起舞如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嘆終南
捷徑太行盤谷用卿法送吾好 閉了草廬長嘯後
將軍來持休報床頭書在古人出處今人非笑製箇

蘇詩卷五十一

淡詞碑些薄酒野花簪帽願雲臺任滿又還
汾陽考

又自和前韻二首

病翁一榻蕭然

劉屏山號病翁

不知世有欢娛事雀

載醪客去催租人至報答秋光要些酒量要些詩思
柰長鯨罷吸寒蛩息響茶甌外惟貪睡 窮

千贄或相過莫知誰氏柴門草戶闌人守舍任
字自和山歌國風之變離騷之裔待送今向去年
强健插花高會

又

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
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子疑狂疑傲與柴崇樵
牧斜川魚鳥同盟後歸于好除了登臨吟嘯事如
天莫相語報田園閑靜市朝翻覆四堪笑節序催人東
籬把菊西風吹帽做先生處士一生一世不論資考
又辛亥安晚生朝

祁公一度貂蟬先生三度貂蟬了燔柴升輅銀蟾燭
夜金烏騰曉喜動龍顏瑞班虹玉歸功元老縱擎天
力倦明農心切先還取中書考未着留侯難辨筭
除非煩他商皓紫芝產遍赤松待以何時高蹈人世

無過魚羹飯美布衾銘好待角巾東路蹇馱北準伴
公遊釣

又癸丑明道日禱

依然信後村翁阿誰改換新曹號虛名沙魘傍觀冷
笑何曾明道吟歌後詩說無生話熟瞞村獠被鬼童
盤問因甚身頑健年多少不始園公芝草不曾逢
安期瓜棗要知甲子陳搏差大邨雍差小旨學癡人
據鞍求用染髭歲老待眉毛覆面看千桃謝闕三松
倒

又丙辰生日

兒童不識樗翁挽衣借問年今幾小如彥國夫如君
實披襟高比德業天淵有些似處鬚眉而已願老身
無事小車乘興名園內行窩裏 做取出閔周史莫
做他下山園綺道人誇道是浮丘伯是庚桑子背偃
肩高幅巾藜杖敝袍穿履向画圖上面十分似箇現
端門底

又

即今七十平頭豈能久作人間客庄車牙落半分膺
小幾莖鬚白挾種樹書舉鄣塵扇着遊山屐任蛙蟻
勝負魚龍變化儂方在華胥國 島大功名官職服

中花湏臾無迹小兒破賊二郎作相有何奇特同輩
蕭疎且留鉄漢要摩銅狄向宝釵樓裏天津橋上月
明橫筵

又丁巳生日

不須更問傍人勸君自拂青銅照幅中短褐有些野
逸有些村拗兩度呼來也曾批勅也曾還詔笑先生
此手金堪何用苔磯上堪垂釣 白雪新腔高妙把
儂家調踈稱道六韜未試抑詩未作如何歸老玉帶
金貂星兔快活天未煩惱待自箋年甲繳還官戕換

山翁號

李建勳云幸有山翁
如何不見呼

又徐仲晦方蒙仲各和子去
歲遂字韻為壽戲答二君

行藏自決于心不消謀及門前客平生慕用著書玄
晏挂冠貞白帝獎孤高別加九錫一節雙屐更賜之
車服昨之茅土依倚在槐安國頻領竹宮清職仰
飛仙尤龍無迹與誰同去挑包徐甲負轅班持蹉過
明師且尋狎友社康儀狄笑謝公曠達暮年垂淚聽
栢郎遂

又方蒙仲王景長和子丙
辰丁巳二詞走筆答之

先生避世山栢戒門不納高軒客誰欵來者吟詩張
碧詼諧侯白禮教由他謝郎着帽王郎穿屐且問花

經國正五錄

隨柳舉杯邀月那須預人家國

用栢温語

香案傍邊供

鳥飛空何曾留迹臞翁鉄漢兩賢安在百夫之特但
願王師早俘頡利早禽長狄便太平無事賣薪沽酒
騎牛腰遂

又

當年玉立清揚屋梁落月偏相照而令哀颯形骸百
醜情懷十物久已飾巾尚堪扶杖聽山東詔俛後車
載汝營丘封汝何如在磻溪釣晚悟儋書玄妙懶
送他鍾離傳道不論資望推排也做五更三老宗玉
多悲唐衢喜哭好閑煩惱問天公糞斷散人二字賜

龜蒙號

又二首

此翁飽閱人間三生似是劉賓客若論輩行早陪韓
柳晚交元白老矣安能為人取履與人爭屐歎酒泉
郡遠醉鄉路絕今何處堪開國解去冰銜華駭徧
空山難尋行迹傍道喘月田開卧草也勝郊特宰相
周公留召妻公容狄喜時平身健三行社飲一

聲樵遂

又

病夫鬢禿顏蒼不持堪向清溪照一生杳鑿壯夫嗔

懦通人嫌拗讓當行家勒活西頌草淮南詔幸脫離
沮如浮游江海悠然逝毋吞釣宴生蒲團覩妙恠
癡兒舂糧求道古人尚齒迎它商皓拜它龐老鳩杖
蒲輪把身束縛替人愁惱笑為僧不了下梢尤要紫
衣師號

余以年勞
談賜龜紫

又 林中書生日
八月十九日

庸齋不是見人海山仙聖知來處清英融結佩瑤臺
月飲金莖露翰墨流行禁中有本御前停箸向弘文
館裏薰風殿上親屬和微涼句已被昭陽人妬更
那堪鼎成龍去曾傳宝苑曾將玉杵付長生鬼地覆

天翻河清海淺未顏常駐筭給扶朝者臨雍拜者下
梢須做

又丁卯生日

此翁幸自偏盲那堪右目生微翳羽流攘謝縉郎懣
悔天無罪客日不然也因口腹也因瞻視汝夜披黃
卷日餐丹荔貽伊感將誰懣長智都緣更事盡今
生十分珍衛暮年怕殺汗青蠹簡擘紅高會也
莫貪他君謨舊譜子雲寄字待邀張司業看花
題竹韓家園內

韓喜張籍眸子清朗云思見孟生
題竹處籍詩昨日韓家後園內看

花尤自
未分明

風流子白蓮

松桂各參天石橋下新種一池蓮似仙子御風來送
姑射地靈獻寶產向藍田曾入先生虛白室不喜傳
朱鈿記茂叔溪頭深衣聽講遠公社裏素衲安禪
山間多紅鶴端相久鷺地飛去翩躚但蝶戲鷺翹有
時偷近傍邊對月中乍呵伴城孤令墻頭誰肯窺玉
三年俗愛濃粧安知國艷天然

滿庭芳記夢

涼月如水素濤翻雪人世依約三更扁舟乘興莫計
水雲程忽到一洲奇絕花無數多不知名渾疑是芙蓉

蓉城裏又似牡丹坪 蓬萊應不遠天風海浪滿目
淒清更一聲鉄笛石裂龍驚回顧塵寰局促揮袂去
散髮騎鯨遠遠竟元來是夢鍾動野雞鳴

後村集卷之五十八

後村集卷之五十九

長短句

賀新郎

吾少多奇節頗擲揄玉關定遠壺頭新息一劍防身
行萬里選甚南溟北極看塞鴈銜來秋色不但槩棋
夸妙手管城君亦自無勅敵終賈輩恐難匹酒腸
詩膽新來窄向西風登高望遠亂山斜日安得良弓
并快馬聊與諸公角力漫醉把闌干頻拍莫恨寒蟾
離海晚待與君秉燭游令夕欢易買健難得

又送陳真州子華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事怎生分付記得太行
山百萬曾入宗爺駕馭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京東
豪傑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裏定齊魯兩河
蕭瑟惟孤兔問當年袒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
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算事業湏由人做應笑書生
心胆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塞鴻去

又杜子昕凱歌

盡說番和漢這琵琶依倚似曲驀然絃斷作麼一年
來一度欺得南人技短歎幾處城危如邠元凱後身
居玉帳報胡兒休作尋常看布嚴令運奇算開門

決鬪雌雄判笑中宵奚車粘屋獸驚禽散箇箇魏冠
橫塵柄誰了君王此段也莫靠長江能限不論周郎
并幼度便仲尼復起嗟微管馳露布築京觀

又跋唐伯玉奏藁

宣引東華去似當年一皇親擢馬周徒步殿上風霜
生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
腰相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笏退不迴頤新來
邊報尤飛羽問諸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
頭雪白流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
堪眺望那中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海天暮

又送唐伯玉還朝

驛騎聯翩至道臺家籌邊方急酒行姑止作麼携將
琴鶴去不管州人墮淚富貴與平生無味可但紅塵
難着脚便山林未有安身地搔白髮兀相對 前身
小范毅公是憶當年天章閣上建白尤偉慶曆諸賢
方得路便不容他老子須着放延州城裏一句慇懃
牢記取在朝廷最好圖西事何必向玉關外

又送黃成父還朝

飛詔送天下道中朝名流欲盡君王思賈時事祇今
堪痛哭未可徐徐俟駕好着手扶將宗社多少法筵

龍象衆聽靈山祝付些兒話千百世要傳寫 子方
行矣乘驄馬又送他江南太史去游黏厦老我伴身
惟有影倚徧風軒月榭帳玉手何時重把君向柳邊
花底問看貞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間謝

又戊戌壽張守

南國秋容晚曉寒輕菊花臺榭拒霜池館試向壺山
堂上望萬頃黃雲刈遍總吃着君侯方寸不要漢廷
誇擊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春脚到福星現 家家
香火人人願要還它慶元狨座建炎蟬冕穩奉安與
迎兩國誰謂山遙水遠福壽比河沙難算來歲而今

黃花節早驂鸞入侍瑤池宴風浩蕩海清淺

又端午

深院榴花吐
画簾開練衣
紉扇午風清
暑兒女紛紛
夸結束新樣
釵符艾虎
早已有游人
覘渡老大逢場
慵作戲任陌頭
年少爭旗鼓
溪雨急浪花舞
靈均
標致高如許
憶生平既紉蘭佩
更懷椒糈誰信騷魂
千載後波底垂涎
角黍又說是蛟饒
龍怒把似而今
醒到了料當年
醉死差無苦聊一笑
吊千古

又九日

湛湛長空黑
更那堪斜風細
雨亂愁如織
老眼平生

空四海賴有
高樓百尺看
浩蕩千崖秋色
白髮書生
神州淚
終淒涼不向牛山
滴追往事去無迹
少年
自負凌雲筆
到而今春華落
盡滿懷蕭瑟
常恨世人
新意少
愛說南朝狂客
把破帽年年
拈出若對黃花
孤負酒
怕黃花也笑人
岑寂鴻北去
日西匿

又寄題聶侍
郎鬱孤臺

絕項規危榭
跨高寒烏飛
不過雲生其下
斤斲無聲
人按堵
翕習青紅
變化覽城郭
山川如画閣
老鳳棲
修造手
笑談閒
定出凌雲
厦臺上景
買無價唾壺
塵尾登臨
瞰似當年
滁陽太守
歐陽公也
傾倒顛江

供硯滴判斷雪天月夜更喚取鄒枚司馬銅雀凌敲
歌舞散訪殘磚斷甃無存者餘翰墨被風雅

又

動地東風起画橋西遠溪桑柘漫山桃李寂寂墻除
蒼苔運尤印前回履齒驚歲月颺馳雲駛太息攀翻
長亭樹是先生手種今如此君不樂欲何俟 傍人
錯會淵明意笑斯翁皇皇汲汲登山臨水佳處徑呼
籃輿去髣髴柴桑栗里送我者門生兒子常試平章
先賢傳屈原醒不似劉伶醉判酪酊卧花底

又宋庵訪梅

鵲報千林喜還猛省謝家池館早寒天氣要與瑤姬
叙離索草草杯盤藉地悵減盡何郎才思不願玉堂
并金屋願年年歲歲花間醉餐秀色挹高致 西園
飛蓋東山妓問何如半山雪裡孤山烟外管甚夜深
風露冷人與長筍共睡任翠羽枝頭多事老子平生
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簪白髮莫教墜

又

溪上收殘而倚画欄薄綿乍脫日陰亭午鬧市不知
春色處散右荒園廢墅漸小白長紅無數客子雖非
河陽令也隨綠暫作鴛花主那可負甕中醕 碧雲

四合千巖暮恨匆匆余方有事子姑歸去趣取羣芳
未落搖暇日提魚就煮歎激電光陰如許回首明年
何處在問桃花尚記劉郎否公莫笑醉中語

又和詠茶蘼

曾與瑤姬約恍相逢翠裳搖曳珠鞵聯絡風露青冥
非人世攬結玉龍驂鶴愛萬朶千條纖弱禱祝花神
憐惜取到開時晴雨湏斟酌枝上雪莫銷却惱人
匹似中狂藥凭危欄燭光交映樂聲遙作身上春衫
香熏透看到參橫月落筭茉莉尤低一着坐有緱山
王郎子倚玉簫度曲難為酢君不飲鑄成錯

又用前韻賦黃荼蘼

想赴瑤池約向東風名姬駿馬翠鞵金絡太液池邊
鵲羣下又似南樓呼鶴画不就穠纖嬌弱羅帕封香
來天上瀉銅盤沆瀣供清酌春去也被留却芳魂
再反應無藥似詩詠綠衣黃裳感傷而作愛惜尚嫌
蜂採去何况流鶯蹴落且放下珠簾遮着除却江南
黃九外有何人敢與花酬酢君認取莫教錯

又再用約字

淺把宮黃約細端相普陀相裏金身珠絡萼綠華輕
羅鞵小飛下祥雲仙鶴朶朶賽蜂腰纖弱已被色香

撩病思侂鵝兒酒美無多酌者不凡怕殘却 人間
難得傷春藥更枝頭流鶯喚起少年狂作留取姚家
花相伴羞與萬紅同落未肯讓腊梅先着樂府今無
黃卷手問斯人清唱何人酢休草草認題錯

又客贈芍藥

一夢揚州事画堂深金瓶萬朶元戎高會座上祥雲
層層起不減洛中姚魏歎別後閉上迢遞國色天香
何處在想東風尤憶狂書記驚歲月一彈指 數枝
清曉煩馳騎向小牕依稀重見蕪城妖麗科得花憐
儂銷瘦儂亦憐花憔悴漫悵望竹西歌吹老矣應無

騎鶴日但春衫點點當時淚那更有舊情味

又郡宴和韻

草草池亭宴又何須珠鞵絡臂琵琶遮面賓主一時
詞翰手倏忽龍蛇滿案傳寫處塵飛鷺轉但得時年
魚稻熟這腐儒不用青精飯陰霧掃霽華見 使君
償了豐年願便從今也無敲朴也無厨傳試拂籠紗
看壁記幾箇標名渠現想九牧聞風爭羨此老飽知
民疾苦早歸來載筆薰風殿詩有諷賦無功

又再和前韻

夢斷鈞天宴恠人間曲吹別調局翻新面不是先生

瘖啞了怕殺烏臺舊案但掩耳蟬嘶禽囀老去把茅
依地主有瓦盆盛酒荷包飯停造請免朝見少狂
誤發功名願若貪他生前死後美官佳傳白髮歸來
還自笑管轄希夷古觀看一道冰銜堪羨妃子將軍
嗔未已問匡山何似金盞殿休更待杜鵑功

又題蒲澗寺

風露驅炎毒記仙翁飄然謫墮吹笙騎鵠歷歷漢初
秦季事山下瓜尤未熟過眼見羣雄分鹿想浣拂衣
游汗漫試回頭劉項俱蠻觸斫鯨鯨脯麟肉越人
好事因成俗擁遨頭如雲士女山南山北問訊先生

無恙否齊魯干戈滿日且遊戲扶胥黃木不是世無
瓜樣棗便有來冒飽癡兒腹聊舉酒笑相屬

又王實之喜予出嶺命愛姬
歌新詞以相勞輒次其韻

此腹瓦空洞少年時諸公過矣上天吹送老大被他
禁害殺身與浮名孰重這鼓笛休休拈弄綵筆擲還
殘錦去用江淹願今生來世無妖夢且飮犢莫吞鳳
新來嗜啞如翁仲羨王郎驂鳶縹緲玉簫吹動應笑
夔州村裏女炙面生愁進奉要絕代傾城安用今古
何人知此理有吾家酒德先生頌三萬卷謾充棟

又蒙恩主崇禧
再用前韻

主判茆君洞有簷間查查喜鵲曉來傳送幾度黃符
被戴了此度君恩越重僕五住祠廟一南岳二仙被
賀監天隨調弄做取散人千百歲笑渠儂一霎邯鄲
夢歌而過鳳兮鳳 灌園織屨希陳仲問先生加齊
卿相可無心動除却醴泉中太乙揀箇名山自奉那
提徑輸它藏用有耳不曾聞黜陟勉教人貶駁徂徠
頌服蘭佩結茅棟

又三和

謫下神清洞更遭字擲揄黠鬼路傍遮送薄命書生
雞肋尔却笑尊拳忒重破故紙誰教繙弄一枕茅簷

春睡美便周公大聖何須夢門前客任題鳳 卜隣
羊仲并求仲願春來西疇雨足土膏犁動白髮巡官
占歲稔不問京房翼奉棹與甕送今無用醉與老農
同擊壤莫隨人投獻嘉禾頌在陋巷勝華棟

又席上聞歌有感

妾出于微賤小年時朱絃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
閑睢亂羞學流鶯百轉揔不涉閨情春怨誰向西隣
公子說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動意先懶 主家
十二樓連苑那人人靚粧按曲繡廉初卷道是華堂
簫管唱笑殺街坊拍袞迴首望侯門天遠我有平生

離鷺操頗哀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嘆

又生日用實之來韻

鬢雪今千縷更休休疲心默望故人明主晚學瞿聃
無所得不解飛昇滅度佯曉鼓鼙鼙搗五散盡朝來
湯餅客且烹雞要飴茅容母怕迴首太行路
麟臺
學士微雲句便尊前周郎復出審音無誤安得春鷺
雪兒輦輕拍紅牙按舞也莫笑儂家蠻語老去山歌
尤協律又何須手筆如燕許援琴操促箏柱

又再用前韻

放逐身縑縷被門前羣鷗戲狎見推盟主若把士師

三黜比老子多他兩度袖手看名場呼五不令車邊
望塵拜免它年青史羞潘母勾曲洞是歸路平生
怕道蕭蕭句况新來冠豸歌弁側醉人多誤管其是非
并禮法頓足低叩起舞任百鳥喧啾春語欲托朱絃
寫悲壯這琴心脉脉誰堪許君按拍我調柱

又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脉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
無好漢誰與寬此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
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少時
棋枰曾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机頻誤聞說北風

吹面急边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騎
能制難有金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又四用縷字韻
為王實之壽

萬字如鍼縷憶王郎丹墀大對氣為文主貴近傍現
俱失色仰止如天聖度笑杜收成名居五晚面清光
尤苦諫似封人懃切言君母謫塵世錯行路 當時
宜和薰風白又那知青雲一跌被才名誤翰與靈和
殿前柳柔軟隨風學舞恠兩鳥新來停語不是先生
高索價問何時宰相先生許舉杯祝莫傾柱

又實之用前韻為
老者壽戲答

身畔無絲縷但泛前練裳練悅做他家主甲子一周

加二紀兔走烏飛幾度賽孔子如來三五

徐陵云小
知來五歲

多孔子
三年

鶴髮蕭蕭無可截要一杯留客慙陶母門外

草欲迷路 朗吟白雪陽春句待夫君驤駒不至鵲

聲還誤老去聊攀菜子例倒着斑衣戲舞記田舍火

爐頭語時後黃金腰下印有高堂未敢將身許且扇枕

莫倚柱

又張侔生日

輦路東風裏試回頭金閨昨夢侵尋三紀歲晚歸然
靈光殿僕與君侯而已漫過眼幾番桃李珠履金釵

常滿座問誰人得似張公子馳騏驎佩龜紫宿雲
收盡簷聲止玳筵開高臺風月後堂羅綺恰近洛人
脩禊節莫惜飛觴臨水怕只怕追鋒微起此老一生
江海客願風雲際會送今始寧鬱鬱夕居此

又九日與二弟
二客郊行

老去光陰駛向西風疎林變纈殘霞成倚尚書暮年
腰脚健不愛登山臨水笑自古英雄能幾客與栢公
俱臭腐獨流傳吹帽狂生尔後來者亦犹此 籃與
伊軋柴桑里問黃花没些消息空籬而已賴有一般
芙蓉月偏照先生懷裏且覓箇欄干同倚檢點尊前

誰見在憶平生共插茱萸底歡未足飲姑止未章追
懷無競

處和一
二弟

又已未九日同李弟子侄飲會
部弟兄庵良翁宮教來會

憶昔俱年少向斯晨登高懷古賦詩舒嘯追數樽前
插花客人物並皆佳妙禁幾度西風殘照元子寄奴
曾富貴到而今一一消磨了君不樂後人笑 山南
山北添華表歎歸來謝池草合黃臺瓜少老去受持
齊物論誰管彭殤壽夭待細說教天知道不羨兩蘇
井二宗願弟兄歲歲同吹帽杯到手莫辭釀

又居厚良翁皆
余亦繼作

何必遊嵩少屋邊山松風浩蕩虎龍吟嘯舊喜楚人
悲秋作晚爰陶詩高妙髮如此臨流羞照屈指向來
夸毗子被西風一筆都勾了曾不滿達人笑 當亭
玉振于江表悵而今老身空在歡悰全少假使真如
彭祖壽蒙叟尤嗤渠天偶落筆不經人道歲晚連床
談至曉勝岡頭出沒看烏帽君舉白我頻醺

又 三用韻

人老難重少強追陪李侯痛飲劉郎清嘯與弟也報
荅秋光無一字虛說君房語妙且匪起青銅休照賴
有多情籬下菊待西風不旨先開了留晚節發孤笑

璋客紹衡依表有誰憐戴花翁病插萸人少生不
逢場則閑劇年似龔生犹天吃緊處無人曾道到得
扶他迂叟出筭貂蟬未抵深衣帽街酒賤更沽醪

又 四用韻

尤記臣之少興狂時過陳遵飲對孫登嘯歲晚登臨
多感慨但覺齊山詩妙任蓉月柳風吹照金印不來
丹飛去擬神仙富貴都差了空鑄錯與人笑 九年

前拜懸車表試回看柴桑菊老玄都花少周也曾言

殤子壽佛以白頭為天

未得平生心
白頭亦為天

未後句巖頭曾

道頭似禿鷲巾裘懶竄不宜蟬冕宜僧帽杯中物直

須臾

又五用韻讀坡公和陶詩其九篇為重九作乃叙坡事而賦之

行樂尤宜少憶坡仙洞簫聽罷劇然長嘯回海共知
霜鬢滿莫問近來何妙也不記金蓮曾照老沒太官
餠酒分把茱萸便準登高了齊得喪等嘻笑 集無
韓子潮州表教當時南遷者眾北歸人少赤壁玉堂
均一夢此豈蛮煙能天與同叔俱常知道誰向追賢
冠底說画出來不似眉山帽秋菊殘獻公醕

又六用韻叙謂仙事為宮教兄壽

鵬賦年尤少初為大鵬遇希有鳥賦晚飄蓬夜郎秋

任道一錄

浦漁歌猿嘯月下間見太白詩歌駿馬名姬俱散去參

透南華微妙歛萬丈光芒迴照妃子將軍嗔箇甚老

先生拂袖金閨了供玉齒粲然笑 解驂賴有汾陽

表歎今人布衣交薄綈袍情少黃祖斗筲何足算鸚

鵲才高命天與賀監其歸同道脫下錦袍與獸底謫

仙人白苧烏紗帽題太白像烏紗袍邀素月入杯醕

又傳相生日壬戌

低局送頭錯解危机除非喚取國棋來着不信胡鬼

能膽大南岸安他陣脚談笑裏烏巢空幕西起岷峨

東海岱有捷旗露布無宵柝草渭後到秋壑 淮田

犁遍吳田獲問臺家山河宇宙是誰擎托自覓懷中
殘錦尽采色彰施技薄視柳雅韓碑瞠若稽首魯公
黃髮頌世何人堪繼奚斯作楚狂語莫剛却

又癸亥九日

宿雨輕飄灑少年時追懽記節同人于野老去登臨
無脚力徒倚屋東籬榭但極目海山如画千古惟傳
吹帽漢大將軍野馬塵埃也須綵筆為陶寫鶴歸
舊里空悲咤歎原頭累累高冢洛英凋謝留得香山
病居士却入漁翁保社悵誰伴先生情話樽有蒲萄
簪有菊西涼州不似東籬下休喚醒利名者

又

拂袖歸來也懶追陪竹^林嵇阮蘭亭王謝誰與此翁相
煖熟賴有平生伯雅且故意高吟閑話山鳥山花皆
上客又何須勝似公榮者曾磊隗揔澆下盤龍瘕
絕求鵝肉這先生黃齏麪熟味珍無價酒頌一篇差
要妙莊刻諸書土苴任禮法中人嘲罵君特未知其
趣耳若還知火急來投社共秉燭惜今夜

又甲子端午

過眼光陰駛憶垂髫留連節物逢場游戲初試練衣
弄紈扇闌採菖蒲澗裏今髮白顏蒼如此艾子蕭郎

方用事恠先生苦死紉蘭芷君不樂欲何俟 頭標
奪得君兒喜向溪邊傍觀助譟嘆吾哀矣欲建鼓旗
無氣力喚起龍泉改委水心評余詩有建文將但酒
戶加封而已去秋裡需余晚覺醉鄉差快活那獨醒
公子真獸底聊洗淨笛箏耳

又二鶴

家有仙禽二早追隨先生杖屨互鄉童子旦旦池邊
三熏沐夜夜山中警睡且伴我人間遊戲此老平生
衰大陸到未梢始憶華亭唳評往事敗佳思 古云
鶴壽誰能紀歎歸來山川如故人民非是但願主君

高飛去莫愛乘軒祿位更賽過令威千歲假使焦山
元羽化待華陽真逸銘方痊我拍手渠展翅

洞仙歌癸亥生朝和居厚弟韻題謫仙像

上林全樹曾借君栖宿朝過瑤臺暮羣玉忽翩然脫
下宮錦袍來却向齊州受籙 等閑揮醉筆欵唾千
篇長與詩家膏馥身是酒星文星剛被時人喚做
禁中頗牧便散髮騎鯨去何妨送我者誰歟安期徐
福

又和居厚弟韻

眇難攬鏡跛尤難穿履懶飲胡公菊潭水信醫言斷

了重碧輕紅禁害殺不遣高吟大醉 古來希七十
添許多年贏得箋天致君事莫問客去門前金尽床
頭留宝扇御詩珍悶時昔慕乖崖老尚書到晚節依
倚有些兒似

後村集卷之五十九

後村集卷之六十

長短句

八聲甘州 鴈

物微生處遠往還來非但緇梁求似愛長安日怕陰
山雪善自為謀箇裏幸無鳴鏑隨意占沙洲歸興何
妨待風景和柔 昔到衡陽迴去今隨陽避地徧海
南頭與西州流寓彼此各洛留木得雲中消息登望
鄉臺了又登樓江天闊幾行草字字字含愁

燭影搖紅 用林卿韻

拙者平生不曾乞得天孫巧那迴忝扈屬車來豈是

齊卿小此膝不曾屈了更休文腰難運掉前賢樣子
表聖宜休申公告老涼簟安眠絕勝儼直鈴聲
集中大半是詩詞幸沒潮州表月夕花朝咏嘯歎人
間愁多樂少蓬萊有路辨箇舡兒逆風也到

祝英臺近

雨淒迷風料峭情緒被花惱白白紅紅滿地没人掃
可堪解珮盟寒墜樓命薄更杜宇枝頭閑燭綠陰
遠青帝結來匆匆轉眼未明了怕與春辭茗芋玉山
倒後期寬做明年春年年好却不道明年人老

最高樓 戊戌自壽

南嶽後累任作祠官試說與君看仙都玉局總交卸
新銜又管華州山恠先生吟胆壯飲腸寬去歲擁
旌旗稱太守今歲帶笈箬稱漫叟慵入鬧慣投閑有
時拂袖尋神放有時携枕就陳搏任傍人嘲潦倒笑
癡頑

又 題周登樂府

周郎後直數到清真君莫是前身八音相應諧韶樂
一聲未了落梁塵笑而今輕郢客重巴人只少箇
綠珠橫玉笛更少箇雪兒彈錦瑟欺賀晏壓黃秦可
憐樵唱并菱曲不逢御手與龍巾且醉眠蓬底月甕

間春

又乙卯生日

吾衰矣百事且隨緣
隻字不牋天幾曾三宿為歸計
更巴一歲是希年
記兜時聞父祖說隆乾
我不與少年爭
遇合你莫共老僧爭
戒臘靴皴面雪垂
肩錦袍奪去饒之問
虎皮撤起付伊川
空身無長物可飛仙

又

吾衰矣不慕勒燕然
不愛画凌煙
此生慙愧支離要
何功消受水衡錢
錯教八占卦氣筭流年
謾摘取

野花簪一朶
更揀取小詞填
一箇晞素髮
煖丹田
羅浮杖勝如旌節
華陽巾不減貂蟬
這先生非散聖
即臞僊

又

辛亥後六請挂衣冠
甲子始休官
白駒恰則來空谷
青生早已出函關
笑狂生還笏
易上竿難也
莫愛宮中稱內相也
莫愛堂中呼六丈
但禱祝要癡頑
懶揮玉斧重修月
不扶鉄拐會登山
免飛昇長快活
戲人間

又

臣少也豪舉泛星槎飄逸吐天葩穆陵誤獎推儒宿
龍泉曾喚做行家今耄矣文跌蕩字麻茶同隊者
多為公與相廣坐裏都無兄與丈生有限望尤奢補
還瞎子重開卷放教跛子出看花地行仙疑是汝不
爭些

又林中書生日

金蘭彥荷蕢過山前把釣坐溪邊呼來毋得天顏笑
放歸尤作地行仙終教人嗔避俗謗逃禪且緘了
淳夫三昧口更袖了坡公三制手寧殿後不爭先小
于衛武二十歲大于絳老兩三年這高名并上壽幾

人全

風入松 福清道中作

索泉夢斷夜初長別館淒涼細思二十年中事款人
琴已矣俱亡改尽潘郎鬢髮銷殘荀令衣香 多年
布被冷如霜到處同床簫聲一去無消息但回首天
海茫茫舊日風煙草樹而今總斷人腸

又目前

歸鞍尚欲小徘徊逆境難排人言酒是銷憂物柰病
餘辜負金壘蕭瑟搗衣時候淒涼鼓缶情懷 遠林
搖落脫風哀野店尤開多情惟是燈前影伴此翁同

去同來逆旅主人相問今迴老似前迴

又

癸卯至石塘起
和十五年前韻

殘更難睡抵羊長曉月淒涼芙蓉院落深深閉歎芳
卿今在今止絕筆無求皇曲癩心有返魂香 起來
休鑷鬢邊霜半被堆床定歸兜率蓬萊去柰人間無
路茫茫緣斷謾三彈指憂來欲九迴腸

又

攀翻宰樹暫徘徊草草安排昔人徒步陳雞絮愧公
家僕馬觥罍華表舊愁滿目黃梁殘夢傷懷 欲將
莊列等歡哀對卷慵開憑高指點虛無路問何年遼

鶴歸來宿酒得風漸解小輿待月同迴

臨江仙戊申和寶之灯夕

玉筵鈿車當日事東塗西抹都曾等閑曲子壓和凝
曲子縱遊非草草已醉強惺惺 今向三家村送老
相公相公身如罷講吳僧高樓百尺不須登半炉燒葉火一瓊
勘書燈

又縣圃種花

落魄長官江海客少豪萬里尋春而今憔悴尚溪濱
斷無觴詠興唯有簿書塵 手插海棠三百本等閑
妝點芳辰他年絳雪映紅雲丁寧風與月記取種花

人

又庚子重陽余以漕攝帥會前帥唐伯玉前漕黃成父子越王臺明年是日寓海豐縣驛作

去歲越王臺上飲席間二客如龍憑高吊古壯懷同
馬嘶子嶂暮樂奏半天中 今歲三家村市裏故人
各自西東菊花時節酒樽空可憐雙雪鬢禁得幾秋
風

又潮惠道中

不見仙湖能幾日塵沙變尽形容夜來月吟露華濃
都忘茅屋下但記画舫中 兩岸綠陰兀未合更須
補竹添松最憐幾樹木芙蓉手栽總數尺別後為誰

紅

浪淘沙 丁未生日

去歲詣公車天語勤渠絳紗玉斧照寒儒恰似昔人
曾夢到帝所清都 骨相太清臞謫墮須臾今年黃
勅換稱呼只為此翁鬢霜禿老不中書

又

早歲類寒蛩晚節遭逢曾開黃卷侍重瞳歸去青
光照牖堦藥翻紅 出畫頗忽忽主眷尤濃除官
似紫陽翁漳州文換箇新街頭面改又似包公辭郡得

又

紙帳素屏遮全似僧家無端霜月闌牕紗喚起玉闌
征戍夢幾疊寒砧 歲晚客天涯短髮蒼華今年衰
似去年此詩酒新來俱倚閣孤梅花

又

疊嶂碧周遮游子思家掩葢白髮懶烏紗落日倚樓
千萬恨社鼓城笳 老去淡生涯虛擲年華臘茶盃
子太清興待得癡兒公事畢謝了梅花

又素馨

目力已茫茫縫菊為囊論衡何必帳中藏却愛素馨
清鼻觀採伴禪床 風露送新涼山麝開房旋吹銀

燭閉華堂無奈紗幮遮不住一地聞香

鳳凰閣

生日用倉部弟韻

元規端委得似幼興丘壑人言此輩宜高閣幾載種
天隨菊采龐公藥龍尾道難安汗脚 浮榮菌蕈選
甚庶官泛索對床句子真住作安用羨伊結駟嘆儂
羅爵呼便了沽來共酌

法駕導引

樵柯爛丹竈熟一跳出紅塵斗紫一雙龍奮鬣帝青
九萬里為程赤脚踏層雲 鞭馮上騎麟下髻髻覩
崑崙灑馬鬃泉蘇赤地翻蟾滴水漲滄溟笑殺懵仙

人

一剪梅 袁州解印

陌上行人恠府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下車上馬太
匆匆來是春風去是秋風 階衙免得帶兵農嬉到
昏鍾睡到齋鍾不消提嶽與知宮喚作山翁喚作溪
翁

又 余赴廣東實之
夜餞于風亭

束緼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
蹄僵元是王郎來送劉郎 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
隣墻推倒胡床傍覘拍手笑踈狂踈又何妨狂又何

松鉅王

妨

踏莎行 甲午重九
止山作

日月跳丸光陰脫兔登臨不用深懷古向來吹帽插
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 老矣征衫飄然客路炊煙
三兩人家住欲携斗酒答秋光山深無覓黃花處
又 巧夕

驅鵲營橋呼蟾出海朝朝暮暮遙相望誰知風而此
時來銀河便有此波浪 玉兔迷離金雞嘲啞二星
無語空惆悵元來上界也多魔天孫長怨牽牛曠

玉樓春 戲林推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錢換酒日無
何紅燭呼盧宵不寐易挑錦婦机中字難得玉人
心下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鵲橋仙 戊戌生朝

金風浙浙銀河淡淡長少羣賢畢會平生心事翹生
知恠此夕惺惺相對玄花生眼新霜點鬢不肯遮
藏老態人間何處有仙方擘画得二三百歲

又 桃巷弟生日

御屏錄了冰銜換了酷似香山居士草堂丹竈莫留
它且領取忠州刺史移來芳樹摘來珍菓壓尽

禽青李三千年一薦金盤又不是玄都栽底

又 答桃巷弟和篇

閣中芸冷規中桃謝誰問貞元朝士吾宗一句可書
紳但記取母汙青史知幾告張說語不文平勃不游田實
也不朋他牛李平章此老似何人似洛社戴花舞底

又 林侍郎生日

出通明殿入耆英社誰似侍郎洪福掌中元自有三
珠更檢校諸孫夜讀管他萊相管他鶴相留我本
來白目希夷一枕未曾醒笑人世幾回翻局

又 居厚弟生日

俱登瀛館俱還洛社各自健如黃犢不消外監與留
臺也不要嵩山崇福我如原父君如貢父且把漢
書重讀韓公當局等閑過又看到溫公當局

又鄉守趙寺丞生日

去年無麥今年多稼尽是君侯心地向來寺寺總拘
樁今有不拘樁底寺省倉展日米場鐫價萬落千
村蒙惠更將補納放寬些便是箇西京循吏

又庚申生日

香芸辟蠹青蒸燭閣天上寶書萬軸前迴讀得未精
詳更罰走一遭重讀松風如故丹炉如故坐閱人

間陵谷回頭調戲竊桃兒且寧耐等他桃熟

又足痛

有時塊坐有時扶起門外草深三尺山禽肯喚我為
哥句句道哥行不得此翁害跛羣兒拍手次第加
公丸錫不消長塵短轆車但乞取一枝鶴膝

又生日和居厚弟

女孫筭珥男孫袍笏少長今朝咸集且留晚節伴寒
香莫要似春華性急九招吟了巫咸下了未愛脩
門重入我儂不做佛渾閑免大雪庭中歎立

又林卿生日

封奏御九重知己不假吹噓送上送今穩穩到蓬
萊三萬里沒些風浪 臣年雖老臣卿尚少一片丹
心葵向何須遠比馬賓王且做取本朝神放

又居厚生日

我如龔勝君如龔舍佛袖同歸鄉里共騎竹馬有誰
存揔喚入耆英社裏 蒼華髮尚黑黃婆脚方旺爭
問翁年今幾一門兩箇老人星直看見孫兒生子

又鄉守趙計院生日

蒲鞭漸弛笏筭漸少安用知他簾外送今也莫察淵
魚做到不忍欺田地 四民香火五營笳吹來獻一

經筵

杯壽水大家贊祝太夫人長伴取魯侯燕喜

柳梢青賀方聽蛙八十

申白苛留綺園浪出老不知羞輸與先生一枝鶴膝
一領羊裘 便教賜履營丘爭似把漁竿到頭冷落
磻溪張皇牧野着甚來由

鷓鴣天腹疾因睡和朱希真詞

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痼疾是清狂幸然無事污青
史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羣謝與
諸王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誰送魏伯陽

又戲題周登樂府

詩變齊梁躰已澆香奩新製出唐朝紛紛競奏桑間
曲寂寂誰知爨下焦揮綵筆展紅綃十分峭措稱
妖饒可憐才子如公瑾未有佳人敵小喬

卜算子 惜海棠

盡是手成持合得天饒借風雨于花有底憚着意相
陵藉做暖逼教開做冷催教謝不負明年花下人
只負栽花者

又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
巧朝見樹頭繁暮見枝頭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

洗風吹了

又

亂似盞中絲密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迹來底是無
愁處好客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
愁欲來無路

又 良翁禮部生日

開閣廣延賢負宸勤求舊應念南宮老舍人閑袖然
綸手兩制必當仁五福無過壽且喜新年不要
天要開元祐

又 曾守生朝十二月初六日

東剛寧馨兒南國循良守先把炉熏祝帝堯次祝
侯壽廣致米商舡多釀兵厨酒客有鬚眉似蓋
許至華堂否

又燕

已恠社愆期尚喜巢如故過了清明未肯來莫被春
寒誤常傍画簷飛忽委空渠去忘却王家與謝家
別有啣泥處

又茉莉

老圃獻花來異域移根至相對炎官火傘中便有清
涼意淡薄古梳粧嫺雅仙標致欲起涪翁再品花

壓了山礬弟

天仙子

宿雨頻飄洒歡喜殺西疇耕者終朝連夜有珠璣鳴
瓦漸白水青秧鷗鷺下老學種花兼學稼心兩樹這
幾樹海棠休也

清平樂五月十五夜翫月

纖雲掃迹萬頃玻璃色醉跨玉龍游八極歷歷天青
海碧水晶宮殿飄香羣仙方按霓裳消得幾多風
露變教人世清涼

又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姮娥真體態素面元無粉黛身游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間喚作涼風

又贈陳參議師文侍郎

官腰束素只怕能輕舉好築避風臺護取莫遣驚鴻飛去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又丹陽舟中作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惡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

了有身長是閑愁

又居厚弟生日

冰輪萬里雲卷天如洗先向海山生大士却誕卯金之子冰盆荔子堪常胆瓶茉莉尤香震旦人人炎熱補陀夜夜清涼

又居厚弟生日

人間喘汗無計翻銀漢有箇至人來震旦燕坐補陀巖畔吾聞佛壽難量待看海底生桑乞取淨瓶一滴普教大地清涼

好事近壬戌生日和居厚弟

老不記生朝慙愧阿連書尺雪鬢霜髭不管管眼腰
黃赤待將心事自箋天莫費子公力乞賜先生處
士換一張黃勅

菩薩蠻 戲林推

小鬟解事高烧燭羣花圍繞樗蒲局道是五陵兒風
蕪滿肚皮玉鞭鞭玉馬戲走章臺下笑殺灞橋翁
騎驢風雪中

憶秦娥 暮春

遊人絕綠陰滿野芳菲歇芳菲歇養蠶天氣采茶時
節節枝頭杜宇啼成血陌頭楊柳吹成雪吹成雪淡

煙微雨江南三月

又 上巳

脩禊節晉人風味終然別終然別當時賓主至今清
絕等閑寫就蘭亭帖豈知留與人間說人間說永
和之歲暮春之月

又

泥滑滑一聲聲喚征鞍發征鞍發客亭楊柳不禁攀
折荀郎衣上香初歇蕭娘心下書難說書難說霎
時吹散一生愁絕

又

春醒薄夢中。羈馬豪如昨。豪如昨。月明橫笛曉寒吹
角。古來成敗難描摸。而今却悔當時錯。當時錯。鉄
衣尤在不堪重着。

又

梅謝了。塞垣凍解鴻歸早。鴻歸早。憑伊問訊大梁遺
老。浙河西面邊聲悄。淮河北去炊煙少。炊煙少。宣
和宮殿冷煙衰草。

西江月

腰痛舊傳陳復齋
名方歲久失之

孫邈方書去。失休文老病來。攻新年筋力太龍鍾。腰
似鉄貓兒重。雅拜怎生搢笏徐行也。要扶筇田翁。

邀飲不能泛。難伴諸公上雍。

朝中措

元貞侍郎生日

恰為仙佛做生辰。公又綏麒麟。黑白幾枰屢變丹青
百奏如新。都門餞底。洛中画底。莫是前身。雖老不
扶靈壽。有時更上蒲輪。

又良翁生日

受持鼻祖五千言。留得谷神存。伴我賦詩茅屋。饒渠
待詔金門。此翁歲晚。有書克棟。有酒盈樽。君看多
花早落。孰如仙李蟠根。

又良翁生日

仙風道骨北山翁萬卷著胸中
渙若官情冰釋乍
醉面桃紅
千林凍槁一枝雪
艷消息先通顏色
青精飯姓名在碧紗籠

又陳左藏生日

海天萬頃碧琉璃風露洗炎曦
鸚鵡綠毛道淺蟾
雪色追隨
分明來處補陀大士先後同時覓取善
財童子膝邊要箇孫兒

後村集卷之六十